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李白全集 (二)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李白全集卷之十八

### 古近体诗共三十五首

#### 送韩侍御之广德

《唐书·地理志》，江南西道宣城郡有广德县，本绥安县，至德二载更名广德。

昔日绣衣何足荣？(1)今宵贯酒与君倾。(2)暂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3)

(1)《汉书》：侍御史有绣衣直指，出讨奸猾，治大狱。颜师古注：“衣以绣者，尊宠之也。”

(2)《汉书·高帝纪》：尝从王温、武负贯酒。颜师古注：“贯，赊也。”陶渊明尝为彭泽令，故用之以拟韩侍御也。

(3)《野客丛书》：《海录碎事》谓渊明一字泉明，李白诗多用之，不知称渊明为泉明者，盖避唐高祖讳耳。犹杨渊之称杨泉，非一字泉明也。《齐东野语》：高祖讳渊，渊字尽改为泉。杨升庵曰：今人改泉明为泉声，可笑。

## 白云歌送友人

楚山秦山多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君今还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水上女萝衣白云，早卧早行君早起。萧士 曰：此诗已见七卷，特首尾数语不同，而此则尾语差拙，恐是初本未经改定者，今两存之。

## 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

《太平府志》：隐静寺，在繁昌县东南二十里。隐静山一名五峰寺山，有碧霄、桂月、鸣磬、紫气、行道五峰，寺当五峰之会，拱合，林木幽奇，古涧委折，殷雷轰地。相传寺为杯度禅师所建，飞锡定基，江神送木，现诸神异。寺外有十里松径，传云禅师手植，或曰距寺二里许有双松对峙，势若虬龙者，即师手泽。又尝取新罗五叶松种寺西，迄今尚存。旧志又言，寺有郎公橘，杯度所携频伽鸟一双，皆晋、宋遗迹。又有木、米、盐、酱等池，言创寺时，诸物皆从此出云。旧额云“江东第二禅林。”按：繁昌县，南唐时析南陵分置，在唐时尚属南陵。

我闻隐静寺，山水多奇踪。岩种朗公橘，门深杯度松。道人制猛虎，(1)振锡还孤峰。(2)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

(1)《释氏要览》：《智度论》云：得道者名为道人，余出家未得道者，亦名道人。《法苑珠林》：晋沙门于法兰，高阳人也。尝夜坐禅，虎入其室，因蹲床前，兰以手摩其头，虎奋耳而伏，数日乃去。

(2)沈约《法王寺碑》：“振锡经行，林宴坐。”锡，释家所执锡杖，一名德杖，一名智杖，有金环绕之，作锡锡声，行时以节步趋者。

## 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1)浮云游子意，(2)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3)

(1)鲍照《芜城赋》：“孤蓬自振，惊砂坐飞。”

(2)浮云一往而无定迹，故以比游子之意；落日衔山而不遽去，故以比故人之情。

(3)《诗·小雅》：“萧萧马鸣。”《左传》：“有班马之声。”杜预注：“班，别也。”主客之马将分道，而萧萧长鸣，亦若有离群之感，畜犹如此，人何以堪。

## 送别

斗酒渭城边，(1)垆头醉不眠。(2)梨花千树雪，杨叶万条烟。惜别倾壶醕，(3)临分赠马鞭。看君颖上去，(4)新月到应圆。

(1)《水经注》：长安，故咸阳也。汉高帝更名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别为渭城，在长安西北渭水之阳。《史记·正义》：《括地志》云，咸阳故城亦名渭城，在雍州北五里，今咸阳县东十五里。《太平寰宇记》，故渭城，在今县东北二十二里渭水北，即秦之杜邮。其城周八里，秦自孝公至始皇，皆都于此城。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后汉省，并地入长安。故此城存。

(2)《史记·集解》：韦昭曰：“ ，酒肆也。以土为墮，边高似 。”《汉书注》：“如淳曰，酒家开肆待客，设酒 ，故以 名肆。臣瓚曰：卢，酒瓮也。师古曰：二说皆非也。卢者，卖酒之区也。以其一边高，形如锻家炉，故取名耳，非即谓火炉及酒瓮也。”

(3)《初学记》：醕，旨酒也。《玉篇》：“醕，美酒也。”《正字通》：“俗呼 为尾酒，醕为头酒。”

(4)河南道颍川汝阴郡有颍上县。《太平寰宇记》：颍上县，以地枕颍水上游为名。

《沧浪诗话》：太白诗“斗酒渭城边，垆头醉不眠”，乃岑参之诗，误编入。琦按：《文苑英华》亦以此诗为岑参作，题云《送杨子》，岑集亦载之。

### 江上送女道士褚三 清游南岳

南岳，衡山也。在今湖广衡州府衡山县西北三十里，接衡阳县及长沙府界。

吴江女道士，头戴莲花巾。(1)霓衣不湿雨，特异阳台云。(2)足下远游履，凌波生素尘。(3)寻仙向南岳，应见魏夫人。(4)

(1)《太平御览》：《登真隐诀》曰：太玄上丹灵玉女，戴紫华芙蓉巾。

(2)巫山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详见二卷注。

(3)《洛神赋》：“践远游之文履，曳露绡之轻裾。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吕向注：“远游，履名。步于水波之上，如生尘也。”

(4)《南岳魏夫人传》：魏夫人者，晋司徒剧阳文康公舒之女，名华存，字贤安。幼而好道，静默恭谨，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冲举，吐纳气液，摄生夷静，住世八十三年，以晋成帝咸和九年，岁在甲午，太乙元仙遣飙车来迎，夫人乃托剑化形而去。位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台中，主下训奉道，教授当为仙者，男曰真人，女曰元君。

## 送友人入蜀

见说蚕丛路，(1)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芳树笼秦栈，(2)春流绕蜀城。(3)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4)

(1)蚕丛，蜀王之先，详见三卷《蜀道难》注。

(2)李善《文选注》：《通俗文》曰：板阁曰栈。《史记》：去辄烧绝栈道。《索隐》曰：栈道，阁道也。音士谏反。包恺音士版反。崔浩云：险绝之处，傍凿山岩而施板梁为阁。琦按：入蜀之道，山路悬险，不容坦行。架木而度，名曰栈道。以其自秦入蜀之道，故曰秦栈。

(3)《水经注》：成都具有二江双流郡下，故扬子云《蜀都赋》曰“两江珥其前”者也。

(4)《高士传》：严遵，字君平，蜀人也。隐居不仕，尝卖卜于成都市，日得百钱以自给，卜讫则闭肆下帘，以著书为事。

徐而庵曰：“山从”二句，是承上“崎岖不易行”五字，勿作好景会。

### 送赵云卿

白玉一杯酒，绿杨三月时。春风余几日，两鬓各成丝。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

此篇与十二卷内《赠钱征君少阳》诗，无一字差异，盖编者重入未删。

## 送李青归华阳川

胡三省《通鉴注》：华阳川，在虢州华阳山南，《雍胜略》：华阳水，在汉中府褒城县西二十五里，源出牛头山，南流与汉水合。萧本作“南叶阳川”，误。

伯阳仙家子，(1)容色如青春。日月秘灵洞，云霞辞世人。化心养精魄，(2)隐几宵天真。(3)莫作千年别，归来城郭新。(4)

(1)《列仙传》：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陈人也。生于殷时，为周柱下史，转为守藏史，积八十余年。《史记》云二百余年。时称隐君子。

(2)江淹诗：“隐沦驻精魄。”

(3)《庄子》：“南郭子綦隐几而坐。”陆德明《音义》：“隐，恁也。”

(4)《丁令威歌》：“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

## 送舍弟

吾家白额驹，(1)远别临东道。他日相思一梦君，应得池塘生春草。(2)

(1)《魏志》：曹休间行北归见太祖，太祖谓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吾家白额驹，即吾家千里驹之意，而改用李氏事耳。《晋书》：武昭王讳，字玄盛，姓李氏，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尝与太史令郭 及其同母弟宗 同宿， 起谓 曰：“君当位极人臣，李君有国土之分。家有 草马生白额驹，此其时也。”吕光末，京兆段业，自称凉州牧，以敦煌太守孟敏为沙州刺史，署玄盛效谷令。敏寻卒，护军郭谦等以玄盛温毅有惠政，推为敦煌太守，玄盛初难之，宗 言于玄盛曰：“君忘郭 之言耶？白额驹今生矣！”玄盛乃从之。

(2)谢灵运梦见从弟惠连，得“池塘生春草”句，详见十一卷注。

## 送别得书字

水色南天远，舟行若在虚。迁人发佳兴，吾子访闲居。日落看归鸟，潭澄羡跃鱼。圣朝思贾谊，(1)应降紫泥书(2)

(1)《汉书》：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后岁余。帝思谊，征之。

(2)紫泥，用之以封玺书，见七卷注。

## 送鞠十少府

试发清秋兴，因为吴会吟。碧云敛海色，流水折江心。我有延陵剑，(1)君无陆贾金。(2)艰艰此为别，惆怅一何深。

(1)《新序》：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详见十二卷注。

(2)《汉书》：陆贾有五男，出所使越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

## 送张秀才谒高中 丞并序

余时系寻阳狱中，正读《留侯传》。(1)秀才张孟熊，蕴灭胡之策，将之广陵谒高中丞。(2)余喜子房之风，感激于斯人，因作是诗以送之。

(1)《史记》世家第二十五为《留侯世家》。曰《留侯传》，盖变称也。

(2)《旧唐书》：高适者，渤海蓨人也。为谏议大夫，负气敢言，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谏不可。及永王叛，肃宗闻其论谏有素，召而谋之。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上奇其对，以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江东节度来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乱。会于安州，师将渡，而永王败。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然言过其实，为大臣所轻。

秦帝沦玉镜，(1)留侯降氛氲。感激黄石老，(2)经过沧海君。(3)壮士挥金槌，(4)报仇六国闻。智勇冠终古，(5)萧、陈难与群。两龙争斗时，(6)天地动风云，酒酣舞长剑，(7)仓卒解汉纷。(8)宇宙初倒悬，鸿沟势将分。英谋信奇绝，夫子扬清芬。胡月入紫微，(9)三光乱天文。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10)采尔幕中画，(11)勘难光殊勋。(12)我无燕霜感，(13)玉石俱烧焚。(14)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1)《尚书帝命验》：“桀失玉镜，用其噬虎。”郑康成注：“玉镜，谓清明之道。”

(2)《史记·留侯世家》：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秦灭韩，良悉以家财求刺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良尝学礼淮阳，东见沧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尝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

(3)《汉书音义》：“沧海君，晋灼曰：海神也。如淳曰：秦郡县无沧海，或曰东夷君长也。”颜师古曰：“二说并非，盖当时贤者之号也。”

(4)琦按：《史记》、《汉书》载博浪沙事，并云铁椎，惟《水经注》云：张良为韩报仇于秦，以金椎击秦始皇不中，中其副车。骆宾王诗“金椎许报韩”，盖出于此。

(5)《汉书·张良传赞》：闻张良之智勇，以为其貌魁梧奇伟，反若妇人女子。卢谔诗：“智勇冠当代。”

(6)《史记·彭越传》：两龙方斗，且待之。

(7)《说文》：“酣，酒乐也。”应劭曰：“不醉不醒曰酣。”(8)《项

羽本纪》：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急击勿失。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张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毋从俱死。良曰：“沛公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出要项伯，入见，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项王因留沛公与饮。范增出召项庄，谓曰：“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张良至军门，见樊哙。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于是遂去，令张良留谢。汉四年，项王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大半，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饥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

(9)《晋书》：月为胡王。《陈书》；陈宝应起兵沙门.惠标作五言诗以送之曰：“匹马犹临水，离骑稍引风。好看今夜门，当入紫微宫。”

(10)《陈书》：文参礼乐，武定妖氛。

(11)谢瞻诗：“婉婉幕中画。”

(12)《广韵》：“戡，胜也，克也。”

(13)《太平御览》：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为之降霜。

(14)《书·胤征》：“火炎昆冈，玉石俱焚。”

## 寻阳送弟昌峒鄱阳司马作

鄱阳，唐时郡名，即饶州也。隶江南西道，为上州，有司马一人，从五品。

桑落洲渚连，(1)沧江无云烟。寻阳非剡水，忽见子猷船。(2)飘然欲相近，来迟杳若仙。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一睹无二诺，(3)朝欢更胜昨。尔则吾惠连，(4)吾非尔康乐。朱绂白银章，(5)上官佐鄱阳。(6)松门拂中道，石镜回清光。(7)摇扇及干越，水亭风气凉。(8)与尔期此亭，期在秋月满。时过或未来，两乡心已断。吴山对楚岸、彭蠡当中州。(9)相思定如此，有穷尽年愁。

(1)《太平寰宇记》：桑落洲，在舒州宿松县西南一百九十四里。江水始自鄂陵，分派为九，于此合流，谓之九江口。此洲与江州寻阳县，分中流为界。《一统志》：桑落洲，在九江府城东北过江五七里。昔江水泛涨，流一桑于此，因名。

(2)王子猷乘船往剡溪访戴安道，详见九卷注。

(3)魏征诗，“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

(4)《宋书》：谢惠连幼有才悟而轻薄，不为父方明所知。灵运尝自始宁至会稽造方明，过视惠连，大相咨赏，谓方明曰：“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

(5)《韵会》：“绂，绶也。”《增韵》：“印组也。”章，印章也。朱绂、银章，详见十一卷《赠刘都使》诗注。

(6)凡除官到任，谓之上官。司马，州之佐职。

(7)《江西通志》：松门山，在南昌府城西北二百十五里，枕鄱湖之东，两岸悉生松，遥望如门，故名。上有石镜，光可照人。谢康乐诗“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是也。

(8)《太平寰宇记》：干越渡，在余干县西南一百二十步，置津吏主守。四时不绝。干越亭在于干县东南三十步。屹然孤立，古今游者多留题童句焉。

《江西通志》：干越亭，在饶州府余干县羊角山。《文公谈苑》云：“前瞰琵琶洲。后枕思禅寺，林麓森郁。千峰竞秀。唐初张彦俊建。”

(9)《通鉴地理通释》：彭蠡在江州浔阳县。《括地志》：在县东南五十里。《六典注》：一名宫亭湖，在南康军星子县南，江州彭泽县西。《地理志》：在豫章郡彭泽县西。《郡县志》：在都昌县西六十里，与浔阳县分湖为界。《禹贡》扬州“彭蠡既猪”，即江汉所汇之泽，合江西、江东诸水，跨豫章、饶州、南康军三州之地。

### 钱校书叔云

少年费白日，歌笑矜朱颜。不知忽已老，喜见春风还。惜别且为欢，徘徊桃李间。看花饮美酒，听鸟临晴山。向晚竹林寂，(1)无人空闭关。(2)

(1)《晋书》：阮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

(2)闭关，犹闭门也，江淹《恨赋》：“闭关却扫，塞门不仕。”

## 送王孝廉覲省

彭蠡将天合，(1)姑苏在日边。(2)宁亲候海色，欲动孝廉船。(3)窈窕晴江转，参差远岫连。相思无昼夜，东注似长川。

(1)《江西志》：鄱阳湖，在南昌府城东北一百五十里，即《禹贡》之彭蠡也。一名宫亭湖，一名扬澜湖，跨南昌、饶州、南康三郡，合上流诸水入焉。周围数百里，阔四十里，长三百里。每春夏之间，江、汉水涨，则彭蠡之水郁不得流而逆回倒积，遂成巨浸，渺数百余里，无复畔岸。逮夫二水渐消，则彭蠡之水始出大江，循南岸而行，与二水颉颃趋海。《韵会》：“将，与也。”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长波天合。”

(2)杨齐贤曰：“姑苏，苏州吴郡。以其近东海日出之地，故云日边。”

(3)《法言》：“孝莫大于宁亲。”《世说》：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刘曰，“卿且去，正当取卿共诣抚军。”张还船，同侣问何处宿，张笑而不答。须臾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同侣惋愕。

## 同吴王送杜秀芝举入京

按：诗题当是“送杜秀才赴举入京”，“芝”字疑讹。

秀才何翩翩？王许回也贤。暂别庐江守，(1)将游京兆天。秋山宜落日，秀水出寒烟。欲折一枝桂，(2)还来雁沼前。(3)

(1)庐江，郡名，即庐州也。隶淮南道。《通典》：雍州，开元三年改为京兆府。凡周、秦、汉、晋、西魏、后周、隋至于我唐，并为帝都。

(2)《晋书》：郤诜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

(3)《西京杂记》：梁孝王筑兔园，园中有雁池，池间有鹤洲、鳧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

## 洞庭醉后送绛州吕使君杲流澧州

《湖广志》：洞庭湖，在岳州西南，绵跨八百里。绛州，又谓之绛郡，隶河东道。澧州，在澧水之阳，又谓之澧阳郡，隶山南东道，在京师东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

昔别若梦中，天涯忽相逢。洞庭破秋月，纵酒开愁容。赠剑刻玉字，延平两蛟龙。(1)送君不尽意，书及雁回峰。(2)

(1)《中华古今注》：晋时斗牛间常有紫气，张华知是剑气。乃以雷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县狱深，得剑两枚，一送与张华，一焕自佩。后华死，子珪佩，过延平津，跃入水，使人寻之，乃见化为龙也。雷焕卒，子亦佩之，于延平津，亦跃入水，化为龙矣。

(2)《方輿胜览》：回雁峰，在衡阳之南，雁至此不过。遇春而回，故名。或曰峰势如雁之回。《湖广志》：回雁峰，在衡州府城南里许，相传雁不过衡阳，至此而回。然闻桂林间尚有雁声，知此说非矣。或谓峰之形势如雁回转者，是也。南岳周环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云。

## 与诸公送陈郎将旧 衡阳并序

按《唐书·百官志》，左右十四卫及太子左右六率府，皆有郎将，乃五品官也。衡阳，唐时郡名，即衡州。隶江南西道。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1)苟非其时，圣贤低眉。况仆之不肖者。而迁逐枯槁，固非其宜。朝心不开，暮发尽白。而登高送远，(2)使人增愁。陈郎将义风凛然，英思逸发。来下曹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诗。动清兴于中流，泛素波而径去。诸公仰望不及，连章祖之。序惭起予，辄冠名贤之首；作者嗤我。乃为抚掌之资乎？(3)

(1)《京氏易传》：《易》曰：“旅人先笑后号咷。”又曰：“得其资斧。”仲尼为旅人，国可知矣。《周易》：“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周易集解》：“郑玄曰：夷，伤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则伤矣，故谓之明夷。日之明伤，犹圣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乱世，抑在下位。则宜自艰，无干政事，以避小人之害也。苟爽曰：明在地下，为坤所蔽，大难之象。文王君臣相事，故当大难也。”王弼《易注》：“文王明夷，则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

(2)《高唐赋》：“登高望远，使人心悴。”

(3)《晋书》：左思赋《三都》。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王羲之《与谢万书》：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耶？

衡山苍苍入紫冥，(1)下看南极老人星。(2)回飙吹散五峰雪，(3)往往飞花落洞庭。气清岳秀有如此，郎将一家拖金紫。(4)门前食客乱浮云，世人皆比孟尝君。(5)江上送行无白壁，(6)临歧惆怅若为分。

(1)《方輿胜览》：南岳，一名衡山，在衡山县西三十里，晋因山以名郡。《湘中记》：度应斗衡，位值离宫，故曰衡山。又名霍山。《南岳记》：衡山者，朱陵之灵台，太虚之宝洞。上承翌軫，铃总万物，故名衡山。下踞离宫，统摄火乡，故号南岳。赤帝馆其岭，祝融宅其阳。逮于轩辕。以潜、霍二山副焉。《长沙记》：衡山轩翔，耸拔九千余丈，尊卑参差七十二峰，岩洞、溪涧、泉石之胜，交错其中。又有数十洞、十五岩、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六源、八桥、六井、三穿、三漏。此最著者。七十二峰最大者五：祝融、紫盖、云密、石稟、天柱，而祝融为最高。《水经注》：湘水又北径衡山具东。山在西南。有三峰：一名紫盖，一名石稟，一名容峰。容峰最为竦杰，自远望之，苍苍隐天。故罗含云：望若陈云，自非清雾素朝，不见其峰。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山经谓之岫嶷山，为南岳也。《魏书》：发响九皋，翰飞紫冥。

(2)《史记·天官书》：“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老人见，治安。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晋书》：“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极，常以秋分之旦，见于景；春分之夕，而没于丁。见则治平，主寿昌。”

(3)谢灵运诗：“回飙流轻雪。”

(4)陆机《谢平原内史表》：“怀金拖紫，退就散辈。”《后汉书》：“圣恩横加，猥赐金紫。”章怀太子注：“《汉官仪》曰：二千石，金印紫绶也。”

(5)《史记》：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6)《吕氏春秋》：邠成子为鲁聘于晋。过卫，右宰谷臣止而觞之，酒酣而送之以璧。

## 送赵判官赴黔府中丞叔幕

《册府元龟》：赵国珍，天宝中为黔府都督，本管经略等使。国珍有武略，习知南方地形，在五溪凡十余年，中原兴师，惟黔中封境无虞。《通鉴》：黔中节度使越国珍，本牂牁夷也。胡三省注：赵国珍，牂牁别部，兖州蛮酋赵君道之裔。杨国忠兼剑南节度，以国珍有方略，授黔中都督，护五溪十余年。天下方乱，其所部独宁。所谓黔府中丞者，即其人欤？中丞是其兼衔耳。《唐书·地理志》：黔州黔中郡下都督府，本黔安郡，天宝元年更名。

廓落青云心，(1)结交黄金尽。富贵翻相忘，令人忽自晒。蹭蹬鬓毛斑，(2)盛时难再还。巨源咄石生，(3)何事马蹄间？绿萝长不厌，却欲还东山。(4)君为鲁曾子，(5)拜揖高堂里。叔继赵平原。(6)偏承明主恩。风霜推独坐，(7)旌节镇雄藩。(8)虎士秉金钺，(9)蛾眉开玉樽。才高幕下去，义重林中言。(10)水宿五溪月，(11)霜啼三峡猿。(12)东风春草绿，江上候归轩。”(13)

(1)宋玉《九辩》：“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吕延济注：“廓落，空寂也。”

(2)《韵会》：“蹭蹬，困顿也。”

(3)《晋书》：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人也。州辟部河南从事。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耶？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耶？”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

(4)又《晋书》：谢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

(5)《史记》：曾参，南武城人，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

(6)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至者数千人。

(7)汉时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得专席而坐，详见十卷注。

(8)《旧唐书》：天宝中，缘边御戎之地，置八节度使。受命之日，赐之旌节，谓之节度使，得以专制军事，外任之重无比焉。《新唐书·百官志》：节度使辞日，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竖六纛。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

(9)虎士，有力之士，详见八卷注。《诗·商颂》：“有虔秉钺。”秉，执也。陆云《吴故丞相陆公诔》：“金钺镜日，云旗绛天。”

(10)《晋书》：阮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

(11)谢灵运诗：“水宿淹晨暮。”吕延济注：水宿，宿舟中也。《通典》：黔中，古蛮夷之国，春秋、战国皆楚地，秦惠王欲楚黔中地，以武关外易之，即此是也。通谓之五溪。注云：五溪谓西、辰、巫、武、沅五溪也。

(12)《水经注》：《宜都记》曰：“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一百许里，山水纡曲，两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白贴》：《荆州记》曰：“巴东三峡。猿长鸣至三声，闻者莫不垂泪。”

(13)《南齐书》：凡车有幡者，谓之轩。

## 送陆判官往琵琶峡

《方輿胜览》：琵琶峡，在巫山对蜀江之南，形如琵琶。此乡妇女，皆晓音律。

水国秋风夜，殊非远别时。长安如梦里，何日是归期？

杨升庵曰：太白诗“天山三丈雪，岂是远行时”，又曰“水国秋风夜，殊非远别时”，“岂是”、“殊非”，变幻二字，愈出愈奇。孟蜀韩琮诗“晚日低霞绮，晴山远画眉。青青河畔草，不是望乡时”，亦祖太白句法。

## 送梁四归东平

东平，唐时郡名，即郓州也，隶河南道。

玉壶契美酒，送别强为欢。大火南星月，(1)长郊北路难。殷王期负鼎，(2)汶水起垂竿。(3)莫学东山卧，参差老谢安。(4)

(1)《六经天文编》：夏氏曰：“仲夏之月，初昏之时，大火见于南方正午之位。”

(2)《史记》：阿衡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越绝书》：伊尹负鼎入殷，遂佐汤取天下。

(3)《春秋正义》：《释例》曰：汶水出泰山莱芜县西南，经济北至东平须昌县入济。《行水金鉴》：《述征记》云：泰山郡水皆名汶，今县界有五汶，皆源别而流同。其原山之汶水，西南流经乾封具治南，去县三里，又西南流九十里，入郓州中都县。按五汶者，曰：北汶、小汶、紫汶、牟汶，其一则经流也。

(4)谢安高卧东山，见七卷注。

## 江夏送友人

江夏，唐时郡名，即鄂州也，属江南西道。

雪点翠云裘，(1)送君黄鹤楼。(2)黄鹤振玉羽，(3)西飞帝王州。凤无琅玕实，  
(4)何以赠远游？徘徊相顾影，泪下汉江流。

(1)宋玉《讽赋》：“翳承日之华，披翠云之裘。”

(2)杨齐贤曰：黄鹤楼，在鄂州。《国经》云：“费文祗得仙，驾黄鹤憩此。”

(3)鲍照《舞鹤赋》：“振玉羽而临霞。”

(4)琅玕实，见二卷注。

## 送郗昂谪巴中

按：《羊士谔诗集》有诗题云《乾元初严黄门自京兆少尹贬巴州刺史》云云，诗下注云：时郗詹事昂自拾遗贬清化尉，黄门年三十余，且为府主，与郗意气友善，赋诗高会，文字犹存。又李华《杨骑曹集序》：刑部侍郎长安孙公逖，以文章之冠，为考功员外郎，精试群材。君与南阳张茂之、京兆杜鸿渐、琅琊颜真卿、兰陵萧颖士、河东柳芳、天水赵骅、顿丘李琚、赵郡李嶠、李颀、南阳张阶、常山阎防、范阳张南容、高平郗昂等，连年登第。

瑶草寒不死，(1)移植沧江滨。东风洒雨露，会入天地春。予若洞庭叶，(2)随波送逐臣。思归未可得，书此谢情人。

(1)江淹诗：“瑶草正翕旆。”李善注：“瑶草，玉芝也。”琦按：诗家甲瑶草，谓珍异之草耳，未必专指玉芝而言。

(2)《楚辞》：“洞庭波兮木叶下。”

## 江夏送张丞

欲别心不忍，临行情更亲。酒倾无限月，客醉几重春。藉草依流水，(1)攀花赠远人。送君从此去，回首泣迷津。

(1)孙绰《天台山赋》：“藉萋萋之纤草。”李善注：“以草荐地而坐曰藉。”

赋得白鹭鸶送宋少  
府入三峡

三峡，详见八卷注。

白鹭拳一足，月明秋水寒。人惊远飞去，直向使君滩。(1)

(1)《水经注》：江水东经羊肠、虎臂滩。杨亮为益州刺史，至此舟覆。恧其波澜，蜀人至今犹名之为使君滩。《太平寰宇记》：使君滩，在万州东二里大江中。昔杨亮赴任益州，行船至此覆没，故名。《一统志》：使君滩，在荆州夷陵州西一百十里。

## 送二季之江东

初发强中作，题诗与惠连。(1)多惭一日长，不及二龙贤。(2)西塞当中路，南风欲进船。(3)云峰出远海，(4)帆影挂清川。禹穴藏书地，(5)匡山种杏田。(6)此行俱有适，迟尔早归旋。(7)

(1)谢灵运有《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与从弟惠连》诗。刘履曰：强中，地名，今嶧山下有强口，疑即此也。

(2)《世说》，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曰：“平舆之渊，有二龙焉。”

(3)杨齐贤曰：西塞山，在鄂州。陆放翁《入蜀记》：晚过道士矶，石壁数百尺，色正青，了无窍穴。而竹树进根交错其上，苍翠可爱，自过小孤，临江峰嶂，无出其右。矶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渔父辞》所谓“西塞山前白鹭飞”者。李太白《送弟之江东》云：“西塞当中路，南风欲进船”，必在荆楚作，故有中路之句。张文潜云：“危矶插江生，石壁劈青玉”，殆为此山写真。又云：“已逢妩媚散花峡，不怕艰危道士矶”，盖江行惟马当及西塞最为湍险难上。

(4)谢灵运诗：“灭迹入云峰。”

(5)《太平御览》：《九土文括略》曰：会稽山，有一石穴委曲，黄帝藏书于此，禹得之。施宿《会稽志》：阳明洞天，在会稽县宛委山龙瑞宫。旧经云三十六洞天之一洞也。洞外飞来石上，为禹穴，传云禹藏书处，一云禹得玉匮金书于此。薛方山《浙江通志》：宛委山上有石匮壁立，中有孔穴，号阳明洞，即旧经所谓三十六洞天之一洞也。夏禹发之，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又于中得金简玉字之书，悟百川之理。贺知章《纂山记》曰：黄帝号宛委穴为赤帝阳明之府，于此藏书。大禹始于此穴得书，复于此穴藏之，人因谓之禹穴。

(6)匡山。即庐山也。《庐山记》：匡续结庐于山，故号匡庐山。《神仙传》：董奉还豫章庐山下居，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余万株。郁郁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群兽游戏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杏子熟，于林中作一草仓，示人曰：“欲买杏者，不须报奉，但将谷一器，置仓中，即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谷少而取杏多青，林中群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旁倾覆，至家量杏，一如谷多少。或有人偷杏者，虎逐之到家，啣至死，家人知其偷杏，乃送还奉，叩头谢过，乃却使活。

(7)《韵会》：“迟，待也。”谢灵运有《南楼中望所迟客》诗云“临江迟来客”是也。《诗·小雅》：“言旋言归，复我邦族。”谢灵运诗：“三载期归旋。”

## 江西送友人之罗浮

《艺文类聚》：《罗浮山记》曰：罗浮者，盖总称。罗、罗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体，谓之罗浮。在增城、博罗二县之境。旧说罗浮高三千丈，有七十二石室，七十二长溪，神明神禽，玉树朱草。

桂水分五岭，(1)衡山朝九疑。(2)乡关眇安西，(3)流浪将何之？(4)素色愁明湖，秋渚晦寒姿。畴昔紫芳意，(5)已过黄发期。(6)君王纵疏散，云壑借巢、夷。(7)尔去之罗浮，我还愁峨眉。(8)中阔道万里，霞月遥相思。如寻楚狂子，(9)琼树有芳枝。

(1)《通典》：桂州临桂县有离水，一名桂江，水源多桂，不生杂树。《汉书》：南有五岭之戍。颜师古注：西自衡山之南，东穷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别标名，则有五焉。裴氏《广州记》曰：“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是为五岭。邓德明《南康记》曰：大庾岭一也，桂阳骑田岭二也，九真都庞岭三也，临贺萌渚岭四也，始安趁成岭五也。戴凯之《竹谱》：五岭之说，互有异同，余往交州，行路所见，兼访旧老，考诸古志，则今南康、始安、临贺，为北岭；临漳、宁浦为南岭。五都界内各有一岭，似隔南北之水，俱通南越之地。南康、临贺、始安三郡，通广州；宁浦、临漳二郡，在广州西南，通交州。或赵佗所通，或马援所并，厥迹在焉，故陆机谓“伐鼓五岭表”，道九真也。徐广《杂记》以剡、松、阳、建安、康乐为五岭，其谬远矣。俞益期与韩康伯，以晋兴所统南移、大营、九冈，为五岭之数，又其谬也。

(2)《初学记》：南岳衡山，朱陵之灵台，太虚之宝洞，上承冥宿，铨德钧物，故名衡山。下踞高官，摄位火乡，赤帝馆其岭，祝融托其阳，故号南岳。周旋数百里，高四千一十丈。东南临湘川，自湘川至长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后不见。《元和郡县志》：九疑山，在道州延唐县东南一百里，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

(3)杨齐贤曰：唐安西大都护府初治西州，后徙治高昌故地，又徙治龟兹，而故府复为西州交河郡。琦按文义，安西字疑讹，指为陇右道安西大都护府者，恐未是。

(4)陶潜《祭从弟文》：“流浪无成，惧负素志。”

(5)畴昔，昔日也。已见前注。江淹诗：“终觐紫芳心。”李善注：“紫芳，紫芝也。”

(6)《尔雅》：“黄发，寿也。”郭璞注：“黄发，发落更生黄者。”邢昺疏：“舍人曰黄发，老人发白更黄也。”曹植诗：“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张铣注：“黄发期，谓寿考也。”

(7)《北山移文》：“诱我松桂，欺我云壑。”

(8)《通典》：嘉州峨眉县有峨眉山。

(9)《列仙传》：陆通者，云楚狂接舆也。好养生，食藁卢、木实及芡菁子，游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世世见之，历数百年仙去。

##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江南通志》：叠嶂楼，在宁国府郡治后，即谢朓为宣城太守时之高斋地。一名北楼，亦称谢公楼，唐咸通间，刺史独孤霖改建，易今名。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1)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2)中间小谢又清发。(3)俱怀逸兴壮思飞，(4)欲上青天览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5)

(1)陆机诗：“长风万里举，庆云郁嵯峨。”

(2)《后汉书·宝章传》：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章怀太子注：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仙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东汉建安之末，有孔融、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玚、阮瑀及曹氏父子所作之诗，世谓之“建安体。”风骨遒上，最饶古气。

(3)钟嵘《诗品》论谢惠连云：“小谢才思富捷，恨其兰玉夙凋，故长辔未骋。”

(4)卢思道《卢记室诔》：“丽词泉涌，壮思云飞。”

(5)散发，科头也。扁舟，特舟也。俱见二卷注。

## 宣城送刘副使入秦

按《唐书·百官志》，节度使之下，有副使一人，同节度副使十人。又安抚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之下，皆有副使一人。

君即刘越石，雄豪冠当时。凄清《横吹曲》，慷慨《扶风词》。(1)虎啸俟腾跃，(2)鸡鸣遭乱离。(3)千金市骏马，万里逐王师。结交楼烦将，(4)侍从羽林儿。(5)统兵捍吴、越，豺虎不敢窥。大勋竟莫叙，已过秋风吹。(6)秉钺有季公，(7)凛然负英姿。(8)寄深旦戎幕，(9)望重必台司。(10)感激一然诺，(11)纵横两无疑。伏奏归北阙。(12)鸣骏忽西驰。(13)列将咸出祖，(14)英寮惜分离。斗酒满四筵，歌笑宛溪湄。(15)君携东山妓，(16)我咏《北门》诗。(17)贵贱交不易，恐伤中园葵。(18)昔赠紫骝驹，今倾白玉卮。(19)同欢万斛酒，未足解相思。此别又千里，秦、吴眇天涯。月明关山苦，(20)水剧陇头悲。(21)借问几时还，春风入黄池。(22)无令长相思，折断缘杨枝。

(1)《晋书》：刘琨，字越石。少得隼胡之目，与范阳祖纳，俱以雄豪著名。在晋阳，尝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歔，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刘越石有《扶风歌》：“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云云，凡九首。其《横吹曲》，今逸不存，或指吹胡笳而言，恐未的。

(2)张衡《思玄赋》：“超逾腾跃绝世俗。”

(3)《世说注》：《晋阳秋》曰：祖逖与刘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与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而寝。中夜闻鸡鸣，俱起曰，“此非恶声也。”

(4)《史记》：“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李奇曰：“楼烦，县名。其人善骑射，故以名射士为楼烦，取其美称，未必楼烦人也。张晏曰：楼烦，胡国名。”

(5)《汉书》：羽林掌送从。武帝太初元年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费昶诗：“家本楼烦俗，召募羽林儿。”

(6)上元中，宋州刺史刘展举兵反，其党张景超、孙待封攻陷苏、湖，进逼杭州，为温晁、李藏用所败，见后二十八卷注。刘副使于时亦在兵间，而功不得录，故有“统兵捍吴、越、豺虎不敢窥。大勋竟莫叙，已过秋风吹”之句。

(7)《诗·商颂》：“有虔秉钺。”《南齐书》：秉钺出关，凝威江甸。季公，谓季广琛。《旧唐书》：上元二年正月，温州刺史季广琛，为宣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节度使。

(8)《十六国春秋》：英姿迈古，艺业超时。

(9)戎幕，节度使之幕府。

(10)羊祜《让开府表》：“伏闻恩诏拔臣，使同台司。”注：“台司，三公也。”

(11)《汉书》：贯高，此固赵国立名义不侵为然诺者也。

(12)北阙，是上书奏事之徒所诣者，见十三卷注。

(13)《北史》：“鸣驺清路，盛列羽仪。”章怀太子《后汉书注》：“陷，

骑士也。”

(14)《诗·大雅》：“韩侯出祖，出宿千屠。”

(15)《江南通志》：宛溪，在宁国府城东。(16)《世说》：谢安在东山畜妓。

(17)毛萇《诗传》：“《北门》，刺仕不得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耳。”

(18)古诗：“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结交莫羞贫，羞贫交不成。”

(19)《汉书·高帝纪》：“上奉玉卮为太上皇寿。”应劭曰：“卮，饮酒礼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晋灼曰：“音支。”颜师古曰：“卮，饮酒圆器也。”《韩非子》：“今有白玉之卮而无当。”

(20)庾信《荡子赋》：“关山惟月明。”

(21)郭仲产《秦川记》：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岭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山东人行役至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陇头流水，分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望远，涕零双坠。”

(22)胡三省《通鉴注》：宣州当涂县有黄池镇。《一统志》：黄池河，在太平府城南六十里，东接固城河，西接芜湖县河，入大江，南至黄池镇，北至宣城县界。《江南通志》：黄池河，在池州当涂县南七十里，宁国府城北一百二十里。一名玉溪，郡东南之水，皆聚此出大江。河心分界，南属宣城，北属当涂。

## 泾川送族弟諲

太白自注：时卢校书草序，当侍御为诗。

泾川三百里，(1)若耶羞见之。锦石照碧山，两边白鹭鸶。佳境千万曲，客行无歇时。上有琴高水，(2)下有陵阳祠。(3)仙人不见我，明月空相知。问我何事来，卢敖结幽期。(4)蓬山振雄笔，绣服挥清词。(5)江湖发秀色，草木含荣滋。置酒送惠连，吾家称白眉。(6)愧无海峤作，敢阙河梁诗？(7)见尔复几朝，俄然告将离。(8)中流漾采鹢，(9)列岸丛金羈。叹息苍梧凤，(10)分栖琼树枝。清晨各飞去，飘落天南垂。(11)望极落日尽，秋深瞑猿悲。寄情与流水，但有长相思。

(1)泾川，即泾溪也，在泾县西南一里，唐时隶宣城郡。源出石埭，流经南陵宣城，逾芜湖入大江。《通典》宣州泾县有泾水，越州会稽县有若耶溪。

(2)《江南通志》：琴溪，在宁国府泾县，源出自宁国诸山，与溪头水合，西过琴高山下，乃名琴溪。传是仙人琴高控鲤之地。

(3)《一统志》：望仙亭，在陵阳山中峰之半，相传汉奚子明升仙之地。有唐天宝间所建仙坛宫。陵阳祠，即仙坛宫也。

(4)卢敖，详见十四卷注。

(5)学者称东观为道家蓬莱山，见前二首注。绣衣御史，见十一、十二卷注。“蓬山振雄笔”，谓卢校书草叙也。“绣服挥清词”，谓常侍御作诗也。

(6)“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见十六卷注。

(7)李陵《与苏武诗》：“携手河梁上，游子暮何之。”刘良注：“河梁，桥也。”《魏书》：中山王熙之镇邺也，知友才学之士，袁翻、李琰、李神俊、王诵兄弟、裴敬宪等，咸饯于河梁，赋诗告别。

(8)吴均诗：“有客告将离，赠言重兰蕙。”

(9)谢灵运有《登临海峤与从弟惠连诗》：“与子别山阿，含酸赴修畛。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子虚赋》：“浮文鹢。”张揖注：“鹢，水鸟也，画其像于船首。”宋之问《太平公主山池赋》：“文虹桥兮彩鹢舟。”

(10)陆机《云赋》：“翼灵凤于苍梧，起滞龙于演污。”

(11)琼树枝，见二卷注。垂，边也。

## 五松山送殷淑

杨齐贤曰：五松山，在宣州南陵。

秀色发江左，(1)风流奈若何？仲文了不还，(2)独立扬清波。载酒五松山，颓然《白云歌》。中天度落月，万里遥相过。抚酒惜此月，流光畏蹉跎。明日别离去，连峰郁嵯峨。

(1)江左，江南也。详见十二卷注。

(2)《晋书》：殷仲文，南蛮校尉顗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

## 送崔氏昆季之金陵

放歌倚东楼，行子期晓发。秋风渡江来，吹落山上月。主人出美酒，灭烛延清光。(1)二崔向金陵，安得不尽觞。水客弄归棹，云帆卷轻霜。(2)扁舟敬亭下，(3)五两先飘扬。(4)峡石入水花，碧流日更长。思君无岁月，西笑阻河梁。

(1)刘铄诗：“罗帐延秋月。”吕向注：“延，引也。”

(2)马融《广成颂》：“张云帆，施霓旌。”

(3)孟康《汉书注》：扁舟，特舟也。《唐书·地理志》：宣州宣城县有敬亭山。

(4)郭璞《江赋》：“覘五两之动静。”《韵会》：“统，船上候风羽，楚人谓之五两。”

登黄山凌歊台送族弟溧  
阳尉济充泛舟赴华阴

杨齐贤曰：太白自注：“时在当涂。”即今之太平也。黄山在城北，凌歊台在其上。《太平府志》：黄山在郡治北五里，高四十丈，山如初月形。旧传浮丘公牧鸡于此，亦名浮丘山。上有宋孝武避暑离宫及凌歊台遗址。陆放翁《入蜀记》：凌歊台正如凤凰台之类，特因山巅名之。宋高祖所营，面势虚旷，高出氛埃之表，南望青山，龙山、九井诸峰，如在几席。稍西江中二小山相对，云东梁、西梁也。北户临和州新城，楼橹历历可辨。盖自绝江至和州，财十余里。溧阳，宣州县名，隶江南东道。华阴，郡名，即华州，隶关内道。

鸾乃凤之族，(1)翱翔紫云霓。(2)文章辉五色，双在琼树栖。(3)一朝各飞去，凤与鸾俱啼。炎赫五月中，朱曦烁河堤。(4)尔从泛舟役，(5)使我神魂凄。秦地无草木，南云喧鼓鼙。(6)君王减玉膳，早起思鸣鸡。漕引救关辅，(7)疲人免涂泥。(8)宰相作霖雨，(9)农夫得耕犁。静者伏草间，群才满金闺。(10)空手无壮士，穷居使人低。送君登黄山，长啸倚天梯。(11)小舟若凫雁，(12)大舟若鲸鲵。开帆散长风，舒卷与云齐。日久牛渚晦，(13)苍然夕烟迷。相思在何许？沓在洛阳西。(14)

(1)张华《禽经注》：“鸾者，凤凰之亚，始生类凤，久则五彩变易。”

(2)高诱《淮南子注》：“翱翔，鸟之高飞，翼上下曰翱，直刺不动曰翔。”

(3)琼树，凤所栖食之树，见二卷古诗第四十首注中。

(4)郭璞诗：“朱羲将由白。”李善注：“朱羲，日也。”

(5)《左传》：秦于是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6)《旧唐书》：天宝六载，自五月不雨，至秋七月乙酉，以旱命宰相、台寺、府县录系囚，死罪决杖配流，徒以下特免，庚寅始雨。九载三月，时久旱，制停封西岳。五月庚寅，以旱录囚徒。盖天宝时京师之旱，见于史者有二，未详此诗作于何年。《后汉书》：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零礼求雨，反拘朱索社，伐朱鼓。《春秋繁露》：求雨，开神山神渊，积薪，夜击鼓噪而燔之。《文章正宗》：《神农求雨书》：“祈而不雨，则积薪击鼓而焚神山。”

(7)章怀太子《后汉书注》：“漕，水运也。”鲍照诗：“家世宅关辅。”李善注：“关，关中也。”《汉书》曰：“右扶风，左冯翊，京兆尹，是为三辅。”

(8)潘岳《西征赋》：“牧疲人于西夏。”

(9)《书·说命》：“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

(10)江淹《别赋》：“金闺之诸彦。”李善注：“金闺，金马门也。”

(11)王逸《九思》：“缘天梯兮北上，登太乙兮玉台。”

(12)《宜都记》：俯临大江，如綦带焉，视舟如凫雁矣。

(13)《通典》：宣州当涂县有牛渚析，亦谓之采石，险固可守处。

(14)杨齐贤曰：华阴，在洛阳之西。

## 送储邑之武昌

武昌县，鄂州之属县也，隶江南西道。

黄鹤西楼月，(1)长江万里情。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送尔难为别，衔杯惜未倾。湖连张乐地，(2)山逐泛舟行。诺谓楚人重，(3)诗传谢朓清。(4)沧浪吾有曲，寄入棹歌声。(5)

(1)《潜确居类书》：黄鹤山，在武昌府城西南，俗呼蛇山，一名黄鹤山。昔仙人王子安骑黄鹤憩此，地志云：黄鹤山蛇行而西，吸于江，其首隆然，黄鹤楼枕焉。其下即黄鹤矶。

(2)《庄子》：“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谢朓诗：“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

(3)《史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4)《南齐书》：谢朓善草隶，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

(5)《西京赋》：“齐棹女，纵棹歌。”

## 李白全集卷之十九

### 古近体诗共三十二首

#### 酬谈少府

一尉居倏忽，梅生有仙骨。(1)三事或可羞，(2)匈奴晒千秋。(3)壮心屈黄绶，(4)浪迹寄沧洲。昨观荆、岷作，(5)如从云汉游。(6)老夫当暮矣，蹀足惧骅骝。(7)

(1)《太平御览》：梅福于是弃南昌尉，去妻子，入洪崖山，得道为神仙。代代有人见，或于玉笥山中逢之。

(2)《汉书》：“天子我监，登我三事。”颜师古注：“三事，三公之位，谓丞相也。”

(3)田千秋以一言悟主，旬月取宰相封侯，匈奴讥之。见十一卷注。

(4)颜师古《汉书注》：“丞尉职卑，皆黄绶。”

(5)《庸六典注》：荆山，在襄州荆山县。岷山，在襄州襄阳县。

(6)《诗经集传》：“云汉，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间，其长竟天。”曹粹中曰：“汉之在天，似云而非云，故曰云汉。”

(7)《汉书》：“造父善御习马，得骅骝，騄耳之乘。颜师古注：“骅骝，言其色如华之赤也。”颜延年《赭白马赋》：“望朔云而蹀足。”张铣注：“蹀足，疾行也。”

### 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

《苕溪渔隐丛话》：“桃竹，叶如棕，身如竹，密节而实中，犀理瘦骨，天成拄杖也。岭外人多种此。”胡三省《通鉴注》：“桃竹，桃枝竹也，今江南有之。”

桃竹书筒绮绣文，良工巧妙称绝群。灵心圆映三江月，彩质叠成五色云。中藏宝诀峨眉去，(1)千里提携长忆君。

(1)宝诀，仙书也。《唐书·地理志》：剑南道嘉州罗目县有峨眉山。

## 五月东鲁行答汶土翁

五月梅始黄，蚕凋桑柘空。鲁人重织作，机杼鸣帘栊。(1)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举鞭访前涂，获笑汶上翁。下愚忽壮士，未足论穷通。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2)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西归去直道，落日昏阴虹。(3)此去尔勿言，甘心如转蓬。(4)

(1)机杼，见九卷注。帘栊，见十一卷注。

(2)《史记》：燕将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谗之燕，燕将惧诛，因保守聊城不敢归。齐田单攻聊城岁余，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鲁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燕将见鲁连书，汶三日，乃自杀。聊城乱，田单遂屠聊城。归而言鲁连欲爵之，鲁连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

(3)杨齐贤曰：阴虹，指林甫、国忠辈昏蔽其君。

(4)转蓬，蓬草之随风旋转者。详见九卷注。

## 早秋单父南楼酬窦公衡

《太平广记》：崔圆，开元二十三年应将帅举科，又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其日正于福唐观试，遇敕下，便于试场中唤将拜执戟参谋河西军事。应制时，与越州剡县尉窦公衡同场并坐，亲见其事。公衡之名位，略见于此。

白露见日灭，红颜随霜凋。别君若俯仰，春芳辞秋条。(1)太山嵯峨夏云在，疑是白波涨东海。散为飞雨川上来，遥帷却卷清浮埃。(2)知君独坐青轩下，(3)此时结念同所怀。(4)我闭南楼看道书，幽帘清寂若仙居。曾无好事来相访，赖尔高文一起予。(5)

(1)梁简文帝《长沙宣武王碑》：“秋条下叶，春卉含芳。”

(2)江淹诗：“炼药瞩虚幌，泛瑟卧遥帷。”

(3)卢炎诗：“青轩明月时。”

(4)谢灵运诗：“结念属霄汉，孤影莫与援。”

(5)《汉书》：扬雄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江淹诗：“高文一何绮。”

## 山中问答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 答友人赠乌纱帽

《中华古今注》：武德九年，太宗诏曰：自今以后，天子服乌纱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

领得乌纱帽，全胜白接鬘。(1)山人不照镜，稚子道相宜。(2)

(1)《广韵》：“接鬘，白帽也。”

(2)《归去来辞》：“稚子候门。”

## 酬张司马赠墨

上党碧松烟，夷陵丹砂末。(1)兰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黄头奴子双鸦鬟，(2)锦囊养之怀袖间。(3)今日赠余兰亭去，兴来洒笔会稽山。(4)

(1)唐时上党郡，即潞州也，属河东道。夷陵郡，即峡州也，属山南东道。江淹《扇上彩画赋》：“粉则南阳铅泽，墨则上党松心。”《晁氏墨经》：“古用松烟石墨二种，石墨自晋、魏以后无闻，松烟之制尚矣，汉贵扶风隃麋，终南山之松，晋贵九江庐山之松，唐则易州、潞州之松，上党松心尤先见贵。曹植诗：“墨出青松烟。”《齐民要术》：“合墨法，墨一斤、好胶五两、鸡子白去黄五颗、硃砂一两、麝香一两，都合调，下铁臼中。宜刚不宜泽，捣三万杵，许多益善。”

(2)双鸦鬟，谓头上双髻，色黑如鸦也。

(3)《晁氏墨经》：“凡蓄故墨，亦利频风日时，以手润泽之，时置于衣袖中弥善。”

(4)《水经注》：会稽山阴县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太守王虞之移亭在水中。晋司空何无忌之临郡也，起亭于山椒，极高尽眺矣。《太平寰宇记》：兰亭，在山阴县西南二十六里。《舆地志》云：山阴县西有兰渚，渚有兰亭，王羲之所谓曲水之胜境，制序于此。《元和郡县志》：会稽山，在越州会稽县东南二十里。

答湖州迦叶司马  
问白是何人

湖州，唐时隶江东南道，为上州。上州之佐职有司马一人，从五品下。  
《通志·氏族略》：迦叶氏，西域天竺人。唐贞观中，有泾原大将试太常卿迦叶济，司马殆其裔族欤？

青莲居士谪仙人，(1)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  
(2)

(1)杨齐贤曰：青莲居士，太白自号也。

(2)《五色线》：《净名经义钞》：梵语维摩诘，此云净名，般提之子，母名离垢，妻名金机，男名善思，女名月上。过去成佛，号金粟如来。

严沧浪曰：因问人为迦叶，故作此答，不则诞妄矣。

答长安崔少府叔封游终南翠微寺  
太宗皇帝金沙泉见寄

《唐书》长安县南五十里太和谷有太和宫，武德八年置，贞观十年废。二十一年复置，曰翠微宫。笼山为苑，元和中以为翠微寺。《元和郡县志》：太和宫，在长安县南五十五里终南山太和谷，武德八年造，贞观十年废。二十一年以时熟，公卿重请修筑，于是使将作大匠阎立德缮理焉，改为翠微宫，今废为寺。《雍录》：翠微宫，武德八年改名太和，在终南山上。贞观二十一年改翠微宫，寝名含风殿。苏文忠诗曰“植立含风广殿”，用此也。太宗于此宫上仙。杨大年《谈苑》曰：宫在骊山绝顶，太宗尝避暑于此。后改为寺，寺亦废。《法苑珠林》：今上皇帝恭膺宝位，庆祚惟新，思罔极于先皇，濡惠津于群品。鼎湖之驾，邈矣不追。长陵之魂，悠然滋永。聿兴净业，标树福田。先帝所幸之宫，翠微、玉华，并舍为寺，供施殷厚，缘设雕华。据此所称今上皇帝，是指高宗而言。则《唐书》所云元和中为翠微寺者，非矣。又诸书皆云在终南山，而《谈苑》云在骊山者，又非矣。太白诗题亦其一证。金沙泉，湮没无可考。河伯见海若，傲然夸秋水。(1)小物昧远图，宁知通方士。(2)多君紫霄意，独往苍山里。地古寒云深，岩高长风起。初登翠微岭，(3)复憩金沙泉。践苔朝霜滑，弄波夕月圆。饮彼石下流。结萝宿溪烟。鼎湖梦绿水，龙驾空茫然。(4)早行子午关，(5)却登山路远。拂琴听霜猿，灭烛乃星饭。人烟无明异，鸟道绝往返。攀崖倒青天，下视白日晚。既过石门隐，还唱石潭歌。涉雪攀紫芳，(6)濯纓想清波。此人不可见，此地君自过。为余谢风泉，其如幽意何。

(1)《庄子》：“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涯之间，不辨牛马。于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吾非至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涯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陆德明注：若，海神也。

(2)《汉书》：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乱。颜师古注：方，道也。

(3)《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己亥，幸翠微宫。五月己巳，上崩于含风殿。

(4)鼎湖龙驾，黄帝升天事，见三卷注。以喻太宗上仙也。

(5)《唐书·地理志》，长安县南有子午关。《汉书》：王莽以帝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颜师古注：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当，故谓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汉道，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庆州东界有山，名子午岭，计南北直相当。此则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为子午道。《元和郡县志》：子午关，在长安县南一百里。王莽通子午道，因置此关也。《一统志》：子午谷，在西安府城南一百五里。子午关，在子午谷中，汉平帝时置关。

(6)《广雅》：“攀，取也。”《史记注》：“臣瓚曰：拔取曰攀。”江淹诗：“终觐紫芳心。”李善注：“紫芳，紫芝也。”

## 赠李十二

### 崔宗之

凉秋八九月，白露空园亭。耿耿意不畅，稍稍风叶声。思见雄俊士，共话今古情。李侯忽来仪，(2)把袂苦不早。清论既抵掌，(3)玄谈又绝倒。(4)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担囊无俗物，(5)访古千里余。袖有匕首剑，(6)怀中茂陵书。(7)双眸光照人，(8)词赋凌《子虚》。(9)酌酒弦素琴，霜气正凝洁。平生心事中，今日为君说。我家有别业，寄在嵩之阳。明月出高岑，清溪澄素光。云散窗户静，风吹松桂香。子若同斯游，千载不相忘。

(1)《旧唐书》：尚书省有左司郎中一员，从五品上。崔宗之事迹，见十卷注。

(2)崔少府女诗：“哲人忽来仪。”

(3)《战国策》：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

(4)《世说注》：《卫玠别传》曰：王平子高气不群，迈世独傲，每闻玠之语议，至于理会之间，要妙之际，辄绝倒于地。前后三闻，为之三倒。时人遂曰：“卫君谈道，平子三倒。”

(5)《战国策》：嬴滕履蹠，负书担囊。

(6)《史记·索隐》：匕首，匕音比。刘氏云：“短剑也。”《盐铁论》以为长尺八寸，其头类匕，故曰匕首。

(7)《史记》：司马相如家居茂陵，口吃而善著书。《茂陵书》盖用此事。

(8)魏颖《太白集序》称其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少任侠，手刃数人。

(9)《西京杂记》：“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

## 酬崔五郎中

朔云横高天，(1)万里起秋色。壮士心飞扬，(2)落日空叹息。长啸出原野，(3)凛然寒风生。幸遭圣明时，功业犹未成。(4)奈何怀良图，郁悒独愁坐。(5)杖策寻英豪，(6)立谈乃知我。(7)崔公生民秀，缅邈青云姿。(8)制作参造化，(9)托讽含神祇。海岳尚可倾，吐诺终不移。是时霜飙寒，逸兴临华池。(10)起舞拂长剑，四坐皆扬眉。因得穷欢情，赠我以新诗。又结汗漫期，九核远相待。(11)举身憩蓬壶，(12)濯足弄沧海。从此凌倒景，(13)一去无时还。朝游明光宫，(14)暮人闾阖关。(15)但得长把袂，何必嵩丘山。

(1)颜延年《赭白马赋》：“望朔云而蹠足。”

(2)《楚辞》：“乙飞扬兮浩荡。”

(3)《淮南子》：“周视原野。”原野，谓平原旷野之地也。

(4)刘琨诗：“功业犹未建，夕阳忽西流。”

(5)《楚辞》：“曾歔歔子郁悒兮。”王逸注：“郁悒，忧也。”

(6)《后汉书》：“邓禹即杖策北渡。”

(7)扬雄《解嘲》：“或立谈而封侯。”

(8)颜延年诗：“仲容青云器，实禀生民秀。”李善注：“青云，言高远也。”

(9)《后汉书》：崔瑗之称平子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

(10)《楚辞》：“蛙黾游乎华池。”

(11)《淮南子》：若士曰：“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驻。”详见十四卷注。

(12)蓬壶，蓬莱也。详见《明堂赋》注。

(13)倒景，见二卷古诗第二十首注。

(14)王褒《九怀》：“朝发兮葱岭，夕至兮明光。”王逸注：“暮宿东极之丹峦也。”又《远游》注云：“丹丘昼夜常明。”《九怀》云：“夕宿乎明光。明光，则丹丘也。”阮籍诗：“朝起瀛洲野，日夕宿明光。”

(15)《淮南子·俶真训》：“排闾阖，沦天门。”高诱注：“闾阖，始升天之门也。”又《地形训》：“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闾阖之门。”高诱注：“闾，大也。阖，闭也。大聚万物而闭之，故曰闾阖之门。”

## 以诗代书答元丹丘

青鸟海上来，(1)今朝发何处。口衔云锦字，(2)与我忽飞去。鸟去凌紫烟，(3)书留绮窗前。(4)开缄方一笑，乃是故人传。故人深相勗，(5)忆我劳心曲。(6)离居在咸阳，(7)三见秦草绿。置书双袖间，引领不暂闲。长望杳难见，浮云横远山。

(1)《玉佩金珰经》：“元始天王与大帝乘碧霞流飙辇，上登九玄之崖。有青鸟来翔，口衔紫书，集于玉轩。”

(2)《汉武帝内传》：“盛以云锦之囊。”

(3)李善《文选注》：古《白鸿颂》曰：“兹亦耿介，矫翮紫烟。”

(4)《古诗》：“交疏结绮窗。”李善注：“《说文》曰：绮，文缯也。此刻镂象之。”《蜀都赋》：“列绮窗而瞰江。”吕向注：“绮窗，雕画若绮也。”

陆机诗：“邃宇列绮窗，兰室接罗幕。”张铣注：“绮窗，窗为锦绮之文也。”

(5)《说文》：“勗，勉也。”

(6)《诗·国风》：“乱我心曲。”《韵会》：“怀抱曰心曲。”

(7)《楚辞》：“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

## 金门答苏秀才

扬雄《解嘲》：“历金门，上玉堂。”应劭注：“金门，金马门也。”

君还石门日，朱火始改木。(1)春草如有情，山中尚含绿。折芳愧遥忆，(2)永路当自勛。(3)远见故人心，平生以此足。巨海纳百川，(4)麟阁多才贤。(5)献书入金阙，(6)酌醴奉琼筵。(7)屡忝白云唱，(8)恭闻《黄竹篇》。(9)恩光照拙薄，(10)云汉希腾迁。(11)铭鼎傥云遂，(12)扁舟方渺然。(13)我留在金门，君去卧丹壑。(14)未果三山期，(15)遥欣一丘乐。(16)玄珠寄罔象，(17)赤水非寥廓。(18)愿狎东海鸥，(19)共营西山药。(20)栖岩君寂灭，处世余龙蠖。(21)良辰不同赏，永日应闲居。鸟吟檐间树，花落窗下书。缘溪见绿篠，(22)隔岫窥红蕖。(23)采薇行笑歌，(24)眷我情何已。月出石镜间，松鸣风琴里。(25)得心自虚妙，外物空颓靡。(27)身世如两忘，从君老烟水。

(1)张华诗：“朱火青无光。”张协诗：“钻燧忽改木。”吕向注：“改木，谓改其钻火之本也。”

(2)《楚辞》：“折芳馨兮遗所思。”

(3)陆云诗：“永路隔万里。”

(4)谢灵运诗：“百川赴巨海。”

(5)《三辅黄图》：《汉宫殿疏》：云：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巨海”二句是正喻对写法，言麟阁之广集才贤，犹巨海之受纳百川，甚言其多也。

(6)金阙，天子之门阙，犹金门也。

(7)谢朓诗：“复酌琼延醴。”张铣注：“琼筵，天子宴群臣之席。言琼者，珍美言之。醴，酒也。”

(8)“白云唱”，即“白云在天，山陵自出”一篇。西王母与穆天子相唱和者，详见《大猎赋》注。

(9)《穆天子传》：日中大寒，北风雨雪，有冻人，天子作诗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黄竹，员闾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万民，旦夕勿忘。”“我徂黄竹，员闾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万民，旦夕无穷。”“有蛟者鬲，翩翩其飞。嗟我公侯，勿则迁，居乐甚寡，不如迁土，礼乐其民。”天子曰：“余一人则淫，不皇万民，登。”乃宿于黄竹。

(10)江淹诗：“宵人重恩光。”

(11)云汉，天河也。“云汉希腾迁”，犹致身青云之上意也。

(12)《礼记》：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

(13)杨齐贤曰：扁舟，言功成名遂身退，如范蠡乘扁舟泛五湖也。

(14)鲍照诗：“妍容逐丹壑。”

(15)《史记》：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神仙居之。

(16)《汉书叙传》：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

(17)《庄子》：黄帝游乎赤水之北，遗其玄珠，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详见《大猎赋》注。李杖《述志赋》：“寄玄珠于罔象。”

(18)李善《文选注》：“廖廓，高远也。”

(19)《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鸥鸟，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

(20)魏文帝诗：“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沈约诗：“若蒙西山药，颓龄尚能度。”

(21)《周易》：“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22)《说文》：“篠，小竹也。”谢灵运诗：“绿篠媚清涟。”

(23)《广韵》：“山有穴曰岫。”红蕖，荷花也。

(24)《诗·国风》：“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朱传》曰：“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韵会》：《说文》：“薇，似藿，菜之微者也。”徐铉曰：“一云似萍。”陆玑曰：“山菜也，茎叶皆似小豆，蔓生，味如小豆藿，可作羹。”项氏曰：“今之野豌豆苗也，蜀谓之巢菜。”

(25)方弘静曰：“月出石镜间，松鸣风琴里”，言月出石若镜，风入松若琴也。琦谓“石镜”、“风琴”，盖是苏秀才山中之地名耳。若如方氏所解，恐大家未必有此句法。

(26)颓靡，颓坏靡散之义。

## 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

唐武德二年，析鄜州之中部、鄜城二县，置坊州，取马坊为名，隶关内道。州有司马一人，从六品。《唐书·百官志》：司经局正字二人，从九品上，掌校刊经史。按《宝刻丛编》，天宝中太子正字阎宽，撰《襄阳令卢僕德政碑》，未知即此阎正字否？

游子东南来，自宛适京国。(1)飘然无心云，倏忽复西北。访戴昔未偶，(2)寻稽此相得。(3)愁颜发新欢，终宴叙前识。阎公汉庭旧，沉郁富才力。价重铜龙楼，(4)声高重门侧。(5)宁期此相遇，华馆倍游息。积雪明远峰，塞城锁春色。主人苍生望，假我青云翼。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6)

(1)宛，即南阳县地。在周时为申伯国，战国时为韩之宛邑，秦为宛县。至后魏时，改上陌县，后周改上宛县，隋改南阳县，唐因之，隶邓州。(2)王子猷雪夜乘小船，访戴安道，见九卷注。

(3)《世说》：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

(4)《汉书》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张晏曰：门楼上有铜龙，若白鹤飞廉之为名也。

(5)谢朓诗：“平明振衣坐，重门犹未开。”吕向注：“重门，帝宫门也。”

(6)《书·洪范》：“建用皇极。”孔安国《传》：“皇，大也。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

## 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 鱼于逆旅见赠

唐时，河南道郓州东平郡之中都县，本平陆县，隶兖州。天宝元年更名，贞元十四年改隶郓州，今为山东之汶上县。

鲁酒若琥珀，汶鱼紫锦鳞。(1)山东豪吏有俊气，(2)手携此物赠远人。意气相倾两相顾，(3)斗酒双鱼表情素。(4)双鳃呀呷鳍鬣张，(5)跋刺银盘欲飞去。(6)呼儿拂机霜刃挥，(7)红肥花落白雪霏。(8)为君下箸一餐饱，(9)醉著金鞍上马归。

(1)《元和郡县志》：汶水，北去中都县二十四里。《行水金鉴》：《尚书说》云：汶水五源，皆出袭庆奉符县界，至东北中都县，贯钜泽入济。

(2)《史记》：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

(3)鲍照诗：“意气相倾死何有。”

(4)《史记·蔡泽传》：披腹心，示情素。

(5)《广韵》：“鳃，鱼颊也。”木华《海赋》：“犹尚呀呷。”李善注：“呀呷，波相吞吐之貌。鳍鬣，鱼之翅也，在背上曰鳍，在鳃下曰鬣。”

(6)《野客丛书》：“拨刺者，刘烈震激之声。”《善诱文》：“拨刺，上音钵，下音辣。鱼掉尾声。”谢灵运赋：“鱼水深而拔刺。”杜子美诗：“船尾跳鱼拨刺鸣。”曰跋刺，曰拔刺，曰拨刺，字虽少异，其义同也。

(7)刘勰《新论》：“白羽相望，霜刃竞接。”

(8)张协《七命》：“命支离，飞霜锸，红肌绮散，素肤雪落。”太白意本于此。谓其红者如花，白者如雪也。《广韵》：“霏，”雪貌。”

(9)《晋书》：任恺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处。

## 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

南陵，宣州之属县也，隶江南西道。

月出鲁城东，明如天上雪。鲁女惊莎鸡，(1)鸣机应秋节。(2)当君相思夜，火落金凤高。(3)河汉挂户牖，欲济无轻舠。(4)我昔辞林丘，云龙忽相见。客星动太微，(5)朝去洛阳殿。尔来得茂彦，(6)七叶仕汉余。(7)身为下邳客，家有圯桥书。(8)传说未梦时，终当起岩野。(9)万右骑辰星，(10)光辉照天下。与君备未遇，长策委蒿莱。宝刀隐玉匣，绣涩空毒苔。遂令世上愚，轻我土与灰。一朝攀龙去，(11)蛙黾安在哉！(12)故山定有酒，与尔倾金罍。(13)

(1)莎鸡，秋夜鸣声尤急，札札不止。详见四卷注。惊，犹趣织鸣，懒妇惊之意。

(2)江淹《丽色赋》：“秋梭鸣机。”梁武帝诗：“鸣机罢秋日。”谢灵运诗：“已复谢秋节。”

(3)火，大火也，即心星，至秋则落而西流。详见五卷注。《白帖》：“秋风曰金风。”

(4)《广韵》：“舠，小船也。”

(5)客星犯帝座，严子陵事，见二卷注。《晋书·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座也，十二诸侯府也。

(6)任昉诗：“浚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吕向注：“王戎，字浚冲，为吏部尚书，得李茂彦为吏部郎，戎以礼待之。”

(7)左思诗：“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汉书·张汤传》：张氏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十余人。

(8)张良匿于下邳，步游沂水圯上，遇黄石公受书。见七卷注。

(9)《太平御览》：《帝王世纪》曰：武丁思建良辅，梦天赐贤人姓傅名说，乃使工写其像，求诸天下。见筑者胥靡，衣褐带索，役于虞、虢之间，傅岩之野，是为传说，登以为相。

(10)《淮南子》：“此传说之所以骑辰尾也。”高诱注：“言殷王武丁梦得贤人，使工写其像旁求之，得传说于傅岩，遂以为相。为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兴。死托精于辰尾之星；一名策也。”

(11)《汉书》：攀龙附凤，并乘天衢。

(12)《国语》：“蛙黾之与同渚。”韦昭解：“蛙黾，虾蟆也。”颜师古《急就篇注》：“蛙，一名蝼蝈，色青，小形而长股。”《尔雅》：“在水者黾。”郭璞注：“耿黾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鸭。”

(13)金罍，酒器也。见七卷注。

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  
相待，以诗见招

世传颜鲁公所书《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碑》，乃天宝十一载所建，其文为南阳岑勋所撰，疑即此人。

黄鹤东南来，寄书写心曲。(1)倚松开其緘，忆我肠断续。不以千里遥，命驾来相招。(2)中逢元丹丘，登岭宴碧霄。对酒忽思我，长啸临清飙。蹇余未相知，(3)茫茫绿云垂。俄然素书及，解此长渴饥。策马望山月，途穷造阶墀。喜兹一会面，若睹琼树枝。(4)忆君我远来，我欢方速至。开颜酌美酒，乐极忽成醉。我情既不浅，君意方亦深。相知两相得，一顾轻千金。且向山客笑，与君论素心。

(1)《诗·国风》：“乱我心曲。”《郑笺》曰：“心曲，心之委曲也。”

(2)《世说》：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

(3)《楚辞》：“蹇将憺兮寿宫。”王逸注：“蹇，词也，盖发语声也。”

(4)李陵诗：“恩得琼树枝，以解长渴饥。”江淹诗：“愿一见颜色，不异琼树枝。”李周翰注：“琼树，玉树也，在昆仑山，故难见。言君行之远。思见之难，不异琼树枝也。”

## 答从弟幼成过西园见赠

一身自潇洒，万物何嚣喧。(1)拙薄谢明时，栖闲归故园。二季过旧壑，四邻驰华轩。(2)衣剑照松宇，宾徒光石门。山童荐珍果，野老开芳樽。(3)上陈樵渔事，下叙农圃言。昨来荷花满，今见兰苕繁。(4)一笑复一歌，不知夕景昏。醉罢同所乐，此情难具陈。(5)

(1)谢灵运《王子晋赞》：“王子爱清净，区中实嚣喧。”

(2)陶潜诗：“华轩盈道路。”

(3)刘孝绰诗：“芳樽散绪寒。”

(4)郭璞诗：“翡翠戏兰苕。”李善注：“兰苕，兰秀也。”张铣注：“苕，枝鲜明也。”

(5)《古诗》：“欢乐难具陈。”

### 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泚赠别

诗题疑有舛错。按：睿宗子申王，开元八年薨，谥惠庄太子。宋泚必为惠庄太子陵庙丞者也，翼则王补阙之名耳，“惠翼”当作“翼惠”为是。

学道三十春，自言羲皇人。(1)轩盖宛若梦，云松长相亲。偶将二公合，复与三山邻。(2)喜结海上契，自为天外宾。鸾翮我先铍，龙性君莫驯。(3)朴散不尚古，(4)时讹皆失真。勿踏荒溪波，謁来浩然津。(5)薛带何辞楚，(6)桃源堪避秦。(7)世迫且离别，心在期隐沦。酬赠非炯诫，(8)永言铭佩绅。(9)

(1)《宋书》：陶潜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2)《韵会》：“将，与也。”三山，蓬莱、方丈、瀛洲也。见《大鹏赋》注。

(3)颜延年诗：“鸾翮有时铍，龙性谁能驯。”李善注：“许慎曰：铍，残羽也。”

(4)朴散，谓淳朴之风散失也。

(5)謁，发语声，详见十三卷注。

(6)王勣《游北山赋》：“荷衣薛带，藜杖葛巾。”薛带，用屈原语。屈原既为楚所放逐，迁于沅、湘之间，作《九歌》，其《山鬼》一章云“被薜荔兮带女萝”，盖指山鬼而言，此用其意，指屈原以薜荔为带矣。

(7)桃源在武陵，见一卷注。

(8)班固《幽通赋》：“又申之以炯戒。”颜师古曰：“炯，明也。”

(9)《论语》：“子张书诸绅。”何晏注：“绅，大带也。”邢昺疏：“子张以孔子之言，书之绅带，意其佩服毋忽亡也。”以带束腰，垂其余以为饰，谓之绅。

## 酬裴侍御对雨感时见赠

雨色秋来寒，风严清江爽。孤高绣衣人，(1)萧洒青霞赏。(2)平生多感激，忠义非外奖。(3)祸连积怨生，事及徂川往。楚邦有壮士，(4)郢、郢翻扫荡。(5)申包哭秦庭，泣血将安仰。鞭尸辱已及，堂上罗宿莽。(6)颇似今之人，蠹贼陷忠说。(7)渺然一水隔，何由税归鞅。(8)日夕听猿愁，怀贤盈梦想。

(1)绣衣，御史所服。见十一、十二卷注。

(2)江淹《恨赋》：“郁青霞之奇意。”李善注：“青霞奇意，志意高也。”

(3)谢灵运诗：“客心非外奖。”李善注：“奖，劝也。”江淹诗：“得夫非外奖。”张铣注：“得失由心，非外物所能奖劝。”

(4)壮士，谓伍胥。按《史记》，伍子胥者，楚人也。父曰伍奢，为太子太傅。楚平王信费无极之谗，杀伍奢及其子尚。伍子胥奔吴，阖闾以为行人，与谋国事。九年悉兴师伐楚，乘胜而前，五战遂至郢。时平王已卒，子昭王出奔，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于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许。申包胥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曰：“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

(5)《通鉴地理通释》：郢，故城在襄州率道县南九里，今襄阳府宜城县。郢城，在荆州江陵县东北六里。林氏曰：江陵，郢也。襄阳，郢也。

(6)《楚辞》：“夕揽中洲之宿莽。”王逸注：“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

(7)蠹贼，皆害苗之虫也。食根曰蠹，食节曰贼。又《诗话》：蠹贼一虫，以禾将黄而虫害之，故曰蠹贼。取以喻谗恶之人。

(8)谢朓诗：“无由税归鞅。”李周翰注：“税，息也。鞅，驾也。”

## 赠李十二

### 摄监察御史崔成甫(1)附

我是潇湘放逐臣，君辞明主汉江滨。天外常求太白老，金陵捉得酒仙人。

(1)按李华《崔孝公文集序》云：长子成甫，进士擢第，校书郎、陕县尉，知名当时，不幸早世。其摄侍御史无考。而《唐诗品汇》载崔宗之名成辅，以字行，日用之子。开元中，官至右司郎中、侍御，谪金陵，与李白以诗酒倡和云云。盖以成甫、宗之为一人，非也。

### 酬崔侍御

严陵不从万乘游，(1)归卧空山钓碧流。自是客星辞帝坐，元非太白醉扬州。

(1)严子陵事，见二卷注。

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  
日晚乘醉著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  
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

《景定建康志》：旧传秦始皇时，望气者言，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之。乃凿方山，断长堦为读，入于江，是曰秦淮。按《实录注》：本名龙藏浦，其水有二源。一发自华山，经句容西南流，一发自东庐山，经溧水西北流，入江宁界。二源台自方山埭，西注大江，分派屈曲，不类人工，疑非秦皇所开，或曰，方山西读直属土山三十里是秦开，又凿石碓山西，而疏决此浦，因名秦淮。《江南通志》：秦淮在江宁府上元县东南，以秦始皇所开，故曰秦淮。有二源，一出句容县之华山，一出溧水县之东庐山，合流，由方山埭北流，西入通济水门，南经武定、镇淮、饮虹三桥，又西出三山水门，沿石城以达于江。胡三省《通鉴注》：石头城在今建康城西二里。张舜民曰：石头城者，天生城壁，有如城然，在清凉寺北覆舟山上。江行自北来者，循石头城转入秦淮。《六朝事迹》：吴孙权沿淮立栅，又于江岸必争之地筑城，名曰石头。尝以腹心大臣镇守之。《舆地志》云：环七里一百步，在县西五里，去台城九里，南抵秦淮口，今清凉寺之西是也。诸葛亮论金陵地形云：“钟阜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正谓此也。

昨玩西城月，青天垂玉钩。(1)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忽忆绣衣人，(2)乘船往石头。草裹乌纱巾，倒披紫绮裘。(3)两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4)酒客十数公，崩腾醉中流。谑浪掉海客，(5)喧呼傲阳侯。(6)半道逢吴姬，卷帘出揶揄。(7)我忆君到此，不知狂与羞。月下一见君，三杯便回桡。(8)舍舟共连袂，行上南渡桥。兴发歌《绿水》，(9)秦客为之摇。鸡鸣复相招，清宴逸云霄。赠我数百字，百字凌风飙。系之衣裳上，相忆每长谣。

(1)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诗：“始见西南楼，纤纤如玉钩。”(2)绣衣，御史所服。详见十一、十二卷注。

(3)紫绮，紫色绫也。古诗：“紫绮为上襦。”

(4)王子猷雪夜乘舟访戴安道事，见九卷注。

(5)《诗·国风》：“谑浪笑傲。”

(6)应劭《汉书注》：“阳侯，古之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能为大波。”

(7)《后汉书》：“王霸至市中募人，市人皆大笑，举手邪揄之。”章怀太子注：“《说文》曰：馱愈，人相笑也。馱音弋支反，愈音逾，或音由。”此云邪揄，语轻重不同。

(8)《广韵》：“桡，楫也。”

(9)《绿水》，古歌曲。见四卷注。

## 江上答崔宣城

唐时，宣州有宣城县，隶江南西道。

太华三芙蓉，明星玉女峰。(1)寻仙下西岳，陶令忽相逢。(2)问我将何事，湍波历几重？貂裘非季子，(3)鹤氅似王恭。(4)谬忝燕台召，而陪郭隗踪。(5)水流知入海，云去或从龙。树绕芦洲月，(6)山鸣鹊镇钟。(7)还期如可访，台岭荫长松。(8)

(1)《一统志》：太华山，在陕西华阴县南一十里，即西岳也。以西有少华山，故此曰太华。《白虎通》云：西方太阴用事，万物生华，故曰华山。

是山削成四方，高五千仞，有芙蓉、明星、玉女三峰，苍龙岭、黑龙潭、白莲池、日月崖及仙掌、石月之胜。

(2)陶令谓陶潜，潜尝为彭泽令，以喻崔宣城。

(3)《战国策》：李兑送苏子黑貂之裘，黄金百镒，苏子得以为甲，西入于秦。季子，苏秦字也。见《史记注》。

(4)《晋书》：王恭尝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窥见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5)燕台、郭隗，见二卷注。

(6)芦洲，旧注指为樊口之芦洲。琦按：鲍照《还都道中》诗：“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芦洲。”是芦洲当在南陵之下。若樊口之芦洲，旧传为伍子胥所渡处，其地乃在武昌，与南陵、宣城殊远，恐未是。

(7)《元和郡县志》：鹊头镇，在宣州南陵县西一百一十里，即春秋时，楚伐吴，败于鹊岸是也。沿流八十里有鹊尾洲，吴时屯兵处。

(8)孙绰《游天台山赋》：“苟台岭之可攀，亦何羨于层城。”又曰：“藉萋萋之纤草，荫落落之长松。”

## 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

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1)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2)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3)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4)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5)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年，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覩，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1)《方輿胜览》：玉泉寺，在荆门军当阳县西南二十里。玉泉山，陈光大中浮屠知顓，自天台飞锡来居此。山寺雄于一方，殿前有金龟池，《一统志》：玉泉寺，在荆州当阳县西三十里。隋大业间建。清溪山在南漳县临沮城界内，其山高峻，东有泉。《潜确居类书》：玉泉山，在当阳，泉色白而莹，又曰珠泉。泉南为天台智者道场，即关帝遣鬼工所造。

(2)《抱朴子》：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述异记》：荆州清溪秀壁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仙经》云：蝙蝠一名仙鼠，千载之后，体白如银，栖即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太白此序所谓“余闻”者，盖本之此。

(3)《本草拾遗》：乳穴水，近乳穴处流出之泉也。人多取水作饮、酿酒，大有益。其水浓者，称之，重于他水；煎之，上有盐花，此真乳液也。

(4)《说文》：“茗，茶芽也。”郭璞《尔雅注》：“茶树小如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

(5)吕温《南岳弥陀寺承远和尚碑》：开元二十三年，至荆州玉泉寺谒兰若真和尚，即玉泉真公也。

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1)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清镜烛无盐，(2)顾惭西子妍。(3)朝坐有余兴，长吟播诸天。(4)

(1)郭璞诗：“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薛综《西京赋注》：“洪崖，三皇时伎人。”

(2)《新序》：“齐有妇人，极丑无双，号曰无盐女。”

(3)赵岐《孟子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

(4)佛书言，三界共有三十二天，自四天王天至非有想非无想天，总谓之诸天。

酬裴侍御留岫师  
弹琴见寄

君同鲍明远，(1)邀彼休上人。(2)鼓琴乱《白雪》，(3)秋变江上春。瑶草绿未衰，攀翻寄情亲。相思两不见，流泪空盈巾。

(1)鲍照，字明远，与休上人以诗相赠答，见十二卷注。

(2)《锦绣万花谷》：“内有德智，外有胜行。在人之上，名上人。”

(3)《初学记》：《琴历》曰：琴曲有《幽兰》、《白雪》。《乐府诗集》：谢希逸《琴论》曰：刘涓子善歌琴，制《阳春》《白雪》曲。《琴集》曰：《白雪》，师旷所作，商调曲也。《唐书·乐志》曰：《白雪》，周曲也。张华《博物志》曰：《白雪》者，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也。

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时流夜郎，行至江夏，与张公相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车寄罗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赠余诗，余答以此诗

《旧唐书》：肃宗以张镐不切事机，遂罢相位，授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寻征为太子宾客。《职官志》：东宫官属，有太子宾客四员，正三品。太子詹事一员，正三品。太府寺有丞四人，从六品上。

张衡殊不乐，应有《四愁诗》。(1)惭君锦绣段，赠我慰相思。鸿鹄复矫翼，凤凰忆故池。(2)荣乐一如此，商山老紫芝。(3)

(1)张衡《四愁诗序》：张衡不乐久处机密，阳嘉中，出为河间相。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四思曰“美人赠我锦绣段”云云。

(2)扬雄《解嘲》：“矫翼厉翮。”矫翼，举翼也。李善《文选注》：《晋中兴书》曰：荀勖徙中书监，为尚书令，人贺之，乃发恚曰：“夺我凤凰池，卿诸人何贺我耶？”

(3)慎蒙《名山记》：商山，在陕西商州东九十里，一名楚山，一名商洛山。汉四皓隐处。《四皓采芝操》：“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

## 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 予捶碎黄鹤楼

阎伯理《黄鹤楼记》：州城西南隅有黄鹤楼。《图经》云，昔费祎登仙，尝驾黄鹤还憩于此，遂以名楼。

黄鹤高楼已捶碎，黄鹤仙人无所依。黄鹤上天诉玉帝，却放黄鹤江南归。神明太守再雕饰，(1)新图粉壁还芳菲。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君平帘下谁家子，(2)云是辽东丁令威。(3)作诗调我惊逸兴，白云绕笔窗前飞。待取明朝酒醒罢，与君烂熯寻春晖。

(1)《汉书》：黄霸为颍川太守，吏民咸称神明。

(2)《汉书》：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

(3)《搜神后记》：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墟山。

杨升庵曰：李白过武昌，见崔颢《黄鹤楼》诗，叹服之，不复作，去而赋《金陵凤凰台》。其后，禅僧用此事，作一偈曰：“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旁一游僧亦举前二句而缀之曰：“有意气时消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又一僧云：“酒逢知己，艺压当行。”原是借此一事设辞，非太白诗也。流传之久，信以为真。宋初，有人伪作太白《醉后答丁十八》诗“黄鹤高楼已捶碎”一首。乐史编太白遗诗，遂收入之，近世解学士作《吊太白》诗云：“也曾捶碎黄鹤楼，也曾踢翻鹦鹉洲。”殆类优伶之语。太白一何不幸耶？琦按：太白《江夏赠韦南陵》诗，原有“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之句，要是设言之辞，而玩此诗，则真有捶碎一事矣。要之，禅僧偈语，本用《赠韦》诗中语，非《醉答丁十八》一诗本禅僧之偈而伪撰也。升庵因彼而疑此，殆亦目睫之见也夫。

答裴侍御先行至石头驿，以书  
见招，期月满泛洞庭

《方輿胜览》：汪彦章《石头驿记》云：自豫章绝江而西，有山屹然，并江而出者，石头渚也。阻江负城十里而近。胡三省《通鉴注》：石头驿，在豫章江之西岸。

君至石头驿，寄书黄鹤楼。开缄识远意，速此南行舟。风水无定准，湍波或滞留。忆昨新月生，西檐若琼钩。今来何所似，破镜悬清秋。(1)恨不三五明，(2)平湖泛澄流。此欢竟莫遂，狂杀王子猷。(3)巴陵定近远，(4)持赠解人忧。

(1)古乐府：“破镜飞上天。”

(2)《古诗》：“三五明月满。”张铣注：“三五，谓十五日也。”

(3)王子猷，用乘舟访戴事，见九卷注。

(4)巴陵，县名，属岳州，古巴丘也。洞庭湖在其地。

## 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

虹霓掩天光，哲后起康济。(1)应运生夔、龙，开元扫氛翳。(2)太微廓金镜，(3)端拱清遐裔。(4)轻尘集嵩岳，(5)虚点盛明意。谬挥紫泥诏，(6)献纳青云际。(7)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徬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未作仲宣诗，(8)先流贾生涕。(9)挂帆秋江上，不为云罗制。(10)山海向东倾，百川无尽势，我于鸱夷子，(11)相去千余岁。运阔英达稀，同风遥执袂。登舳望远水，(12)忽见沧浪柂。(13)高士何处来，虚舟渺安系。(14)衣貌本淳古，文章多佳丽。延引故乡人，风义未沦替。顾侯达语默，权子识通蔽。(15)曾是无心云，俱为此留滞。(16)双萍易飘转，(17)独鹤思凌厉。(18)明晨去潇湘，(19)共谒苍梧帝。(20)

(1)杨齐贤曰：虹霓，指太平公主辈。哲后，指玄宗。《晋书》：虹霓，日旁气也，斗之乱精。《汉书》：夫日者，众阳之宗，天光之贵。潘尼《释奠颂》：“于穆伊何，思文哲后。”《书·蔡仲之命》：“康济小民。”

(2)开元，玄宗即位所改年号。

(3)《晋书·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座也。《尚书考灵曜》：秦失金镜。注曰：金镜，喻明道也。

(4)端拱，谓端居拱手，犹垂拱无为之义。《晋书·阮孚传》：正应端拱啸咏以乐当年耳。遐裔，远方也。张华《鸚鵡赋》：“鸚鸡窜于幽险，孔翠生乎遐裔。”

(5)《隋书》：“涓流赴海，诚心屡竭；轻尘集岳，功力盖微。”裴骃《史记集解序》：“譬躔星之继朝阳，轻尘之集华岳。”

(6)紫泥，古人用之以封诏书，详七卷注。

(7)班固《两都赋序》：“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8)仲宣，王粲字也，作《七哀》诗：“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

(9)《汉书》：贾谊上疏陈政事曰：“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

(10)江淹诗：“旷哉宇宙间，云罗更四陈。”

(11)《史记》：范蠡事越王勾践，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乃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

(12)鲍照诗：“登舳眺淮甸。”李善注：“李斐曰：舳，船前头刺棹处也。”

(13)谢朓诗：“早玩华池阴，复鼓沧浪柂。”《广韵》：“柂，楫也。”沧浪柂，用《楚辞》渔父事，详六卷注。

(14)谢灵运诗：“虚舟有超越。”李周翰注：“轻舟而进曰虚舟。”

(15)杨齐贤曰：通蔽，通塞也。

(16)《汉书》太史公留滞周南。

(17)双萍，喻权、顾二侯。

(18)独鹤，喻高山人。班固《览海赋》：“遵霓雾之掩荡，登云涂以凌厉。”《博雅》：“凌，驰也。”《广韵》：“凌，历也。”《汉书·息夫躬传》：“鹰隼横厉。”颜师古注：“厉，疾飞也。凌厉，犹横厉也。”

(19)《方輿胜览》：湘水自阳海发源，至零陵与潇水会，一水合流谓之潇湘。

(20)吴均诗：“欲谒苍梧帝，过问沅湘姬。”苍梧帝，谓虞舜。

## 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

旧注：五松山，南陵铜坑西五六里。

昔献《长杨赋》，(1)天开云雨欢。当时待诏承明里，(2)皆道扬雄才可观。敕赐飞龙二天马，(3)黄金络头白玉鞍。(4)浮云蔽日去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5)角巾东出商山道，采秀行歌咏芝草。(6)路逢园、绮笑向人，(7)两君解来一何好。闻道金陵龙虎盘，(8)还同谢朓望长安。(9)千峰夹水向秋浦，(10)五松名山当夏寒。铜井炎炉歊九天，(11)赫如铸鼎荆山前。(12)陶公矍铄呵赤电，(13)回禄睢盱扬紫烟。(14)此中岂是久留处，便欲烧丹从列仙。爱听松风且高卧，飕飕吹尽炎氛过。(15)登崖独立望九州，《阳春》欲奏谁相和？(16)闻君往年游锦城，(17)章仇尚书倒屣迎。(18)飞笺络绎奏明主，(19)天书降问回恩荣，骯髒不能就珪组，(20)至今空扬高蹈名。夫子工文绝世奇，五松新作天下推。吾非谢尚邀彦伯，(21)异代风流各一时。(22)一时相逢乐在今，袖拂白云开素琴，弹为《三峡流泉》音。(23)从兹一别武陵去，去后桃花春水深。(24)

(1)《汉书·扬雄传》：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诏承明之庭，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讽。

(2)颜师古注：“承明殿，在未央宫。长杨，宫名也。在盩厔县中，有射熊馆。”李善曰：“诸以才术见知，直于承明，待诏即见，故曰特诏焉。”

(3)唐制，学士初入院，倒赐飞龙厩马一匹。天马，御厩之马也。俱详九卷注。

(4)古乐府：“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吴均诗：“白玉镂衢鞍，黄金马脑勒。”

(5)《文子》：“日月欲明，浮云蔽之。丛兰欲秀，秋风败之。”

(6)商山采芝，见本卷注。《楚辞》：“采三秀兮山间。”王逸注：“三秀，谓芝草也。”

(7)《汉书》：汉兴，有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

(8)金陵之地，钟山龙蟠，石城虎踞。详见七卷注。

(9)谢朓有《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灞浐望长安，河阳视京县。”

(10)秋浦，水名，在池州，秋浦县依此水立名。详八卷注。

(11)《唐书·地理志》：南陵有铜官冶。《元和郡县志》：铜井山，在南陵县西南八十五里，出铜。《一统志》：铜官山，在铜陵县南十里，又名利国山。山有泉源，冬夏不竭，可以浸铁煮铜，旧尝于此置铜官场。《韵会》：“敲，炎气也。”

(12)《元和郡县志》：荆山在虢州湖城南，即黄帝铸鼎之处。

(13)《列仙传》：陶安公者，六安铸冶师也。数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冲天，公伏冶下求哀。须臾，赤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与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龙。”至期赤龙至，大雨，而安公骑之东南上，一城邑数万人众共送视之，皆与辞诀云。矍铄，勇健貌，汉光武称马援语。见十一卷注。

(14)《左传》：“禳火于玄冥回禄。”杜预注：“回禄，火神。”《庄子》：“而睢睢，而盱盱。”郭象注：“睢睢、盱盱，跋扈之貌。”

(15)《初学记》小风曰飐。《水经注》：风飐飐而飐飐。虞塞诗：“清风送凉气，薄暮荡炎氛。”

(16)《新序》：“客有歌于郢中者，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而已。”

(17)锦城，即蜀郡成都府城。详三卷、八卷注。

(18)《通鉴》：天宝五载，以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为户部尚书。《宝刻丛编》：章仇兼琼，鲁郡任城人，官至户部尚书、殿中监，谥曰忠。《三国志》：蔡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王粲在门，倒展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

(19)《韵会》：“络绎，连属不绝也。”

(20)赵壹诗：“骯髒倚门边。”章怀太子注：“骯髒，高亢幸直之貌。”

(21)《晋书》：袁宏，字彦伯，有逸才，文章绝美，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贫，以运租自业。谢尚时镇牛渚，秋夜乘月，率尔与左右微服泛江，会宏在舫中讽咏，声既清会，辞又藻拔，遂驻听久之。遣问焉，答曰：“是袁临汝郎诵诗，即其《咏史》之作也。”尚倾率有胜致，即迎升舟，与之谈论，申旦不寐，自此名誉日茂。尚为安西将军豫州刺史，引宏参其军事。

(22)邢邵《遗辛术书》：“足下今能如此，可谓异代一时。”

(23)《乐府诗集》：《琴集》曰：《三峡流泉》，晋阮咸所作也。”

(24)武陵桃花，见二卷注。

至陵阳山登天柱石，酬韩侍  
御见招隐黄山

杨齐贤曰：陵阳山，在泾县西南百里，乃夔子明钓得白龙放之之处。按地志，陵阳山在池州府石壕县之北、宁国府宣城县之西，三峰连接，迤迤屈盘。天柱石，是其山之一峰也。洪焱祖《新安续志》：《新安广录》云：郡西北黄山有三十六峰，与宣池接境，岩岫秀丽可爱，仙翁释子多隐其中。山有汤泉，色红，可以澡沦。《一统志》：黄山，在宁国府太平县南三十里，昔黄帝与浮丘仙人炼丹于此。山当宣、徽二郡界，有三十二峰、三十六源、二十四溪、十八洞、八大岩。

韩众骑白鹿，西往华山中。(1)玉女千余人，相随在云空。见我传秘诀，精诚与天通。何意到陵阳，游目送飞鸿。(2)天子昔避狄，与君亦乘骢。(3)拥兵五陵下，(4)长策驭胡戎。(5)时泰解绣衣，(6)脱身若飞蓬。鸾凤翻羽翼，(7)啄粟坐樊笼。(8)海鹤一笑之，思归向辽东。黄山过石柱，嵒上攒丛。(9)因巢翠玉树，(10)忽见浮丘公。又引王子乔，吹笙舞松风。(11)朗咏《紫霞篇》，请开蕊珠宫。(12)步纲绕碧落，(13)倚树招青童。(14)何日可携手，遗形入无穷。(15)

(1)《神仙传》：刘根，字君安，如华阴山中，见一人乘白鹿车，从者十余人，左右玉女四人执采旄之节，皆年十五、六余。再拜稽首，求乞一言，神人乃告曰：“尔闻有韩众否？”答曰：“实闻有之。”神人曰：“我是也。”

(2)嵇康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3)《后汉书》：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骢马，京师畏惮。

(4)五陵，谓献陵、昭陵、乾陵、定陵、桥陵也，详见八卷注。

(5)《过秦论》：振长策而御宇内。

(6)任昉诗：“时泰玉阶平。”绣衣，御史之服，详见十一、十二卷注。

(7)枚乘《七发》：“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吕延济注：“翕，敛也。”

(8)陶潜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9)谢灵运诗：“连嶂叠巘嵒。”李善注：“巘嵒，崖之别名。”

(10)《甘泉赋》：“翠玉树之青葱。”

(11)《列仙传》：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风凰鸣。游伊、洛之间，遇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12)萧士贇曰：《紫霞篇》即《黄庭内景经》也，经曰：上清紫霞虚皇前，太上大道玉晨君，闲居蕊珠作七言，散化五形变万神，是为《黄庭》曰内篇。梁丘子注：“蕊珠，上清境宫阙名也。”

(13)《真诰》：“使经师授以方诸洞房步纲之道。”《真灵位业图》：“柏成子高，汤时退耕，修步纲之道。”《度人经》：道言：“昔于始青天中碧落空歌。”注云：“始青天，乃东方第一天，有碧霞遍满，是云碧落。”

(14)《真灵位业图》：龚仲阳、幼阳兄弟二人，受道于青童君。

(15)《庄子》：广成子曰：“余将去汝，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

琦按：太白《武昌宰韩君碑》云：云卿文章冠世，拜监察御史，朝廷呼

为子房。李翱《韩夫人韦氏墓志铭》：礼部郎中云卿，好立节义，有大功于昭陵。其事迹史传不载。观此诗所谓“天子昔避狄，与君亦乘骢。拥兵五陵下，长策驭胡戎”之句相合，韩侍御之为云卿，殆无疑矣。但太白未尝作侍御，何以云“与君亦乘骢”耶？岂他人之作误采入集，抑字句少有讹谬欤？

## 酬崔十五见招

尔有鸟迹书，(1)相招琴溪饮。(2)手迹尺素中，(3)如天落云锦。(4)读罢向空笑，疑君在我前。长吟字不灭，怀袖且三年。(5)

(1)《水经注》：仓颉本鸟迹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义焉。

(2)《一统志》，琴溪，在宁国府泾县东北二里，溪侧有石台，相传琴高控鲤之所。

(3)《古诗》：“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4)木华《海赋》：“云锦散文于沙汭之际。”张铣注：“云锦，朝霞也。”

(5)《古侍》：“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1)万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2)孤月沧浪河汉清，(3)北斗错落长庚明。(4)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5)人生飘忽百年内，(6)且须酣畅万古情。

(1)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忽忆戴安道，详九卷注。

(2)谢庄《月赋》：素月流天。

(3)沧浪，犹沧凉，寒冷之意。

(4)《广雅》：“太白谓之长庚。”曹宪《音释》：“金星也。晨见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

(5)床：井栏也。玉床金井者，言其美丽之饰，如玉如金也。

(6)陆机《叹逝赋》：“时飘忽其不再。”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1)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2)西屠石堡取紫袍。(3)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4)有如东风射马耳。

(1)《艺文类聚》：庄子谓惠子曰：“羊沟之鸡，三岁为株，相者视之，则非良鸡也。然而数以胜人者，以狸膏涂其头。”《尔雅翼》：“斗鸡，私取狸膏涂其头，辄斗无敌。此非有厌胜，特是狸能捕鸡，异鸡闻狸之气，则畏而走。”《左传》：“季、郈之鸡斗，季氏介其鸡，郈氏为之金距。”高诱曰：“金距，施金芒于距也。梁简文帝《鸡鸣篇》：“陈思助斗协狸膏，郈昭妒敌安金距。”玄宗好斗鸡，时以斗鸡供奉者，若王准、贾昌之流，皆赫奕可畏，详见二卷注。

(2)《旧唐书》：哥舒翰，天宝七载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吐蕃保石堡城，路遥而险，久不拔。八载，以朔方、河东监牧十万众委翰总统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将高秀岩、张守瑜进攻，不旬日而拔之。上录其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与一子五品官，赐物千匹。庄宅各一所，加摄御史大夫。《太平广记》：哥舒翰为安西节度，控地数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之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吐蕃总杀尽，更筑两重濠。”

(3)胡三省《通鉴音注》：石堡城，本吐蕃铁仞城也。宋白曰：石堡城，在龙支县西，四面悬崖数十仞，石路盘屈长三四里，西至赤岭三十里。

(4)《庄子》：“鸿蒙拊脾，雀跃掉头。”

鱼目亦笑我，请与明月同。(1)骅骝拳跼不能食，(2)蹇驴得志鸣春风。(3)《折杨》、《皇华》合流俗，(4)晋君听琴枉清角。(5)巴人谁肯和《阳春》，(6)楚地犹来贱奇璞。(7)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8)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9)

(1)张协诗：“瓠瓠夸玃璠，鱼目笑明月。”明月，谓明月珠也。

(2)《穆天子传》：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郭璞注：华骝，色如华而赤。今名马标赤者为枣骝。枣骝，赤

也。《离骚》：“仆夫悲予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王逸注：“蜷局，诘屈不行貌。”《广韵》：“蹠踟，不伸也。”拳踟与蜷局、蹠踟义同。

(3)《汉书》：“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颜师古注：“蹇，跛也。”

(4)《庄子》：“大声不入里耳，《折杨》、《皇华》则嗑然而笑。”陆德明注：“《折杨》、《皇华》皆古歌曲也。”

(5)《韩非子》：晋平公曰：“音莫悲于清徽乎？”师旷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闻乎？”师旷曰：“不可。昔日黄帝合鬼神于太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乃作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有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帟幕，破俎豆，堕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

(6)巴人、《阳春》事，见二卷注。

(7)奇璞，用卞和献玉事，见四卷注。司马彪诗，“卞和潜幽冥，谁能证奇璞。”

(8)苍蝇，即青蝇也。《诗·小雅》：“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又：“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太甚。”

(9)《新序》：昔者曾参之处郑，人有与曾参同名姓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然，一人又来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杀人。”有顷，一人又来告，其母投行下机，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惧焉。

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1)董龙更是何鸡狗？(2)一生傲岸若不谐，(3)恩疏媒劳志多乘。(4)严陵高揖汉天子，(5)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6)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7)祢衡耻逐屠沽儿。(8)君不见李北海，(9)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10)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

(1)《史记》：孔子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竊鸣犊、舜华之死也，曰：“竊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又孔子尝叹风鸟之不至，悲西狩之获麟，或指此二事而言，亦可也。

(2)《十六国春秋》：王堕为宰相，著匪躬之节，性刚峻疾恶，雅好直言。右仆射董荣以佞幸进，疾之如仇，每于朝见之际，略不与言，或谓之曰：“董尚书贵幸一时无比，公官降意接之。”堕曰：“董龙是何鸡狗，而令国士与之言乎？”荣闻而惭恨。会有天变，荣言于苻生曰：“天谴甚重，宜以贵臣应之。”乃杀堕。龙，荣之小字也。

(3)鲍照诗：“傲岸平生中，不为物所裁。”

(4)宋玉《神女赋》：“交希恩疏，不可尽畅。”《楚辞》：“心不同兮媒劳。”

(5)严子陵事，注见二卷。

(6)《说苑》：“大冠若箕，长剑拄颐。”

(7)《史记》：韩信为淮阴侯，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

(8)《后汉书》：祢衡来游许下。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或问衡曰：“盍从陈长文、司马伯达乎？”对曰：“吾焉能从屠沽儿耶！”

(9)《唐书》：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人。开元二十二年，起为括州刺史，后历淄、滑二州刺史，上计京师。邕早有名，重义爱士，久斥外不与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间传其眉目矍异，至阡陌聚观，后生望风内谒，门巷填隘。中人临问，索所为文章，具进上。以谗媚不得留，出为涿郡北海太守。天授中，左骁卫兵曹参军柳勣有罪下狱，邕尝遗勣马。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罪，就郡杖杀之。邕虽拙不进，而文名天下，时称李北海。卢藏用尝谓：“邕如干将镆耶，难与争锋，但虞其伤缺耳。”后卒如言。邕资豪放，不能治细行，所在贿谢，田游自肆，终以败云。

(10)江邻几《杂志》：李白诗，“君不见裴尚书，古坟三尺蒿棘居。”问修《唐书》吕缙叔，云“是淮”，又云“是冕。”宋次道云：“是检校官，与李北海作对，非齷齪人也。”琦按：玄宗朝，裴耀卿为尚书左仆射，裴光庭为吏部尚书，裴漼为吏部尚书，裴伷先为工部尚书，裴宽为户、礼二部尚书，裴敦复为刑部尚书，凡六裴尚书，太白所指称，未知何人。考裴敦复以平海贼功为李林甫所忌，贬淄川太守，与李邕皆坐柳勣事，同时杖死。今与李北海并称，或者正指其人而言，似为近之。若裴冕之为尚书左仆射，则又在肃宗时矣。

## 李白全集卷之二十

### 古近体诗共六十首

#### 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

南阳，唐时郡名，即邓州也，隶山南东道。《方輿胜览》：枣阳有白水，即白河。《一统志》：涓水，在南阳府城东三里，俗名白河。石激，在南阳府城东三里，涓水环流，为一城之胜，可以御水患而障城郭，其坚完甃石犹在。

朝涉白水源，暂与人俗疏。岛屿佳境色，江天涵清虚。目送去海云，心闲游川鱼。长歌尽落日，乘月归田庐。

## 游南阳清冷泉

《一统志》：丰山，在南阳府东北三十里，下有泉，曰清冷泉。

惜彼落日暮，爱此寒泉清。西辉逐流水，(1)荡漾游子情。空歌望云月，曲尽长松声。

(1)萧子范诗：“暝景促西晖。”

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  
见范置酒摘苍耳作

《居易录》：鲁城北有范氏庄，即太白访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者。琦按：杜甫有《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诗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予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何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疑即此人也。《埤雅》：《荆楚记》曰：卷耳，一名瑯草，亦云苍耳，丛生如盘。今人以叶覆麦作黄衣者，所在有之。《尔雅翼》：卷耳，菜名也。幽、冀谓之襁菜，雒下谓之胡臬，江东呼为常臬。叶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细茎，可煮为茹，滑而少味。又谓之常思菜，伦人皆食之，又以其叶覆曲作黄衣，其实如鼠耳而苍色，上多刺，好著人衣，今人通谓之苍耳。

雁度秋色远，日静无云时。客心不自得，浩漫将何之？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茫然起逸兴，但恐行来迟。城壕失往路，(1)马首迷荒陂。(2)不惜翠云裘，(3)遂为苍耳欺。入门且一笑，把臂君为谁。酒客爱秋蔬，山盘荐霜梨。(4)他筵不下箸，此席忘朝饥。酸枣垂北郭，(5)寒瓜蔓东篱。(6)还倾四五酌，自咏《猛虎词》。近作十日欢，(7)远为千载期。风流自簸荡，(8)谑浪偏相宜。(9)酣来上马去，却笑高阳池。(10)

(1)江淹诗：“饮马出城壕。”吕延济注：“壕，城池也。”壕、濠，古字通用。

(2)《说文》：“陂，阪也。”

(3)宋玉《讽赋》：“翳承日之华，披翠云之裘。”

(4)《齐民要术》：藏梨法，初霜后即收。

(5)《本草》：陶弘景曰：酸枣，今出山东间，云即山枣树，子似武昌枣而味极酸，东人啖之以醒睡。苏颂曰：酸枣，今近汴、洛及西北州郡皆有之，野生，多在坡坂及城垒间。似枣木而皮细，其木心赤色，茎叶俱青，花似枣花，八月结实，紫红色，似枣而圆小，味酸。

(6)《梁书》：滕县恭母杨氏患热，思食寒瓜。《本草》：陶弘景言：永嘉有寒瓜甚大，可藏至春。

(7)《史记》：秦昭王详为好书遗平原君曰：“寡人闻君之高义，愿与君为十日之饮。”

(8)鲍照诗：“从风簸荡落西家。”

(9)《诗·国风》：“谑浪笑傲。”

(10)高阳池，用山简事，见五卷注。

## 东鲁门泛舟二首

《一统志》：东鲁门，在兖州府城东。

日落沙明天倒开，波摇石动水萦回。轻舟泛月寻溪转，疑是山阴雪后来。(1)

(1)王徽之尝居山阴，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忽忆戴逵，逵时在剡，便夜乘小船诣之。详见十三卷注。

### 其二

水作青龙盘石堤，桃花夹岸鲁门西。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

## 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孟诸，宋大薮也，在梁国睢阳县东北。《元和郡县志》：孟诸泽，在宋州虞城县西北十里，周回五十里，俗号盟诸泽。

倾晖速短炬，(1)走海无停川。冀餐圆丘草，(2)欲以还颓年。(3)此事不可得，  
微生若浮烟。骏发跨名驹，(4)雕弓控鸣弦。(5)鹰豪鲁草白，狐兔多肥鲜。  
邀遮相驰逐，(6)遂出城东田。一扫四野空，喧呼鞍马前。归来献所获，炮炙  
宜霜天。(7)出舞两美人，飘飘若云仙。留欢不知疲，(8)清晓方来旋。

(1)鲍照诗：“倾晖忽西下。”

(2)郭璞诗：“圆丘有奇草。”李善注：“《外国图》曰：圆丘有不死树，食之乃寿。”吕向注：“圆丘，山名。奇草，芝草也。”

(3)陆机《愍思赋》：“乐来日之有继，伤颓年之莫纂。”

(4)《诗·周颂》：“骏发尔私。”《郑笺》云：“骏，疾也。”

(5)《东京赋》：“雕弓斯彀。”薛综注：“雕弓，谓有刻画也。”《汉书》：“逢蒙列皆，羿氏控弦。”颜师古注：“控，引也。”

(6)《羽猎赋》：“淫淫与与，前后要遮。”

(7)《说文》：“炙，毛炙肉也。”《韵会》：“钱氏曰：凡肉置火中曰炮，近火曰炙。”

(8)应场诗：“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

## 游泰山六首

《史记·正义》：泰山，一曰岱宗，东岳也，在兖州博城县西北三十里。

《山东通志》：泰山，在济南府泰安州北五里，一曰兖镇。周围一百六十里，自山下至绝顶四十余里。上有石表巍然，传是秦时无字碑。

四月上泰山，石平御道开。(1)六龙过万壑，涧谷随萦回。(2)马迹绕碧峰，于今满青苔。飞流洒绝巘，(3)水急松声哀。北眺崕嶂奇，(4)倾崖向东摧。洞门闭石扇，地底兴云雷。登高望蓬、流，想象金银台。(5)天门一长啸，(6)万里清风来。玉女四五人，飘飏下九垓。(7)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8)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9)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

(1)《旧唐书》：开元十三年十月辛酉，东封泰山，发自东都。十一月丙戌，至兖州岱宗顿。己丑日南至，备法驾登山，仗卫罗列山下百余里，诏行从留于谷口，上与宰臣礼官升山。庚寅，祀昊天上帝于上坛，有司祀五帝百神于下坛。礼毕，藏玉册于封祀坛之石碣。然后燔紫燎发，群臣称万岁，传呼自山顶至岳下，震动山谷。

(2)《宋书》：天子所御驾六，其余副车皆驾四。按《书》称：朽索御六马。《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袁盎谏汉文驰六飞。魏时天子亦驾六。六龙之义本此，余见八卷注。鲍照诗：“千岩盛阻积，万壑势顺索。”

(3)孙绰《天台山赋》：“瀑布飞流以界道。”张协《七命》：“登绝巘，溯长风。”绝巘，高峰也。

(4)鲍照诗：“合沓崕嶂云。”

(5)郭璞诗：“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

(6)《山东通志》：上泰山，屈曲盘道百余，经南天门，东西三天门，至绝顶，高四十余里。左思诗：“长啸激清风。”

(7)郭璞诗：“升降随长烟，飘飏戏九垓。”张铣注：“九垓，九天也。”

(8)《抱朴子》：项曼都入山学仙，十年而归家，曰：“仙人以流霞一杯与我饮之，辄不饥渴。”

(9)《汉武内传》：王母曰：“虽当语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 其二

清晓骑白鹿，直上天门山。山际逢羽人，(1)方瞳好容颜。(2)扪萝欲就语，却掩青云关。遗我鸟迹书，(3)飘然落岩间。其字乃上古，读之了不闲。(4)感此三叹息，从师方未还。

(1)《楚辞》：“仍羽人于丹丘。”王逸注：“人得道，身生羽毛也。”朱子注：“羽人，飞仙也。”

(2)《抱朴子》：仙人目瞳正方。《神仙传》：李根瞳子皆方。按《仙经》云：八百岁人瞳子方也。

(3)徐干《中论》：“苍颌视鸟迹而作书。”

(4)《尔雅》：“闲，习也。”《荀子》：“多见曰闲。”

### 其三

平明登日观，(1)举手开云关。(2)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黄河从西来，(3)窈窕入远山。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偶然值青童，绿发双云鬟。笑我晚学仙，蹉跎凋朱颜。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

(1)《水经注》：应劭《汉官仪》云：泰山东南山顶，名曰日观，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丈许，故以名焉。

(2)《北山移文》：“岧岧幌，掩云关。”云关者，云气拥蔽如门关也。

(3)《初学记》：《泰山记》云：黄河去泰山二百余里，子祠所瞻黄河如带，若在山趾。

### 其四

清斋三千日，(1)裂素写道经。(2)吟诵有所得，众神卫我形。云行信长风，飒若羽翼生。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3)海色动远山，(4)天鸡已先鸣。(5)银台出倒景，(6)白浪翻长鲸。安得不死药，高飞向蓬瀛。(7)

(1)《南岳魏夫人传》：夫人入洛阳山中，清斋五百日，读《大洞真经》。

(2)颜师古《急就篇注》：“素，谓绢之精白者，即所用写书之素也。”

(3)《楚辞》：“坐堂伏槛，临曲池些。”东溟，东海也。

(4)海色，晓色也。俱见二卷注。

(5)天鸡，见一卷《大鹏赋》注。

(6)谢灵运诗：“张组眺倒景，列筵瞩归潮。”李善注：《游天台山赋》曰“或倒景于重溟”，王彪之《游仙侍》曰“远游绝尘雾，轻举观沧溟。蓬莱荫倒景，昆仑罩层城”，并以山临水而景倒，谓之倒景。此篇倒景正作此解，与二卷中所用倒景故自不同。

(7)蓬莱、瀛洲，在渤海中，有不死药，金银为宫阙。详见四卷注。

### 其五

日观东北倾，两崖夹双石。海水落眼前，天光遥空碧。千峰争攒聚，万壑绝凌厉。缅彼鹤上仙，(1)去无云中迹。长松入霄汉，远望不盈尺。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白。(2)终当遇安期，(3)于此炼玉液。(4)

(1)缅，思貌。

(2)《岁华纪丽》：泰山冬夏有雪。

(3)安期生，古之仙人，见二卷注。

(4)江淹诗：“道人读丹经，方士炼玉液。”张铣注：“玉液，玉膏也。”

### 其六

朝饮王母池，(1)瞑投天门关。独抱绿绮琴，(2)夜行青山间。山明月露白，夜静松风歇。仙人游碧峰，处处笙歌发。寂静娱清辉，玉真连翠微。(3)想象

鸾凤舞，飘飏龙虎衣。扞天摘匏瓜，(4)恍惚不忆归。举手弄清浅，(5)误攀织女机。(6)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7)

(1)《山东通志》：王母池，在泰山下之东南麓，一名瑶池。水极甘冽；澗沸潏潏，不竭不盈。乡人取水禱雨，颇验。

(2)张载诗：“美人遗我绿绮琴。”李周翰注：“绿绮，琴名。”傅玄《琴赋序》曰：“司马相如有绿绮，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

(3)《尔雅疏》：“山未及顶上，在旁陂陀之处，名翠微。”

(4)《楚辞》：“遂倏忽而扞天。”《隋书》：匏瓜五星，在离珠北。《史记索隐》：《荆州占》云：“匏瓜，一名天鸡，在河鼓东。匏瓜明，则岁大熟。”

(5)《古诗》：“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6)《史记正义》：“织女三星，在河北天纪东。天女也。”

(7)五云，五色云也。见七卷注。

## 秋夜与刘砀山泛宴喜亭池

砀山，县名，唐时隶河南道宋州睢阳郡。刘盖为砀山令者也。《江南通志》：宴喜台在徐州汤城县东五十步，台上有石刻三大字，相传唐李白笔。

明宰试舟楫，张灯宴华池。文招梁苑客，(1)歌动郢中儿。(2)月色望不尽，空天交相宜。令人欲泛海，只待长风吹。

(1)梁苑客，见七卷注。

(2)华池、郢中歌，见二卷注。

## 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

《一统志》：栖霞山，在兖州单县东四里，世传梁孝王尝游此。

碧草已满地，柳与梅争春。(1)谢公自有东山妓，(2)金屏笑坐如花人。今日非昨日，明日还复来。白发对绿酒，强歌心已摧。君不见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黄鹂愁醉啼春风。(3)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卧桃园东。

(1)陈后主诗：“三春桃照李，二月柳争梅。”

(2)谢安在东山畜妓，见十卷注。

(3)黄鹂，今谓之黄莺儿，见六卷注。

## 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

唐时，杭州隶江南东道。州有天竺寺，乃今之下天竺寺，详见十六卷注。  
《成淳临安志》：下竺灵山寺，在钱塘县西十七里。隋开皇十三年，僧真观法师与道安禅师建，号南天竺寺。唐永泰中赐今额。《淳祐志》云：大凡灵竺之胜，周回数十里，而岩壑尤美，实聚于下天竺灵山寺。自飞来峰转至寺后，岩洞皆嵌空玲珑，莹滑清润，如虬龙瑞凤，如层华吐萼，如皱縠叠浪，穿幽透深，不可名貌。林木皆自岩骨拔起，不土而生。传言兹岩产玉，故腴润能育焉。其间，唐宋游人题名不可殫纪。《一统志》：下天竺寺，在杭州府城西十五里。晋咸和中建，寺前后有飞来、莲花诸峰，合涧、跳珠诸泉，梦谢、流杯、月桂诸亭，游人多至其间。

挂席凌蓬丘，(1)观涛憩樟楼。(2)三山动逸兴，(3)五马同邀游。(4)天竺森在眼，松风飒惊秋。(5)览云测变化，弄水穷清幽。叠蟑隔遥海，当轩写归流。诗成做云月，佳趣满吴洲。(6)

(1)《十洲记》：蓬丘，蓬莱山也。

(2)《梦梁录》：樟亭驿，即浙江亭也，在跨浦桥南江岸。《浙江通志》：樟亭，在钱塘县旧治南五里，后改为浙江亭，今浙江驿其故址也。

(3)三山，谓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见四卷注。

(4)五马，古太守事，见六卷注。

(5)杨齐贤曰：自西湖入天竺寺路，夹道皆古松，其地名曰九里松。灵隐、天竺同在一处，皆由松门而进。

(6)颜延年诗：“振揖发吴洲。”

## 同友人舟行

楚臣伤江枫，(1)谢客拾海月。(2)《怀沙》去潇湘，(3)挂席泛冥渤。(4)蹇予访前迹，(5)独往造穷发。(6)古人不可攀，去若浮云没。愿言弄倒景，(7)从此炼真骨。华顶窥绝冥，(8)蓬壶望超忽。(9)不知青春度，但怪绿芳歇。空持钓鳌心，(10)从此谢魏阙。(11)

(1)《楚辞》：“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王逸注：“言湛湛江水，浸润枫木，使之茂盛，伤己不蒙君惠而身放弃，曾不若树木得其所也。”

(2)《宋书》：谢灵运，小字客儿，故诗人多称为谢客。其《游赤石进帆海》诗有云：“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李善注：《临海水土物志》云：海月，大如镜，色白正圆，常生海边，其尖柱如搔头大。《本草》：陈藏器曰：海月，蛤类也，似半月，故名。水沫所化。(3)《史记》：屈原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4)冥渤，海也，注见七卷。

(5)《楚辞》：“蹇谁留兮中洲。”王逸注：“蹇，辞也。”

(6)《庄子》：“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7)倒景，见本卷《游泰山》第四首注。

(8)《方輿胜览》，华顶峰，在天台县东北六十里。盖天台第八重最高处，高一万丈。绝顶东望沧海，俗名望海尖。草木薰郁，殆非人世。孙绰所谓“陟降信宿，迄乎仙都”是也。绝冥，远海也。

(9)《十洲记》：“蓬壶，蓬莱也。”王。《头陀寺碑文》：“东望平皋，千里超忽。”吕向注：“超忽，远貌。”

(10)钓鳌，事见四卷注。

(11)《淮南子》：“身处江湖之上，而神游魏阙之下。”高诱注：“魏阙，王者门外阙也，所以用悬教民之书于象魏也。巍巍高大，故曰魏阙。”

下终南山过斛斯  
山人宿置酒

《元和郡县志》：终南山，在雍州万年县南五十里。《太平寰宇记》：终南山，在郿县南三十里。《雍录》：终南山横亘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彻蓝田，凡雍、岐、郿、郿、长安、万年，相去且八百里，而连绵峙据其南者，皆此一山也。《通志·氏族略》：代北复姓有斛斯式，其先居广牧，世袭莫勿大人，号斛斯部，因氏焉。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1)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2)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1)翠微，山岭之色，详十卷注。

(2)沈约诗：“荆扉新且故。”李周翰注：“荆扉，以荆为门扉也。”

## 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

君登金华省，(1)我入银台门。(2)幸遇圣明主，俱承云雨恩。复此休浣时，(3)闲为畴昔言。(4)却话山海事，宛然林壑存。明湖思晓月，叠嶂忆清猿。(5)何由返初服，(6)田野醉芳樽。(7)

(1)刘孝绰诗：“步出金华省，遥望承明庐。”蔡梦弼《杜诗注》：按《汉宫阙记》：金华殿，在未央宫、白虎观右，秘府图书皆在焉。故王思远《逊侍中表》云“奏事金华之上，进议玉台之下。”后世以门下省名金华省，盖出此也。

(2)《雍录》：翰林院在大明宫右，银台门内，稍退，北有门，榜曰翰林之门。

(3)鲍照诗：“休浣自公日。”休浣，犹休沐也。《汉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杨升庵曰：唐制：十日一休沐，故韦应物诗云“九日驱驰一日闲”，白乐天诗云“公假日三旬”，是也。

(4)杜预《左传注》：“畴昔，犹前日也。”

(5)任昉诗：“叠嶂易成响，重以夜猿悲。”

(6)《楚辞》：“退将复修吾初服。”

(7)刘孝绰诗：“芳樽散绪寒。”

## 侍从游宿温泉宫作

温泉宫，注见九卷。

羽林十二将，(1)罗列应星文。霜仗悬秋月，霓旌卷夜云。(2)严更千户肃，(3)清乐九天闻。(4)日出瞻佳气，葱葱绕圣君。(5)

(1)《汉书》：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颜师古注：羽林，宿卫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一说，羽所以为王者羽翼也。按唐制：左右羽林军，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三人，凡八将，无所谓十二将也。而开元、天宝之时，天子禁兵有十六卫，其左右卫、左右金吾卫，总谓之四卫。若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十二卫谓之杂卫。疑所谓十二将者，指十二杂卫之主将而言，以其专掌禁卫，当爪牙御侮之任，与汉之羽林骑相似，故曰：羽林十二将也。

《晋书》：羽林四十五星，在营室南，一曰天军，主军骑，又主翼王也。杨升庵曰：唐武德中置十二军，皆取天星为名。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歧州道为平道军，幽州道为招摇军，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太白盖用其事。琦按：《通典》、《会要》诸书，分关中之众为十二卫。取象天官为名号，乃武德二年事，五年即废久矣。杨说虽创，揆之作者之心，恐未必用此典故。

(2)《上林赋》：“拖霓旌。”张揖注，“析羽毛染以五采，缀以缕为旌，有似虹霓之气也。”

(3)《西京赋》：“重以虎威章沟严更之署。”薛综注：“严更，督行夜鼓也。”

(4)《唐会要》：清乐，九代之遗声，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魏以来旧曲，乐器制度并诸歌章古调，与魏三祖所作者，皆备于史籍。自晋氏播迁，其音分散，不存于内地。苻坚灭凉始得之，传于前后二秦。及宋武定关中，收之入于江南，隋平陈获之。隋文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因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乃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至炀帝乃立清乐、西凉等九部。隋室丧乱，日益沦缺，天后朝，犹有六十三曲。《新唐书·礼乐志》：清商伎音，隋清乐也。有编钟、编磬、独弦琴、击琴、瑟、秦琵琶、卧箜篌、筑、箏、节鼓，皆一；笙、笛、萧、篪、方响、跋膝，皆二。歌二人，吹叶一人，舞者四人。《梦溪笔谈》：“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

(5)《后汉书》：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春陵郭，喟曰：“气佳哉！郁郁葱葱。”

## 邯郸南亭观妓

邯郸，县名，唐时隶河北道之磁州。

歌鼓燕、赵儿，(1)魏蛛弄鸣丝。(2)粉色艳日彩，舞袖拂花枝。把酒领美人，请歌邯郸词。清箏何缭绕，(3)度曲绿云垂。(4)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5)座客三千人，(6)于今知有谁？我辈不作乐，但为后代悲。(7)

(1)潘岳《笙赋》：“索缠歌鼓，网罗钟律。”

(2)《韵会》：“姝，美色也。”

(3)颜师古《急就篇注》：“箏，亦瑟类也。本十二弦，今则十三。”

(4)《苕溪渔隐丛话》：《艺苑雌黄》云：世人言度曲者，多作徒故切，谓歌曲也。张平子《西京赋》云：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子美《陪李梓州泛江》诗：“翠眉索度曲，云鬓俨成行。”皆作徒故切读。考之前汉《元帝纪赞》云：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应劭注：自隐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为歌声也。颜注：度，音大各切。则与张平子、杜诗所言度曲异矣。而臣瓚注则云度曲谓歌终更授其次，则又误以度曲为歌曲。夫度曲虽有两音，若读《元帝纪》，止可作大各切。《唐书》：段安节善乐律，能自度曲，其意正与《元帝纪》相合。琦按：太白诗意，自应作徒故切读，而杨注引自度曲解之，非是，绿云垂，即响遏行云之意。

(5)《古今注》：“虾蟆子曰蝌蚪，一曰玄针，一曰玄鱼，形圆而尾尖，尾脱即脚出。颜师古《急就篇注》：科斗，一名活东，一名活师，即虾蟆所生子也。未成虾蟆之时，身及头并圆，而尾长，渐乃变耳。”

(6)《史记》：平原君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又曰：平原君得敢死之士三千人。

(7)《古诗》：“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 春日游罗敷潭

王阮亭曰：罗敷谷水在华州。

行歌入谷口，路尽无人跻。(1)攀崖度绝壑，弄水寻回溪。云从石上起，客到花间迷。淹留未尽兴，日落群峰西

(1)《说文》：“跻，登也。”

## 春陪商州裴使君游 石娥溪

商州，古商国也。在晋为上洛郡，在西魏为洛州，在后周为商州，在唐亦谓之商州，或为上洛郡。地有商山、洛水，依此立名，属关内道。使君，太守之称。石娥溪，当在仙娥峰下。按：《雍胜略》、《商略》、《陕西通志》：仙娥峰，在商州西十里，峰之麓有西岩，洞壑幽邃，下临丹水，古称栖真之地。李白尝游此。有诗曰：“暂出城东边，遂游西岩前。横天耸翠壁，喷壑鸣红泉”云云。是石娥溪，即仙娥峰下之溪也。所谓红泉者，其即丹水欤？

裴公有仙标，拔俗数千丈。(1)澹荡沧洲云，飘飘紫霞想。剖竹商、洛间，(2)政成心已闲。萧条出世表，冥寂闭玄关。(3)我来属芳节，(4)解榻时相悦。(5)蹇帷对云峰，(6)扬袂指松雪。(7)暂出东城边，遂游西岩前。横天耸翠壁，喷壑鸣红泉。(8)寻幽殊未歇，爱此春光发。溪傍饶名花，石上有好月。命驾归去来，(9)露华生翠苔。(10)淹留惜将晚，复听清猿哀。清猿断人肠，游子思故乡。(11)明发首东路，(12)此欢焉可忘。

(1)《世说注》：《向秀别传》曰：秀，字子期，河内人，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善，并有拔俗之韵。

(2)谢灵运诗：“剖竹守沧海。”商、洛，详见题注。

(3)郭璞《客傲》：“无岩穴而冥寂，无江湖而放浪。”王。《头陀寺碑》：“玄关幽键，感而遂通。”张铣注：“玄、幽，谓道之深邃也。”关键，皆所以闭距于门者。

(4)宋南平王铄诗：“徘徊去芳节。”梁元帝《纂要》：“春节曰芳节。”

(5)《后汉书》：陈蕃为乐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特为置一榻，去则悬之。

(6)蹇帷，后汉贾琮事，见十四卷注。

(7)颜延年诗：“山明望松雪。”

(8)谢灵运诗：“铜陵映碧涧，石磴泻红泉。”

(9)《孔子歌》：“巾车命驾，将适唐都。”

(10)江淹诗：“风光多树色，露华翻蕙阴。”

(11)苏武诗：“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

(12)《汉书·韩信传》：“北首燕路。”颜师古曰：“首，谓趣向也。音式究反。”鲍照诗：“首路或参差，投驾均远托。”

## 陪从祖济南太守泛 鹊山湖三首

唐时，齐州隶河南道，本谓之齐郡，天宝元年更名临淄郡，五载十月，又更名济南郡。《一统志》：泺水自大明湖东北流，注华不注山下，汇为鹊山湖，又东北八于济。伪齐刘豫，自城北导之东行，为小清河，而水不及鹊山湖矣。《山东志》：鹊山湖，在济南府城北二十里。

初谓鹊山近，(1)宁知湖水遥。此行殊访戴，(2)自可缓归挠。(3)

(1)《隋书》：齐郡历城有鹊山。《一统志》：鹊山，在济南府城北二十里。俗云：每岁七、八月间，乌鹊翔集于此。又云扁鹊尝于此炼丹。

(2)王子猷乘船访戴安道，见九卷注。

(3)《方言》：“楫，谓之桡，或谓之棹。”

### 其二

湖阔数十里，湖光摇碧山。湖西正有月，独送李膺还。(1)

(1)郭林宗与李膺同舟而济，见十二卷注。

### 其三

水入北湖去，舟从南浦回。(1)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

(1)杨齐贤曰：南浦，在鹊山湖之南。

## 春日陪杨江宁及诸官，宴北湖感古作

杨，名利物，为润州江宁令。李善《文选注》：乐游苑，晋时药圃，元嘉中筑堤壅水，名为北湖。《六朝事迹》：晋元帝大兴三年，始创为北湖，筑长堤以遏北山之水。东至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太平寰宇记》：玄武湖在升州上元县西北七里，周回四十里，东西两派，下水入秦淮。春夏深七尺，秋冬四尺，灌田百顷。徐爱《释问》曰：湖本桑泊，晋元帝大兴中，创为北湖。宋筑堤，南抵西塘，以肄舟师也。又《京都记》云：从北湖望钟山，似官亭湖望庐岳也。按：安帝元嘉二十三年，筑堤以堰水为此。

昔闻颜光禄，(1)攀龙宴京湖。(2)楼船入天镜，帐殿开云衢。(3)君王歌《大风》，如乐丰、沛都。(4)延年献佳作，(5)邈与诗人俱。我来不及此，独立钟山孤。(6)杨宰穆清风，(7)芳声腾海隅。英僚满四座，粲若琼林敷。鹤首弄倒景，(8)峨眉缀明珠。(9)新弦采梨园，(10)古舞娇吴歊。(11)曲度绕云汉，(12)听者皆欢娱。鸡栖何嘈嘈，(13)沿月涕笙竽。(14)古之帝宫苑，今乃人樵苏。(15)感此劝一觴，愿君覆瓢壶。(16)荣盛当作乐，(17)无今后贤吁。

(1)《南史》：颜延之，字延年。孝武登柞，以为金紫光禄大夫。

(2)《汉书》：攀龙附凤，并乘天衢。

(3)帐殿，天子行车野次，连帐以为殿也。沈约诗：“帐殿临春籞，帷宫绕芳荟。”左思《白发赋》：“开论云衢。”

(4)《史记》：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敌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汉书》：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应劭曰：“沛，县也。丰，其乡也。”孟康曰：“后沛为郡而丰为县。”

(5)按：颜延年有《应诏观北湖田收》诗，所谓献佳作者，未知是此诗否？抑另有其诗而今逸之欤？

(6)《唐六典注》：蒋山，一名钟山，在润州江宁县。

(7)《诗·大雅》：“吉甫作颂，穆如清风。”

(8)《淮南子》：“龙舟鹤首。”高诱注：“鹤，大鸟也。画其像著船头，故曰鹤首也。”

(9)曹植《洛神赋》：“缀明珠以耀躯。”

(10)《唐会要》：开元二年，上以天下无事，听政之暇，于梨园自教法曲，必尽其妙，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唐书，礼乐志》：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院北梨园。

(11)《楚辞》：“吴歊蔡讴，奏大吕些。”梁元帝《纂要》：“吴歌曰歊。”

(12)王粲诗：“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

(13)吴质《答东阿王书》：“耳嘈嘈而无闻。”刘良注：“嘈嘈，喧甚也。”

(14)《博雅》：“笙以匏为之，十三管，宫管在左方。竽，象笙，三十六管，宫管在中央。”《宋书》：“笙，随所造，不知何代人。列管匏内，施簧管端。宫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宫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

(15)《汉书》：“樵苏后爨。”颜师古注：“樵，取薪也。苏，取草也。”

(16)覆瓢壶，犹倾尊倒瓮之意。

(17)陶潜诗：“取欢当作乐。”

## 宴郑参卿山池

杜甫诗：“参卿休坐幄，荡子不还家。”耿《送郭参军》诗：“人传府公政，记室有参卿。”皆谓参军也。疑唐时有此称谓。

尔恐碧草晚，我畏朱颜移。愁看杨花飞，置酒正相宜。歌声送落日，舞影回清池。今夕不尽杯，留欢更邀谁？

## 游谢氏山亭

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借君西池游，聊以散我情。扫雪松下去，扪萝石道行。谢公池塘上，(1)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山鸟向我鸣。田家有美酒，落日与之倾。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

(1)因谢氏山亭，故用灵运“池塘生春草”之句作映带。

## 把酒问月原注：故人贾淳令予问之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1)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2)嫦娥孤栖与谁邻？(3)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4)月光长照金樽里。

(1)木华《海赋》：“朱爚绿烟。”

(2)传玄《拟天问》：“月中何有？白兔 药。”

(3)《独异志》：“羿烧仙药，药成，其妻姮娥窃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4)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 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二首

《唐书·百官志》：大理寺，有评事八人，从八品下。

远公爱康乐，(1)为我开禅关。(2)萧然松石下，何异清凉山。(3)花将色不染，水与心俱闲。一坐度小劫，(4)观空天地间。(5)

(1)《莲社高贤传》：谢灵运为康乐公主孙，袭封康乐公。至庐山，一见远公，肃然心服，乃即寺筑台，翻《涅槃经》，凿池种白莲。时远公诸贤同修净土之业，因号白莲社。

(2)《历代三宝记》：即立禅关于闲旷地。

(3)《法苑珠林》：代州东南五台山，古称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巉岩崇峻，有五高台。上不生草，唯松柏茂林，森于谷底，地极严寒多雪，号曰清凉山。经中明文殊将五百仙人往清凉山说法，即斯地也。所以古来求道之士，多游此山，遗窟灵迹，即目极多。胡三省《通鉴注》：五台，在代州五台县，山形五峙，相传以为文殊示现之地。《华严经疏》云：清凉山者，即代州雁门五台山也。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

(4)《释迎方志》：案：索诃世界，一大劫中，千佛出世，寻夫劫波之号，不可以时数推之。假以方石芥城，准为一期之候。中含四大中劫，谓成、住、坏、空也。如从十岁增至八万，复从八万至于十岁，经二十反为一小劫，二十小劫为一成劫，以年算之，则经八千万万亿百千八百万岁也，止为一小劫耳。《隋书》：每佛灭度，遗法相传，有正、象、末三等淳漓之异，年岁远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后，众生愚钝，无复佛教，而业行转恶，年寿渐短，经数千百载间，乃至朝生夕死。然后有大水、大火、大风之灾，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归淳朴，谓之小劫。每一小劫，则一佛出世，《法华经》：大通智胜佛破魔军已，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诸佛法不现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结跏趺坐，身心不动。偈曰：世尊甚希有，一坐十小劫，身体及手足，静然安不动。

(5)《涅槃经》：观一切法，本性皆空。僧肇《维摩诘经注》：二乘观空，惟在无我，大乘观空，无法不在。

## 其二

客来花雨际，(1)秋水落金池。(2)片石寒青锦，疏杨挂绿丝。高僧拂玉柄。(3)童子献双梨。惜去爱佳景，烟萝欲暝时。

(1)《法华经》：是时天雨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而散佛上，及诸大众。

(2)《弥陀经》：七宝池底，纯以金沙布地。梁元帝诗：“飘花拂叶度金池。”

(3)玉柄，谓尘尾。

## 金陵凤凰台置酒

《法苑珠林》：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晋升平中有凤凰集此地，因名其处为凤凰台。《六朝事迹》：凤台山，宋元嘉中凤凰集于是山，乃筑台于山椒，以旌嘉瑞。在府城西南二里，今保安寺是也。《方輿胜览》：凤台山，在建康府城南二里余，保安寺是也。凤凰台，故基在寺后。

置酒延落景，(1)金陵凤凰台，长波写万古，心与云俱开。借问往昔时，凤凰为谁来。凤凰去已久，正当今日回。明君越羲、轩，(2)天老坐三台。(3)豪士无所用，弹弦醉金罍。(4)东风吹山花，安可不尽杯？六帝没幽草，(5)深宫冥绿苔。置酒勿复道，(6)歌钟但相催。(7)

(1)江淹诗：“徘徊践落景。”

(2)羲、轩，伏羲、轩辕也。

(3)《韩诗外传》：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字内和平，未见凤凰，惟恩其象，夙寐晨兴，乃召天老而问之曰：“凤象何如？”天老对曰：“夫凤象，鸿前麟后，蛇颈而鱼尾，龙文而龟身，燕颌而鸡喙。戴德负仁，抱忠挟义，小音金，大音鼓。延颈奋翼，五彩备明。举动八风，气应时雨。食有质，饮有仪。往即文始，来即嘉成。惟凤为能通天祉，应地灵，律五音，览九德。天下有道，得凤象之一，则凤过之；得凤象之二，则凤翔之；得凤象之三，则凤集之；得凤象之四，则凤春秋下之；得凤象之五，则凤没身居之。”黄帝曰：“於戏允哉！朕何敢与焉！”于是黄帝乃服黄衣，戴黄冕，致斋于宫。凤乃蔽日而至。黄帝降于东阶，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凤乃止帝东园，集帝梧桐，食帝竹实，没身不去。章怀太子《后汉书注》：《帝王世纪》曰：黄帝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明君越羲轩”二句，乃一章上下关键处。上以承凤凰今日当来之故，下以起豪士无所用而置酒取乐之由。

(4)金罍，酒器，详七卷注。

(5)六帝，六代帝王也。

(6)《古诗》：“弃捐勿复道。”

(7)《国语》：“歌钟二肆。”韦昭注：“歌钟，歌时所奏。”

## 秋浦清溪雪夜对酒，客有唱鹧鸪者

秋浦，县名，唐时隶池州。清溪在其北，详八卷注。《乐府诗集》：“《山鹧鸪》，羽调曲也。”

披君貂襜褕，(1)对君白玉壶。雪花酒上灭，顿觉夜寒无。客有桂阳至，(2)能吟《山鹧鸪》。清风动窗竹，越鸟起相呼。(3)持此足为乐，何烦笙与竽？

(1)张衡诗：“美人赠我貂襜褕。”颜师古《急就篇注》：“襜褕，直裾襜衣也。谓之襜褕者，取其襜褕而宽裕也。”

(2)桂阳，唐时郡名，即郴州也。隶江南西道。

(3)越鸟，即鹧鸪也。以越地最多，故谓之越鸟。

## 与周刚清溪玉镜潭宴别

原注：“潭在秋浦桃胡陂下，予新名此潭。”

周必大《泛舟游山录》：清溪水正碧色，下浅滩数里至玉镜潭。水自南来，触岸西折，弯环可喜，潭深裁二、三丈。李白诗云“溪水正南奔，回作玉镜潭”，实录也。《江南通志》：玉镜潭，在池州府城西南七十里，过白面渡汇为秋浦。李白诗“回作玉镜潭，澄明洗心魂”，即此。宋陈应直刻玉镜潭三大字于石上。《潜确居类书》：玉镜潭上有桃胡陂，一名桃花陂。

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1)江亭有孤屿，(2)千载迹犹存。我来游秋浦，三入桃陂源。千峰照积雪，万壑尽啼猿。兴与谢公合，文因周子论。扫崖去落叶，席月开清樽。(3)溪当大楼南，(4)溪水正南奔。回作玉镜潭，澄明洗心魂。此中得佳境，可以绝嚣喧。清夜方归来，酣歌出平原。别后经此地，为予谢兰荪。(5)

(1)《南史》：谢灵运袭封康乐公，出为永嘉太守。《一统志》：石门山。在温州府城北。薛方山《浙江通志》：温州府北山，说者谓为郡主山，又曰石门山。有石崖悬瀑，高百余丈，潴为二潭，名曰水际。

(2)《太平寰宇记》：孤屿，在温州城北四里永嘉江中，诸长三百丈，阔七十步，屿有二峰。谢康乐有《登石门最高顶》诗，又有《登江中孤屿》诗。

(3)陶隐居《解官表》：“席月涧门，横梁云际。”

(4)《江南通志》：大楼山，在池州府城南六十里。

(5)《韵会》：“荪，香草。”陶隐居云：“荪，生溪侧，有名溪荪者，极似石菖蒲，而叶无脊。”

## 游秋浦白筇陂二首

《江南通志》：白筇堰，在池州府城西南二十五里。李白诗“何处夜行好？月明白筇陂”，即其地也。

何处夜行好？月明白筇陂。山光摇积雪，猿影挂寒枝。但恐佳景晚，小令归棹移。人来有清兴，及此有相思。

(1)萧士贺曰：末句“有”字，依《孟子》音又。去声。一本竟改作“又”字，非也。

### 其二

白筇夜长啸，爽然溪谷寒。鱼龙动肢水，处处生波澜。天借一明月，飞来碧云端。故乡不可见，肠断正西看。

## 宴陶家亭子

曲巷幽人宅，高门大士家，池开照胆镜，(1)林吐破颜花。(2)绿水藏春日，青轩秘晚霞。若闻弦管妙，金谷不能夸。(3)

(1)照胆镜，用《西京杂记》咸阳方镜事，详四卷注。借言池水之清，照人若镜也。

(2)《五灯会元》：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

(3)石崇《金谷诗叙》：“予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太平寰宇记》：郭缘生《述征记》曰：金谷，谷也。地有金水，自太白原南流经此谷。晋卫尉石崇，因即川阜而造制园馆。

## 在本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

摇曳帆在空，(1)清流顺归风。诗因鼓吹发，(2)酒为剑歌雄。对舞青楼妓，双鬟白玉童。行云且莫去，留醉楚王宫。

(1)鲍照诗：“摇曳高帆举。”

(2)《艺文类聚》：俗语曰：桓玄和诗，思不来，辄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鸣鹄响长阜。”叹曰：“鼓吹固自来人思。”

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  
明府，宴兴德寺南阁

紺殿横江上(1)，青山落镜中。岸回沙不尽，日映水成空。天乐流香阁(2)，  
莲舟颺晚风(3)。恭陪竹林宴，留醉与陶公(4)。

(1)徐陵《孝义寺碑》：“紺殿安坐，莲花养神。”《说文》：“紺，深青扬赤色也”

(2)《华严经》：百万天乐，各奏百万种法，相续不断。宋之问诗：“香阁临清汉，丹梯隐翠微。”

(3)沈君攸诗：“平川映晓霞，莲舟泛浪华。”莲舟，采莲舟也。颺者，随风摇荡之义。

(4)《晋书》：阮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陶公，谓陶潜，以喻薛明府。

## 泛沔州城南郎官 湖并序

唐时，沔州隶江南西道，又谓之汉阳郡，有汉阳、汉川二县。《湖广通志》：郎官湖，在汉阳府城内。

乾元岁秋八月，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1)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觞于江城之南湖，乐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练，(2)清光可掇，(3)张公殊有胜概，四望超然，乃顾白曰：“此湖，古来贤豪游者非一，而枉践佳景，寂寥无闻。夫子可为我标之嘉名，以传不朽。”白因举酒醉水，(4)号之曰郎官湖，亦由郑圃之有仆射陂也。(5)席上文士辅翼、岑静以为知言，乃命赋诗纪事，刻石湖侧，将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6)

(1)《唐诗纪事》：张谓登天宝二年进士第，奉使长沙，作《长沙风土记》，大历间为礼部侍郎。《唐诗品汇》：张谓，字正言，河南人，《旧唐书》：鄂州江夏县，本汉沙羡县地，属江夏郡。江、汉二水会于州西。春秋谓之夏汭，晋、宋谓之夏口，宋置江夏郡治于此，隋不改。武德四年，改为鄂州。《一统志》：唐史皆称鄂州为夏口。

(2)梁元帝诗：“昆明夜月光如练，上林朝花色如霰。”

(3)毛萇《诗传》：“掇，拾也。”

(4)《广韵》：“酌，以酒沃地也。”

(5)《元和郡县志》：李氏陂，在郑州管城县东四里。后魏孝文帝以此陂赐仆射李冲，故俗呼为仆射陂，周回十八里。

(3)又云：鲁山，一名大别山，在沔州汉阳县东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带汉水。《湖广通志》：大别山，在汉阳府城东北半里，汉江西岸。《禹贡》：“内方至于大别。”即此。一名翼际山，又名鲁山，山之阴有锁穴，即孙皓以铁索截江处。

张公多逸兴，共泛沔城隅。当时秋月好，不减武昌都。(1)四坐醉清光，为欢古来无。郎官爱此水，因号郎官湖。风流若未减，名与此山俱。(2)

(1)武昌，孙权尝建都于此，故曰武昌都。秋月，似用庾亮南楼谈咏竟坐事，详见二十二卷《武昌夜饮怀古》诗注。

(2)《晋书·羊祜传》：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末句借用其语。

##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

《元和郡县志》，洞庭湖，在岳州巴陵县西南一里五十步，周回三百六十里。

今日竹林宴，(1)我家贤侍郎。三杯容小阮，醉后发清狂。(2)

(1)袁宏《竹林名士传》：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与籍俱为竹林之游。(2)《汉书·昌邑王传》

(2)《汉书·昌邑王传》：“清狂不惠。”苏林曰：“凡狂者，阴阳脉尽浊，今

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痴也。琦按：诗人所称，多以纵情诗酒之类为清狂，与《汉书》所解殊异。

### 其二

船上齐桡乐，(1)湖心泛月归。白鸥闲不云，争拂酒筵飞。

(1)《广韵》：“桡，楫也。”

### 其三

划却君山好，(1)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1)《广雅》：“划，削也。”《北梦琐言》：湘江北流至岳阳，达蜀江。夏潦后，蜀涨势高，遏住湘波，让而退溢为洞庭湖，凡阔数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归壑，此山复居于陆。《岳阳风土记》：君山在洞庭湖中，昔人有诗云“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正谓此也。夏秋水涨，皆巨浸，不可以陆行往。杨齐贤曰：君山，在洞庭东，距巴陵四十里，登岳阳楼望之，横陈其前。君山之后乃大湖，渺茫无际直抵沉、澧、鼎三州。《通典》：岳州巴陵县，汉下雋县地，古巴丘也，有君山、洞庭湖。

## 夜泛洞庭寻裴侍御清酌

日晚湘水绿，(1)孤舟无端倪。(2)明湖涨秋月，独泛巴陵西。遇憩裴逸人，岩居陵丹梯。(3)抱琴出深竹，为我弹《鸚鸡》。(4)曲尽酒亦倾，北窗醉如泥。(5)人生且行乐，(6)何必组与珪？

(1)《文献通考》：巴陵县有湘水，有洞庭湖。《潜确居类书》：湘江，在长沙府城西，水至清澈。

(2)谢灵运诗：“溟涨无端倪。”李周翰注：“端倪，犹崖际也。”

(3)谢朓诗：“即此陵丹梯。”李善注：“丹梯，谓山也。”吕延济注：“丹梯，谓山高峰人云霞处。”

(4)嵇康《琴赋》：“鸚鸡游弦。”李善注：“古相和歌有《鸚鸡曲》。”李周翰曰：“琴有《鸚鸡》、《鸿雁》之曲。”

(5)后汉时人语：“一日不斋醉如泥。”

(6)《汉书》：“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  
舍人至游洞庭五首

《旧唐书》：乾元二年，凤翔七马坊押官为盗，劫掠平人。天兴令谢夷甫擒杀之，其妻进状诉冤，诏监察御史孙莹推之。莹直其事，其妻又诉，诏令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为三司讯之，与莹同。妻论诉不已，侍御史毛若虚言：“伯阳等有情、不能质定刑狱。”伯阳贬端州高要尉，权献贬彬州桂阳尉，晔贬岭下一尉。贾至，见十一卷注。

洞庭西望楚江分，(1)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  
(2)

(1)杨齐贤曰：岷江自西来，至岳阳楼前，与洞庭之水合而东行。潭州长沙郡，在洞庭上流三百余里。

(2)《史记》：秦始皇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女，舜之妻。”《列女传》：“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

其二

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1)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1)耐可，犹言若可也，详八卷注。

其三

洛阳才子滴湘川，(1)元礼同舟月下仙。(2)记得长安还欲笑，不知何处是西天。

(1)潘岳《西征赋》：贾生，洛阳之才子。谓贾谊也。贾至亦河南洛阳人，故以谊比之。

(2)后汉李膺，字元礼，与郭林宗同舟而济，见十二卷注。用此以拟李晔。二人俱谪官，故用《桓谭新论》中“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之语，以致其思望之情。

其四

洞庭湖西秋月辉，滞湘江北早鸿飞。(1)醉客满船歌《白苎》，(2)不知霜露入秋衣。

(1)卢照邻诗：“霜氛落早鸿。”

(2)《白苎》，清商调曲也。苎，是吴地所产，故旧说以为吴人之歌，始则田野之作，后乃大乐用焉。一云即《子夜歌》也，在吴歌为《白苎》。在雅歌为《子夜》。余见四卷注。

## 其五

帝子潇湘去不还，(1)空余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  
(2)

(1)《楚辞》：“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注：“帝子，谓尧女也，尧二女娥皇、女英，随舜不反，堕于湘水之渚，因为湘夫人。”

(2)《元和郡县志》：君山，在岳州巴陵县两三十里青草湖中。昔秦始皇欲入湖观衡山，遇风浪，至此山止泊，因号焉。或云湘君所游止，故名之也。

《方輿胜览》：君山，在洞庭湖中，方六十里，亦名洞庭之山。昔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又曰湘君听游，故名君山。《一统志》：君山，在岳州府城西南一十五里洞庭湖中，状如十二螺髻。

楚江黄龙矶南宴杨  
执戟治楼

五月分五洲，(1)碧山对青楼。故人杨执戟，春赏楚江流。一见醉漂月，三杯歌棹讴。(2)桂枝攀不尽，(3)他日更相求。

(1)《水经注》：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为名。宋孝武帝举兵江中，建牙洲上，有紫云荫之，即是洲也。胡三省《通鉴注》：五洲，当在今黄州、江州之间。

(2)《蜀都赋》：“吹洞箫，发棹讴。”刘渊林注：“棹讴，鼓棹而歌也。”

(3)淮南王《招隐士》：“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 铜官山醉后绝句

陆游《入蜀记》：隔荻港，即铜陵界，远山嵒然临大江者，即铜官山。  
《海录碎事》：铜官山在宣州。

我爱铜官乐，千年未拟还。要须回舞袖，拂尽五松山。(1)

(1)《海录碎事》：五松山，在宣城南陵。

## 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

原注：山在南陵铜井西五里，有古精舍。

南陵县，隶宣州。《容斋随笔》：唐人呼县丞为赞府。《潜确居类书》：《舆地纪胜》：五松山，在铜陵县南，铜官西南。山旧有松，一本五枝，苍鳞老干，翠色参天。

安石泛溟渤，(1)独啸长风还。逸韵动海上，(2)高情出人间。灵异可并迹，澹然与世闲。我来五松下，置酒穷跻攀。征古绝遗老，因名五松山。(3)五松何清幽，胜境美沃洲。(4)萧飒鸣洞壑，终年风雨秋。响入百泉去，(5)听如三峡流。(6)剪竹扫天花，(7)且从傲吏游。(8)龙堂若可憩，(9)吾欲归精修。

(1)溟渤，海也，见七卷注。

(2)《世说》：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悦，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舟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3)胡震亨曰：观此诗，是五松非山本名，乃太白所名，亦如名九华也。

(4)《太平寰宇记》：沃洲山，在越州剡县东七十二里。施宿《会稽志》：沃洲山，在新昌县东三十二里。晋白道猷、法深、支遁，皆居之。戴、许、王、谢十八人与之游，号为胜会，亦白莲社之比也。唐白居易《山院记》云：东南山水，判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山有灵漱、杖锡泉、养马坡、放鹤峰，皆因支道林得名。吴虎臣《漫录》云：沃州、天姥。号山水奇绝处。自异僧白道猷来自西天竺，赋诗云：“连峰数十里，修林带平律。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晋、宋之世，隐逸为多。

(5)《诗·大雅》：“逝彼百泉。”

(6)《通鉴地理通释》：三峡，广溪峡、巫峡、西陵峡也。广溪为三峡之首，昔禹凿以通江，所谓巴东之峡，东至西陵七百里。萧飒、风雨、百泉、三峡，皆状五松涛声之美。

(7)《法华经》：时诸梵天王雨众天花，香风时来，吹去萎者，更雨新者。

(8)郭璞诗：“漆园有傲吏。”

(9)《江南通志》：龙堂精舍，在南陵县五松山。李白与南陵常赞府游此，有诗。

## 宣城清溪

琦按：清溪，在池州秋浦县北五里。而此云宣城清溪者，盖代宗永泰元年，始析宣州之秋浦、青阳及饶州之至德为池州，其前固隶宣城郡耳。

清溪胜桐庐，(1)水木有佳色。(2)山貌日高古，石容大倾侧。彩鸟昔未名，白猿初相识。不见同怀人，对之空叹息。

(1)《太平寰宇记》：睦州桐庐县，汉为富春县地，吴黄武四年，分富春置此县。耆老相传云：桐溪侧有大桐树，垂条偃盖荫数亩，远望似庐，遂谓为桐庐县也。

(2)吴均《与朱元思书》：自富阳至桐庐一百里许，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 与谢良辅游泾川陵浩寺

《唐诗纪事》：谢良辅登天宝十一年进士第。德宗时，刺商州，为团练所杀。

《江南通志》：泾溪在宁国府泾县西南一里。陵岩教寺，在泾县西七十五里，隋时建。泾川，即泾溪也。乘君素舸泛泾西，(1)宛似云门对若溪。(2)且从康乐寻山水，(3)何必东游入会稽。

(1)谢灵运诗：“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

(2)《方輿胜览》：云门寺，在会稽县南三十一里，今名雍熙，为州之伟观。昔王子敬居此，有五色祥云，诏建寺号云门。杨齐贤曰：若耶溪、云门寺，在越州会稽县南。

(3)《宋书》：谢灵运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

不得志，遂肆志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辞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寄其意。

## 游水西简郑明府

天宫水西寺，(1)云锦照东郭。清湍鸣回溪，绿竹绕飞阁。(2)凉风日潇洒，幽客时憩泊。五月思貂裘，谓言秋霜落。石萝引古蔓，岸笋开新箨。(3)吟玩空复情，相思尔佳作。郑公诗人秀，逸韵宏寥廓。(4)何当一来游，惬我雪山诺。(5)

(1)按：《江南通志》有水西寺、水西首寺、天宫水西寺，皆在泾县西五里之水西山中。天宫水西寺者，本名凌岩寺，南齐永平元年，淳于棼舍宅建。上元初改天宫水西寺，大中时重建。宋太平兴国间，赐名崇庆寺。凡十四院，其最胜者曰华严院。横跨两山，廊庞皆阁道，泉流其下。

(2)《东京赋》：“飞阁神行。”薛综注：“阁道相通，不在于地，故曰飞。”

(3)《韵会》：“箨，笋皮也。”

(4)颜师古《汉书注》：“寥廓，天上宽广之处。”

(5)《广弘明集》：案《文殊师利般涅槃经》云：佛灭度后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为五百仙人宣说十二部经讫，还归本土，入于涅槃。案《地理志》、《西域传》云：雪山者，即葱岭也。其下三十六国，先来属汉，以葱岭多雪，故号雪山焉。文殊往化仙人，即其处也。

## 九日登山

玩诗义，当是偕一宗室为宣城别驾者，于九日登其所新筑之台而作，诗题应有缺文。

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1)为无杯中物，(2)遂偶本州牧。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3)我来不得意，虚过重阳时。(4)题舆何俊发，(5)遂结城南期。筑土接响山，(6)俯临宛水湄。胡人叫玉笛，越女弹霜丝。(7)自作英王胄，(8)斯乐不可窥。赤鲤涌琴高，(9)白龟道冰夷。(10)灵仙如仿佛，奠酌遥相知。(11)古来登高人，今复几人在？沧洲违宿诺，明日犹可待。连山似惊波，(12)合沓出溟海。(13)扬袂挥四座，酩酊安所知？(14)齐歌送清觞，起舞乱参差。宾随落叶散，(15)帽逐秋风吹。(16)别后登此台，愿言长相思。

(1)《晋书》：陶潜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即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刺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之。后自造焉，潜称疾不见，既而语人曰：“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闲，幸非洁志慕声，岂敢以王公纡轸为荣耶！”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当往庐山，乃遣其故人庞通之等赍酒，先于半道要之。潜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进，弘乃出与相闻，遂欢宴穷日。弘后欲见，辄于林泽问候之，至于酒米乏绝，亦时相贍。

(2)陶渊明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3)《艺文类聚》：《续晋阳秋》曰：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之，望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

(4)《梦梁录》：九为阳数，其日与月并应，故号曰重阳。

(5)《北堂书钞》：谢承《后汉书》曰：周景为豫州刺史，辟陈蕃为别驾，下就，景题别驾舆曰“陈仲举座也”，不复更辟，蕃惶惧，起视职。

(6)《方輿胜览》：响山在宣城县南五里。《一统志》：响山，在宁国府城南五里，下俯宛溪。权德舆记：“响山，两崖耸峙，苍翠对起，其南得响潭焉，清泚可鉴，潏洄澄淡。”

(7)霜丝，乐器上弦也。

(8)《韵会》：“胄，裔也，系也，嗣也。”

(9)《列仙传》：琴高者，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之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与弟子期日，皆洁斋待于水旁设祠，果乘赤鲤来，出坐祠中，旦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余，复入水去。

(10)《山海经》：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郭璞注：冰夷，冯夷也。《淮南》云“冯夷得道，以潜大川”，即河伯也。《穆天子传》所谓河伯无夷者，《竹书》作冯夷，字或作冰也。《河图括地象》：冯夷恒乘云车，驾两龙。白龟，事未详。《楚辞·河伯》云：“乘白鼈兮逐文鱼，气汝游兮河之渚。”白龟殆白鼈之讹欤？

(11)《广韵》：“酌，以酒沃地也。”

(12)木华《海赋》：“波如连山。”太白本其语而倒用之，谓“连山似惊波”，遂成奇语。

(13)谢朓诗：“合沓与云齐。”吕向注：“合沓，高貌。”

(14)《说文》：“酩酊，醉也。”

(15)卢照邻诗：“客散同秋叶，人亡似夜川。”

(16)《晋书》：孟嘉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以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

## 九日

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1)攀菊泛寒荣。(2)地远松石古，风扬弦管清。窥觞照欢颜，独笑还自倾。(3)落帽醉山月，空歌怀友生。

(1)流霞，酒名。按《抱朴子》：项曼都言：仙人以流霞一杯，与我饮之，辄不饥渴。故拟之以为名耳。

(2)《楚辞章句》：“攀，手取也。”寒荣，犹寒花也。

(3)陶渊明诗：“一觴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 九日龙山饮

《九域志》：太平州有龙山。晋大司马桓温，尝于九月九日登此山。孟嘉为风飘帽落，即此山也。《太平府志》：龙山，在当涂县南十里，蜿蜒如龙，蟠溪而卧，故名。旧志载桓温以重九日与僚佐登山，孟嘉落帽事。或云孟嘉落帽之龙山，当在江陵，而《元和志》、《寰宇记》皆云是此山，疑必温移镇姑孰时事也。

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1)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

(1)《淮南子》：“季秋之月，菊有黄花。”高诱注：“菊色不一，而专言黄者，秋令在金，以黄为正也。”史正志《菊谱》：“菊，草属也，以黄为正，所以概称黄花。”

## 九月十日即事

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1)

(1)《岁时杂记》：都城重九后一日宴赏，号小重阳。菊以两遇宴饮，两遭采掇，故有太苦之言。

## 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 升公清风亭

《太平府志》：古化城寺，在府城内向化桥西礼贤坊，吴大帝时建，基址最广。宋孝武南巡，驻蹕于此，增置二十八院。唐天宝间，寺僧清升能诗文，造舍利塔、大戒坛，建清风亭于寺旁西湖上，铸铜钟一，李白铭之，今尽废。宋知州郭纬，以东城雄武之地，改迁化城寺，撤其西北之地为城守，而存其余为西庵。凡西庵至西北两城隅，皆古化城寺基也。

化城著化出，(1)金榜天宫开。(2)疑是海上云，飞空结楼台。(3)升公湖上秀，粲然有辩才。(4)济人不利己，立俗无嫌猜。了见水中月，(5)青莲出尘埃。闲居清风亭，左右清风来。当暑阴广殿，太阳为徘徊。茗酌待幽客，珍盘荐雕梅。飞文何洒落，(6)万象为之摧。季父拥鸣琴，(7)德声布云雷。虽游道林室，(8)亦举陶潜杯。(9)清乐动诸天，(10)长松自吟哀。(11)留欢若可尽，劫石乃成灰。(12)

(1)《法华经》：导师以方便力，于险道中过三百由旬，化作一城。是时，疲极之众，心大欢喜，我等今者免斯恶道，前入化城，生安稳想。寺之立名，盖取此义。

(2)《神异经》：“中央有宫，以金为墙，有金榜，以银镂题。”(3)《三齐略记》：“海上蜃气，时结楼台，名海市。”

(4)《维摩诘经》：“维摩诘深达实相，善说法要，辩才无滞，智慧无碍。”

(5)又云：“菩萨观众生，如智者见水中月。”

(6)《昭明文选序》：“飞文梁翰，则卷盈乎缙帙。”

(7)《说苑》：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

(8)《法苑珠要》：支遁，字道林，本姓关氏，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幼而神理，聪明秀彻。王羲之睹遁才藻惊绝罕俦，遂披衿解带，留连不能已，乃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又投迹判山，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尝随禀学。

(9)《晋书》：陶潜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尝醉于酒，足矣。”

(10)清乐，前代新声也，见本卷注。诸天，释氏所称三十二天也，见十九卷注。

(11)王勣《答冯子华书》：“松柏群吟。”

(12)《搜神记》：汉武帝凿昆明池，极深，悉是灰墨，无复土。举朝不解，以问东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试问西域人。”帝以朔不知，难以移问。至后汉明帝时，西域道人来洛阳，时有忆方朔言者，乃试以武帝时灰墨问之。道人云：“经云：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此劫烧之余也。”

## 李白全集卷之二十一

### 古近体诗共三十六首

#### 登锦城散花楼

《太平寰宇记》：锦城，《华阳国志》云：成都夷里桥南岸道西有城，故锦官也，命曰锦里。杨齐贤曰：《成都记》：府城亦呼为锦官城，以江山明丽，错杂如锦也。散花楼，在摩诃池上，蜀王秀所建。《春明退朝录》：唐成都府有散花楼。

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1)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2)春江绕双流。(3)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1)梁简文帝诗：“网户珠缀曲琼钩。”

(2)《太平寰宇记》：三峡谓西峡、巫峡、归峡。俗云：“巴东三峡巫峡长，清猿三声泪沾裳。”即禹所疏以导江也。绝峻万仞，瞥见阳光，不分云雨。

(3)左思《蜀都赋》：“带二江之双流。”刘渊林注：“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享其利。”《水经注》：成都县有二江，双流郡下，故扬子云《蜀都赋》曰“两江珥其前”者是也。《风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元和郡县志》：成都府双流县，北至府四十里，本汉广都县也。隋仁寿元年，避炀帝讳改为双流，因县在二江之间，仍取《蜀都赋》云“带二江之双流”为名也，皇朝因之。

## 登峨眉山

《四川通志》：峨眉山，去嘉州峨眉县百里，自白水寺登山，初二十里有石磴可陟，又二十里多无路，以木为梯，行三二里方踏实地。又二十里有雷洞，始到光相寺，则峨眉绝顶也。其上树木禽鸟。多与平地异，天气尤不同。九月初已下雪，居者皆绵衣絮衾，山上水煮饭不熟，饭食皆从白水寺造上。

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悉。青冥倚天开，(1)彩错疑画出，冷然紫霞赏，(2)果得锦囊术。(3)云间吟琼箫，石上弄宝瑟。(4)平生有微尚，欢笑自此毕。(5)烟容如在颜，尘累忽相失。(6)恍逢骑羊子，(7)携手凌白日。(8)

(1)青冥，青而暗昧之状。《楚辞》：“据青冥而掬虹兮。”盖谓天为青冥也。太白借用其字，别指山峰而言，与《楚辞》殊异。

(2)江淹诗：“冷然空中赏。”李周翰注：“冷然，轻举貌。”

(3)《武帝内传》：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图》、《灵光经》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灵飞十二事》，自撰集为一卷，及诸经、回，皆奉以黄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为轴，紫锦为囊，安著柏梁台上。

(4)沈约诗：“象筵鸣宝瑟。”《周礼乐器图》：“雅瑟饰以宝玉者，曰宝瑟。”

(5)颜延年诗：“嘉运既我从，欣愿自此毕。”

(6)《南史》：阮孝绪曰：“庶保促生以免尘累。”

(7)《列仙传》：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一旦骑羊入西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山在峨眉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

(8)陈子昂诗：“携手登白日，远游戏赤城。”

## 大庭库

《太平寰宇记》：大庭氏库，高二丈，在曲阜县城内县东一百五十步。  
《路史》：大庭氏之膺策也，都于曲阜。故鲁有大庭氏之库。昔者黄帝  
斋于大庭之馆，兹其所矣。罗苹注：库在鲁城中曲阜之高处。今在仙源  
县内东隅，高二丈。

朝登大庭库，(1)云物何苍然！(2)莫辨陈、郑火，空霾邹、鲁烟。我来寻梓  
慎，观化入寥天。(3)古木翔气多，松风如五弦。帝图终冥没，(4)叹息满山  
川。

(1)《左传》：昭公十八年，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  
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杜预注：大庭氏，古国  
名，在鲁城内。鲁于其处作库，高显，故登以望气。

(2)《左传》：“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杜预注：“云物，气色灾变  
也。”

(3)《庄子》：“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郭象注：“入于寂寞，  
而与天为一也。”宋之问诗：“笙歌入玄地，诗酒坐寥天。”

(4)《宋书》：“帝图凝远，瑞美昭宣。”

登单父陶少府  
半月台

《山东通志》：半月台，在旧单县城东北隅，相传陶沔所筑。单县，即唐时之单父县也，隶宋州。

陶公有逸兴，不与常人俱。筑台像半月，迥向高城隅。置酒望白云，商飙起寒梧。(1)秋山入远海，桑柘罗平芜。(2)水色绿且明，令人思镜湖。(3)终当过江去，爱此暂踟蹰。

(1)陆机诗：“岁暮商飙飞。”吕延济注：“商飙，秋风也。”

(2)江淹《去故乡赋》：“穷阴匝海，平芜带天。”平芜，庶草丰茂，遥望平坦若剪者也。

(3)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其水清澈，澄明若镜，故名，详见六卷注。

## 天台晓望

《台州府志》：天台山，在天台县北三里。自神迹石起，至华顶峰皆是，为一邑诸山之总称。按陶弘景《真诰》曰：高一万八千丈，周围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十道志》谓其顶对三辰，或曰当牛女之分，上应台宿，故曰天台。《登真隐诀》曰：处五县中央，为余姚、句章、临海、天台、剡县也。顾野王《舆地志》云：天台山，一名桐柏山，众岳之最秀者也。徐灵府记云：天台山，与桐柏接而少异。《神邕山图》又采浮屠氏说，以为阎浮震旦国极东处，或又号灵越。孙绰赋所谓“托灵越以正基”是也。

天台邻四明，(1)华顶高百越。(2)门标赤城霞，(3)楼栖沧岛月。凭高远登览，直下见溟渤。(4)云垂大鹏翻，波动巨鳌没。(5)风潮争汹涌，神怪何翕忽？观奇迹无倪，好道心不歇。攀条摘朱实，(6)服药炼金骨。安得生羽毛？(7)千春卧蓬阙。(8)

(1)《宁波府志》：四明山，在府西南一百五十里，为郡之镇山，由天台发脉向东北行一百三十里，涌为二百八十峰，周围八百余里，绵亘于宁之奉化、慈溪、鄞县，绍之余姚、上虞、嵊县，台之宁海诸境。上有方石，四面有穴如窗，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山。

(2)华顶峰，在天台县东北六十里，乃天台山第八重最高处，可观日月之出没，东望大海，弥漫无际。

(3)《太平寰宇记》：赤城山，在天台县北六里。孙绰《天台山赋》：“赤城霞起以建标。”李善注：“支遁《天台山铭序》曰：往天台山，当由赤城为道径。孔灵符《会稽记》曰：赤城山，石色皆赤，状似云霞。《天台山图》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门也。建标，立物以为表识也。”(4)溟，渤海也，见七卷注。

(5)大鹏、巨鳌，俱见一卷注。

(6)刘琨诗：“朱实陨劲气。”

(7)王逸《楚辞注》：“人得道，身生羽毛也。”

(8)梁简文帝诗：“千春谁与乐。”王勃诗，“芝廛光分野，蓬阙感规模。”

## 早望海霞边

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日出红光散，(1)分辉照雪崖。一餐咽琼液，(2)五内发金沙。(3)举手何所待，青龙白虎车。(4)

(1)《楚辞章句》：“《凌阳子明经》言：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黄气。”  
《真诰》：“日者霞之实，霞者日之精。君惟闻服日实之法，未知餐霞之精也。夫餐霞之经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谓体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

(2)《南岳魏夫人传》：“有冉酣琼液而叩棺。”

(3)《参同契》：“金沙入五内，雾散若风雨。”

(4)《太平广记》：沈羲，吴郡人，学道于蜀中，能消灾除病，救济百姓，功德感天，天神识之。羲与妻贾共载，诣子妇卓孔宁家，道逢白鹿车一乘，青龙车一乘，白虎车一乘，从者皆数十人骑，皆朱衣，仗矛带剑，辉赫满道。问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为问之？”骑人曰：“羲有功于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来，履行无过。受命不长，年寿将过，黄老今遣仙官来下迎之。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车是也；度世君司马生，青龙车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车是也。”须臾，有三仙人羽衣持节，以白玉简、青玉册、丹玉字授羲，遂载羲升天。

## 焦山望松寥山

《一统志》：焦山，在镇江府城东北九里江中，后汉焦先隐此，因名。旁有海门二山，王西樵曰：海门山，一名松寥。夷山，即孟浩然诗所云“夷山对海滨”者也。鲍天钟《丹徒县志》：焦山之支东出，分峙于鲸波弥森中，曰海门山，唐诗称松寥，称夷山，即此。石壁望松寥，宛然在碧霄。安得五彩虹，架天作长桥。仙人如爱我，举手来相招。

## 杜陵绝句

胡三省《通鉴注》：杜陵在长安南五十里。

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间。(1)秋水明落日，流光灭远山。

(1)《西都赋》：“南望杜、霸，北眺五陵。”章怀太子注：杜、霸，谓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谓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

## 登太白峰

《一统志》：太白山，在陕西武功县南九十里，山极高，上恒积雪，望之皓然。谚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军行，不得鸣鼓角；鸣则疾风暴雨立至。上有洞，即道书第十一洞天。又有太白神祠，山半有横云如瀑布，则澍雨，人常以为候验。语曰：“南山瀑布，非朝即暮。”

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1)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冷风去，(2)直出浮云间。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一别武功去，何时复更还？

(1)《尔雅》：山西曰夕阳，山东曰朝阳。邢昺疏：日，即阳也，夕始得阳，故名夕阳。《诗·大雅·公刘》云“度其夕阳，豳居允荒”是也。

(2)《庄子》：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郭象注：冷然，轻妙之貌。

## 登邯郸洪波台置酒观发兵

原注：时将游蓟门。

《元和郡县志》：洪波台，在磁州邯郸县西北五里。

我把两赤羽，(1)来游燕、赵间。天狼正可射，(2)感激无时闲。观兵洪波台，倚剑望玉关。(3)请纓不系越，(4)且向燕然山。(5)风引龙虎旗，歌钟昔追攀。(6)击筑落高月，(7)投壶破愁颜。(8)遥知百战胜，定扫鬼方还。(9)

(1)赤羽，谓箭之羽染以赤者。《国语》所谓“朱羽之矰”是也。又《六韬注》：飞鳧、赤茎、白羽，以铁为首；电景、青茎、赤羽，以铜为首。皆矢名。

(2)《楚辞》：“举长矢兮射天狼。”王逸注：“天狼，星名。”

(3)江淹诗，“倚剑临八荒。”《括地志》：玉门关，在沙州寿昌县西北一百十八里。

(4)终军自请，愿受长纓，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详十五卷注。

(5)《后汉纪》：永元二年，窦宪、耿秉自朔方出塞三千里，斩首大获，铭燕然山而还。

(6)《国语》：“歌钟二肆。”韦昭注：“歌钟，歌时所奏。”

(7)颜师古《急就篇注》：“筑，形如小瑟而细颈，以竹击之。”《通典》：“筑，不知谁所造，史籍惟云高渐离善击筑。汉高帝过沛所击。”《释名》曰：“筑，以竹鼓之也，似箏细项。”按今制：身長四尺三寸，项长三寸，围四寸五分，头七寸五分，上阔七寸五分，下阔六寸五分。(8)《后汉书》：祭遵为将军，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

(9)《周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汉书》：“外伐鬼方，以安诸夏。”颜师古注：“鬼方，绝远之地。一曰国名。”《晋书》：“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薰犹，汉曰匈奴。”

## 登新平楼

新平，郡名，即邠州也，隶关内道。

去国登兹楼，(1)怀归伤暮秋。天长落日远，水净寒波流。秦云起岭树，胡雁飞沙洲。苍苍几万里，目极令人愁。(2)

(1)王粲《登楼赋》：“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

(2)《楚辞》：“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 谒老君庙

先君怀圣德，灵庙肃神心。(1)草合人踪断，尘浓鸟迹深。流沙丹灶灭，(2)关路紫烟沉。(3)独伤千载后，空余松柏林。

(1)《宋书》：“灵庙荒残，遗象陈昧。”

(2)《列仙传》：关令尹喜与老子俱游流沙，化胡，服巨胜实，莫知其所终。(3)《太平御览》：《关令内传》曰：真人尹喜，周大夫也，为关令。少好学，善天文秘纬。登楼四望，见东极有紫气四迈，喜曰：“应有异人过此。”乃斋戒扫道以俟之。及老子度关，喜先戒关吏曰：“若有翁乘青牛薄板车者，勿听过，止以白之。”果至，吏曰：“愿少止。”喜带印绶，设师事之道，老子重辞之。喜曰：“愿为我著书，说大道之意，得奉而行焉。”于是著《道德经》上下二卷。

《文苑英华》以此诗为玄宗过老子庙诗，而以“先君”为“仙居”，“丹灶灭”为“丹灶没”，三字不同。琦玩“草合”一联，似非太平时天子巡幸景象，此诗定是太白作耳。

## 秋日登扬州西灵塔

《太平广记》：扬州西灵塔，中国之尤峻特者。唐武宗未拆寺之前一年，天火焚塔俱尽。白雨如泻，旁有草堂，一无所损。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1)顶高元气合，(2)标出海云长。万象分空界，三天接画梁。(3)水摇金刹影，(4)日动火珠光。(5)鸟拂琼檐度，霞连绣拱张。(6)目随征路断，心逐去帆扬。露浩梧揪白，(7)霜催橘袖黄。(8)玉毫如可见，(9)于此照迷方。(10)

(1)《楚辞》：“将往观乎四荒。”玉逸注：“荒，远也。”

(2)《十洲记》：钟山有金台玉阙，亦元气之所合，天帝居治处也。”(3)《孝经钩命决》：“地以舒形，万象咸载。”三天，谓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也。

(4)《法华经》：起七宝塔，长表金刹。《伽蓝记》：宝塔五重，金刹高耸。胡三省《通鉴注》：刹，柱也。浮图上柱，今谓之相轮。

(5)《旧唐书》：火珠，大如鸡卵，圆白皎洁，光照数尺，状如水精，正午向日，以艾蒸之即火燃。

(6)张协《七命》：“翠观岑青，雕阁霞连。”沈约《明堂登歌》：“雕梁绣拱，丹楹玉墀。”

(7)《楚辞》：“白露既下百草兮，掩离披此梧揪。”《韵会》：“梧桐，色白，叶似青桐，有子肥美可食。”揪，《说文》：“梓也。”《通志》曰：梓与揪相似，《尔雅》以为一物，误矣。陆玑谓“揪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为梓”，《齐民要术》谓“白色有角为梓，无子为揪”，皆不辨揪、梓。梓，与揪自异，生子不生角。

(8)《说文》：柚，条也。似橙而酢。”《史记·正义》：“小曰橘，大曰柚，树有刺，冬不凋，叶青、花白、子黄，亦二树相似，非橙也。”

(9)鲍照《佛影颂》：“玉毫遗觐。”

(10)《法华经》：尔时，佛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靡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狱，上至阿迦吒天。

## 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

太白自注：此墩即晋太傅谢安与右军王羲之同登，  
超然有高世之志，余将营园其上，故作是诗。

《太平寰宇记》：冶城，在今上元县西五里，本吴铸冶之地，因以为名。元帝太兴初，以王导久疾，方士戴洋云：“君本命在申，申地有冶，金火相铄，不利。”遂使范逊移冶于石城东髑髅山处，以其地为园，多植林馆。徐广《晋记》“成帝适司徒府游观冶城之园”，即此也。《六朝事迹》：谢安墩，在南山报宁寺之后，基址尚存。谢安与王羲之尝登此，超然有高世之志。《世说》：王右军与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

晋室昔横溃，永嘉遂南奔。(1)沙尘何茫茫，龙虎斗朝昏。胡马风汉草，(2)天骄蹙中原。(3)哲匠感颓运，(4)云鹏忽飞翻。组练照楚国，(5)旌旗连海门。西秦百万众，戈甲如云屯。(6)投鞭可填江，(7)一扫不足论。皇运有返正，(8)丑虏无遗魂。(9)谈笑遏横流，(10)苍生望斯存。(11)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安墩。凭览周地险，(12)高标绝人喧。想像东山姿，缅怀右军言。(13)梧桐识嘉树，(14)蕙草留芳根。白鹭映春洲，(15)青龙见朝暾。(16)地古云物在，台倾禾黍繁。我来酌清波，于此树名园。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17)

(1)按《晋书》：怀帝永嘉五年，刘曜、王弥入洛阳，帝开华林园门，出河阴藕池，欲幸长安，为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烧宫庙，逼辱后妃，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衣冠之族，相率南奔，避乱江左。

(2)《书·费誓》：“马牛其风。”孔颖达《正义》，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然则马牛风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远去也。

(3)《汉书》：胡者天之骄子也。《左传》：南国蹙。《韵会》：蹙，迫也。《南史》：中原横溃，衣冠道尽。

(4)殷仲文诗：“哲匠感萧辰。”

(5)组练，战服也，见十一卷注。

(6)陆机诗：“胡马如云屯。”

(7)《晋书·苻坚载记》：坚锐意荆、扬，将谋入寇，引群臣会议。坚曰：“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

(8)《谢安传》：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安遣弟石、兄子玄等应机征讨，所在克捷。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淝，京师震恐。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旨。”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眩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败。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遂游涉，至夜乃还。指授将帅，各当其任。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即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以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其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

(9)《诗·大雅》：“仍执丑虏。”

(10)《晋书·索琳传》：永嘉荡覆，海内横流。

(11)《世说》：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

(12)颜延年诗：“水国周地险，河山信重复。”

(13)谢灵运诗：“想像昆山姿，缅邈区中缘。”

(14)《左传》：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

(15)《太平寰宇记》：白鹭洲，在江宁县西三里大江中，多聚白鹭，因名之。杨齐贤曰：白鹭洲，在金陵城下秦淮之外。

(16)《一统志》：青龙山，在应天府东南三十五里。《江南通志》：青龙山，在江宁府上元县东三十里，山产石甚良，土人取为碑础。《通雅》：晓日为朝暾。谢灵运诗：“晓见朝日暾。”李周翰注：“暾，日初出貌。”

(17)武陵源，陶渊明所记者，见二卷注。又《述异记》：武陵源，在吴中，山无他木，尽生桃李，俗呼为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传秦末丧乱，吴中人于此避难，食桃李实者皆得仙。则又一武陵源也。

## 登瓦官阁

杨齐贤曰：《瓦官寺碑》云：江左之寺，莫先于瓦官，晋武时，建以陶官故地，故名瓦官，讹而为“棺”。或云昔有僧，诵经于此，既死，葬以虞氏之棺，墓上生莲花，故曰瓦棺。中有瓦棺阁，高二十五丈。唐为升元阁。《景定建康志》：古瓦官寺，又为升元寺，在城西南隅。晋哀帝兴宁二年，诏移陶官于淮水北，遂以南岸窑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旧志曰“瓦棺”者，非也。据俗说云，瓦棺寺之名，起自西晋。时长沙城隅，陆地生青莲两朵，民以闻官，掘得一瓦棺，见一僧，形貌俨然，其花从舌根生。父老云：“昔有一僧，不说姓名，平生诵《法华经》百余部，临死遗言，以瓦棺葬之。”遂以寺名为瓦棺，本此。其说颇涉误诞，纵有此事，亦在长沙，与此无与也。不知“陶官”为“瓦官”，而易“官”为“棺”，殆附会而为之说耳。《方輿胜览》：升元寺，即瓦棺寺也。在建康府城西隅，前瞰江面，后据重冈，最为古迹。李主时，升元阁犹在，乃梁朝故物，高二百四十尺。李白诗所谓“日月隐檐楹”是也。今西南隅戒坛，乃是故基。

晨登瓦官阁，极眺金陵城。钟山对北户，(1)淮水入南荣。(2)漫漫雨花落，(3)嘈嘈天乐鸣。(4)两廊振法鼓，(5)四角吟风筝。(6)杳出霄汉上，仰攀日月行。山空霸气灭，地古寒阴生。寥廓云海晚，(7)苍茫宫观平。门余闾阖字，(8)楼识凤凰名。(9)雷作百山动，神扶万拱倾。(10)灵光何足贵，(11)长此镇吴京。(12)

(1)《一统志》：钟山，在应天府东北，山周回六十里。汉秣陵尉蒋子文，逐盗死于此。吴大帝为立庙，因改蒋山。《輿地志》：蒋山，古曰金陵山，一名北山。其山磅礴奇秀，比诸山特高。

(2)杨齐贤曰：淮水即秦淮，源于句容、溧水两山间，自方山合流至建邺，贯城中而西以达于江。《太平寰宇记》：升州江宁县有淮水，北去县一里，源从宣州东南溧水县乌刹桥西流八百五十里。《輿地志》云：秦始皇巡会稽，凿断山阜，此淮即所凿也，故名秦淮水。孙盛《晋春秋》亦云是秦所凿，王导令郭璞筮，即此淮也。又称，未至方山，有直渎，行三十里许。以地形论之，淮水发源诘屈，不类人工。则始皇所掘，宜此读也。《丹阳记》云：建康有淮，源出华山，流入江。徐爰《释问》云：淮水西北贯都。《輿地志》云：淮水发源于华山，在丹阳、姑熟之界，西北流经建康、秣陵二县之间，萦纡京邑之内，至于石头入江，绵

亘三百许里。《上林赋》：“曝于南荣。”郭璞曰：“荣，南檐也。”应劭曰：“荣，屋檐两头如翼也。”沈括《笔谈》：荣，屋翼也。今谓之“两徘徊”，又谓之“两厦”。

(3)《阿弥陀经》：彼佛国土，常作天乐，昼夜六时，雨天曼陀罗花。天乐者，天人所作音乐，清畅嘹亮，微妙和雅，一切音声所不能及。雨花者，诸天于空中散花供养。若雨之从天而下，故曰雨花。

(4)《埤苍》：“嘈嘈，声众也。”

(5)《法华经》：今佛世尊欲说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击大法鼓。孙绰《天台山赋》：“法鼓琅以振响。”李周翰注：“法鼓，钟也。”

(6)真西山曰：风筝，檐铃。俗呼风马儿。杨升庵曰：古人殿阁檐棱间有风琴、风筝，皆因风动成音，自谐宫、商。元微之诗“乌啄风筝碎珠玉”，高骈有《夜听风筝诗》，僧齐已有《风琴引》，王半山有《风琴诗》，此乃檐下铁马也。今人名纸鸢曰风筝，非也。

(7)寥廊，宽广貌。

(8)《景定建康志》：按《宫苑记》：晋成帝修新宫，南面开四门，最西曰西掖门，正中曰大司马门，次东曰南掖门，最东曰东掖门。南掖门，宋改闾阖门，陈改端门。

(9)《江南通志》：按《宫苑记》：凤凰楼，在凤台山上。宋元嘉中建。

(10)《甘泉赋》：“炘浮柱之飞榱兮，神莫莫而扶倾。”颜师古注：“言举立浮柱而驾飞榱，其形危竦，有神于冥冥之中扶持，故不倾也。”

(11)《鲁灵光殿赋》：“神灵扶其栋宇，历千载而弥坚。”《后汉纪》：鲁共王好宫室，起灵光殿，甚壮丽。《鲁灵光殿赋序》：“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王余之所立也。恭王始都下国，好治宫室，遂因鲁僖基兆而营焉。”

(12)吴京，谓金陵之地，见五卷注。

登梅岗望金陵，赠族侄  
高座寺僧中孚

《太平寰宇记》：梅岭岗，在升州江宁县南九里，周回六里。《舆地志》云：在国门之东，晋豫章太守梅赜家于冈下，故民名之。《景定建康志》：梅岭岗。在城南九里，长六里，高二丈，上有亭，为士庶游春之所。《江南志》：聚宝山，在江宁府城南聚宝门外，其东岭为雨花台，山麓为梅冈。晋豫章内史梅赜家于此。旧多亭谢，自六朝迄今，为士人游览胜地。高座寺，在江宁府雨花台梅岗，晋永嘉中建，名甘露寺，西竺僧尸黎密据高座说法，世谓高座道人，葬此，故名。或云晋法师竺道生所居。

钟山抱金陵，(1)霸气昔腾发。天开帝王居，(2)海色照宫阙。群峰如逐鹿，奔走相驰突。江水九道来，(3)云端遥明没。时迁大运去，(4)龙虎势休歇。(5)我来属天清，登览穷楚、越。(6)吾宗挺禅伯，特秀鸾凤骨。众星罗青天，明者独有月。冥居顺生理，草木不翦伐。烟窗引薜薇，石壁老野蕨。吴风谢安屐，(7)白足傲履袜。(8)几宿一下山，萧然忘千谒。(9)谈经演金偈，(10)降鹤舞海雪。时间天香来，(11)了与世事绝。佳游不可得，春去惜远别。赋诗留岩屏，千载庶不灭。

(1)《江南通志》：钟山，在江宁府东北，一曰金陵山，一曰蒋山，一名北山，一名元武山，俗名紫金山，周围六十里，高一百五十丈。诸葛亮对吴大帝云“钟山龙蟠”，指此。

(2)曹植诗：“壮哉帝王居，佳丽殊百城。”

(3)《书·禹贡》：“荆州，九江孔殷。”孔安国注：“江于此州界，分为九道。”琦按：今之九江，仅有其名，九派之迹，邈不可见。盖川渚之形，不能无变迁故也。详见十四卷注。但金陵去九江甚远，即使唐时水脉未改，然登梅岗而望九江，亦岂目力之所能及，诗人夸大之辞，多过其实，往往若此矣。

(4)何晏《景福殿赋》：“乃大运之攸戾。”李周翰注：“大运，天运也。”

(5)龙虎势，谓龙蟠虎踞之势。

(6)金陵之地，古为吴地，其西为楚，其南为越。

(7)吴风，谓吴人风俗。《晋书·谢安传》：玄等既破苻坚，有驿书至，安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其屐齿之折。谢安屐，是借用其事。(8)《神僧传》：释昙始，关中人，出家以后，多有异迹。足白于面，虽洗涉泥水，未尝沾湿，天下咸称“白足和尚”。长安人王胡，其叔死数年，忽见形，将胡遍游地狱，示诸果报，谓曰：“已知因果，应当奉事白足阿练。”胡遍访众僧，惟见始足白于面，因而事之。

(9)《北史》：邵道约好以荣利于谒。

(10)偈，释氏韵词也。佛所说之偈，谓之金偈。

(11)《华严经》：雨众天花、天香、天末香。

## 登金陵凤凰台

《江南通志》：凤凰台，在江宁府城内之西南隅，犹有陂陀，尚可登览。宋元嘉十六年，有三鸟翔集山间，文彩五色，状如孔雀，音声谐和，众鸟群附，时人谓之凤凰。起台于山，谓之凤凰台，山曰凤台山，里曰凤凰里。《珊瑚钩诗话》：金陵凤凰台，在城之东南，四顾江山，下窥井邑，古今题咏，惟谪仙为绝唱。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1)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2)一水中分白鹭洲。(3)总为浮云能蔽日。(4)长安不见使人愁。

(1)吴宫，谓孙权建都时所造宫室。《景定建康志》：三山，在城西南五十七里，周回四里，高二十九丈。

(2)《舆地志》云：其山积石森郁，滨于大江，三峰排列，南北相连，故号“三山”。陆放翁《入蜀记》：三山，自石头及凤凰台望之，杳杳有无中耳，及过其下，则距金陵才五十余里。

(3)史正志《二水亭记》：秦淮源出句容、溧水两山，自方山合流，至建业贯城中而西，以达于江。有洲横截其间，李太白所谓“二水中分白鹭洲”是也。《一统志》：白鹭洲，在应天府西南江中。

(4)《陆子新语》：“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

刘后村曰：古人服善，李白登黄鹤楼，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语，至金陵乃用《凤凰台》诗以拟之。今观二诗，真敌手棋也。

《瀛奎律髓》：太白此诗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此诗以“凤凰台”为名，不过起两句，已尽之矣。下六句乃登台而观望之景也。三、四怀古人之不见，五、六、七、八咏今日之景而慨帝都之不可见，登台而望，所感深矣。田子艺曰：人知李白《凤凰台》、《鹦鹉洲》出于《黄鹤楼》，不知崔颢又出于《龙池篇》。沈诗五龙、二池、四天，崔诗三黄鹤、二去、二空、二人、二悠悠、历历、萋萋，李诗三凤、二凰、二台、又三鹦鹉、二江、三洲、二青，四篇机杼一轴，天锦烂然，各用叠字成章，尤奇绝也。赵宦光曰：《诗原》引沈佺期《龙池篇》云：“龙池跃龙龙已飞，龙德先天天不违。池开天汉分黄道，龙向天门入紫微。邸第楼台多气色，君王鳧雁有光辉。为报寰中百川水，来朝此地莫东归。”崔颢笃好之，先挾其格，作《雁门胡人歌》云：“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烽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自分无以尚之，别作《黄鹤楼》诗云：“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然后直出云卿之上，视《龙池》直俚谈耳！李白压到不敢措词，别题《鹦鹉洲》云：“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而自分调不若也，于心终不降，又作《凤凰台》云：“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然后可以雁行无愧矣。按：前后五篇，并古风也。而后人以《龙池》题作“篇”，《雁门》题作“歌”，遂入之古体，《黄鹤》、《鹦鹉》、《凤凰》入之近体，非也。弇州、元瑞亦举崔颢《雁门胡人歌》及沈佺期《龙池篇》，谓当与《黄鹤》同调，不当一置之律，二置之古也。按：《黄鹤》诗，调取之《龙池》，格取之《雁门》。李之拟崔，《鹦鹉》取其格，《凤凰》取其调。徐柏山谓李白《鹦鹉洲》诗全效崔颢《黄鹤》，《凤凰》非其正拟也。予则以为，论字句《鹦鹉》逼真，论格调则《鹦鹉》卑弱，略非《凤凰》、《黄鹤》敌手。当是太白既赋《鹦鹉》，不嫌而更转高调。调故可以相颉颃，而语稍粗矣。二诗皆本之崔，然《鹦鹉》不敢出也。又曰：《黄鹤》、《凤凰》相敌在何处？《黄鹤》第四句方成调，《凤凰》第二句即成调。不有后句，二诗首唱皆浅稚语耳。调当让崔，格则逊李。颢虽高出，不免四句已尽，后半首别是一律，前半则古绝也。《邵氏闻见后录》：欧阳公每哦太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之句，曰杜子美不道也。予谓约以子美律诗，“青天外”正可以“白鹭洲”作偶。

## 望庐山瀑布二首

《太平御览》：周景式《庐山记》曰：白水，在黄龙南数里，即瀑布水也，土人谓之白水湖。其水出山腹，挂流三四百丈，飞湍于林峰之表，望之若悬素。注水处，石悉成井，其深不测也。

西登香炉峰，(1)南见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欻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2)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仰观势转雄，壮哉造化功，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空中乱濑射，(3)左右洗青壁。飞珠散轻霞，流沫沸穹石。(4)而我乐名山，对之心益闲。无论漱琼液，且得洗尘颜。且谐宿所好，永愿辞人间。

(1)白居易《庐山草堂记》：“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炉峰。《太平寰宇记》：香炉峰，在庐山西北，其峰尖圆，烟云聚散，如博山香炉之状。

(2)沈约诗：“掣曳泻流电，奔飞似白虹。”

(3)《诗经集传》：“濑，水会也。”

(4)《上林赋》：“触穹石。”张揖注：“穹石，大石也。”

## 其二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韵语阳秋》：徐凝《瀑布》诗云：“千古犹疑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或谓乐天有“赛不得”之语，独未见李白诗耳。李白《望庐山瀑布》诗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故东坡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为徐凝洗恶诗。”以余观之，“银河一派”犹涉比拟，不若白前篇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凿空道出为可喜也。《苕溪渔隐丛话》：太白《望庐山瀑布》绝句，东坡美之，有诗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然余谓太白前篇古诗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磊落清壮，语简而意尽，优于绝句多矣。

## 望庐山五老峰

《太平御览》：《浔阳记》云：庐山北有五老峰，于庐山最为峻极，横隐苍穹，积石巉岩，迥压彭蠡，其形势如河中虞乡县前五老之形，故名。  
《太平寰宇记》：五老峰在庐山东，悬崖突出，如五人相逐罗列之状。  
《方輿胜览》：五老峰在庐山，五峰相连，故名。浮屠、老子之宫，皆在其下。  
《潜确居类书》：五老峰在庐山顶东南，自府治北望，森然如施帘幕者，是也。  
《商丘漫语》曰：自下望之，状如僂立，其上相距甚远，不相联属，巉峭壁立数千仞，轩轩然如人箕踞而窥重湖，又如五云翩翩欲飞。旧有李太白书堂。  
《江西通志》：五老峰在南康府城北三十里，为庐山尽处，石山骨立，突兀凌霄，如五人并肩，然悬岩峭壁，难于登涉，云雾卷舒，倏忽变化，乃郡之发脉山也。李白尝筑居于此。

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1)九江秀色可揽结，(2)吾将此地巢云松。(3)

(1)芙蓉，莲花也。山峰秀丽，可以比之，其色黄，故曰金芙蓉也。乐府《子夜歌》：“玉藕金芙蓉。”

(2)《晋书》：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侬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揽结，女儿可揽擷。”

(3)《方輿胜览》：图经：李白性喜名山，飘然有物外志，以庐阜水石佳处，遂往游焉。卜筑五老峰下，有书堂旧址。后北归，犹不忍去，指庐山曰：“与君再会，不敢寒盟，丹崖绿壑，神其鉴之。”杜甫诗：“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或以为绵之匡山。

## 江上望皖公山

《唐书·地理志》，舒州怀宁县有皖山。《太平御览》：《汉书·地理志》曰：皖山在灊山，与天柱峰相连，其山三峰鼎峙，叠嶂重峦，拒云概日，登陟无由。《山经》曰：皖山东面有激水，冬夏悬流，状如瀑布，下有九泉井，有一石床，可容百人。其井莫知深浅，若天时亢旱，杀一犬投其中，即降雷雨，犬亦流出。《方輿胜览》：皖山在安庆府淮宁县西十里，皖伯始封之地。《江南通志》：皖山，一名皖公山，在安庆府潜山县，与潜山天柱山相连，三峰鼎峙，为长、淮之扞蔽。空青积翠，万仞如翔，仰摩层霄，俯瞰广野，瑰奇秀丽，不可名状。上有天池峰，峰上有试心桥、天印石。瓮岩状如瓮，人不可到。有石楼峰，势若楼观。

奇峰出奇云，秀木含秀气。清宴皖公山，(1)巉绝称人意。(2)独游沧江上，终日淡无味。(3)但爱兹岭高，何由讨灵异。默然遥相许，欲往心莫遂。待吾还丹成，(4)投迹归此地。

(1)扬雄《校猎赋》：于是天清日晏，颜师古注：晏，无云也。陆游《入蜀记》：北望，正见皖山。

(2)太白《江上望皖公山》诗：“巉绝称人意。”“巉绝”二字，不刊之妙也。

(3)《老子》：“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

(4)甄鸾《笑道论》：《神仙金液经》云，金液还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烧水银，还复为丹，服之得仙，白日升天，求仙不得此道，徒自苦耳。

## 望黄鹤山

《太平御览》：《江夏图经》云：黄鹤山，在鄂州江夏县东九里，其山断绝无连接。旧传云：昔有仙人，控黄鹤于此山，故以为名。梁湘东王《晋安寺碑》云“黄鹤从天而夜响”是也。《苕溪渔隐丛话》：鄂州城之东十里许，其最高耸而秀者，是为黄鹤山。《一统志》：黄鹤山，在武昌府城西南，一名黄鹤山。世传仙人骑黄鹤过此，因名。

东望黄鹤山，雄雄半空出。四面生白云，中峰倚红日。岩峦行穹跨，峰嶂亦冥密。(1) 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一朝向蓬海，千载空石室。金灶生烟埃，(2) 玉潭秘清谧。(3) 地古遗草木，庭寒老芝术。(4) 蹇余羨攀跻，(5) 因欲保闲逸。观奇遍诸岳，兹岭不可匹。结心寄青松，永悟客情毕。

(1) 鲍照诗：“青冥摇烟树，穹跨负天石。”陈子昂诗：“石林何冥密，幽洞无留行。”

(2) 江淹诗：“金灶炼神丹。”

(3) 清谧，犹清静也。

(4) 谢灵运《昙隆法师诔》：“茹芝木而共饵，披法言而同卷。”

(5) 《楚辞》：“蹇谁留兮中洲。”王逸注：“蹇，辞也。”谓发语声。《说文》：“跻，登也。”

## 鹦鹉洲

胡三省《通鉴注》：鹦鹉洲，在江更江中，祢衡作《鹦鹉赋》于此洲，因以为名。洲之下即黄鹤矶。陆游《入蜀记》：鹦鹉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洲盖称正平被杀处。按：鹦鹉洲，在汉阳府城西南二里大江中，尾直黄鹤矶，明季为水冲没，遂不可见。

鹦鹉来过吴江水，(1)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2)芳洲之树何青青。(3)烟开兰叶香风暖，(4)岸夹桃花锦浪生。(5)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1)卢照邻《五悲》：“凤凰楼上陇山云，鹦鹉洲前吴江水。”

(2)《艺文类聚》：《秦川记》曰：陇西郡有陇山，山东人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哀伤。《通典》：天水郡有大阪，名曰陇坻，亦曰陇山。

(3)《楚辞》：“采芳洲兮杜若。”王逸注：“芳洲，香草丛生水中之处。”

(4)《洛阳伽蓝记》：“春风动树，则兰开紫叶。”

(5)梁简文帝诗：“春衫湔锦浪。”

《瀛奎律髓》：“太白此诗，乃是效崔颢体，皆于五六加工，尾句寓感叹。”是时，律诗犹未甚拘偶也。

## 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

旧注：时贼逼华容县。

《书经集传》：东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县也。《地理今释》：东陵，即巴丘山，一名天岳山，今湖广岳州府城，是其遗址。《一统志》：巴丘山，在岳州府城南，一名巴蛇冢。羿屠巴蛇于洞庭，积骨为丘，故名。是巴陵即巴丘山也。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元和郡县志》：岳州有华容县，去州一百六十里。

九日天气清，登高无秋云，造比辟川岳，了然楚、汉分。(1)长风鼓横波，(2)合沓蹙龙文。忆昔传游豫，楼船壮横汾。(3)今兹讨鲸鲵。(4)旌旗何缤纷。白羽落酒樽，(5)洞庭罗三军。黄花不掇手，战鼓遥相闻。剑舞转颍阳，当时日停曛。(6)酣歌激壮士，可以摧妖氛。(7)握觥东篱下，(8)渊明不足群。

(1)楚、汉，谓楚地之山及汉水也。

(2)《高唐赋》：“长风至而波起。”

(3)《昭明文选》：上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燕，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曰：“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李善注：“作大船，上施楼，故号曰楼船。”(4)鲸鲵，大鱼之恶者，以喻盗贼，详八卷注。

(5)《家语》：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旌旗缤纷，下盘于地。

(6)“剑舞”、“停曛”，用虞公挥戈回日事，已见三卷注。谢宣远诗：颍阳照通津。

(7)《南史》：清妖氛于瀛石，灭沴气于雩都。

(8)《史记·酈生传》：“皆握觥好苛礼。”应劭曰：“握觥，急促之貌。”韦昭曰：“握觥，小节也。”陶渊明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萧士贇曰：用武之时，儒士必轻。太白此言，其以渊明自况乎？

## 秋登巴陵望洞庭

《地理今释》：洞庭湖，在今湖广岳州府巴陵县西南，北接华容、安乡二县，西南接常德府龙阳县，东南接长沙府湘阴县界，为湖南众水之汇。

清晨登巴陵，周览无不极。明湖映天光，彻底见秋色。秋色何苍然，际海俱澄鲜。(1)山青灭远树，水绿无寒烟。来帆出江中，去鸟向日边。风清长沙浦，(2)霜空云梦田。(3)瞻光惜颓发，(4)阅水悲徂年。(5)北渚既荡漾，(6)东流自漏浚。(7)郢人唱《白雪》，(8)越女歌采莲。听此更肠断，凭崖泪如泉。(9)

(1)谢灵运诗：“空水共澄鲜。”

(2)长沙浦，谓自长沙而入洞庭之水。

(3)古云梦泽，跨江之南北，自岳州外，凡江夏、汉阳、沔阳、安陆、德安、荆州，皆其兼亘所及。《艺文类聚》：宋玉《小言赋》曰：楚襄王登阳云之台，命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赋毕，而宋玉受赏。曰：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

(4)瞻光，瞻日月之光。

(5)阅水，阅逝去之水。《后汉书·马援传》：徂年已流，壮情方勇。

(6)《楚辞》：“帝子降兮北渚。”江淹诗：“北渚有帝子，荡漾不可期。”

(7)《汉书》：“河荡荡兮激潺湲。”颜师古注：“潺湲，激流也。”

(8)郢人、《白雪》，见二卷注。

(9)刘琨诗：“泪下如泉流。”

## 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方輿胜览》：岳阳楼，在岳州郡治西南，西面洞庭，左顾郡山，不知创始为谁。唐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出守是邦，与才士登临赋咏，自此名著。

楼观岳阳尽，川遇洞庭开。(1)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云间连下榻，(2)天上接行杯。(3)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

(1)岳阳，谓天岳山之阳，楼依此立名。洞庭一湖，正当楼前，浩浩荡荡，茫无涯畔，所谓巴陵胜状，尽在是矣。

(2)下榻，用陈蕃礼徐稚、周璆事，见十四、二十卷注。沈约诗：“宾至下尘榻。”王勃文：“徐孺下陈蕃之榻。”“下”字本此。

(3)传杯而饮曰行杯。

登巴陵开元寺西阁，赠  
衡岳僧方外

《唐会要》：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胡三省《通鉴注》：开元寺，今诸州间亦有之，盖唐开元中所置也。

衡岳有开士，(1)五峰秀真骨。(2)见君万里心，海水照秋月。大臣南溟去，问道皆请谒。洒以甘露言，清凉润肌发。(3)明湖落天镜，香阁凌银阙。(4)登眺餐惠风，(5)新花期启发。

(1)《通典》：衡山，在今衡阳郡湘潭县。《释氏要览》：开士，《经音疏》云：开，达也，明也，解也；士则士夫也。经中多呼菩萨为开士。前秦苻坚赐沙门有德解者，号开士。李雁湖曰：《妙法莲花经》“跋陀罗等与其同伴十六开士”云云，开士者，能自开觉，又开他心，菩萨之异名也。

(2)《传灯录》：惠可大师返香山，终日宴坐，经八载，于寂默中，见一神人谓曰：“将欲受果，何滞此耶？”翊日，觉头痛如刺，其师欲治之，空中有声曰：“此乃换骨，非常痛也。”师视其顶骨，即如五峰秀出矣。

(3)《法华经》：如以甘露洒，除热得清凉。

(4)《维摩诘经》：上方界分，过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国名“众香”，佛号“香积”，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楼阁。

(5)《初学记》：梁元帝《纂要》曰：春风曰惠风。

与贾至舍人于龙兴寺剪落梧  
桐枝望 湖

《岳阳风土记》：龙兴观故基，在太平寺东，上有西阁，为登览之胜。

湖，在州南，春冬水涸，昔人谓之“乾湖”，《水经》谓之“湖”。秋夏水涨，即渺弥胜千石舟，通阁子镇。《元和郡县志》：湖，一曰滢湖，在岳州巴陵县南一十里。《一统志》：湖，在岳州府城东南五里。赵东曦《湖诗序》：巴丘南湖者，盖沅、湘、沔、沮之余波焉。兹水也，沦汇洞庭，澹澹千里，夏潦奔注，则洑为此湖。冬霜即零，则涸为平野。按《尔雅》云“水反入为”，斯名之作，有由焉耳。

剪落青梧枝，湖坐可窥。雨洗秋山净，林光澹碧滋。水闲明镜转，云绕画屏移。千古风流事，名贤共此时。

## 挂席江上待月有怀

待月月未出，望江江自流。倏忽城西郭，青天悬玉钩。(1)素华虽可揽，(2)情景不同游。耿耿金波里，(3)空瞻鹄鹑楼。(4)

(1)鲍照《玩月城西》诗：“始见西南楼，纤纤如玉钩。”

(2)陆机诗：“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

(3)谢朓诗：“金波丽鹄鹑。”

(4)刘良注：“金波，月也。”鹄鹑，馆名。

## 金陵望汉江

汉江回万里，派作九龙盘。(1)横溃豁中国，(2)崔嵬飞迅湍。(3)六帝沦亡后，(4)三吴不足观。(5)我君混区宇，(6)垂拱众流安。(7)今日任公子，沧浪罢钓竿。(8)

(1)郭璞《江赋》：“流九派乎浔阳。”应劭《汉书注》：“江自庐江、浔阳分为九。”详见十四卷注。

(2)谢灵运诗：“天地中横溃。”

(3)《江赋》：“长波浹渌，峻湍崔嵬。”张铣注：“崔嵬，湍高貌。”

(4)六帝：吴、晋、宋、齐、梁、陈六代之帝。

(5)《水经注》：吴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吴郡、会稽也。

(6)《东京赋》：“区宇又宁。”

(7)《书·武成》：“垂拱而天下治。”孔颖达《正义》：“《说文》云：拱，敛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谓所任得人，人皆称职，手无所营，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战国策》：“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鲍彪注：“垂衣拱手，言无所事也。”

(8)任公子投竿东海，钓得大鱼，详见《大鹏赋》注。因众派安流，水无巨鱼，故任公子之钓竿可罢，喻言江汉宁静，地无巨寇，则王者之征伐可除也。

## 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一统志》：北楼在宁国府治北，南齐守谢朓建。《江南通志》：陵阳山，在宁国府城南，冈峦盘屈，三峰秀拔，为一郡之镇。上有楼，即谢朓北楼，李白所称江城如画者。

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1)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1)《宣州图经》：宛溪、句溪雨水，绕郡城合流。有凤凰、济川二桥，开皇时建。《江南通志》：宛溪在宁国府城东，跨溪上下有两桥，上桥曰凤凰，直城东南泰和门外；下桥曰济川，直城东阳德门外。并隋开皇中建。

## 望天门山

《图经》：天门山，在太平州当涂县西南二十里，又名蛾眉山。二山夹大江对峙，东曰博望，西曰梁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北回。(1)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毛西河曰：因梁山、博望夹峙，江水至此一回旋也。时刻误“此”作“北”，即东又北，既北又回，已乖句调，兼失义理。

## 望木瓜山

《一统志》：木瓜山，在常德府城东七里。李白谪夜郎过此，有诗云云。又《江南通志》：木瓜山，在池州府青阳木瓜铺杜牧求雨处，今尚有庙。二处皆太白常游之地，未知孰是？

早起见日出，暮见栖鸟还。客心自酸楚，况对木瓜山。(1)

(1)《千金翼方》：木瓜实味酸。

登敬亭北二小山，余时客逢  
崔侍御，并登此地

《一统志》：敬亭山，在宁国府城北十里。

送客谢亭北，(1)逢君纵酒还。(2)屈盘戏白马，大笑上青山。回鞭指长安，西日落秦关。帝乡三千里，沓在碧云间。

(1)《一统志》：谢公亭，在宁国府治北，即谢朓送范云之零陵处。

(2)《汉书》：“田广与食其日纵酒。”颜师古注：“纵意而饮酒。”

### 过崔八丈水亭

高阁横秀气，清幽并在君。檐飞宛溪水，窗落敬亭云。(1)猿啸风中断，渔歌月里闻。闲随白鸥去，沙上自为群。

(1)宛溪水，敬亭山，俱见前注。

## 登广武古战场怀古

《水经注》、《郡国志》：荥阳县有广武城，城在山上，汉所城也。高祖与项羽临绝涧对话，责羽十罪，羽射汉祖中胸处也。《后汉书注》：《西征记》曰：有三皇山，或谓三室山，山上有二城，东者曰东广武，西者曰西广武，各在一山头，相去二百余步，其间隔深涧，汉祖与项籍语处。《元和郡县志》：东广武、西广武二城，各在一山头，相去二百余步，在郑州荥泽县西二十里。汉高与项羽俱临广武而军，今东城有高坛，即是项羽坐太公于上以示汉军处。《一统志》：古战场，在开封府广武山下，即楚汉战处。

秦鹿奔野草，(1)逐之若飞蓬。项王气盖世，(2)紫电明双瞳。(3)呼吸八千人，横行起江东。(4)赤精斩白帝，(5)叱咤入关中。(6)两龙不并跃，五纬与天同。(7)楚灭无英图，(8)汉兴有成功。按剑清八极，(9)归酣歌《大风》。(10)伊昔临广武，连兵决雌雄。(11)分我一杯羹，太皇乃汝翁。战争有古迹，壁垒颓层穹。猛虎啸洞壑，饥鹰鸣秋空。翔云列晓阵，杀气赫长虹。拨乱属豪圣，(12)俗儒安可通。沉湎呼竖子，(13)狂言非至公。抚掌黄河曲，嗤嗤阮嗣宗。(14)

(1)《史记》：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捷足者先得焉。”张晏曰：“以鹿喻帝位也。”

(2)项羽《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

(3)《史记·项羽本纪》：“闻项羽亦重瞳子。”

(4)又《羽本纪》：“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

(5)《汉书》：“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讖。”应劭注：“高祖感赤龙而生。自谓赤帝之精。”陈子昂诗：“复闻赤精子，提剑入咸京。”斩白帝事，详一卷《拟恨赋》注。

(6)《史记·索隐》：叱咤，发怒声。《通典》：平王东迁洛邑，以岐、酆之地赐秦襄公，乃为秦地。至孝公，作为咸阳，筑冀阙，徙都之，故谓之秦川，亦曰关中地。《关中记》曰：东自函关今弘农郡灵宝县界，西至陇关今汧阳郡汧源县界，二关之间，谓之关中，东西千余里。《史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

(7)《西京赋》：“高祖之始入也，五纬相汁，以旅于东井。”李善注：“五纬，五星也。”

(8)《宋书》：“英图武略，事驾前古。”

(9)高诱《淮南子注》：“八极，八方之极也。”

(10)汉高帝《沛宫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详见二十卷注。

(11)《项羽本纪》：汉王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项王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

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于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汉王数之，项王怒，欲一战，汉王不听，项王伏弩射中汉王。

(12)《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13)《淮南子》：“康乐沉湎。”高诱注：“沉湎，淫酒也。”《韩诗薛君章句》：“夫饮之礼：齐颜色，均众寡，谓之沉，闭门不出谓之湎。”

(14)《广韵》：“嗤，笑也。”《三国志注》：阮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乃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东坡志林》：昔先友史经臣彦辅谓予：“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岂谓沛公竖子乎？”予曰：“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晋、魏间人耳！”今日读李白《登广武古战场》时“沉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误认嗣宗语。嗣宗虽放荡，本有志于世，以魏、晋间多故。故一放于酒，何至以沛公为竖子乎！洪容斋曰：阮籍登广武，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盖叹是时无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达，以为籍讥汉祖，虽季白亦有是言，失之矣。萧士赧曰：予尝读《阮籍传》，未尝不羨其能以佯狂任达，全身远害于晋、魏之交，非见远识微，孰能与于此。品量人物之际，岂不识汉高之为人，至发“广武”之叹哉！因味其言，至于“时”之一字，而知籍之所谓“时无英雄”者，非指汉高也。盖谓所遭之时，炎刘之末，桓、灵之君，无英雄之材，卒使神鼎暗移于臣下也。“竖子”者，指曹氏父子，籍之兴叹者，此耳！或曰：“然则太白之诗，失言矣！”曰：此非太白之诗也。诗中语意错乱，用事失伦。《大风》之歌，能事毕矣，诗乃重申广武之事。此诗本意称述高祖之美，如仗义入关，编素伐楚，军临广武，数羽十罪，可称者不少，曾无一语及此。分羹之语，出于一时处变之权，奚足为高祖道者！而详言之，可谓无识者矣。太白有识者也，肯作此语乎？吾故曰：非太白之诗也。崎按：阮籍盖习见夫三国之时，覆军杀将，互胜互败，而终未能一统，以视项羽之一败而遂不复振，相去天渊矣。使三国之君，而生于其世，恐汉高亦不能以五载而成帝业，如此其易也。广武一叹，初无深义，自东坡别创一说，而后之人皆因之。萧氏更谓桓、灵无英雄之才，而以竖子指曹氏父子，则其说益左。夫汉高固英雄，然观其鸿门之困，睢水之败，荥阳之围，广武之弩，濒于危者数矣！而卒不死，终以有天下者，天命也。岂真算无遗策，而天下莫能当者哉！且观其生平，惟以诈术制御群材，好骂侮士，谩言负约，以阮籍之白眼观之，呼为“竖子”，亦何足异。太白“非至公”之言，亦尊题之法，自当如此。或两人所见，实有不同，安得訾其误哉？若云诗中语意错乱，则“归酣歌《大风》”以上，是泛言楚、汉之兴废。“伊昔临广武”以下，乃始著题，与《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一诗，同一机轴，条理井然。若云用事失伦，在“分我杯羹”一语，追想当时情事，良、平之涛，何、贾之伍，言语妙天下，岂不知此语之缪？第恐卑辞屈节，适足以长楚人之焰，而堕其计中，矫手措足，悉为所制，不得已而为是悖逆之辞，以见“为天下者不顾家”之意。非此一语，不足以折楚人之心；合此一语，亦无以复楚人之命。其实太公生死，全不在此一言，正不必为汉高讳也，仗义入关，编素伐楚，俱非军广武时事，此处何可搀入，萧氏之云云，无乃皆赘乎！

## 李白全集卷之二十二

### 古近体诗共五十八首

#### 安州应城玉女汤作

《元和郡县志》：淮南道安州有应城县，东北至州八十里。《艺文类聚》：盛弘之《荆州记》曰：新阳县惠泽中有温泉，冬月，未至数里，遥望白气浮蒸如烟，上下采映，状若绮疏。又有车轮双辕形，世传：昔有玉女，乘车自投此泉。今人时见女子，姿仪光丽，往来倏忽。《一统志》：玉女泉，在湖广德安府应城县西五十五里，其泉热沸，野老相传：玉女炼丹之地。

神女歿幽境，汤池流大川。阴阳结炎炭，造化开灵泉。(1)地底烁朱火，沙旁歛素烟。(2)沸珠跃明月，皎镜涵空天。(3)气浮兰芳满，色涨桃花然。精览万殊入，(4)潜行七泽连。(5)愈疾功莫尚，(6)变盈道乃全。(7)濯纓掬清泚，(8)晞发弄潺湲。(9)散下楚王国，分浇宋玉田。(10)可以奉巡幸，奈何隔穷偏。独随朝宗水，(11)赴海输微涓。(12)

(1)贾谊《鹏赋》：“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

(2)古诗：“朱火然其中，青烟飏其间。”《说文》：“歛，气出貌。”

(3)沈约诗：“洞彻随清浅，皎镜无冬春。”吕向注：“皎镜，清明如镜也。”

(4)《淮南子》：“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

(5)《子虚赋》：“楚有七泽。”

(6)《水经注》：“温泉能瘥百病。”

(7)《周易》：“地道变盈而流谦。”

(8)《楚辞》：“沧浪之水清兮，可以谿吾纓。”谢朓诗：“寒流自清泚。”《说文》：“泚，清也。”

(9)《楚辞》：“与汝沐兮咸池，晞汝发兮阳之阿。”王逸注，“晞，乾也。”谢灵运诗：“且申独往意，乘月弄潺湲。”

(10)宋玉《小言赋》：楚襄王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曰：“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宋玉曰“无内之中，微物潜生，比之无象，言之无名”云云。王曰：“善。”赐以云梦之田。

(11)《禹贡》：江汉朝宗于海。孔安国传：二水入海，有似于朝。百川以海为宗。宗，尊也。孔颖达《正义》：《周礼·大宗伯》：诸侯见天子之礼：春见曰朝，夏见曰宗。郑云，朝，犹朝也，欲其来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无性识。非有此义，以海大而江汉小，以小就大，似诸侯归于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

(12)张正见诗，“康衢飞驶羽，大海滴微涓。”

萧士贇曰：寄兴谓士不幸居于僻远之乡，虽抱王佐之才，而无由自达。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而已，悲夫！

## 之广陵宿常二南郭幽居

广陵，郡名，即扬州也，唐时隶淮南道。

绿水接柴门，有如桃花源。(1)忘忧或假草，(2)满院罗丛萱。暝色湖上来，微雨飞南轩。故人宿茅宇，夕鸟栖杨园。(3)还借诗酒别，深为江海言。明朝广陵道，独忆此倾樽。

(1)桃花源，见二卷注。

(2)《述异记》：萱草，一名紫萱，又呼为忘忧草。吴中书生呼为疗愁草，嵇中散《养生论》云：萱草忘忧。

(3)《诗·小雅》：“杨园之道。”《毛传》曰：“杨园，园名。”

## 夜下征虏亭

《景定建康志》：征虏亭，在石头坞，东晋太元中创。

船下广陵去，月明征虏亭。山花如绣颊，江火似流萤。

## 下途旧石门旧居

按《太平府志》：横望山，在当涂县东六十里。春秋楚子重伐吴，至于横山，即此山也。实为金陵朝对之山。《真诰》称其石形瓌奇，洞穴盘纤，陶隐居尝栖迟此地炼丹，故有陶公读书堂、石门、古祠、灰井、丹炉诸遗迹。书堂今为澄心寺。石门山水尤奇；盘道屈曲，沿磴而入，峭壁二里，夹石参天，左拥右抱，罗列拱揖，高者抗层霄，下者入衍奥。中有玉泉嵌空，渊渊而来，春夏霖潦奔驰，秋冬澄流一碧，萦绕如练。观诗中所称隐居山寺、“陶公炼液”、“石门流水”诸句，知石门旧居，盖在其处矣。

吴山高，越水清，握手无言伤别情。将欲辞君挂帆去，离魂不散烟郊树。(1)  
此心郁悵谁能论，有愧叨承国土恩。云物共倾三月酒，岁时同饯五侯门。(2)  
羨君素书常满案，含丹照白霞色烂。(3)余尝学道穷冥筌，(4)梦中往往游仙山。  
何当脱展谢时去，(5)壶中别有日月天。(6)俯仰人间易凋朽，钟峰五云在轩牖。  
(7)惜别愁窥玉女窗，归来笑把洪崖手。(8)

(1)虞炎诗：“聚学从烟郊，栖遁事环萃。”

(2)五侯，见十一卷注。

(3)《神仙传》：王烈入河东抱犊山中，见一石室，中有素书两卷。琦按：古人以绢素写书，故谓书曰“素书”。含丹者，书中之字，以朱写之，白者绢色，丹白相映，烂然如霞矣。

(4)江淹诗：“一时排冥筌。”闵赤如注：冥，理也。筌，迹也。言理、迹双遣也。一说：冥，幽也。筌，迹也。冥筌，道中幽冥之迹也。

(5)《汉书·郊祀志》：天子曰：“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颜师古注：“屣，小履。脱屣者，言其便易无所顾也。”《列仙传》：王子乔乘白鹤驻山头，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

(6)《灵台治中录》：“施存，鲁人，学大丹之道三百年，十炼不成，唯得变化之术。后遇张申为云台治官。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变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间，夜宿其内，自号壶天，人谓曰壶公。”

(7)《名山洞天福地记》：钟山，周回一百里，名朱湖太生之天，在润州上元县。五云，五色云也。见七卷注。

(8)玉女窗，在嵩山。见十六卷注。洪崖，三皇时伎人得仙者。《广博物志》：青城山洞，周回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环之华而隐，代为青城真人。

隐居寺，隐居山，陶公炼液栖其间。(1)灵神闭气昔登攀，恬然但觉心绪闲。  
数人不知几甲子，(2)昨来犹带冰霜颜。我离虽则岁物改，如今了然识所在。  
别君莫道不尽欢，悬知乐客遥相待。

(1)《因话录》：宣州当涂隐居山岩，即陶贞白炼丹所也。炉迹犹在，后为佛舍。

(2)《左传》：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

石门流水遍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不知何处得鸡豕，就中仍见繁桑麻。(1)悠然远与世事间，(2)装鸾驾鹤又复远。(3)何必长从七贵游，劳生徒聚万金产。(4)挹君去，(5)长相思，云游雨散从此辞。欲知怅别心易苦，向暮春风杨柳丝。

(1)桃花注水、鸡豕桑麻，比之秦人之桃源也。详见二卷注。

(2)《庄子》：“翛然而往，翛然而来。”陆德明《音义》：“翛，音萧。徐音叔。李音悠。向云：翛然，自然无心而自尔之义。郭、崔云：往来不难之貌。”

(3)江淹《别赋》：“驾鹤上汉，骖鸾腾天。”

(4)七贵，见十一卷注。庾信诗：“惜无万金产、东求沧海君。”

(5)挹，即揖也。古字通用。

## 客中作

兰陵美酒郁金香，(1)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1)唐时沂州之承县，春秋时郚国也。后魏于此置兰陵郡，隋废郡为兰陵县，唐武德四年改曰承县，在沂州西一百八十里。《元和郡县志》：兰陵县城，在沂州承县东六十里。《史记》：荀卿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正义》云：兰陵县，属东海郡；今沂州承县有兰陵山。《梁书》：郁金出罽宾国，花色正黄而细，与芙蓉花、裹被莲者相似。国人先取以上佛寺，积日香稿，乃粪去之。贾人从寺中征顾，以转卖与他国也。《香谱》：郁金香，《魏略》云：生大秦国，二三月花，如红蓝，四五月采之。其香十二叶，为百草之英。

## 太原早秋

太原郡，即并州也，唐时隶河东道。

岁落众芳歇，时当大火流。(1)霜威出塞早，云色渡河秋。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思归若汾水，(2)无日不悠悠。

(1)张衡《定情歌》：“大火流兮草虫鸣。”《图书编》：“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至七月之昏，则下而西流矣。”

(2)《唐六典注》：汾水出忻州，历太原、汾、晋、绛、蒲五州，入河。《太平寰宇记》：汾水，出静乐县北管涔山，东流入太原郡界。

## 奔亡道中五首

苏武天山上，(1)田横海岛边。(2)万重关塞断，何日是归年？

(1)《唐书·地理志》：伊州伊吾县，在大碛外，南去玉门关八百里，东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里，有折罗漫山，亦曰天山。刘删《苏武诗》：食雪天山近，思归海路长。”盖以天山为匈奴地耳，其实苏武啮雪及牧羊之处，不在天山也。

(2)《史记》：汉灭项籍，汉王立为皇帝，田横惧诛，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韦昭曰：海中山曰岛。《正义》曰：按海州东海县有岛山，去岸八十里。

### 其二

亭伯去安在？(1)李陵降未归。(2)愁容受海色，短服改胡衣。

(1)《后汉书》：崔骃，字亭伯，为窦宪主簿，出为长岑长，自以远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归。

(2)《汉书》：李陵败降匈奴，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单于置酒赐汉使者，李陵、卫律皆侍坐。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两人皆胡服椎结。《梦溪笔谈》：窄袖短衣，长鞞靴，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靴，便于涉草。

### 其三

谈笑三军却，(1)交游七贵疏。(2)仍留一只箭，未射鲁连书。(3)

(1)左太冲诗：“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详见二卷注。

(2)七贵，见十一卷注。

(3)鲁连射书聊城，见十四卷注。

### 其四

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1)洛阳为易水，(2)嵩岳是燕山。(3)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申包惟恸哭，七日鬢毛斑。(4)

(1)函谷，详见五卷注。《后汉书》：班超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帝乃征超还。章怀太子注：玉门关，属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长安三千六百里，关在敦煌县西北。

(2)《通志·地理略》：洛水，出商州上洛县，经虢州、河南入河。《史记·正义》：易水出易州易县，东流过幽州归义县，东与滹沱河合。

(3)《通志·地理略》：中岳嵩山，在河南告成县。《隋书》：渔阳郡无终县有燕山。《太平御览》：《隋图经》云，燕山，在易县东南七十里。

(4)《左传》：吴入郢，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

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伯使辞焉，曰：“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太白意谓函谷之地，已为禄山所据，未知何日平定，得能生入此关。洛川、嵩岳之间，不但有同边界，而风俗人民，亦且渐异华风。己之所以从永王者，欲效申包恸哭乞师，以救国家之难耳，自明不敢有他志也，其心亦可哀矣。

### 其五

森森望湖水，(1)青青芦叶齐。归心落何处，日没大江西。歇马傍春草，欲行远道迷。谁忍子规鸟，(2)连声向我啼。

(1)《广韵》：森，大水也。”

(2)子规，即杜鹃鸟，鸣声哀苦，若云“不如归去”，远客闻之，心为凄恻。

## 郢门秋怀

郢门，即荆门也。唐时为峡州夷陵郡，其地临江，有山曰荆门，上合下开，有若门象。故当时文士概称其地曰荆门，或又谓之郢门。

西通巫、巴，东接云梦，历代常为重镇。郢门一为客，巴月三成弦。(1)朔风正摇落，(2)行子愁归旋，杳杳山外日，(3)茫茫江上天。人迷洞庭水，雁度潇湘烟。清旷谐宿好，(4)缙磷及此年。百龄何荡漾，(5)万化相推迁。(6)空谒苍梧帝，(7)徒寻溟海仙。(8)已闻蓬海浅，(9)岂见三桃园。(10)倚剑增浩叹，(11)扪襟还自怜。(12)终当游五湖，灌足沧浪泉。(13)

(1)吴均诗：“别离未几日，高月三成弦。”

(2)《楚辞·九辩》：“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3)刘向《九叹》：“日杳杳以西颓。”

(4)《后汉书》：仲长统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

(5)梁昭明太子《陶靖节集序》：“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

(6)《庄子》：“若人之形，万化而未始有极也。”

(7)吴均诗：“欲谒苍梧帝，过问沅湘姬。”

(8)《十洲记》：蓬莱山，对东海之东北岸，周回五千里，外别有圆海绕山。圆海水正黑，而谓之冥海也。无风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来。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真王宫，盖太上真人所居，惟飞仙能到其处耳。

(9)《神仙传》：麻姑云：“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日。”

(10)《汉武故事》：东郡送一短人，长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精，召东方朔至，朔呼短人曰：“巨灵，阿母还来否？”短人不对。因指谓上：“王母种桃，三千年一结子，此儿不良，已三过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谪来此。”上大惊，始知朔非世中人也。

(11)江淹诗：“倚剑临八荒。”

(12)宋之问诗：“扪心空自怜。”

(13)洞庭、潇湘、五湖、沧浪，俱见前注。

### 至鸭栏驿上白马矶赠裴侍御

《一统志》：鸭栏矶，在岳州临湘县东十五里。吴建昌侯孙虑作斗鸭栏于此。白马矶，在岳州巴陵县境。《湖广通志》：白马矶，在岳州临湘县北十五里。

侧叠万古石，横为白马矶。乱流若电转，举掉扬珠辉。临驿卷缙幕，(1)升堂接绣衣。(2)情亲不避马，(3)为我解霜威。(4)

(1)刘公干诗：“明月照缙幕。”李善注：“缙，丹色也。”

(2)绣衣，用《汉书》绣衣直指事，见十一卷注。

(3)避马，用《后汉书》桓典事。见九卷注。

(4)御史为风霜之任，故曰霜威。

## 荆门浮舟望蜀江

胡三省《通鉴注》：荆门，在峡州宜都县，其地有荆门山，故后人因以广称其境皆曰荆门耳。

春水月峡来，(1)浮舟望安极。正是桃花流，(2)依然锦江色。(3)江色绿且明，茫茫与天平。逶迤巴山尽，(4)摇曳楚云行。(5)雪照聚沙雁，花飞出谷莺。(6)芳洲却已转，碧树森森迎。(7)流目浦烟夕，(8)扬帆海月生。(9)江陵识遥火，应到渚宫城。(10)

(1)《通典》：渝州巴县有明月峡，其山上石壁有圆孔，形如满月，故以为名。《方輿胜览》：明月峡，在重庆府巴县，石壁高四十丈，有孔若明月。庾信《枯树赋》：“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

(2)《汉书·沟洫志》：“来春桃花水盛，必羨溢。”颜师古注；“《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花。盖桃方花时，既有雨水，川谷冰泮，众流猥集，波澜盛长，故谓之桃花水耳。”《韩诗传》云：“三月桃花水。”

(3)《通典》：蜀郡成都县有锦江。按：锦江，即蜀江也。成都人织锦既成，取此水濯之，则色更鲜丽，故又谓之锦江。

(4)《说文》：“逶迤，邪去貌。”《通典》：峡州夷陵郡巴山县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为名。

(5)鲍照诗：“摇曳高帆举。”

(6)昭明太子《锦带书》：“啼莺出谷，争传求友之声。”

(7)《说文》：“森，木多貌。”

(8)《后汉书·冯衍传》：游精宇宙，流目八紘。

(9)谢灵运诗：“扬帆采石华。”

(10)《通典》：荆州江陵县，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县，今县界有渚宫城。《方輿胜览》：江陵府有渚宫。《郡县志》：楚别宫也。《左传》：楚子西沿汉沂江，将入郢。王在渚宫见之。今之城，楚船官地也。梁元帝名以渚宫。《一统志》：渚宫，在江陵故城东南，楚建。梁元帝即位渚宫，即此。

陆放翁曰：杜子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李太白“蜀江绿且明”，用“湿”字、“明”字，可谓夺化工之巧，世未有拈出者。又放翁《入蜀记》曰：与儿辈登堤观蜀江，乃知李太白《荆门望蜀江》诗“江色绿且明”，真善状物也。

## 上三峡

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1)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2)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1)《唐书·地理志》：夔州巫山具有巫山。《一统志》：巫峡，在夔州府巫山县东三十里，即巫山也。与西陵峡、归峡并称三峡。连山七百里，略无断处，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日月。巴水，谓三巴之水，经三峡中者而言。

《太平御览》《三巴记》曰：阆、白二水合流，自汉中至始宁城下八涪陵，曲折三回，如“巴”字，故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即此水也。

(2)《太平寰宇记》：峡州夷陵具有黄牛山。盛弘之《荆州记》云：南岸重岭叠起，最外高崖间有石状如人员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此岩既高，加以江湍纡回，虽途经信宿，犹望见之。行者歌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 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 山最高峰，晚还题壁

巴东，即归州也，唐时隶山南东道。《方輿胜览》：瞿塘峡在夔州东一里，旧名西陵峡，乃三峡之门。两崖对峙，中贯一江，望之如门。陆放翁《入蜀记》：瞿塘峡，两壁对耸，上入霄汉，其平如削成，视天如匹练。《方輿胜览》：巫峡，在巫山县之西。《水经注》云：杜宇所凿，以通江水。图经云：引山当抗峰岷、峨，偕岭衡岳，凝结翼附，并出云霄，谓之巫山。有十二峰，上有神女庙、阳云台，高百二十丈。

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始经瞿唐峡，逐步巫山巅。巫山高不穷，巴国尽所历。(1)日边攀垂萝，霞外倚穹石。(2)飞步凌绝顶，(3)极目无纤烟。却顾失丹壑，仰观临青天。青天若可扞，(4)银汉去安在？望云知苍梧，记水辨瀛海。(5)周游孤光晚，(6)历览幽意多。积雪照空谷，悲风鸣森柯。归途行欲曛，佳趣尚未歇，江寒早啼猿，松暝已吐月。(7)月色何悠悠，清猿响啾啾。(8)辞山不忍听，挥策还孤舟。

(1)《山海经》：西南有巴国。郭璞注：今“三巴”是。杜元凯《左传注》：巴国，在巴郡江州县。《通典》：巴国，今清化、始宁、咸安、符阳、巴川、南宾、南浦，是其地也。《文献通考》：重庆府，古巴国，谓之“三巴”。

(2)《上林赋》：“触穹石。”张揖注：“穹石，大石也。”

(3)郭璞诗：“翘手攀金梯，飞步登玉阙。”

(4)《后汉书》：“和熹邓皇后尝梦扞天，荡荡正青，若有钟乳状。乃仰啾饮之。”章怀太子注：“扞，摸也。”

(5)《归藏·启筮》：“有白云出自苍梧，入于大梁。”《史记》：驺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考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6)鲍照诗：“孤光独徘徊。”

(7)吴均诗：“疏峰时吐月。”

(8)任昉《竟陵文宣王行状》：“清猿与壶人争旦。”张铣注：“清猿，谓猿鸣声清也。”《楚辞》：“猿啾啾兮狢夜鸣。”

## 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尽，(1)轻舟已过万重山。

(1)杨齐贤曰：白帝城，公孙述所筑。初，公孙述至鱼复，有白龙出井中，自以承汉土运，故称白帝，改鱼复为白帝城。琦按：白帝城，在夔州奉节县，与巫山相近。所谓彩云，正指巫山之云也。《水经注》：“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宿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啾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 秋下荆门

荆门，已见前注。

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1)此行不为鲈鱼鲙，(2)自爱名山入剡中。(3)

(1)《晋书》：顾恺之为殷仲堪参军。仲堪在荆州，恺之尝因假还，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风，船败。恺之与仲堪笺曰：“地名破冢，直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

(2)《艺文类聚》：《世说》曰：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菘菜羹、鲈鱼鲙，曰：“人生贵适志耳，何能从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之见机而作。

(3)《广博物志》：剡中多名山，可以避灾，故汉、晋以来，多隐逸之士。沃州天姥，是其处。

## 江行寄远

剡木出吴、楚，危檣百余尺。(1)疾风吹片帆，日暮千里隔。别时酒犹在，(2)已为异乡客。思君不可得，愁见江水碧。

(1)《周易》：“剡木为舟。”孔颖达《正义》：舟，必用大木剡凿为之，故云“剡木”也。萧士贇曰：张骞乘檣，乃剡全木为之，今沅、湘中有此，名为舸船。

(2)吴均诗：“悲衔别时酒。”

##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五松山，在池州铜陵县南五里，详见二十卷注。《汉书注》：文颖曰：“幽州及汉中，皆谓老嫗为媪。”孟康曰：“媪，母别名，音乌老反。”颜师古曰：“媪，女老称也。”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1)邻女夜春寒。跪进彫胡饭，(2)月光明素盘。令人渐漂母，(3)三谢不能餐。

(1)杨惲《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

(2)宋王《讽赋》：“为臣炊彫胡之饭，烹露葵之羹。”《本草》：陶弘景曰：“菰米，一名彫胡，可作饼食。”苏颂曰：“菰生水中，叶如蒲苇，其苗有茎梗者谓之菰蒋草，至秋结实，乃彫胡米也。古人以为美饌。今饥岁，人犹采以当粮。”葛洪《西京杂记》云：菰之有米者，长安人谓为彫胡。菰之有首者，谓之绿节。李时珍曰：彫胡，九月抽茎，开花如苇芳，结实长寸许，霜后采之，大如茅针，皮黑褐色，其米甚白而滑腻，作饭香脆。杜甫诗“波漂菰米沉云黑”，即此。《周礼》供御，乃六谷、九谷之数。《管子》书谓之“雁膳”。

(3)漂母，见六卷注。

## 下泾县陵阳溪至涩滩

《一统志》：涩滩在宁国府泾县西九十五里，怪石峻立，如虎伏龙蟠。

涩滩鸣嘈嘈，两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侧石不容舠。(1)渔子与舟人，撑折万张篙。

(1)《诗·国风》：“谁谓河广，曾不容刀。”《郑笺》：“不容刀，喻狭。小船曰刀。”孔颖达《正义》：“刘熙《释名》云：二百斜以下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谓短而广，安不倾危者也。”

李君实谓末二句，断非太白语。

下陵阳沿高溪三  
门六刺滩

三门横峻滩，六刺走波澜。石惊虎伏起，水状龙萦盘。何惭七里濑，(1)使我欲垂竿。

(1)李善《文选注》：《甘州记》曰：桐庐县有七里濑，濑下数里至严陵濑。《太平寰宇记》：七里濑即宫春渚也。《避暑录话》：严陵七里濑，在洞下二十余里，两山耸起壁立，连亘七里，土人谓之泷，讹为笼，言若笼中。因谓初至为“入泷”，即尽为“出泷”。“泷”本音闾江反。奔湍貌，以为若笼，谬也。七里之间皆滩濑，今因沈约诗，误为一名，非是。严陵滩最大，居其中。《方輿胜览》：七里滩，距睦州四十余里，与严陵濑相接。谚云：“有风七里，无风七十里。”

## 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

《江南通志》：黄山，在太平府城西北五里，相传浮丘翁牧鸡于此，又名浮丘山。此诗所谓及下首“鸡鸣发黄山”，正是其处，在太平州当涂县，与徽州、宁国二郡界内之黄山，名同而地异矣。

昨夜谁为吴会吟，(1)风生万壑振空林。龙惊不敢水中卧，猿啸时闻岩下音。我宿黄山碧溪月，听之却罢松间琴。朝来果是沧洲逸，酤酒提盘饭霜栗。(2)半酣更发江海声，客愁顿向杯中失。

(1)吴会，吴地也，详十二卷注。

(2)《说文》：“酤，买酒也。”

## 宿虾湖

黄山在池州府城南九十里，大搂山在池州府城南七十里，清溪在池州府城北五里，虾湖当与之相去不远。

鸡鸣发黄山，暝投虾湖宿。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银竹。(1)提携采铅客，结荷水边沐。(2)半夜四天开，星河烂人目。明晨大楼去，(3)岗陇多屈伏。当与持斧翁，前溪伐云木。

(1)张景阳诗：“森森散雨足。”刘良注：“森森，雨散貌。”

(2)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栈石星饭，结荷水宿。”

(3)太白古诗有“采铅清溪滨，时登大楼山”之句，疑与此诗是一时之作。

## 西施

西施越溪女，出自苕萝山。(1)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浣纱弄碧水，自与清波闲。皓齿信难开，(2)沉吟碧云间。勾践征绝艳，扬蛾入吴关。(3)提携馆娃宫，(4)杳渺讵可攀。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

(1)《吴越春秋》：越王谓大夫种曰：“孤闻吴王淫而好色，惑乱沉湎，不领政事，因此而谋可乎？”乃使相者于国中，得苕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縠，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吴王大悦。施宿《会稽志》：苕萝山在诸暨县南五里。《舆地志》云：诸暨县苕萝山，西施、郑旦所居，其方石乃晒纱处。《十道志》云：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之诸暨苕萝山卖薪女西施，山下有浣纱石。《一统志》：浣浦，在诸暨县治东南，一名浣渚，俗传西子浣纱于此。

(2)曹植诗：“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

(3)沈约诗：“扬蛾一含睇，娟好且修。”

(4)《吴地记》：胥葬亭东二里有馆娃宫，吴人呼西施作娃，夫差置。今灵岩山是也。范石湖《吴郡志》：砚石山，在吴县西三十里，上有馆娃宫。《方言》曰：吴有馆娃宫，今灵岩寺即其地也。山有琴台、西施洞、砚池、玩花池，山前有采香径，皆宫之遗迹。

## 王右军

《晋书》：王羲之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真，有鉴裁。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性爱鹅，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因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右军本清真，滞洒在风尘。(1)山阴遇羽客，要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2)笔精妙入神。(3)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

(1)孔稚珪《北山移文》：“潇洒出尘之想。”

(2)郑玄《礼记注》：“素，生帛也。”

(3)江淹《别赋》：“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蔡邕《篆书势》：“体有六篆，妙巧入神。”《古诗》：“新声妙入神。”

## 上元夫人

《太平御览》：《茅君传》曰：王母遣侍女郭密香与上元夫人相闻，茅固问王母：“不审上元夫人何真也？”曰：“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真，统领十万玉女之名录者也。”及上元夫人来，闻云中箫鼓声，龙马嘶鸣。既至，从者甚众，皆女子，齐年十六七，容色明逸，多服青绫之衣，光彩夺目。上元夫人年未笄，天姿绝艳，服赤霜之袍，披青毛锦裘，头作三角髻，余发散垂之至于腰。戴九晨夜月之冠，鸣六山火藻之佩，曳凤文琳华之绶，执流黄挥精之剑。入室向王母拜，王母坐止之，呼与同坐。

上元谁夫人？偏得王母娇。嵯峨三角髻，余发散垂腰。裘披青毛锦，身著赤霜袍。手提嬴女儿，(1)闲与风吹箫。眉语两自笑，(2)忽然随风飘。(3)

(1)嬴女儿，谓秦穆公女弄玉，见六卷注。

(2)刘孝威诗，“窗疏眉语度，纱轻眼笑来。”

(3)阮籍诗：“魂气随风飘。”

## 苏台览古

范成大《吴郡志》：姑苏台，旧图经云在吴县西三十里，续图经云三十五里，一名姑胥，一名姑余。《史记·正义》云：在吴县西南三十里横山西北麓姑苏山上。《山水记》云：阖闾作，春秋游焉。又云：夫差作台，三年不成，积材五年乃成，造九曲路，高见三百里。《越绝书》云：阖庐造九曲路，以游姑胥之台。《吴越春秋》言：阖庐昼游苏台。盖此台始基于阖庐，而成于夫差，庶可以合传记之说。

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 越中览古

越王勾践破吴归，(1)义士还家尽锦衣。(2)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1)《史记》：“越败吴，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吴王自刎死。越王灭吴，诛太宰嚭以为不忠而归。”

(2)义士，吴舒凫以为“战士”传写之讹，谓越人安得称“义士”云云，未知是否。

## 商山四皓

《雍胜略》：商山，去商州东南九十里，一名楚山，一名商洛山，形如商字，汤以为国号，郡以为名，汉四皓隐处。盛弘之《荆州记》曰：商州上洛县有商山，其地险阻，林壑深邃，四皓隐焉。

白发四老人，昂藏南山侧。(1)偃蹇松云间，(2)冥翳不可识。云窗拂青霭，(3)交石壁横翠色。龙虎方战争(4)于焉白休息。秦人失金镜，(5)汉祖升紫极。(6)阴虹浊太阳，(7)前星遂沦匿(8)一行佐明两，(9)歛起生羽翼。(10)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窅冥合元化，茫昧信难测。飞声塞天衢，(11)万古仰遗迹。

(1)《高士传》：四皓者，皆河内织人也，或在汲。一曰东园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绮里季，四曰夏黄公，皆修道洁己，非义不动。秦始皇时。见秦政暴虐，乃退入蓝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安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而肆志。”乃共入商、洛，隐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败，汉高闻而征之，不至。深自匿终南山，不能屈己。陆机《周孝侯碑》：“昂藏寮采之士。”

(2)《后汉纪》：太原周党，偃蹇自高。详十六卷注。

(3)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左右青蔼，表里紫霄。”《广韵》：“蔼，云状。”

(4)班固《答宾戏》：“分裂诸夏，龙战虎争。”

(5)《尚书考灵曙》：“秦失金镜。”注曰：“金镜，喻明道也。”

(6)紫极，王者所居之宫。曹植表：“情注于皇居，心存乎紫极。”

(7)《春秋潜潭巴》：“虹出日旁，后妃阴协主。”杨齐贤注：“阴虹，以喻戚夫人。”

(8)《晋书》：“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为太子，后星为庶子。”

(9)《周易》：“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虞翻注：“两，谓日月也。作，成也。日月在天，动成万物，故称作矣。”或以日与火为“明两作”也。

(10)《汉纪》：上欲废太子，吕后闻之，使留侯为太子计。留侯曰：“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东园公、夏黄公、角里先生、绮里季，皆逃在山中，然上高之。今令太子卑辞安车，迎此四人来，以为客，时随入朝，则一助也。”吕后从其计。四人果来，年皆八十，须眉皓白，故谓之“四皓”。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从。上怪而问之，四人前对，各言姓名，上乃惊曰：“吾召公等不奉诏，今侍太子者何？”四人对曰：“陛下喜骂轻士，臣等义不受辱，故亡。今闻太子仁孝，爱人敬士，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者，臣等故来。”上曰：“烦公等幸卒调护太子。”四人退，上召戚夫人指示曰：“吾欲易太子，彼四人者为之辅，羽翼已成，难摇动也。”太子遂定。

(11)卢湛诗：“日c效忠，飞声有汉。”《汉书》：“攀龙附凤，并乘天衢。”

## 过四皓墓

《太平寰宇记》：四皓墓，在商州上洛县西四里。《雍胜略》“四皓墓，在商州西四里金鸡原。”

我行至商、洛，(1)幽独访神仙。园、绮复安在？云萝尚宛然。荒凉千古迹，芜没四坟连。伊昔炼金鼎，(2)何年闭玉泉？陇寒唯有月，松古渐无烟。木魅风号去，山精雨啸旋。(3)紫芝高咏罢，(4)青史旧名传。(5)今日并如此，哀哉信可怜。

(1)商、洛，谓商山、洛水之间，详二十卷注。

(2)江淹《别赋》：“炼金鼎而方坚。”李善注：“炼金为丹之鼎也。”

(3)贾公彦《周礼疏》：魅，人面兽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异气所生，为人害。《说文》：魅，老精物也。《抱朴子》：山精之形，如小儿而独足，走向后，喜来犯人。人入山，若夜闻人音声，大语其名曰“跂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热内”，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异苑》：《玄中记》：山精如人，一足，长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昼藏。鲍照《芜城赋》：“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曝雨啸，昏见晨趋。”

(4)紫芝，已见前首注。

(5)江淹《上建平王书》：“俱启丹册，并图青史。”李善注：“《汉书》有《青史子》，《音义》曰：古史官记事。”

## 岷山怀古

《湖广通志》：岷山，在襄阳府城南十里。欧阳公记曰：岷山临汉上，望之隐然。盖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襄沔记》曰：岷山南五百步，东临汉水，上有羊祜碑、汉武坛。

访古登岷首，(1)凭高眺襄中。(2)天清远峰出，水落寒沙空。弄珠见游女，(3)醉酒怀山公。(4)感叹发秋兴，长松鸣夜风。

(1)岷首，谓岷山之巔。鲍照诗：“晨登岷山首。”后人因之，遂谓岷山曰岷首。孟浩然“岷首晨风送”，马戴“白云登岷首”，皆本此。

(2)襄中，襄阳也。

(3)张衡《南都赋》：“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李善注：《韩诗外传》曰：郑交甫将南适楚，遵彼汉皋台下，乃遇二女佩两珠，大如荆鸡之卵。”

(4)山公醉酒，见十五卷注。

## 苏武

《汉书》：天汉元年，武帝遣苏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因厚赂单于。既至匈奴，单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毛尽落。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夜见汉使，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于是李陵置酒谓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泣下数行，因与武诀。匈奴召会武官属，前以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苏武在匈奴，十年持汉节。(1)白雁上林飞，空传一书札。牧羊边地苦，落日归心绝。渴饮月窟水，(2)饥餐天上雪。东还沙塞远，北怆河梁别。(3)泣把李陵衣，相看泪成血。(4)

(1)颜师古《汉书·高祖本纪注》：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因以为名，将命者，持之以为信。

(2)《长杨赋》：“西厌月窟，东震日域。”

(3)李陵《与苏武诗》：“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

(4)李陵《与苏武书》：“此陵所以仰天捶心而泣血者也。”

## 经下邳圯桥怀 张子房

按《唐书·地理志》，河南道有下邳县，初隶泗州临淮郡，元和中改隶徐州彭城郡。《水经注》：沂水于下邳县北西流，分为二水。一水经城东屈从县南注泗，谓之小沂水，水上有桥，徐、泗间以为“圯”。昔张子房遇黄石公于圯上，即此处也。《汉书注》：服虔曰：圯音颐，楚人谓“桥”曰“圯”。《说文》：东楚谓桥为“圯”。或嗤诗题“圯桥”二字，为复用者。按庾信《吴明彻墓志铭》：圯桥取履，早见兵书。则“圯桥”之称，唐之前，早已有此误矣。《一统志》：圯桥，在邳州城东南隅，年久湮没。《元和郡县志》；下邳县有沂水，号为长利池，池上有桥，即黄石公授张良素书之所。

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1)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2)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

(1)《汉书》：张良，字子房，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刺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五世相韩故，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至博浪沙中，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乃强忍，下取履，因跪进。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惊。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后五日复早来。”五日，民夜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是，则为王者师。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已。”遂去不见。旦日，视其书，乃《大公兵法》。赵景真《与嵇茂齐书》，“龙睇大野，虎啸六台。”

(2)吴舒鳧曰：《张良传》云，“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太白正用其语，刻本改为“天地皆震动”，天地何震动之有耶？”

## 金陵三首

晋家南渡日，此地旧长安。(1)地即帝王宅，山为龙虎盘。(2)金陵空壮观，天堑净波澜。(3)醉客回桡去，(4)吴歌且自欢。

(1)晋元帝南渡江，于金陵即位，遂都之。

(2)钟山龙蟠，石头虎踞，诸葛武侯称为帝王之宅，详七卷《金陵歌》注。

(3)《隋书》：陈祯明三年，隋师临江，后主从容言曰：“齐兵三来，周兵再来，无勿摧败，彼何为者？”都官尚书孔范曰：“长江天堑，占以限隔南北，今日北军岂能飞度耶？”

(4)颜师古《汉书注》：“楫谓棹之短者也。今吴越之人呼为桡。”

## 其二

地拥金陵势，(1)城回江水流。当时百万户，夹道起朱楼。(2)亡国生春草，王宫没古丘。空余后湖月，(3)波上对瀛州。

(1)《艺文类聚》：徐爱《释问略》曰：建康北十余里有钟山，旧名金陵山，汉末金陵尉蒋子文讨贼，战亡，灵发于山，因名蒋侯祠。故世号曰蒋山。

(2)谢朓诗：“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

(3)《初学记》：建业有后湖，一名玄武湖。《景定建康志》：玄武湖亦名蒋陵湖，亦名秣陵湖，亦名后湖，在城北二里，周回四十里，东西有沟流入秦淮，深六尺，灌田一百顷。《一统志》：玄武湖，在应天府太平门外，周回四十里，晋名北湖。刘宋元嘉未有黑龙见，故改名，今称后湖。

## 其三

六代兴亡国，(1)三杯为尔歌。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阳多。(2)古殿吴花草，深宫晋绮罗。并随人事灭，东逝与沧波。

(1)《小学紺珠》：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皆都建业。

(2)《景定建康志》：洛阳四山围，伊、洛、瀍、涧在中。建康亦四山围，秦淮、直读在中。故云：“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李白云“山似洛阳多”，许浑云“只有青山似洛中”，谓此也。《太平寰宇记》：《丹阳记》云：出建阳门望钟山，似出上东门望首阳山也。

秋夜板桥浦泛月独  
酌怀谢朓

《水经注》：江水经三山，又湘浦出焉，水上南北结浮桥渡水，故曰板桥浦。《太平寰宇记》：板桥浦，在升州江宁县南四十里，五尺源出观山三十六里，注大江。谢玄晖《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诗》云：“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天上何所有？迢迢白玉绳。(1)斜低建章阙，(2)耿耿对金陵。汉水旧如练，霜江夜清澄。长川泻落月，洲渚晓寒凝。独酌板桥浦，古人谁可征？玄晖难再得，(3)漉酒气填膺。(4)

(1)谢朓诗：“玉绳低建章。”李善注：《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两星，为玉绳星。”

(2)《宋书》：永光元年以石头城为长乐宫，以北邸为建章宫。

(3)《南齐书》：谢朓，字玄晖，陈郡阳夏人。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

(4)江淹《恨赋》：“置酒欲饮，悲来填膺。”李善注：“填，满也。”

## 过彭蠡湖

《史记正义》：《括地志》云：彭蠡湖，在江州浔阳县东南五十二里。

谢公人彭蠡，(1)因此游松门。(2)余方窥石镜，(3)兼得穷江源。前赏迹可见，后来道空存。而欲继风雅，岂惟清心魂。云海方助兴，波涛何足论？青嶂忆遥月，绿萝愁鸣猿。水碧或可采，(4)金膏秘莫言。(5)余将振衣去，(6)羽化出嚣烦。(7)

(1)谢灵运《入彭蠡湖口》诗：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缀流温。”李善注：“张僧鉴《浔阳记》曰：石镜山，东有一圆石悬崖，明净照见人形。”顾野王《舆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穷于松门，东西四十里，青松遍于两岸。吕向注：金膏，仙药也。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

(2)《豫章古今记》：松门，在豫章北二百里，江水绕山，上有松柏。《太平寰宇记》：松门山，在洪州南昌县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其山多松，遂以为名。北临大江，乃彭蠡湖口，山有石镜，光明照人。

(3)《太平广记》：《幽明录》曰：宫亭湖边，傍山间有石数枚，其圆若镜，明可鉴人，谓之石镜。后有行人过，以火燎一枚，今不复明。

(4)《山海经》：“耿山多水碧。”郭璞注：“亦水玉类。”《西溪丛语》：“予尝见墨子道书大药中有‘水脂碧’。洪炎杂家引旧书云：‘宫亭湖中有孤石介立，周围一里，竦直百丈，上有玉膏可采’，岂非水碧耶？”

(5)金膏，见十五卷注。

(6)左思诗：“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7)道家谓升仙曰羽化。

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  
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

旧注：二篇或同或异，故并录之。

谢公之彭蠡，因此游松门。余方窥石镜，兼得穷江源。将欲继风雅，岂徒清  
心魂。前赏逾所见，后来道空存。况属临泛美，而无洲诸喧。漾水向东去，  
(1)漳流直南奔。(2)空濛三川夕，(3)回合千里昏。(4)青桂隐遥月，绿枫鸣  
愁猿。水碧或可采，金精秘莫论。(5)吾将学仙去，冀与琴高言。(6)

(1)《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湿至于  
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孔安国《书传》：泉始出山为漾水，东南流  
为沔水，至汉中东流为汉水。《通志略》：汉水名虽多而实一水，说者纷然，  
其原出兴元府西县嶓冢山为漾水，东流为沔水，又东至南郑为汉水。有褒水，  
从武功来入焉。又东左与文水会，又东过西城，旬水入焉。又东过郧乡县南，  
又屈而东南，过武当县。又东过顺阳县，有涓水，自虢州卢氏县北来入焉。  
又东过中庐，别有淮水，自房陵淮山东流入焉。又东过南漳荆山，而为沧浪  
之水，或云在襄阳即为沧浪之水。又东南过宜城，有鄢水入焉。又东过都，  
敖水入焉。又东南白水入焉。又东过云、杜，而为夏水，有郢水入焉。又东  
至汉阳，触大别山，南入于江。班云行一千七百六十里。

(2)孔颖达《左传正义》：《释例》云：漳水出新城沔乡县南，至荆山东南，  
经襄阳、南郡当阳县入沮。《通志略》：漳水出临沮县东荆山，东南至  
当阳县，右入于沮。临沮，今襄阳南漳县。当阳，今隶荆门军。《一统志》：  
漳江，源出临沮县南，至荆州当阳北，与沮水合流，入大江。

(3)谢朓诗：“空濛如薄雾。”三川，三江也。按三江，孔安国、班固、  
郑玄、韦昭、桑钦、郭璞诸说不一，惟郑云：左合汉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  
江，岷江居其中为中江。今考江水发源蜀地，最居上流，下至湖广，汉江之  
水自北来会之，又下至江西，则彭蠡之水自南来会之，三水合流而东，以入  
于海，所谓三江既入也。《禹贡》既以岷江为中江，汉水为北江，则彭蠡之  
水为南江可知矣。苏东坡谓岷山之江为中江，嶓冢之江为北江，豫章之江为  
南江，盖本郑说也。

(4)谢灵运诗：“州岛骤回合。”王僧达诗：“黄沙千里昏。”

(5)郭璞《江赋》：“金精玉英瑱其里。”李善注：《穆天子传》：“河  
伯曰：示汝黄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精洵也。”

(6)琴高事，见二十八卷注。

## 庐江主人妇

孔雀东飞何处栖，(1)庐江小吏仲卿妻。(2)为客裁缝君自见，城乌独宿夜空啼。(3)

(1)古词：“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2)古乐府：“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3)张华《禽经注》：“乌之失雌雄，则夜啼。”

## 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

《元和郡县志》：鄂州江夏郡有武昌县，西至州一百七十里。

清景南楼夜，风流在武昌。庾公爱秋月，乘兴坐胡床。(1)龙笛吟寒水，天河落晓霜。我心还不浅，怀古醉余觞。

(1)《世说》：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履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讌，竟坐。琦按：《世说》、《晋书》载庾亮南楼事，皆不言秋月，而太白数用之，岂古本“秋夜”乃“秋月”之讹，抑有他传是据欤！

## 望鸚鵡洲怀祢衡

《一统志》：鸚鵡洲，在武昌府城南，跨城西大江中，尾直黄鹤矶，乃黄祖杀祢衡处。衡尝作《鸚鵡赋》，故遇害地得名。《海录碎事》：黄祖杀祢衡，埋于沙洲之上，后人因号其洲为鸚鵡洲，以衡尝为《鸚鵡赋》故也。二说不同，今并录之。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筭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鸚鵡》，(1)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鸚鵡啄孤凤，千春伤我情。(2)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识冒天刑。(3)至今芳洲上，(4)兰蕙不忍生。

(1)《后汉书》：祢衡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建安初，来游许下，孔融深爱其才，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杀之。闻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吏。孔融退而数之，因宣操区区之意，衡许往。融复见操，说衡狂疾，今求得自谢。操喜，敕门者有客便通，待之极晏。衡乃著布单衣、疏巾，手持三尺棨杖，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吏白：“外有狂生，坐于营门，言语悖逆，请收案罪。”操怒谓孔融曰：“称衡竖子，孤杀之犹鼠雀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如何？”于是遣人骑送之刘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宾礼之。后复侮慢于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与之，祖亦善待焉。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鸚鵡者，射举卮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后黄祖在蒙冲船上，大会宾客，而衡言不逊顺。祖惭，乃诃之，衡更熟视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将出，欲加捶，衡方大骂，祖恚，遂令杀之。射徒跣来救，不及。乃厚加棺敛。衡时年二十六。

(2)梁简文帝诗，“千春谁与乐。”

(3)《三国志》：纠虔天刑，章厥有罪。

(4)《楚辞》：“采芳洲兮杜若。”

严沧浪曰：才高识寡，断尽祢衡，李榕村曰：前二句向皆错解，玩通章诗意，所痛惜于衡者深矣。虽有才高识寡之言，然至目为孤凤，则操与祖皆鸚鵡之群耳。起句盖言魏武经营天下，而视之直作蝼蚁观者，唯一祢衡也。如此“营”字方有照应，“一”字方有著落。且下句鄙薄黄祖，河故起处张大曹操乎？

## 宿巫山下

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渌水，三月下瞿塘。(1)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怀宋玉，(2)访古一沾裳。

(1)巫山、桃花水、瞿塘，已见前注。

(2)宋玉《高唐赋》：“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楚辞》：“哀高丘之无女。”王逸注：“楚有高丘之山。或云：高丘，阆风山上也。”旧说：高丘，楚地名也。《太平寰宇记》巫山县有高都山。《江源记》云：《楚辞》所谓巫山之阳，高丘之阻。高丘，盖高都也。

## 金陵白杨十字巷

《六朝事迹》：白杨路，图经云：县南十二里石山冈之横道是也。

白杨十字巷，北夹湖沟道。(1)不见吴时人，空生唐年草。天地有反覆，(2)宫城尽倾倒。六帝余古丘，(3)樵苏泣遗老。(4)

(1)《一统志》：潮沟，在应天府上元县西四里，吴赤乌中所凿，以引江潮，接青溪，抵秦淮，西通运渎，北连后湖。《六朝事迹》：《舆地志》：潮沟，吴大帝所开，以引江潮。《建康实录》云：其北又开一渎，北至后湖，以引湖水，今俗呼为运渎。其实自古城西南行者是运渎，自归蒋山寺门前东出至青溪者名潮沟，其沟向东，已湮塞，西则见通运渎。按《实录》所载，皆唐事，距今数百年，其沟日益淹塞，未详所在。今府城东门外，西抵城壕，有沟东出，曲折当报宁寺之前，里俗亦名潮沟。此近世所开，非古潮沟也。

(2)《三国志注》：《九州春秋》曰：马腾、韩遂之败，樊稠追至陈仓，遂语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

(3)六帝，谓六代开国之帝也。

(4)《汉书》：“樵苏后爨。”颜师古注：“樵，取薪也，苏，取草也。”

## 谢公亭

原注：盖谢朓、范云之所游。

《海录碎事》：谢公亭，在宣州。太守谢玄晖置范云为零陵内史，谢送别于此，故有新亭送别诗。《方輿胜览》“谢公亭，在宣城县北二里。  
《名胜志》：谢公亭，在江南宁国府宣城县北郭外，齐太守谢朓送别处。旧经谓是朓送范云之零陵内史处。

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池花春映日，窗竹夜鸣秋。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

## 纪南陵题五松山

五松山，在南陵，已见二十卷注。胡震亨曰：此是咏古或感兴诗也。旧本题作《纪南陵题五松山》，误。

圣达有去就，潜光愚其德。(1)鱼与龙同池，龙去鱼不测。当时板筑辈，岂知传说情。(2)一朝和殷人，(3)光气为列星。(4)伊尹生空桑，(5)捐庖佐皇极。桐宫放太甲，摄政无愧色。三年帝道明，委质终辅翼。(6)旷哉至人心，万古可为则，时命或大谬，(7)仲尼将奈何？(8)鸾凤忽覆巢，麒麟不来过。龟山蔽鲁国，有斧且无柯。(9)归来归去来，宵济越洪波。

(1)《晋书·郭瑀传》：“潜光九皋，怀真独远。”《史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2)《韩诗外传》：传说负土而板筑，以为大夫，其遇武丁也。李善《文选注》：“郭璞《三苍解诂》曰：板，墙上下板。筑，杵头铁沓也。”

(3)《书·说命》：“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若作和羹，尔惟盐梅。”

(4)《庄子》：“传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陆德明《音义》：“崔云：传说死，其精神乘东维，托龙角，乃为列宿，今尾上有传说星。”

(5)《水经注》：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得婴儿于空桑中，言其母孕于伊水之滨，梦神告之曰：“白水出而东走。”母明视，而见白水出焉，告其邻居而走，顾望其邑，咸为水矣。其母化为空桑，子在其中，有莘氏女取而献之，命养于庖，长有贤德，殷以为尹，曰伊尹也。

(6)《史记》：伊尹为有莘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汤任以国政。汤崩，伊尹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既立，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伊尹摄行政。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太甲，而授之政。“委质”有二解。《左传》：“策名委质。”孔颖达曰，“质，形体也。拜则屈膝而委身体于地，以明敬奉之也。”章怀太子《后汉书注》：“委质，犹屈膝也。《国语》：委质为臣，无有二心。韦昭解：质，贄也。士贄以雉，委质而退。”《史记索隐》：“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仕，必先书其名于策，委死之质于君，然后为臣。示必死节于其君也。”依前二说，作“哲”音读。依后二说，作“至”音读。

(7)《庄子》：“时命大谬也。”详十一卷注。

(8)《家语》：孔子自卫入晋，至河，闻赵简子杀窦犢鸣犊、舜华，乃临河而叹曰：“丘闻之，刳胎杀夭，麒麟不至其郊；覆巢破卵，凤皇不翔其邑。何则？君子违伤其类也。”遂还，息于陬。

(9)孔子《龟山操》：“予欲望鲁，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乐府诗集》：“《琴操》曰：《龟山操》，孔子所作也。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欲谏不得，退而望鲁龟山，作此曲，以喻季氏若龟山之蔽鲁也。”《元和郡县志》：龟山，在兖州泗水县东北七十里。陆贾《新语》：“有斧无柯，何以治之？”

## 夜泊牛渚怀古

原注：此地即谢尚闻袁宏咏史处。

《太平寰宇记》：牛渚山，在太平州当涂县北三十五里，突出江中，谓为牛渚矶，古津渡处也。《舆地志》云：牛渚山，昔有人潜行，云此处通洞庭，旁达无底，见有金牛，状异，乃惊怪而出。牛渚山北谓之采石，按今对采石渡口上有谢将军祠。《淮南记》云：吴初以周瑜屯牛渚。晋镇西将军谢尚亦镇此城，袁宏时寄运船泊牛渚，尚乘月泛江，闻运船中讽咏，遣问之，即宏诵其自作《咏史诗》，于是大相叹赏。详见七卷《劳劳亭》注。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1)枫叶落纷纷。

(1)木华《海赋》：“维长绶，挂帆席。”李善注：“刘熙《释名》曰：随风张幔曰帆，或以席为之，故曰帆席也。”

《沧浪诗话》：律诗有彻首尾不对者，盛唐诸公有此体。如孟浩然诗：“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舳舻争利涉，来往接风潮。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坐看霞色晚，疑是赤城标。”又“水国无际”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八句皆无对偶。赵宦光曰：律不取对，如李白“牛渚西江夜”云云，孟浩然“挂席东南望”云云，二诗无一句属对，而调则无一字不律，故调律则律，属对非律也。近有诗家窃取古调作近体，自以为高者，终是古诗，非律也。中晚之律，每取一贯而下，已自失款，况今日之以古作律乎？杨用修云：“五言律，八句不对，太白、浩然有之，乃是平仄稳贴古诗也。”杨谬以对为律，亦浅之乎观律矣。古诗在格与意义，律诗在调与声韵，如必取对，则六朝全对者，正自多也，何不即呼律诗乎？律诗之名起于唐，律诗之法严于唐，未起未严，偶然作对，作者观者慎勿以此持心，方能得一代作用之旨。王阮亭曰：此诗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者也。

## 姑熟十咏

### 姑熟溪

《太平寰宇记》：姑熟溪，在太平州当涂县南二里。姑熟，即古县名。此水经县市而过，故溪即因地以名之也。《江南通志》：姑熟溪，在太平府当涂县南二里，一名姑浦，合丹阳东南之余水，及诸港来会，过宝积山入大江。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姑熟溪，水色绀碧，与河流不相杂。陆放翁《入蜀记》：姑熟溪，土人但谓之姑溪，水色正绿，而澄澈如镜，纤鳞往来可数。溪南皆渔家，景物幽奇。

爱此溪水闲，乘流兴无极。漾楫怕鸥惊，垂竿待鱼食。波翻晓霞影，岸叠春山色。何处浣沙人？红颜未相识。

### 丹阳湖

《元和郡县志》：丹阳湖，在宣州当涂县东南七十九里，周围三百余里，与溧水县分湖为界。《六朝事迹》：丹阳湖，图经云：在溧水县西八十里，与太平州当涂县分界。唐李白尝游此湖，酷爱其景，乃张帆载酒，纵意往来而作诗曰“湖与元气连，风波浩难止”云云。《太平府志》：丹阳湖在府城东南，跨多福、黄池、积善、湖阳等乡，徽池、宁国、广德诸州之水汇之，与江宁之高淳、溧水，皆以湖心为界。东西七十五里，南北九十里，太平之巨浸也。

湖与元气连，风波浩难止。天外贾客归，云间片帆起。龟游莲叶上，鸟宿芦花里。少女棹轻舟，歌声逐流水。

### 谢公宅

《太平寰宇记》：青山，在太平州当涂县东三十五里。齐宣城太守谢朓筑室及池于山南，其宅阶址尚存，路南砖井二口。天宝十二年改为谢公山。《江南通志》：谢朓宅，在太平府东南青山之椒，南齐谢朓守宣城时建别宅于此，今为保和庵。路旁有井，名谢公井。陆放翁《入蜀记》：青山南小市有谢玄晖故宅基，今为汤氏所居，南望平野极目，而环宅皆流泉、奇石、青林、文筱，真佳处也。由宅后登山，路极险巇。凡三四里许，至一庵，庵前有小池曰谢公池，水味甘冷，虽盛夏不竭。

青山日将暝，寂寞谢公宅。竹里无人声，池中虚月白。荒庭衰草遍，废井苍苔积。唯有清风闲，时时起泉石。

### 陵歊台

《方輿胜览》：凌歊台，在太平州城北黄山上。宋武帝南游，尝登此台，乃建离宫焉。《江南通志》：凌歊台，在太平府当涂县黄山，有石如案，高可五尺，顶平而圆，宋武帝建宫避暑处。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出

北门五里余，登凌歊台，台在黄山上，本不高，而望甚远。西南即青山，却顾采石、天门及溧阳、和州诸山，皆在目中。

旷望登古台，台极高人目。叠嶂列远空，(1)杂花间平陆。(2)闲云入窗牖，野翠生松竹。欲览碑上文，苔侵岂堪读？

(1)王筠诗：“开窗延叠嶂。”

(2)丘希范《与陈伯之书》：“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谢瞻诗：“夕阴暖平陆。”《尔雅》：“大野曰平，高平曰陆。”

### 桓公井

《一统志》：桓公井，在太平府城东五里白纛山，晋桓温所凿。

桓公名已古，废井曾未竭。石甃冷苍苔，寒泉湛孤月。(1)秋来桐暂落，春至桃还发。路远人罕窥，谁能见清澈？

(1)按《广韵》：湛，与沉同，音皆直深切。兼引《汉书》“从俗浮湛”句于“湛”字下，盖“沉”、“湛”古通用也。

### 慈姥竹

《艺文类聚》：《丹阳记》曰：江宁县南四十里有慈母山，积石临江，生箫管竹。王褒《洞箫赋》所称，即此竹也。其竹圆致，异于众处。自伶伦采竹嶰谷，其后惟此干见珍。故历代常给乐府，俗呼为鼓吹山。李善《文选注》：《江图》曰：慈母山，此山竹作箫笛，有妙声。《太平府志》：慈姥山，在当涂县北四十里，积石俯江，岸壁峻绝，风涛汹涌，估舟尝依此以避。其山产竹，圆体而疏节，堪为箫管，声中音律。

野竹攒石生，含烟映江岛。翠色落波深，虚声带寒早。龙吟曾未听，(1)凤曲吹应好。(2)不学蒲柳凋，(3)贞心常自保。

(1)龙吟，用马融《笛赋》中语，见五卷注。

(2)凤曲，用箫史事，见六卷注。

(3)《晋书》：顾悦之曰：“蒲柳常质，望秋先零。”蒲柳，今之水杨也。其叶易凋落。

### 望夫山

《太平寰宇记》：望夫山，在太平州当涂县北四十七里。昔有人往楚，累岁不还，其妻登此山望夫，乃化为石。其山临江，周围五十里，高一百丈。

颢望临碧空，(1)怨情感离别。江草不知愁，岩花但争发。云山万重隔，音信千里绝。春去秋复来，相思几时歇？

(1) 《广韵》：颞，仰也。

## 牛渚矶

《江南通志》：牛渚山，在太平府城西北三十五里。山下有矶，曰牛渚矶，与采石矶相属，亦名燃犀浦。晋温峤燃犀照水族于此。《太平府志》：牛渚矶，在当涂县采石山下，江濬有石柱高丈许，突兀峭壁间，相传古有金牛见此，故名。《后汉志》丹阳疆域独称“南有牛渚”，孙吴、东晋每宿重兵其地。

绝壁临巨川，连峰势相向。乱石流湫间，(1)回波自成浪。但惊群木秀，莫测精灵状。(2)更听猿夜啼，忧心醉江上。(3)

(1)《韵会》：“湫，水洄也。”

(2)《异苑》：晋温峤至牛渚矶，闻水底有音乐之声，水深不可测，传言其下多怪物，乃燃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车马，著赤衣帻。其夜，梦人谓曰：“与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耶？”

(3)《诗·国风》：“忧心如醉。”

## 灵墟山

《方輿胜览》：灵墟山，在当涂县南十里。《一统志》：灵墟山，在太平府城东北三十五里，世传丁令威学道飞升于此山椒，坛址犹在。山有洞，后有井，大旱不竭。

丁令辞世人，拂衣向仙路。(1)伏炼九丹成，(2)方随五云去。(3)松萝蔽幽洞，桃杏深隐处。不知曾化鹤，辽海归几度？

(1)《搜神后记》：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墟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江南通志》：丁令威，辽东人、为泾县令、游姑熟，乐灵墟山泉石幽秀，炼丹于此。丹成，翔虚去。

(2)《抱朴子》：第一之丹名曰丹华，第二之丹名曰神符，第三之丹名曰神丹，第四之丹名曰还丹，第五之丹名曰饵丹，第六之丹名曰炼丹，第七之丹名曰柔丹，第八之丹名曰伏丹，第九之丹名曰寒丹。凡服九丹，欲升天则去，欲且止人间亦任意，皆能出入无间，不可得而害之矣。

(3)五云，见七卷注。

## 天门山

《太平寰宇记》：天门山，在太平州当涂县西南三十里。有二山夹大江，东曰博望，西曰天门，按《郡国志》云：天门山，亦名蛾眉山，楚获吴余皇于此。两山相对，时人呼为东梁山、西梁山。《舆地志》云：博望、梁山，东西隔江，相对如门，相去数里，谓之天门。宋孝武诏曰：梁山层岫云峙，流同海岳，天表象魏，以旌国形，仍以二山立阙，故曰“天门”焉。《太平府志》：天门山，在郡西南三十里，亦称东梁山，与和州西梁山夹大江对峙，自江中远望，色如横黛，修妩静好，宛宛不异蛾眉，故又名蛾眉山。

迥出江上山，双峰自相对。岸映松色寒，石分浪花碎。(1)参差远天际，缥缈晴霞外。落日舟去遥，回首沉青霭。(2)

(1)柳顾言诗：“泱泱浪花生。”

(2)江淹诗：“虚空起青霭，崦嵫生暮霞。”

苏东坡曰：过姑熟亭下，读李白《十咏》，疑其浅近。孙邈云：闻之王安国，此乃李赤诗。秘阁下有赤集，此诗在焉，白集中无此。赤见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其后为厕鬼所惑而死。今观其诗只如此，而以比李白，则其人心恙已久，非厕鬼之罪也。陆放翁《入蜀记》：《李太白集》有《姑熟十咏》，予族伯父彦远尝言：东坡自黄州还，过当涂读之，抚手大笑曰：“贗物败矣，岂有李太白作此语者！”郭功父争以为不然，东坡笑曰：“恐是太白后身所作耳。”盖功父少时，诗句俊逸，前辈或许之以为太白后身，功父亦遂以自负，故东坡因是戏之。或曰《十咏》及“归来乎”、“笑矣乎”、《僧伽歌》、《怀素草书歌》，太白旧集本无之，宋次道再编时贪多务得之过也。

## 李白全集卷之二十三

### 古近体诗共四十七首

#### 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

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1)腾转风火来，假合作容貌。(2)灭除昏疑尽，领略入精要。澄虑观此身，因得通寂照。(3)朗悟前后际，始知金仙妙。(4)幸逢禅居人，酌玉坐相召。彼我俱若丧，云山岂殊调。清风生虚空，明月见谈笑。怡然青莲宫，永愿恣游眺。

(1)《庄子》：“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

(2)释家以此身为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而成，坚者是地，润者是水，暖者是火，动者是风。

(3)《楞严经》：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却求观世间，犹如梦中事。湛然常定之谓寂，莹然不昧之谓照。寂，其体也。照，其用也。体用不离，寂照双运，即是定慧交修，止观互用之妙谛。

(4)《维摩诘所说经》：法无有人前后际断故。《华严经》：虽知诸法无有前际，而广说过去。虽知诸法无有后际，而广说未来。虽知诸法无有中际，而广说现在。金仙，谓佛。释成时曰：李白诗云：“朗悟前后际，始知金仙妙。”束文人如稻、麻、竹、苇，吐不出此十字。

## 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

寻幽无前期，乘兴不觉远。苍崖渺难涉，白日忽欲晚。未穷三四山，已历千万转。寂寂闻猿愁，行行见云收。高松来好月，空谷宜清秋。溪深古雪在，石断寒泉流。峰峦秀中天，(1)登眺不可尽。丹丘遥相呼，顾我忽而哂。遂造穷谷间，(2)始知静者闲。留欢达永夜，(3)清晓方言还。

(1)中天，半天也。

(2)穷谷，深谷也。

(3)永夜，长夜也。

## 安州般若寺水阁纳凉，喜遇薛员外乂

安州，唐时隶淮南道，又谓之安陆郡。般若，读若百惹，释言般若，华言智慧也，寺依此立名。

翛然金园赏，(1)远近含晴光。楼台成海气，(2)章木皆天香。(3)忽逢青云士，共解丹霞裳。(4)水退池上热，风生松下凉。吞讨破万象，攀窥临众芳。而我遗有漏，(5)与君用无方。(6)心垢都已灭，(7)永言题禅房。

(1)翛然，犹悠然也。《庄子》：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详见二十二卷注。金园，寺中园圃也。须达长者欲买只陀太子园为佛住处。太子戏言：“得金布满地中，即当卖与。”须达遂出金饼布地，周满园中，厚及五寸，广惟十里，买此园地，奉施如来，起立精舍。后人用“金园”事，本此。

(2)王褒诗：“带楼疑海气，含盖似浮云。”

(3)庾信诗：“天香下桂殿，仙梵入伊笙。”

(4)谢朓《七夕赋》：“厌白玉而为饰，霏丹霞而为裳。”

(5)《大般若经》：云何有漏法？佛告：善，现世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所有一切堕三界法，是名有漏法。

(6)《庄子》：“行乎无方。”郭象注：“随物转化也。”

(7)《四十二章经》：心垢灭尽，净无瑕秽。《维摩诘所说经》：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颠倒是垢，无颠倒是净。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

### 鲁中都东楼醉起作

按《唐书》河南道有中都县，本平陆县，天宝元年更名。

昨日东楼醉，还应倒接鬘。(1)阿谁扶上马？(2)不省下楼时。

(1)接鬘，帽也，用山公醉归事，见五卷注。

(2)《三国志·庞统传》：“向者之论，阿谁为失？”

## 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

按《通志·氏族略》：屈突氏，乃代北复姓也。本居玄朔，后徙昌黎，孝文改为屈氏，至西魏复为屈突。

陶令八十日，长歌《归去来》。(1)故人建昌宰，(2)借问几时回？风落吴江雪，纷纷入酒杯。山翁今已醉，舞袖为君开。

(1)陶潜《归去来辞序》：予家贫，耕殖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亲故多劝予为长吏。家叔以予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辞》。

(2)唐时江南西道有建昌县，隶洪州豫章郡。

## 月下独酌四首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 其二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1)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2)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3)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4)勿为醒者传。

(1)孔融《与曹操论酒禁书》：“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晋书》：“轩辕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享酒食。”

(2)《汉书》：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应劭注：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颜师古注：“相传俗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

(3)《艺文类聚》：《魏略》曰：“太祖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浊酒为贤者，清酒为圣人。”

(4)《晋书》：孟嘉好酣饮，愈多不乱。桓温问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胡震亨曰：此首乃马子才诗也。胡元瑞云：近举李墨迹为证，诗可伪，笔不可伪耶！琦按：马之才，乃宋元祐中人，而《文苑英华》已载太白此诗，胡说恐误。

### 其三

三月咸阳城，千花昼如锦。(1)谁能春独愁？对此径须饮，穷通与修短，造化夙所禀。一樽齐死生，(2)万事固难审。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

(1)梁元帝诗：“黄龙戍北花如锦。”《洛阳伽蓝记》：“春风扇柳，花树如锦。”

(2)《淮南子》：“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

### 其四

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辞粟卧首阳，屡空饥颜回。当代不乐饮，虚名安用哉？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1)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

(1)《晋书》：毕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金液，见五卷注。糟丘，见七卷注。

## 春旧终南山松龙旧隐

《地理今释》：终南山，在今陕西西安府长安县南五十里，东至蓝田县，西至凤翔府郿县，绵亘八百余里。

我来南山阳，事事不异昔。却寻溪中水，还望岩下石。蔷薇缘东窗，女萝绕北壁。别来能几日，草木长数尺。且复命酒樽，独酌陶永夕。(1)

(1)《韩诗》：“陶，畅也。”

## 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

《通典》：河南府河南县有阙塞山，俗曰龙门。《太平寰宇记》：阙塞山，《左氏传》：晋赵鞅纳王，使女宽守阙塞。服虔谓“南山伊阙”是也。杜预注，洛阳西南伊阙口也，俗名龙门。

醉来脱宝剑，旅憩高堂眠。中夜忽惊觉，起立明灯前。开轩聊直望，晓雪河冰壮。哀哀歌苦寒，(1)郁郁独惆怅。传说板筑臣，李斯鹰犬人。(2)欬起匡社稷，(3)宁复长艰辛。而我胡为者？叹息龙门下。富贵未可期，殷忧向谁写？(4)去去泪满襟，举声《梁甫吟》。(5)青云当自致，(6)何必求知音？

(1)古乐府有《苦寒行》，因行役遇寒而作。

(2)传说板筑，见廿二卷注。李斯鹰犬，见三卷注。

(3)《韵会》：欬，暴起也。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举师扬威，并匡社稷。”

(4)阮籍诗：“感物怀殷忧。”李善注：“《韩诗》曰：‘耿耿不寐，如有殷忧。’《诗·国风》：‘以写我忧。’《毛传》曰：‘写，除也。’”

(5)《梁甫吟》，见三卷注。

(6)《史记·范睢传》：“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

### 寻山僧不遇作

石径入丹壑，松门闭青苔。闲阶有鸟迹，禅室无人开。窥窗见白拂，挂壁生尘埃。使我空叹息，欲去仍徘徊。香云遍山起，(1)花雨从天来。(2)已有空乐好，况闻青猿哀。了然绝世事，此地方悠哉！

(1)《华严经》：乐音和悦，香云照耀。

(2)《楞严经》：即时天雨百宝莲花，青黄赤白，间错粉糝。

## 过汪氏别业二首

游山谁可游？子明与浮丘。(1)叠岭碍河汉，连峰横斗牛。(2)汪生面北阜，(3)池馆清且幽。我来感意气，捶鱼列珍羞。扫石待归月，开池涨寒流。酒酣益爽气，为乐不知秋。

(1)《列仙传》：陵阳子明上黄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之。《黄山图经》：黄帝与容成子、浮丘公合丹于此山，故有浮丘、容成诸峰。

(2)斗牛，谓南斗、牵牛二星。《史记正义》：吴地，斗牛之分野。

(3)谢灵运诗：“卜室倚北阜。”刘良注：“阜，陵也。”

## 其二

畴昔未识君，(1)知君好贤才。随山起馆宇，凿石营池台。星火五月中，(2)景风从南来。(3)数枝石榴发，一丈荷花开。恨不当此时，相过醉金罍。(4)我行值木落，月苦清猿哀。永夜达五更，(5)吴歊送琼杯。(6)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日出远海明，轩车且徘徊。更游龙潭去，枕石拂莓苔。

(1)杜预《左传注》：“畴昔，犹前日也。”

(2)《书·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蔡沈《集传》：“星火，东方苍龙七宿。火，谓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

(3)《淮南子》：“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史记·律书》：“景风居南方。景者，言阳气道竟，故曰景风。”陈叔齐《籟纪》：“景风，一曰凯风，又曰薰风，亦曰巨风，起自赤天之暑门，从南方来。”

(4)金罍，酒器也，详七卷注。

(5)谢灵运诗：“行觞奏悲歌，永夜继白日。”

(6)《楚辞》：“吴歊蔡讴，奏大吕些。”王逸注：“歊、讴，皆歌也。”

## 待酒不至

玉壶系青丝，沽酒来何迟？山花向我笑，正好衔杯时。晚酌东窗下，流莺复在兹。春风与醉客，今日乃相宜。

## 独酌

春草如有意，罗生玉堂阴。(1)东风吹愁来，白发坐相侵。独酌劝孤影，(2)闲歌面芳林。长松尔何知，萧瑟为谁吟？(3)手舞石上月，膝横花间琴。过此一壶外，悠悠非我心。

(1)《楚辞》：“秋兰兮靡芜，罗生兮堂下。”王逸注：“环其堂下，罗列而生。”

(2)陶渊明诗：“挥杯劝孤影。”

(3)《素问》：“松吟高山，虎啸岩岫。”张正见诗：“松吟欲舞风。”

## 友人会宿

涤荡千古愁，留连百壶饮。良宵宜清谈，皓月未能寝。醉来卧空山，天地即衾枕。

## 春日独酌二首

东风扇淑气，“水木荣春晖。白日照绿草，落花散且飞。孤云还空山，众鸟各已归。彼物皆有托，吾生独无依。(2)对此石上月，(3)长醉歌芳菲。

(1)《南史·衡阳王义季传》：“阳和扇气，播厥之始。”陆机诗：“蕙草饶淑气。”张铣注：“淑，善也。”

(2)陶潜诗：“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

(3)谢灵运诗：“暝还天际宿，弄此石上月。”

## 其二

我有紫霞想，缅怀沧洲间。(1)且对一壶酒，澹然万事闲。横琴倚高松，把酒望远山。长空去鸟没，落日孤云还。但恐光景晚，宿昔成秋颜。

(1)《广韵》：“缅，远也。”

## 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

太白自注：时于落星石上，以紫绮裘换酒为欢。

《地理广记》：开封县有蓬池，亦曰蓬泽，故卫国之匡地。《竹书纪年》云“梁惠王发逢忌之藪以赐民”，即此。《太平寰宇记》：蓬池，在开封府尉氏县北五里。按《述征记》云：大梁西南九十里尉氏县，有蓬池。阮籍诗云：“徘徊蓬池上，回顾望大梁。”即此也。隐者盖居于其间，故因以为号。《江南通志》：落星冈，在应天府西北九里，一名落星墩，又曰落星石。《景定建康志》：落星冈，一名落星墩，在城西北九里，周回二十六里，高一十二丈。又江宁县西五十里临江，亦有落星冈。李白尝于落星石以紫绮裘换酒为欢，此地也。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罗浮麻姑台，(1)此去或未返。遇君蓬池隐，就我石上饭。空言不成欢，强笑惜日晚。绿水向雁门，(2)黄云蔽龙山。(3)叹息两客鸟，徘徊吴、越间。共语一执手，留连夜将久。解我紫绮裘，且换金陵酒。酒来笑复歌，兴酣乐事多。水影弄月色，清光奈愁何？明晨挂帆席，(4)离恨满沧波。

(1)《广东通志》：麻姑峰，在罗浮山之南，其前有麻姑台，下有白莲池，池水注朱明洞。《罗浮山志》：冲虚观西南有石峰峭拔，名曰麻姑峰，旁有岩曰麻姑台。树石清幽，其上常有彩云白鹤，仙女集焉。晋、唐以来，人多有见之者。

(2)《景定建康志》：雁门山，在城东南六十里，周回二十里，高一百二十五丈。西连彭城山，南连大城山，北连陵山。山势连绵，类北地雁门，故以为名。《舆地志》云：山东北有温泉，可以浴，饮之能治冷疾。《江南通志》：雁门山，在江宁府上元县东南六十里。

(3)《太平寰宇记》：岩山，在升州江宁县南四十五里，其山岩险，故曰岩山。宋孝武改曰龙山。《六朝事迹》：鸡笼山，《寰宇记》云在城西北九里，西接落星涧，北临栖霞塘。《舆地志》云：鸡笼山在覆舟山之西二百余步，其状如鸡笼，因以为名。宋文帝元嘉中，改为龙山。以黑龙尝见真武湖，此山正临湖上，因以为名，今去县六里。又《景定建康志》：龙山在城西南九十五里，周回二十四里，高一百二十丈，入太平州当涂县，北有水。以其山似龙形，因以为名。

(4)木华《海赋》：“维长绁，挂帆席。”

## 月夜听卢子顺弹琴

闲夜坐明月，幽人弹素琴。忽闻《悲风》调，宛若《寒松吟》。《白雪》乱纤手，《绿水》清虚心。(1)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2)

(1)释居月《琴曲谱录》有《悲风操》、《寒松操》、《白雪操》。《白帖》：《阳春》、《白雪》、《绿水》、《悲风》、《幽兰》、《别鹤》，并琴曲名。

(2)《风俗通》：伯子牙方鼓琴，钟子期听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泰山。”顷之间，而意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汤汤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以世无足为知音者也。

## 青溪半夜闻笛

“青溪”，当作“清溪”，在江南池州府城西北五里，其地在唐时为秋浦县。

羌笛《梅花引》，(1)吴溪陇水情。(2)寒山秋浦月肠断玉关声。(3)

(1)羌笛，见四卷注。杨齐贤曰：《梅花引》，曲名。《乐府诗集》：“《梅花落》，本笛中曲也。”

(2)古歌：“陇头流水，分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详见《愁阳春赋》注。

(3)玉关，见四卷注。

## 日夕山中忽然有怀

久卧青山云，遂为青山客。山深云更好，赏弄终日夕。月衔楼间峰，泉漱阶下石。(1)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借。鼯啼桂方秋，(2)风灭籁归寂。(3)缅思洪崖术，(4)欲往沧海隔。云车来何迟，(5)抚己空叹息。

(1)《周礼》：善沟者水漱之。

(2)鼯，飞生鸟也，见七卷注。

(3)《初学记》：“风吹万物，有声曰籁。”

(4)《广韵》：“缅，远也。”《神仙传》：卫叔卿与数人博戏，其子度世曰：“是谁也？”叔卿曰：“洪崖先生。”

(5)魏武帝诗：“乘驾云车，骖驾白鹿。”古诗：“轩车来何迟。”

## 夏日山中

懒摇白羽扇，(1)裸袒青林中。(2)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1)《堂书钞》：《语林》云：“武侯乘素舆，执白羽扇。”

(2)《羽猎赋》：“布乎青林之下。”

## 山中与幽人对酌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1)明朝有意抱琴来。

(1)《宋书》：陶潜性嗜酒，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 春日醉起言志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1)觉来盼庭前，一鸟花间鸣。借问此何时？(2)春风语流莺。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浩歌待明月，(3)曲尽已忘情。

(1)《宋书》：颜延之得酒，必颓然自得。

(2)张景阳诗：“借问此何时，胡蝶飞南园。”

(3)浩歌，大歌也。《楚辞》：“临风恍兮浩歌。”

《麓堂诗话》：太白天才绝出，真所谓“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今所传石刻“处世若大梦”一诗，序称“大醉中作，贺生为我读之”。此等诗皆信手纵笔而就，他可知已。琦尝见石刻于星凤楼帖中，“觉来盼庭前”作“揽衣览庭际”，“一鸟”作“有鸟”，“对酒还自倾”作“未叹酒已倾”，数字不同。贺生不知为谁，若指知章，恐无此理。疑其出于后人伪托也。

## 庐山东林寺夜怀

《江西通志》：东林寺，在庐山之麓，晋太元九年慧远建。此山仪形九叠，峻竦天绝，而寺之所居，尤尽林壑之美。背负炉峰，旁带瀑布，清流环阶，白云生栋，别营禅室，最居深静。凡在瞻礼，神气为之清爽。慎蒙《名山记》：庐山有东林寺，寺始于晋慧远法师。谢灵运为凿池种莲。师与隐者十八人同修净土社，缁素咸在，谓之莲社。师送客至虎溪而止。常与陶渊明、陆修静谈，不觉过溪，共笑而反。今三门内，屋于桥上，水淹塞，去即虎溪。傍稻田中，有莲数本，即莲池也。出寺有大溪，度石桥，或云此为虎溪。

我寻青莲宇，(1)独往谢城阙。(2)霜清东林钟，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虚空，天乐鸣不歇。(3)宴坐寂不动，(4)大千入毫发。(5)湛然冥真心，(6)旷劫断出没。(7)

(1)陈子昂诗：“闻道白云居，窈窕青莲宇。”杨齐贤曰：青莲宇，梵宫也。(2)《楚辞章句》：“谢，去也。”

(3)《阿弥陀经》：彼佛国土，常作天乐。

(4)《维摩诘经》：舍利弗言：忆念我昔曾于林中，宴坐树下。《释氏要览》：宴坐，又作燕坐。燕，安也，安息貌也。

(5)李善《文选注》：大千者，谓一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狱，上非想天，为一世界。千世界为小千世界，千小世界为中千世界。千中世界为大千世界。《法苑珠林》：须菩提答阿难曰：“我念一时入于三昧，此大千世界弘广若斯，置一毛端，往来旋转如陶家轮。”

(6)《南史》：帝问大僧正慧念曰：“见不可思议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动。”《楞严经》：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

(7)《韵会》：梵书以一世为一劫。谢灵运《山居赋》：“析旷劫之微言，说象法之遗旨。”

## 寻雍尊师隐居

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1)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

(1)《列仙传》：老子乘青牛车去，入大秦。《玉策记》：千岁之鹤，随时而鸣，能登于木。其未千岁者，终不集于树上也。色纯白，而脑尽成丹。杨齐贤曰：青牛，花叶上青虫也。有两角，如蜗牛，故云。琦按：“青牛”、“白鹤”，不过用道家事耳，不必别作创解。

## 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湖广通志》：黄鹤楼，在武昌府城西南隅，世传仙人乘黄鹤过此，因名。雄据江山，为楚会大观。

一为迁客去长沙，(1)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2)

(1)江淹《恨赋》：“迁客海上。”

(2)《乐府诗集》：“《梅花客》，本笛中曲也。”

## 对酒

劝君莫拒杯，春风笑人来。桃李如旧识，倾花向我开。流莺啼碧树，明月窥金罍。昨日朱颜子，今日白发催。棘生石虎殿，(1)鹿走姑苏台。(2)自古帝王宅，城阙闭黄埃。(3)君若不饮酒；昔人安在哉！(4)

(1)《十六国春秋》：石虎飨群臣于太武前殿，佛图澄殿上褰衣而行，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虎令发石下而视之，有棘子生焉。

(2)《汉书·伍被传》：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

(3)鲍照《芜城赋》：“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李善注：“埃，尘也。”

(4)又鲍照诗：“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

## 醉题王汉阳厅

我似鹓鸪鸟，南迁懒北飞。时寻汉阳令，取醉月中归。

张华《禽经注》：《广志》云：鹓鸪似雌雉，飞但徂南不北也。《异物记》云：鹓鸪白黑成文，其鸣自呼，象小雉，其志怀南不北徂也。

## 嘲王历阳不肯饮酒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杀陶渊明，不饮杯中酒。浪抚一张琴，虚栽五株柳。(1)空负头上巾，(2)吾于尔何有？

(1)陶渊明畜素琴一张，宅边有五柳树，见十卷《戏赠郑溧阳》诗注。

(2)陶渊明诗：“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

## 独坐敬亭山

《江南通志》：敬亭山在宁国府城北十里，古名昭亭山，东临宛溪，南俯城闉，烟市风帆，极目如画。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 自遣

对酒不觉暝，(1)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

(1)《韵会》：“暝，夕也。”

##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西溪丛语》：《绵州图经》云：戴天山，在县北五十里，有大明寺，开元中，李白读书于此寺。又名大康山，即杜甫所谓“康山读书处”也。

《一统志》：大匡山，在绵州彰明县北三十里，一名康山，亦名戴天山。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1)飞泉挂碧峰。(2)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1)王蔼诗：“日坂散朱霁，天隅敛青霭。”

(2)陆机诗：“飞泉漱鸣玉。”

唐仲言曰：今人作诗，多忌重叠，右丞《早朝》妙绝古今，犹未免五用衣冠之议，如此诗“水声”“飞泉”、“树”“松”“桃”“竹”，语皆犯重。吁！古人于言外求佳，今人于句中求隙，失之远矣。

秋日与张少府楚城韦  
公藏书高斋作

日下空亭暮，城荒古迹余。地形连海尽，天影落江虚。旧赏人虽隔，(1)新知乐未疏。(2)彩云思作赋(3)，丹壁问藏书。查拥随流叶，(4)萍开出水鱼。夕来秋兴满，回首意何如？

- (1)谢朓诗：“山川隔旧赏，朋僚多雨散。”
- (2)《楚辞》：“乐莫乐兮新相知。”
- (3)彩云作赋，用宋玉赋朝云事，是赞其才思之美。
- (4)《韵会》：“楂，水中浮木也。”

## 秋夜独坐怀故山

小隐慕安石，(1)远游学子平。(2)天书访江海。云卧起咸京。(3)入侍瑶池宴，(4)出陪玉辇行。(5)夸胡新赋作，(6)谏猎短书成。(7)但奉紫霄顾，(8)非邀青史名。(9)庄周空说剑，(10)墨翟耻论兵。(11)拙薄遂疏绝，归闲事耦耕。(12)顾无苍生望，(13)空爱紫芝荣。(14)寥落暝霞色，微茫旧壑情。秋山绿萝月，今夕为谁明？

(1)王康琚诗：“小隐隐林藪，大隐隐朝市。”谢安石高卧东山，见七卷注。

(2)向子平肆意游五岳名山，见十三卷注。《楚辞》：“《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其辞曰：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

(3)鲍照诗：“云卧恣天行。”

(4)《穆天子传》：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

(5)潘岳《籍田赋》：“天子乃御玉辇。”

(6)夸胡，用扬雄赋长杨事，见一卷《大猎赋》注。

(7)《史记》“司马相如常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之。”

(8)梁简文帝赋：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

(9)青史，见二十二卷注。

(10)《庄子·说剑篇》：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如是三年，国衰。诸侯谋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说王之意止剑士者，赐之千金。”左右曰：“庄子当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庄子，庄子弗受，太子乃与见王，王曰：“夫子所御杖，长短何如？”曰：“臣有三剑，唯王所用。有天子剑，有诸侯剑，有庶人剑。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剑，巨窃谓大王薄之。”

(11)《吕氏春秋》：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高诱注：公输般在楚，楚王使设云梯为攻宋之具。墨子闻而往说之，楚王曰：“公输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为不得？”墨子曰：“使公输般攻宋之城，臣请为宋守之备。”公输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又令公输般守备，墨子九下之。不肯以善用兵见知于天下也。墨子名翟，鲁人也。

(12)《周礼》：“二耜为耦。”贾公彦疏：“二耜为耦者，两人各执一耜，若长沮、桀溺耦而耕也。”《礼记》：“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陈澧注：“耦谓二人相偶也。”

(13)《通鉴》：谢安少有重名，前后征辟，皆不就。寓居会稽，以山水、文籍自娱，虽为布衣，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士大夫至相谓曰：“安石不出，当如苍生何？”

(14)《四皓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宋之间诗：“镜愁玄发改，心爱紫芝荣。”

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潜然感旧

崔宗之，见十卷注。《唐书·地理志》山南道邓州南阳郡有南阳县。《文献通考》：琴有一十八样，究之雅度，不过伏羲、大舜、夫子、灵开、云和五等而已。夫子样长三尺六寸四分。《说略》：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样，皆肩垂而阔，非若今耸而狭也。惟此二样乃合古制，或以夫子样周遍皆作竹节样，非古制。

昔在南阳城，唯飡独山蕨。(1)忆与崔宗之，白水弄素月。(2)时过菊潭上，(3)纵酒无休歇。(4)泛此黄金花，(5)颓然清歌发。一朝摧玉树，生死殊飘忽。留我孔子琴，琴存人已没。谁传《广陵散》，(6)但哭邙山骨。(7)泉户何时明，(8)长归狐兔窟。(9)

(1)《太平寰宇记》：独山在南阳县西三十里。《一统志》：豫山在甫阳府城东北十五里，孤峰峭立，俗名独山，下有三十六陂。

(2)白水，即淯水也，见二十卷《游南阳白水》诗注。

(3)《通典》：南阳郡菊潭县有菊水，旁水居人饮此水，多寿也。《太平寰宇记》：菊水出南阳县东石涧山，一名菊溪水，或云水出石马峰，峰如马焉。其水重于诸水。盛弘之《荆州记》云：源旁悉生芳菊，被崖浸潭，涧流滋液。其水极甘香，谷中有三十余家不复穿井，仰饮此水，上寿百二十岁，中寿百余，其七十、八十者犹以为夭。菊能轻身益气，令人久寿，于此为征矣。《一统志》：菊潭在南阳府内乡县西北，源出析谷东石涧山，或曰出石马峰。水旁生甘菊，水极甘馨，有数十家，惟饮此水，寿多至百岁之上。其菊茎短花大，其味甘美异于他菊。人多收其种，传于四方。

(4)纵酒，出《史》、《汉》《田儋传》。颜师古曰：纵，放也，放意而饮酒也。

(5)陶潜诗：“泛此忘忧物。”

(6)《世说》：稽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7)《太平寰宇记》：芒山，一作邙山，在河南县北十里，一名平逢山，亦邙山之别名也，都城所枕。杨佺期《洛城记》云：北山，连岭修亘四百余里，实古今东洛九原之地也。又戴延之《西征记》云：西岸东垣，亘阜相属，伊尹、苏秦、张仪、扁鹊、田横、刘宽、杨修、孔融、吴后主、蜀后主、张华、嵇康、石崇、何晏、陆陲、阮籍、羊祜，皆有冢在此山。《一统志》：北邙山，在河南府城北十里，山连偃师、巩、孟津三县，绵亘四百余里，东汉诸陵及唐宋名臣坟多在此。琦安：邙山，即崔葬处。

(8)隋炀帝《秦孝王诔》：“仲秋卜宅，将归泉户。”

(9)张孟阳诗：“狐兔窟其中，芜秽不复扫。”

## 忆东山二首

施宿《会稽志》：东山，在上虞县西南四十五里，晋太傅谢安所居也。一名谢安山，巍然特出于众峰间，拱揖亏蔽，如鸾鹤飞舞，其巅有谢公调马路，白云、明月二堂遗址，千嶂林立，下视沧海，天水相接，盖绝景也。下山出微径，为国庆寺，乃太傅故宅。旁有蔷薇洞，俗传太傅携妓女游宴之所。

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

### 其二

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欲报东山客，开关扫白云。

## 望月有怀

清泉映疏松，不知几千古？寒月摇清波，流光入窗户。对此空长吟，思君意何深！无因见安道，(1)兴尽愁人心。

(1)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详九卷注。

## 对酒忆贺监二首

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1)帐然有怀，而作是诗。

(1)《本事诗》：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声益光赫。“金龟”盖是所佩杂玩之类，非武后朝内外官所佩之金龟也。杨升庵因杜诗有“金鱼换酒”之句偶尔相似，遂谓“白弱冠遇贺知章在中宗朝，未改武后之制”云云。考武后天授元年九月。改内外官所佩鱼为龟。中宗神龙元年二月，诏文武官五品以上，依旧式佩鱼袋。当是时，太白年未十龄，何能与知章用遇于长安？又知章自开元以前，官不过太常博士，品居从七，于例亦未得佩鱼。杨氏之说，殆未之考耶？

四明有狂客，(1)风流贺季真。(2)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3)今为松下尘。(4)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1)《名山洞天福地记》：四明山，周围一百八十里，名丹山赤水之天，在明州。

(2)《唐书》：贺知章，字季真，越州永兴人。性旷夷，善谈说，陆象先尝谓人曰：“季真清谈风流，吾一日不见，则鄙吝生矣。”证圣初，擢进士超拔群类科，累迁太常博士。开元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一日并谢。迁太子右庶子，充侍读，徙工部。肃宗为太子，知章迁宾客、授秘书监。晚节尤诞放，邀嬉里巷，自号“四明狂客”。及秘书外监，每醉辄属词，笔不停书，咸有可观，未始刊饬。善草隶，好事者具笔研从之，意有所惬，不复拒，然纸才十数字，世传以为宝。

(3)陶潜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4)释昙迁诗：“我住刊江侧，终为松下尘。”

## 其二

狂客归四明，山阴道士迎。敕赐镜湖水，为君台沼荣。(1)人亡余故宅，(2)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梦，凄然伤我情。

(1)《唐书》：贺知章，天宝初病，梦游帝居，数日寤，乃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许之。以宅为千秋观而居，又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赐诗，皇太子百官饯送。擢其子曾子为会稽郡司马，赐绯鱼，使侍养。幼子亦听为道士。卒年八十六。

(2)施宿《会稽志》：唐贺秘监宅，在会稽县东北三里八十步，今天长观是。

琦按：窦蒙《述书赋注》：贺知章，天宝二年以年老上表，请入道，归乡里，特诏许之。知章以羸老乘舆而往，到会稽，无几老终。九年冬十二月，

诏曰：“故越州千秋观道士贺知章，神清志逸，学富才雄，挺会稽之美箭，蕴昆冈之良玉，故飞名仙省，侍讲龙楼。愿追二老之奇踪，克遂四明之狂客。允协初志，脱落朝衣，驾青牛而不还，狎白鸥而长往。舟壑靡息，人壑两亡，推旧之怀，有深追悼，宜加缛礼，式展哀荣，可赠兵部尚书。”据此书及《唐书》本传，知章归后无几，即迁化矣。乃许鼎撰《通和祖先生墓志》云：贺监得摄生之妙，近数百年不死，荷笈卖药如韩康伯。近在天台山升遐，遍于人听。元和己亥，先生遇之，谓曰：“子宽中柔外，可以语至道也。后十岁遇尔于小有。”乃授断谷丹经。徐弦序云：贺监以天宝二年始得还乡，既而天下多事，遂与世绝，止于吴、越，故老亦不能知其所终。是皆以知章仙去耶？读此诗所云“今为松下尘”，又云“人亡余故宅”，无稽之口可以杜矣。

## 重忆一首

欲向江东去，定将谁举杯？(1)稽山无贺老，(2)却棹酒船回。

(1)将，与也。

(2)稽山，谓会稽山。

## 春滞沅湘，有怀 山中

《史记》：“浩浩沅、湘兮。”《正义》曰：《说文》云：沅水出牂牁东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县海山北，入江。按二水皆经岳州而入大江也。后人以沅、湘为岳州之异称。

沅、湘春色还，风暖烟草绿。古之伤心人，于此肠断续。予非《怀沙》客，  
(1)但美《采菱曲》。(2)所愿归东山，寸心于此足。(3)

(1)《史记》：屈原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2)《尔雅翼》：楚之风俗，当菱熟时，士女相与采之，故有《采菱》之歌以相和，为繁华流荡之极。《招魂》云：“涉江采菱发《阳阿》。”《阳阿》者，采菱之曲也。

(3)沈约诗：“所愿从之游，寸心于此足。”

## 落日忆山中

雨后烟景绿，晴天散余霞。(1)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花落时欲暮，见此令人嗟。愿游名山去，学道飞丹砂。

(1)谢朓诗：“余霞散成绮。”

### 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

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没。摇荡女萝枝，半挂青天月。不知旧行径，初拳几枝蕨。(1)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

(1)《埤雅》：“蕨初生无叶，可食，状如大雀拳足，又如其足之蹶也，故谓之蕨。”《尔雅翼》：“蕨初生如小几拳，紫色而肥。”杨升庵曰：黄山谷诗“蕨芽初长小儿拳”，以为奇句，然太白已有“不知行径下，初拳几枝蕨”之句，山谷落第二义矣。

## 李白全集卷之二十四

### 古近体诗共六十五首

#### 越中秋怀

越中，唐时之越州，又谓之会稽郡，隶江南东道。

越水绕碧山，周回数千里。乃是天镜中，分明画相似。爱此从冥搜，(1)永怀临湍游。一为沧波客，十见红蕖秋。(2)观涛壮天险，(3)望海令人愁。路迢迢西照，岁晚悲东流。何必探禹穴，(4)逝将归蓬丘。(5)不然五湖上，亦可乘扁舟。(6)

(1)孙绰《天台山赋序》：“远寄冥搜。”李善注：“搜访幽冥也。”

(2)梁简文帝诗：“红蕖间青琐，紫露湿丹楹。”

(3)越地，左绕浙江，江有涛水，昼夜再上。枚乘《七发》曰：“观涛于广陵之曲江。”正谓此江也。

(4)《汉书·司马迁传》：上会稽，探禹穴。张晏曰：禹巡狩至会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间云禹入此穴。《水经注》：会稽山东有湮井，去庙七里，深不见底，谓之禹井云。东游者多探其穴也。

(5)《诗·国风》：“逝将去女，适彼乐土。”《朱传》云：“逝，往也。”《十洲记》：“蓬丘，蓬莱山也。”

(6)《国语》：范蠡乘轻舟以泛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史记》：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陶朱公。

## 效古二首

朝入天苑中，(1)谒帝蓬莱宫。(2)青山映辇道，(3)碧树摇烟空。谬题金闺籍，(4)得与银台通。(5)待诏奉明主，(6)抽毫颂清风。(7)归时落日晚，蹀躞浮云骢。(8)人马本无意，飞驰自豪雄。入门紫鸳鸯，金井双梧桐。(9)唐歌弦古曲，美酒沽新丰。(10)快意且为乐，列筵坐群公。(11)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转蓬。(12)早达胜晚遇，(13)羞比垂钓翁。(14)

(1)天苑，禁苑也。

(2)《唐书》：大明宫在禁苑东南，西接宫城之东北隅，长千八百步，广千八十步，曰东内。本永安宫，贞观八年置，九年曰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百官献饩以助役。高宗以风痹厌西内潮湿，龙朔三年始大兴葺，曰蓬莱宫，咸亨元年曰含元宫，长安元年复曰大明宫。

(3)《上林赋》：“辇道C属。”颜师古注：“辇道，谓阁道可以乘辇而行者也。”

(4)谢朓诗：“既通金闺籍。”李善注：金闺，即金门也。应劭《汉书注》曰：籍者，为尺二竹牒，纪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

(5)唐大明富有银台门，详六卷注。

(6)《通鉴》：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胡三省注：唐天子在大明宫，翰林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显福门内；若在东都及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弈，各别院以凜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词学。

(7)谢庄《月赋》：“抽毫进牍，以命仲宣。”李善注：“毫，笔毫也。”《诗·大雅》：“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8)《韵会》：“蹀躞，行貌。”浮云骢，见四卷注。

(9)紫鸳鸯，见二卷注。金井，见三卷注。

(10)梁元帝诗：“试酌新丰酒。”

(11)谢灵运诗：“列筵皆静寂。”吕延济注：“列筵，谓四座也。”

(12)转蓬，见九卷注。

(13)《南史》：张纘年二十二，累迁尚书吏部郎，俄而长兼侍中。时人以为早达。

(14)垂钓翁，谓吕尚，年八十钓于渭滨，始遇文王。

## 其二

自古有秀色，西施与东邻。蛾眉不可妒，况乃效其 $\llcorner$ 。(1)所以尹婕妤，羞见邢夫人，低头不出气，塞默少精神。(2)寄语无盐子，(3)如君何足珍。

(1)西施效 $\llcorner$ ，见二卷注。东邻，见四卷注。

(2)《史记》：武帝时，幸夫人尹婕妤，与邢夫人同时幸，有诏不得相见。尹夫人自请武帝，愿望见邢夫人，帝许之。即令他夫人饰，从御者数十人，为邢夫人来前。尹夫人前见之，曰：“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

对曰：“视其身貌形状，不足以当人主矣。”于是帝乃诏使邢夫人衣故衣，独身来前。尹夫人望见之，曰：“此真是也。”于是乃低头俯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史记·日者传》：“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颜氏家训》：“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

(3)无盐，丑妇，见四卷注。

## 拟古十二首

青天何历历，(1)明星如白石。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银河无鹊桥，非时将安适。(2)闺人理纨素，游子悲行役。(3)瓶冰知冬寒，(4)霜露欺远客。客似秋叶飞，飘飏不言归。别后罗带长，愁宽去时衣。乘月托宵梦，因之寄金徽。(5)

(1)《古诗》：“众星何历历。”历历，行列貌。

(2)《太平御览》：《尔雅》云：“河鼓谓之牵牛。”又古歌云：“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黄姑者，即河鼓也。为吴音讹而然。《锦绣万花谷》：“牵牛谓之河鼓，声转而为黄姑也。”《初学记》：天河，亦曰银河。《白帖》：《淮南子》：乌鹊填河以成桥，而渡织女。《中华古今注》：鹊，一名神女，俗云七日填河成桥。

(3)颜师古《汉书注》：纨素，今之绢也。柳惲诗：“念君方远游，贱妾理纨素。”

(4)《吕氏春秋》：“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5)《旧唐书》：贞观二十二年，契苾回纥等十余部落相继归国，太宗各因其地土，择其部落，置为州府。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仆骨为金微都督府云云。《新唐书》：金微都督府，以仆固部置，隶安北都护府。

萧士贇曰：此篇伤穷兵黩武，行役无期，男女怨旷，不得遂其室家之情，感时而悲者焉。哀而不伤，怨而不诽，真有国风之体。此晦庵之所谓“圣于诗”者与？

## 其二

高楼入青天，下有白玉堂。(1)明月看欲堕，(2)当窗悬清光。遥夜一美人，(3)罗衣沾秋霜，含情弄柔瑟，弹作《陌上桑》。(4)弦声何激烈，风卷绕飞梁。(5)行人皆踟蹰，(6)栖鸟去回翔。但写妾意苦，莫辞此曲伤，愿逢同心者，飞作紫鸳鸯。

(1)古诗：“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江总诗：“并胜余人白玉堂。”

(2)《长门赋》：“悬明月以自照兮。”

(3)遥夜，长夜也。《楚辞》：“靓杪秋之遥夜。”

(4)《陌上桑》，古相和歌曲，详六卷注。

(5)歌声绕梁，见十一卷注。《鲁灵光殿赋》：“飞梁偃蹇以虹指。”

(6)《韵会》：“踟蹰，住足也。”

## 其三

长绳难系日，(1)自古共悲辛。黄金高北斗，(2)不惜买阳春。石火无留光，还如世中人。(3)即事已如梦，后来我谁身？提壶莫辞贫，取酒会四邻。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1)傅玄诗：“岁暮景迈群光绝，安得长绳系白日。”

(2)《唐书·尉迟敬德传》：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虽积金至斗，岂能移之。”又唐人诗：“身后堆金柱北斗。”疑当时俚语有此。

(3)刘勰《新论》：“人之短生，犹如石火，炯然以过。”《法苑珠林》：“石火无恒焰，电光非久停。”

#### 其四

清都绿玉树，(1)灼烁瑶台春。(2)攀花弄秀色，远赠天仙人。(3)香风送紫蕊，直到扶桑津。(4)耻掇世上艳，所贵心之珍。相思传一笑，聊欲示情亲。

(1)《楚辞》：“造旬始而观清都。”朱子注：“清都，列子以为帝之所居也。”

(2)左思《蜀都赋》：“晖丽灼烁。”刘渊林注：“灼烁，艳色也。”刘良注：“灼烁，光彩貌。”鲍照诗：“朝日灼烁发园华。”《拾遗记》：昆仑山傍有瑶台十二，各广千步，皆五色玉为台基。

(3)《抱朴子》：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

(4)木华《海赋》：“翔阳逸骇于扶桑之津。”吕延济注：“扶桑之津，日出之处。”

#### 其五

今日风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风笑于人，何乃愁自居。吹箫舞彩凤，(1)酌醴鲙神鱼，(2)千金买一醉，取乐不求余。达士遗天地，东门有二疏。(3)愚夫同瓦石，有才知卷施。无事坐悲苦，块然涸辙鲋。(4)

(1)吹箫致凤，用萧史事，见六卷注。

(2)嵇康诗：“鸾觞酌醴，神鼎烹鱼。”《说文》：“醴，酒一宿熟者。”曹植诗：“玉尊盈桂酒，河伯献神鱼。”

(3)《汉书》：疏广为太傅，兄子受为少傅。太子每朝，因进见，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在位五岁，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受叩头曰：“从大人议。”即日，父子俱移病。满三月赐告，广遂称笃，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帐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及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广既归乡里，日令家供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

(4)涸辙鲋，用庄子事，见二十卷注。

#### 其六

运速天地闭，(1)胡风结飞霜。百草死冬月，六龙颓西荒。(2)太白出东方，(3)彗星扬精光。(4)鸳鸯非越鸟，何为眷南翔？(5)惟昔鹰将大，(6)今为侯

与王。得水成蛟龙，(7)争池夺凤凰。(8)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扬。(9)

(1)《周易》：“天地闭，贤人隐。”《月令》：“孟冬之月，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

(2)六龙，谓天子大驾，详八卷注。

(3)《汉书》：太白出西方，失其行，夷狄败。出东方，失其行，中国败。《宋书》：太白出东方，利用兵，西方不利。

(4)《晋书》：彗星，所谓扫星，本类星，末类彗。小者数寸，长或竟天。见则兵起、大水。主扫除，除旧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按：彗本无光，傅日而为光，故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在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指。顿挫其芒，或长或短，光芒所及则为灾。《唐书》：乾元三年四月丁巳，有彗星见于东方，在娄、胃间，色白。长四尺，东方疾行，历昴、毕、觜、参、东井、舆鬼、柳、轩辕，至右执法西。凡五旬余不见。闰四月辛酉朔，有彗星出于西方。长数丈，至五月乃灭。娄为鲁，胃、昴、毕为赵，觜、参为唐，东井、舆鬼为京师分，柳其半为周分。二彗仍见者，荐祸也。

(5)曹植诗：“愿随越鸟，翻飞南翔。”

(6)陈琳《檄文》：“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韵会》：“将，与也。”

(7)《魏书·杨大眼传》：时将南伐，李冲典选征官，用为军主。大眼谓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谓蛟龙得水之秋，自此一举，终不复与诸君齐列矣。”

(8)《晋中兴书》：荀勖徙中书监为尚书令，人贺之，乃发恚曰：“夺我凤凰池，卿诸人何贺我耶？”

(9)《诗·小雅》：“惟南有箕，不可以簸扬。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孔颖达《正义》云：“言惟此天上，其南则有箕星，不可以簸扬米粟。其北则有斗星，不可以挹其酒浆。”

“运速天地闭”，喻国家否运之至，如四运将终之时，天地之气亦为之闭塞不通。“胡风结飞霜”，喻禄山起兵为害。“百草死冬月”，喻人民遭乱而死。“六龙颡西荒”，喻明皇西幸蜀中。“太白出东方，彗星扬精光”，谓仰观天象，昭昭可察，灾害不知何日可除。“鸳鸯非越鸟，何为眷南翔”，谓己非南人，而向南奔走。疑太白于此时偕妇同行，故用鸳鸯为喻。此诗其作于流夜郎之前耶？“惟昔鹰将犬，今为侯与王”，谓出身微劣，不过效鹰犬之用，而能得尺寸之功以致身高位者多也。“得水成蛟龙”，谓将帅郭子仪、李光弼一流。“争池夺凤凰”，谓宰相房琯、张镐一流。“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簸扬”，伤己无人荐过，如彼天星之中北斗，虽有斗名，而不可用之以酌酒。南箕虽有箕名，而不可用之以簸扬米谷。徒有高才，不为人用，其自悲之意深矣。萧氏以为太白从永王时作诗讽其勤王而王不从，故作是诗者，非也。

## 其七

世路今太行，(1)回车竟何托。万族皆调枯，(2)遂无少可乐。旷野多白骨，

(3)幽魂共销铄。荣贵当及时，春华宜照灼。(4)人非昆山玉，(5)安得长璀错。(6)身没期不朽，荣名在麟阁。(7)

(1)刘孝标《广绝交论》：“世路险巇，一至于此。太行孟门，岂云崭绝。”太行山路最为险峻，见五卷注。

(2)陶潜诗：“万族各有托。”

(3)《魏许昌碑表》：“白骨既交辉于旷野。”

(4)苏武诗：“努力爱春华。”李善注：“春华，喻少时也。”古《读曲歌》：“千叶红芙蓉，照灼绿水边。”

(5)《韩诗外传》：“玉出于昆山。”

(6)《说文》：“璀，玉光也。”《鲁灵光殿赋》：“下第蔚以璀错。”

(7)汉宣帝图画功臣于麒麟阁，详四卷注。

### 其八

月色不可扫，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1)流萤飞百草。日月终销毁，(2)天地同枯槁。蟋蟀啼青松，(3)安见此树老。金丹宁误俗，昧者难精讨。尔非千岁翁，多恨去世早。饮酒入玉壶，(4)藏身以为宝。

(1)《岁华纪丽》：“秋露白，故曰玉露。”

(2)《楚辞》：“白日晼晚其将入兮，明月销铄而减毁。”

(3)蟋蟀，寒蝉也，详五卷注。

(4)费长房见老翁卖药，市罢，辄跳入壶中。详九卷注。

### 其九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1)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2)月兔空捣药，(3)扶桑已成薪。(4)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前后更叹息，浮荣何足珍。

(1)《列子》：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

(2)《左传》：“保于逆旅。”杜预注：“逆旅，客舍也。”孔颖达《正义》：“逆，迎也，旅，客也，迎止宾客之处也。”《庄子》：“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

(3)傅玄《拟天问》：“月中何有？白兔捣药。”

(4)《楚辞章句》：“东方有扶桑之木，其高万仞。日下浴于汤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

### 其十

仙人骑彩凤，昨下阊风岑。(1)海水三清浅，(2)桃源一见寻。(3)遗我绿玉怀，兼之紫琼琴。杯以倾美酒，琴以闲素心。(4)二物非世有，何论珠与金。琴弹松里风，杯劝天上月。风月长相知，世人何倏忽。

(1)《十洲记》：昆仑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辉，名曰阊风巅。

(2)《神仙传》：麻姑云：“接待以来，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日。”

(3)桃源，见二卷注。

(4)江淹诗：“素心正如此。”李善注：“《方言》曰：素，本也。”

### 其十一

涉江弄秋水，爱此荷花鲜。(1)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佳期彩云重，(2)欲赠隔远天。相思无由见，怅望凉风前。

(1)吴均诗：“愿君早旋反，及此荷花鲜。”

(2)《楚辞》：“与佳期兮夕张。”

### 其十二

去去复去去，辞君还忆君。(1)汉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人生难称意，(2)岂得长为群。越燕喜海日，燕鸿思朔云。(3)别久容华晚，琅玕不能饭。(4)日落知天昏，梦长觉道远。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5)

(1)《古诗》：“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2)鲍照诗：“人生不得常称意。”

(3)《吴越春秋》：“胡马望北风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谁不爱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西阳杂俎》：“紫胸轻小者，是越燕。”《尔雅翼》：“越燕，小而多声，颌下紫，巢于门楣上，谓之紫燕，亦谓之汉燕。”颜延之《赭白马赋》：“眷西极而骧首，望朔云而蹠足。”

(4)张衡《南都赋》：“珍羞琅玕，充溢圆方。”李周翰注：“琅玕，玉名，饮食比之以为美。”

(5)《初学记》：刘义庆《幽明录》曰：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古传云：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携弱子餧送此山，立望其夫，而化为石，因以为名焉。”

## 感兴八首

瑶姬天帝女，精彩化朝云。(1)宛转入梦宵，无心向楚君，锦衾抱秋月，(2)绮席空兰芬。(3)茫昧竟谁测，虚传宋玉文。(4)

(1)瑶姬，见一卷《惜余春赋》注。

(2)《诗·国风》：“锦衾烂兮。”

(3)江淹诗：“绮席生浮埃。”

(4)宋玉《高唐赋》，见二卷古诗第五十八首注。

## 其二

洛浦有宓妃，(1)飘飘雪争飞。轻云拂素月，了可见清辉。解珮欲西去，含情讵相违。香尘动罗袜，禄水不沾衣。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2)好色伤大雅，多为世所讥。

(1)《楚辞·九叹》：“迎宓妃于伊雒。”王逸注：“宓妃，神女。盖伊洛水之精也。”《史记·索隐》：“如淳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为洛水之神。”曹植《洛神赋序》：“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2)“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愿诚信之先达，解玉佩以要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皆赋中语也。陈王，即曹植，植以太和六年封陈王。

萧士赞曰《高唐》、《神女》二赋，乃宋玉寓言以成文章。《洛神赋》，则子建拟之而作。后世之人如痴子听人说梦，以为诚有其事。太白知其托词，而讥其伤大雅，可谓识见高远矣。

## 其三

裂素持作书，(1)将寄万里怀。眷眷待远信，(2)竟岁无人来。征鸿务随阳，(3)又不为我栖。委之在深篋，蠹鱼坏其题。(4)何如投水中，流落他人开。不惜他人开，但恐生是非。

(1)《后汉书·范式传》：“裂素为书，以遗巨卿。”李善《文选注》：“纂文曰书，缣曰素。”

(2)《东观余论》：古者谓使为信，故逸少帖云：信遂不取答。《真诰》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见告。《谢宣城传》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隐居帖》云：明旦信还，仍过取反。凡言信者，皆谓使人也。近世犹有此语，故《虞永兴帖》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遂以遣书馈物为信，故谓之书信，而谓前人之语亦然，不复知魏、晋以还所谓信者乃使之别名耳。

(3)江淹诗：“远心何所慕，云边有征鸿。”郑康成《毛诗笺》：“雁者，随阳而处。”孔安国《尚书传》：“随阳之鸟，鸿雁之属。”孔颖达《正义》：“日之行也，夏至渐南，冬至渐北。鸿雁之属，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

思《蜀都赋》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阳也，此鸟南北与日进退，随阳之鸟，故称阳鸟。

(4)古人谓书签为题，传所云“隋唐藏书，皆金题玉躞”是矣。此所云题者乃书札面上手笔封题之处。

#### 其四

芙蓉娇绿波，桃李夸白日。偶蒙春风荣，生此艳阳质。岂无佳人色，但恐花不实。宛转龙火飞，零落互相失。讵知凌寒松，千载长守一。(1)

(1)守一，不变其常也。

萧士赞曰：按此篇已见二卷古诗四十七首。必是当时传写之殊，编诗者不能别，姑存于此卷。观者试以首句比并而论，美恶显然，识者自见之矣。注已见前，不复重出。

#### 其五

十五游神仙，仙游示曾歇。吹笙吟松风，泛瑟窥海月。(1)西山玉童子，使我炼金骨。(2)欲逐黄鹤飞，相呼向蓬阙。

(1)江淹诗：“泛瑟卧遥帷。”张铣注：“泛瑟，抚瑟也。”

(2)魏文帝诗：“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灵宝经》：“炼骨成金。”

#### 其六

西国有美女，结楼青云端。蛾眉艳晓月，一笑倾城欢。高节不可夺，(1)炯心如凝丹。(2)常恐彩色晚，(3)不为人所观。安得配君子，共乘双飞鸾。

(1)古诗，“君亮执高节。”

(2)《晋书》：张华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

(3)江淹诗：“彩色世所重。”

琦按：此篇与二卷中古诗之二十七首互有同异，想亦是其初稿，编诗者不审，遂重列于此耳。注已见前者，不复重出。

#### 其七

謁来荆山客，(1)谁为珉玉分。(2)良宝绝见弃，虚持三献君。直木忌先伐，芬兰哀自焚。盈满天所损，沉冥道所群。东海有碧水，西山多白云。鲁连及夷、齐，可以躡清芬。

(1)謁来，详见十三卷《怀友人岑伦》诗注。

(2)《说文》：“珉，石之美者。”鲍照诗：“泾渭不可杂，珉玉当早分。”

萧士赉曰：此篇已见二卷古风之三十六章，但有数语之异，是亦当时初本传写之殊，编诗者不尽弃，两存之耳。注已见前者，不复重出。

## 其八

嘉谷隐丰草，(1)草深苗且稀。(2)农夫既不异，孤穗将安归？常恐委畴陇，(3)忽与秋蓬飞。乌得荐宗庙，为君生光辉。

(1)《书·吕刑》：“农殖嘉谷。”《说文》：“禾，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时之中，故谓之禾。”《诗·大雅》：“芣厥丰草。”

(2)陶潜诗：“草盛豆苗稀。”

(3)曹植诗：“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

萧士赉曰：此篇比兴之诗，刺时贤不能引类拔萃以为国用者与？“嘉谷隐丰草，草深苗且稀”，喻贤人在野，混于常人之中。“农夫既不异，孤穗将安归”，农夫见谷之在草，而不别异之，犹贤者见贤之在野，而不荐引之也。“常恐委畴陇，忽与秋蓬飞”，喻在野之贤唯恐老之将至与草木俱腐也。“乌得荐宗庙，为君生光辉”，在野之贤冀在位之贤引而进之，以羽仪朝廷也。嗟乎！士怀才而不遇，千载读之，犹有感激。

## 寓言三首

周公负斧扆，(1)成王何夔夔？(2)武王昔不豫，剪爪投河湄。贤圣遇谗慝，不免人君疑。天风拔大木，禾黍咸伤萎。管、蔡扇苍蝇，公赋《鸛鸣》诗。金滕若不启，忠信谁明之。(3)

(1)《逸周书》：成王嗣，幼弱，未能践天子之位。周公摄政，君天下，弭乱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负斧扆，南面立。《礼记·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郑康成注，负之言背也。斧依，为斧文屏风于户牖之间，周公于前立焉。孔颖达《礼记正义》：天子当依而立者。依状如屏风，以絳为质，高八尺，东西当户牖之间，绣为斧文也。亦曰斧依。故《覲礼》曰：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左右几，天子衮冕负斧依。郑注云：依，如今绀素屏风也，有绣斧文，所以示威也。《尔雅》云：牖户之间谓之扆。郭注云：窗东户西也。依此诸解，是设依于庙堂户牖之间，天子见诸侯则依而立，负之而南面以对诸侯也。扆、依，古字通用。

(2)《书·舜典》：“夔夔齐慝。”孔安国《传》：“夔夔，悚惧貌。”

(3)《尚书》：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北，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公归，纳册于金滕之匮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鸛鸣》。王亦未敢诮公。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滕之书，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王执书以泣曰：“昔公勤劳王家，惟余冲人勿及知。今矢动威以彰周公之德。唯朕小子，其亲逆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岁则大熟。《史记·蒙恬列传》：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周公旦自揃其爪以沉于河，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旦沉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鲁世家》亦载此事。太白此诗盖合二事而互言之。

萧士赧曰：此惧谗诗也，隐括金滕之事以申其意。

## 其二

遥裔双彩凤，(1)婉娈三青禽。(2)往还瑶台里，鸣舞玉山岑。(3)以欢秦娥意，(4)复得王母心。区区精卫鸟，衔木空哀吟。(5)

(1)卢思道诗：“丰茸鸡树密，遥裔鹤烟稠。”

(2)毛萇《诗传》：“婉娈，少好貌。”《山海经》：“三青鸟，皆西王母使也。”详六卷注。

(3)瑶台、玉山，皆西王母之居。见五卷注。江淹诗：“愿乘青鸟翼，径出玉山岑。”

(4)秦娥，谓秦穆公女弄玉也。见六卷注。

(5)精卫衔木填海，见一卷《大鹏赋》注。

萧士赉曰：此刺当时出入宫掖，取媚后妃、公主，以求爵位者。彩凤、青禽，以比佞幸。瑶台、玉山，以比宫掖。秦娥，以比公主。王母，以比后妃。精卫衔木，以比小臣怀区区报国之心，尽忠竭诚而不见知，其意微而显矣。

### 其三

长安春色归，先入青门道。(1)绿杨不自持，从风欲倾例。海燕还秦宫，双飞入帘栊。(2)相思不相见，托梦辽城东。(3)

(1)《雍录》：青门，在汉都城，为东面南来第一门，即邵平种瓜之地也。

(2)谢惠连诗：“升月照帘栊。”《说文》：“栊，房室之疏也。”

(3)秦置辽西、辽东二郡，因在辽水之西、东而名。在唐时，辽西为柳城郡及北平郡之东境，辽东为安东都护府之地，外与奚、契丹、室韦、靺鞨诸夷相接，皆边城也，有兵戍之。

萧士赉曰：此闺思诗也。良人从军，滔滔不归，感时触物而动怀人之思者欤？绿杨、海燕，以起兴也，婉然《国风》之体，所谓“圣于诗”者，此哉！

## 秋夕旅怀

凉风度秋海，吹我乡思飞。连山去无际，流水何时归。目极浮云色，心断明月晖。芳草歇柔艳，白露催寒衣。梦长银汉落，觉罢天星稀。含悲想旧国，泣下谁能挥。

## 感遇四首

吾爱王子晋，得道伊、洛滨。金骨既不毁，玉颜长自春。可怜浮丘公，(1)猗靡与情亲。(2)举手白日间，分明谢时人。二仙去已远，梦想空殷勤。

(1)王子晋、浮丘公事，详见五卷《凤笙篇》注。

(2)《子虚赋》：“扶舆猗靡。”张铣注：“猗靡，相随貌。”阮籍诗：“猗靡情欢爱。”

萧士贇曰：此诗盖有所怀，托二仙而言也。

## 其二

可叹东篱菊，茎疏叶且微。虽言异兰蕙，亦自有芳菲。未泛盈樽酒，徒沾清露辉。当荣君不采，(1)飘落欲何依。

(1)陶潜诗：“采菊东篱下。”

## 其三

昔余闻姮娥，窃药驻云发。不自娇玉颜，方希炼金骨。飞去身莫返，含笑坐明月。(1)紫宫夸蛾眉，(2)随手会凋歇。

(1)《淮南子》：“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恒娥窃以奔月。”高诱注：“恒娥，羿妻。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恒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山。”

(2)左思诗：“列宅紫宫里。”李周翰注：“紫宫，天子所居处。”

## 其四

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1)一惑登徒言，(2)恩情遂中绝。(3)

(1)宋玉《高唐赋》言巫山彩云，及《对楚王问》言，客有歌于郢中，为《阳春》《白雪》，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俱详二卷注。

(2)《登徒子好色赋》：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来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词，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

(3)班婕妤诗：“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

萧士贇曰：太白此篇，借宋玉事以申己意也。

## 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

《唐书·百官志》：开元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宰相一人为学士知院事，常侍一人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玄宗常选耆儒，日一人侍读，以质史籍疑义，至是，置集贤院侍读学士、侍讲直学士。其后，又增置修撰官、校理官、待制官、留院官、知校讨官、文学直之员。又云：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预选。

晨趋紫禁中，(1)夕待金门诏。(2)观书散遗帙，(3)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青蝇易相点，(4)《白雪》难同调。(5)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俏。云天属清郎，林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栏下啸。严光桐庐溪，(6)谢客临海峤。(7)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

(1)谢庄《宋孝武宣贵妃诔》：“收华紫禁。”李善注：“王者之宫，以象紫微，故谓宫中为紫禁。”李延济注：“紫禁，即紫宫，天子所居也。”

(2)《汉书·东方朔传》：“待诏金门，稍得亲近。”

(3)《说文》：帙，书衣也。谢灵运诗：“散帙问所知。”散帙者，解散其书外所裹之帙而翻阅之也。

(4)陈子昂诗：“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盖青蝇遗粪白玉之上，致成点污，以比谗譖之言能使修洁之士致招罪尤也。

(5)《白雪》，曲名，其曲弥高，其和弥寡。见二卷注。

(6)章怀太子《后汉书注》：“桐庐县南有严子陵渔钓处，今山边有石，上下可坐十人，临水，名曰严陵钓坛也。”

(7)谢客，即谢灵运，客是其小名。详十六卷注。灵运有《登临海峤》诗，张铣注：“临海，郡名。峤，山顶也。”

## 寻阳紫极宫感秋作

《旧唐书》：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天宝二年三月，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

《方輿胜览》：江州紫极宫，去州二里，即今天庆观。苏东坡曰：李太白有《浔阳紫极宫感秋》，时紫极宫，今天庆观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予，盖其师卓玘之所为。

何处闻秋声，悄悄北窗竹。(1)回薄万古心，(2)揽之不盈掬。(3)静坐观众妙，(4)浩然媚幽独。(5)白云南山来，就我檐下宿。(6)懒从唐生决，(7)羞访季主卜。(8)四十九年非，(9)一往不可复。野情转萧散，世道有翻覆。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10)

(1)谢朓诗：“飒飒满池荷，悄悄荫窗竹。”古《塘上行》：“边地多悲风，树木何悄悄。”

(2)《皇娥歌》：“万象回薄化无方。”

(3)陆机诗：“揽之不盈手。”

(4)《老子》：“众妙之门。”

(5)谢灵运诗：“幽独赖鸣琴。”

(6)陶潜诗：“白云宿檐端。”

(7)张衡《思玄赋》：“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用唐举相蔡泽事，见十七卷注。

(8)《史记》：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东市。

(9)《淮南子》：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10)陶潜《问来使》诗：“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

## 江上秋怀

餐霞卧旧壑，(1)散发谢远游。(2)山蝉号枯桑，始复知天秋。朔雁别海裔，  
(3)越燕辞江楼。(4)飒飒风卷沙，茫茫雾萦洲。黄云结暮色，白水扬寒流。  
恻怆心自悲，潺湲泪难收。(5)蘼兰方萧瑟，(6)长叹令人愁。

(1)餐霞，吞食霞气，仙家修炼之法，详十三卷注。

(2)散发，不冠而发披乱也。张华诗：“散发重阴下。”

(3)谢灵运《撰征赋》：“眷转蓬之辞根，悼朔雁之赴越。”《淮南子》：“游于江浔海裔。”高诱注：“裔，边也。”

(4)越燕，今之紫燕，已见本卷注。

(5)《楚辞》：“横流滋兮潺湲。”王逸注：“潺湲，流貌。”

(6)郭璞《尔雅注》：“杜蘼，似葵而香。”邢昺疏：“《本草唐本注》云：杜蘼，叶似葵，形如马蹄，故俗云马蹄香。生山之阴水泽下湿地。根似细辛、白前等。”《山海经》云“天帝山有草，其状如葵，其臭如蘼芜，名曰杜蘼。可以走马，食之已瘿”，是也。

## 秋夕书怀

北风吹海雁，南渡落寒声。感此潇湘客，凄其流浪情。海怀结沧洲，霞想游赤城。(1)始探蓬壶事，(2)旋觉天地轻。澹然吟高秋，闲卧瞻太清。萝月掩空幕，松霜结前楹。灭见息群动，(3)猎微穷至精。(4)桃花有源水，(5)可以保吾生。

(1)《初学记》，《名山略记》云：赤城山，一名烧山，东卿司命君所居。洞周围三百里，上有上王清平天。详见七卷注。

(2)《拾遗记》：“蓬壶，蓬莱也。”

(3)陶潜诗：“日入群动息。”

(4)《庄子》：“至精无形。”

(5)桃花源，见二卷注。

## 避地司空原言怀

《一统志》：司空山，在安庆府太湖县西北一百六十里，山极高峻。山半有洗马池，即古司空原，李白尝避地于此。《太平寰宇记》：司空山，在舒州太湖县东北一百三十里。

南风昔不竞(1)，豪圣思经纶。刘琨与祖逖，起舞鸡鸣晨。虽有匡济心，终为乐祸人。(2)我则异于是，潜光皖水滨。(3)卜筑司空原，(4)北将天柱邻。(5)雪霁万里月，云开九江春。(6)俟乎太阶平，(7)然后托微身。倾家事金鼎，(8)年貌可长新。所愿得此道，终然保清真。弄景奔日驭，(9)攀星戏河律。(10)一随王乔去，(11)长年玉天宾。(12)

(1)《左传》：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杜预注：歌者吹律以咏八风，南风音微，故曰不竞也。太白借用作晋朝南渡兵力不竞解。

(2)《晋书》：祖逖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论曰：祖逖散谷周贫，闻鸡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原其素怀，抑为贪乱者矣。太白乐祸之论盖本于此。《梁书》：高祖睹海内方乱，有匡济之心。

(3)曹植诗：“潜光养羽翼，进趣且徐徐。”《太平寰宇记》：皖水。在舒州怀宁县西北，自寿州霍山县南流入，经县北二里，又东南流二百四十里入大江，谓之皖口。《一统志》：皖水在潜山县北，下流会潜水，经府城，西达大江。

(4)《江南通志》：太白书堂，在太湖县司空山，李白避地于此，有“卜筑司空原”之句。

(5)《韵会》：“将，与也。”《唐六典注》：霍山，一名天柱，在舒州怀宁县，自汉以来为南岳。《通典》：舒州怀宁县有灊山，一名天柱山。《方輿胜览》：天柱峰，在皖山，高三千七百丈，周三百五十里。山东有瀑布。汉武帝尝登此山，即司元洞府，九天司命真君所主也。《江南通志》：天柱山，在安庆府潜山县，与潜山连，其峰最高，突出众山之上，峭拔如柱，屹然为尊，道书谓之司元洞天。汉武帝尝登封于此，以代南岳。山有魏左慈炼丹遗迹。

(6)九江，在浔阳，见十四卷注。

(7)《长杨赋》：“玉衡正而泰阶平。”详一卷《明堂赋》注。

(8)江淹《别赋》：“炼金鼎而方坚。”李善注：“炼全为丹之鼎也。”

(9)《广雅》：“日御谓之羲和。”陈子昂诗：“还丹奔日驭，却老饵云霞。”

(10)河律，谓天河之津。

(11)王乔有三：一是上古之仙人，或称王子乔，或称王乔，《楚辞》中累引之，见十二卷注。一是周灵王之太子晋，亦称王子乔，见五卷注。一是后汉时河东人，为叶县令者，见十一卷庄。

(12)玉天，道家所谓玉清境之天，天宝君所治，即清微天也。又王绩诗：“三山银作地，八洞玉为天。”

## 上崔相百忧章

崔相，即崔涣。详十一卷注。按太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云：“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协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具已陈首。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覆清雪，寻经奏闻。”此侍及《万愤词》皆作于是时。

共工赫怒，天维中摧。(1)鯀鲸喷荡，(2)扬涛起雷。鱼龙陷人，成此祸胎。(3)火焚昆山，玉石相砢。(4)仰希霖雨，洒宝炎煨。(5)箭发石开，(6)戈挥日回。(7)邹衍恸哭，燕霜飒来。(8)微诚不感，犹紖夏台。(9)苍鹰搏攫，(10)丹棘崔嵬。(11)豪圣凋枯，王风伤哀。(12)斯文未丧，东岳岂颓。(13)穆逃楚难，(14)邹脱吴灾。(15)见机苦迟，二公所哈。(16)骥不骤进，(17)麟何来哉！(18)星离一门，(19)草掷二孩。万愤结缉，(20)忧从中催。金瑟玉壶，(21)尽为愁媒。举酒太息，泣血盈杯。台星再朗，天网重恢。(22)屈法申恩，(23)弃瑕取材。(24)冶长非罪，尼父无猜。(25)覆盆傥举，(26)应照寒灰。(27)

(1)《列子》：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成公綏《天地赋》：“共工赫怒，天柱摧折。”宋玉《大言赋》：“壮士愤兮绝天维。”

(2)鯀，北溟大鱼也。鲸，亦海中大鱼。俱见《大鹏赋》注。

(3)《汉书·枚乘传》：“福生有基，祸生有胎。”

(4)《书·胤征》：“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广韵》：“砢，落也。”

(5)《韵会》：“煨，焮也。”

(6)《西京杂记》：李广猎于冥山之阳，见卧虎，射之，没矢饮羽，进而视之，乃石也，其形类虎。退而更射，镞破干折而石不伤。予尝以问扬子云，子云曰：“至诚，则金石为开。”班固《幽通赋》：李虎发而石开。

(7)《淮南子》：鲁阳公与韩构，战酣，日暮，援戈而挥之，日为之反三舍。

(8)李善《文选注》：《淮南子》曰：邹衍尽忠于燕惠王，惠王信谗而系之。邹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为之降霜。

(9)《史记》：“桀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索隐》曰：“夏台，狱名。”《广雅》：“狱，犴也。夏曰夏台，殷曰羑里，周曰圜圉。”

(10)《汉书》：郅都迁为中尉，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颜师古曰：“言其鸷击之甚。”

(11)《周易》：“置于丛棘。”虞翻注：“狱外种九棘，故称丛棘。”孔颖达《正义》：“谓囚执之处以丛棘而禁之也。”《初学记》：《春秋元命苞》曰：“树棘槐，听讼于其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实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归实。槐之言归也，情见归实。《尔雅翼》：棘有赤、白二种。丹棘，即赤棘也。

(12)陈子昂诗：“终古代兴没，豪圣莫能争。”又云：“丘陵徒自出，贤圣几凋枯。”杨齐贤注：“豪圣，周公也。遭流言之变，王道凋枯，故幽以下诸诗伤哀之。”

(13)《礼记》：孔子早作，负手曳杖，逍遥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盖寝疾七日而没。《初学记》：泰山，五岳之东岳也。

(14)《汉书》：楚元王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欤？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以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王戊稍淫暴，乃与吴通谋。二人谏，不听，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

(15)又邹阳，齐人也。仕吴，以文辩著名。吴王以太子事怨望，称疾不朝，阴有邪谋，阳奏书谏，吴王不纳其言，于是邹阳知吴不可说，去之梁，从孝王游。

(16)《广韵》：“哈，笑也。”

(17)宋玉《九辩》：“骥不骤进而求服兮。”

(18)《家语》：叔孙氏之车士曰子锄商，采薪于大野，获麟焉，折其前左足，载以归。叔孙以为不祥，弃之于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麇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观之，曰：“麟也，胡为来哉？胡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孙闻之，然后取之。子贡问曰：“夫子何泣尔？”孔子曰：“麟之至，为明王也，出非其时而见害，吾是以伤焉。”

(19)鲍照《舞鹤赋》：“忽星离而云罢。”李善注：“星离，分散也。”

(20)《楚辞·九思》：“心结縉兮折摧。”《博雅》：“结縉，不解也。”

(21)江淹诗：“白露滋金瑟，清风荡玉琴。”

(22)《晋书》：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老子》：“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说文》：“恢，大也。”台星再朗，谓崔相之明察，能照见幽微。天网重恢，冀其赦己之罪。

(23)丘迟《与陈伯之书》：“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

(24)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收罗英雄，弃瑕取用。”

(25)《史记》：公冶长，齐人，字子长。孔子曰：“长，可妻也，虽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26)《抱朴子》：是责三光不照覆盆之内也。

(27)《三国志》：起烟于寒灰之上，生华于已枯之木。

## 万愤词投魏郎中

海水渤潏，(1)人罗鲸鲵。(2)翦胡沙而四塞，(3)始滔天于燕、齐。(4)何六龙之浩荡，迁白日于秦西。(5)九土星分，(6)嗷嗷凄凄。南冠君子，(7)呼天而啼。恋高堂而掩泣，(8)泪血地而成泥。狱户春而不草，(9)独幽怨而沉迷。(10)兄九江兮弟三峡，(11)悲羽化之难齐。(12)穆陵关北愁爱子，(13)豫章天南隔老妻。(14)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树棒拔桂，囚鸾宠鸡。(15)舜昔授禹，伯成耕犁。(16)德自此衰，吾将安栖。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子胥鸱夷，(17)彭越醢醢，(18)自古豪烈，胡为此繫？(19)苍苍之天，高乎视低，(20)如其听卑，脱我牢狴。(21)佞辨美玉，君收白珪。(22)

(1)木华《海赋》：“天纲溟潏。”李善注：“溟潏，沸涌貌。”《桓子新论》曰：“夏禹之时，洪水溟潏。”

(2)鲸鲵，以喻不靖之人，详八卷注，此以指禄山作乱也。

(3)李善《文选注》：“翦，聚也。”

(4)《书·尧典》：“浩浩滔天。”禄山自范阳起逆，遂据燕地，燕与齐接壤，故兼言之曰“始滔天于燕、齐”也。

(5)《淮南子注》：言日乘车驾以六龙。详三卷注，以喻明皇幸蜀也。蜀在秦之西，故曰秦西。

(6)《国语》：“能平九土。”韦昭曰：“九土，九州之土也。”《淮南子》：“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兖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济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伸土。”左思《蜀都赋》：“九土垦分，万国错峙。”

(7)《左传》：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縶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伶人也。”使与之琴，操南音。公语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

(8)萧士赉曰：高堂，喻朝廷也。琦按：世之称父母多曰高堂，太白诗中绝无思亲之句，疑其迁化久矣。考《汉书·贾谊传》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常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萧氏以高堂为喻朝廷，其说近是。

(9)《梁书》：抱痛圜门，含愤狱户。

(10)刘公干诗：“沉迷簿领书，回回自昏乱。”

(11)《文献通考》：九江，在江州之西北，详十四卷注。《四川通志》：巫峡，在巫山县东三十里，与西陵峡、归峡并称三峡。上自夔州，下至归州、夷陵州，凡七百里中皆三峡之地。

(12)羽化，如仙人之化生羽翼，盖谓弟兄天各一方，欲如飞仙之轻举远逝而相聚会，不能得也。

(13)《唐书·地理志》：沂州沂水县北有穆陵关。《山东通志》：穆陵关，在沂水县北一百二十里，古齐关也。《一统志》：穆陵关，在青州大岷山上。《左传》：齐桓公曰：“赐我先君履，南至于穆陵。”即此。又《元和郡县志》：穆陵关，在黄州麻城县西八十八里。在穆陵山上。是穆陵关有

二处，而太白所称者，则齐地之穆陵关也。盖是时伯禽尚在东鲁未归耳。

(14)豫章，郡名，唐时属江南西道，又谓之洪州，在浔阳郡之南。疑太白卧庐山时，家室寓此，《流夜郎寄内》诗曰“南来不得豫章书”，可见。

(15)《后汉书》：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鸢而囚鸾凤”。

(16)《庄子》：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立而问焉，曰：“昔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予、吾子辞为诸侯而耕，敢问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日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夫子阖行耶？无落吾事。”偃偃乎耕而不顾。

(17)《说苑》：吴王赐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子胥乃自刺杀。吴王取子胥尸，盛以鸱夷，浮之江中。《汉书》：“比干剖心，子胥鸱夷。”应劭曰：“吴王取马革为鸱夷，盛子胥而沉之江。鸱夷，榼形。”颜师古曰：“鸱夷，即令之盛酒鸱夷膾。”高诱《吕览注》：“革囊之大者为鸱夷。”《史记·索隐》：“韦昭云：以皮作鸱鸟形，名曰鸱夷。鸱夷，皮榼也。服虔云：用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于江。”

(18)《史记》：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

(19)《广韵》：“繫，辞也。”《韵会》：“繫，语助也。”

(20)《庄子》：“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吕氏春秋》：“天之处高而听卑。”

(21)《初学记》：狴牢者，亦狱别名。《家语》：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夫子同狴执之。王肃注：狴，狱牢也。

(22)《诗·小雅》：“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琦按：《太白集》中，称其兄者五人：新平长史粲也，襄阳少府皓也，虞城宰锡也，中都明府某也，徐王延年也。称其弟者十七人：金城尉叔卿也，临洛令皓也，舍人台卿也，南平太守之遥也，宣州长史昭也，单父主簿凝也，鄱阳司马昌岨也，溧阳尉济也，京兆参军令问也，不言职位者延陵也，冽也，幼成也，况也，襄也，绾也，醇也，浮屠谈皓也。大抵皆从兄弟也。此诗有云“兄九江兮弟三峡”，与下文“爱子”“老妻”并言，似指其亲兄弟而言。上有兄，下有弟，则太白乃其仲欤？然兄弟之名则无可据，姑表出之，以俟淹博者之详考。

## 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

《通鉴》：乾元二年八月，襄州将康楚元、张嘉延据州作乱，刺史王政奔荆州。楚元自称南楚霸王。九月，张嘉延袭破荆州，荆南节度使杜鸿渐弃城走，澧、朗、鄂、峡、归等州，官吏闻之，争潜窜山谷。十一月，康楚元等众至万余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韦伦发兵讨之，驻于邓之境，招谕降者，厚抚之，伺其稍怠，进军击之，生擒楚元，其众遂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万缗，荆、襄皆平。

修蛇横洞庭，吞象临江岛。积骨成巴陵，遗言闻楚老。(1)水穷三苗国，(2)地窄三湘道。(3)岁晏天峥嵘，(4)时危人枯槁。思归阻丧乱。去国伤怀抱。郢路方丘墟，(5)章华亦倾倒。(6)风悲猿啸苦，水落鸿飞早。日隐西赤沙，月明东城草。(7)关河望已绝，氛雾行当扫。(8)长叫天可闻，吾将问苍昊。(9)

(1)《淮南子》：“尧乃使羿断修蛇于洞庭。”高诱注：“修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类。”《元和郡县志》：昔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

(2)孔安国《尚书传》：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师二千五百里。《通典》：岳州古苍梧之野，亦三苗国之地。青草、洞庭湖在焉，二湖相连，青草在南，洞庭在北。注云：凡今长沙、衡阳诸郡，皆古三苗之地。

(3)三湘，详一卷《悲清秋赋》注。

(4)《楚辞》：“岁既晏兮孰华予。”王逸注：“晏，晚也。”鲍照《舞鹤赋》：“岁峥嵘而愁暮。”李善注：“《广雅》曰：峥嵘，高貌。岁之将尽，犹物之高也。”

(5)《通典》：江陵郡，今之荆州。春秋以来，楚国之都谓之郢都，西通巫、巴，东接云、梦，亦一都会也。《楚辞》：“惟郢路之辽远。”左思《魏都赋》：“临淄牢落，郢郢丘墟。”吕延济注：“丘墟，谓居人少也。”

(6)《方輿胜览》：江陵府有章华台。晋杜预云：“在今南郡华容城中。”华容，即今监利。

(7)《水经注》：洞庭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方輿胜览》：洞庭湖在巴陵县西，西吞赤沙，南连青草，横亘七八百里。《岳阳风土记》：赤沙湖，在华容县南，夏秋水泛，与洞庭洪通。杜甫《道林岳麓诗》所谓“殿角插入赤沙湖”也。《一统志》：赤沙湖，在洞庭湖西，夏秋水泛，与洞庭为一，涸时惟见赤沙。旧记云：洞庭南连青草，西亘赤沙，七八百里，又谓之三湖。《初学记》：盛弘之《荆州记》云：巴陵南有青草湖，周回数百里，湖南有青草山，因以为名。《一统志》：青草湖，一名巴丘湖，北连洞庭，南接潇湘，东纳汨罗之水，每夏秋水泛，与洞庭为一，水涸则此湖先干，青草生焉。琦按：“城草”，恐是“青草”之讹，然青草在南，而诗云“东青草”，则又未敢定也。

(8)江淹诗：“皇晋遘阳九，天下横氛雾。”张铣注：“氛雾，喻乱贼也。”

(9)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承苍昊之纯殷。”张载注：“苍、昊，皆天之称也，春为苍天，夏为昊天。”

## 览镜书怀

得道无古今，失道还衰老。自笑镜中人，白发如霜草。扪心空叹息，问影何枯槁？桃李竞何言，(1)终成南山皓。(2)

(1)《史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2)南山四皓，见二十二卷注。

## 田园言怀

贾谊三年谪，(1)班超万里侯。(2)何如牵白犊，(3)饮水对清流。(4)

(1)《汉书》：贾谊为长沙傅，三年，有服飞入谊舍，止于坐隅。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

(2)《后汉书》：班超行诣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颌虎头，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后使西域，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封超为定远侯。

(3)《淮南子》：“宋人好善者家，无故黑牛生白犊。”

(4)《高士传》：许由、尧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颖滨。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诗意谓仕宦而不得志如贾谊一流，得志如班超一流，皆羁旅异方，不如巢、许隐居独乐，安步田园之为善也，其旨深矣。

## 江南春怀

青春几何时，黄鸟鸣不歇。(1)天涯失乡路，江外老华发。(2)心飞秦塞云，影滞楚关月。身世殊烂熳，田园久芜没。岁晏何所从？(3)长歌谢金阙。(4)

(1)《埤雅》：黄鸟，亦名黎黄，其包黎黑而黄也。鸣则蚕生。韩子曰“以鸟鸣春”，若黄鸟之类，其善鸣者也。阴阳运作推移，时至气动，不得不尔，故先王以候节令。

(2)华发，见九卷注。

(3)岁晏，见本卷注。

(4)《楚辞草句》：谢，去也。金阙，犹金门。“长歌谢金阙”，见不复有仕进之意。

## 听蜀僧浚弹琴

蜀僧抱绿绮，(1)西下峨眉峰。(2)为我一挥手，(3)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4)遗响入霜钟。(5)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1)绿绮，司马相如之琴也，见二十卷注。

(2)《唐书·地理志》，嘉州罗目县有峨眉山。

(3)嵇康《琴赋》：“伯牙挥手。”李善注：“挥，动也。”

(4)流水，见十六卷注。

(5)《山海经》：“丰山有九钟焉，是知霜鸣。”郭璞注：“霜降则钟鸣，故言知也。”

## 鲁东门观刈蒲

《埤雅》：“蒲，水草也，似莞而褊，有脊，生于水涯，柔滑而温，可以为席。”

鲁国寒事早，(1)初霜刈渚蒲。(2)挥镰若转月，(3)拂月生连珠。此草最可珍，何必贵龙须，(4)织作玉床席，欣承清夜娱。罗衣能再拂，不畏素尘芜。(5)

(1)陆倕诗：“江关寒事早，夜露伤秋草。”

(2)梁简文帝诗：“渚蒲变新节。”

(3)《方言》：“刈钩，自关而西或谓之钩，或谓之镰。”颜师古《急就篇注》：“钩，即镰也，形曲如钩，因以名云。”

(4)《蜀本草》：“龙乌，丛生，茎如筴，所在有之，俗名龙须草，可为席。”

(5)谢朓《咏席》诗：“但愿罗衣拂，无使素尘弥。”

## 咏邻女东窗海石榴

《太平广记》：新罗多海红并海石榴。唐赞皇李德裕言：花名中带“海”者，悉从海东来。

鲁女东窗下，海榴世所稀。珊瑚映绿水，(1)未足比光辉。清香随风发，(2)落日好鸟归。愿为东南枝，低举拂罗衣。无由一攀折，引领望金扉。(3)

(1)潘岳《安石榴赋》：“似长离之栖邓林，若珊瑚之映绿水。”

(2)《古诗》：“清商随风发。”

(3)潘岳诗：“引领望京室。”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排金扉而北入。”张铣注：“扉，门扉也。”

## 南轩松

南轩有孤松，柯叶自绵幂。(1)清风无闲时，萧洒终日夕。阴生古苔绿，色染秋烟碧。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

(1)绵幂，枝叶稠密而相覆之意。

## 咏山樽二首

蟠木不彫饰，(1)且将斤斧疏。樽成山岳势，材是栋梁余。外与金罍并，(2)中涵玉醴虚。(3)惭君垂拂拭，遂忝玳筵居。(4)

(1)《汉书》：“蟠木根柢，轮囷离奇。”颜师古注：“蟠木，屈曲之木也。”

(2)金罍，酒器，见七卷注。

(3)张衡《思玄赋》：“喻青岑之玉醴兮。”吕向注：“玉醴，玉泉也。”嵇康《琴赋》：“玉醴涌其前。”吕延济注：“玉醴，玉浆也，味如酒。”此诗之意，则以玉醴为酒也。

(4)江总诗：“玳筵欢趣密。”

## 其二

拥肿寒山木，(1)嵌空成酒樽。(2)愧无江海量，偃蹇在君门。

(1)《庄子》：“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

(2)《甘泉赋》：“嵌岩岩其龙鳞。”颜师古注：“嵌，开张貌。”

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鸚鵡

落羽辞金殿，孤鸣托绣衣。(1)能言终见弃，(2)还向陇西飞。

(1)御史绣衣，见十一卷注。

(2)张华《禽经注》：“鸚鵡，出陇西，能言鸟也。”

## 紫藤树

《笔谈》：黄环，即今之朱藤也。叶如槐，其花穗悬，紫色，如葛花，可作菜食，火不熟，亦有小毒。京师人家园圃中作大架种之，谓之“紫藤花”者是也，实如皂荚。《蜀都赋》所谓“青珠黄环”者，“黄环”即此藤之根，古今皆种以为庭槛之饰。

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风留美人。

## 观放白鹰二首

八月边风高，胡鹰白锦毛。孤飞一片雪，百里见秋毫。

### 其二

寒冬十二月，(1)苍鹰八九毛。(2)寄言燕雀莫相啁，(3)自有云霄万里高。

(1)苏武诗：“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

(2)鹰一岁色黄，二岁色变次赤，三岁而色始苍矣，故谓之苍鹰。八九毛者，是始获之鹰，剪其劲翮，令不能远举扬去。

(3)啁，众口貌，太白借用作嘲谑意。

此诗《河岳英灵集》以为高适之作。题云《见薛大臂鹰作》。适集亦载此诗。

## 观博平王志安少府山水粉图

唐河北道博州博平郡有博平县。

粉壁为空天，丹青状江海。游云不知归，日见白鸥在。博平真人王志安，沉吟至此愿挂冠。(1)松溪石磴带秋色，(2)愁客思归坐晓寒。

(1)《南史》：萧视素为诸暨令，到县十余日，挂衣冠于县门而去。《释常谈》：休官谓之挂冠。西汉冯萌见王莽篡逆、乃曰：“不去，祸将及身。”遂解冠挂于城东门而去。

(2)《韵会》：“磴，登涉之道也。”

## 题雍丘崔明府丹灶

唐河南道汴州陈留郡有雍丘县。

美人为政本忘机，服药求仙事不违。叶县已泥丹灶毕，瀛洲当伴赤松归。(1)先师有诀神将助，(2)大圣无心火自飞。九转但能生羽翼，(3)双凫忽去定何依。(4)

(1)瀛洲，海中仙山，见十五卷注。赤松子，古仙人，见二卷注。

(2)《抱朴子》：古之道士合作神药，必入名山，山神必助之为福，药必成。

(3)又云：一转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转之丹服之，二年得仙。三转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转之丹服之，半年得仙。五转之丹服之，百日得仙。六转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七转之丹服之，二十日得仙。八转之丹服之，十日得仙。九转之丹服之，三日得仙。魏文帝诗：“服药四五日、身轻生羽翼。”

(4)《风俗通》：俗说孝明帝时，尚书郎河东王乔迁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朔尝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无车骑，密令太史候望。言其临至时，常有双凫从南飞来，因伏伺，见凫举罗，但得一双舄耳。使尚方识视，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

## 观元丹丘坐巫山屏风

昔游三峡见巫山，(1)见画巫山宛相似。疑是天边十二峰，飞入君家彩屏里。寒松萧飒如有声，阳台微茫如有情。(2)锦衾瑶席何寂寂，(3)楚王神女徒盈盈。(4)高咫尺，如千里，(5)翠屏丹崖粲如绮。苍苍远树围荆门，历历行舟泛巴水。(6)水石潺湲万壑分，(7)烟光草色俱氤氲。(8)溪花笑日何年发，江客听猿几岁闻。使人对此心缅邈，(9)疑入高丘梦彩云。

(1)《太平寰宇记》：巫山县有巫山。盛弘之《荆州记》云：沿峡二十里有新崩滩至巫峡，因山而名也，首尾一百六十里。旧云：自三峡取蜀，数千里恒是一山，此盖好大之言也。惟三峡七百里，两岸连山，略无缺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日月，所谓高山寻云，怒湍流水，绝非人境。神女庙，在峡之岸。

(2)《四川省志》：巫山在夔州巫山县东三十里，形如“巫”字，有峰十二，曰：“望霞、翠屏、朝云、松峦、集仙、聚鹤、净坛、上升、起云、栖凤、登龙、望圣也。此十二峰者，不聚一面，乃江绕此山，周遭有十二峰，绘者不得不汇为一图耳。阳台山，在巫山县治西北，高丘山亦在其间。

(3)《楚辞》：“瑶席兮玉璫。”王逸注：“瑶玉为席。”汤惠休诗：“锦衾瑶席为谁芳。”

(4)《高唐赋》载巫山神女与楚王梦遇，自言“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岨，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是也。后人立神女庙于山下，今谓妙用真人祠。

(5)《南史》：萧贲善画，于扇上图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

(6)荆门，在巫山之下流。巴水，在巫山之上流，《一统志》：荆门山，在湖广荆州宜都县西北五十里大江南，与虎牙相对。《水经注》：巴水出晋昌郡宣汉县巴岭山，西南流，历巴中，经巴城故城南，李严所筑大城北，西南入江。《四川通志》：巴江，在重庆府巴县东北，阆水与白水合流，曲折三回如巴字，因名巴江。琦谓：诗中所云巴水，似指巴地所经之水而言，不专谓曲折三回之巴江也。

(7)《广韵》：“潺湲，水流貌。”

(8)氤氲，祥气也。

(9)谢灵运诗：“缅邈区中缘。”张铣注：“缅邈，仿佛也。”

## 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图

《天台山志》：百丈岩，在天台县西北二十五里崇道观西北，与琼台相望，峭险束隘，四山墙立。下为龙湫，翠蔓蒙络，水流声涿然，盘涧绕麓，入为灵溪。由高视下，凄神寒骨。

百丈素崖裂，四山丹壁开。龙潭中喷射，昼夜生风雷。但见瀑泉落，(1)如涿云汉来。(2)闻君写真图，岛屿备萦回。石黛刷幽草，(3)曾青泽古苔。(4)幽緘傥相传，(5)何必向天台。

(1)《韵会》：“瀑，飞泉悬水也。”

(2)涿，水会也。

(3)徐陵《玉台新咏序》：“南都石黛，最发双蛾。”《韵会》：“黛，《说文》：画眉墨也。”本作滕，今作黛。

(4)《荀子·王制篇》：“南海则有羽翻、齿革、曾青、丹干焉。”杨倞注：“曾青，铜之精，可绘画及化黄金者。出蜀山越崖。”又《正论篇》：“加之以丹研，重之以曾青。”杨倞注：“曾青，铜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极青，故谓之曾青。”

(5)谢惠连诗：“盈筐自予手，幽緘候君开。”李延济注：“幽密緘封也。”

### 见野草中有名白头翁者

《名医别录》：白头翁，处处有之。近根处有白茸，状似白头老翁，故以为名。《唐本草》：白头翁，其叶似芍药而大。抽一茎，茎头一花，紫色，似木槿花。实大者如鸡子，白毛寸余，皆披下如纛。头正似白头老翁，故名焉。陶言“近根有白茸”，似不识也。

醉入田家去，行歌荒野中。如何青草里，亦有白头翁？折取封明镜，宛将衰鬓同。微芳似相谏，留恨向东风。

## 流夜郎题葵叶

惭君能卫足，(1)叹我远移根。白日如分照，还归守故园。

(1)《左传》：“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杜预注：“葵倾叶向日，以蔽其根。”

## 莹禅师房观山海图

真僧闭精宇，灭迹含达观。(1)列障图云山，(2)攒峰入霄汉。丹崖森在目，清昼疑卷幔。(3)蓬壶来轩窗，瀛海入几案。(4)烟涛争喷薄，岛屿相凌乱。(5)征帆飘空中，瀑水洒天半。峥嵘若可涉，想像徒盈叹。沓与真心冥，遂谐静者玩。如登赤城里，(6)揭涉沧洲畔。(7)即事能娱人，从兹得萧散。

(1)谢灵运诗：“灭迹入云峰。”

(2)《韵会》：“障，步障也。”

(3)《广韵》：“幔，帷幔也。”

(4)《拾遗记》：蓬壶，蓬莱也。瀛海，大海也。见廿二卷注。

(5)《初学记》：海中山曰岛，海中洲曰屿。

(6)《登真隐诀》云：赤城山下有丹洞，在三十六洞天数，其山足丹。

(7)《韵会》：“褰裳渡水，由膝以下曰揭。”

## 白鷺鸞

白鷺下秋水，孤飛如墜霜。心閑且未去，獨立沙洲傍。

## 咏槿二首

《本草衍义》：“木槿，花如小葵，淡红色，五叶成一花，朝开暮敛。湖南北人家多种植之，以为篱障。”《韵会》：“槿，木名。”《尔雅》：“椌也。”其花朝生暮落，一名“日及”，一名“舜华”，盖取一瞬之义。

园花笑芳年，池草艳春色。犹不如槿花，蝉娟玉阶侧。(1)芬荣何夭促，零落在瞬息。岂若琼树枝，终岁长翕赭。(2)

(1)《广韵》：“蝉娟，好姿态貌。蝉娟，美貌。”又云：“舞貌。”

(2)江淹诗：“终岁如琼草，红华长翕赭。”又云：“瑶草正翕赭。”吕向注：“翕赭，茂郁貌。”

## 其二

世人种桃李，多在金、张门。(1)攀折争捷径，(2)及此春风暄。一朝天霜下，荣耀难久存。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清阴亦可托，何惜树君园。

(1)《汉书·盖宽饶传》：“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颜师古注：“许氏、史氏有外属之恩，金氏、张氏自托在于近狎也。”

(2)《离骚》：“夫唯捷径以窘步。”王逸注：“捷，疾也。径，邪道也。”

## 白胡桃

红罗袖里分明见，白玉盘中看却无。疑是老僧休念诵，腕前推下水精珠。(1)

(1)《初学记》：沈怀远《南越志》云：“海中有火珠、明月珠、水精珠。”

## 巫山枕障

巫山枕障画高丘，白帝城边树色秋。朝云夜入无行处，巴水横天更不流。(1)

(1)巫山，在巫山县。白帝城，在奉节县。俱在夔州之东。高丘，在巫山之阳。巴水，即巫山下所经之水。俱见前注。

## 南奔书怀

遥夜何漫漫，(1)空歌白石烂。宁戚未匡齐，(2)陈平终佐汉。(3)携抢扫河、洛，(4)直割鸿沟半。(5)历数方未迁，(6)云雷屡多难。(7)天人秉旄钺，(8)虎竹光藩翰。(9)侍笔黄金台，传觞青玉案。(10)不因秋风起，自有思归叹。(11)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自来白沙上，(12)鼓噪丹阳岸。(13)宾御如浮云，(14)从风各消散。舟中指可掬，(15)城上骸争爨。(16)草草出近关，行行昧前算。(17)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顾乏七宝鞭，留连道傍玩。(18)太白夜食昴，长虹日中贯。(19)秦、赵兴天兵，茫茫九州乱。感遇明主恩，颇高祖述言。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20)拔剑击前柱，(21)悲歌难重论。

(1)《楚辞》：“靓杪秋之遥夜。”遥夜，长夜也。

(2)《孟子疏》：《三齐记》云：齐桓公夜出迎客，宁戚疾击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粲，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曼曼何时旦？”桓公乃召与语，悦之，遂以为大夫。

(3)《史记》：陈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

(4)《尔雅》：“彗星为欃枪。”曹植《武帝诔》：“携抢北扫，举不浹辰。”

(5)《史记》：“项羽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

(6)《书·大禹谟》：“天之历数在汝躬。”孔安国《传》：“历数，谓天道也。”《正义》云：“历数，谓天历运之数，帝王易姓而兴，故言历数为天道。”

(7)云雷，用《周易·屯卦》义，其卦以震遇坎，故取象云雷。其义以乾坤始交而遇险难，故名屯。屯，难也。

(8)《魏略》：邯郸淳诣临淄侯植，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才，以为天人。《周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

(9)虎竹，铜虎符、竹使符也。见五卷《塞下曲》注。《诗·大雅》：“价人维藩，大宗维翰。”

(10)黄金台，见二卷注。青玉案，见十三卷注。

(11)张翰为齐王问东曹掾，因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遂命驾而归。见三卷注。

(12)《文献通考》：真州，本唐扬州扬子县之白沙镇。胡三省《通鉴注》：今真州治所，唐之白沙镇也，时属广陵郡。《扬州府志》：白沙洲，在仪真县城外，滨江，地多白沙，故名。按《南史》，南齐于白沙置一军，即此。

(13)《左传》：越子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按《唐书·地理志》，江南东道润州，又谓之丹阳郡，领丹徒、丹阳、金坛、延陵四县。

(14)鲍照诗：“宾御纷飒沓。”

(15)《左传》：楚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16)又《左传》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杜预注：“爨，炊也。”

(17)《魏书·陆真传》：东平王道符反于长安，杀雍州刺史鱼元明，关中草草。《洛阳伽蓝记》：洛中草草，犹不自安。《左传》：蘧伯玉遂行，从近关出。谢惠连诗：“倚伏昧前算。”

(18)《晋书·明帝纪》：王敦将举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骏马微行，至于湖阴，察敦营垒而出。有军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方昼寝，梦日环其城，惊起，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于是使五骑物色追帝。帝亦驰去，马有遗粪，辄以水灌之。见逆旅卖食姬，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问姬，姬曰：“去已远矣。”因以鞭示之。五骑传玩，稽留遂久。又见马粪冷，以为信远，而止不追。

(19)《汉书》：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应劭曰：燕太子丹质于秦，始皇遇之无礼。丹亡去，厚养荆轲，令西刺秦王，精诚感天，白虹为之贯日也。苏林曰：白起为秦伐赵，破长平军，欲遂灭赵。遣卫先生说昭王益兵粮，为应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诚上达于天，故太白为之食昴。昴，赵分也。将有兵，故太白食昴。食者，干历之也。

(20)《晋书》：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词色壮烈，众皆慨叹。

(21)江淹《恨赋》：“拔剑击柱，吊影惭魂。”

琦按：此篇首引宁戚、陈平，盖以自况思得见用于世之意。“携抢扫河、洛，直割鸿沟半”，谓禄山反逆，覆陷两京，河北河南半为割据。天人，谓永王璘。至德元载七月，上皇制以永王璘充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江陵大都督，出镇江陵，所谓“天人秉旄钺，虎竹光藩翰”也。“侍笔黄金台，传觞青玉案。不因秋风起，自有思归叹”，谓在永王军中虽蒙礼遇，而早动思归之志，当是察其已有逆谋，不可安处矣。太白之于永王璘，与张翰之于齐王璘事略相类，故引以为喻。惜乎其不能如翰之勇决，洁身早去，致遭污累也。璘以季广琛、浑惟明、冯季康为将。及淮南采访使李成式与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合兵讨璘，季广琛召诸将谓曰：“吾属从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谋已堕，不如及兵锋未交，早图去就。死于锋镝，永为逆臣矣。”诸将皆然之，于是季广琛以麾下奔广陵，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所谓“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畔”也。“自来白沙上，鼓噪丹阳岸。宾御如浮云，从风各消散”，言军中扰乱、宾幕奔逃之状，璘与成式将赵侃战新丰而败，非水战也。璘至鄱阳郡，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甚言其挠败之形有若此耳。“草草出近关，行行昧前算。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顾乏七宝鞭，留连道傍玩”，自言奔走匆遽之状。“太白夜食昴，长虹日中贯”，喻己为国之精诚可以上干天象。“秦、赵兴天兵，茫茫九州乱。感遇明主恩；颇高祖逖言，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明己之所以从璘者，实因天下乱离，四方云扰，欲得一试其用，以扩清中原，如祖逖耳，非敢有逆志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自伤其志之不能遂，而反有从王为乱之名，身败名裂，更向何人一为申论。拔剑击柱，慷慨悲歌，出处之难，太白盖自嗟其不幸矣。萧士赧曰：“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杂，决非太白之作。”果真灼见其为非太白之诗耶？抑为太白诗而故为此言耳？

## 李白全集卷之二十五

### 古近体诗共九十首

#### 题随州紫阳先生壁

唐时随州，又谓之汉东郡，属山南东道。紫阳先生，见二十九卷《汉东紫阳先生碑铭》。

神农好长生，(1)风俗久已成。复闻紫阳客，早署丹台名。(2)喘息泠妙气，(3)《步虚》吟真声。(4)道与古仙合，心将元化并。(5)楼疑出蓬海，鹤似飞玉京。(6)松雪窗外晓，(7)池水阶下明。忽耽笙歌乐，颇失轩冕情。终愿惠金液，(8)提携凌太清。(9)

(1)《史记·正义》：《括地志》云：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昔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国。

(2)《艺文类聚》：《真人周君传》曰：紫阳真人周义山，字委通，汝阴人也。入蒙山，遇羡门子乘白鹿，执羽盖，仗青毛之节，侍从十余玉女，乃再拜叩头，乞长生要诀。羡门子曰：“子名在丹台玉室，何忧不仙？”

(3)《抱朴子》：“闭藏喘息”。又曰：“粗气，是喘息之气也。”《楚辞》：“泠六气而饮沆瀣兮。”

(4)《异苑》：陈思王游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乐府古题要解》：“《步虚词》，道观所唱，备言众仙缥缈轻举之美。”

(5)陈子昂诗：“古之得仙道，信与元化并。”

(6)玉京，详五卷注。又《一统志》：玉京洞，在赤城山，道书十大洞天之第六。晋许迈尝居此，《与王羲之书》云“自山阴至临海，多有金庭玉堂仙人芝草”，谓此。庾信诗：“玉京传相鹤，太乙授飞龟。”

(7)颜延年诗：“山明望松雪。”

(8)金液，仙家上药，详十三卷注。

(9)《楚辞》：“若王侨之乘云兮，载赤霄而游太清。”

## 题元丹丘山居

故人栖东山，自爱丘壑美。青春卧空林，白日犹不起。松风清襟袖，石潭洗心耳。羨君无纷喧，高枕碧霞里。

## 题元丹丘颍阳山居 并序

唐河南府有颍阳县，本武林县，载初元年析河南伊阙嵩阳置，开元十五年更名颍阳。

丹丘家于颍阳，新卜别业，其地北倚马岭，(1)连峰嵩丘，南瞻鹿台，(2)极目汝海，(3)云岩映郁，有佳致焉。白从之游，故有此作。

(1)《元和郡县志》：马岭山，在河南府密县南十五里，洧水所出。

(2)《一统志》：鹿台山，在南阳府汝州北二十里，有台状若蹲鹿。

(3)枚乘《七发》：“南望荆山。北望汝海。”李善注：汝称海，大言之也。《一统志》：汝水源出嵩县分水岭，经流郟县，合扈涧、长桥等水，戴液、团造等溪，东流入淮。

仙游渡颍水，访隐同元君。忽遗苍生望，(1)独与洪崖群。(2)卜地初晦迹，兴言且成文。却顾北山断，前瞻南岭分。遥通汝海月，不隔嵩丘云。之子合逸趣，而我钦清芬。(3)举迹倚松石，谈笑迷朝曛。益愿狎青鸟，(4)拂衣栖江滨。

(1)《通鉴》：谢安虽为布衣，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士大夫至相谓曰：“安石不出，当如苍生何！”

(2)薛综《西京赋注》：“洪崖，三皇时伎人。”

(3)陆机《文赋》：“诵先人之清芬。”

(4)江淹诗：“青鸟海上游。”李善注：《吕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从青游，青至者前后数百。其父曰：“闻汝从青游，盍取来？我欲观之。”其子明旦至海上，群青翔而不下，刘良注：青鸟，海鸟也。琦按：此诗所谓“青鸟”，当是用此事。然考今《吕氏春秋》本“青”作“蜻”，而注以为蜻蛉小虫，与李氏所引不同。疑今本之讹也。

诗意谓颍阳别业，固尽丘壑之美，而已之所好更在江湖，是以欲与青鸟相狎而栖息江滨。范传正称：“太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境，终年不移。”逸情所寄，不即此可见欤？

## 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賁

胡三省《通鉴注》：扬州江都县南三十里有瓜州镇，正对京口北固山。所谓新河，即今之瓜州运河是也。

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1)天地同朽灭。两桥对双阁，芳树有行列，爱此如甘棠，(2)谁云敢攀折。吴关倚此固，天险自兹设。(3)海水落斗门，(4)潮平见沙汭。(5)我行送季父，弭掉徒流悦。(6)杨花满江来，疑是龙山雪。(7)惜此林下兴，怆为山阳别。(8)瞻望清路尘，(9)归来空寂蔑。(10)

(1)《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六年，润州刺史齐浣开伊娄河于扬州南瓜洲浦。又《齐浣传》：开元二十五年，迁润州刺史。润州北界隔大江，至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船绕瓜步，多为风涛所漂损。浣乃移其漕路于京口埭下，直渡江二十里。又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自是免漂损之患，岁减脚钱数十万，迄今利济焉。

(2)《风俗通》：召公当农桑之时，重为所烦劳，不舍乡亭，止于棠树之下，听讼决狱，百姓各得其所。寿九十余乃卒。后人思其德美，爱其树而不敢伐。《诗·甘棠》之所作也。

(3)宋文帝诗：“极望周天险，留察浹神京。”

(4)《新唐书》：江南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

(5)木华《海赋》：“云锦散文于沙汭之际。”李善注：毛萇《诗传》曰：芮，崖也。“芮”与“汭”通。《左传集解》：“水之隈曲曰汭。”《说文》：“汭，水相入也。”“沉，水从孔穴疾出也。”或疑《广韵》、《韵会》诸书屑薛韵中无“汭”字，当以“沉”为是者。琦按：江淹《拟古诗》：“赤玉隐瑶溪，云锦被沙汭。昨发赤亭渚，今宿浦阳汭。”皆作音读，与设、绝、灭、雪、别字相叶，何疑于此诗耶？

(6)江淹诗：“弭棹阻风雪。”李善注：“弭，止也。”

(7)鲍照诗：“胡风吹朔雪，千里度龙山。”

(8)阮籍、阮咸叔侄与嵇康等寓居河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见十二卷注。

(9)曹植诗：“君若清路尘。”

(10)谢灵运诗：“各勉日新志，音尘慰寂蔑。”寂蔑，犹寂寞也。

## 洗脚亭

诗乃送行之作，题内似有缺文。

白道向姑熟，(1)洪亭临道旁。前有吴时井，下有五丈床。(2)樵女洗素足，行人歇金装。(3)西望白鹭洲，(4)芦花似朝霜。送君此时去，回首泪成行。

(1)白道，大路也。人行迹多，草不能生，遥望白色，故曰白道。唐诗多用之，郑谷“白道晓霜迷”，韦庄“白道向村斜”，是也。《通典》：宣州当涂县城即晋姑熟城也。胡三省《通鉴注》：姑熟，前汉丹阳春谷县地。今太平州当涂县即姑熟之地，县南二里有姑熟溪，西入大江。陆游曰：“姑熟城在当涂北。”

(2)床，井栏也。

(3)傅玄《秋胡行》：“遂下黄金装。”梁简文《登山马诗》：“间树识金装。”

(4)《景定建康志》：白鹭洲，在城之西，与城相望，周回十五里。《江南志》：白鹭洲在江宁县西南大江中。

## 劳劳亭

《景定建康志》：劳劳亭，在城南十五里，古送别之所。吴置亭在劳劳山上，今顾家寨大路东即其所。《江南通志》：劳劳亭，在江宁府治西南。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 题金陵王处士永亭

原注：“此亭盖齐朝南苑，又是陆机故宅。”《江南通志》：南苑，在江宁府城外瓦棺寺东北。《方輿胜览》：陆机宅，图经云在上元县南五里，秦淮之侧，有二陆读书堂在焉。

王子耽玄言，贤豪多在门。好鹅寻道士，(1)爱竹啸名园。(2)树色老荒苑，池光荡华轩。(3)北堂见明月，(4)更忆陆平原。(5)扫拭青玉簟，为余置金尊。醉罢欲归去，花枝宿鸟喧。何时复来此，再得洗嚣烦。

(1)《法书要录》：王羲之性好鹅。山阴县馘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王清旦乘小船故往，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

(2)《世说》：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厅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

(3)王微诗：“长想凭华轩。”吕延济注：“轩，楼上钩栏也。华者，有华饰文彩也。”

(4)陆机诗：“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

(5)《晋书·陆机传》：成都王颖以机参大将军军事，表为平原内史。

## 题嵩山逸人元丹丘 山居并序

白久在庐、霍，元公近游嵩山，(1)故交深情，出处无间，岳信频及，许为主人，欣然适会本意。当冀长往不返，欲便举家就之，兼书共游，因有此赠。

(1)庐山，在今江西九江、南康二府界内。霍山，在今江南庐州界内。嵩山，在今河南登封、洛阳、巩、密四县界内。详见前注。

家本紫云山，(1)道风未沦落。(2)沉怀丹丘志，(3)冲赏归寂寞。揭来游闽荒，(4)扞涉穷禹凿。(5)夤缘泛潮海，(6)偃蹇陟庐、霍。凭雷蹶天窗，弄景憩霞阁。且欣登眺美，颇惬隐沦诺。三山旷幽期，(7)四岳聊所托。(8)故人契嵩、颖，(9)高义炳丹臆。(10)灭迹遗纷嚣，终言本峰壑。自矜林湍好，不羨市朝乐。偶与真意并，顿觉世情薄。尔能折芳桂，吾亦采兰若。(11)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12)

(1)紫云山，在绵州彰明县西南四十里，峰峦环秀，古木苍翠，地里书谓常有紫云结其上，故名。冈来自北为天仓，为龙洞；其东为风洞，为仙人青龙洞，为露香台；其西为蟆颐，为白云洞；其南为天台，为帝舜洞，为桃溪源，为天生桥。有道宫建其中，名崇仙观，观中有黄篆宝宫，世传为唐开元二十四年神人由他山徙置于此，宫之三十六柱皆檀木，铁绳隐迹在焉。此山地志不载，宋魏鹤山作记，载集中。太白生于绵州，所谓家本紫云山者，盖谓是山欤？

(2)《梁书》：“道风素论，坐镇雅俗。”

(3)《楚辞》：“仍羽入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

(4)揭来，详见十三卷主。闽，今福建地，在唐时为建州、福州、泉州、漳州、汀州五郡之地。东瓯与闽地相连接，在唐时为温州、台州、处州三郡之地。秦时立闽中都，合东瓯在内。至汉始分东瓯，以立东海王。太白生平未尝入闽，而温、台、处三州则游历多见于诗歌，疑此诗所谓“闽荒”者，指东瓯之地而言也。

(5)《说苑》：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

(6)左思《吴都赋》：“夤缘山岳之岳。”

(7)三山，谓海中三神山。

(8)《左传》：四岳三涂。杜预注：四岳，东岳岱，西岳华，南岳衡，北岳恒。盖古称四岳，不兼中岳在内，后世兼中岳而言，故称五岳也。

(9)嵩山、颖水，详九卷注。《史记·扁鹊传》：“窃闻高义之日久矣。”

(10)《书·梓材》：“惟其涂丹臆。”孔颖达《正义》：臆，是采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炳丹臆”即炳若丹青之义。

(11)颜延年诗：“芬馥歇兰若。”李周翰注：“兰若，香草，幽兰、杜若也。”

(12)金药，金丹，上药也。

## 题江夏修静寺

李邕为北海太守，以文字名天下，时人称为李北海，详十九卷注。

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滨。空庭无玉树，高殿坐幽人。书带留青草，(1)琴堂  
幂素尘。(2)平生种桃李，寂灭不成春。

(1)《三齐记》：郑玄教授于不期山，山下生草，形如薤，长尺余，坚韧异常，土人名曰“康成书带”。

(2)《韵会》：“幂，覆也。”

## 改九子山为九华 山联句并序

《太平御览》：《九华山录》曰：此山奇秀，高出云表，峰峦异状，其数有九，故号九子山焉。李白因游江汉，睹其山秀异，遂更号曰九华。山之上，有池塘数亩，水田千石。其池有鱼，长者半寻，颌首頰尾，朱髻丹腹。人欲观之，叩木鱼即跃，以可食之物散于池中，食讫而藏焉。其水流泄为龙池，溢为瀑泉，入龙潭溪。

青阳县南有九子山，(1)山高数千丈，上有九峰如莲华。按图徵名，无所依据。太史公南游，略而不书。(2)事绝古老之口，复阙名贤之纪，虽灵仙往复，而赋咏罕闻。予乃削其旧号，加以九华之目。时访道江、汉，憩于夏侯回之堂，开檐岸帻，(3)坐眺松雪，因与二三子联句，传之将来。

(1)《太平寰宇记》：青阳县，天宝元年割秋浦、南陵、泾三县置，在青山之阳，故号曰青阳。属宣州，永泰元年隶池州。

(2)《史记·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

(3)《说文》：发有巾曰帻。岸帻，谓脱其巾而露额也。《世说》：谢奕在桓温座席，岸帻啸咏，无异常日。

妙有分二气，(1)灵山开九华（李白）。层标遏迟日，(2)半壁明朝霞。（高霁）积雪曜阴壑，飞流歎阳崖。(3)（韦权兴）青荧玉树色，(4)缥缈羽人家。(5)（李白）

(1)孙绰《天台山赋》：“太虚辽廓而无阂，运自然之妙有，融而为川渌，结而为山阜。”李善注：“妙有，谓一也。言大道运彼自然之妙，一而生万物也。”《老子》曰：“道生一。”王弼曰：“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谓之为“妙有”者，欲言有，不见其形，则非有，故谓之妙；欲言其无，物由之以生，则非无，故谓之有。斯乃无中之有，谓之妙有也。

(2)层标，谓山峰之层叠者。“标”当作“嶮”，一作“嶮”。《广韵》：“嶮，山峰是也。”迟日，春日也，见五卷注。

(3)谢灵运诗：“朝旦发阳崖。”

(4)《羽猎赋》：“玉石璿峯，眩耀青荧。”颜师古注：“青荧，言其色青而有光荧也。”李善注：“青荧，光明貌。”

(5)羽人，仙人也，见二十卷注。

## 题宛溪馆

吾怜宛溪好，百尺照心明。何谢新安水，千寻见底清。(1)白沙留月色，绿竹助秋声。却笑严湍上，(2)于今独擅名。

(1)《江南通志》：宛溪，在宁国府东，水至清澈。新安江，在徽州府，其源有四，一出歙之黟山，一出休宁之率山，一出绩溪之大鄣山，一出婺源之浙岭。四水皆达歙浦，会流至严州，合金华水，入浙江。为滩凡三百六十。水至清，深浅皆见底。

(2)《一统志》：七里滩，在严州桐庐县四，一名严陵濑，即汉严光垂钓处。

## 题东溪公幽居

杜陵贤人清且廉，(1)东溪卜筑岁将淹。(2)宅近青山同谢眺，(3)门垂碧柳似陶潜。(4)好鸟迎春歌后院，飞花送酒舞前檐。客到但知留一醉，盘中只有水精盐。(5)

(1)《雍录》：“杜陵，在长安东南二十里。”

(2)《韵会》：“淹，久留也，滞也，久也。”

(3)《方輿胜览》：青山，在当涂县东南三十里。齐宣城太守谢眺筑室于山南，遗址犹存。绝顶有谢公池。唐天宝间改为谢公山。山下有青草市，一名谢家市。

(4)《南史》：陶潜少有高趣，宅边有五柳树，故尝著《五柳先生传》，盖以自况。

(5)《梁书》：中天竺国有真盐，色正白，如水精。《魏书》：太宗赐崔浩御缥醪酒十斛，水精戎盐一两。《金楼子》：胡中白盐，产于山崖，映日光明如水精，胡人以供国厨，名君王盐，亦名玉华盐。

## 嘲鲁儒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1)首戴方山中。(2)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3)君非叔孙通，(4)与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5)

(1)曹植《洛神赋》：“践远游之文履。”

(2)《庄子》：“宋钐、尹文作华山之冠以自表。”注云：“华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后人所谓“方山冠”盖出于此。

(3)秦家丞相，谓李斯。《史记·李斯传》：丞相谬其说，绌其辞，乃上书：“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汉书》：隗不疑，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颜师古注：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广博之带。而说者乃以为朝服垂褒之衣，非也。

(4)《史记》：叔孙通说上曰：“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

(5)《说文》：“汶水出琅邪朱虚东泰山，东入淮。”桑钦说汶水出泰山莱芜，西南入洸。

## 惧逸

二桃杀三士，(1)诘假剑如霜。(2)众女妒蛾眉，(3)双花竞春芳。魏妹信郑袖，掩袂对怀王。一惑巧言子，朱颜成死伤。(4)行将泣团扇，(5)戚戚愁人肠。

(1)晏子以二桃杀三士，见三卷《梁甫吟》注。

(2)魏文帝诗：“欧氏宝剑，何为低昂？白如积雪，利若秋霜。”

(3)《离骚》：“众女嫉予之蛾眉兮，谣诼谓予以善淫。”

(4)《战国策》：魏王遗楚王美人，楚王悦之。夫人郑袖知王之悦新人也，甚爱新人，衣服玩好择其所喜而为之，宫室卧具择其所善而为之，爱之甚于王。王曰：“郑袖知寡人之悦新人也，其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郑袖知王以己为不妒也，因谓新人曰：“王爱子美矣，然恶子之鼻，子见王则必掩鼻。”新人见王，因掩其鼻。王谓郑袖曰：“新人见寡人则掩其鼻，何也？”郑袖曰：“妾不知也。”王曰：“虽恶，必言之。”郑袖曰：“其似恶闻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无使逆命。

(5)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

## 观猎

太守耀清威，乘闲弄晚辉。江沙横猎骑，山火绕行围。(1)箭逐云鸿落，(2)鹰随月兔飞。不知白日暮，欢赏夜方归。

(1)庾信诗：“山火即时燃。”山火，猎者烧草以驱逼禽兽之火也。

(2)《抱朴子》：“飞鸢堕云鸿，沉纶引魴鲤。”

## 观胡人吹笛

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1)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2)愁闻《出塞》曲，(3)泪满逐臣纓。却望长安道，空怀恋主情。

(1)《汉书·杨恽传》：“家本秦也，能为秦声。”

(2)杨齐贤曰：古者，羌笛有《落梅花》曲。《輿地广记》：宣州宣城县有敬亭山。

(3)《古今注》：“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世用者《黄鹤》、《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阳》、《望行人》十曲。”

## 军行

骝马新跨白玉鞍，(1)战罢沙场月色寒。(2)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

(1)《史记集解》：“徐广曰：赤马黑髦曰骝。”吴均诗：“白玉镂衢鞍，黄金马脑勒。”

(2)胡三省《通鉴注》：“唐人谓沙漠之地为沙场。”

## 从军行

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1)独领残兵千骑归。

(1)《晋书·匈奴传》：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兰氏、乔氏，而呼延氏最贵。

## 平虏将军妻

平虏将军妇，入门二十年。君心自不悦，妾宠岂能专。出解床前帐，行吟道上篇。古人不吐井，(1)莫忘昔缠绵。(2)

(1)古乐府：王宋者，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二十余年。后勋悦山阳司马氏女，以宋无子，出。还于道中作诗二首，曰：“翩翩床前帐，张以蔽光辉。昔将尔同去，今将尔同归。缄藏篋笥里，当复何时披？”又曰：“谁言去妇薄，去妇情更生。千里不吐井，况乃昔所奉。远望未为遥，蜘蹰不得并。”程大昌曰：“千里不吐井，况乃昔所奉，”谓尝饮此井，虽舍而去之千里，知不复饮矣，然犹以尝饮乎此而不忍吐也，况昔所尝奉以为君子者乎！

(2)陆机诗：“畴昔之游，好合缠绵。”

## 春夜洛城闻笛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1)何人不起故园情。

(1)《折杨柳》，古曲名，见前四首注。

## 嵩山采菖蒲者

神人多古貌，双耳下垂肩。嵩岳逢汉武，疑是九疑仙。我来采菖蒲，服食可延年。言终忽不见，(1)灭影入云烟。(2)喻帝竟莫悟，终归茂陵田。(3)

(1)《神仙传》：汉武上嵩山，登大愚石室，起道宫，使董仲舒、东方朔等斋洁恩神。至夜，忽见有仙人，长二丈，耳出头巅，垂下至肩。武帝礼而问之，仙人曰：“吾九疑之人也。闻中岳石上菖蒲一寸九节，可以服之长生，故来采耳。”忽然失人所在。帝顾侍臣曰：“彼非复学道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为之采菖蒲服之，经三年，帝觉闷不快，遂止。时从官多服，然莫能持久，唯王兴闻仙人教武帝服菖蒲，乃采服之不息，遂得长生。邻里老少皆云世世见之，竟不知所之。

(2)谢灵运《山居赋》：“广灭影于崆峒，许遁音于箕山。”

(3)《汉书·武帝纪》：后元二年二月丁卯，帝崩于五柞宫；三月甲申，葬茂陵。臣瓚曰：“茂陵，在长安西北八十里。田，即后人所谓墓田也。”卢照邻诗：“花月茂陵田。”

## 金陵听韩侍御吹笛

韩公吹玉笛，倜傥流英音。(1)风吹绕钟山，(2)万壑皆龙吟。(3)王子停风管，(4)师襄掩瑶琴。(5)余韵渡江去，天涯安可寻。

(1)《广韵》：“倜傥，不羈也。”江淹《横吹赋》：“出天下之英音。”

(2)《景定建康志》：“钟山，一名蒋山，在城东北一十五里。”

(3)马融《笛赋》：“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鸣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

(4)《列仙传》：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沈约诗：“沃若动龙骖，参差凝风管。”

(5)《家语》：孔子学琴于师襄子，襄子曰：“吾虽以击馨为官，然能于琴。”江淹诗：“金箫哀夜长，瑶琴怨暮多。”

## 流夜郎闻酺不预

《汉书·文帝纪》：“赐酺五日。”服虔曰：“酺，音蒲。”文颖注：“酺，音步。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今诏横赐得令聚会饮食五日也。”颜师古注：“酺之为言布也，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饮食为酺。服音是也。”唐时无三人群饮之禁，所谓赐酺者，盖聚作伎乐，年高者得赐酒食耳。《唐书》：至德二载十二月，赐民酺五日。此诗当是至德二载所作。

北阙圣人歌大康，(1)南冠君子窜遐荒。(2)汉酺闻奏钧天乐，(3)愿得风吹到夜郎。

(1)北阙，见五卷注。《诗·国风》：“无已太康。”《毛传》曰：“康，乐也。”魏明帝《野田黄雀行》：“百姓讴吟咏太康。”

(2)南冠君子，用《左传》钟仪事，见二十四卷注。《汉书·韦贤传》：“抚宁遐荒。”遐荒，谓远方荒僻之地。

(3)钧天乐，用赵简子事，见一卷注。

## 放后遇恩不沾

天作云与雷，需然德泽开。(1)东风日本至，白雉越裳来。(2)独弃长沙国，三年未许回。何时入宣室，更问洛阳才。(3)

(1)首二句暗用《周易》“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意。

(2)《史记·正义》：倭国，西南大海中岛居，凡百余小国，在京师南万三千五百里，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韩诗外传》：成王之时，有越裳氏，重九译而至，献白雉。“东风”、“白雉”二句，言远人皆蒙恩泽之意。

(3)《史记》：贾生，名谊，洛阳人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座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三辅黄图》：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庾信诗：“欣兹河朔饮，对此洛阳才。”

## 宣城见杜鹃花

蜀国曾闻子规鸟，(1)宣城还见杜鹃花。(2)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3)

(1)子规，一名杜鹃，蜀中最多，春暮则鸣，闻者凄恻。

(2)杜鹃花，处处有之，即今之映山红也。以二月中杜鹃鸣时盛开，故名。

(3)三巴，巴郡、巴西、巴东也，详见四卷注。太白本蜀地绵州人，绵州在唐时亦谓之巴西郡，因在异乡，见杜鹃花开，想蜀地此时杜鹃应已鸣矣，不觉有感而动故国之思。

杨升庵引此诗以为太白是蜀人非山东人之一证。或以此诗为杜牧所作《子规诗》，非也。

## 白田马上闻莺

白田，地名，今江南宝应县有白田渡，当是其处。

黄鹂啄紫椹，五月鸣桑枝。(1)我行不记日，误作阳春时。蚕老客未归，(2)  
白田已缲丝。驱马又前去，扞心空自悲。(3)

(1)陆玕《诗疏》：“黄鸟，黄鹂留也，或谓之黄栗留。幽州人谓之黄莺，一名仓庚，一名商庚，一名鷲黄，一名楚雀。齐人谓之抟黍，关西谓之黄鸟，一云鹂黄。当椹熟时来在桑间，故里语曰：‘黄栗留，看我麦黄椹熟不？’亦是应节趋时之鸟也。”椹本作葇，桑实也。生青，熟则紫色。

(2)《埤雅》：“蚕足于叶，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老。”

(3)宋之问诗：“越俗鄙章甫，扞心空自怜。”

### 三五七言

杨齐贤曰：“古无此体，自太白始。”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1)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1)《本草纲目》：“慈乌，北人谓之寒鸦，以冬月尤盛也。”

《沧浪诗话》以此诗为隋郑世翼之诗，《臞仙诗谱》以此篇为无名氏作，俱误。

## 杂诗

白日与明月，昼夜尚不闲。况尔悠悠人，安得久世间。传闻海水上，乃有蓬莱山。玉树生绿叶，灵仙每登攀。一食驻玄发，再食留红颜。(1)吾欲从此去，去之无时还。

(1)《列子》：蓬莱山，在渤海之东，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其上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孙绰《天台山赋》：“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江淹诗：“玄发已改素。”

## 寄远十二首

三鸟别王母，(1)衔书来见过。肠断若剪弦，(2)其如愁思何！遥知玉窗里，(3)纤手弄云和。(4)奏曲有深意，青松交女萝。写水山井中，同泉岂殊波。秦心与楚恨，皎皎为谁多？

(1)三鸟，三青鸟，西王母使也。见六卷《相逢行》注。

(2)鲍照《伤逝赋》：“离若剪弦。”

(3)梁简文帝诗：“何时玉窗里，夜夜更缝衣。”

(4)《旧唐书》：如箏稍小曰云和。《文献通考》：云和琵琶，如箏，用十三弦，施柱，弹之足黄钟一均而倍六声，其首为云象，因以名之。非周官云和琴瑟之制也。又：唐清乐部有云和箏，盖其首象云，与云和琴瑟之制同矣。

### 其二

青楼何所在？乃在碧云中。宝镜挂秋水，罗衣轻春风。新妆坐落日，怅望金屏空。念此送短书，愿因双飞鸿。(1)

(1)江淹诗：“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燕。”李周翰注：“短书，小书也。”

### 其三

本作一行书，(1)殷勤道相忆。一行复一行，满纸情何极。瑶台有黄鹤，为报青楼人：(2)朱颜凋落尽，白发一何新。自知未应还，离居经三春。(3)桃李今若为，当窗发光彩。莫使香风飘，留与红芳待。(4)

(1)何逊诗：“欲寄一行书。”

(2)江淹《去故乡赋》：“愿使黄鹤兮报佳人。”

(3)《楚辞》：“将以遗兮离居。”

(4)江淹诗：“瑶色行应罢，红芳几为乐。”

### 其四

玉箸落春镜，(1)坐愁湖阳水。(2)闻与阴丽华，(3)风烟接邻里。(4)青春已复过，白日忽相催。但恐荷花晚，令人意已摧。相思不惜梦，日夜向阳台。(5)

(1)《白帖》：“甄后面白，泪双垂如玉箸。”刘孝威诗：“谁怜双玉箸，流面复流襟。”

(2)《古西门行》：“何能坐愁拂郁。”湖阳县，本汉旧县，唐时隶唐州淮安郡。

(3)阴丽华，汉光武帝之后，南阳新野人。见七卷《南都行》注。

(4)自新野至湖阳，道里远近不及百里，所谓“风烟接邻里”也。

(5)阳台，见二卷注。

### 其五

远忆巫山阳，花明渌江暖。踟躇未得往，泪向南云满。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断。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短。

此诗与乐府《大堤曲》相同，惟首三句异耳，编者重入。注已见前者，不复再出。

### 其六

阳台隔楚水，春草生黄河。相思无日夜，浩荡若流波。流波向海去，欲见终无因。遥将一点泪，远寄如花人。

### 其七

妾在春陵东，(1)君居汉江岛。百里望花光，往来成白道。(2)一为云雨别，此地生秋草。秋草秋蛾飞，(3)相思愁落晖。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4)

(1)《通典》：汉春陵故城在今随州枣阳县东。

(2)白道，注见本卷《洗脚亭》注。

(3)江淹《扇上彩画赋》：“促织兮始鸣，秋蛾兮载飞。”

(4)《子夜四时歌》，“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裳。”

### 其八

忆昨东园桃李红碧枝，(1)与君此时初别离。金瓶落井无消息，(2)令人行叹复坐思。坐思行叹成楚、越，(3)春风玉颜畏销歇。(4)碧窗纷纷下落花，青楼寂寂空明月。两不见，但相思，空留锦字表心素，至今缄愁不忍窥。(5)

(1)阮籍诗：“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2)《淮南王篇》：“金瓶素埂汲寒浆。”释宝月诗：“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3)鲍照诗：“安能行叹复坐愁。”

(4)又鲍照诗：“容华坐销歇。”

(5)江总诗：“横波翻泻泪，束素反缄愁。”

### 其九

长短春草绿，缘阶如有情。卷施心独苦，抽却死还生。(1)睹物知妾意，希君种后庭。闲时当采掇，念此莫相轻。

(1)《艺文类聚》：《南越志》曰：宁乡县草多卷施，拔心不死。江、淮

间谓之宿莽。

### 其十

鲁缟如玉霜，(1)笔题月支书。(2)寄书白鹦鹉，(3)西海慰离居。行数虽不多，字字有委曲。天末如见之，(4)开缄泪相续。泪尽恨转深，千里同此心。相思千万里，一书直千金。

(1)颜师古《汉书注》：“缟，缁之精白者也。”鲁缟，鲁地所作之缁。详十七卷注。

(2)月支，汉时西域国名。《史记》、《汉书》皆作月氏。《史记·正义》：氏音支。凉、甘、肃、瓜、沙等州，本月氏国之地。《汉书》云本居敦煌、祁连间是也。后人皆作月支。

(3)《初学记》：《南方异物志》曰：鹦鹉有三种：青者大如乌曰；一种白，大如鸚鵡；一种五色，大于青者。交州、巴南皆有之。《桂海虞衡志》：白鹦鹉，大如小鹅，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抚之，有粉粘著指掌，如蛺蝶翅。用白鹦鹉寄书，事奇而未详所本。

(4)谢庄《月赋》：“气雾地表，云敛天末。”

### 其十一

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余空床。床中绣被卷不寝，至今三载闻余香。香亦竟不灭，人亦竟不来。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

### 其十二

爱君芙蓉婵娟之艳色，(1)若可食兮难再得。(2)怜君冰玉清迥之明心，(3)情不极兮意已深。朝共琅玕之绮食，(4)夜同鸳鸯之锦衾。(5)恩情婉变忽为别，(6)使人莫错乱愁心。乱愁心，涕如雪，寒灯厌梦魂欲绝，觉来相思生白发，盈盈汉水若可越，(7)可惜凌波步罗袜。(8)美人美人兮归去来，莫作朝云暮雨兮飞阳台。(9)

(1)《西京杂记》：“卓文君姣好，脸际常若芙蓉。”《广韵》：“婵娟，好貌。”

(2)陆机诗：“鲜肤一何盛，秀色若可食。”

(3)鲍照《舞鹤赋》：“抱清迥之明心。”

(4)阮籍诗：“朝餐琅玕实。”

(5)《西京杂记》：“赵飞燕女弟在昭阳殿，遗飞燕鸳鸯被。”陈子昂诗：“闻有鸳鸯绮，复有鸳鸯衾。”

(6)《韵会》：“婉变，美好也。”

(7)《古诗》：“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8)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9)云雨、阳台，见二卷注。

## 长信宫

《汉书》：“赵飞燕姊弟从自微贱兴，逾越礼制，寝盛于前。班婕妤失宠，稀复进见。赵氏姊弟骄妒，婕妤恐久见危，求供养太后长信宫，上许焉。《三辅黄图》：长信宫，汉太后常居之。按《通灵记》：太后，成帝母也。后宫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宫殿以“长信”为名。

月皎昭阳殿，(1)霜清长信宫。天行乘玉辇，(2)飞燕与君同。(3)更有欢娱处，承恩乐未穷。谁怜团扇妾，独坐怨秋风。(4)

(1)《西京杂记》：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

(2)李德林诗：“天行肃辇路。”沈炯诗：“玉辇迎飞燕，金山赏邓通。”

(3)按《汉书》：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班婕妤同辇载，婕妤辞曰：“观古图画，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乎？”上善其言而上。太白翻其事而用之，言飞燕与君同辇而行，化实为虚，畦径都别。

(4)班婕妤诗：“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

## 长门怨二首

《乐府古题要解》：《长门怨》，为汉武帝陈皇后作也。后，长公主嫖女，字阿娇。及卫子夫得幸，后退居长门宫，愁闷悲思。闻司马相如工文章，奉黄金百斤，令为解愁之词。相如作《长门赋》，帝见而伤之，复得亲幸者数年。后人因其赋为《长门怨》焉。天回北斗挂西楼，(1)金屋无人萤火流。(2)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

(1)宋之问诗：“地隐东岩室，天回北斗车。”

(2)金屋，见四卷注。

### 其二

桂殿长愁不记春，(1)黄金四屋起秋尘。(2)便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田人。(3)

(1)沈约诗：“恩畅兰席，欢同桂殿。”

(2)鲍照诗：“高墉宿寒雾，平野起秋尘。”

(3)《长门赋》：“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吕向注：“月在空如悬也。”

## 春怨

白马金羁辽海东，(1)罗帷绣被卧春风。落月低轩窥烛尽，飞花入户笑床空。  
(2)

(1)卢思道诗：“白马金羁侠少年。”辽海，即古辽东郡地，方千有余里，南临大海，故文人多称辽海。

(2)梁简文帝《序愁赋》：“玩飞花之入户，看斜晖之度寮。”萧子范诗：“落花徒入户，何解妾床空。”

## 代赠远

妾本洛阳人，狂夫幽燕客。渴饮易水波，(1)由来多感激。胡马西北驰，(2)香鬃摇绿丝。(3)鸣鞭从此去，(4)逐虏荡边陲。(5)昔去有好言，不言久离别。燕支多美女，(6)走马轻风雪。见此不记人，恩情云雨绝。啼流玉箸尽，(7)坐恨金闺切。织锦作短书，肠随回文结。(8)相思欲有寄，恐君不见察。焚之扬其灰，(9)手迹自此灭。

(1)《元和郡县志》：河北道易州易县有易水，一名故安河，出县西宽中谷。《周官》曰：并州，其浸滦、易。燕太子丹送荆珂易水之上，即此水也。陶潜诗：“渴饮易水流。”

(2)曹植诗：“白马饰金羁，联翩西北驰。”

(3)《广韵》：“鬃，马鬣也。”

(4)谢灵运诗：“鸣鞭适大河。”

(5)《左传》：“虔刘我边陲。”《广韵》：“陲，边也。”

(6)燕支山，见四卷注。

(7)玉箸，见本卷注。

(8)武后《璇玑图序》：苻坚时，秦州刺史扶风窦滔妻苏氏，名蕙，字若兰，知识精明，仪容秀丽，然性近于急，颇伤嫉妒。滔拜安南将军，留镇襄阳，不与偕行。苏悔恨自伤，因织锦为回文，五采相宣，莹心辉目。纵广八寸，题诗二百余首，计八百余言，纵横反覆，皆为文章，才情之妙，超今迈古，名曰《璇玑图》。读者不能悉通，苏氏笑曰：“徘徊宛转，自为语言，非我家人，莫之能解。”遂发苍头赍至襄阳。滔览之，感其妙绝，迎苏氏于汉南，恩好愈重。

(9)古《有所思》曲：“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

## 陌上赠美人

骏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1)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

(1)《真诰》：赤水山中学道者朱孺子，八月五日，西王母遣迎，即日乘五色云车登天。庾信《步虚词》：“东明九芝盛，北烛五云车。”五云车，仙人所乘者，此盖夸美言之。

## 闺情

流水去绝国，浮云辞故关。水或恋前浦，云犹归旧山。(1)恨君流沙去，(2)弃妾渔阳间。(3)玉箸夜垂流，(4)双双落朱颜。黄鸟坐相悲，绿杨谁更攀。织锦心草草，挑灯泪斑斑。窥镜不自识，况乃狂夫还。

(1)张协诗：“流波恋旧浦，行云思故山。”

(2)《元和郡县志》：居延海，在甘州张掖县东北一百六十里，即居延泽。古文以为流沙者，其沙风吹流行，故曰“流沙”。《通典》：沙州，古流沙地，其沙风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太平御览》：流沙，在玉门关外。《唐书·西域传》：吐谷浑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地理今释》：流沙，在今陕西嘉峪关外索科鄂模以北，东至贺兰山，西至废沙州界，几南北千余里，东西数百里。其沙随风流行，随处有之。

(3)渔阳，古北戎无终于国也。战国时属燕，秦于其他地置渔阳郡，二汉及隋因之。唐为幽州地，开元十八年析幽州置蓟州，后谓蓟州为渔阳郡。

(4)玉箸，见前注。

## 代别情人

清水本不动，桃花发岸旁。桃花弄水色，波荡摇春光，我悦子容艳，子倾我文章。风吹绿琴去，曲度《紫鸳鸯》。(1)昔作一水鱼，今成两枝鸟。哀哀长鸡鸣，夜夜达五晓。(2)起折相思树，(3)归赠知寸心。覆水不可收，(4)行云难重寻。天涯有度鸟，莫绝瑶华音。(5)

(1)绿绮琴，司马相如之琴也。曲度，犹渡曲，谓隐度作新曲。俱见二十卷注。《紫鸳鸯》，疑即所度之曲名。

(2)《焦仲卿妻诗》：“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

(3)左思《吴都赋》：“相思之树。”刘渊林注，“相思，大树也，材理坚邪，斫之则文，可作器，其实如珊瑚，历年不变，东冶有之。”

(4)《三国志注》：“覆水不可收也。”

(5)《楚辞》：“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王逸注：“瑶华，玉华也。谢朓诗：“惠而能好我，问以瑶华音。”

## 代秋情

几日相别离，门前生穉葵。(1)寒蝉聒梧桐，(2)日夕长鸣悲。白露湿萤火，清霜零兔丝。(3)空掩紫罗袂，长啼无尽时。

(1)《广韵》：“穉，自生稻也。”《广雅》：“葵，菜也，尝倾叶向日，不令照其根。”

(2)蔡邕《月令章句》：“寒蝉应阴而鸣，鸣则天凉，故谓之寒蝉也。”

(3)兔丝，蔓草也，多生荒野古道中，蔓延草木之上，有茎而无叶，细者如线，粗者如绳，黄色，子入地而生。初生有根，及缠物而上，其根自断，盖假气而生，亦一异也。

## 对酒

葡萄酒，(1)金叵罗，(2)吴姬十五细马驮。(3)青黛画眉红锦靴，(4)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5)芙蓉帐里奈君何。(6)

(1)《史记》：大宛左右以蒲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十数岁不败。《太平寰宇记》：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贡献。及贞观中破高昌，收马乳蒲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之，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醞醑。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

(2)《北齐书》：神武宴僚属，于坐失金叵罗。窦泰令饮酒者皆脱帽，于祖斑髻上得之。《邵氏闻见后录》：“近世以洗为叵罗，若洗岂可置之髻上？未知叵罗是何物。”

(3)《唐六典注》：陇右诸牧监使，每年简细马五十匹进。其翔麟凤苑厩，别简粗壮敦马一百匹，与细马同进。按此知所谓细马乃骏马之小者耳。

(4)《中华古今注》：梁天监中，武帝诏宫人作白妆青黛眉。《韵会》：青黛似空青而色深。《本草》：青黛，从波斯国来，今以太原并庐陵、南康等处染淀瓮上沫紫碧色者用之。

(5)昭明太子《七契》：“身托玳瑁之筵。”

(6)鲍照诗：“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

## 怨情

新人如花虽可宠，故人似玉犹来重。花性飘扬不自持，玉心皎洁终不移。故人昔新今尚故，还见新人有故时？(1)请看陈后黄金屋，(2)寂寂珠帘生网丝。

(1)江总诗：“ 故人虽故昔经新，新人虽新复应故。 ”

(2)金屋，见四卷注。

## 湖边采莲妇

小姑织白纻，未解将人语。(1)大嫂采芙蓉，(2)溪湖千万重。长兄行不在，莫使外人逢。愿学秋胡妇，(3)贞心比古松。(4)

(1)《韵会》：“将，与也。”

(2)《古今注》：“芙蓉，一名荷华，生池泽中，实曰莲，花之最秀异者。”

(3)《列女传》：洁妇者，鲁秋胡子妻也。既纳之五日，去而官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家，见路旁妇人采桑，秋胡子悦之，下车谓曰：“若曝采桑，吾行道远，愿托桑荫下食，下赍休焉。”妇人采桑不辍。秋胡子谓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人曰：“嘻！夫采桑力作，纺绩织纻，以供衣食，奉二亲，养夫子。吾不愿金，所愿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佚之志。收子之赍与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遗母。使人唤妇至，乃向采桑者也。秋胡子惭。妇曰：“子束发辞亲往仕，五年乃还，当所悦驰骤，扬尘疾至，今也，乃悦路旁妇人，下子之粮以金与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义。夫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治官不理。孝义并忘，必不遂矣。妾不忍见。”遂去而东走，投河而死。

(4)范云《寒松》诗：“凌风知劲节，负雪见贞心。”

## 怨情

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 代寄情楚辞体

君不来兮，徒蓄怨积思而孤吟。(1)云阳一去，(2)以远隔巫山绿水之沉沉。留余香兮染绣被，夜欲寝兮愁人心。(3)朝驰余马于青楼，(4)恍若空而夷犹。(5)浮云深兮不得语，却惆怅而怀忧。使青鸟兮衔书，(6)恨独宿兮伤离居。(7)何无情而雨绝，(8)梦虽往而交疏。横流涕而长嗟，(9)折芳洲之瑶花。(10)送飞鸟以极目，怨夕阳之西斜。(11)愿为连根同死之秋草，不作飞空之落花。

(1)《楚辞·九辩》：“蓄怨兮积思，心烦兮忘食事。”

(2)《子虚赋》：“于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孟康注：“云梦中高唐之台，宋玉所赋者，言其高出云之阳也。”琦按：诗意正暗用《高唐赋》中神女事，知“云阳”乃“阳云”之误为无疑也。

(3)曹掾诗：“薄暮愁人心。”

(4)《楚辞·九歌》：“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

(5)又云：“君不行兮夷犹。”王逸注：“夷犹，犹豫也。”

(6)沈约诗：“衔书必青鸟，嘉客信龙鸾。”

(7)又《九歌》：“将以遗兮离居。”

(8)傅玄诗：“昔君与我兮形影潜结，今君与我兮云飞雨绝。”

(9)又《九歌》：“横流涕兮潺湲。”

(10)又云：“采芳洲兮杜若。”王逸注：“芳洲，香草丛生水中之处。”又《九歌》：“折疏麻兮瑶花。”王逸注：“瑶花，玉花也。”谢灵运诗：“瑶花未堪折。”李周翰注：“瑶花，麻花也，其色白，故比于瑶。此花香，服食可致长寿，故以为美。”

(11)刘琨诗：“夕阳忽西流。”

## 学古思边

衔悲上陇首，肠断不见君。流水若有情，幽哀从此分。苍茫愁边色，惆怅落日曛。山外接远天，天际复有云。白雁从中来，飞鸣苦难闻。足系一书札，寄言叹离群。离群心断绝，十见花成雪。胡地无春晖，征人行不归。相思沓如梦，珠泪湿罗衣。

## 思边

去年何时君别妾，南园绿草飞蝴蝶。(1)今岁何时妾忆君，西山白雪暗秦云。  
(2)玉关去此三千里，(3)欲寄音书那可闻！

(1)张景阳诗：“蝴蝶飞南园。”

(2)西山即雪山，又名雪岭。上有积雪，经夏不消。在成都之西，正控吐蕃，唐时有兵戍之。杜子美诗“西山白雪高”，“西山白雪三城戍”，正指此地。

(3)玉关，详见三卷注。

## 口号吴王美人半醉

口号，即口占也，详九卷注。

风动荷花水殿香，(1)姑苏台上见吴王。西施醉舞娇无力，笑倚东窗白玉床。”

(2)

(1)徐陵诗：“荷开水殿香。”

(2)《十六国春秋》：石虎正会，殿上施白玉床、流苏帐。

琦按：吴王，即为庐江太守之吴王也。以其所宴之地比之姑苏，以其美人比之西施，乃席上口占，以寓笑谑之意耳。若作咏古，味同嚼蜡。

## 折荷有赠

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1)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佳人彩云里，欲赠隔远天。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

(1)红蕖，红荷也。

此篇即前卷《拟古》之第十一首，只五字不同。

## 代美人愁镜二首

明明金鹊镜，(1)了了玉台前。(2)拂拭皎冰月，光辉何清圆。红颜老昨日，白发多去年。铅粉坐相误，(3)照来空凄然。

(1)《太平御览》：《神异经》曰：昔有夫妻将别，破镜，人各执半以为信。其妻与人通，镜化为鹊，飞至夫前，夫乃知之。后人因铸镜为鹊，安背上。自此始也。

(2)《女红馀志》：淑文所宝，有对凤垂龙玉镜台。淑文名婉，姓李氏，贾充妻。

(3)《韵会》：“铅粉，胡粉也，以铅烧炼而成，故曰铅粉。”

## 其二

美人赠此盘龙之宝镜，(1)烛我金缕之罗衣。(2)时将红袖拂明月，为惜普照之余辉。(3)影中金鹊飞不灭，台下青鸾思独绝。(4)藁砧一别若箭弦，(5)去有日，来无年。狂风吹却妾心断，玉箸并堕菱花前。(6)

(1)萧子显诗：“明镜盘龙刻，簪羽凤凰雕。”

(2)刘孝威侍：“琼筵玉笥金缕衣。”

(3)《抱朴子》：“三光以普照著明。”

(4)《艺文类聚》：宋范泰《鸾鸟诗序》曰：昔鬲宾王结置峻卯之山，获一鸾鸟，甚爱之，欲其鸣而不能致也。乃饰以金笼，享以珍羞，对之愈戚，三年不鸣。其夫人曰：“尝闻鸟见其类而后鸣，何不悬镜以映之。”王从其意。鸾睹影悲鸣，哀响冲霄，一奋而绝。刘昭《后汉书注补》：“鸾，凤类，而色青。”

(5)《乐府古题要解》：古词“藁砧今何在”。藁砧，砧也，盖妇人谓其夫之隐语也。

(6)玉箸，泪也。江总诗：“红楼千愁色，玉箸两行垂。”《飞燕外传》：“七出菱花镜一奁。”《埤雅》：“旧说镜谓之菱花，以其面平光影所成如此。”庾信《镜赋》云“照壁而菱花自生”是也。《尔雅翼》：“昔人取菱花六觚之象以为镜。”

## 赠段七娘

罗袜凌波生网尘，(1)那能得计访情亲。千杯绿酒何辞醉，一面红妆恼杀人。

(1)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 别内赴征三首

王命三征去未还，明朝离别出吴关。白玉高楼看不见，相思须上望夫山。(1)

(1)望夫山，见二十二卷注。

### 其二

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傥佩黄金印，(1)莫见苏秦不下机。(2)

(1)《初学记》：卫宏《汉旧仪》曰：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印。丞相、将军，黄金印，龟钮，文曰章。《新书》：天子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

(2)《战国策》：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去秦而归。至家，妻不下纊，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

### 其三

翡翠为楼金作梯，(1)谁人独宿倚门啼？夜坐寒灯连晓月，行行泪尽楚关西。

(1)郭璞诗：“翘手攀金梯。”

## 秋浦寄内

我今寻阳去，(1)辞家千里余。结荷见水宿，却寄大雷书。(2)虽不同辛苦，  
怆离各自居。我自入秋浦，(3)三年北信疏。红颜愁落尽，白发不能除。有客  
自梁苑，(4)手携五色鱼，(5)开鱼得锦字，归问我何如。江山虽道阻，意合  
不为殊。

(1)寻阳郡，唐时之江州也，隶江南西道。

(2)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吾自发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  
山溪猥至，渡泝无边，险径游历，栈石星饭，结荷水宿。旅客辛贫，波路壮  
阔。始以今日食时仅及大雷。涂发千里，日逾十晨，严霜惨节，悲凤断肌，  
去亲为客，如何如何。”《太平寰宇记》：舒州望江县有大雷池，水西自宿  
松县界流入雷池，又东流经县甫，去县百里，又东入于海。江行百里为大雷  
口，又有小雷口，宋鲍明远有《登大雷岸与妹书》，乃此地。

(3)秋浦县，唐时隶江南西道之池州。

(4)梁苑，在唐为河南道宋州之宋城县。

(5)鱼书，详十一卷注。

## 自代内赠

宝刀裁流水，无有断绝时。妾意逐君行，缠绵亦如之。别来门前草，秋巷春转碧。扫尽更还生，萋萋满行迹。鸣凤始相得，雄惊雌各飞。游云落何山？一往不见归。估客发大楼，(1)知君在秋浦。梁苑空锦衾，阳台梦行雨。(2)妾家三作相，失势去西秦。犹有旧歌管，凄清闻四邻。曲度入紫云，(3)啼无眼中人。(4)妾似井底桃，(5)开花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窥镜不自识，别多憔悴深。安得秦吉了，(6)为人道寸心。

(1)估客，商人也。古乐府有《估客乐》。大楼山，在池州府城南，唐时为秋浦县地。

(2)阳台行雨，盖言惟梦中得相见耳。事见二卷注。

(3)宗楚客三为宰相。曲度，曲之节奏。俱详十五卷注。

(4)陆机诗：“仿佛眼中人。”

(5)井底桃，即四卷“桃李出深井”之意。今庭中天井是也。萧子显诗：“桐生井底叶交加。”

(6)《太平广记》：“秦吉了，容、管、廉、白州产此鸟，大约似鹦鹉，嘴脚皆红，两眼后夹脑有黄肉冠。善效人言，语音雄大、分明于鹦鹉。以熟鸡子和饭如枣饲之。《桂海虞衡志》：秦吉了，如鹦鹉，紺黑色，丹味黄距，目下连项有深黄文，项毛有缝，如人分发。能人言，比于鹦鹉尤慧，大抵鹦鹉声如儿女，吉了声则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

## 秋浦感主人归燕寄内

霜凋楚关木，始知杀气严。(1)寥寥金天廓，(2)婉婉绿红潜。胡燕别主人，(3)双双语前檐。三飞四回顾，欲去复相瞻。岂不恋华屋，(4)终然谢珠帘。我不及此鸟，远行岁已淹。寄书道中叹，泪下不能缄。

(1)《月令》：“仲秋之月，杀气浸盛。”江淹诗：“杀气起严霜。”刘良注：“杀气，寒气也。”

(2)陈子昂诗：“金天方肃杀，白露始专征。”

(3)《尔雅翼》：“胡燕比越燕而大，臆前白质黑章，其声亦大。巢悬于大屋两椽间，其长有容匹素者，谓之蛇燕。”

(4)谢灵运诗：“华屋非蓬居。”昌向注：“华，画饰也。”

## 送内寻庐山女道士

### 李腾空二首

《方輿胜览》：延真观，在南康军城北四十里，旧名昭德。唐女真李腾空所居。腾空，宰相李林甫之女。《庐山志》：蔡寻真，侍郎蔡某女也。李腾空，宰相李林甫女也。幼并超异，生富贵而不染，遂为女冠，同入庐山。蔡居屏风叠之南，李居屏风叠之北，学三洞法，以丹药、符箓救人疾苦。至三元八节，会于咏真洞，以相师讲。贞元中，九江守许浑以状闻，昭德皇后赐以金帛、土田。已而蜕去，门人收簪筒瘞之。乡俗岁时祭祀不绝。昭德崩，许浑入朝，因乞赐观额，以昭追奉，诏以咏真洞寻真观，腾空所居，为昭德观。

君寻腾空子，应到碧山家。水舂云母难，(1)风扫石楠花。(2)若恋幽居好，相邀弄紫霞。

(1)白居易诗有“何处水边难，夜舂云母声”及“云难无人水自舂”之句。自注云：“庐山中云母多，故以水碓捣炼，俗呼为云碓。”

(2)《本草衍义》：石楠，叶似枇杷叶之小者而背无毛。正二月间开花，冬有二叶为花苞，苞既开，中有十余花，大小如椿花，甚细碎。每一苞约弹许大，成一球，一花六叶，一朵有七八球，淡白绿色。花罢，去年叶尽脱，渐生新叶。

《诗人玉屑》：诗体有借对，孟浩然“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太白“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少陵“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是也。

### 其二

多君相门女，(1)学道爱神仙。素手掬青霭，罗衣曳紫烟。(2)一往屏风叠，(3)乘鸾著玉鞭。

(1)多，犹重也。

(2)鲍照《与妹书》：“左右青霭，表里紫霄。《韵会》：“霭，云集貌。”

(3)屏风叠，在庐山，见十一卷注。

## 赠内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1)

(1)《后汉书》：周泽为太常，清洁循行，尽敬宗庙。常卧病斋宫，其妻哀泽老病，窥问所苦。泽大怒，以妻干犯斋禁，遂收送诏狱谢罪。当世疑其诡激，时人为之语曰：“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

## 在寻阳非所寄内

《后汉书·陈蕃传》：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晋书·曹摅传》：狱有死囚，岁夕，摅行狱，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后人以囹圄为“非所”，本此。刘长卿有《非所留系闻长州军笛声》，亦用其字。

闻难知恻哭，行啼入府中。多君同蔡琰，流泪请曹公。(1)知登吴章岭，(2)昔与死无分。崎岖行石道，(3)外折入青云。相见若悲叹，哀声那可闻！

(1)《后汉书》：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女也，名琰，字文姬。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操谓宾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及文姬进，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改容。操曰：“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

(2)《江西通志》：吴章山，在九江、南康二府之界，西去九江府城三十里，南去南康府城四十五里，与庐山相接，岭路峻隘。宋孔武仲《吴章岭诗》云：“庐山北转是吴章，岩草纷纷静有香。”或云：昔有吴章者居此，故名。或谓吴障山，以其为吴之障也。周必大《泛舟游山录》：上吴章岭，乱石聱牙，颇亦险峻。岭脊分江东、西两路界，过界便见五老峰，是为山南。

(3)《韵会》：“崎岖，山险也。”

## 南流夜郎寄内

夜郎天外怨离居，(1)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  
(2)

(1)《古诗》：“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2)《一统志》：章山，在湖广德安府城东四十里，古文以为内方山。《左传》：吴自豫章与楚夹汉。旧图经云：豫章，即今之章山。唐李白娶安陆许氏，逮流夜郎，妻在父母家，有《寄内》诗云“南来不得豫章书”，亦言安陆之豫章也。琦按：魏颢序：“太白始娶于许，终取于宗。”则此时之妇乃宗也，因寓居豫章，故云。《一统志》犹以流夜郎时之妇为许相之女，以豫章为德安府之豫章山，俱误。

## 越女词五首

长干吴儿女，(1)眉目艳星月。(2)屐上足如霜，(3)不着鸦头袜。

(1)《江南通志》：长千里，在江宁府南五里。

(2)梁武帝诗：“容色玉耀眉如月。”

(3)《晋书·五行志》：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圆者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至太康初，妇人履乃头方，与男无别。则知古妇人亦著屐也。

### 其二

吴儿多白皙，好为荡舟剧。(1)卖眼掷春心，(2)折花调行客。(3)

(1)《史记》：齐桓公与蔡女戏船中，夫人荡舟，桓公止之不止。

(2)卖眼，即楚《骚》“目成”之意。梁武帝《子夜歌》：“卖眼拂长袖，含笑留上客。”

(3)调，嘲笑也。《世说》：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

### 其三

耶溪采莲女，(1)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

(1)《云笈七签》：若耶溪，在越州会稽县南。

### 其四

东阳素足女，会稽素舸郎。(1)相看月未堕，白地断肝肠。(2)

(1)《唐书·地理志》：婺州东阳郡有东阳县，越州会稽郡有会稽县，俱隶江南东道。

(2)白地，犹俚语所谓“平白地”也。

按谢灵运有《东阳溪中赠答》二诗，其一曰：“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其二曰：“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但问情若何，月就云中堕。”此诗自二作点化而出。

### 其五

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1)新妆荡新波，光景两奇绝。

(1)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若耶溪，在会稽县东南，北流入于镜湖。详见六卷注。

## 浣纱石上女

《一统志》：浣纱石，在若耶溪侧，是西施浣纱之所。或云在苧萝山下。

玉面耶溪女，青蛾红粉妆。(1)一双金齿履，(2)两足白如霜。

(1)《古诗》：“娥娥红粉妆。”

(2)《南越志》：军安县女子赵姬著金箱齿履。

## 示金陵子

《妆楼记》：金陵子能作醉来妆。

金陵城东谁家子，窃听琴声碧窗里。落花一片天上来，随人直渡西江水。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1)

(1)《通鉴》：谢安每游东山，常以妓女自随。

## 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

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楼中见我金陵子，何似阳台云雨人？

### 其二

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1)对君君不乐，花月奈愁何。

(1)梁元帝诗：“试酌新丰酒，遥劝阳台人。”陆放翁《入蜀记》：早发云阳，过新丰小憩。李太白诗云“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又唐人诗云“再入新丰市，犹闻旧酒香”，皆谓此地，非长安之新丰也。然长安新丰亦出名酒，见王摩诘诗。至今居民市肆颇盛。

### 其三

东道烟霞主，(1)西江诗酒筵。相逢不觉醉，日堕历阳川。(2)

(1)《左传》：若舍郑以为东道主。

(2)《唐书·地理志》：淮南道和州历阳郡有历阳县。

### 其四

小妓金陵歌楚声，家僮丹砂学风鸣。(1)我亦为君饮清酒，君心不肯向人倾。

(1)丹砂，太白奴名，见魏颢《李翰林集序》中。学风鸣，谓吹笙也。梁武帝《凤笙曲》：“朱唇玉指学风鸣。”

## 巴女词

巴水急如箭，(1)巴船去若飞。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

(1)唐之渝州、涪州、忠州、万州等处，皆古时巴郡地。其水流经三峡下至夷陵。当盛涨时，箭飞之速，不是过矣。

## 哭晁卿衡

《旧唐书》：日本国，开元初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元默就鸿胪寺教之。所得锡赆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遛不去。上元中擢衡为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新唐书》：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多所该识，久乃还；天宝十二载，朝衡复入朝，云云。王维有《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序》，赵骅有《送晁补阙归日本诗》，储光羲有《洛中贻朝校书衡诗》。盖“晁”字即古“朝”字，朝衡、晁衡，实一人也。新、旧《唐书》俱不言衡终于何年，据太白是诗，则衡返棹日本而死矣，岂上元以后事耶？抑得之传闻之讹耶？

日本晁卿辞帝都，(1)征帆一片绕蓬壶。(2)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3)

(1)《唐书》：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师万四千里，直新罗东南，在海中岛而居。国无城郭，联木为栅落，以草茨屋。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附之。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曰：“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

(2)《拾遗记》：蓬壶，蓬菜也。

(3)《水经注》：东北海中有大洲，谓之郁洲，《山海经》所谓“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苍梧徙此，云山上犹有南方草木。崔季珪之叙《述初赋》，言：郁州者，故苍梧之山也。心悦而怪之，闻其上有仙人石室也，乃往观。见一道人独处，休休然不谈不对，顾非己及也。即其赋所云“吾夕济于郁洲”者也。《一统志》：淮安府海州朐山东北海中有大洲，谓之郁洲，一名郁州，一名郁洲山、一名苍梧山，或云昔从苍梧飞来。

## 自溧水道哭王炎三首

《说文》：溧水，出丹阳溧水县。《元和郡县志》：溧水，在宣州溧水县南六里。《江南通志》：溧水，一名濼水，在溧阳县西北，上承丹阳湖，东流为宜兴之荆溪，入太湖，旧名永阳江，又名中江。《一统志》：王炎，宣城人，与李白为友，尝游蜀。及死，白诗挽之。

白杨双行行，白马悲路傍。晨兴见晓月，更似发云阳。(1)溧水通吴关，逝川去未央。敌人万化尽，(2)闭骨茅山冈。(3)天上坠玉棺，(4)泉中掩龙章。(5)名飞日月上，义与风云翔。逸气竟莫展，(6)英图俄夭伤。楚国一老人，来嗟龚胜亡。(7)有言不可道，雪泣忆兰芳。(8)

(1)谢灵运《庐陵王墓下》诗：“晓月发云阳，落日次朱方。”李善注：“《越绝书》：曲阿为云阳县。”

(2)任昉《哭范仆射》诗：“一朝万化尽，犹我敌人情。”

(3)江淹《恨赋》：“烟断火绝，闭骨泉里。”《太平寰宇记》：茅山，在句容县南五十里，本名句曲山，其山形如“句”字三曲。昔茅山君得道于此，后人遂名焉。其山接句容、金坛、延陵三县界。

(4)玉棺，汉王乔事，见十一卷注。

(5)赵景真《与嵇茂齐书》：“表龙章于裸壤。”李善注：“龙，兗龙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

(6)陆云《南征赋》：“雄声泉涌，逸气风亮。”

(7)《汉书·王莽传》：遣谒者持安车印绶，即拜楚国龚胜为太子师友祭酒，胜不应征，不食而死。龚胜本传：胜死，有老父来吊，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龚生竞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趋而出，莫知其谁。

(8)谢灵运诗：“楚老惜兰芳。”《吕氏春秋》：“吴起雪泣而应之。”高诱注：“雪，拭也。”

## 其二

王公希代宝，弃世一何早，吊死不及哀，殡宫已秋草。(1)悲来欲脱剑，挂向何枝好？(2)哭向茅山虽未摧，一生泪尽丹阳道。(3)

(1)言吊死而不及其新哀之时，殡宫之上已生秋草，盖言久也。与《左传》“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句同意异。陆机诗：“哀鸣兴殡宫。”

(2)《论衡》：延陵季子过徐，徐君好其剑，季子以当使于上国，未之许与。季子使还，徐君已死，季子解剑，带其冢树。御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为乎？”季子曰：“前已心许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负吾心乎？”遂带剑于冢树而去。

(3)溧水，在两汉时乃丹阳郡之地，故曰丹阳道。

## 其三

王家碧瑶树，(1)一树忽先摧。海内故人位，天涯吊鹤来。(2)未成霖雨用，先天济川材。(3)一罢《广陵散》，(4)鸣琴更不开。

(1)《淮南子》：“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世说》：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表物。”

(2)《陶侃别传》：侃丁母忧在墓下，忽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仪服鲜异。知非常人，遣随视之，但见双鹤冲天而去。

(3)《书·说命》：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

(4)《晋书》：稽康将刑东市，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初，康尝游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

## 哭宣城善酿纪叟

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1)夜台无晓日，(2)沽酒与何人？

(1)老春，是纪叟所酿酒名，唐人名酒多带“春”字。

(2)陆机诗：“送子长夜台。”李周翰注：“坟墓一闭，无复见明，故云长夜台，后人称夜台，本此。”沈约《伤美人赋》：“忽沦躯于夜台。”卢照邻诗：“夜台无晓箭，朝奠有虚尊。”

## 宣城哭蒋征君华

敬亭埋玉树，知是蒋征君。(1)安得相如草，空余封禅文。(2)池台空有月，词赋旧凌云。(3)独挂延陵剑，(4)千秋在古坟。

(1)《一统志》：蒋华墓，在敬亭山。华，唐人，尝与李白游，白诗曰：“敬亭山下墓，知是蒋征君。”《世说》：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2)《史记》：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言对禅事。所忠奏其书，天子异之。

(3)《汉书》：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

(4)延陵剑，见前三首注。

## 李白全集卷之二十六

### 表书共九首

#### 为吴王谢责赴行在迟滞表

《通鉴》：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安禄山以张通晤为睢阳太守，与陈留长史杨朝宗将胡骑千余东略地，郡县官多望风降走，惟东平太守嗣吴王祗、济南太守李随起兵拒之。郡县之不从贼者，皆依吴王为名。十五载二月，上以吴王祗为灵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三月戊辰，吴王祗击谢元同，走之，拜陈留太守、河南节度使。五月，太常卿张垪荐夷陵太守虢王巨有勇略，上征吴王祗为太仆卿，以巨为陈留谯郡太守、河南节度使。至德二载十一月，张镐率鲁灵、来瑱、吴王祗、李嗣业、李奂五节度，徇河南、河东郡县，皆下之。其赴行在，疑在征为太仆卿时事。《汉书》：征诣行在所。颜师古曰：天子或在京师，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三辅黄图》：行在所，天子以四海为家，不以京师宫室居处为常，则当乘车舆以行天下，车舆所至，奏事皆曰行在。《独断》：天子所在曰行在所。《十六国春秋》：天子以四海为家，故行曰乘舆，止曰行在。

臣某言：伏蒙圣恩，追赴行在，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1)臣闻胡马矫首，(2)嘶北风以踟顾；(3)越禽归飞，恋南枝而刷羽。(4)所以流波思其旧浦，(5)落叶坠于本根。(6)在物尚然，矧于臣子。

(1)《齐东野语》：今臣僚上表所称“诚惶诚恐”及“诚欢诚喜，顿首稽首”者，谓之“中谢”、“中贺”，自唐以来，其体如此。盖臣某以下，略叙数语，便入此句，然后敷陈其详。

(2)《古诗》：“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水经注》：胡马感北风之思，遂顿羈绝绊，骧首而驰。晨发京城，食时至敦煌北塞外，长鸣而去。扬雄《甘泉赋》：“仰矫首以高视兮。”刘良注：“矫，举也。”

(3)潘岳《寡妇赋》：“马悲鸣而踟顾。”刘良注：“踟顾，踟踟顾盼不前也。”

(4)潘岳诗：“徒怀越鸟志，眷恋想南枝。”梁简文帝诗：“衔苔入浅水，刷羽向沙洲。”

(5)张协诗：“流波恋旧浦。”

(6)张骏《东门行》：“休否有终极，落叶思本茎。”

臣位叨盘石，(1)辜负明时；(2)才阙总戎，(3)谬当强寇。驽拙有素，(4)天实知之。伏惟陛下重纽乾纲，(5)再清国步，(6)愍臣不逮，(7)赐臣生全。归见白日，死无遗恨。

(1)《韵会》：“叨，滥也。”《汉书》：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谓盘石之宗也。

(2)《韵会》：“孤，负也。”毛氏曰：“孤负之孤，当作“孤”，俗作

“辜”，非。

(3)《隋书》：总戎塞表，胡虏清尘。

(4)卢思道《孤鸿赋序》：“才本弩拙，性实疏懒。”

(5)范宁《穀梁传序》：“周道衰陵，乾纲绝纽。”《疏》曰：“乾纲者·乾为阳，喻天子；坤为阴，喻诸侯。天子总统万物，若纲纪众纽·故曰乾纲。绝纽者，纽是连系之词，诸侯背叛，四海分崩，若纽之绝，故曰绝纽。”

(6)《诗·大雅》：“国步斯频。”朱子注：“步，犹运也。”

(7)《广韵》：“愍，怜也。愍，聪也。”二字异义，世多以“愍”作“愍”，非是。

然臣年过耳顺，风瘵日加。(1)锋镝残骸，劣有余喘。(2)虽决力上道，(3)而心与愿违。贵贪尺寸之程，转增犬马之恋。(4)非有他故，以疾淹留。

(1)郭璞《尔雅注》：“今江东呼病曰瘵。”

(2)《广韵》：“劣，弱也，少也。”

(3)《陈书·高祖纪》：决力取之。

(4)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不胜犬马恋主之情。”

今大举天兵，扫除戎羯。(1)所在邮驿，(2)征发交驰。臣逐便水行，难于陆进，瞻望丹阙，心魂若飞。惭坠履之还收，(3)喜遗簪之再御。(4)不胜涕恋屏营之至。(5)谨奉表以闻。

(1)《韵会》：“羯本地名，上党武乡羯室也。晋匈奴别部居之，后因号胡戎为羯。”

(2)《说文》：“邮，境上行书舍也。”“驿，置骑也。”一云步传为邮，马传为驿。

(3)《新书》：楚昭王与吴人战，楚军败，昭王走，而履决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复旋取履。及至于随，左右问曰：“王何惜一踣履乎？”昭王曰：“楚国虽贫，岂爱一踣履哉！恶与偕出，勿与俱反也。”自是之后，楚国之俗，无相弃者。

(4)《韩诗外传》：孔子出游少原之野，有妇人中泽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问焉。曰：“夫子何哭之哀？”妇人曰：“向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妇人曰：“非伤亡簪也，盖不忘故也。”

(5)《广雅》：“屏营，征忪也。”《国语》：屏营傍徨于山林之中。《后汉书》：“夙夜屏营，未知所立。”盖言惶惧之意。后人表笺言激切屏营，正是此义。

## 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宋名若思，为御史中丞。

臣某言：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臣闻社稷无常奉，(1)明者守之；君臣无定位，暗者失之。所以父作子述，重光叠辉。(2)天未绝晋，(3)人惟戴唐。以功德有厚薄，(4)运数有修短。功高而福祚长永，德薄而政教陵迟。(5)三后之姓，(6)于今为庶，非一朝也。

(1)《左传》：“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定位，自古已然。”杜预注：“奉之无常人，言惟德也。”

(2)《书·顾命》：“昔君文王武宣重光。”

(3)《左传》：介之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

(4)《汉书·谷永传》：以功德有厚薄，期质有修短。

(5)《王嘉传》：“纵心恣欲，法度陵迟。”颜师古注：“陵迟，即陵夷也，言渐颓替也。”《魏书》：政教陵迟，至于凋薄。

(6)《左传》：“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杜预注：“三后，虞、夏、商也。”

伏惟陛下钦六圣之光训，拥千载之鸿休。(1)有国之本，(2)群生属望。粤自明两，(3)光岐之阳。(4)昔有周太王之兴，发迹于此，天启有类，岂人事与？

(1)六圣，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也。《书·顾命》：用对扬文武之光训。孔安国《传》：用对扬圣祖文武之大教。《隋书》：鸿休永播，久而弥新。

(2)《北齐书》：太子国之根本。

(3)《周易》：“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4)唐时岐州领天兴、岐山、扶风、麟游、普润、宝鸡、整屋、虢、郿九县，属关内道，去京师三百七十里。周太王迁国于岐山之下，即其地也。《鲁颂》云：“后稷之孙，实惟太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天宝元年，改称扶风郡。肃宗即位于灵武，改称扶风为凤翔郡。二载，遂驻蹕于凤翔。其年十月，克复两京，始还长安。

皇朝百五十年，金革不作。逆胡窃号，剥乱中原。虽平嵩丘、填伊洛，(1)不足以掩宫城之骸骨；(2)决洪河、洒秦雍，(3)不足以荡犬羊之膻臊。(4)毒浸区宇，(5)愤盈穹旻。此乃猛士奋剑之秋，谋臣运筹之日。(6)夫不拯横流，(7)何以彰圣德；不斩巨猾，(8)无以兴神功。十乱佐周而克昌，(9)四凶及虞而乃去。(10)去元凶者，(11)非陛下而谁。

(1)嵩丘，嵩山也，为河南巨镇。伊、洛二水，为河南巨川。见一卷《明堂赋》注。

(2)《唐书·地理志》：西京宫城，长千四百四十步。广九百六十步，周四千八百六十步，其崇三丈有半。东都宫城，长千六百二十步，广八百有五

步，周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卫，曰紫微城。《雍录》：唐都城三重，外一重名京城，内一重名皇城，又内一重名宫城，亦名子城。

(3)洪河，黄河也。《西京赋》：“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唐之西京，古秦地，在《禹贡》为雍州之域，故曰秦雍。

(4)《周礼》：羊冷毛而毳，臄；犬赤股而躁，臊。《正义》云：依庖人职。注：臊，谓犬也；臄，谓羊也；冷毛，谓毛长也；毳，谓毛别聚结者，此羊肉必臄也。赤股者，股里无毛，谓之赤股，非谓肉赤，而走又躁疾，犬有如此者，其肉必臊。郑康成《周礼注》：杜子春云：臊，犬膏；臄，羊脂也。

(5)张衡《东京赋》：“区宇义宁。”穹曼，天也。《尔雅疏》：李巡云，“仰视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苍苍，故曰穹苍。旻，闵也，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闵在下，则称旻天。”今日穹旻，盖变文称之。

(6)《汉书》：“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7)傅亮《修张良庙教》：“夷项定汉，大拯横流。”

(8)《东京赋》：“巨猾间鬻，窃弄神器。”

(9)《书·泰誓》：“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正义》云：“乱，治也，谓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论语》引此，而孔子论之。有一妇人焉，则十人之中，其一是妇人，故先儒郑玄等皆以十人为文母、周公、太公、召公、毕公、荣公、太颠、闾夭、散宜生、南宫适也。”

(10)《左传》：“昔帝鸿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桀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11)《宋书》：“志泉元凶，少雪仇耻。”

且道有兴废，代有中季。(1)汉当三七，莽亦为灾；(2)赤伏再起，(3)丕业终光。(4)非陛下至神至圣，安有勃然中兴乎。

(1)《汉书·谷永传》：“时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颜师古注：“中，读为仲。”

(2)《宋书》：汉元、成世，道士言讖者云，赤厄三七，三七，二百一十年，有外戚之篡；祚极三六，当有龙飞之秀，兴复祖宗。及莽篡汉，汉二百一十年矣。莽十八年而败，光武兴焉。

(3)赤伏，见九卷注。

(4)司马相如《封禅文》：“天下之壮观，王者之丕业。”

以臣料人事得失，敢献疑于陛下。(1)臣犹望愚夫干虑，或冀一得。(2)

(1)《列子》：北山愚公，其妻献疑。

(2)《汉书》：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亦有一得。”

何者？贼臣杨国忠蔽塞天聪，(1)屠割黎庶；女弟席宠，(2)倾国弄权。(3)

九土泉货，尽归其室。怨气上激，水旱荐臻；(4)重罗暴乱，百姓力屈。即欲平珍螫贼，(5)恐难应期。且图万全之计，以成一举之策。

(1)《魏书》：树列朋党，蔽塞天聪。

(2)《旧唐书·杨国忠传》：太真妃即国忠从祖妹也。《书·毕命》：“兹殷庶士，席宠惟旧。”孔安国《传》：“居宠日久。”《正义》云：“席者，人之所处，故为居之义。”

(3)《太真外传》：杨氏权倾天下，每有囑请，台、省、府、县，若奉诏敕。四方奇货，童仆、驼马，日输其门。《潇湘录》：杨国忠权势渐高，四方奉贡珍宝，莫不先献之。豪富奢华，朝廷间无敌。

(4)《通鉴》：天宝十三载，自去岁水旱相继，关中大饥。《诗·大雅》：“饥馑荐臻。”

(5)《左传》：“率我螫贼，以来摇荡我边疆。”杜预注；“螫贼，食禾稼虫名。”

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1)自河之南，孤城四垒。(2)大盗蚕食，(3)割为洪沟；(4)宇宙 岼，(5)昭然可睹。

(1)凌，凌轹，谓践踏也。

(2)《礼记》：“四郊多垒。”郑康成注：“垒，军壁也。”

(3)《汉书》：“稍蚕食六国。”颜师古注：“蚕食，谓渐吞灭之，如蚕食叶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蚕食者，蚕之食桑，渐渐以食，使桑尽也。”

(4)洪沟，即鸿沟，见十一卷注。

(5) 岼，不安也，见三卷注。

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1)开肩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2)雄图霸迹，(3)隐轸由存。(4)咽喉控带，索错如绣。(5)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6)未盛于此。

(1)龙盘虎踞，见七卷注。

(2)《石林燕语》：太一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直符、君褊、臣褊、民褊，凡十神，皆天之贵神。而五福所临，无兵疫。《玉海》：说者谓太一贵神有十，而尊曰五福。迁徙有常，率四十五岁而一易灵游所直之方，祥庆骈集，雨暘时叙，农扈屡丰，民物阜康，无或疵疢。

(3)《晋书》：武略雄图，比踪前烈。

(4)谢灵运诗：“隐轸邑里密，缅邈江海辽。”

(5)《史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

(6)《宋书》：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

臣又闻汤及盘庚，五迁其邑，(1)典谟训诰，不以为非；卫文徙居楚丘，(2)风人流咏。

(1)《尚书序》：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孔安国《传》：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史记》：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正义》曰：汤自南亳迁西亳，仲丁迁敖，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盘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迁也。

(2)《毛诗传》：“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悦之，国家殷富焉。”

伏惟陛下因万人之荡析，(1)乘六合之涛张，(2)去扶风万有一危之近邦，就金陵太山必安之成策。苟利于物，断在宸衷。

(1)《书·盘庚》：“今我民用荡析离居。”

(2)《书·无逸》：“无或胥涛张为幻。”孔安国《传》：“涛张，诳也。”刘琨《答卢谌书》：“自顷辘张，困于逆乱。”李善注：“俯张，惊惧之貌。”旧说“俯”“俯”通用，是太白所用涛张字，当作惊惧解。

况齿革羽毛之所生，榘楠豫章之所出，(1)元龟大贝，(2)充牣其中；(3)银坑铁冶，(4)连绵相属。划铜陵为金穴，(5)煮海水为盐山。(6)以征则兵强，以守则国富。横制八极，克复两京，俗畜来苏之欢，人多僖后之望。(7)

(1)《禹贡》：扬州厥贡齿、革、羽、毛、惟木。孔安国《传》：齿，象牙。革，犀皮？羽，鸟羽；毛，旄牛尾；木，榘、梓、豫章。《正义》曰：榘、梓、豫章，此三者，是扬州美木，故传举以言之。所贡之木，不止于此。

(2)《大禹谟》：“昆命于元龟。”《正义》曰：“元龟，谓大龟也。”《白虎通》：“江出大贝，海出明珠。”《尚书正义》：伏生《书传》云：“散宜生之江椎，取大贝如大车之渠。”

(3)《子虚赋》：“充仞其中者，不可胜纪。”

(4)《唐书·地理志》：扬州广陵郡有丹阳监、广陵监钱官二，江都县有铜，六合县有铜、有铁，海陵县有盐官，天长县有铜，升州江宁郡上元县有铜、有铁，句容县有铜，溧水县有铜，溧阳县有铜、有铁。

(5)划，削也。铜陵，出铜之山。金穴，藏金之窟。

(6)《汉书》：采山铜以为钱，煮海水以为盐。

(7)《书·仲虺之诰》：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僖我后，后来其苏。”僖，待也。后，君也。苏，复生也。

陛下西以峨嵋为壁垒，(1)东以沧海为沟池，守海陵之仓，猎长洲之苑。(2)虽上林、王柞，(3)复何加焉。

(1)峨嵋山，见三卷注。

(2)《汉书·枚乘传》：“转粟西向，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修治上林，杂以离宫，积聚玩好，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晋灼曰：“海陵，海中山为仓也。”臣瓚曰：“海陵，县名也，有吴太仓。”服虔曰：“长洲，吴苑。”孟康曰：“以江水洲为苑也。”韦昭曰：“长洲在吴东。”

《太平寰宇记》：海陵仓，即汉吴王濞之仓也。枚乘上书曰：转粟西向，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谓海渚之陵，因以为仓，今已堙灭。长洲苑在苏州长洲县西南七十里。《艺文类聚》：《吴地记》曰：长洲，在姑苏南，太湖北岸，阖闾所游猎处也。吴先主使徐详至魏，魏太祖谓详曰：“孤愿越横江之津，与孙将军游姑苏之上，猎长洲之苑，吾志足矣。”

(3)上林苑、五柞宫，俱见一卷《大猎赋》注。

上皇居天帝运昌之都，(1)储精真一之境。(2)有虞则北闭剑阁，(3)南扃瞿塘，(4)蚩尤、共工，五兵莫向，(5)二圣高枕，人何忧哉！飞章问安，往复巴峡，朝发白帝，暮宿江陵，(6)首尾相应，率然之举。(7)

(1)左思《蜀都赋》：“远则岷山之精，上为井络，天帝运期而会昌。”刘渊林注：《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上为天井。”昌，庆也。言天帝于此会庆建福也。

(2)《甘泉赋》：“储精垂恩。”李善注：“储精，储蓄精诚也。”罗苹《路史注》：《三皇经》云：皇人者，泰帝之所使，在峨眉山、黄帝往受真一五牙之法。杨谷《授道记》云：黄帝见天皇真一之经而不决，遂周流四方，谒皇人于峨眉，而问真一之道。其言大率论水火绛宫大渊之事云。

(3)剑阁，见三卷《蜀道难》注。

(4)瞿塘，见四卷《长干行》注。《说文》：“扃，外闭之关也。”

(5)《述异记》：轩辕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铁石。轩辕诛之于涿鹿之野，蚩尤能作云雾。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髅，如铜铁者，即蚩尤之骨也。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触人，人不能向。罗苹《路史注》：《世本》云：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黄帝诛之涿鹿之野。《淮南子》：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文献通考》：女媧末年，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与祝融战，不胜，怒触不周山以死。

(6)朝发白帝，暮宿江陵，详见二十卷《早发白帝城》诗注。

(7)《礼记正义》：《兵书》云：善用兵者，似率然。率然者，常山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不胜屏营瞻云望日之至，(1)谨先奉表陈情以闻。

(1)《晋书·张轨传》：“瞻云望日，孤愤义伤。”

## 为宋中丞自荐表

臣某闻，天地闭而贤人隐，(1)云雷屯而君子用。(2)

(1)《周易》：“天地闭，贤人隐。”孔颖达《正义》：“谓二气不相交通，天地否闭，贤人潜隐。”

(2)又《周易》：“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王弼注：“君子经纶之时也。”

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宝初，五府交辟，(1)不求闻达，(2)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3)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4)既润色于鸿业，(5)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闲居制作，言盈数万。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具已陈首。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覆清雪，(6)寻经奏闻。

(1)《后汉书·张楷传》：“五府连辟，举贤良方正，不就。”章怀太子注：“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也。”

(2)《三国志》：诸葛亮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

(3)《华阳国志》：郑子真，褒中人也。玄静守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爱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征，帝王之要道也。成帝元舅大将军王凤备礼聘之，不应。家谷口，世号谷口子真。《汉书》：谷口郑子真，不诎其志，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

(4)颜师古《汉书注》：掖门，非正门，而在两旁，若人之臂掖也。《雍录》：《御览》曰：出禁省为殿门，外出大道为掖门。禁掖者，谓禁中之掖门也。

(5)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李善注：“言能发起遗文，以光赞大业也。”

(6)《唐书·宰相表》：至德元载七月庚午，蜀郡太守崔涣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一月戊午，涣为江南宣慰使。

臣闻古之诸侯进贤受上赏，蔽贤受明戮。若三适称美，必九锡光荣，(1)垂之典谟，永以为训。臣所管李白，实审无辜，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2)一命不沾，(3)四海称屈。

(1)《汉书》：元朔元年诏曰：进言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博士议，不举贤者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一适谓为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服虔曰：“适，适得其人也。”应劭曰：“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鈇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锡予，但数少耳。”张晏曰：“九锡。经本无文。《周礼》以为九命；《春秋说》有之。”臣瓚曰：“九锡备物，伯者之盛礼。齐桓、晋文犹不能备。今三进贤便受之，似不然也。当受进贤之一锡。《尚书大传》云：三适谓之有功，赐以车服、弓矢是也。”

(2)《梁书·钟嵘传》：“文丽日月，学究天人。”

(3)《周礼》：“一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国，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孔颖达《礼记正义》：“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后世以受初品官为一命，本此。

伏惟陛下大明广运，至道无偏，收其希世之英，以为清朝之宝。昔四皓遭高皇而不起，(1)翼惠帝而方来，君臣离合，亦各有数，岂使此人名扬宇宙，而枯槁当年。传曰：举逸人而天下归心。伏惟陛下，回太阳之高辉，流覆盆之下照，(2)特请拜一京官，献可替否，(3)以光朝列，(4)则四海豪俊，引领知归。不胜悽悽之至，(5)敢陈荐以闻。

(1)四皓，见四卷注。

(2)《抱朴子》：“是责三光不照覆盆之内也。”

(3)《后汉书》：君以兼览博照为德，臣以献可替否为忠。《尔雅》：“替，止也。”《广韵》：“替，废也，灭也。”

(4)潘岳《秋兴赋序》：“摄官承乏，猥厕朝列。”

(5)《后汉书·杨赐传》：“岂敢爱惜垂没之年，而不尽其悽悽之心哉。”章怀太子注：“悽悽，犹勤勤也。”

##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方輿胜览》：寿山，在常德府安陆县西北六十里，昔山民有寿百岁者。前人《德安府记》：西揖白兆，峰峦秀出，其下李太白之庐，想见擎丹砂、抚青海，而凌八极。北寿山，即太白所谓攒吸霞雨，隐居灵仙者也。人境之胜如此。《一统志》：寿山，在湖广德安府城西北六十里，与应山接境。山下居民有寿至百余岁者，故名。

淮南小寿山谨使东峰金衣双鹤，(1)衔飞云锦书，于维扬孟公足下，(2)曰：仆包大块之气，(3)生洪荒之间。连翼、軫之分野，(4)控荆、衡之远势。(5)盘薄万古，邈然星河。凭天霓以结峰，(6)倚斗极而横嶂。颇能攒吸霞雨，隐居灵仙。产隋侯之明珠，(7)蓄卞氏之光宝，(8)馨宇宙之美，弹造化之奇。方与昆仑抗行，阊风接境，(9)何人间巫、庐、台、霍之足陈耶！(10)

(1)按《唐书·地理志》，安州安陆郡隶淮南道。鹤色白，而曰金衣双鹤，谓黄鹤也。

(2)维扬，扬州也，摘《禹贡》“淮南惟扬州”之句，以成文也。

(3)高诱《淮南子注》：“大块，天地之间也。”

(4)《汉书》：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甫郡，尽楚分也。《宋书》：翼、軫，荆州之分也。

(5)《韵会》控，引也。荆、衡，谓荆州、衡州之地，或曰荆山、衡山也。荆山在湖广襄阳府南漳县西北八十里。衡山在衡州府衡山县西三十里。

(6)薛综《东京赋注》：“霓，天边气也。”

(7)《世说注》：旧说云：隋侯出行，有蛇斩而中断者，侯连而续之，蛇遂得生而去。后衔明月珠以报其德，光明照夜同昼，因曰隋珠。

(8)卞和宝玉，见四卷注。

(9)《水经注》：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阊风；上曰增城，一名天庭，是谓太帝之居。又曰：昆仑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辉，名曰阊风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台；其一角正东，名曰昆仑宫。

(10)山，在四川夔州府巫山县。庐山，在湖广九江府德化县。天台山，在浙江台州府天台县。霍山，在江南六安州霍山县。

昨于山人李白处见吾子移文，责仆以多奇，鄙仆以特秀，而盛谈三山五岳之美，谓仆小山无名、无德而称焉。观乎斯言，何太谬之甚也！吾子岂不闻乎：无名为天地之始，有名为万物之母。(1)假令登封禋祀，(2)易足以大道讥耶？然能损人费物，庖杀致祭，暴殄草木，镌刻金石，(3)使载图典，亦未足为贵乎？且达人庄生，常有余论，以为尺鷃不羨于鹏鸟，(4)秋毫可并于泰山，(5)由斯而谈，何小大之殊也。

(1)《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河上公注：“无名者，谓道无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之本吐气布化，出于虚无、为天地本也。有名，谓天地有形位，阴阳有刚柔，是其有名也。万物母者，天地含气生万物，长大成熟，如母之养子。”

(2)《汉书·武帝纪》：夏四月癸卯，上还，登封泰山。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靠成功于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纪号，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检之封焉。应劭曰：封者，坛广十二丈，高二丈，阶三等、封于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纪绩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辞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亲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尚玄酒而俎生鱼。下禅梁父，祀地主，示增广，此古制也。《周礼》：以禋祀祀吴天上帝。孔安国《尚书传》：“精义以享，谓之禋。”杜预《左传注》：“洁斋以享谓之禋。”

(3)《说文》：“镌，琢石也。”

(4)尺鷃、鹏鸟，见一卷《大鹏赋》注。

(5)《庄子》：“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郭象注：“夫以形相对，则太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末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苟各安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而太山不独大其大矣。若以性足为大，则天下之足未有过于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则虽太山亦可称小矣。故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太山为小，则天下无大矣；秋毫为大，则天下无小矣。”

又怪于诸山藏国宝、隐国贤，使吾君榜道烧山(1)披访不获，非通谈也。(2)夫皇王登极，瑞物昭至，蒲荡翡翠以纳贡，(3)河图洛书以应符。(4)设天网而掩贤，(5)穷月竈以率职。(3)天不秘宝，地不藏珍，风威百蛮，(7)春养万物。王道无外，(8)何英贤珍玉而能伏匿于岩穴耶？所谓榜道烧山，此则王者之德未广矣。昔太公大贤，傅说明德，栖渭川之水，藏虞、虢之岩，(9)卒能形诸兆朕，(10)感乎梦想。此则天道暗合，岂劳乎搜访哉。果投竿诣麾，舍筑作相、佐周文，赞武丁，总而论之，山亦何罪，乃知岩穴为养贤之域，林泉非秘宝之区，则仆之诸山，亦何负于国家矣。

(1)《晋书》：孙惠诡称南岳逸士秦秘之，以书干东海王越。越省书，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见越。越即以为记室参军，专掌文疏，预参谋议。《三国志注》：《文士传》曰：太祖雅闻阮瑀名，辟之，不应。连见迫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梁邵陵王《贞白先生陶君碑》：“榜道求贤，焚林招士。”

(2)钟嵘《诗品》：“属词比事，乃为通谈。”

(3)《西阳杂俎》：尉瑾曰：蒲萄出自大宛，张骞所致，有黄、白、黑三种。成熟之时，子实逼侧，星编珠聚。西域多酿以为酒，每来岁贡。《周书·王会解》：“成周之会，仓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琦按：蒲萄，西域所产；翡翠，南越所产。略举二物，以见远方纳贡之意。

(4)《淮南子》：“洛出丹书，河出绿图。”《白虎通》：“玉者德至渊泉，则河出龙图，洛出龟书。”《宋书》：黄帝轩辕氏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礼纬含文嘉》：“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鲁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则而象之，乃作八卦。”

(5)曹植《与杨修书》：“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

(6)颜延年《宋郊祀歌》：“月竈来宾。吕延济注：“竈，窟也。月窟，西极。”颜延年《赭白马赋》：“五方率职，四隩入贡。”

(7)《家语》：“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王肃注：“百蛮，夷狄百种也。”《汉书》：威震百蛮，武畅西海。”《后汉书·杜笃传》：“屠裂百蛮。”章怀太子注：“百蛮，夷狄之总称也。”

(8)《公羊传》：桓八年，王者无外。

(9)《楚辞章句》：周文王梦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后。帝曰：“昌，赐汝名师。”文王再拜。太公梦亦如此，文王出田，见识所梦，载与俱归，以为太师。传说抱怀道德，而遭遇于刑罚，操筑作于傅岩。武丁思想贤者，梦得圣人，以其形象求之，因得传说。登以为公，道用大兴。孔安国《尚书传》：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经。有涧水坏道，常使胥靡刑人筑护此道，说贤而隐，代胥靡筑之以供食，《正义》曰：《尸子》云：傅岩在北海之州，传言虞、貌之界，孔必有所案据而言之也。皇甫谧云：高宗梦天赐贤人，胥靡之衣，蒙之而来。曰：“我徒也，姓傅，名说，天下得我者岂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说者，欢悦也，天下当有傅我而说民音哉。”明以梦视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写其形像，求诸天下。果见筑者胥靡，衣褐带索，执役于虞、貌之间，傅岩之野。名说，以其得之傅岩，谓之传说。

(10)《淮南子》：“欲与物接，而未成兆朕。”高诱注：“兆朕，形怪也。”《广韵》：“吉凶形兆，谓之兆朕。”

(11)《韵会》：“麾，旗属。”《周礼》：建大麾以田。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1)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乃虬蟠龟息，(2)遁乎此山。仆尝弄之以绿绮，(3)卧之以碧云，嗽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4)既而童颜益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5)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隋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6)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7)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粥，(8)使袁区大定，(9)海县清一。(10)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即仆林下之所隐容，岂不大哉。必能资其聪明，辅以正气，借之以物色，发之以文章，虽烟花中贫，(11)没齿无恨。(12)其有山精木魅，(13)雄腴猛兽，(14)以驱之四荒，磔裂原野，(15)使影迹绝灭，不干户庭。亦遣清风扫门，明月侍坐。此乃养贤之心，实亦勤矣。

(1)《庄子》：“道与之貌，天与之形。”

(2)左思《吴都赋》：“轮园虬蟠。”《说文》：“虬，龙子无角者。”《抱朴子》：《史记·龟策传》云：江、淮间居人，为儿时以龟支床。至后死，家人移床，而龟故生，此亦不减五六十岁也。不饮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与凡物不同亦远矣。仙家象龟之息，岂不有以乎？(3)《广博物志》：司马相如作《玉如意赋》，梁王悦之，赐以绿绮之琴。琴铭曰：“桐样合精。”见《古琴疏》。

(4)琼液，玉液也。金砂，仙药也。俱见二十一卷注。

(5)阮籍诗：“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

(6)方丈、蓬莱，见四卷注。

(7)陆机诗：“佳人理瑶瑟。”

(8)《孔丛子》：王者前有疑，后有丞，左有辅，右有弼，谓之中近。

(9)《后汉书》：“蝉蜕嚣埃之中，自致衰区之外。”

(10)《隋书》：皇明御历，仁深海县。《后汉书》：宪度既张，远逸清一。

(11)《吴都赋》：“川读为之中贫。”

(12)《后汉书》：“以为没齿之恨。”章怀太子注，“没，终也。齿，年也。”

(13)木魅山精，见二十二卷注。

(14)雄虺，见一卷注。猛兽，猛虎也。唐人讳虎，或易称武，或易称兽。

(15)《韵会》：“磔，裂也。”

孟子孟子，无见深责耶！明年青春，求我于此岩也。

## 上安州李长史书

今湖广之德安府，在唐时为安州，地属淮南道。州设长史一人，正五品上。

白，嵌崎历落可笑人也。(1)虽然，颇尝览千载，观百家，(2)至于圣贤，相似厥众，则有若似于仲尼，(3)纪信似于高祖，(4)牢之似于无忌，(5)宋玉似于屈原。(6)而遥观君侯，(7)窃疑魏洽，便欲趋就，临然举鞭，迟疑之间，未及回避。且理有疑误而成过，事有形似而类真，惟大雅含弘，(8)方能恕之也。

(1)《晋书》：桓彝，字茂伦，雅为周顗所重。顗尝叹曰：“茂伦嵌崎历落，固可笑人也。”

(2)《汉书》：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颜师古注：“百家，谓诸子杂说。”

(3)《史记》，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

(4)《史记》、《汉书》载纪信诳楚事，不言其貌似高祖。惟《白帖》云纪信貌似汉王，乘黄屋车，左纛。诈称汉上出降项羽。不详出于何书，要必有所本。

(5)《晋书》：何无忌，刘牢之之甥，酷似其舅。

(6)《襄阳耆旧传》：宋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曰：“子盍从俗，使楚人贵子之德乎？”

(7)《汉书注》：如淳曰：《汉仪注》：列侯为丞相，称君侯。师古曰：《杨惲传》丘常谓惲为君侯，是则通呼列侯之尊称耳，非必在于丞相也。

(8)卢湛《赠刘垠诗序》：“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白少颇周慎，(1)忝闻义方，(2)入暗室而无欺，(3)属昏行而不变。(4)今小人履疑误形似之迹，君侯流恺悌矜恤之恩。(5)戢秋霜之威，(6)布冬日之爱。(7)睟容有穆，(8)怒颜不彰。虽将军息恨于长孺之前，(9)此无惭德；司空受揖于元淑之际，(10)彼未为贤。一言见冤，九死非谢。(11)

(1)《后汉书》：“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嵇康诗：“万石周慎，安亲保荣。”周慎，谓周详审慎也。

(2)《左传》：“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邢昺曰：“方。犹道也。”

(3)《南史·梁简文帝纪》：弗欺暗室，岂况三光。又阮长之为中书郎，直省，夜往邻省，误著展出阁，依事自列。门下以暗夜人不知，不受列。长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暗室。”

(4)《列女传》：卫灵公与夫人夜坐，闻车辘辘。至阙而止，过阙复有声。公问夫人曰：“知此为准？”夫人曰：“此蓬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夫忠臣与孝子，不为昭昭变节，不为冥冥情行。蓬伯玉，卫之贤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废礼，是以知之。”刘勰《新论》：遽瑗不以昏行变节。

(5)《诗·小雅》：“既见君子，孔燕岂弟。”《毛传》曰：“岂，乐；

弟，易也。”

(6)荀悦《申鉴》：“喜如春阳，怒如秋霜。”《十六国春秋》：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泽。

(7)《左传》：“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杜预注：“冬日可爱，夏日可畏也。”

(8)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醉容有穆，宾仪式序。”张铣注：“醉，润泽之貌也。穆，和也。”

(9)《汉书》：汲黯，字长孺，为人性倨少礼。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或说黯曰：“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贵，诚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以朝廷所疑，过黯加于平日。

(10)《后汉书》：赵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人。光和元年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已。逢望而异之，命左右往让之，曰：“下郡计吏，而揖三公，何也？”对曰：“昔酈食其长揖汉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即敛衽下堂，延置上坐。因问西万事，大悦。顾谓坐中曰：“此汉阳赵元叔也，朝臣莫有过之者，吾请为诸君分坐。”坐者皆属观。或用其事。司空受揖，事未详。司空当是司徒，元淑当是元叔之误，未可知也。

(11)《楚辞》：“虽九死其犹未悔。”

白孤剑谁托，(1)悲歌自怜，迫于恓惶，(2)席不暇暖。(3)寄绝国而何仰，(4)若浮云而无依，南徙莫从，北游失路。远客汝海，(5)近还 城。(6)昨遇故人，饮以狂药。(7)一酌一笑，陶然乐酣，困河朔之清筋，(8)饫中山之醇酎。(9)属早日初眩，晨霾未收，(10)乏离朱之明，(11)昧王戎之视。(12)青白其眼，(13)瞽而前行，(14)亦何异抗庄公之轮，怒螳螂之臂，御者趋召，明其是非，(15)入门鞠躬，精魄飞散。昔徐邈缘醉而赏，魏王却以为贤；(16)无盐因丑而获，齐君待之逾厚。(17)白妄人也，安能比之。上挂《国风》相鼠之讥，(18)下怀《周易》履虎之惧。(19)愍以固陋，礼而遣之。幸容宁越之辜，(20)深荷王公之德。铭刻心骨，退思狂慙，(21)五情冰炭，(22)罔知所措。昼愧于影，夜惭于魄，敞处不遑，(23)战踢无地。

(1)陈子昂诗：“孤剑将何托，长谣塞上风。”

(2)班固《答宾戏》：“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李善注：“栖遑，不安居之意也。”

(3)韦昭曰：“暖，温也，言坐不暖席也。《淮南子》：“墨子无暖席。”高诱曰：“坐席不至于温，历行诸国，汲汲于行道也。”《宋书》：“灶不得黔，席未暇暖。”

(4)绝国，谓远地，见六卷注。

(5)汝海，见十三卷注。

(6)《史记·正义》：《括地志》云：安州安陆县城，本春秋时郟国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郟国，在江夏云杜县东南，有郟城。 城，即郟城也，古字通用。

(7)《晋书》：长水校尉孙季舒尝与石崇酣燕，慢傲过度，崇欲表免之。裴楷闻之，谓崇曰：“足下饮人狂药，责人正礼，不亦乖乎？”《初学记》：

魏文帝《典论》曰：大驾都许，使光禄大夫刘松北镇袁绍军，与绍子弟日共宴饮。常以三伏之际，昼夜酣饮，极醉至于无知，云以避一时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饮。

(8)江总《玛瑙碗赋》：“获阿宗之美宝，命河朔之名觴。”

(9)左思《魏都赋》：“醇酎中山，流湎千日。”刘渊林注：中山出好酎酒，其俗传云：昔有人曰玄石者，从中山酒家沽酒，酒家与之千日之酒，语其节度，比归百里，可至于醉。如其言饮之，至家而醉，其家不如其醉，以为死也，敛棺而葬之。中山酒家计向千日，忆曰：“玄石前来沽酒，其醉向解也。”遂往问。其邻人曰：“玄石死来三年，服已阕矣。”于是与其家至玄石冢上，掘而开其棺，玄石于是醉始解，起于棺中。其俗语曰：“玄石饮酒，一醉千日。”《说文》：“耐，三重醇酒也。”

(10)晨霾，早时昏雾之气。

(11)赵歧《孟子注》：离娄，古之明目者，盖以为黄帝时人也。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索之。离朱，即离娄也。能视千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

(12)《晋书》：王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视日不眩。裴楷见而目之，曰：“戎眼烂烂如岩下电。”

(13)又《晋书》：阮籍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择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

(14)《韵会》：“瞢，目不明也。”

(15)《韩诗外传》：齐庄公出猎，有螳螂举足将搏其轮。问其御曰：“此何虫也？”对曰：“此螳螂也。其为虫，知进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轻就敌。”庄公曰：“以为人，必为天下勇士矣。”于是回车避之，而勇士归焉。《庄子》：“汝不见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

(16)《魏志》：徐邈为尚书郎，时科酒禁，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士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文帝践祚，车驾幸许昌，问邈曰：“颇复中圣人否？”邈对曰：“昔子反毙于阳谷，御叔罚于饮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惩，时复中之。然宿瘤以丑见传，而臣以醉见识。”帝大笑，顾左右曰：“名不虚立。”

(17)无盐丑女，见四卷注。

(18)《诗·国风》：“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19)《周易》：“履虎尾，咥人，凶。”

(20)《世说》：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王问何处来，云：“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王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归家。

(21)《广韵》：愆，过也，俗作愆

(22)五情，见二卷注。郭象《庄子注》：“喜惧战于胸中，固已结冰炭于五藏矣。”

(23)《诗·小雅》：“王事靡盬，不遑启处。”《毛传》云：“遑，暇。启，跪。处，居也。”

伏惟君侯，明夺秋月，和均韶风，(1)扫尘词场，振发文雅。陆机作太康之杰士，(2)未可比肩；(3)曹植为建安之雄才，(4)惟堪捧驾。天下豪俊，翕然趋

风，白之不敏，窃慕余论。

(1)《南齐书》：挺清誉于弱龄，发韶风于早日。韶风，和风也。

(2)钟嵘《诗品》：陈思为建安之杰，陆机为太康之英。太康，西晋年号，时则有左思、潘岳、二张、二陆之时。

(3)《说苑》：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

(4)建安，汉末年号，时则有曹氏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

何图叔夜潦倒，不切于事情；(1)正平猖狂，自贻于耻辱。(2)一忤容色，终身厚颜，(3)敢昧负荆，请罪门下。(4)侥幸以训责，恤其愚蒙，如能伏剑结纓，(5)谢君侯之德。

(1)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

(2)《后汉书》：祢衡，字正平。孔融深爱其才，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而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以其才名，不欲杀之。闻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因大会宾客，试阅音节。诸史过者，皆令脱其故衣，更著岑牟单绞之服。次至衡，衡方为渔阳掺挝，蹀躞而前，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衡进至操前而止，吏呵之，曰：“鼓史何不改装，而轻敢进乎？”衡曰：“诺。”于是先解袒衣，次释余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单绞而著之。复参挝而去，颜色不忤。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3)孔稚珪《北山移文》：“芳杜厚颜，薛荔蒙耻。”

(4)《史记》：“廉颇肉袒负荆，至蔺相如门谢罪。”《索隐》曰：“负荆者，荆，楚也，可以为鞭者也。”

(5)《左传》：魏绛将伏剑，士魴张老止之。孔颖达《正义》：“将伏剑，谓仰剑刃，身伏其上而取死也。”《左传》：太子下石乞、孟黶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纓而死。江淹《上建平王书》：“结纓伏剑，少谢万一。”犹云杀身以报德也。

敢以近所为《春游救苦寺》诗(1)一首十韵、《石岩寺》诗一首八韵、《上杨都尉》诗一首三十韵，辞旨狂野，贵露下情、轻干视听，幸乞详览。

(1)《方輿胜览》：救苦寺，在常德府西四里，今名胜业院。李白有《春游救苦寺》诗。今考集中，三诗皆不传。

## 与贾少公书

唐入通呼县尉曰少府。少公，即少府也。书内有“中原横溃”及“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严期迫切”等语，疑是永王璘行时所作。

(上似有缺文)宿昔惟清胜。白绵疾疲薶，(1)去期恬退，(2)才微识浅，无足济时。虽中原横溃，(3)将何以救之。王命崇重，大总元戎，(4)辟书三至，(5)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辞，扶力一行，(6)前观进退。

(1)谢灵运诗：“疲薶惭贞坚。”吕向注：“疲薶，困极之貌。”

(2)《宋书·孝武帝纪》：“恬退自守，不交当世。”

(3)《南史·儒林传》：“中原横溃，衣冠道尽。”

(4)《汉书》：“统辟元戎。”颜师古注：“元戎，大众也。”庾信《哀江南赋》：“实总元戎，身先士卒。”

(5)阮籍《奏记》：“辟书始下，下走为首。”李善注：“辟，犹召也。”

(6)徐陵《与宗室书》：“扶力为书，多不诤次。”扶力，犹勉力也。

且殷深源庐岳十载，时人观其起与不起，以卜江左兴亡。(1)谢安高卧东山，(2)苍生属望。白不树矫抗之迹，(3)耻振玄邈之风，(4)混游渔商，隐不绝俗。(5)岂徒贩卖云壑，(6)要射虚名，方之二子，实有惭德。(7)徒尘忝幕府，终无能为。

(1)《世说》：殷深源在墓所几十年，于时朝野以拟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兴亡。

(2)谢安高卧东山，见七卷注。

(3)刘琨《劝进表》：“存舜、禹至公之情，狭巢、由矫抗之节。”

(4)桓温《荐谯元彦表》：“洗耳投渊，以振玄邈之风。”

(5)《后汉书·郭林宗传》：“隐不违亲，贞不绝俗。”

(6)孔稚珪《北山移文》：“诱我松桂，欺我云壑。”

(7)《书·仲虺之诰》：“惟有惭德。”《孔传》曰：“惭德，惭德不及古也。”

唯当报国荐贤，持以自免，斯言若谬，天实殛之。以足下深知，具申中款。

(1)惠子知我，(2)夫何间然。勾当小事，(3)但增悚惕。

(1)陆云诗：“何用结中款，仰指北辰星。”

(2)曹子建《与杨德祖书》：“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李周翰注：“我有此言而不惭者，恃子恩惠之知我也。一云：惠子，惠施也。”

(3)勾当，干办也。唐宋时俚语，今北人犹有此言，俱作去声呼。

## 为赵宣城与杨右相书

赵宣城，宣城太守赵悦也。《唐书》：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庚申，杨国忠为右相。

某启。辞违积年，伏恋轩屏，首冬初寒，伏惟相公尊体起居万福。某蒙恩才朽齿迈。(1)徒延圣日。少吞未吏，本乏远图；中年废缺，分归园壑。昔相公秉国宪之日，(2)一拔九霄，拂刷前耻，升腾晚官。恩贷稠叠，实戴丘山。落羽再振，枯鳞旋跃，运以大风之举，假以磨天之翔。(3)衣绣霜台，含香华省。(4)宰剧惭强项之名，酌贪砺清心之节。(5)三典列郡，(6)寂无成功，但宣布王泽，(7)式酬天奖。(8)

(1)陆云《与陆典书》：“年长而志新，齿迈而曾勤。”

(2)《唐书·杨国忠传》：天宝七载，擢给事中、兼御史中丞。蔡邕《文烈侯杨公碑》：“逮作御史，允执国宪。”

(3)阮籍诗：“高鸟摩天飞，凌云共游戏。”

(4)绣衣，御史之服。霜台，御史之府。俱见十一卷注。《初学记》：应劭《汉官仪》曰：“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奏事。黄门侍郎对揖跪受。故称尚书郎怀香握兰，趋走丹墀。”《宋书》：尚书郎口含鸡舌香，以其奏事对答，欲使气息芬芳也。潘岳《秋兴赋》：“独展转于华省。”

(5)汉光武呼洛阳令董宣为强项令，见十二卷注。《晋书》：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筐之寄，可资数世。然多瘴疫，人情惮焉。惟贫窳不能自立者求补长史，故前后刺史，皆多黠货。朝廷欲革岭南之弊，隆安中，以吴隐之为广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隐之既至，语其亲人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饮之，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酌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在州清操逾厉。

(6)典，守也。

(7)班固《两都赋序》：“王泽竭而诗不作。”

(8)任昉《奏答敕示七夕诗启》：“牵率庸陋，式酬天奖。”刘良注：“式，用也。酬，答也。奖，犹恩也。”

伏惟相公，开张徽猷，(1)寅亮天地。(2)入夔龙之室，持造化之权。安石高枕，苍生是仰。(3)

(1)《诗·小雅》：“君子有徽猷。”《毛传》曰：“徽，美也。”《郑笺》曰：“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声誉也。”

(2)《书·周官》：“贰公弘化，寅亮天地。”

(3)《孔传》曰：“敬信天地之教。”“安石不出，当如苍生何”，见七卷注。

某鸣跃无已，剪拂因人。(1)银章朱绂，(2)坐荣宦达，身荷宸眷，(3)目识龙颜。既齐飞于鹓鹭，(4)复寄迹于门馆，皆相公大造之力也。而钟鸣漏尽，夜行不息，(5)止足之分，(6)实愧古人。犬马恋主，(7)迫于西汜，(8)所冀枯

松晚岁，无改节于风霜；老骥余年，期尽力于蹄足。上答明主，下报相公，缕缕之诚，(9)屏息于此。(10)

(1)剪拂，见三卷注。

(2)银章、朱绂，见十一卷注。

(3)《北史·刘炫传》：以此庸虚，屡动宸眷。

(4)《隋书·音乐志》：怀黄绶白，鹓鹭成行。

(5)《三国志》：田豫屡乞逊位，司马宣王以为豫克壮，书喻未听。豫书答曰：“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

(6)潘岳《闲居赋序》：“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晋书》：陶侃季年，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

(7)犬马恋主，见本卷注。

(8)《楚辞》：“出自汤谷，入于蒙汜。”王逸注：“汜，水涯也。言日出东方汤谷之中，入西极蒙水之涯也。”谢瞻诗：“扶光迫西汜。”吕延济注：“扶光，日也。迫，薄也。西祀，日入处也。”

(9)缕缕，见本卷注。

(10)卢思道《劳生论》云：“违时薄宦；屏息穷居。”

伏惟相公，收遗簪于少昊，(1)念亡弓于楚泽。衰当益壮，(2)结草知归。(3)瞻望恩光，(4)无忘景刻。(5)

(1)《独异志》：孔子行过少陵原，闻妇人哭甚哀，使子贡问焉：“何哭之悲也？”妇人曰：“向者刈薪而遗簪。”孔子复问曰：“刈薪遗簪，乃常也，而哭悲者何也？”答曰：“非惜一簪，所以悲不忘故也。”《家语》：楚王出游，亡乌睥之弓，左右请求之。王曰：“已之，楚王失弓，楚人得弓，又何求之。”

(2)《后汉书》：马援尝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3)《左传》：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蹶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予，尔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予是以报。”

(4)江淹《上建平王书》：“大王惠以恩光，顾以颜色。”

(5)谢灵运诗：“爱客不告疲，饮宴遗景刻。”李善注：“刻，漏刻也。”

## 与韩荆州书

《唐书》：韩朝宗初历左拾遗，累迁荆州长史。开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采访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坐所任吏擅赋役，贬洪州刺史。天宝初，召为京兆尹，出为高平太守，贬吴兴别驾，卒。喜识拔后进，尝荐崔宗之、严武于朝，当时士咸归重之。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1)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2)使海内豪俊，(3)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4)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5)即其人焉。

(1)梁简文帝启：“矧彼前贤，宁忘景慕。”

(2)《韩诗外传》：周公曰：“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3)《淮南子》：“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干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

(4)《世说》：李玄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

(5)《史记》：平原君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有毛遂者，前自荐于平原君。平原君曰：“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古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早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未见而已。”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1)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2)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1)太白本蜀人，称陇西者，本先世族望而言也。

(2)《尔雅》：“曩，向也。”畴曩，犹畴昔。

君侯制作侔神明，(1)德行动天地，(2)笔参造化，学究天人。(3)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4)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5)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1)何承天《达性论》：“妙思穷幽蹟，制作侔造化。”

(2)《后汉书》：言行动天地，举厯移阴阳。

(3)《梁书·钟嵘传》：“文丽日月，学究天人。”

(4)《北史》：崔陵常与萧祗、明少遐等高宴终日，独无言。

(5)《世说》：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

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

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即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1)山涛作冀州，甄拔三十余人，(2)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荐一严协律，(3)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白每观其衔恩抚躬，忠义奋发，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4)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傥急难有用，敢效微躯。

(1)《后汉书》：王允字子师，太原祁人也。中平元年，特选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为从事。《晋书·江统传》：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辟荀慈明；下车，辟孔文举。

(2)《晋书》：山涛出为冀州刺史，冀州俗薄，无相推毂。涛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人怀慕尚，风俗颇革。

(3)《唐书·百官志》：太常寺有协律郎二人，正八品上，掌和律吕。

(4)《后汉书》：光武自乘轻骑，案行部阵，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且人非尧、舜，谁能尽善。白谩猷筹画，安能自矜。至于制作，积成卷轴，(1)则欲尘秽视听，(2)恐雕虫小技，(3)不合大人。若赐观刍荛，(4)请给纸墨，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5)缮写呈上。(6)庶青萍、结绿，(7)长价于薛、卞之门，(8)幸惟下流，大开奖饰，惟君侯图之。

(1)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所造箴铭，积成卷轴。”

(2)《三国志·陆凯传》：“秽尘天听。”

(3)《隋书·李德林传》：“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子云、相如之辈。”雕虫，见二卷注。

(4)《诗·大雅》：“先民有言，询于刍荛。”

(5)《南齐书》：高啸闲轩。

(6)《韵会》：“编录文字，谓之缮写。”

(7)青萍，剑名。结绿，玉名。俱见九卷注。

(8)《越绝书》：客有能相剑者，名薛烛。详见二卷注。《新序》荆人卞和得玉璞，详见四卷注。

## 上安州裴长史书

《通典》：安州，今理安陆县，春秋 子之国，云梦之泽在焉。后楚灭，封斗辛为郟公，即其地也。注：，或作“郟”。

白闻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1)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2)论举身之事，便当谈笑，以明其心。而粗陈其大纲，一快愤懣，(3)惟君侯察焉。

(1)《北史》：长孙绍远曰：“夫天不言，四时行焉；地不言，万物生焉。”

(2)《史记·邹阳传》：“两臣二主，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词哉！”

(3)《汉书·司马迁传》：“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懣以晓左右。”颜师古注：“懣，烦闷也。”

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1)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2)因官寓家，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3)轩辕以来，颇得闻矣。常横经籍书，(4)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

(1)《唐书·柳冲传》：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则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为右姓。齐浮屠昙刚《类例》，几甲门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隋开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则为右姓。唐《贞观氏族志》，凡第一等则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李冲《氏族系录》，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

(2)按《晋书》，凉武昭王讳暠，字玄盛，陇西成纪人，姓李氏，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广曾孙仲翔，后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乃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玄盛当吕氏之末，为群雄所奉，遂启霸图，兵不血刃，坐定千里，进号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据河右，迁都酒泉，薨。子歆嗣位，为沮渠蒙逊所灭。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预、领羽林监密、左将军姚、右将军亮等，西奔敦煌，翻及弟敦煌太守恂与诸子等，弃敦煌，奔于北山。郡人宋承、张弘以恂在郡有惠政，推为冠军将军、凉州刺史，蒙逊屠其城，歆子重耳脱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后归魏，为弘农太守。蒙逊徙翻子宝等于姑藏，岁余，北奔伊吾，后归于魏。胡应麟《续笔丛》：凉武昭王之世，南北瓜分已久，即云先世金陵，后迁陇蜀，亦万万不通。盖后人因白侨寓白门，而伪为此书云云。琦按：自“本家金陵”至“少长江汉”二十余字，必有缺文讹字，否则“金陵”或是“金城”之谬，亦未可知，断为伪作者，非是。

(3)《礼记》：“九年教之数日。”郑康成注：“朔望与六甲也。”《汉书》：“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南史》：顾欢年六七岁，知推六甲。六甲，今之六十甲子。《史记》：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

(4)《北齐书·儒林传》：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汉书叙传》：徒乐枕经籍书，纡体横门。

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1)乃仗剑去国，(2)辞亲远游。南穷苍梧，(3)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4)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5)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

(1)《礼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

(2)杖，持也。古“杖”、“仗”通用。《汉书·韩信传》：项梁渡淮，信乃杖剑从之。《陈平传》：平身间行，杖剑亡渡河。颜师古曰：“言直带一剑，更无余资。”

(3)苍梧，见五卷注。

(4)云梦七泽，见一卷注。

(5)许相公，谓许圜师。按《旧唐书》，许绍，字嗣宗，本高阳人，梁末徙于周，因家于安陆。累官硤州刺史，封安陆郡公。少子圜师，有器干，博涉艺文，举进士。显庆二年，累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龙朔中，为左相。为李义府所挤，左迁虔州刺史，寻转相州刺史。上元中，再迁户部尚书。仪凤四年卒。

曩昔东游维扬，(1)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2)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

(1)向秀《思旧赋序》：“追思曩昔游宴之好。”《禹贡》：“淮海惟扬州。”

(2)落魄，见三卷注。

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1)若丧天伦。(2)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3)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4)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5)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

(1)《礼记》：“中月而禫，禫而纻。”郑康成注，“黑经白纬曰纻。旧说，纻，冠者采纓也。”孔颖达《正义》：“禫而纻者，禫祭之时，玄冠朝服，禫祭既讫，而首著纻冠，身著素端黄裳，以至吉祭。”禫服，即素服之义。

(2)天伦，兄弟也，见十五卷注。

(3)雪泣，拭泪也，见二十五卷注。

(4)鄂城，谓江夏郡城，本名鄂州，故曰鄂城。

(5)《小尔雅》：“下棺谓之窆。”

又者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1)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2)并不起。此则白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也。

(1)《尚书蔡传》：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为岷山。连峰接岫，重叠险阻，不详远近。青城、天彭之所环绕，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

《地理今释》：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陕西巩昌府岷州卫以西，大山重谷，谿谿起伏，西南走蛮箐中，直抵四川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岭，灌县之青城，皆其支脉。而导江之处，则在今松潘卫北西番界之浪架岭。《汉书·地理志》所云岷山在湔道县西徼外，是也。

(2)太白巴西郡人，唐之巴西郡，即汉之广汉郡，地取旧名，以代时称，唐人多有此习，其实唐时无广汉太守之名也。有道，唐取士科名，《唐书·高适传》举有道科中第，是也。

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1)白于路中投刺，(2)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寮曰：(3)“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4)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5)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

(1)《唐书》：苏颋，字廷硕，开元四年进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八年，罢为礼部尚书，俄检校益州大都督长史，按察节度剑南诸州。

(2)《释名》：“书姓字于奏白曰刺。”《北齐书·杨愔传》：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辕门，便蒙引见。

(3)扬雄《甘泉赋》：“命群僚，历吉日。”

(4)班固《与弟超书》：“傅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

(5)《国语》：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

前此郡督马公，(1)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

(1)按《唐书》，安州安陆郡，设中都督府，置都督一人，正三品，盖即刺史之任。长史一人，正五品上。

若苏、马二公愚人也，复何足陈；倘贤贤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难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颇工于文，惟君侯顾之，无按剑也。伏惟君侯，贵而且贤，鹰扬虎视，(1)齿若编贝，(2)肤如凝脂，(3)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4)而高义重诺，名飞天京，四方诸侯，闻风暗许。倚剑慷慨，气干虹蜺。(5)月费千金，日宴群客，出跃骏马，入罗红颜，所在之处，宾朋成市。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埽华轩。(6)”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声于天壤之间，岂不由重诺好贤，谦以得也？而晚节改操，(7)栖情翰林，(8)天材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郾国，(9)时惟清哉。棱威雄雄，(10)下慴群物。(11)

(1)应休璉《与侍郎曹长思书》：“王肃以宿德显授，何曾以后进见拔，皆鹰扬虎视，有万里之望。”

(2)《汉书》：“目若悬珠，齿若编贝。”

(3)《诗·国风》：“肤如凝脂。”

(4)《世说》：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5)江淹诗：“依剑临八荒。”曹植《七启》：“挥袂则九野生风，慷慨则气成虹蜺。”

(6)《说文》：“埽，卑垣也。”《韵会》：“檐宇之末曰轩。”《魏都赋注》：“长廊之有窗也。”华轩，谓华美之轩，见二十五卷注。

(7)晚节，暮年也，见十五卷注。

(8)《汉书》：“籍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李善注：“韦昭曰：翰，笔也。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诗·大雅》“有壬有林”是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犹“儒林”之意也。

(9)《元和郡县志》：安州，春秋时郟国。《太平寰宇记》：《左氏传》曰：“郟人军于蒲骚。”杜预注云：“郟国在江夏郡云杜县，楚灭之。”按郟国，今安州城是也。

(10)威棱，见一卷《大猎赋》注。

(11)《广韵》：“慴，慑也。”

白窃慕高义，已经十年。云山间之，造谒无路。今也运会，得趋末尘，承颜接辞，八九度矣。(1)常欲一雪心迹，崎岖未便。何图谤言忽生，众口攒毁，将恐投杼下客，(2)震于严威，然自明无辜，何忧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过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实，罪当其身，则将浴兰沐芳，(3)自屏于烹鲜之地，(4)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窜海，(5)转死沟壑。岂能明目张胆，(6)托书自陈耶！

(1)《史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度，犹次也。

(2)投杼，用曾母事，见十一卷注。

(3)《楚辞》：“浴兰汤兮沐芳。”

(4)《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河上公注：“鲜，鱼也。烹鲜之地，犹云鼎鑊也。”

(5)《南史·王藻传》：“便当刊肤剪发，投山窜海。”

(6)《史记·陈馥传》：“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

昔王东海问犯夜者曰：“何所从来？”答曰：“从师受学，不觉日晚。”王曰：“吾岂可鞭撻宁越，以立威名。”(1)“想君侯通人，(2)必不尔也。”

(1)《晋书》：王承迁东海太守，有犯夜者，为吏所拘。承问其故，答曰：“从师受学，不觉日暮。”承曰：“鞭撻宁戚，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归家。”

(2)《论衡》：“博览古今者为通人。”又曰：“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言，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音，通人也。”

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1)直度易水，不以为寒。(2)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3)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4)

(1)谢朓诗：“俯仰流英，盼虹贯日。”

(2)易水寒，见一卷注。

(3)《汉书》：项羽见诸侯将，入辕门，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秦海，秦地也。古以秦地为陆海，故谓之秦海。田饶谓鲁哀公曰：“臣将去君，黄鹄举矣。”说见二卷注。

(4)弹剑，见三卷注。

《容斋四笔》：李太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誉其贵而且贤，名飞在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棱威雄雄，下憚群物。予谓白以白衣入翰林，其盖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脱靴于殿上，岂拘拘然怖一州佐者耶？盖时有屈伸，正自不得不尔。大贤不偶，神龙困于蝼蚁，可胜叹哉！自此书自序其生平，云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炎月伏尸，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滨于湖侧。数年来观，筋肉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其存交重义如此。又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其养高忘机如此。而史传不为书之，亦为未尽。

## 李白全集卷之二十七

### 序二十首

#### 暮春江夏遂张祖监丞之东都序

吁咄哉，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1)挥斥幽愤，(2)不可得也。而金骨未变，玉颜已缁，(3)何尝不们松伤心，抚鹤叹息。误学书剑，薄游人间。(4)紫微九重，(5)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于称衡，(6)暂来江夏；贺循喜逢于张翰，且乐船中。(7)

(1)《宋书·乐志》：旋驾耸泛青穹。

(2)《庄子》：“挥斥八极，神气不变。”郭象注：“挥斥，犹纵放也。”

(3)《说文》：“缁，黑色也。”

(4)谢朓诗：“薄游第从告。”

(5)紫微，天子所居之宫，以拟天之紫微垣而名也。

(6)《后汉书·称衡传》：刘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宾礼之。后侮慢于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与之，祖亦善待焉。

(7)《晋书》：会稽贺循，赴命入洛，经吴阊门，于船中弹琴。张翰初不相识，乃就循言谈，便大相饮悦。问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载即去，而不告家人。

达人张侯，大雅君子。统泛舟之役，(1)在清川之湄。谈玄赋诗，连兴数月，醉尽花柳，赏穷江山。王命有程，告以行迈，(2)烟景晚色，惨为愁容。系飞帆于半天，泛禄水于遥海。欲去不忍，更开芳樽，(3)乐虽寰中，(4)趣逸天半。平生酣畅，未若此筵。至于清谈浩歌，(5)雄笔丽藻，(6)笑饮酒，醉挥素琴，(7)余实不愧于古人也。

(1)《左传》：“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2)《诗·国风》：“行迈靡靡。”《毛传》曰：“迈，行也。”《郑笺》曰：“行，道也。道行，犹行道也。”

(3)刘孝绰诗：“芳樽散绪寒。”

(4)梁简文帝《大爱敬寺刹下铭序》：“功超域外，道迈寰中。”

(5)《楚辞》：“临风悦兮浩歌。”

(6)郭璞《尔雅序》：“英儒瞻闻之士，洪笔丽藻之客。”《疏》曰：“洪，大也。丽，美也。藻，水藻也，有文，以喻人之文章。言大有词笔，美于文章之客也。”

(7)素琴，见二卷注。

扬袂远别，何时归来？想洛阳之秋风，将脍鱼以相待。(1)诗可赠远，无乃阙乎？

(1)张翰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遂命驾而归。见廿

二卷注。

## 奉饒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花源序

《名山洞天福地記》：桃源山，周圍七十里，名“白馬玄光之天”，在朗州武陵縣。《一統志》：桃源山，在湖廣常德府桃源縣南二十里。其西南有機源洞，一名秦人洞，洞北有機花溪。故老傳云：晉太元中，武陵漁人，沿溪行，忽逢桃樹夾岸。復前行，得一山，山有小口，便舍船入。行數十步，豁然平曠，屋舍俨然，桑竹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耕種，怡然自樂。見漁人，驚問所從來，為設酒馔。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來此。不復出。停數日，送出，漁人志之。太守即遣人隨所志，迷不復得路。琦按：桃花源自陶淵明作記之後，無人復至其地，後人多云是仙境，或云乃托言耳，非實境也。好奇之士，慕想不可得，而指近地之山以當之，遂有桃源山，其實非昔之桃花源矣。

昔祖龍滅古，(1)道嚴威刑，煎熬生人，(2)若墜大火。三墳、五典，(3)散為寒灰。(4)筑長城，(5)建阿房，(6)并諸侯，殺豪俊。(7)自謂功高義皇，國可萬世。(8)思欲凌云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9)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綉皓不得不遁于南山，(10)魯連不得不蹈于東海。(11)則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僂，(12)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

(1)祖龍見二卷注，謂秦始皇。

(2)《楚辭·九思》：“我心兮煎熬。”

(3)孔安國《尚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4)《史記》：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5)賈生《過秦論》：“乃使蒙恬北筑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6)《三輔黃圖》：阿房宮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宮。規恢三百余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輦道相屬，閣道通驪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絡樊川以為池。作阿房前殿，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建五丈旗。以木蘭為梁，以磁石為門，周馳為復道，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太極，閣道抵營室也。

(7)《過秦論》：“墮名城，殺豪俊。”

(8)《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勿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9)二十八年，始皇上太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野客叢書》：按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為五大夫。《獨異志》：始皇二十八年，登封太山，至半道，忽大風雨雷電。路旁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為五大夫。忽聞松上有人言曰：“無道德，無仁禮，而王天下，妄名帝，何以封！”左右咸聞，始皇不樂。歸，崩于沙丘。

(10) 跨皓遁南山，见二十二卷注。

(11) 鲁连蹈东海，见四卷注。

(12) 《史记》：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耶，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李善《文选注》：《风俗通》曰：秦相赵高，指鹿为马，束蒲为脯，二世不觉。

二翁耽老氏之言，(1)继少卿之作，(2)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脱落神仙之境。武陵遗迹，可得而窥焉。问津利往，水引渔者；花藏仙溪，春风不知。从来落英，何许流出。(3)石洞来入，晨光尽开。(4)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别为一天耶？(3)今扁舟而行，笑谢人世，阡陌未改，(6)古人依然。白云何时而归来，青山一去而谁往？诸公赋桃源以美之。

(1)《史记》：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2)《文选》有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老氏之言，少卿之作，俱切李氏事用。

(3)何许，犹何处也。

(4)何晏《景福殿赋》：“晨光内照，流景外燧。”李善注：“晨光，日光也。”

(5)《述异记》：人间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耳，余二十六天，出《九微志》。

(6)扁舟，特舟也。阡陌，田间道也。俱详二卷注。

## 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 宴姑熟亭序

武公，名幼成，为宣州司马，见后《赵公西侯亭颂》。《江南通志》：太平府当涂县有采虹桥，即下浮桥，唐李阳冰建亭在其上，李白序之，名姑熟亭，盖走芜湖道也。

通驿公馆南有水亭焉，四甍翬飞，(1)巉绝浦屿。盖有前摄令河东薛公栋而宇之，今宰陇西李公明化，开物成务，(2)又棱其梁而阁之。昼鸣闲琴，夕酌清月，盖为接辅轩、(3)祖远客之佳境也。

(1)《说文》：“甍，屋栋也。”徐锴曰：“所以承瓦，故从瓦。”《诗·小雅》：如鸟斯革，如翬斯飞。”《郑笺》曰：“伊、洛而南，素质五色，皆备成章，曰翬。翬者，鸟之奇异者也。”孔颖达《正义》：“斯革、斯飞，言檐阿之势似鸟飞也。”

(2)《周易》：“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

(3)左思《吴都赋》：“辅轩蓼扰。”李周翰注：“辘轩，轻车也。”昔人多以辘轩为使车之通称，见九卷注。

制置既久，莫知何名。司马武公，长材博古，独映方外。(1)因据胡床，岸帻啸咏，而谓前长史李公及诸公曰：“此亭跨姑熟之水，可称为‘姑熟亭’焉。”(2)嘉名胜概，自我作也。

(1)《世说》：桓宣武引谢奕为司马，奕既上，犹推布衣交。在温座席岸帻啸咏，无异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马”。

(2)《方輿胜览》：姑熟溪，在太平州当涂县南二里，西入大江。

且夫曹官级冕者，大贤处之，若游青山、卧白雪，逍遥偃傲，何适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则清风朗月，河英岳秀，皆为弃物，安得称焉。所以司马南邻，(1)当文章之旗鼓；翰林客卿，(2)挥辞锋以战胜。(3)名教乐地，(4)无非得俊之场也。千载一时，言诗纪志。

(1)司马，指武松。

(2)翰林，白自谓。于时为客，故曰客卿。

(3)《晋书》：“恩绪云骞，辞锋景焕。”

(4)《世说》：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 江夏送林公上人游衡岳序

江南之仙山，黄鹤之爽气，(1)偶得英粹，(2)后生俊人。(3)林公世为豪家，此土之秀。落发归道，专精律仪。(4)白月在天，(5)朗然独出。既洒落彩翰，亦讽诵于人口。(6)

(1)《方輿胜览》：黄鹤山，一名黄鹄山，在江夏县东九里。去县西北二里有黄鹤矶。

(2)颜延之《宋武帝谥议》：“英粹之照，正性自天。”

(3)《南史·王规传》：王威明，风韵遭上，神峰标映，千里绝迹，百尺无枝，实俊人也。

(4)《梁书》：慈心深广，律仪清净。

(5)《法苑珠林》：西方一月分为黑白，初月一日至十五日名为白月，十六日已去至于月尽名为黑月。此文所云白月，则指满月而言也。

(6)《华严经》：何况如来金口所说。

闲云无心，与化偕往。欲将振五楼之金策，(1)浮三湘之碧波。(2)乘杯泝流，(3)考室名岳；(4)瞰慈冥壑，(5)凌临诸天。(6)登祝融之峰峦，(7)望长沙之烟火。(8)遥谢旧国，誓遗归踪。百千开士，(9)稀有此者。

(1)金策，锡杖也。见十五卷注。

(2)三湘，见一卷注。

(3)神僧杯度，常乘木杯渡河，见十卷注。

(4)《初学记》：衡山一峰名石闲，下有石室，中常闻讽诵声。

(5)冥壑，幽谷也。

(6)诸天，见十九卷注。

(7)《一统志》：祝融峰在衡山县西北三十里，位值离宫，以配火德，乃祝融君游息之所。上有青玉坛，道书以为“第二十四福地”。《湖广通志》：衡山有七十二峰，其最高者，为祝融峰。旧传：高九千七百三十丈，或云祝融峰去地二万丈。唐卢载诗“五千里地望皆见，七十二峰中最尊”是也。峰顶有风穴，每将雨，则风自穴发。又有雷池，祷雨皆验。

(8)按《唐书·地理志》，潭州长沙郡，隶江南西道，领长沙、湘潭、湘乡、益阳、醴陵、浏阳六县。

(9)开士，见甘一卷《赠衡岳僧方外》诗注。

予所以叹其峻节，(1)扬其清波。龙象先辈，(2)回眸拭视。比失泪泥沙者，相去如牛之一毛。(3)昔智者安禅于台山，(4)远公托志于庐岳，(5)高标胜概，斯亦向慕哉！

(1)颜延年诗：“峻节贯秋霜。”

(2)僧中能负荷大法者，谓之龙象。见十二卷注。

(3)长九龄诗：“相去九牛毛，惭叹知何已。”

(4)《传灯录》：智顓禅师，荆州华容人。十五礼佛像，誓志出家。恍焉如梦见大山临海际，峰顶有僧招手，接入一伽蓝，云：“汝当居此。”年十

八，依僧法绪出家。陈太建七年，隐天台山佛陇峰。有定光禅师先居此峰，谓弟子曰：“不久当有善知识领徒至此。”俄而师至，光曰：“忆畴昔举手招引否？”师即悟礼像之证，悲喜交怀，乃执手共至庵所。其夜闻空中钟磬之声，师曰：“是何佯也？”曰：“是撻椎集僧，得住之相。此处金地，吾已居之。北峰银地，汝宜居焉。”开山后，宣帝建修禅寺，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及隋炀帝请师受菩萨戒、号师为智者。师自始受禅教，终乎灭度，常披一坏衲，冬夏不释。来往居天台山二十二年，建造大道场一十二所，国清最居其后。

(5)《神僧传》：释慧远欲往罗浮，及届污阳，见庐峰清净，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此处去水本远，远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当使朽壤抽泉。”言毕，清流引出，浚以成溪。于是率众行道，昏晓不绝。释迪余化，于斯复兴，自远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

紫霞摇心，青枫夹岸，目断川上，送君此行，群公临流，赋诗以赠。

## 金陵与诸贤送权

### 十一序

斯、高栢秦，赢世不二；三杰伏草，与汉并出。(1)莽夷朱晖，耿、邓乃起。(2)自古英达，(3)未必尽用于当年。去就之理，在大运尔。

(1)李斯、赵高，执秦国之柄，毒痛天下，致赢氏甫二世而亡。于是三杰辅汉高，以出定天下。《史记》：高祖曰：“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2)夷，灭也。朱晖，火之光晖也。汉以火德王，故云。王莽篡汉，耿弇、邓禹之徒乃起而佐光武，以致中兴。

(3)《三国志注》：《江表传》曰：有周瑜者，与孙策同年，亦英达夙成。

我君六叶继圣，熙乎玄风；(1)三清垂拱，(2)穆然紫极。(3)天人其一哉！所以青云豪士，散在商钓，(4)四坐明哲，皆清朝旅人。(5)

(1)《韵会》：“熙，兴也，又广也。”玄风，清静之风也。

(2)《玉海》：唐大明宫内有三清殿。杨巨源诗：“金台殿角直三清。”《雍录》：阁本《大明宫图》，有三清殿。又《韩诗外传》：“寒暑均则三光清，三光清则风雨时。”垂拱，无为之意，详见二十一卷注。

(3)《汉书·东方朔传》：“于是吴王穆然，俯而深思。”颜师古注：“穆然，静思貌。”紫极，王者之居也，见八卷注。

(4)商钓，或隐于市，或渔于水也。

(5)四坐明哲，谓坐中诸贤。旅人，谓未登仕籍，奔走四方，犹仲尼旅人之意。

吾希风广成，(1)荡漾浮世，素受宝诀，(2)为三十六帝之外臣。(3)即四明逸老贺知章，(4)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而尝采姹女于江华，收河车于清溪，(5)与天水权昭夷，(6)服勤炉火之业久矣。

(1)《后汉书》：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章怀太子注：希，望也。广成子，古之仙人，见二卷注。

(2)宝诀，道家修炼之诀。

(3)三十六帝，见三卷注。《陈书》：“出者称为元首，处者谓之外臣。”

(4)贺知章事，见二十四卷注。

(5)姹女，汞也，河车，铅也。皆炼丹药物。《参同契》：“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阴真君《金液还丹歌》云：“北方正气，名河车。”《唐书·地理志》，道州江华郡，属江南西道。清溪，在池州秋浦县。

(6)《唐书·宰相世系表》：权氏出自子姓，商武丁之裔，封于权。其地，南郡当阳县权城是也。楚武王灭权，迁于那处，其孙因以为氏。秦灭楚，迁大姓于陇西，因居天水。

之子也，冲恬渊静，翰才峻发。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舍我而南，若折羽翼。时岁律寒若，天风枯声。云帆涉汉，(1)同若绝电。(2)举目四顾，霜天峥嵘。(3)衔杯叙离，(4)群子赋诗以出饯，酒仙翁李白辞。

(1)马融《广成颂》：“张云帆。”

(2)鲍照诗：“人生倏忽如绝电。”

(3)峥嵘，言天气之高也。

(4)刘伶《酒德颂》：“衔杯漱醒。”

## 春于姑熟送赵四流炎方序

在晋时为姑熟，在唐时为宣州当涂县，详见甘五卷注。赵盖为当涂县尉者也。

白以邹、鲁多鸿儒，(1)燕、赵饶壮士，盖风土之然乎？赵少翁才貌瑰雅，志气豪烈。以黄缓作尉，(2)泥蟠当涂；(3)亦鸡栖鹤笼，(4)不足以窘束驾凤耳。

(1)《晋书·儒林传》：“鸿儒硕学，无乏于时。”

(2)颜师古《汉书注》：“丞尉职卑，皆黄缓。”

(3)《后汉书》：“中遭倾覆，龙德泥蟠。”《三国志·秦宓传》：扬子云潜心著述，有补于世。泥蟠不滓，行参圣师。

(4)《韵会》：“栖，鸡所止也。”

以疾恶抵法，迁于炎方。辞高堂而坠心，指绝国以摇恨。(1)天与水远，云连山长。借光景于顷刻，开壶觞于洲渚。黄鹤晓别，愁闻命子之声；青枫螟色，尽是伤心之树。(2)

(1)绝国，谓绝远之地，见五卷注。

(2)《楚辞》：“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然自吴瞻秦，(1)日见喜气。(2)上当攫玉弩，(3)摧狼狐，(4)洗清天地，(5)雷雨必作。(6)冀白日回照，丹心可明。巴陵半道，(7)坐见还吴之棹。令雪解而松柏振色，气和而兰蕙开芳。仆西登天门，(8)望子于西江之上。

(1)秦者，长安帝都之地。

(2)日见喜气，谓其有振兴之象。

(3)上者，指玄宗。攫玉弩，谓亲秉征伐之柄。《尚书帝命谥》：“玉弩发，惊天下。”

(4)摧狼狐，谓剿灭安禄山之徒。

(5)洗清天地，谓宇宙清泰。

(6)雷雨必作，谓大赦天下。《易·解卦》：“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有罪。”

(7)巴陵，岳州也。

(8)天门山在当涂县西南，详二十二卷注。

吾贤可流水其道，浮云其身，通方大适，何往不可，何戚戚于路歧哉！

## 秋于敬亭送从侄崱游庐山序

敬亭山，在今江南宁国府宣城县北。庐山，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县南山北，隶南康星子县。详见前注。

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1)私心慕之。及长，南游云梦，(2)览七泽之壮观。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初，嘉兴季父滴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顶饮林下。(3)崱着乃稚子，嬉游在傍。今来有成，郁负秀气。吾衰久矣，见尔慰心，申悲导旧，破涕为笑。(4)

(1)《子虚赋》，见一卷注。

(2)《方輿胜览》：云梦泽，在安陆县南五十里。

(3)预饮林下，用阮籍叔侄为竹林之游事，见十二卷注。

(4)刘琨《答卢湛书》：“举觞对膝，破涕为笑。”

方告我远涉，西登香炉。(1)长山横蹙，九江却转。瀑布天落，半与银河争流，腾虹奔电，濑射万壑，(2)此宇宙之奇诡也。其上有方湖石井，(3)不可得而窥焉。

(1)庐山有香炉峰，有瀑布水，详二十一卷注。

(2)《韵会》：“濑，水会也。”

(3)远法师《游庐山记》：“自托此山，二十三载。再践石门，四游南岭。东望香炉峰，北眺九江。传闻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鳞涌出。野人不能叙，直叹其奇而已。”

羨君此行，抚鹤长啸。恨丹液未就，(1)白龙来迟，(2)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3)孤负夙愿，惭归名山；终期后来，携手五岳。情以送远，诗宁阙乎？

(1)丹液，仙药，见二卷注。

(2)白龙，用陵阳子明事，见十二卷注。

(3)桃花水，即桃花源，见二卷注。

## 遂黄钟之鄱阳谒张使君序

鄱阳郡即饶州，隶江南西道。

东南之美者，有江夏黄公焉。白窃饮风流，尝接谈笑。亦有抗节玉立，光辉炯然，气高时英，辩析天口。(1)道可济物，志栖无垠。

(1)任昉《宣德皇后令》：辩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李善注：《七略》曰：齐田骈好谈论，故齐人为语曰“天口骈”。天口者，言田骈子不可穷其口若事天。昌向注：辨析，谓分别事理也。

鄱阳张公，朝野荣望，爱客接士，即原、尝、春、陵之亚焉。(1)每钦其辞华，悬榻见往。(2)而黄公因访古迹，便从贵游，乃侨装撰行，(3)去国遐涉。(4)

(1)原、尝、春、陵，见七卷注。

(2)陈蕃悬榻，见十四卷注。

(3)鲍照诗：“侨装多阙绝。”《广韵》：“侨，客也。”“撰，定也。”侨装，谓客行之装。撰行，谓定行日。

(4)遐涉，远行也。

诸子衔酒惜别，沾中分赠，沉醉烟夕，惆怅凉月。天南回以变夏，火西飞而献秋。(1)汀霞飒然，(2)海草微落。(3)夫子行迈，(4)我心若何。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5)湖水演沔，(6)勗哉是行。共赋武昌钓台篇，(7)以慰别情耳。

(1)火，心星也。下而西流，则为秋候。详五卷注。

(2)谢眺诗：“汀葭稍靡靡。”《广韵》：“汀，水际平沙也。”“葭，芦也。”

(3)周朗《报羊希书》：“池上海草，岁荣日蔓。”

(4)行迈，见本卷注。

(5)《诗·小雅》：“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正义》曰：“言汝虽不来，当传书信，毋得自爱音声，贵如金玉，不以遗问我，而有疏远我之心。恐遂疏己，故以恩责之，冀音信不绝。”

(6)《广韵》：“演，水长流貌。”《韵会》：“酒，流满貌。”

(7)《太平寰宇记》：钓台，在武昌城下，有石圻临江悬峙，四眺极目。《武昌记》云：钓台，在城南。《方輿胜览》：钓台，在武昌北门外大江中。郡志：孙权尝整阵于钓台。

## 早春于江夏送蔡十 还家云梦序

吾观蔡侯，奇人也。尔其才高气远，有四方之志，不然，何周流宇宙大多耶？白遐穷冥搜，(1)亦以早矣。海草三绿，不归国门。又更逢春，再结乡思。一见夫子，冥心道存。穷朝晚以作宴，驱烟霞以辅赏。朗笑明月，时眠落花。斯游无何，寻告睽索。(2)来暂观我，去还愁人。

(1)孙绰《天台山赋序》：“远寄冥搜。”李善注：“冥搜，搜访幽冥也。”

(2)何逊诗：“五载共衣裘，一朝异睽索。”

乃浮汉阳，入云梦，乡柁云叩，(1)归魂亦飞。且青山绿枫，累道相接，遇胜因赏，利君前行，即非远离，曷足多叹。

(1)《广韵》：“柁，楫也。”陶潜诗：“叩柁新秋月，临流别友生。”

秋七月，结游镜湖，无憊我期，(1)先子而往。敬慎好去，终当早来。无使耶川白云，(2)不得复弄尔。乡中廖公及诸才子为诗略谢之。

(1)《诗·国风》：“匪我愆期。”《毛传》曰：“愆，过也。”“憊”与“愆”同。

(2)耶川即若耶溪，与镜湖俱在会稽。详见六卷注。

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  
石艾尹少公应举赴土都序

按《唐书·地理志》，太原府有阳曲县，有石艾县。天宝元年，更石艾为广阳县。《容斋随笔》：唐人呼县令为明府，丞为赞府，尉为少府。李太白集有《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序》，盖阳曲丞、尉，石艾尉也。赞公、少公之语益奇。班固《西都赋》：“实用西迁，作我上都。”张铣注：上都，西京也。

天王三京，(1)北都居一。(2)其风俗远，盖陶唐氏之人欤？(3)襟四塞之要冲，(4)控五原之都邑。(5)雄藩剧镇，非贤莫居。(6)

(1)三京，谓西京、东京、北京也。唐以雍州为西京，河南为东京，太原为北京。《通典》：开元十一年，以并州高祖起义之地，置太原府，号曰北京。

(2)《太平寰宇记》：并州大都督府，天授元年置北都，兼都督府。开元十一年，玄宗行幸至此，以此州王业所兴，又建北都，仍改并州为太原府，立《起义堂碑》以纪其事。

(3)《通典》：今之并州，为太原府，古唐国也。昔帝尧为唐侯，所封之国。《太平寰宇记》：并州太原郡，其人有唐尧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

(4)卢谔《理刘司空表》：咸以并州之地，四塞为固，东阻井陘，西限蓝谷，前有太行之岭，后有句注之关。”

(5)《广韵》：“控，引也。”五原，汉武帝所置郡，唐时盐州、丰州、胜州皆其故地。去太原四百余里。详见五卷注。

(6)张载《剑阁铭》：“形胜之地，匪亲勿居。”

则阳曲丞王公，神仙之胄也。(1)尔其学镜千古，知周万殊。又若少府贾公，以述作之雄也。鳌弄笔海，(2)虎攫辞场。(3)又若石艾尹少公，廊庙之器，(4)口折黄马，手挥青萍。(5)咸道贯于人伦，(6)名飞于日下。(7)实难沉屈，永怀青霄。(8)剑有隐而气冲七星，(9)珠虽潜而光照万壑。

(1)王氏一支，相传出自周灵王太子晋，即与浮丘公仙去者，故曰神仙之胄。

(2)骆宾王《饯尹大官序》：“请振词锋，同开笔海。”

(3)王勃《夫子庙碑》：“虚舟独泛，乘学海之波澜；直轡高驱，践辞场之阡阬。”

(4)《蜀志》：许靖夙有名誉，既以笃厚为称，又以人物为意。虽行事举动，未悉允当，蒋济以为大较廊庙器也。

(5)《庄子》：黄马、骊牛三。司马彪曰：牛、马以二为三，曰牛、曰马、曰牛马，形之三也。曰黄、曰骊、曰黄骊，色之三也。曰黄马、曰骊牛、曰黄马骊牛，形与色为三也。故曰：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也。刘孝标《广绝交论》：“骋黄马之剧谈。”吕延济注：“《庄子》曰：惠施云：黄马、骊牛三，谓黄、骊、色为二也。言辩者，以此为剧谈也。”青萍，剑名，见

九卷注。

(6)《后汉书》：郭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许助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晋书》：桓彝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人伦者，品目人物之高下，各为伦类也。

(7)日下，谓帝都，见八卷注。

(8)左思《蜀都赋》：“于青霄而秀出。”张铣注：“霄，天也。”

(9)七星，谓北斗之星，暗用丰城剑气冲牛斗间事，见三卷注。

今年春，皇帝有事千亩，(1)湛恩八埏，大搜群才，(2)以缉邦政。而王公以令宰见举，贾公以王霸升闻。海激仁乎三千，天飞期于六月。(3)必有以也，(4)岂徒然哉！

(1)《礼记》：“天子为籍千亩。冕而朱紘，躬秉耒。”

(2)《玉海》：开元二十三年正月己亥，耕籍田，大赦，赐勋爵，所谓“湛恩八埏，大搜群才”，正指斯事。《汉书》：“威武纷云，湛恩汪。”颜师古注：湛，读曰沉。沉，深也。八埏，八方也。详九卷注。

(3)《法苑珠林》：庄周说云：有大鹏，其形极大。大鹏之背，不知几千里。将欲飞时，击水三千里，翼若垂天之云。传扶摇而上，去地九万里，方乃得逝。要从北溟，至于南溟，一飞六月，终不中息。

(4)《诗·国风》：“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有从兄太原主簿舒，(1)才华动时，规谋匠物。(2)乃黻翠幕，(3)筵虹梁。(4)琼羞霞开，羽觞电举。(5)然后抗目远览，凭轩高吟。屏俗事于烦襟，结浮欢于落景。(6)俄而皓月生海，(7)来窥醉容；黄云出关，半起秋色。数君乃辍酌慷慨，摇心促装。(8)望丹阙而非远，挥玉鞭而且去。

(1)太原县，隶河东道之太原府，设主簿一人，正九品上。

(2)《后汉书·百官志注》：“蕃维盘固，规谋弘远。”

(3)潘岳《籍田赋》：“翠幕黻以云布。”李善注：“黻，黑貌也。”

(4)班固《西都赋》：“抗应龙之虹梁。”李善注：“梁形似龙，而曲如虹也。”

(5)《楚辞》：“瑶浆蜜勺，实羽觞些。”王逸注：“羽，翠羽也。觞，觚也。”《汉书》：“酌羽觞兮销忧。”刘德注：“羽觞，酒疾行如羽也。”孟康曰：“羽，觞爵也。作生爵形，有头、尾羽翼。”如淳曰：“以玳瑁，覆翠羽于下，彻上见。”师古曰：“孟说是也。”张衡《西京赋》：“羽觞行而无数。”刘良注：“羽觞。杯上缀羽以速饮也。”

(6)谢灵运诗：“浮欢昧眼前，沉照贯终始。”

(7)颜延年诗：“流云蔼青阙，皓月鉴丹宫。”

(8)谢灵运诗：“恭承古人意，促装返柴荆。”

白也不敏，先鸣翰林。(1)幸叨玳瑁之筵，(2)敢竭麒麟之笔。(3)请各探韵，赋诗宠行。

(1)《左传》：“平阴之役，先二子鸣。”

(2)刘桢《瓜赋》：“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

(3)王勃《春日孙学宅宴序》：“侠客时有，且倾鹦鹉之杯；文人代轻，聊举麒麟之笔。”卢照邻《释疾文》：“东郊绝此麒麟笔，西山秘此凤凰柯。”

按《唐书》，改京城为西京，东都为东京，北都为北京，乃天宝元年事。而太白供奉翰林，正在天宝初年，此文有“天王三京”用“先鸣翰林”二句，疑是其去国以后之作。然天宝改元以后，不见有耕藉事，或是史臣失书，亦未可定。而改石艾县为广阳，则正在天宝元年，此文犹称石艾，不称广阳，知为天宝以前作也。三京之称，或在先时已有此名；而翰林谓文翰之林，盖先作诗，以为文林之倡耳。

## 送戴十五归衡岳序

白上探玄古，中观人世，下察交道。海内豪俊，相识如浮云。自谓德参夷、颜，才亚孔、墨，莫不名由口进，实从事退，(1)而风义可合者，厥惟戴侯。

(1)《人物志》：夫名非实，用之不效。故曰名由口进，而实从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实，用之有效，故名由众退，而实从事章。

戴侯寓居长沙，稟湖岳之气；(1)少长咸、洛，窥霸王之图。(2)精微可以入神，懿重可以崇德，谟猷可以尊主，文藻可以成化。兼以五材，(3)统以四美，(4)何往而不济也。

(1)长沙之地，在唐为潭州长沙郡，隶江南西道，有洞庭湖，有衡岳。

(2)咸阳、洛阳，有古昔帝王霸主争据之迹。

(3)《姜子》：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

(4)四美，承上四句而言。

其二三诸昆，皆以才秀擢用，辞翰炳发，升闻天朝。而此君独潜光后世，以期大用。鲲海未跃，鹏霄悠然。不远千里，访予以道。国之秀，(1)有廖侯焉。人伦精鉴，(2)天下独立。(3)每延以宴谑，许为通人。(4)独孤有邻及薛诸公，咸亦以为信然矣。

(1)《韵会》：“郾，《说文》：汉南之国。”《地理沿革表》：德安府，古郾子国，一云在江夏。《集韵》：郾，或作“ ”。

(2)人伦，已见前二篇注。言其有知人之明。

(3)独立：犹独步之意。

(4)《后汉书》：袁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郑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

属明主未梦，且归衡阳。憩祝融之云峰，(1)弄茱萸之湍水。(2)轩骑纠合，(3)祖于魏公之林亭。笙歌鸣秋，剑舞增气。况江叶坠绿，沙鸿冥飞，登高送远，使人心醉。(4)见周、张二子，为论平生。鸡黍之期，(5)当速赴也。

(1)祝融峰，见本卷《送林公上人序》注。

(2)《水经注》：邵陵水，东北出益阳县，其间径流山峡，名之为茱萸江。《海录碎事》：瀆江，一名茱萸江，在衡山县。《一统志》：茱萸滩，在湖广宝庆府城北四十里，瀆江水势险恶，昔人置铜柱于岸侧，以固牵挽，俗谓五十三滩、四十八滩，此其首也。

(3)纠，亦合也。《左传》：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

(4)《高唐赋》：“登高远望，使人心瘁。”

(5)李善《文选注》：谢承《后汉书》：山阳范式，字巨卿，与汝南张元伯为友。春别京师，以秋为期。至九月十五日，杀鸡作黍。二亲笑曰：“山阳去此几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绝而巨卿至。

早夏于将军叔宅与诸昆季送  
傅八之江南序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穷此道者，其惟傅侯耶？侯篇章惊新，海内称善，五言之作，妙绝当时。(1)陶公愧田园之能，谢客惭山水之美。(2)佳句籍籍，人为美谈。

(1)《北齐书》：“雕虫之美，独步当时。”

(2)陶渊明诗，多言田园之适。谢灵运诗，多言山水之趣。灵运小字客儿，详十六卷注。

前许州司马宋公，(1)蕴冰清之姿，(2)重傅侯玉润之德，妻以其子。凤凰于飞，(3)潘、杨之好，斯为睦矣。(4)

(1)唐时许州颍川郡，隶河南道。州设司马一人，从五品下。

(2)刘孝标《世说注》：《卫阶别传》：玠娶乐广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婿有壁润之望，所谓秦晋之匹也。”

(3)《左传》：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杜预注：雄曰凤，雌曰凰，雄雌俱飞，相和而鸣，锵锵然，犹敬仲夫妻相随适齐，有声誉。

(4)潘岳《杨仲武诔》：“潘、杨之睦，有自来矣。”盖岳乃杨之婿也，故云潘、杨之睦。

仆不佞也，忝于芳尘，宴同一筵，心契千古。清酌连晓，玄谈入微。欢携无何，旋告睽拆。将军叔，雄略盖古，英明洞神。天王贵宗，诞育贤子。八龙增秀以列次，(1)五色相辉而有文。会言高乐，晓饯金门。洗德弦觞怡颜（上下似有缺文）。

(1)《后汉书》：荀淑有子八人，俭、緄、靖、焘、汪、爽、肃、专，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初荀氏旧里名西豪，颍阴令苑康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阳里。

朱明草木已盛。且江嶂若画，赏盈前途，自然屏间坐游，(1)镜里行到，(2)霞月千里，足供文章之用哉！征帆空悬，落日相逼。二季挥翰，诗其赠焉。

(1)屏间，谓列嶂如屏。

(2)镜里，谓江明若镜。

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  
令问之淮南覲省序

龙门山，在河南府城西南，详十三卷注。京兆，即雍州也。详十八卷注。参军，京兆尹之属官。

紫云仙季，(1)有英风焉。吾家见之，若众星之有月。(2)贵则天王之令弟，宝则海岳之奇精。游者所谓风生玉林，清明潇洒，真不虚也。

(1)紫云仙，似其从弟之号。季，谓季弟也。

(2)《出曜经》：“独尊只步，无有畴匹。犹如明月，在众星中。”

常醉目吾曰：“兄心肝五藏，皆锦绣耶！不然，何开口成文，挥翰雾散。”吾因抚掌大笑，扬眉当之。使王澄再闻，亦复绝倒。(1)观夫笔走群象，思通神明，龙章炳然，(2)可得而见。

(1)《晋书》：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闻卫玠言，辄叹息绝倒。故时人为之语曰：“卫玠谈道，平子绝倒。”

(2)龙章，言其文采炳焕，若龙章之服也。《礼记》：“有虞氏服赭，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王勃文：“研精麝墨，运思龙章。”

岁十二月，拜省于淮南。思白华之长吟，(1)眺黄云之晚色。目断心尽，情悬高堂。倾兰醕而送行，(2)赫金鞍而照地。(3)错毂蹲野，(4)朝英满筵。(5)非才名动时，何以及此。

(1)束皙《补亡诗》：“白华朱萼，被于幽薄。”吕延济注：“喻孝子事父母之洁白，如朱萼承白华于幽薄之中，而鲜洁也。”

(2)唐高宗诗：“华冠列绮筵，兰醕申芳宴。”《玉篇》：“醕，美酒也。”

(3)鲍照诗：“鞍马光照地。”

(4)《楚辞》：“车错毂兮短兵接。”王逸注：“错，交也，轮毅交错也。”

(5)牛弘乐府：“揖让皆时杰，升降尽朝英。”

日落酒罢，前山阴烟。殷勤惠言，吾道东坐。想洛桥春色，先到淮城，见千条之绿杨，折一枝以相赠，则华萼情在，(1)吾无恨焉。群公赋诗，以光荣饯。

(1)谢瞻诗：“花萼相光饰。”吕延济注：“花萼，喻兄弟也。”琦按：萼，花蒂也。花暮相倚附，不能相离，故古人取之以为兄弟之喻。

## 江夏送倩公旧汉东序

汉东，随州也，本春秋时随子之国，其地在汉水之东。《左传》“汉东之国随为大”是也。后世以其地置州，谓之随州。隋时改称汉东郡，盖依此立名。唐自天宝以前名随州，天宝初改汉东郡，乾元初复为随州。

谢安四十，卧白云于东山；桓公累征，为苍生而一起。(1)常与支公游赏，贵而不移。大人君子，神冥契合，正可乃尔。仆与倩公一面，不忝古人。言归汉东，使我心瘁。(2)夫汉东之国，圣人所出。(3)神农之后，季良为大贤。(4)尔来寂寂，无一物可纪。有唐中兴，始生紫阳先生。(5)先生六十而隐化，若继迹而起者，惟倩公焉。蓄壮志而未就，期老成于他日。且能倾产重诺，好贤攻文。即惠休上人与江、鲍往复，(6)各一时也。仆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7)思亲遂行，流涕惜别。今圣朝已舍季布，(8)当征贾生。(9)开颜洗目，一见白日，冀相视而笑于新松之山耶？作小诗绝句，以写别意。

(1)《世说注》：《续晋阳秋》曰：谢安悠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娱。桓温在西藩，钦其盛名，讽朝廷请为司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济。年四十，起家应务。《晋书》：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东山、苍生，已见七卷注。

(2)《诗·国风》：“愿言思伯，使我心瘁。”《毛传》曰：“瘁，病也。”

(3)《元和郡县志》：厉山，亦名烈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礼记》曰：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故曰厉山氏。《太平寰宇记》：《荆州记》云：随地有厉乡，村有厉山，下有一穴，是神农所生穴也。穴口方一步，容数人立。今穴口石上有神农庙在。《方輿胜览》：《荆州记》：随州厉山有石穴，云是神农所生，遂即此地为神农社，常年祀之。

(4)季良，随之贤大夫，谏随君无追楚师，事载《左传》桓公六年。

(5)紫阳先生胡公，见三十卷《紫阳先生碑铭》。

(6)惠休上人，见十二卷注。

(7)《广韵》：“罄，尽也。”

(8)季布事，见十一卷注。

(9)征贾主，见二十五卷注。

辞曰：

彼美汉东国，川藏明月辉。(1)宁知丧乱后，更有一珠归。

(1)《新序》：珠产江汉，玉产昆山。《荆州记》：荆蕴玉润其区，汉含珠而清其域。

按繆本诗中重录此文，而“寂寂”作“寂寞”，“辞曰”作“李白辞”，“彼美”作“路入”，凡六字不同，盖未及删正也。

## 饒李副使藏用移军广陵序

《通鑑》：上元元年，宋州刺史刘展领淮西节度副使，刚强自用，为其上者多恶之。时有谣言曰：“手执金刀起东方。”节度使王仲升使监军使、内左常侍邢延恩因入奏展倔僵不受命，姓名应谣讖，请除之。延恩因说上曰：“展方握强兵，宜以计去之。请除展江淮都统，代李峘。俟其释兵赴镇，中道执之，此一夫之力耳。”上从之，以展为都统淮南东、江南西、浙西三道节度使，密敕旧都统李峘及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图之。延恩以制书受展，展疑之，曰：“展自陈留参军，数年至刺史，可谓暴贵矣。江、淮租赋所出，今之重任。展无勋劳，又非亲贤，一旦恩命，宠擢如此，得非有谗人间之乎？”因泣下。延恩惧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为忧，故不次用公，公反以为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节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驰诣广陵，与峘谋，解印节以授展。展得印节，乃上表谢恩，悉举宋州兵七千趋广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还奔广陵，与李峘、邓景山发兵拒之，移檄州县，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县莫知所从。峘引兵渡江，屯京口。景山将万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军严整，江、淮人望风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问景山曰：“吾奉诏书赴镇，此何兵也？”景山不应，展使其将孙待封、张法雷击之，景山众溃，与延恩奔寿州。展引兵入广陵，遣其将屈突孝标将兵三千徇濠、楚，王暉将兵四千略淮西。展军于白沙，设疑兵于瓜州，若将趋北固者。峘悉锐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济袭下蜀，峘军闻之自溃，峘奔宣城。甲午，展陷润州。丙申，陷升州。李峘之去润州也，副使李藏用谓峘曰：“处人尊位，食人重禄，临难而逃之，非忠也。以数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险固，不发一矢而弃之，非勇也。失忠与勇，何以事君？藏用请收余兵，竭力以拒之。”峘乃悉以后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东至苏州，募壮士，得二千人，立栅以拒展。与展将张景超、孙待封战于郁墅，兵败，奔杭州。景超遂据苏州，待封进陷湖州，景超进逼杭州，藏用使其将温晁屯余杭。展将下江州，徇江西，于是屈突孝标陷濠、楚等州，王暉陷舒、和、滁、庐等州，所向无不摧靡。聚兵万人，骑三千，横行江、淮间。上命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将所部精兵三千讨展。展闻之，始有惧色，自广陵将兵八千拒之，选精兵二千渡淮击神功于梁山。展败走，至天长，以五百骑据桥拒战，又败。展独与一骑亡渡江。上元二年正月，张景超引兵攻杭州，败李藏用将李疆于石夷门，孙待封自武康南出，将会景超攻杭州。温晁据险击败之。辛亥夜，神功遣特进范知新等将四千人自白沙济，西趋下蜀，展击之，不胜。弟殷劝展引兵逃入海，可延岁月。展曰：“若事不济，何用多杀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率众力战。将军贾隐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斩之。孙待封诣藏用降。张景超聚兵至七千余人，闻展死，悉以兵授张法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法雷至杭州，李藏用击破之，余党皆平。

夫功未足以盖世，威不可以震主。(1)必挟此者，持之安归。所以彭越醢于前，韩信诛于后。(2)况权位不及于此者，虚生危疑，而潜包祸心，小拒王命。是以谋臣将啖以节钺，诱而烹之，亦由借鸿涛于奔鲸，(3)鲙生人于哮虎。(4)

呼吸江海，横流百川。左萦右拂，(5)十有余郡。国计未及，谁当其锋。

(1)《抱朴子》：“功盖世者不赏。威震主者身危。”

(2)《汉书·高帝纪》：十一年春正月，淮阴侯韩信谋反长安，夷三族。三月，梁王彭越谋反，夷三族。此云越醢于前，信诛于后，恐误。《汉书·黥布传》：汉诛梁王彭越，盛其醢以遍赐诸侯。

(3)何承天《鼓吹铙歌》：“西川无潜鳞，北渚有奔鲸。”

(4)《诗·大雅》：“阗如虓虎。”

(5)《史记》：若夫泗上十二诸侯，左萦而右拂之，可一旦而尽也。

我副使李公，勇冠三军，(1)众无一旅。(2)横倚天之剑，(3)挥驻日之戈。(4)吟啸四顾，熊罴雨集。(5)蒙轮扛鼎之士，(6)杖干将而星罗。(7)上可以决天云，下可以绝地维。(8)翕振虎旅，(9)赫张王师。退如山立，进若电逝。(10)转战百胜，僵尸盈川。水膏于沧溟，陆血于原野。一扫瓦解，洗清全吴。(11)可谓万里长城，横断楚塞。不然，五岭之北，(12)尽饵于修蛇，势盘地蹙，不可图也。

(1)《梁书》：马仙琕每战，勇冠三军。当其冲者，莫不摧破。

(2)《左传》：“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杜预注：“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

(3)宋玉《大言赋》：“长剑耿耿倚天外。”

(4)《淮南子》：“鲁阳公与韩构战酣，日暮，援戈而挥之，日为之返三舍。”

(5)陆机《辨亡论》：“哮阗之群风驱，熊罴之众雾集。”王褒《四子讲德论》：“莫不风驰雨集，袭杂并至。”

(6)《左传》：“狄虺弥建大车之轮，而蒙之以甲，以为櫓。左执之，右拔戟，以成一队。”杜预注：“蒙，覆也。”《史记》：“项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裴骃注：“韦昭曰：扛，举也。”《索隐》曰：“《说文》云：扛，横关对举也，音江。”卢恩道《为隋檄陈文》：“扛鼎蒙轮之卒，事均驱兕。”

(7)干将，剑名，又戟名，见十一卷注。班固《西都赋》：“列卒周匝，星罗云布。”吕延济注：“星罗云布，言众也。”

(8)《庄子·说剑篇》：“上决浮云，下绝地纪。”《列子》：“折天柱，绝地维。”

(9)张衡《西京赋》：“陈虎旅于飞廉。”李善注：“《周礼》：虎贲，下大夫。旅贲氏，中士也。”《鬻子》：“纣虎旅百万，陈于商郊。”琦按：太白所谓虎旅，指有力如虎之众耳，与李氏所解有异。

(10)《礼记》：“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曹植《七启》：“飞轩电逝，兽随轮转。”嵇康诗：“风驰电逝，蹶景追飞。”此借用其字，以喻士卒进退用命之状。山立，言其如山之峙，卒难动摇。电逝，言其如电之流，倏忽骤至。

(11)《淮南子》：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师起容关，至浦水，士亿有余万。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战。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以麾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

(12)杜氏《通典》：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塞上岭一也，今南康郡大庾岭是，骑田岭二也，今桂阳郡腊岭是；都庞岭三也，今江华郡永明岭是；毗渚岭四也，今江华界白芒岭是；越城岭五也，今始安郡北零陵郡南临源岭是。西自衡山之南，东穷于海，一山之限也。文谓五岭之北，盖指江南、江西二道而言。

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遐。社稷虽定于刘章，(1)封侯未施于李广。(2)使慷慨之士，长吁青云。且移军广陵，恭揖后命。(3)组练照雪，(4)楼船乘风。(5)箫鼓沸而三山动，(6)旌旗扬而九天转。

(1)《汉书·文帝纪》：高后崩，诸吕谋为乱，欲危刘氏。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朱虚侯刘章等共诛之。

(2)《李广传》：广与望气王朔语曰：“自汉征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人，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广不为后人，然终无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耶？”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恨者乎？”广曰：“吾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降者八百余人，诈而同日杀之，至今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3)恭揖后命，敬谨逊让，而俟天子之后命也。

(4)组练，见十一卷注。

(5)楼船，见四卷注。

(6)《元和郡县志》：三山，在润州上元县西南五十里，晋王浚伐吴，宿于牛渚，部分明日前至三山，即此也。《江南通志》：三山，在江宁府江宁县西南五十七里，下临大江，三峰排列，故名。晋王浚伐吴，顺流鼓棹，径造三山，即此地。

良牧出祖，(1)烈将登筵。歌酣易水之风，(2)气振武安之瓦。(3)海日夜色，云帆中流。(4)席阑赋诗，以壮三军之事。白也笔已老矣，序何能为。

(1)良牧，见十一卷注。

(2)易水风，见一卷注。

(3)武安瓦，见六卷注。

(4)云帆，见三卷注。

按《通鉴》：上元二年秋七月，以试少府监李藏用为浙西节度副使。冬十月，江淮都统崔圆署李藏用为楚州刺史。《考异》曰：《刘展乱纪》云：刘展既平，诸将争功，畴赏未及李藏用。崔圆乃署藏用为楚州刺史，领二城而居盱眙。按实录，七月，藏用已除节度副使，盖恩命未到耳。又独孤及有《为杭州李使君论李藏用守杭州功表》云：“今都统使停，本职已罢，孤军无主，莫知适从。将士嗷嗷，未有所隶。天高听邈，无人为言。遂使殊勋见委，忠节未录，口不言赏，赏亦不及，恐非圣朝旌有德、表有功之义。”此文所谓“社稷虽定于刘章，封侯未施于李广”，盖亦有深慨矣。未几而藏用之牙将高干挟故怨使人诣广陵告藏用反，先以兵袭之，藏用走，干追杀之。崔圆不能明其冤，遂簿责藏用将吏以验之。将吏畏，皆附成其状。独孙待封

坚言不反，且曰：“吾始从刘大夫奉诏书来赴镇，人谓吾反。李公起兵灭刘大夫。今又以李公为反。如此，谁则非反者？吾宁就死，不能诬人以非罪。”圆亦斩之。盖大乱之后，刑赏之谬若此。

## 泽畔吟序

《泽畔吟》者，逐臣崔公之所作也。公代业文宗，早茂才秀。起家校书蓬山，(1)再尉关辅，(2)中佐于宪车，因贬湘阴。(3)从宦二十有八载，而官未登于郎署，(4)何遇时而不偶耶？所谓大名难居，硕果不食。(5)流离乎沅、湘，(6)摧颓于草莽。

(1)《后汉书》：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太仆邓康遂荐竇章入东观为校书郎。

(2)关辅，关中三辅之地，详十八卷注。

(3)湘阴，县名，隶岳州巴陵郡。

(4)《后汉书·马融传》：安帝亲政，召还郎署。

(5)《吏记》：“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周易》：“剥之上九，硕果不食。”孔颖达《正义》云：“处卦之终，独得完全不被剥落，犹如硕大之果，不为人食也。”

(6)沅、湘，谓沅水、湘水，二水俱经长沙入洞庭。详二十三卷注。

同时得罪者数十人，或才长命夭，覆巢荡室。崔公忠愤义烈，形于清辞。恻哭泽畔，哀形翰墨。犹《风》、《雅》之什，闻之者无罪，睹之者作镜。书所感遇，总二十章，名之曰《泽畔吟》。惧奸臣之猜，常韬之于竹简；酷吏将至，则藏之于名山。(1)前后数四，蠹伤卷轴。

(1)《汉书·司马迁传》：“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观其逸气顿挫，英风激扬，横波遗流，腾薄万古。至于微而彰，婉而丽，悲不自我，兴成他人，岂不云怨者之流乎？余览之怆然，掩卷挥涕，为之序云。

## 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

汝州，唐时隶河南道。

夫槿荣芳园，蝉啸珍木，盖纪乎南火之月也。可以处台榭，居高明。(1)

(1)《月令》：“仲夏之月，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槿荣。是月也，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郑康成注：“顺阳在上也。高明，谓楼观也。阁者谓之台，有木者谓之榭。”珍木，见二卷注。南火，谓大火星，于仲夏昏时，正当南方。详九卷注。

吾之友于，顺此意也，遂卜精胜，得乎龙兴。留宝马于门外，步金梯于阁上。(1)渐出轩户，霞瞻云天。晴山翠远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乡路，还疑梦中；开襟危栏，宛若空外。

(1)宝马，见五卷注。金梯，见二十五卷注。

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与言。起予者谁，得我二季。当挥尔凤藻，(1)挹予霞觞。与白云老兄，俱莫负古人也。

(1)卢照邻《释疾文》：“谒龙主于武帐，挥凤藻于文昌。”

## 秋夜于安府送孟赞 府兄还都序

安府，安州也。唐于州设中都督府，故曰安府。赞府，县丞。已见本卷注。

夫士有饰危冠，佩长剑，(1)扬眉吐诺，激昂青云者，咸夸炫意气，托交王侯。若告之急难，乃十失八九。我义兄孟子，则不然耶？

(1)《庄子》：“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陆德明《音释》：“李云：危，高也。子路好勇，冠似雄鸡形。”

道合而襟期暗亲，志乖而肝胆楚、越。(1)鸿鸢风立，(2)不循常流。孔明披书，每观于大略；(3)少君读《易》，时作于小文。(4)四方贤豪，眩然景慕。虽长不过七尺，而心雄万夫。至于酒情中酣，天机俊发，则谈笑满席，风云动天。非嵩丘腾精，(5)何以及此。

(1)《庄子》：“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

(2)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鸿鸢旧吴，作守东楚。”吕向注：“鸢，飞也。”江淹诗：“一言凤独立，再说鸾无群。”

(3)《三国志注》：《魂略》曰：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颖川石广元、徐元直，汝甫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

(4)《汉武帝外传》：荀辽，字子训，齐国临淄人。李少君之邑人也。见少君有不死之道，遂以弟子之礼事少君，而师事焉。性好清净，尝闲居读《易》，时作小小文疏，皆有意义。此文以为少君事，疑误。

(5)嵩丘腾精，谓嵩山精灵之气降生孟赞府。

白以弱植，早饮香名。(1)况亲承光辉，恩甚华萼。(2)他乡此别，谁无恨耶？

(1)颜延年诗：“弱植慕端操。”卢思道《卢记室诔》：“善价斯待，香名允集。”

(2)华萼，已见本卷注。太白与孟虽异姓，而情不啻昆弟，故曰恩甚花萼，而称之曰义兄也。

时林风吹霜，散下秋草；海雁嘶月，孤飞朔云。惊魂动骨，夏瑟落涕。(1)抗手缅迈，(2)伤如之何。且各赋诗，以宠行路。

(1)江淹《四时赋》：“轸琴情动，夏瑟涕落。”夏瑟，犹鼓瑟也。

(2)抗手，举手拜别也。见十七卷注。缅迈，远行也。张九龄诗：“云胡当此时，缅迈复为客。”

##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1)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2)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3)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4)群季俊秀，皆为惠连；(5)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6)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7)

(1)逆旅，客舍也，详二十四卷注。

(2)魏文帝《与吴质书》：“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3)江淹诗：“烟景抱空意，蘅杜缀幽心。”大块，天地也，见三卷注。

(4)天伦，兄弟也，见十五卷注。

(5)《宋书》：谢惠连幼而聪敏，年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深相知爱。

(6)谢朓诗：“琼筵妙舞绝，桂席羽觞陈。”羽觞，已见前注。左思《吴都赋》：“飞觞举白。”刘良注：“飞觞，行觞疾如飞也。”成公绥《洛襍赋》：“列樽垒，飞羽觞。”

(7)石崇《金谷诗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

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沧霞楼送  
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

吾与霞子元丹，烟子元演，(1)气激道合，结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云海，不可夺也。历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农之故乡，得胡公之精术。(2)

(1)元丹，疑即元丹丘也，盖名与字之稍殊耳。《上安州裴长史书》曰：“故交元丹，亲接斯议。”是其结纳固已久矣。元演约是其弟。

(2)《初学记》：盛弘之《荆州记》曰：随郡北界，有厉乡村，村南有厉山，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神农所生。林西有堑两重，堑内周围一顷二十亩，地中有九井。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井水动，即以此为神农社，年常祀之。庖牺生乎陈，神农育乎楚，考籍应图，于是乎在。胡公即紫阳先生，详见三十卷《紫阳先生碑铭》。

胡公身揭日月，(1)心飞蓬莱。起沧霞之孤楼，炼吸景之精气。延我数子，高谈混元。(2)金书玉诀，(3)尽在此矣。

(1)《庄子》：“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

(2)《后汉书》：“外运混元，内侵毫芒。”章怀太子注：“混元，天地之总名也。”

(3)《武帝内传》：尊母欲得金书秘字，六甲灵飞，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授刘彻。梁丘子《黄庭内景玉经序》：《黄庭内景经》，一名《大帝金书》，扶桑大帝君宫中尽诵此经，以金简刻书之，故曰金书。《太平广记》：张楷有玉诀金匱之学，坐在立亡之道。

白乃语及形胜，紫阳因大夸仙城。元侯闻之，乘兴将往。别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1)梦魂晓飞，度淥水以先去。

(1)《古今注》：乌孙国有青田核，莫测其树实之形。至中国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则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刘章得两核，集宾客设之，尝供二十人之饮。一核尽，一核所盛以复饮。饮尽随更注水，随尽随盛，不可久置，久置则苦不可饮，名曰青田酒。

吾不凝滞于物，与时推移。(1)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朱绂狎我，(2)绿萝未归。恨不得同栖烟林，对坐松月。有所款然，(3)铭契潭石。乘春当来，且抱琴卧花，高枕相待。诗以宠别，赋而赠之。

(1)《楚辞》：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2)朱绂，见十一卷注。

(3)陆云《与戴季甫书》：“钦爱之情，款然至实。”

## 李白全集卷之二十八

### 记颂赞共二十首

#### 任城县厅壁记

《元和郡县志》：任城县，本汉县也，属东平国。古任国，太昊之后，风姓也。僖二十一年《左传》曰：“任、宿、须句，皆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注曰：任，今任城县也。《魏志》曰：文帝封鄢陵侯彰为任城王。齐天保七年，移高平郡于此，任城县属焉。隋开皇三年，罢高平郡，县属兖州。

风姓之后，国为任城，盖古之秦县也。在《禹贡》则南徐之分，当周成乃东鲁之帮，自伯禽到于顺公，三十二代。(1)遭楚荡灭，因属楚焉。炎汉之后，更为郡县。隋开皇三年，废高平郡，移任城于旧居。邑乃屡迁，井则不改。(2)

(1)《元和郡县志》：兖州，鲁郡，《禹贡》兖州之域，兼得徐州之地，春秋时，为鲁国。按《史记》：封周公旦于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其后有考公、炀公、幽公、魏公、厉公、献公、真公、武公、懿公、孝公、惠公、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悼公、元公、穆公、共公、康公、景公、平公、文公、顷公。顷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灭鲁。鲁起周公至顷公，凡三十四世，谓三十四君也。自伯禽起至顷公，当云三十三世，此云顺公，又云三十二代，皆误。

(2)《周易》：“改邑不改井。”

鲁境七百里，郡有十一县，任城其冲要，(1)东盘琅邪，(2)西控矩野，(3)北走厥国，(4)南驰互乡。(5)青帝太昊之遗墟，(6)白衣尚书之旧里。(7)土俗古远，风流清高，贤良间生，掩映天下。

(1)按《元和郡县志》，鲁郡州境，东西三百三十一里，南北三百五十三里，管县十一：瑕丘、金乡、鱼台、邹县、龚丘、乾封、莱芜、曲阜、泗水、任城、中都。今新、旧《唐书》所载，只十县，以贞元中割中都入郓州故也。

(2)《汉书》：齐地，东有甯川、东莱、琅邪、高密、胶东。赵岐《孟子注》：琅邪，齐东境上邑也。唐时以河南道所属之沂州为琅邪郡，其地正在鲁郡之东，相去三百八十里。

(3)《水经注》：何承天曰：“矩野，湖泽广大，南通洙、泗，北连清济、旧县故城。正在泽中，故欲置戍于此城，城之所在，则矩野泽也，衍东北为大野矣，昔西狩获麟于是处也。《元和郡县志》：大野泽，一名矩野，在郓州矩野县东五里，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尔雅》：十薮，鲁有大野，西狩获麟于此泽。琦按：鲁郡之东，与郓州接境，乃矩野泽之故区。但屡遭河患，冲决填淤，高下易形，涸为平陆，迄今畔岸不可复识矣。

(4)章怀太子《后汉书注》：东平陆，县名，古厥国也，属东平国，今兖州平陆县地。《太平寰宇记》：郓州中都县，古中都之地，汉为东平陆县，

属东平国，亦古之厥国地，今邑界有厥亭存。

(5)《太平寰宇记》：徐州沛县合乡故城，古互乡之地。按刘芳《徐州记》云：古之互乡，盖孔子云“难与言”者。又曰：互乡，在陈州项城县北一里，古老传云互乡之地。《一统志》：互乡，在河南开封府商水县。《论语》云“互乡难与言”，即此。古今言互乡者，凡三处。今考鲁郡之南与徐州接壤，则此文所指，与沛县之互乡为合。

(6)《独断注》：青帝太昊，木行。《三皇本纪》：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都于陈。其后裔，当春秋时，有任、宿、须句、颍臾，皆风姓之胤也。

(7)《后汉书》：郑均，字仲虞，东平任城人。帝东巡过任城，乃幸均舍，敕赐尚书禄以终其身。时人号为白衣尚书。

地博厚，川疏明。汉则名王分茅，(1)魏则天人列土。(2)所以代变豪侈，家传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则鄙朴难治。况其城池爽垲，(3)邑屋丰润。香阁倚日，(4)凌丹青而欲飞；(5)石桥横波，惊彩虹而不去。其雄丽块圯，(6)有如此焉。

(1)《后汉书》：任城孝王尚，元和六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县。

(2)《魏志》：任城威王彰，黄初三年立为任城王。

(3)《左传》：“请更诸爽垲者。”杜预注：“爽，明。垲，燥也。”《正义》曰：“垲，高地，故为燥也。”

(4)香阁，见二十一卷注。

(5)梁武帝诗：“青城接丹青，金楼带紫烟。”

(6)贾谊《鹏赋》：“大钧播物，块圯无垠。”刘良注：“块圯，无涯际也。”扬雄《甘泉赋》：“据轸轩而周流兮，忽块圯而无垠。”李善注：“块圯，广大貌。”《汉书》作鞅軋。颜师古注：“鞅軋，远相映也。”

故万商往来，四海绵历，实泉货之囊籥，为英髦之咽喉。故资大贤以主东道，制我美锦，(1)不易其人。今乡二十六，户一万三千三百七十一。帝择明德，以贺公宰之。公温恭克修，俨硕有立，(2)季野备四时之气，(3)士元非百里之才。(4)拨烦弥闲，(5)剖剧无滞。鎬百发克破于杨叶，(6)刀一鼓必合于《桑林》。(7)宽猛相济，(8)弦韦适中。(9)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10)黄发履礼。(11)耒就役，(12)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哦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13)任者并于轻重，(14)扶老携幼，(15)尊尊亲亲，(16)千载百年，再复鲁道。非神明博远，孰能契于此乎？

(1)东道，见十卷注。制锦，见九卷注。

(2)《诗·国风》：“有美一人，硕大且俨。”《毛传》曰：“俨，矜庄貌。”

(3)《世说》：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

(4)《三国志》：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遣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

(5)《南史》：丘仲孚、为山阴令，长于拨烦，善适权变，吏人敬服，号

称神明。

(6)《广韵》：“镒，箭镞也。”《汉书》：养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杨叶百步，百发百中，杨叶之大，加百中焉，可谓善射矣。

(7)鼓刀，以刀击物也。合于《桑林》之舞，庖丁事，见十卷注，上句喻其举措无不中理，下句喻其谋猷无不合宜。

(8)《左传》：“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9)《韩非子》：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华阳国志》：西门豹佩韦以自宽，宓子贱带弦以自急。

(10)毛衿《诗传》：“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

(11)《论衡》：“人少则发黑，老则发白，白久则黄。”颜师古《汉书注》：“黄发，老称，谓白发尽落，更生黄者。”

(12)《韵会》：“柄曲木曰耒。来端曰 。”《易》：“斫木为耒，剡木为 。”

(13)《家语》：虞、芮二国，争田而讼，连年不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之。”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

(14)《礼·王制》：“轻任并，重任分。”《正义》曰：“任，谓有担负者俱应担负。老少并轻，则并与少老者担之。老少并重，不可并与少者一人。则分为轻重，重与少者，轻与老者。”

(15)《汉书》：鲁濒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

(16)《淮南子》：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

白探奇东蒙，(1)窃听舆论，(2)辄记于壁，垂之将来。俾后贤之操刀，(3)知贺公之绝迹者也。

(1)《太平寰宇记》：东蒙山，在沂州费县西北七十五里，以其在蒙山之东，故曰东蒙。

(2)《晋书·王沉传》：“自古贤圣，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

(3)操刀而割，见九卷注。

## 赵公西候新亭颂

惟十有四载，皇帝以岁之骄阳。秋五不稔，(1)乃慎择明牧，(2)恤南方凋枯。(3)伊四月孟夏，自淮阴迁我天水赵公作藩于宛陵，(4)祇明命也。

(1)《广韵》：“稔，岁熟也。”《广雅》：“秋谷熟也。”

(2)谢朓诗：“陆危赖宗袞，徽管寄明牧。”

(3)左思诗：“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

(4)《晋书·陶侃传》：“作藩于外，八州肃清。”唐时楚州淮阴郡，治山阳县，属淮南道。宣州宣城郡，治宣城县，属江南西道。按：宣城郡，本汉之丹阳郡，宣城县，本汉之宛陵县，今为宁国府地。太白称宛陵，盖本汉县名也。

惟公代秉天宪，(1)作程南台，(2)洪柯大本，(3)幸生懿德。(4)宜乎哉，横风霜之秀气，郁王霸之奇略。初以铁冠白笔，(5)佐我燕京，(6)威雄振肃。虜不敢视。而后鸣琴二邦，(7)天下取则；起草三省，(8)朝端有声。(9)天子识面，宰衡动听。(10)殷南山之雷，(11)剖赤县之剧。强项不屈，(12)三州所居大化，咸列碑颂。(13)

(1)《后汉书》：“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李周翰注：“天宪，谓帝王法令也。”

(2)《通典》：御史所居之署，汉谓之御史府，亦谓之御史大夫寺，亦谓之宪台。后汉以来，谓之御史台，亦谓之兰台寺。梁及后魏、北齐或谓之南台。后魏之制，有公事，百官朝会，名簿自尚书令仆以下，悉送南台。胡三省《通鉴注》：御史台，谓之南台。杜佑曰：御史台，在宫阙西南，故名南台。

(3)陶潜诗：“洪柯百万寻，森散覆暘谷。”

(4)《诗·周颂》：“我求懿德。”《郑笺》曰：“懿，美也。”

(5)铁冠白笔，见十一卷注。

(6)陶潜诗：“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7)《说苑》：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

(8)唐以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为三省。

(9)《晋中兴书》：谢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载。”

(10)宰衡，相臣也，见十二卷注。

(11)《诗·召南》：“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毛传》曰：“殷，雷声也。”《郑笺》曰：“雷以喻号令，于南山之阳，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号令于四方，犹雷隐然发声于山之阳。”

(12)赤县、强项令，俱见十二卷注。

(13)《金石录》：《淮阴太守赵悦遗爱碑》，张楚金撰，行书，天宝十四载立。其二州碑颂无考。

至于是邦也，酌古以训俗，宣风以布和。平心理人，兵镇唯静，画一千里，(1)时无莠言。(2)

- (1)《汉书》：“萧何为法，讲若画一。”颜师古曰：“画一，言整齐也。”  
(2)《诗·小雅》：“莠言自口。”《毛传》曰：“莠，丑也。”

退公之暇，(1)清眺原隰。(2)以此郡东堑巨海，西襟长江，咽三吴，扼五岭，  
(3)辘轩错出，(4)无旬时而息焉。出自西郭，苍然古道，道寡列树，行无清  
阴。至有疾雷破山，狂飙震壑，(5)炎景烁野，(6)秋霖灌途。(7)马逼侧于谷  
口，(8)人周章于山顶。(9)亭候靡设，(10)逢迎缺如。

- (1)《诗·国风》：“自公退食。”  
(2)《小雅》：“皇皇者华，于彼原隰。”《毛传》曰：“高平曰原，下  
湿曰隰。”  
(3)三吴，见八卷注。五岭，见十八卷注。  
(4)辘轩，使车也，见九卷注。  
(5)《庄子》：“疾雷破山，风震海而不能惊。”  
(6)曹植诗：“寒冰辟炎景，凉风吹我身。”  
(7)《庄子》：“秋水时至，百川灌河。”  
(8)《子虚赋》：“逼侧泌。”颜师古曰：“逼侧，相逼也。”  
(9)《楚辞》：“聊翱翔兮周章。”王逸注：“周章，犹周流也。”吕向  
注：“周章，往来迅疾貌。”  
(10)《后汉书·光武纪》：“筑亭候，修烽燧。”章怀太子注：“亭候，  
伺候望敌之所。”

自唐有天下，作牧百数，因循龌龊，(1)罔恢永图。及公来思，(2)大革前弊，  
实相此土，陟降观之，(3)壮其回岗龙盘，沓岭波起，胜势交至，可以有作。  
方农之隙，廓如是营。遂铲崖堙卑，驱石剪棘、削污壤，阶高隅，以门以墉，  
(4)乃栋乃宇。俭则不陋，丽而不奢，森沉闲闼，(5)燥湿有庇。(6)若鳖之涌，  
如鹏斯。萦流镜转，涵映池底，纳远海之余清，泻连峰之积翠。信一方雄  
胜之郊，五马踟蹰之地也。(7)

- (1)《韵会》：“龌龊，急促局陋貌。”  
(2)《诗·小雅》：“赅然来思。”  
(3)《大雅》：“陟则在，复降在原。”《郑笺》曰：“陟，升也。降，  
下也。”  
(4)《广韵》“墉，垣也。”  
(5)鲍照诗：“铜溪昼森沉。”《左传》：“高其闲闼。”孔颖达《正义》：  
“《说文》云：闲，门也。汝南平舆里门曰闲。”《释宫》云，“衙门谓之  
闼。”李巡云：“衙，头门也。”然则，闲、闼，皆门名，言高为其门耳。  
(6)《左传》：“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  
(7)古《罗敷行》：“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长史齐公光义，(1)人伦之师表；(2)司马武公幼成，衣冠之髦彦。(3)录事参  
军吴镇，宣城令崔钦，令德之后，(4)良材间生。纵风教之乐地，出人伦之高  
格，卓绝映古，清明在躬。(5)金谋僇功，(6)不日而就。总是役也，伊二公  
之力欤！

(1)按《唐书·百官志》，每州自刺史而下，有长史一人，司马一人，录事参军事一人。

(2)《南史》：蔡兴宗为郢州，引沈约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兴宗尝谓其诸子曰：“沈记室人伦师表，宜善事之。”

(3)《陈书·后主纪》：“思所以登显髦彦，式备周行。”

(4)《诗·小雅》：“显允君子，莫不令德。”《毛传》曰：“令，善也。”《左传》：“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

(5)《礼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正义》云：“言圣人清静光明之德，在于躬身。”

(6)《书经集传》：“金，众共之辞。”《书·尧典》：“共工方鸠僝功。”《孔传》曰：“僝，见也。”《音释》：“僝，马云：具也。”

过客沉吟以称叹，邦人聚舞以相贺，金曰：“我赵公之亭也”群寮献议，请因谣颂以名之，则必与谢公北亭同不朽矣！(1)白以为谢公德不及后世，亭不留意要冲，无勿拜之言，(2)鲜登高之赋。(3)方之今日，我则过矣。

(1)《太平寰宇记》：北亭在温州北五里，枕永嘉江。谢灵运《罢郡于北亭与吏民别》诗云：“前期眇已住，后会邈无因。”

(2)《诗·国风》：“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郑笺》曰：“拜之言拔也。”施士丐曰：“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严粲曰：“挽其枝以至地也。”

(3)《韩诗外传》：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

敢询耆老，而作颂曰：

耿耿高亭，(1)赵公所营。如鳌背突兀于太清，如鹏翼开张而欲行。赵公之宇，千载有睹，必恭必敬，爱游爱处。瞻而思之，罔敢大语。赵公来翔，有礼有章。煌煌锵锵，如文翁之堂。(2)清风洋洋，永世不忘。

(1)张衡《西京赋》：“大厦耿耿。”薛综注：“耿耿，深邃貌。”

(2)《水经注》：文翁为蜀守，立讲堂，作石室于南城。《太平寰宇记》：文翁学堂，一名周公礼殿。《华阳国志》云：文翁立学，讲堂精舍作石室，一作玉堂，在城南。安帝永初后，学堂遇火，太守陈留高朕更修立，又增造一石室。任豫云：其栌节制，犹古建，堂基高六尺。夏屋三间，通皆图画古人之像，及礼器瑞物，堂西有二石。李膺记云：后汉中平，火延学观，厢廊一时荡尽，惟此堂燹焰不及。构制虽古，巧异特奇。

## 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 尼幢颂并序

梵语陀罗尼者，华言总持，谓总统摄持，无有遗失，即呪之别名也。《法苑珠林》：陀罗尼者，西天梵音，东华人译则云持也。持善不失，持恶不生。幢者，释家旛盖之类，此则以石为幢形而刻呪字于其上，即谓之幢也。

共工不触山，娲皇不补天，(1)其鸿波汨汨流，伯禹不治水，万人其鱼乎！(2)礼乐大坏，仲尼不作，王道其昏乎！而有功包阴阳，力掩造化，首出众圣，卓称大雄。(3)彼三者之不足征矣！

(1)《论衡》：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

(2)《左传》：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

(3)《法华经》：“大雄猛世尊，诸释之法王。”

粤有我西方金仙之垂范，(1)觉旷劫之大梦，(2)碎群愚之重昏，(3)寂然不动，(4)湛而常存。(5)使苦海静滔天之波，(6)疑山灭炎昆之火，(7)囊括天地，(8)置之清凉。日月或坠，神通自在，不其伟与！(9)

(1)《宋书·谢灵运传》：“方轨前秀，垂范后昆。”

(2)《涅槃经》：“我旷劫来，已入大寂。”

(3)王·《头陀寺碑文》，“曜慧日于康衢，则重昏易晓。”李善注：“《头陀经》：心王菩萨曰：我见覆蔽，饮杂毒酒，重昏常寝，云何得悟，慈心示语，使得开解。”

(4)《易·系辞》：“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5)《南齐书·顾欢传》：仙化以变形为上，泥洹以陶神为先。变形者，白首还淄，而未能无死。陶神者，使尘惑日损，湛然常存。

(6)梁简文帝《唱导文》：“苦海易沉，慈波空荡。”《书·尧典》：“浩浩滔天，下民其咨。”

(7)《胤征》：“火炎昆冈，玉石俱焚。”

(8)贾谊《过秦论》：“囊括四海之意。”

(9)《说文》：“伟，奇也。”

鲁郡崇明寺南门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幢者，盖此都之壮观。昔善住天子及千大天游于园观，又与天女游戏，受诸快乐，即于夜分中闻有声曰：“善住天子七日灭后当生，七反畜生之身。”于是如来授之吉祥真经，遂脱诸苦，盖之天征为大法印，(1)不可得而闻也。我唐高宗时，有罽宾桑门持入中土，(2)犹日藏大宝清园，虚空擅金净彩，(3)人皆悦见。所以山东开土，(4)举国而崇之。时有万商投珍，士女云会，众布蓄沓如陵。(5)琢文石于他山，(6)耸高于列肆。(7)瓊珉错彩，为鲸为螭，(8)天人海怪，若叱若语。贝叶金言刊其上，(9)荷花水物形其隅。良工草莱，献技而去。

(1)《大般若经》：“是如来真实法印，亦是一切声闻缘觉真实法印。”

(2)《翻译名义》：佛陀波利，罽宾国人，忘身徇道，遍观灵迹。闻文殊师利在清凉山，远涉流沙，躬来礼谒。高宗仪凤元年，杖锡五台，虔礼圣容。忽见一翁从山出来，作婆罗门语，谓波利曰：“师何所求？”波利曰：“闻文殊隐此，欲求瞻礼。”翁曰：“师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来不？此土众生，多造诸罪，佛顶咒乃除罪秘方，若不将经，徒来无益，纵见文殊，未必能识，可还西国取经，传此弟子，当示文殊所在。”波利作札，举头不见老人。遂反本国，取得经来，状奏高宗。遂令杜行f及日照三藏于内共译，经留在内。波利位奏“志在利人”，请布流行。帝愍专志，遂留所译之经，还其梵本。波利将向西明与僧顺贞共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所愿已毕，持经梵本，入于五台不出。《唐书·西域传》：罽宾，隋漕国也。居葱岭南，距京师万二千里而羸，南距舍卫三千里。王居修鲜城，常役属大月氏。地暑湿，人乘象，俗治浮屠法。《魏书·释老志》：诸服其道者，则剃落须发，释累辞家，结师资，遵律度，相与和居，治心修净，行乞以自给，谓之沙门。或曰桑门，亦声相近。总谓之僧，皆胡言也。僧译为和命众，桑门为息心，比丘为行乞。

(3)《华严经》：“譬如天上阎浮檀金，惟除心王大摩尼宝，余宝无及者。”

(4)开士，有德行之僧。详见二十一卷注。

(5)《诗·小雅》：“如冈如陵。”

(6)《山海经》：瞻诸之山，其阳多金，其阴多文石。《许·小雅》：“他山之石。”

(7)班固《西部赋》：“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吕向往：“肆，市也。”

(8)《说文》：“螭，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螭。从虫，离声，或云：无角曰螭，丑知切。”

(9)《西阳杂俎》：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一者多罗婆力叉贝多；二者多梨婆力叉贝多；三者部闍婆力叉贝多。多罗、多梨，并书其叶。部闍一色，取其皮书之。贝多是梵语，汉翻为叶。婆力叉贝多者，汉言树叶也。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若能保护，亦得五六百年。

圣君垂拱南面，穆清而居，(1)大明广运，无幽不烛。以天下所立兹幢，多临诸旗亭，(2)喧嚣湫隘，(3)本非经行网绕之所。(4)乃颁下明诏，令移于宝坊。(5)吁！百尺中标，矗若云断，季翳苔藓，(6)周流星霜，俾龙象兴嗟，(7)仰瞻无地，良可叹也。

(1)垂拱，见二十一卷注。穆清，见一卷《大猎赋》注。

(2)《史记·集解》：《西京赋》曰：“旗亭五重。”薛综曰：“旗亭，市楼也。立旗于上，故取名焉。”

(3)《左传》：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杜预注：湫，下；隘，小；嚣，声；尘，土也。

(4)经行，谓僧众周幢循行，所以致其敬礼之心。网绕，谓以网围绕其幢，所以使鸟雀不得栖止、污秽。

(5)梁简文帝《答湘东王书》：“鸣银鼓于宝坊，转金轮于香地。”西方供佛宫殿，以七宝增饰，故谓僧坊曰宝坊。

(6)《韵会》：“翳，隐也，奄也，障也。”

(7)龙象，高僧也，见十二卷注。

我太官广武伯陇西李公，(1)先名琬，奉诏书改为辅。其从政也，肃而宽，(2)仁而惠，(3)五镇方牧，声闻于天。帝乃加剖竹于鲁，(4)鲁道粲然可观。方将和阴阳于太阶，(5)致吾君于尧、舜。岂徒闭阁坐啸，(6)鸿盘二千哉！(7)乃再崇厥功，发挥象教。(8)

(1)广武，县名，隶陇右道之兰州。乾元二年，更名金城。

(2)《左传》：晋公子，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杜预注：肃，敬也。

(3)《后汉书》：刘宠，徐东平陵令，以仁惠为吏民所爱。

(4)所谓“五镇方牧”者，辅历官郢、海、淄、唐、陈五州刺史也。所谓“剖竹于鲁”，又为鲁郡都督也，见后《虞城令李公去恩碑》。但碑文之名作浦，颂文之名作输，未知孰是孰讹。剖竹，见十一卷注。

(5)太阶，见一卷《明堂赋》注。

(6)《尔雅》：“小闺谓之阁。”《说文》：“阁门，旁户也。”《后汉书》：吴祐迁胶东相，政惟仁简，以身率物，民有争诉者，辄闭阁自责，然后断其讼。以道譬之，此用其字，却另作闭门不理事解。坐啸，见十四卷注。

(7)《周易·渐卦》：“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吉。”王弼注：“磐，山石之安者也。进而得位，居中而应，本无禄养，进而得之，其为欢乐，愿莫大焉。”鸿磐二千，谓以二千石之职，为宴安之地也。

(8)王。《头陀寺碑文》：“正法既没，象教陵夷。”李周翰注：“象教，谓为形象以教人也。”

于是与长史卢公、司马李公等，(1)咸明明在公，(2)绰绰有裕。(3)韬大国之宝，钟元精之和，(4)荣兼半刺，(5)道光列岳。(6)才或大而用小，识无微而不通。政其有经，谈岂更仆！(7)

(1)唐制：鲁郡为上都督府，设长史一人，从三品；司马二人，从四品下。

(2)《诗·鲁颂》：“夙夜在公，在公明明。”《郑笺》曰：“言时臣忧念君事，早起夜寐，在于公之所。在于公之所，但明义明德也。”

(3)《诗·小雅》：“此令兄弟，绰绰有裕。”《毛传》曰：“绰绰，宽也。裕，饶也。”

(4)《后汉书》：“元精所生，王之佐臣。”章怀太子注：“元为天元。精谓天之精气。”《论衡》：天禀元气，人受元精。蔡邕《陈太丘碑文》：“含元精之和，应期运之数。”吕向注：“元精，大道也。”

(5)《北堂书钞》：庾亮《答郭豫书》曰：“别驾旧与刺史别乘，同宣王化于万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唐书·百官志》：高宗即位，改别驾皆为长史。

(6)徐陵《为陈武帝与岭南酋豪书》：“身居列岳，自御强兵。”

(7)《礼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孔颖达《正义》：“更，代也。言若委细悉说之，则大久，仆侍疲倦，宜更代之。”

若不代仆，则事未可尽也。”

有律师道宗，心总群妙，量包大千。(1)日何莹而常明，天不言而自运。识岸浪注，玄机清发，每口演金偈，(2)舌摇电光，(3)开关延敌，(4)罕有当者。由万窍同号于一风，(5)众流俱纳于溟海。若乃严饰佛事，规矩梵天，(6)法堂郁以雾开，香楼岌乎岛屿，(7)皆我公之缔构也。(8)以天宝八载五月一日示灭大寺。百城号天，四众泣血，(9)焚香散花，扶椁卧轍，(10)仙鹤数十，飞鸣中绝。非至德动天，深仁感物者，其孰能与于此乎？三纲等皆论穷弥天，(11)惠湛清月。传千灯于智种，(12)了万法于真空。(13)不谋同心，克树圣迹。

(1)大千世界，见二十三卷注。

(2)金偈，佛所说之偈也。

(3)扬雄《解嘲》：“上说人主，下谈公卿，目如耀星，舌如电光。”李周翰注：“电光，谓辞辩速如电光之闪也。”

(4)《过秦论》：“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

(5)《庄子》：“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惟无作，作则万窍怒号。”

(6)《法苑珠林》：色界有十八天，初禅三天，一名梵众天，二名梵辅天，三者大梵天。此大梵天无别住处，但于梵辅有层台，高显严博，大梵天王独于上位，以别群下。于此三天之中，梵众是庶民，梵辅是臣，大梵是君。惟此初禅，有君、臣、民庶之则，自此以上，悉皆无也。

(7)梁武帝诗：“长涂横翠微，香楼闲紫烟。”

(8)缔构，结构也。见一卷注。

(9)《翻译名义》：自古皆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为四众。《礼记》：高子皋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正义》云：凡人涕泪，必因悲声而出，若血出，则不由声也。今子皋悲无声，其涕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

(10)《说文》：“椁，棺也。”

(11)《翻译名义》：寺立三纲，上座、维那、典座也。《晋书》：时有桑门释道安，俊辩有高才。自北至荆州，与习凿齿初相见，道安曰：“弥天释道安。”凿齿曰：“四海习凿齿。”人以为佳对。

(12)《维摩诘经》：譬如一灯，燃千百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菩萨开导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其道意亦不灭尽，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无尽灯也。

(13)《法华经》：成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即佛智也。又谓之般若。释典以一切万有终归于无，谓之为空。人法皆空，则谓之真空，即般若智也。

太官李公，乃命门于南垣庙通衢，曾盘旧规，累构余石，壮士加勇，力侔拔山。(1)才击鼓以雷作，(2)拖鸿縻而电掣。(3)千人壮，万夫势，转鹿卢于横梁，(4)混环合而无际。常六合之振动，崛九霄之峥嵘，非鬼神功，易以臻此。

(1)项羽歌：“力拔山兮气盖世。”

(2)雷作，谓如雷之发声。

(3)鸿縻，大索。电掣，谓疾如电之掣也。

(4)《韵会》：“辘轳，井上汲水木，一作橈栳。”《广韵》：“圆转木

也，通作鹿卢。”

况其清景烛物，香风动尘，群形所沾，积若都雪。粲星辰而增辉，挂文字而不灭，虽仅家金茎，(1)伏波铜柱，(2)拟兹陋矣！

(1)班固《西都赋》：“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章怀太子注：“《前书》曰：武帝时，作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三辅故事》云：“建章宫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金茎，即铜柱也。

(2)《后汉书》：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玺书拜马援伏波将军，南击交趾。《水经注》：俞益期笈曰：马文渊，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山水移易，铜柱今复在海中。《林邑记》曰：建武十九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

或日月圆满，方檀散华，清心讽持，诸佛称赞。夫如是，亦可以从一天至一天，(1)开天宫之门，见群圣之颜，巍巍功德不可量也。

(1)按释典，欲界有六天：一，四天王天；二，忉利天；三，夜摩天；四，兜率天；五，化乐天；六，他化自在天。色界有十八天：一，梵众天；二，梵辅天；三，大梵天；四，少光天；五，无量光天；六，光音天；七，少净天；八，无量净天；九，遍净天；十，无云天；十一，福生天；十二，广果天；十三，无想天；十四，无烦天；十五，无热天；十六，善见天；十七，善现天；十八，色究竟天。无色界有四天：一，空处天；二，识处天；三，无所有天；四，非有想、非无想天。凡三界共二十八天。天者，言其清净光洁，最胜最尊，故名为天，乃神境世界之位，与苍苍在上之天不同一解，能修至胜之因，方能生其处。功有优劣，故所生之处有不同。

其录事参军、六曹英察及十一县官属，(1)有宏才硕德，(2)含香绣衣者，(3)皆列名碑阴，此不具载。

(1)按《唐书》，兖州，鲁郡，为上都督府。上都督府之属官，有录事参军事一人，正七品上；有功曹、仓曹、户曹、田曹、兵曹、法曹、士曹参军事，各一人，正七品下。其曰六曹者，田曹后置，故仍其旧称，不称七而称六也。所管瑕丘、曲阜、乾封、泗水、邹县、任城、龚丘、平陆、金乡、鱼台、莱芜，凡十一县。

(2)《晋书·郭璞传》：“景纯通秀，夙振宏才。”《索袭传》：“索先生硕德名儒。”

(3)含香，尚书郎事，见二十六卷注。绣衣，御史事，见十一卷注。

郡人都水使者宣道先生孙太冲，得真人紫蕊玉笈之书，能令太一神自成还丹以献于帝。(1)帝服享万寿，与天同休。功成身退，谢病而去，不谓古之玄通微妙之士欤？乃谓白曰：“昔王文考观艺于鲁，骋雄辞于灵光；(2)陆佐公知名在吴，铭双阙于盘石。(3)吾子盍可美盛德，扬中和。”恭承话言，敢不性命。

(1)《册府元龟》：孙太冲隐于嵩山。玄宗天宝三载，河南尹裴敦复上言：“太冲于嵩山合炼金丹，自成于灶中，精华特异，变化非常，请宣付史官，颁示天下以彰灵瑞仙圣之应。”从之。又：孙逖有《为宰相贺中岳合炼药自成表》：臣等伏见道士孙太冲奏事奉进止，令中使薛履信监臣，于中岳嵩阳观合炼，其灶中著水，置炭于灶侧、封固却回，已经数月，泥拭既密，緘封并全。即与县官等对开门，其炭并尽，灰又别聚，不动人力，其药已成。初乃五色发端，终则太阳辉于炉际。又河南尹裴敦复所奏，并奉敕令右补阙李成式往验并同者。《唐书·百官志》：都水监使者二人，正五品上，掌川泽、津梁、渠堰、坡池之政。此云都水使者，乃宠异方士而以虚衔加之耳。

(2)《后汉书》：王延寿，字文考，有俊才，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已。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馀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国，好治宫室，遂因鲁僖基兆而营焉。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壤，而灵光岿然独存。予客自南鄙，观艺于鲁，睹斯而眙曰：“嗟乎！诗人之兴，感物而作，故奚斯颂僖，歌其路寝，而功绩存乎辞，德音昭乎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非赋非颂，将何述焉。”遂作赋。张载注：“艺，六经也。”李周翰注：“言鲁有周、孔遗风，思礼乐之美，故云观艺。”

(3)《梁书》：陆倕，字佐公。吴郡吴人也。高祖雅爱倕才，诏为《石阙铭》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陆倕所制《石阙铭》，辞义典雅，足为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郸献赋，赏以金帛，前史美谈，可赐绢三十匹。”《六朝事迹》：县北五里有四石阙，在台城之门南，高五丈，广三丈六尺。梁武帝所造，及成，朝士铭之。陆倕，字佐公，其文甚佳，士流推伏。

遂作颂曰：

揭高幢兮表天宫，(1)嶷独出兮凌星虹。(2)神纵横兮来空，(3)屹扶倾兮苍穹。(4)西方大圣称大雄，横绝苦海舟群蒙。(5)陀罗尼藏万法宗，善住天子获厥功。明明李君牧东鲁，再新颓规扶众苦。如大云王法法雨，(6)邦人清凉喜聚舞。扬鸿名兮振海浦，(7)铭丰碑兮昭万古。(8)

(1)揭，竖立也。

(2)嶷，如山之嶷然独出也。凌星虹，谓其高若与星辰、虹蜺相凌历也。

(3)《楚辞》：“纷总总其离合兮。”王逸注：“总总，聚貌。”

(4)《说文》：“屹，勇壮也。”扬雄《甘泉赋》：“神莫莫而扶倾。”详见二十一卷注。

(5)《法苑珠林》：“济生灵于苦海，救愚迷于火宅。”

(6)《法华经》：“悲体成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华严经》：“如大龙王，能雨一切妙法雨故。”

(7)鸿名，大名也，见三卷注。张衡《西京赋》：“光炎曷天庭，器声振海浦。”《说文》：“浦，滨也。”

(8)徐陵《孝义寺碑》：“谨勒丰碑，陈其舞咏。”

## 当涂李宰君画赞

薛方山《浙江通志》：李阳冰，字少温，赵郡人，以辞翰名。乾元间，为缙云令，修孔子庙，自为文记之。岁旱，祷雨于城隍神，与之约，五日不雨，焚其祠。及期，雨沾足。秩满，退居吏隐山，后迁当涂令。阳冰篆书尤著，舒元舆谓其不下李斯云。

天垂元精，(1)岳降粹灵，(2)应期命世，(3)大贤乃生。吐奇献策，敷闻王庭，(4)帝用休之，扬光泰清。(5)滥觞百里，(6)涵量八溟，缙云飞声，当涂政成。(7)雅颂一变，江山再荣，举邑汴舞，式图丹青。眉秀华盖，目朗明星。(8)鹤矫阆风，麟腾玉京。(9)若揭日月，昭然运行，(10)穷神阐化，永世作程。(11)

(1)元精，已见前注。

(2)《诗·大雅》：“嵩高惟岳，骏极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

(3)《三国志》：赵俨谓繁钦曰：“曹镇东应期命世，必能匡济华夏。”阮孝绪《七录序》：“大圣挺生，应期命世。”

(4)《书·多士》：“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5)郤正《释讥》：“虽尺在而直寻，终扬光以发辉。”

(6)《家语》：“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王肃注：“觞，可以盛酒，言其微也。”此借言始仕之意。

(7)缙云县，唐时隶江南东道之处州缙云郡，西南至州八十五里。当涂县，唐时隶江南西道之宣州宣城郡，东南至州一百九十里。卢谔诗：“日c效忠，飞声有汉。”

(8)《黄庭内景经》：眉号华盖覆明珠。

(9)《太平广记》：西王母所居宫阙，在龟山、春山西那之都，昆仑之圃，阆风之苑。玉京，见五卷注。

(10)《庄子》：“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11)《周书》：“与国咸休，永世无穷。”

## 金陵名僧顓公粉图慈亲赞

神妙不死，惜生此身。托体明淑，(1)而称厥亲。粉为造化，笔写天真。貌古松雪，心空世尘。文伯之母，(2)可以为邻。

(1)谢朓《新安公主墓铭》：“诞兹明淑，玉振兰芳。”

(2)《家语》：公父文伯之母，纺绩不懈，文伯谏焉。其母曰：“古者王后亲织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绂纒，卿之内子为大带，命妇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秋而戒事，烝而献功，男女纺绩，倦则有辟，圣王之制也。今我寡也，尔又在位，朝夕恪勤，犹恐亡先人之业。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闻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妇，可谓不过矣。”

## 李居士赞

至人之心，如镜中影。挥斥万变，(1)动不离静。彼质我斤，挥风是骋。了物无二，皆为匠郢。(2)吾族贤老，名喧写真。貌图粉绘，生为垢尘。从白得衰，(3)与天为邻。默然不灭，长存此身。

(1)挥斥，犹纵横，见二十七卷注。

(2)《庄子》：“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堊而鼻不伤。”详见二卷注。

(3)嵇康《养生论》：“积损成衰，从衰得白，从白得老，从老得终。”

## 安吉崔少府翰画赞

唐时，安吉县隶江南东道湖州吴兴郡。按《唐书·宰相世系表》有崔翰，字叔清，汴宋观察使巡官，试大理评事，未知即其人否。

齐表巨海，吴嗟大风。(1)崔为令族，(2)出自太公。(3)克生奇才，骨秀神聪。炳若秋月，然云鸿。爱图伊人，夺妙真宰，卓立欲语，谓行而在。清晨一观，爽气十倍，张之座隅，仰止光彩。

(1)《左传》：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杜预注：“大公封齐，为东海之表式。”

(2)陶潜诗：“於穆令族，允构斯堂。”

(3)《唐书》：崔氏出自姜姓，齐丁公伋嫡子季子让国，叔乙食采于崔，遂为崔氏。

## 宣城吴录事画赞

吴，名镇，为宣城郡之录事参军，见《赵公西侯新亭颂》。

大名之家，昭彰日月，生此髦士，(1)风霜秀骨。图真像贤，传容写发，束带岳立，(2)如朝天阙。(3)岩岩兮谓四方之削成，(4)澹澹兮申五湖之澄明。(5)武库肃穆，(6)辞峰峥嵘。(7)大辩若讷，(8)大音希声。(9)默然不语，终为国桢。(10)

(1)《诗·小雅》：“烝我髦士。《毛传》曰：“髦，俊也。”

(2)岳立，见十卷注。

(3)梁简文帝诗：“重门远照耀，天阙复穹窿。”

(4)《山海经》：“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

(5)《史记·正义》：“韦昭曰：五湖，湖名耳，实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吴西南。”《史记·索隐》：“五湖者，郭璞《江赋》云：具区、兆溇、彭蠡、青草、洞庭。或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

(6)《晋书》：裴，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见而叹曰：“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陆绩别传》：“风化肃穆，郡内大治。”

(7)王勃《山亭兴序》：“辞峰直上，振笔札而前驱；翰苑横开，列文章于后殿。”

(8)《老子·洪德章》：“大辩若讷。”河上公注：“大辩者，智无疑。若讷者，口无词。”

(9)又《同异章》：“大音希声。”河上公注：“大音，犹雷霆，待时而动，喻常爱气希言也。”

(10)任昉诗：“式瞻在国桢。”《后汉书》：“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

## 壁画苍鹰赞讥主人

突兀枯树，傍无寸枝。上有苍鹰独立，若愁胡之攒眉。(1)凝金天之杀气，(2)凜粉壁之雄姿。(3)觜铍剑乾，(4)爪握刀锥。群宾失席以愕眙，(5)未悟丹青之所为。吾尝恐出户牖以飞去，何意终年而在斯！

(1)孙楚《鹰赋》：“疏尾阔臆，高髻颓颡，深目蛾眉，状似愁胡。”(2)魏彦深《鹰赋》：“资金方之猛气，擅火德之炎精。”

(3)傅玄《鹰赋》：“雄姿邈世，逸气横生。”

(4)《广韵》：“铍，利也。”

(5)班固《西都赋》：“犹愕眙而不能阶。”章怀太子注：“《字书》曰：愕，惊也，音五谷反。”《字林》曰：“眙，惊貌也，音丑吏反。”

## 方城张少公厅画师猛赞

方城，县名，唐时隶山南东道唐州春陵郡。少公，犹少府，见二十七卷注。

张公之堂，华壁照雪。师猛在图，雄姿奋发。森棘眉目，飒洒毛骨。锯牙衔霜，钩爪抱月。掣蹲胡以震怒，(1)谓大厦之岬。(2)永观厥容，神骇不歇。(3)

(1)《广韵》：“掣，挽也。”《说文》：“蹲，踞也。”蹲胡，谓调狮之胡。蹲踞而牵挽者，狮方震怒，曳狮之胡，方若为狮所曳也。

(2)《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相贺。”《说文》：“厦，屋也。”岬，不安也，见三卷注。

(3)曹植《洛神赋》：“精移神骇。”

## 羽林范将军画赞

羽林将军，见十七卷注。

羽林列卫，壁垒南垣。四十五星，光辉至尊。(1)范公拜将，遥承主恩。位宠虎臣，(2)封传雁门。(3)瞻天蹈舞，踊跃精魂。逐逐鸮视，(4)昂昂鸿。心豪祖逖，气爽刘琨。(5)名震大国，威扬列藩。(6)麟阁之阶，粉图华轩。(7)胡兵百万，横行纵舌。(8)爪牙帝室，(9)功业长存。

(1)《甘氏星经》：羽林军四十五星，垒壁十二星，并在室南。主翊卫天子之军。入安飞将。星欲威明，天下安；星暗，兵尽失。西入室五度，去北辰一百二十三度。《史记·正义》：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垒壁南，天军也。亦天宿卫之兵革。垒壁陈十二星，横列在营室南，天军之垣垒。

(2)《诗·鲁颂》：“矫矫虎臣，在泮献馘。”孔颖达《正义》：“矫矫然有威武如虎之臣。”

(3)雁门郡，即代州，唐隶河东道。

(4)《梁书》：鸮视争先，龙骧并驱。

(5)《晋书》：祖逖、刘琨，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

(6)《晋书》：列藩九服，式叙王官。

(7)麟阁，见四卷注。华轩，见二十五卷注。

(8)横行，见五卷注。

(9)《诗·小雅》：“祈父，予王之爪牙。”孔颖达《正义》：“鸟用爪，兽用牙，以防卫己身，此人自谓王之爪牙，以鸟鲁为喻也。”

## 金银泥画西方净土 变相赞并序

西方净土，即西方极乐国土也。《法苑珠林》：世界皎洁，目之为净即净，所居名之为土。故《摄论》云：所居之土，无于五浊，如玻璃珂等，名清净土。《法华论》云：无烦恼众生住处，名为净土。

我闻金天之西，日没之所，去中华十万亿刹，有极乐世界焉。(1)彼国之佛，身长六十万亿恒沙由旬，眉间白毫，向右宛转如五须弥山，目光清白若四海水。(2)端坐说法，湛然常存。(3)沼明金沙，岸列珍树，栏楯弥覆，罗网周张。车渠琉璃，为楼殿之饰；颇黎玛瑙，耀阶砌之荣。皆诸佛所证，无虚言者。

(1)《佛说阿弥陀经》：佛告长老舍利弗，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国土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严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彼佛国土常作天乐。黄金为地，昼夜六时雨天曼陀罗花，其土众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众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食时还到本国，饭食经行。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其音演畅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舍利弗，汝勿谓此鸟实是罪报所生，彼佛国土无三恶道，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实。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彼佛何故号阿弥陀？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又，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众生闻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所以者何？得与如是诸上善人俱会一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我见是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如我今者，称赞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利。东方亦有：阿閼鞞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名闻光佛、大焰肩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幢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北方世界有：焰肩佛、最胜音佛、难沮佛、日生佛、网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下方世界有：师子佛、名闻佛、名光佛、达

磨佛、法幢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上方世界有：梵音佛、宿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焰肩佛、杂色宝华严身佛、婆罗树王佛、宝华德佛、见一切义佛、如须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及闻诸佛名者，皆为一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是故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云云。刹，谓诸佛所住国土。

(2)《观无量寿经》：无量寿佛，身高六十万亿那由陀恒河沙由旬，眉间白毫，右旋宛转，如五须弥山。佛眼如四大海水，青白分明。《法苑珠林》：《毗昙论》云：四时为一弓，五百弓为一拘卢舍，八拘卢舍为一由旬。以中国道里较之，一由旬，合得十六里。

(3)《南齐书·顾欢传》：陶神者，使尘惑日损，湛然常存。湛然常存，言其永无迁壤也。

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盖冯翊郡秦夫人奉为亡夫湖州刺史韦公之所建也。

(1)夫人蕴冰玉之清，敷圣善之训，(2)以伉俪大义，(3)希拯拔于幽涂；父子恩深，(4)用重修于景福。(5)誓舍珍物，构求名工，图金创端，(6)绘银设像。(7)

(1)按《唐书·地理志》，同州冯翊郡，隶关内道。湖州吴兴郡。隶江南东道。

(2)《诗·国风》：“母氏圣善。”《郑笺》曰：“母有睿智之善德。”

(3)《韵会》：“伉俪，敌也，配偶也。”详五卷注。

(4)《后汉书》：“父子恩深，不觉自失耳。”

(5)《释氏要览》：薰义者，《显识论》云：譬如烧香薰衣，香体灭而香气在衣。此香不可言有，香体灭故；不可言无，香气在衣故。《诗·大雅》：“介尔景福。”《毛传》曰：“景，大也。”

(6)图金创端者，泥金为质地，而以为创始。

(7)绘银设像者，以银代彩色而绘成形像。

八法功德，(1)波动青莲之池；七宝香花，(2)光映黄金之地。清风所拂，如生五音，百千妙乐，咸疑动作。若已发愿，未及发愿；若已当生，未及当生。精念七日，(3)必生其国，功德罔极，(4)酌而难明。

(1)《观无量寿经》：极乐国土，有八池水，一一池水，七宝所成。其宝香软，从如意珠王生，分为十四支，一一支作七宝色。黄金为渠，渠下皆以杂色金刚以为底砂。一一水中有六十亿七宝莲花。一一莲花团圆，正等十二由旬。其摩尼水流注花间，寻树上下，其声微妙，是为八功德水。《法苑珠林》：八功德水，依《顺正理论》云：一甘，二冷，三软，四轻，五清净，六不臭，七饮时不损喉，八饮已不伤腹。

(2)《观无量寿经》：其诸宝树，七宝华叶，无不具足。一一花叶作异宝

色，琉璃色中出金色光，玻璃色中出红色光，玛瑙色中出砗磲光，砗磲色中出绿真珠光。珊瑚、琥珀，一切众宝以为映饰。《大阿弥陀经》：七宝，所谓黄金、白银、水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

(3)精念，即所谓一心不乱也。今人念念迁流，不能终日，若能注心净土，无二无杂，至于七日，终不散乱，则心中佛境，自然全现矣。或有不信是事，良由业障深重故耳。

(4)罔极，不可限量也。

赞曰：

向西日没处，遥瞻大悲颜。目净四海水，身光紫金山。(1)勤念必往生，是故称极乐。珠网珍宝树，天花散香阁。图画了在目，愿托彼道场。以此功德海，(2)冥祐为舟梁。(3)八十一劫罪，(4)如风扫轻霜。庶观无量寿，长愿玉毫光。(5)

(1)《佛报恩经》：我见佛身相，喻如紫金山。《法苑珠林》：《狮子月佛本生经》云：遥见世尊，身放光明，如紫金山，普令大众同于金色。

(2)《法苑珠林》：众生功德海，无能测量者。

(3)《北齐书·慕容俨传》：相率祈请，冀获冥祐。

(4)《观无量寿佛经》：若观是地者，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舍身、他世必生净国。

(5)《大阿弥陀经》：阿弥陀佛，号无量寿佛。《观无量寿佛经》：观无量寿佛者，从一相好人。但观眉间白毫，极令明了。见眉间白毫者，八万四千相好，自然当现。

《渔隐丛话》：司空图云：尝观杜子美《蔡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拨清厉，乃其歌诗也。

## 江宁杨刊物画赞

唐之江南东道有江宁县，隶润州丹阳郡，至德二载，改隶升州江宁郡。

太华高岳，三峰倚天；(1)洪波经海，百代生贤。为夔为龙，廓土济川，(2)赵城开国，(3)玉树凌烟。(4)笔鼓元化，形分自然，明珠独转，秋月孤悬。作宰作程，摧刚挫坚，德合窈冥，(5)声播兰茝。(6)鸿渐麟阁，(7)英图可传。

(1)《初学记》：太华山，其上有三峰直上，晴霁可观。

(2)《后汉书·朱浮传》：六国之时，其势各盛，廓土数千里，将兵数百万。《书·说命》：“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

(3)《唐书·地理志》：河东道晋州平阳郡有赵城县。《百官志》：封爵之制：开国郡公食邑二千户，正二品；开国县公食邑千五百户，从二品；开国县侯食邑千户，从三品；开国县伯食邑七百度，正四品上；开国县子食邑五百户，正五品上；开国县男食邑三百户，从五品上。

赞言杨氏出自关西，关西之地，山有华岳，川有黄河，山川精灵之气，蓄积百世，挺生伟人，而为当代之夔、龙。出将则有廓土之功，入相则有济川之迹。以爵酬功，得封赵城，盖推言其祖父之贤而且贵如此。玉树以下，始赞利物。

(4)《世说》：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凌烟，犹凌云也。

(5)《老子》：“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河上公注：“道惟窈冥无形，其中有精实，神明相薄，阴阳交会也。”

(6)《韵会》：“茝，香草也。”

(7)《周易·渐卦》：“初六，鸿渐于干。”孔颖达《正义》：“鸿，水鸟也。渐进之道。自下升上，故进，譬鸿飞自下而上也。”《后汉书·蔡邕传》：“鸿渐盈阶，振鹭充庭。”章怀太子注：“《易》曰：鸿渐于陆。鸿，水鸟也。渐出于陆，喻君子仕进于朝。”麟阁，见四卷注。

## 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

唐河南道有金乡县、隶兖州鲁郡。

高堂闲轩兮，虽听讼而不扰。图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缥缈。紫顶烟葩，丹眸星皎。(1)昂昂伫眙，(2)霍若惊矫。(3)形留座隅，势出天表。(4)谓长鸣于风霄，终寂立于露晓。(5)凝玩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倾市，(6)听似闻弦。(7)悦感至精以神变，可弄影而浮烟。(8)

(1)鲍照《舞鹤赋》：“晴含丹而星曜，顶凝紫而烟华。”《说文》：“葩，大赤也。”

(2)左思《吴都赋》：“士女伫眙。”刘渊林注：“伫眙，立视也。”

(3)霍若，犹忽若。惊矫，惊飞也。

(4)班固《西都赋》：“若游目于天表。”刘良注：“表，外也。”

(5)《艺文类聚》：《易通卦验》曰：立夏，清风至而鹤鸣。《春秋感精符》：八月白露降，鹤即高鸣相警。《风土记》：白鹤性警，至八月露降，流于草叶上滴滴有声，则鸣。张华《禽经注》：露下则鹤鸣。鹤之驯养于家庭者，饮露则飞去。

(6)《吴越春秋》：吴王有女滕玉，因谋伐楚，与夫人及女会，蒸鱼王前，尝半而与女，女怒曰：“王食鱼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杀。阖闾痛之，葬于国西阊门外，凿池积土，文石为椁，题凑其中。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皆以送女。乃舞白鹤于吴市，令万民随而观之，还使男女与鹤俱入羡门，因发机以掩之，杀生以送死。鲍照《舞鹤赋》：“出吴都而倾市。”

(7)《韩非子》：师旷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道南方来，集于廊门之垓。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声，声闻于天。

(8)《舞鹤赋》：“叠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临霞。”

## 志公画赞

《传灯录》：宝志禅师，金城人，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习禅定。宋太始初，忽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徒跌执锡杖，杖头擐剪刀、尺、铜鉴，或挂一两尺帛。数日不食，无饥容。时或歌吟，词如讖记。士庶皆共事之。齐建元中，武帝谓师惑众，收付建康狱。明旦人见其入市，及检狱如故。建康令以事闻，帝延之于宫中之后堂。师在华林园，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于何所得之。俄而武帝崩，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继薨，由是禁师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诏曰：“志公迹拘尘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以上；谈其隐沦，则遁仙高者。乃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于此！自今勿得复禁。”天监十二年冬，忽告众僧，令移金刚神像出置寺外，密谓人曰：“菩萨将去。”未及旬日，无疾而终，举体香爇。临亡，燃一烛，以付后阁舍人吴庆。庆以事闻，帝叹曰：“大师不夏留矣，烛者将以后事嘱我也。”因厚礼葬于钟山独龙阜，仍立开善精舍，敕陆倕制铭于冢内，王筠勒碑于寺门，处处传其遗像焉。《南史》：沙门释宝志，虽剃须发，而常冠下裙帽、袖袍，故俗呼为志公。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1)虚空其心，寥廓无主。(2)锦幪鸟爪，独行绝侣。刀齐尺梁，扇迷陈语。(3)丹青圣容，何往何所。

(1)水中之月，只一影耳，初非真实，幻躯亦尔，虽贤圣降生，化身灵变，显迹甚奇，要亦无殊于此，故曰：“了不可取”。

(2)《楚辞》：“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寥廓，即空虚之处。

(3)《说文》：“幪，盖衣也。”《南史》：宝志出入钟山，往来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齐、宋之交，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语默不伦，或被锦袍，饮啖同于凡俗。《神僧传》：宝志，面方而莹彻如镜，手足皆鸟爪。每行游市中，其锡杖上尝悬剪刀一事、尺一枝、麝尾扇一柄。剪刀者，齐也。尺者，量也。麝尾扇者，尘也。盖隐语历齐、梁、陈三朝耳。

杨士奇曰：今灵谷寺有石刻《志公像赞》，吴道子画，李白赞，颜真卿书，世称三绝，旧刻已坏，此重刻者，不复见书法之妙矣。

## 琴赞

峯阳孤桐，石笋天骨，(1)根老冰泉，叶苦霜月。斫为绿绮，(2)徽声粲发，(3)秋风入松，(4)万古奇绝。

(1)《尚书》：“峯阳孤桐。”孔氏《传》：“孤，特也。峯山之阳，特生桐，中琴瑟。”蔡氏《集传》：《地志》云：东海郡下邳县西，有葛峯山，古文以为峯山。阳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诗》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盖草木之生，以向日为贵也。《封氏闻见记》：兖州邹峯山，南面平复，东西长数十步，广数步，其处生桐、柏，传以为《禹贡》“峯阳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异于常桐者，诸山皆发地兼土，惟此山大石攒倚，石间周围皆通人行，山中空虚，故桐木绝响，是以珍而入贡也。

(2)绿绮琴，见二十卷注。

(3)徽，琴节也。见四卷注。

(4)秋风入松，喻琴声之清韵。

## 朱虚侯赞

《史记》：孝惠帝崩，吕太后称制。齐哀王弟章，入宿卫于汉，吕太后封为朱虚侯。朱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高后燕饮，高后令朱虚侯刘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儿子畜之，笑曰：“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曰：“深耕溉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太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自是诸吕惮朱虚侯，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其明年，高后崩。吕禄为上将军，吕产为相国，皆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为乱。朱虚侯与太尉勃、丞相平等诛之。朱虚侯首先斩吕产，于是太尉勃等乃得尽诛诸吕。

赢氏稷德，(1)金精摧伤。(2)秦鹿克获，(3)汉风飞扬。(4)赤龙登天，白日升光。阴虹贼虐，诸吕扰攘。(5)朱虚来归，会酌高堂。雄剑奋击，太后震惶。爰锄产、禄，大运乃昌。(6)功冠帝室，于今不忘。

(1)《史记》：奏之先柏翳，舜赐姓赢氏。《书·泰誓》：“稷德彰闻。”

(2)陆机《汉高祖功臣颂》：“金精仍颓，朱光以渥。”奏在西方，西为金行，故曰金精。

(3)《汉书》：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擒之。

(4)汉高祖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5)赤龙登天，谓高祖升遐。白日升光，谓惠帝即世。阴虹贼虐，谓吕后比杀三赵王。

(6)《后汉书·明帝纪》：朕承大运，继体守文。

## 观饮飞斩蛟龙图赞

《淮南子》：荆有饮非，得宝剑于干队，还反渡江，至于中流，阳侯之彼两蛟夹绕其船。饮非谓柁船者曰：“尝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对曰：“未尝见也。”于是饮非瞋目，勃然攘臂，拔剑曰：“武士可以仁义之礼说也，不可劫而夺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弃剑而已，予有奚爱焉！”赴江刺蛟，遂断其头，船中人尽活，风波毕除。荆爵为执圭。饮飞，即饮非，古字通用。

饮飞斩长蛟，遗图画中见。登舟既虎啸，(1)激水方龙战。(2)惊波动连山，(3)拔剑曳雷电。鳞摧白刃下，血染沧江变。感此壮古人，千秋若对面。

(1)赵景真《与嵇茂齐书》：“龙睇大野，虎啸六合。”

(2)《周易》：“龙战于野。”

(3)木华《海赋》：“波如连山。”

## 地藏菩萨赞并序

《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劫，为大长者子。时世有佛，号曰师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时长者子见佛相好，千福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佛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脱度一切受苦众生。”时长者子因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射方成佛道。”以是于彼佛前，立斯大愿。于今百千万亿那由他劫尚为菩萨。

大雄掩照，(1)日月崩落，惟佛智慧大而光生死雪。赖假普慈力，能救无边苦。独出旷劫，导开横流，(2)则地藏菩萨为当仁矣。(3)

(1)大雄掩照，谓释迦入般涅槃也。

(2)《楞严经》：我旷劫来，心得无碍。旷劫，谓久远之劫也。横流，谓苦海也。

(3)《地藏菩萨本愿经》：尔时世尊，舒金色臂，摩百千万亿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顶而作是言：“汝观吾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罪苦众生。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忆念吾在忉利天宫，殷勤付嘱，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已来众生，悉使解脱，永离诸苦，遇佛授记。”尔时，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各复一形，涕泪哀恋白佛言：“我从久远动来，蒙佛接引，使获不可思议神力，具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室，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但于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谛、一沙、一尘或毫发，许我渐度脱，使获大利，惟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

弟子扶风窦滔，(1)少以英气爽迈，结交王侯，清风豪侠，极乐生疾，乃得惠剑于真宰，湛本心于虚空。(2)愿图圣容，以祈景福，(3)庶冥力凭助，而厥苦有瘳。

(1)唐时扶风郡即岐州也，属关内道。

(2)《维摩诘经》：“以智慧剑，破烦恼网。”《庄子》：“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韵会》：“湛，澄也。”

(3)《地藏菩萨本愿经》：临命终时，男女眷属，将是命终人舍宅、财物、宝贝、衣服，塑画地藏形像，或使病人眼耳闻见，知其眷属将舍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画地藏形像。若是业报合受重病、承斯功德，寻即除愈，寿命增益。景福，已见本卷注。

(4)《说文》：“瘳，疾愈也。”

爱命小才，式赞其事。赞曰：

本心若虚空，清净无一物。焚荡淫怒痴，圆寂了见佛。(1)五彩图圣像，悟真非妄传。扫雪万病尽，爽然清凉天。赞此功德海，永为旷代宣。(2)

(1)人心虚净，本无一物，耽著于色，则起而为淫；触于忿戾，则发而为怒；蔽于邪见，昧于大道，则流而为痴。三者谓之三毒，皆心之累也。苟能

一切捐弃，若火之焚，若水之荡而尽去之，不使一毫少累其心，则心之本体见矣。心，即佛也。见心不即见真佛哉！《翻译名义》：涅槃，奘三藏翻为圆寂。贤首云：德无不备称圆，障无不尽称寂。

(2)功德海，已见本卷注。谢灵运《伤已赋》：“丁旷代之渥惠。”

## 鲁郡叶和尚赞

《通典》：鲁郡，今之兖州，古少皞之墟也。东岳太山在焉。

海英岳灵，(1)诞彼开士。(2)了身皆空，观月在水。(3)如薪传火，朗彻生死；  
(4)如云开天，廓然万里。寂灭为乐，(5)江海而闲。逆旅形内，虚舟世间。  
(6)邈彼昆阆，(7)谁云可攀！

(1)东岳，在鲁郡境内，东海虽不在其境内，以其相去不远，故广言及之。

(2)诞，育也。开士，谓僧之有德行者，见二十一卷注。

(3)四大幻身，本来空无，故智者观之，如水中月影，初非真实。

(4)慧远《形尽神不灭论》：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前薪非后薪，则知指穷之术妙；前形非后形，则悟情数之感深。惑者见形朽于一生，便以谓神情俱丧，犹睹火穷于一木，谓终期都尽耳。

(5)《涅槃经》：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6)逆旅，见二十四卷《拟古》注。虚舟，见十卷《赠僧崖公》注。

(7)《楚辞章句》：“阆风，山名，在昆仑之上。”

## 李白全集卷之二十九

### 铭碑祭文共九首

#### 化城寺大钟铭并序

化城寺，详见二十卷注。

噫！天以震雷鼓群动，佛以鸿钟惊大梦。(1)而能发挥沉潜，开觉茫蠢，则钟之取象，其义博哉！夫扬音大千，(2)所以清真心，警俗虑；协响广乐，(3)所以达元气，彰天声；铭勋皇宫，(4)所以旌丰功，昭茂德。莫不配美金鼎，增辉宝坊，(5)仍事作制，岂徒然也。

(1)扬雄《羽猎赋》：“撞鸿钟”。

(2)大千世界，见二十三卷注。

(3)广乐，见一卷注。

(4)张衡《东京赋》：“铭勋彝器，历世弥光”薛综注：“铭，勒也。勋，功也。勒铭于宗庙之器，钟鼎万世，弥益光明。”

(5)宝坊，见二十八卷注。

粤有唐宣城郡当涂县化城寺大钟者，量函千盈，盖邑宰李公之所创也。公名有则，系玄元之英蕤，(1)茂列圣之天枝，(2)生于公族，贵而秀出，少蕴才略，壮而有成。西逾流沙，(3)立功绝域。(4)帝畴乎厥庸，(5)始学古从政。(6)历宰洁白，声闻于天。天书褒荣，辉之简牘，稽首三复，子孙其传，天宝之初，鸣琴此邦，(7)不言而治。日计之无近功，岁计之有大利。(8)物不知化，潜臻小康；(9)神明其道，越不可尚。

(1)唐追号老子为玄元皇帝。嵇康《琴赋》：“飞英蕤于吴苍。”李善注：“蕤，草木花貌。”吕延济注，“英蕤，花也。”

(2)王僧孺《礼佛唱导发愿文》：“天枝峻密，帝叶英芬。”

(3)《汉书·地理志》：张掖郡居延县，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颜师古曰：“流沙，在敦煌西。”《韵会》：“流沙，地名，在居延海南甘州张掖县。”

(4)《汉书·陈汤传》：“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

(5)《宣帝纪》：“复其后世，畴其爵邑。”张晏曰：“畴者。等也。”《广韵》：“庸，功也。”

(6)《书·周官》：“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

(7)鸣琴，邑令事，见二十卷注。

(8)《庄子》：“日计之而不足，岁计之而有余。”

(9)《诗·小雅》：“汔可小康。”《郑笺》曰：“康，安也。”

方入于禅关，睹天宫峥嵘，(1)闻钟声琐屑，(2)乃谓诸龙象曰：(3)盍不建大法鼓，(4)树之层台，使群聋六时有所归仰，(5)不亦美乎？于是发一言以先觉，举百里而咸应。秋毫不挫，(6)人多子来。(7)铜崇朝而山积，(8)工不日

而云会。

(1) 峥嵘，高峻貌。

(2) 琐屑，细小貌。

(3) 龙象，谓高僧。见十二卷注。

(4) 大法鼓，谓钟，见二十一卷注。

(5) 《西域记》：时极短者，谓刹那也。百二十刹那为一旦刹那，六十旦刹那为一腊缚，三十腊缚为一牟呼栗多，五牟呼栗多为一时，六时合成一日一夜。是中国以一昼夜分作十二时者，西国只分为六时也。

(6) 《庄子》：北宫奢为卫灵公赋斂以为钟，为坛乎国门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悬。王子庆忌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之设？”屠曰：“一之间无敢设也。奢闻之，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侗乎其无识，傥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来，来者勿禁，往者勿止。从其强梁，随其曲傅，因其自穷，故朝夕赋斂，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途者乎？”

(7) 《诗·大雅》：“庶民子来。”赵岐曰：“众民自来趣之，若子来为父使之也。”

(8) 《诗·国风》：“崇朝其雨。”《毛传》曰：“崇，终也。从旦至食时为终朝。”《南史》：邓元起之在蜀也，崇于聚斂，财货山积。

乃采皐氏撰鸣钟，(1)火天地之炉，扇阴阳之炭。(2)回禄奋怒，(3)飞廉震惊。(4)金精转渣以融熠，(5)铜液星荧而璀璨。光喷日道，(6)气歆天维。(7)红云点于太清，紫烟矗于遥海。(8)炬赫宇宙，功侔鬼神。(9)莹而察之，吁骇人也。(10)

(1) 《周礼》：“皐氏为钟。”《韵会》：“撰，造也。”

(2) 贾谊《鹏赋》：“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

(3) 《国语》：“回禄信于聆隧。”韦昭解：“回禄，火神。”

(4) 《博雅》“风师谓之飞廉。”

(5) 《说文》：“渣，涓溢也。”今河朔方言，谓沸溢为渣。《韵会》：熠，《说文》：“盛光也。又，闪烁貌。”

(6) 《隋书》：日循黄道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六经天文编》：日所行之路谓之黄道，与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内。

(7) 《说文》：“歆，气出貌。”宋玉《大言赋》：“壮士愤兮绝天维。”

(8) 《韵会》：“矗，长直貌。”《增韵》：“耸上貌。”

(9) 《庄子》：“梓庆削木为锯，锯成，见者惊犹鬼神。”

(10) 《鲁灵光殿赋》：“吁！可畏乎，其骇人也。”

尔其龙质炳发，虎形躩踞。魔金索以上絙，悬宝楼而迭击。(1)傍振万壑，高闻九天。声动山以隐隐，响奔雷而阗阗。(2)赦汤镬于幽途，息剑轮于苦海。(3)景福舛蟹，(4)被于人天。非李公好谋而成，弘济群有，孰能兴于此乎！

(1) 梁简文帝《玄圃园讲颂》：“预入宝楼，窃窥妙简。”

(2) 宋玉《九辩》：“属雷师之阗阗兮。”《广雅》：“阗阗，声也。”

(3)《法苑珠林》：阿鼻地狱有十八剑轮地狱，十八汤镬地狱。《翻译名义集》：若打钟时，一切恶道诸苦并得停止。《法苑珠林》：济生灵于苦海，救愚迷于火宅。

(4)左思《蜀都赋》：“景福肸鬻而兴作。”吕向往：“肸鬻，湿生虫，蚊类是也。其群望之，如气之布写也。言大福之兴，有如此虫群飞而多也。”

丞尉等并衣冠之龟龙，(1)人数之标准。大雅君子，同僚尽心，(2)闻善贾勇，(3)赞成厥美。

(1)蔡邕《郭有道碑文》：“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李善注：“曾子曰：介虫之精曰龟，鳞虫之精曰龙。”

(2)《左传》：“同官为寮，吾尝同寮，敢不尽心乎！”

(3)《左传》：“欲勇者贾予余勇。”

寺主升朝，(1)闲心古容，英骨秀气，洒落毫素，(2)谦柔笑言。海受水而皆纳，镜无形而不烛。直道妙用，乃如是言。常虚怀忘情，洁己利物，是人行空寂，不动见如来。(3)

(1)《翻译名义集》：《僧史略》云：详寺主起乎东汉白马寺也，寺既爱处，人必主之，于时虽无寺主之名，而有知事之者。东晋以来，此职方盛，故梁武造光宅寺，名法云为寺主，创立僧制。

(2)鲍照诗：“陵令无人事，毫墨时洒落。”

(3)《南史》：姚察将终，曾无痛恼，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

有若上座灵隐，都维那则舒，(1)名僧日晖、蕴虚，常因调护。贤哉六开士，(2)普闻八万法。(3)深入禅惠，(4)精修律仪。

(1)《唐六典》：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共纲纪众事。《翻译名义集》：《五分律》：佛言，上更无人名上座。道宣敕为西明寺上座，列寺主、维那之上。《毗尼母》云：从无夏至九夏是下座，自十夏至十九夏是中座，自二十夏至四十夏是上座。《毗婆娑论》云：有三上座：一，生年上座，即尊长者，具旧戒名真生故。二，世俗上座，即知法、富贵、大财、大位、大族、在力、大眷属，虽年二十，皆应和合，推为上座。三，法性上座，即阿罗汉。维那，南山云：《声论》翻为次第，谓知僧事之次第。

《寄归传》云：华梵兼举也。“维”是纲维，华言也，“那”是梵语，删去“羯磨陀”三字也。《僧史略》云：梵语“羯磨陀那”译为事知，亦云悦众，谓知其事，悦其众也。

(2)开士，高僧也。见二十一卷注。

(3)《报恩经》：八万法者，如树根、茎、枝、叶，名为一树。佛为众生始终说法，名为一藏，如是八万。又云：佛一坐说法，名为一藏，如是八万。又云：十六字如半偈，三十二字为一偈，如是八万。又云：长短偈，四十二字为一偈，如是八万。又云：如半月说戒为一藏，如是八万。又云：佛自说六万六千偈为一藏，如是八万。又云：佛说尘劳有八万，法藏亦八万，名八万法藏。

(4)禅惠，即禅慧。王。《头陀寺碑文》：“惟此名区，禅慧攸托。”李善注：“禅慧，禅定智慧，即六度之二行也。”

将博我以文章，求我以述作。功德大海，(1)酌而难名。遂与六曹豪吏、(2)姑熟贤老，乃缙乃黄，(3)鳧趋梵庭，(4)请扬宰君之鸿美。白昔忝侍从，备于辞臣，恭承德音，敢阙清风之颂。(5)

(1)《法苑珠林》：众生功德海，无能测量者。

(2)《通典》：州府佐吏，有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参军。在府为曹，在州为司，府曰仓曹、功曹，州曰司功、司仓。

(3)缙，谓僧人缙服者。黄，谓道士黄冠者。

(4)《埤雅》：“雕，鸛丑，善立。”“鳧，鸞丑，善趋。”又云：“鹄善步，鳧善趋，鷹善立。”鳧越，谓群趋如鳧、鸞也。江淹诗：“誓寻青莲果，永入梵庭期。”

(5)《诗·大雅》：“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其辞曰：

雄雄鸿钟砰隐天，(1)雷鼓霆击警大千。含号烜赫声无边，摧慑魑魅招灵仙。(2)傍极六道极九泉，(3)剑轮辍苦期息肩，(4)汤镬猛火停炽燃。恺悌贤宰人父母，(5)兴功利物信可久，德方金钟永不朽。

(1)《汉书·礼乐志》：“休嘉砰隐溢五方。”颜师古注：“砰隐，盛意。”又《列子》：“砰然闻之如雷。”

(2)《广音》：“慑，慑也。”杜预《左传注》：“魑魅，山林异气所生，为人害者。”又云：“魑，山神，兽形。魅，怪物。”

(3)释家以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六种众生，谓之六道。九泉，见九卷注。

(4)息肩，见一卷注。

(5)《诗·大雅》：“岂弟君子，民之父母。”

《苕溪渔隐丛话》：司空图云：尝观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

## 天门山铭

《江南通志》：博望山，在太平府西南三十里。梁山，在和州南六十里。两山石状巉岩，东西相向，横夹大江，对峙如门。俗呼梁山曰西梁山，呼博望山曰东梁山，总谓之天门山。春秋时楚获吴余皇于此，实大江要害之地，自六代建都金陵，皆于此屯兵扞御，两岸山顶各有一城，宋将王元谟所筑。

梁山博望，关扃楚滨，夹据洪流，实为吴津。两坐错落，如鲸张鳞。惟海有若，(1)唯川有神。牛渚怪物，目围车轮。(2)光射岛屿，气凌星辰。卷沙扬涛，溺马杀人。国泰呈瑞，时讹返珍。开则九江纳锡，(3)闭则五岳飞尘。(4)天险之地，无德匪亲。

(1)《初学记》：海神曰海若。

(2)牛渚矶，在太平州当涂县西北三十里大江之滨，与天门山相去不及百里。《晋书》：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温峤燬犀角而照之，须臾，看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车马著赤衣者。其夜梦神谓曰：“与君幽明道别，何意相照也？”

(3)《禹贡》：九江纳锡大龟。孔颖达《正义》：龟不常用，故锡命乃纳之。蔡氏《集传》：大龟尺有二寸，所谓国之守龟，非可常得，故不为常贡。若偶得之，则使之纳锡于上。谓之纳锡者，下与上之词，重其事也。

(4)陆机《汉高帝功臣颂》：“波振四海，尘飞五岳。”波振、尘飞，以喻乱也。

## 溧阳濂水贞义女碑铭并序

《六朝事迹》：《大唐贞义女碑》，李白文，在溧阳县颍阳江北。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去溧阳县四十里有贞义女庙，女姓史，黄山人。李太白作记，题云，《濂水上古贞义女碑铭并序》，前翰林院内供奉学士陇西李白述。《景定建康志》：溧水，一名濂水，在溧阳县西北四十里，东流为颍阳江，江上有渚，曰濂渚，伍子胥乞食投金处，故又曰投金濂。《吴越春秋》：子胥奔吴，疾于中道，乞食溧阳，适会女子击绵于濂水之上，笥中有饭，子胥谓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独与母居，三十未嫁，饭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赈穷途少饭，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许之。发其箪笥，饭其盎浆，长跪而与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远逝之行，何不饱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谓女子曰：“掩夫人之壶浆，无令其露。”女子叹曰：“嗟乎！妾独与母居三十年，自守贞明，不愿从适，何宜馈饭而与丈大，越亏礼仪，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顾女子，已自投于濂水矣。呜乎！贞明执操，其丈夫女哉！

皇唐叶有六圣，再造八极，(1)镜照万方，(2)幽明咸熙，(3)天秩有礼。(4)自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贞女，采其名节尤彰，可激清颓俗者。皆扫地而祠之。(5)兰蒸椒浆，(6)岁祀罔缺。而兹邑贞义女，光灵翳然，埋冥古远，琬琰不刻，(7)岂前修博达者为邦之意乎？(8)

(1)六圣，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也。再造八极，谓玄宗平韦氏之难而天下复定也。

(2)《楚辞·九思》：“三光朗兮镜万方。”

(3)《书·尧典》：“庶绩咸熙。”孔安国《传》：“咸，皆也，熙，广也。”

(4)《皋陶谟》：“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正义》云：“天次序爵命，使有礼法，谓使贱事贵、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人君当顺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礼，以敌人君为政，当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礼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

(5)《唐会要》：天宝七载五月十五日诏：上古之君，存诸氏号，虽事先书契，而道著皇王，缅怀厥功，宁王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于京城内共置一庙，仍与三皇五帝庙相近，以时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乐，请准三皇五帝庙，以春秋二时享祭。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庙享祭，仍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二人配享。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粢盛、蔬饌、时果、酒脯，洁诚置祭。其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殷相传说等忠臣十六人，吴太伯等义士八人，周太王妃太姜等孝妇七人，周宣王齐姜等烈女十四人，并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准前致祭。《礼记》：“至敬不坛，扫地而祭。”

(6)《楚辞》：“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王逸注，“蕙肴，以蕙草蒸肉也。椒浆，以椒置浆中也。”

(7)司马相如《上林赋》：“鼂采琬琰。”颜师古曰：“琬琰，美玉也。”

琬琰不刻，谓未刊立碑石。

(8)《楚辞》：“蹇吾法夫前修兮。”吕向注：“前修，谓前代修习道德之人。”《后汉书·刘恺传》：“景化前修，有伯夷之节。”章怀太子注：“前修，前贤也。”《汉书》：“陈汤少好书，博达善属文。”

贞义女者，溧阳黄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阳，史阙书之。岁三十，弗移天于人，(1)清英洁白，事母纯孝。手柔荑而不龟，(2)身击漂以自业。

(1)移天，谓嫁也。见六卷《去妇词》注。

(2)《侍·国风》：“手如柔荑。”《毛传》曰：“如荑之新生也。”《庄子》：“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以泝澼絖为事。”陆德明《音释》：“龟手，司马云：文拆如龟文也。”又云：“如龟挛缩也。”李云：“泝澼絖者，击漂子水上。”

当楚平王时，平王虐忠助谗，苛虐厥政。芟于尚，斩于奢，(1)血流于朝，赤族伍氏。(2)怨毒于人，何其深哉！

(1)《史记》：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曰伍奢，兄曰伍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无忌不忠于太子，日夜言太子短于王曰：“自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且欲入为乱。”平王乃召伍奢考问之，伍奢知无忌谗太子，因曰：“王奈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无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见禽。”于是平王怒，囚伍奢。无忌曰：“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王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去则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谓员：“可去，汝能报杀父之仇，我将归死。”尚既就执，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员遂亡。伍尚至楚，楚并杀奢与尚也。

(2)扬雄《解嘲》：“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颜师古注：“见诛杀者必流血，故云赤族。”李善注：“赤，谓诛灭也。”《海录碎事》：古人谓空尽无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称其家赤贫是也。赤族，言尽杀无类也。《汉书注》以为流血丹其族，大谬。

子胥始东奔勾吴，(1)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2)伤弓于飞。逼迫于昭关，(3)匍匐于濑渚。舍车而徒，(4)告穷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壶浆，全人自沉，形与口灭。卓绝千古，声凌浮云。激节必报之仇，雪诚无疑之地。难乎哉！

(1)《汉书》：太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勾吴。颜师古注：“勾，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於越’也。”

(2)《庄子》：“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

(3)《史记》：伍胥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独身步走，几不得脱。《索隐》云：昭关，其关在西江，乃吴、楚之境。《江南通志》，昭关，

在和州含山县小岷西，伍子胥自楚奔吴过此。

(4)《周易·贲卦》：“贲其趾，舍车而徒。”

昔如曹娥潜波，理贯于孝道；(1)聂姊殒肆，概动于天伦。(2)兽姑弃子，以却三军之众；(3)漂母进饭，没受千金之恩。(4)方之于此，彼或易耳。

(1)《会稽典录》：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迎伍君神，泝涛而上，为水所掩，不得其尸。娥年十四，号慕思盱，乃投瓜于江，祝其父尸曰：“父在，此瓜当沉。”旬有七日，瓜偶沉，遂自投于江而死。县令度尚悲怜其意，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礼为之作碑。

(2)《史记》：聂政刺杀侠累，因白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韩取聂政尸暴于市，购问莫知谁子。于是韩购悬之，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姐荣闻人有刺杀韩相者，贼不得，国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悬之千金，乃于邑曰：“其是吾弟欤？”立起，如韩，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极哀，曰：“是轶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王悬购其姓名千金，夫人不闻欤？何敢来识之也？”荣应之曰：“闻之。然政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奈何畏没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

(3)《列女传》：鲁义姑姐者，鲁野之妇人也。齐攻鲁至郊，望见一妇人，抱一儿携一儿而行。军且及之，弃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山。儿随而啼，妇人遂行，不顾。齐将乃追之，问所抱者谁也，所弃者谁也。对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弃者妾之子也。见军之至，力不能两护，故弃妾之子。”齐将曰：“子之于母，其亲爱也，痛甚于心，今释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妇人曰：“己之子，私爱也。兄之子。公义也。夫背公义而向私爱，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全，则鲁君不吾畜，大夫不吾养，庶民国人不吾与也。夫如是，则胁肩无所容，而累足无所履也。子虽痛乎，独谓义何！故忍弃子而行义；不能无义而视鲁国。”于是齐将按兵而止，使人言于齐君曰：“鲁未可伐也。乃至于境，山泽之妇人耳，犹知持节行义，不以私害公，而况于朝臣士大夫乎？请还。”齐君许之。鲁君闻之，赐妇人束帛百端，号曰义姑姐。

(4)漂母事，见六卷注。

卒使伍君开张阖闾，(1)倾荡郢、鄂。(2)吴师鞭尸于楚国，申胥泣血于秦庭。(3)我亡尔存，亦各壮志。张英风于古今，(4)雪大愤于天地。微此女之力，(5)虽云为之士，焉能咆哮烜赫，施于后世也。

(1)开张阖闾，谓开大吴君之霸业。

(2)郢，楚之别都，唐时为襄州之宜城县。鄂，楚之正都，唐时为荆州之江陵县。二地相去约二百五十里。

(3)《史记》：伍员与申包胥为交，员之亡也，谓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于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许，包胥立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曰：“楚虽无道，有臣

若是，可无存乎？”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

(4)《北山移文》：“张英风于海甸。”

(5)《韵会》：“微，非也。”

望其溺所，怆然低回而不能去。每风号吴天，月苦荆水，(1)响像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2)而刻石无主，哀哉！

(1)荆水，荆溪也。《溧阳县志》：溧水在县西北，一名濑水，上承丹阳湖，东流为宜兴县之荆溪，下注于太湖，旧名永阳江，又曰中江。

(2)《吴越春秋》：子胥既破楚，过溧阳濑水之上，乃长叹息曰：“吾尝饥于此，乞食于一女子，女子饲我，遂投水而亡。将欲报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顷，一老姬行哭而来，人问曰：“何哭之悲？”姬曰：“吾有女子，守志三十不嫁，往年击绵于此，遇一穷途君子，而辄饭之，恐事泄，自投于濑水。今闻伍君来，不得其偿，自伤虚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报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老姬遂取金而归。

《一统志》：投金濑，在溧阳县西北四十里。

邑宰荥阳郑公名晏，(1)家康成之学，(2)世子产之才。(3)琴清心闲，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风窦嘉宾、县尉广平宋陟、丹阳李济、南郡陈然、清河张昭，(4)皆有卿才霸略，(5)同事相协，(6)缅纪英淑，勒铭道周，(7)虽陵颓海竭，文或不死。

(1)按：唐时荥阳郡，即郑州，属河南道。扶风郡，即岐州，属关内道。广平郡，即洛州，属河北道。丹阳郡，即润州，属江南东道。南郡，即荆州，属山南东道。清河郡，即贝州，属河北道。皆诸人之族望，故冠于姓名之上，而实非产于其地者也，犹之太白生于蜀而自称陇西李白，退之生于南阳而自称昌黎韩愈耳。

(2)《后汉书》：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

(3)《史记》：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

(4)唐时，上县置尉二人，而此之列名者四人，岂一时之制稍有增益与？

(5)《左传》：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才也。《华阳国志》：陈登曰：“雄姿杰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刘玄德。”骆宾王诗：“霸略今何在，王宫尚岿然。”

(6)《书·洪范》：“相协厥居。”孔颖达《正义》：“相，助也。协，和也。”

(7)《广韵》：“缅，远也。”“勒，刻也”。《诗·国风》：“有林之杜，主于道周。”《毛传》曰：“周，曲也。”

其辞曰：

粲粲贞女，(1)孤生寒门。上无所天，(2)下报母恩。春风三十，花落无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索彼潺湲。(3)求思不可，(4)秉节而存。伍胥东奔，乞食于此。女分壶浆，灭口而死。(5)声动列国，义形壮士。入

郢鞭尸，还吴雪耻。投金濑汜，报德称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1)粲粲，美洁貌。

(2)上无所天，言无父无夫也。详六卷注。

(3)《广韵》：“潺湲，水流貌。”

(4)《诗·国风》：“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5)《史记》：李园阴养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

## 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 德政碑并序

《唐书·地理志》，鄂州江夏郡隶江南西道。胡三省《通鉴注》：鄂州，春秋夏汭之地。《江夏记》云：一名夏口，一名鲁口。吴始筑郡城。晋未始立鄂州。隋平陈，改为鄂州，因鄂渚为名。

太虚既张，(1)惟天之长。所以白帝真人，当高秋八月五日，降西方之金精，采天长为名，将传之无穷，纪圣诞之节也。(2)

(1)孙绰《游天台山赋》：“太虚辽廓而无阂”。李善注：“太虚，天也。”

(2)《玉海》：《实录》：玄宗以垂拱元年八月五日生於东都。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宴百僚于花萼楼下，左相乾曜、右相说上表曰：“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汤本玄鸟之命。陛下二气合神，九龙浴圣，月惟仲秋，日在端五，长星不见之夜，祥光照室之朝，请以为千秋节。著之甲令，布之天下，咸令宴乐。”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缓带，士庶以结丝承露囊相遗问，村社作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天宝七载八月己亥，改为天长节。

我高祖创业，太宗成之，三后继统，(1)王猷如一。(2)大盗间起，(3)开元中兴，力倍造化，功包天地。不然，何能遏牺、农之颓波，返淳朴于太古。虽轩后至道，由闻蚩尤之师；(4)今网漏吞舟，(5)而胡夷起于毂下。(6)

(1)三后，谓高宗、中宗、睿宗。

(2)张协《七命》：“王猷四塞，函夏谧静。”李善注：“《毛诗》曰：‘王犹允塞。’犹，与猷同。”张铣注：“猷，道也。”

(3)大盗，指韦、武诸贼臣，以其谋危宗社，故曰大盗。

(4)《史记·五帝纪》：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

(5)《酷吏传》：“漏网于吞舟之鱼。”

(6)司马相如《谏猎书》：“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转也。”李善《文选注》：“胡广《汉官解故注》曰：毂下，喻在辇毂之下，京城之中也。”

光天文武孝感皇帝，(1)越在明两，总戎扶风。(2)正帝车于北斗，(3)拯横流于鲸口；(4)回日辔于西山，(5)拂蒙尘于帝颜。(6)呼吸而收两京，烜赫而安六合。历历辟而罕匹，(7)顾将来而无俦。太阳重轮，合耀并出。宇宙翕变，草木增荣。一麾而静妖氛，(8)成功不处；五让而传剑玺，(9)德冠乐推。

(1)《旧唐书》：至德三载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册皇帝尊号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上以徽号中有“大圣”二字，上表固让，不允。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上御含元殿，受尊号曰“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

(2)越与奥通，发语声。明两，见二十二卷注。总戎扶风，见十一卷注。

(3)《甘氏星经》：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亦谓帝车。第一名天枢，

第二名璇，第三名玑，第四名权，第五名衡，第六名闾阳，第七名瑶光。

(4)横流，见十一卷注。沈佺期诗：“魂魄游鬼门，骸骨遗鲸口。”

(5)庾信歌：“回日辔，动天关。”

(6)《左传》：“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问官守。”

(7)班固《典引》：“德臣列辟，功君百王。”章怀太子注：“列辟，谓古之帝王也。”

(8)任昉《宣德皇后令》：“白羽一麾，黄鸟底定。”李善注：“《鬻子》曰：武王率兵车以伐纣，纣虎旅百万，陈于商郊，起自黄鸟，至于赤斧，三军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纣军反走。”

(9)《汉书》：袁盎曰：“陛下至代邸，西向让天子者三，南向让天子者再。夫许由一让，陛下五以天下让，过许由四矣。”传剑玺，见十一卷注。肃宗克定两京，迎上皇还京，请归东宫，乃涕泣受传国玺，详见十一卷注。”

於戏！昔尧及舜、禹，皆无圣子，(1)审历数去己，(2)终大宝假人，(3)饰让以成千载之美，未若以文明鸿业，(4)授之元良，(5)与天同休，相统亿祀。则我唐至公而无私，越三圣而殊轨。(6)腾万人之喜气，烂八极之祥云。(7)上皇思汾阳而高蹈，(8)解负重于吾君。(9)能事斯毕，与人更始。(10)

(1)尧、舜无圣子，文乃兼禹言之，误也。

(2)《书·大禹谟》：“天之历数在汝躬。”蔡氏《集传》：“历数者，帝王相继之次第，犹岁时节气之先后。”

(3)《周易》：圣人之大宝曰“位”。

(4)鸿业，大业也。《后汉书》：“皇帝幼冲。承统鸿业。”

(5)《礼记》：“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

(6)《汉书·曹褒传》：“三五步骤，优劣殊轨。”

(7)《尚书大传》：“卿云烂兮，糺漫漫兮。”

(8)《庄子》：“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

(9)《淮南子》：“尧举天下而传之于舜，若解重负。然非直辞让，诚无以为也。”

(10)《汉书》：夫赦令者，将与天下更始。《后汉书》：荡涤宿恶，与人更始。

乃展祀郊庙，(1)望秩山川。(2)方掩骼于河、洛，(3)吊人于幽、燕。但诛元凶，(4)不问小罪。噫大块之气，(5)歌炎汉之风。(6)云滂洋，雨汪。(7)澡渥泽，(8)除瑕纇。削平国步，(9)改号乾元。至矣哉！其雄图景命，(10)有如此者。

(1)《韵会》：“展，诚也。”

(2)《书·舜典》：“望秩于山川。”孔氏《传》：“诸侯境内，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谓五岳牲礼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余视伯子男。”蔡氏《集传》：“望而祭之，故曰望。秩者，其牲币祝号之次第。”

(3)《吕氏春秋》：“掩骼羸骸。”高诱注：“白骨曰骼。”

(4)《宋书》：“志泉元凶，少雪仇耻。”

(5)《庄子》：“大块嗜气，其名为风。”

(6)汉高祖《大风歌》，见二十卷注。

(7)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文》：“威武纷坛，湛恩汪。”颜师古注：“汪，深广也。”

(8)王僧孺《谢除吏部郎启》：“自遇休明，多逢渥泽。”

(9)《诗·大雅》：“国步斯频。”《集传》曰：“步，犹运也。”(10)江淹《恨赋》：“雄图既溢，武力未毕。”《诗·大雅》：“君子万年，景命有仆”。

我邦伯韦公，大彭之洪胤，(1)扶阳之贵族。雄略迈古，(2)高文变风。运当一贤，(3)才堪三事。(4)历职剖劄，能声旁流。振绣而白笔棱冠，(5)分符而彤襜入境。(6)曩者永王以天人授钺，东巡无名。(7)利剑承喉以胁从，壮心坚守而不动。房陵之俗，(8)安于太山；(9)休奕列郡，去若始至。帝召岐下，(10)深嘉直诚。

(1)邦伯，谓刺史。见六卷注。《唐书》：韦氏出自风姓，颛顼孙大彭为夏诸侯，少康之世封其别孙元哲于豕韦，其地滑州韦城是也。豕台、大彭迭为商伯，周赧王时始失国，徙居彭城，以国为氏。韦伯遐二十四世孙孟为汉楚王傅，去位徙居鲁国邹县。孟四世孙贤，汉丞相，扶阳节侯，又徙京兆杜陵。《晋书·乐志》：“载德奕世，垂庆洪胤。”

(2)《后汉书》：荀彧闻曹操有雄略。

(3)甄鸾《笑道论》：《文始传》云：“五百年一贤，千年一圣。”

(4)三事，三公也。见十九卷注。

(5)绣衣、白笔，御史事，见十一卷注。

(6)分符、彤襜，刺史事。分符，谓郡守得分虎符、竹使符，详五卷注。彤襜，见十四卷注。

(7)天人，见五卷注。薛道衡《高祖文皇帝颂》：“授钺天人，豁然清荡。”永王东巡事，详后三十卷注。《艺文类聚》：挚虞《新礼仪》曰：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钺于朝堂。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唐六典》：凡大将出征，皆告庙授斧钺。

(8)《唐书·地理志》，山南东道有房州房陵郡。

(9)《汉书》：易于反掌，安于泰山。

(10)岐下，岐山之下，唐时为岐州扶风郡，肃宗时改称凤翔郡，未复京师以前，驻蹕其地者凡八月。

移镇夏口，(1)救时艰也。慎厥职，康乃人。减兵归农，除害息暴。大水灭郭，洪霖注川。(2)人见忧于鱼鳖，(3)岸不辨于牛马。(4)公乃抗辞正色，言于城隍曰：(5)“若三日雨不歇，吾当代乔木，(6)焚清祠。”精心感动，其应如响。无何，中使衔命，遍祈名山，(7)广征牲牢，骤欲致祭。公又叮衡而称曰：(8)“今主上明圣，怀于百灵，(9)此淫昏之鬼，(10)不载祀典，若烦国礼，是荒巫风。”(11)其秉心达识，皆此类也。物不知化，如登春台。(12)

(1)杜氏《通典》：鄂州，吴时常为重镇，历代亦为兵冲。其地亦曰夏口，亦曰鲁口。

(2)曹毗《霖雨诗》：“洪霖弥旬日，翳翳四区昏。”

(3)刘勰《新论》：禹为匹夫，未有功名，尧深知之，使治水焉。使百川东注于海，西被于流沙，生人免为鱼鳖之患。

(4)《庄子》：“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诸涯之间，不辨牛马。”

(5)按“城隍之祀，莫详所自。芜湖城隍，相传建于吴赤乌二年，则其来久矣。《南史》：梁邵陵王纶祭城隍神。《北史》：慕容俨镇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一所，号城隍神。唐李阳冰《缙云县城隍神记》：城隍神，祀典无之，惟吴越有尔。风俗，水旱疾疫必禱焉。《太平广记》：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陆游云：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今世尤谨，守令谒见，仪在他神祠上，社稷虽尊，特以令式从事，至祈禳报赛，独城隍而已。

(6)《诗·国风》：“南有乔木。”《毛传》曰：“乔，上竦也。”

(7)《唐书》：肃宗尝不豫，太卜建言，崇在山川。王屿遣女巫乘传，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护领。此文所云“中使衔命，遍祈名山”，即其事也。

(8)《汉书》：“盱衡厉色。”孟康注：“眉上曰衡。盱衡，举目扬眉也。”左恩《魏都赋》：“有睟其容，乃盱衡而浩。”刘渊林注：“盱衡，举眉大视也。”

(9)班固《东都赋》：“礼神祇，怀百灵。”

(10)《左传》：“又用诸淫昏之鬼。”

(11)《书·伊训》：“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

(12)《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河上公注：“春，阴阳交通，万物咸动，登台观之，意志淫淫然也。”

有若江夏县令薛公，(1)揖四豪之风，(2)当百里之寄。干蛊有立，(3)含章可贞。(4)遵之典礼，恤疲于和乐，政其成也，臻于小康。(5)

(1)江夏县，鄂州附郭之县。

(2)四豪，见十二卷注。

(3)《易·蛊卦》：“初六，于父之蛊。”

(4)《坤卦》：“六三，含章可贞。”孔颖达《正义》云：“六三，处下卦之极，既居阴极，能自降退，不为事始。惟内含章美之道，待命乃行，可以得正。故曰‘含章可贞。’”

(5)《诗·大雅》：“迨可小康。”

中京重睹于汉仪，(1)列郡还闻于舜乐。选鄂之胜，(2)帐于东门。乃登囟歌，击土鼓，(3)把蓐收，(4)迎田祖。(5)招摇回而大火乃落，(6)闾阖启而凉风始归。(7)筮竿和籥之音，象星辰而迭奏；(8)吴、楚、巴、渝之曲，各土风而备陈。(9)礼容有穆，簪窃列序。(10)罗衣蛾眉，立乎玳筵之上；(11)班剑虎士，(12)森乎翠幕之前。(13)千变百戏，分曹贾勇。(14)藟子跳剑，(15)迭跃流星之辉；都卢寻撞，(16)倒挂浮云之影。百川绕郡，落天镜于江城；四山入牖，照霜空之海色。献觞醉于晚景，舞袖纷于广庭。

(1)《唐书·地理志》，上都初曰京城，天宝元年曰西京，至德二载曰中

京，上元二年复曰西京。

(2)选鄂之胜，选择鄂城名胜之区也。

(3)《周礼·籥章》：“掌土鼓豳籥，凡国祈年于田祖，歆《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竣。”郑康成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田祖，始耕田者，谓神农也。《豳雅》，《七月》也。《七月》有“于耜”，“举趾”、“饁彼南亩”之事，是以亦歌其类。谓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

(4)蓐收，司秋令之神。见二卷注。

(5)《诗·小雅》：“琴瑟击鼓，以御田祖。”《毛传》曰：“田祖，先啬也。”《正义》曰：《郊特牲》注云：先啬若神农。《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谓神农是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谓之田祖。先为稼墙，谓之先啬。神其农业，谓之神农。名殊而实同也。

(6)郑康成《礼记注》：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义》曰：招摇，北斗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从十二月建而指之，则四方宿不差。大火，心里也。见五卷注。

(7)闾阖，西极之门。见十九卷注。《礼·月令》：孟秋之月，凉风至。

(8)《荀子》：“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萧管箛似垦辰日月，鼗祝拊壘控犒似万物。”《隋书》：匏之蜀，一曰座，一曰竿，并女蜗之所作也。星列管十九千匏内，施簧而吹之。竿大三十六管。《风俗通》：大笙谓之巢，小笙谓之和。郭璞《尔雅注》：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广雅》云七孔。

(9)《汉书·乐志》：巴、俞鼓员三十六人。颜师古注：巴，巴人也。俞，俞人也。当高祖初为汉王，得巴、俞人，并捷善斗，与之定三秦，灭楚、因存其武乐。巴、俞之乐，因此始也。巴即今之巴州，俞即今之渝州，各其本地。《晋书》：汉高祖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因率賫人以从帝为前锋，及定秦中，封因为阆中侯，复賫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

(10)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阵容有穆，宾仪式序。”

(11)刘桢《瓜赋》：“布象牙之席，薰馱娼之筵。”

(12)班剑，按《文选注》李善曰：《晋公卿礼秩》曰：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给虎贲二十人，持班剑焉。《汉官仪》曰：“班剑青，以虎皮饰之。”李国翰曰：“班剑，木剑无刃，假作剑形，画之以文，故曰‘班’也。”《文献通考》：班剑，本汉朝服带剑，晋易以木，谓之象剑，取装饰斑斓之义，此一说也。又《文选注》：刘良曰：班剑，谓执剑而从行者也。吕向曰：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剑以为仪仗也。胡三省《通鉴注》：班剑，持剑为班，立在车前也。又曰：班，列也。持剑成列，夹道而行也。以班力行列之义，又一说也。未知孰是。虎士，见八卷注。

(13)潘岳《籍田赋》：“翠幕默以云布。”

(14)分曹，分为二曹以较优劣。贾勇，争先炫耀其技，与《左传》贾勇之义微异。

(15)《列子》：未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见其伎。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趋并驰，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元君大惊，立赐金帛。《音释》所谓兰子以技妄游者也。《旧唐书》：梁有长跷伎、擲倒伎、跳剑伎、吞剑伎，今并存。

(16)张衡《西京赋》：“都卢寻橦。”《汉书》：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详见一卷《大猎赋》注。《初学记》：寻橦，今之缘竿。《文献通考》：缘橦之技众矣，汉武帝时谓之都卢。都卢，国名，其人体轻而善缘也。

鹤发之叟，(1)雁序而进曰：(2)恭闻天子无戏言，(3)恐转公以大用。老父不畏死，原留公以上闻。悦坐棠而呛风，(4)庶刻石以宾美。

(1)庾信《竹杖赋》：“鹤发鸡皮，蓬头历齿。”

(2)雁序，犹雁行。雁之飞也，若有行列，先后之序，不相紊乱。

(3)《史记》：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

(4)《风俗通》：召公当农桑之时，重为所烦劳，不舍乡亭，止于棠树之下，听讼决狱，百姓各得其所，寿百九十余乃卒。后人思其德美，爱其树而不敢代，《诗·甘棠》之所作也。《隋书·王贞传调坐棠听讼事，绝咏歌。

白观乐入楚，(1)闻韶在齐，(2)采诸行谣，遂作颂曰：

(1)《左传》：“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

(2)《说苑》：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挈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韶乐方作。”孔子至彼，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鄂州，本楚国之地，故曰“入楚”。因入楚而观乐，亲见其美，犹之在齐而“闻韶”。二句乃流水对法，或疑“入楚，’为误者，非也。

爽朗太白，(1)雄光下射。峥嵘金天，华岳旁连。(2)降精腾气，赫矣昭然。诞圣五日，垂休万年。孽胡挺灾，(3)大人有作。雷霆发扬，橈枪乃落。(4)九服交泰，(5)五云索薄。(6)扫雪屯蒙，洗清寥廓。(7)轩后访道，来登峨嵋。(8)上皇西去，异代同时。六龙转驾，(9)两耀回规。重遭唐主，更睹汉仪。(10)肃肃韦公，大邦之翰严。(11)秀骨岳立，(12)英谋电断。(13)宣风树声，(14)远威逆乱。不长不极，(15)乐奏争观。丸剑挥霍，(16)鱼龙屈盘。(17)东回舞袖，西笑长安。(18)颂声载路，(19)丰碑是刊。(20)

(1)《史记·正义》：《天官占》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上公、大将军之象也。径一百里。太白，即金星也，附日而行，或行在日之先，或行在日之后，虽无定所，而总之日行一度。其光芒所射，五星之中，惟太白最为明朗。

(2)金天，见三卷注。华岳，见七卷注。

(3)《韵会》：《说文》、《方言》：楚部谓取物而逆曰挺，一曰揉也。《增韵》：“引也。”

(4)《尔雅》：“慧星为橈枪。”

(5)《周礼》：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一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周易》：天地交泰。

(6)五云，见七卷注。

(7)屯蒙，见十一卷注。寥廓，见一卷注。

(8)《抱朴子》：昔黄帝到峨嵋山，见天真皇人于玉堂，请问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复欲求长生，不亦贪乎？”

(9)六龙，见八卷注。

(10)复见汉官威仪，见十一卷注。

(11)《诗·大雅》：“大邦维屏，大宗维翰。”又曰：“维申及甫，维周之翰。”《毛传》曰：“翰，干也。”《郑笺》曰：“为周桡干之臣。”

(12)陆机诗：“吴实龙飞，刘亦岳立。”

(13)《周书》：“英谋电发，神旋风驰。”孙楚《白起赞》：“神机电断，气济师然。”

(14)《宋书》：树声列藩，宣风铉德。

(15)《礼记》：敖不可长，乐不可极。

(16)张衡《西京赋》：“跳丸剑之挥霍。”薛综注：“挥霍，谓九剑之形也。”张铣注：“跳，弄也。丸，铃也。挥霍，铃剑上下貌。”

(17)《汉书》：“作已俞都卢、海中肠极、曼衍鱼龙、角抵之戏。”颜师古注：“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激水，作雾障日。毕，化为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赋》云“海鳞变而成龙”，即为此色也。

(18)西笑长安，见十二卷注。

(19)《诗·大雅》：“厥声载路。”《集传》曰：“载，满也。”

(20)徐陵《孝义寺碑》：“谨勒丰碑，陈其舞咏。”

## 比干碑

《唐文粹》载李翰所作《殷太师比干碑》，即此篇也。虽文句之间略有不同，然异者只八十余字而已。按《唐书·李翰传》：翰擢进士第，调卫尉。天宝末，房琯、韦陟俱荐为史官，宰相不肯拟。与此文所云“天宝十祀，余尉于卫”，极为吻合。疑是太白代翰起草，而翰窜改数字以上石者欤？或谓翰亦以文鸣，似无情人代笔之理，不知一行作吏，簿书鞅掌之不遑，代言视草，势所不免。如李卫公《一品集序》，郑亚所作，亦命李义山起草，而自加更定者也。又何疑于翰焉？第其文质实疏达，与集中诸作，另成一格，恐实出自翰手。后之编辑者，或误以李翰为李翰林，遂尔采入集中那？眼者必能辨之。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内，明君臣之义。贞观十九年征岛夷，(1)师次殷墟，(2)乃诏赠少师比干为太师，溢曰忠烈公。(3)遣大臣持节吊祭，申命郡县封墓、葺祠、置守冢，以少牢时享，(4)著于甲令，(5)刻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述其志。

(1)岛夷，其地在东海之滨，故曰岛夷。

(2)《左传》：“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杜预注：“殷墟，朝歌也。”

(3)《册府元龟》：贞观十九年二月庚戌，舆驾发洛阳，丁巳诏曰：“昔望诸列国之相，汉主尚求其后；夷吾霸者之臣，魏君犹礼其墓。况正直之道，迈青松而孤绝；忠勇之操，掩白玉而振彩者哉。殷故少师比干，贞一表德，邻几成性，以明允之量，属无妄之辰。玉马遽驰，愍其邦之珍瘁；宝衣将燎，惜其君之覆亡。其义不回，怀忠蹈节。谗言才发，轻百龄之命；淫刑既逞，碎七尺之躯。虽复周王封墓，莫救焚如之祸；孔圣称仁，宁追剖心之痛。朕自赵、魏，问罪辽碣，途经麦秀之墟，缅怀桑梓之地。驻蹕而瞻荒陇，愿以为臣；抚躬而想幽泉，思闻其谏。岂可使慎终之义，久阙于往册；易名之典，无闻于后代。宜锡宠命，以展宿心。可追赠太师，溢曰忠烈。所司崇其墓而葺其祠，州县春秋二时祀以少牢，给随近五户，以供洒扫。”帝自为文以祭之。

(4)郑康成《仪礼注》：礼将祭祀，必先择牲，系于牢而刍之，羊豕曰少牢。

(5)《汉书·吴芮传》：“著于甲令而称忠也。”颜师古注：“甲者，令篇之次也。”又《叙传》：“至于甲令，民用宁康。”

昔商王受毒痛于四海，(1)悖于三正，(2)肆厥淫虐，下罔敢净。于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独死之。(3)

(1)《书·泰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又云：“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孔安国《传》：“痛，病也。”

(2)《史记》：“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裴驷注：“马融曰：动逆天地人也。”

(3)《史记》：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

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

非夫捐生之难，处死之难。故不可死而死，是轻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曰叔父，(1)亲其至焉；国之元臣，位莫崇焉。亲不可以观其危，昵不可以忘其祖。则我臣之业，将坠于泉；商王之命，将绝于天。(2)整扶其颠，遂谏而死。剖心非痛，亡殷为痛。公之忠烈，其若是焉。

(1)《楚辞章句》：“比干，纣之诸父也。”

(2)《书·泰誓》：“自绝于天，结怨于民。”

故能独立危邦，横抗兴运。周武以三分之业，(1)有诸侯之师。实其十乱之谋，(2)总其一心之众。(3)当公之存也，乃俄彼西土；(4)及公之丧也，乃观乎孟津。(5)公存而殷存，公丧而殷丧。兴亡两系，岂不重与！

(1)《史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

(2)十乱，见二十六卷注。

(3)《书·泰誓》：“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孔安国《传》：“三千一心，言同欲也。”

(4)又《泰誓》：“西土有众，咸听朕言。”孔安国《传》：“武王在西，故称西土。”

(5)《史记》：武王渡河，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孔安国《尚书传》：武王三年服毕，观兵孟津，以卜诸侯伐纣之心。

且圣人立教，惩恶劝善而已矣。人伦大统，父子君臣而已矣。少师存则垂其统，歿则垂其教。奋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惧，佞者惭，义者思，忠者劝。其为戒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称殷有三仁，是岂无微旨。尝敢颐之曰：存其身，存其宗，亦仁矣；存其名，存其祀，亦仁矣；亡其身，图其国，亦仁矣。若进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将奔走之；褒生者，贬死者，宴安之人将置力焉。故同归诸仁，各顺其志，殊涂而一揆，异行而齐致。俾后人优柔而自得焉，(1)盖《春秋》微婉之义。(2)

(1)杜预《春秋左传序》：“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得之；饜而饫之，使自趋之。”

(2)《左传》：“《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杜预注，“文微而义著，辞婉而旨别。”

必将建皇极，(1)立彝伦，(2)辟在三之门，(3)垂不二之训，(4)以明知于世。则夫人臣者，既移孝于亲，而致之于君。焉有闻亲失而不诤，亲危而不救，从容安地而自得，甚哉不然矣！

(1)《书·洪范》：“建用皇极。”孔安国《传》：“皇，大也。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正义》云：“施政教，治下民，当使大得其中，无有邪僻也。”

(2)又曰：“彝伦攸叙。”《集传》曰：“彝，常；伦，理也。所谓‘秉彝人伦’也。”

(3)《国语》：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韦昭曰：三，君、父、师也。如一，服勤至死也，《抱朴子》：民生在三，奉之如一。

(4)《史记》：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

夫孝于其亲，人之亲皆欲其子；忠于其主，人之主皆欲其臣。故历代帝王，皆欲精显。周武下车而封其墓，(1)魏武南迁而创其祠。(2)我太宗有天下，湮百神，(2)盛其礼。追赠太师，谥曰忠烈。申命郡县，封坟葺祠，置守冢五家，以少牢时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放戏！哀伤列辟，(4)主君封德，正与神明，秩视郡王。身灭而荣益大，世绝而祀愈长。然后知忠烈之道，激天感人深矣。

(1)《礼记》：武王克殷反商，下车封王子比干之墓。郑康成注：积土为封，封比干墓，崇贤也。《史记》：命闾天封比干之墓。《正义》曰：封，谓益其土及画疆界。《括地志》云：比干墓在卫州汲县北十里二百五十步。

《水经注》：牧野有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铭题隶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记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谁所志也。太和中，高祖孝文皇帝南巡，亲幸其坟而加吊焉，刊石树碑，列于墓隧。《墨庄漫录》：比干墓，在卫州西山，去城数十里，有汉、唐以来碑刻甚多，墓周围数里，生异木，樱结不可入。

(2)《河南通志》：殷太师庙，在卫辉府城北十五里，祀殷太师比干，魏文帝建。唐贞观中修葺。《北史》：魏孝文迁洛，路由朝歌，见殷比干墓，怆然悼怀，为文以吊之。据二书所云，乃魏文帝也。文言“魏武”，恐误。

(3)韦氏《国语解》：法祀曰燔。

(4)列辟，见前篇注。

天宝十祀，余尉于卫，拜首祠堂，魄感精动。而庙在邻邑，(1)官非式闾。(2)斫石铭表，以志丕烈。

(1)翰官于卫县、而比干庙在汲县，故曰邻邑。

(2)《周书》：“式商容闾。”孔颖达《正义》：“式者，车上之横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则俯而飞凭式，遂以式为敬名。”《说文》云：“闾，族居里门也。”武王过其闾而式之。言此内有贤人，式之礼贤也。

铭曰：

靡躯非仁，(1)蹈难非智。死于其死，然后为义。忠无二躯，烈有余气。正直聪明，至今猛视。咨尔来代，为臣不易。

(1)卢谿《赠刘琨诗序》：“意气之间，靡躯不悔。”李善注：“《说文》曰：靡，烂也。”“靡”与“糜”古字通。东方朔《七谏》：“子胥谏而靡

軀兮。”

## 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

《新唐书·韩愈传》：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则韩君乃昌黎公之父也。

仲尼，大圣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则；(1)子贱，大贤也，宰单父，人至于今而思之。(2)乃知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其或继之者，得非韩君乎！

(1)《史记》：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

(2)《家语》：孔子弟子有宓子贱者，仕于鲁，为单父宰，得行其政，于是单父治焉。躬敦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信，百姓化之。

君名仲卿，南阳人也。(1)昔延陵知晋国之政，必分于韩。(2)献子虽不能遏屠岸之诛，存孤嗣赵，(3)太史公称天下阴德也。其贤才罗生，列侯十世，(4)不亦宜哉！

(1)南阳郡，即邓州也，唐时蜀山南东道。

(2)《新唐书》：韩氏出自姬姓，晋穆侯少子曲沃桓叔成师生武子万，食采韩原，生定伯，定伯生子舆，子舆生献子厥，从封，遂为韩氏。《史记·晋世家》：吴延陵季子来使，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

(3)又《韩世家》：晋景公之三年，司寇屠岸贾将作乱，诛灵公之贼赵盾。盾已死矣，欲诛其子赵朔，韩厥止贾，贾不听。厥告赵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绝赵祀，死不恨矣。”韩厥许之。及贾诛赵氏，厥称疾不出。程婴、公孙杵臼之藏赵孤赵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晋作六卿，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献子。景公十七年，疾，卜大业之后不遂者为崇。韩厥称赵成季之功，今后无祀，以感景公。景公问曰：“尚有世乎？”厥于是言赵武，而复与故赵氏田邑，续赵氏祀。

(4)又太史公曰：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专也。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

琦按：全赵孤者韩献子厥也，延陵季子所称者韩宣子起也，今太白似作一人用，疑误。

七代祖茂，后魏尚书令、安定王。五代祖均，金部尚书。(1)曾祖峻，银青光禄大夫、雅州刺史。祖泰，曹州司马。考睿素，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长史。(2)分茅纳言，剖符佐郡，(3)奕叶明德，休有烈光。(4)君乃长史之元子也。(5)

(1)《北史》：韩茂，字元兴，安定安武人，为武贲郎将。录前后功，拜散骑常侍、殿中尚书，进爵安定公。文成践祚，拜尚书令，加侍中征南大将

军，卒赠安定王。长子备，袭爵安定公。备弟均，字天德，初为中散，赐爵范阳子，迁金部尚书。兄备卒，均袭爵安定公、征南大将军，历定、青、冀三州刺史，除大将军、广阿镇大将，加都督三州诸军事，复授定州刺史。《通典》：魏尚书有金部郎，其后历代多有之。北齐金部主才量尺度、内外诸库藏文帐。按此，则“钧”字是“均”字之误。但均乃茂之子，非茂之孙，与七代、五代之文不合。而《唐书·宰相世系表》亦以为茂生二子备、均。

(2)李翱《韩文公行状》：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马。祖浚素，皇任桂州长史。父仲卿，皇任秘书郎。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会祖睿素，为唐桂州长史，善化行于江岭之间。又《唐书》均生峻，峻生仁泰，仁泰生睿素。则疑文之误也。《唐书》之误又因此文之误而误欤？《唐书·百官志》：文散阶从三品曰银青光禄大夫，从五品下曰朝散大夫。雅州卢山郡属剑南道。曹州济阴郡属河南道。桂州始安郡属岭南道。

(3)分茅，见十五卷注。《汉书》：“龙作纳言，出入帝命。”应劭注：“纳言，如今尚书官，王之喉舌也。”《北堂书钞》：尚书，唐、虞官也。唐、虞曰纳言，周官为内史。《大唐新语》：尚书，古之纳言。潘岳《马汧督谏》：“剖符专城，纁青拖墨之司。”李善注：《东观汉纪》：韦彪上议曰：“二千石皆以选出京师，剖符典千里。”张铣注：“剖符，谓剖竹分符，犹今之印也。分茅，谓加王爵。纳言，谓为尚书。剖符，谓为刺史、长史。佐郡，谓为司马。”

(4)《诗·周颂》：“倬革有鹒，休有烈光。”

(5)《鲁颂》：“建尔元子，俾侯于鲁。”《毛传》曰：“元，首也。”

妣有吴钱氏，及长史即世，夫人早孀，弘圣善之规，(1)成名四子，文伯、孟轲二母之欤？(2)

(1)《诗·国风》：“母氏圣善。”

(2)《列女传》：鲁季敬姜者，鲁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博达知礼。穆伯先死，敬姜守养，文伯出学而还归，敬姜侧目而盼之。见其友上堂，从后阶降而却行，奉剑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为成人矣。敬姜召而数之曰：“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与游者，皆为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谢罪。于是乃择严师、贤友而事之，所与游处者皆黄髻倪齿也。文伯引衽攘卷而亲馈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谓敬姜备于教化。又曰：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孟子既学而归，孟母方绩，问曰：“学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机，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以广知，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无以离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织绩而食，中道废而不为，宁能衣其夫子，而长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虏役矣。”孟子惧，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谓孟母知为人母之道矣。

少卿当涂县丞，感慨重诺，死节于义。云卿文章冠世，(1)拜监察御史，(2)朝廷呼为子房。绅卿尉高邮，(3)才名振耀，幼负美誉。

(1)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叔父云卿，当肃宗、代宗朝，独为文章

冠。”李翱《韩君夫人韦氏墓志铭》：“礼部郎中云卿，好立义节，有大功于昭陵，其文章出于时，而官不甚高。”韩愈《科斗书后记》：“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天下之欲铭述其先功行，取信于来世者，咸归韩氏。”

(2)《昌黎集注》：韩云卿，上元辛丑特进试鸿胪卿，兼御史中丞，仕终礼部侍郎。《唐书·百官志》：御史台有监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

(3)韩愈《虢州司户韩府君墓志铭》：安定桓王五世孙睿素为桂州长史，化行南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绅卿，文而能言。尝为扬州录事参军，事故宰相崔圆。圆狎爱州民丁某，至顾省其家。后大衙会日，司录君趋以前，大言曰：“公与小民狎，至至其家，害于政。”圆惊谢曰：“录事言是，圆实过。”乃自署罚五十万钱。由是迁泾阳令，破豪家水碾，利名田顷凡百万。琦按：经文本颂韩公德政，而兼及其诸弟，盖因上文“成名四子”，而叙其事以实之也。又此文序其兄弟，少长名讳皆与《昌黎集》合，乃《唐书·宰相世系表》以睿素生七子，无少卿而有晋卿、季卿、子卿、升卿、与此大异。夫以欧阳公所修之史表，而与其家传不能无误缪，信史盖难言矣。唐时淮南道有高邮县，隶扬州广陵郡。

君自潞州铜鞮尉调补武昌令，(1)未下车，人惧之；既下车，人悦之。惠如春风，三月大化，奸吏束手，(2)豪宗侧目。(3)有纒玉者，三江之巨横(4)（此下似有缺文）。白额且去，清琴高张。(5)兼操刀永兴，(6)二邑同化。

(1)唐时河东道有铜鞮县，隶潞州上党郡。江南西道有武昌县、有永兴县，俱隶鄂州江夏郡。

(2)《吴录》：陆稠为广陵太守，奸吏敛手。广陵谚曰：“解结理烦，我国陆君”

(3)《后汉书·廉范传》：汉兴，以廉氏豪宗，自苦径徙焉。《史记》：郅都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4)纒玉，盖当时盗贼之名，为横于江上者。

(5)白额，虎也。见一卷注。清琴高张，用于贱事。见二十卷注。

(6)操刀，用于产事，见九卷注。

时凿齿磨牙于两京，(7)宋城易子而炊骨。(8)吴、楚转输，(9)苍生熬然。此邦晏如，(4)襁负云集。(5)居未二载，户口三倍，其初铜铁曾青，(6)未择地而出，太冶鼓铸，(7)如天降神。既烹且烁，数盈万亿，公私其赖之。官绝请托之求，吏无丝毫之犯。

(1)扬雄《长杨赋》：“昔有强秦，封豕其土，竊窳其民，凿齿之徒，相与磨牙而争之。”应劭曰：“《淮南子》云：尧之时，竊窳、封豨、凿齿皆为民害。”凿齿，齿长五尺，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贪婪，残食其民也。”此以喻禄山陷两京而肆暴也。

(2)《史记》：楚庄王围宋五月，城中食尽，易子而食，析骨而炊，按：春秋时宋国，在唐时为宋州睢阳郡。当至德二载三月，贼将尹子奇围睢阳，至五月始退去，七月复围睢阳，张巡、许远据城死守，至十月，救兵不至，城遂陷。先是，城中食尽，士卒食茶纸；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鼠雀又尽，括城中妇人食之，继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

谓“宋城易子炊骨”正指其事。

(3)《汉书》：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

(4)曹植《求自试表》：“方今天下一统，九州晏如。”

(5)《三国志注》：《博物记》曰：襁，织缕为之，广八寸，长丈二，以约小儿于背上，负之而行。习凿齿文：“故能德音悦畅，襁负云集。”

(6)《唐书·地理志》：永兴县有铜有铁，武昌县有银有铜有铁。《太平御览》：《本草经》曰：曾青出蜀郡名山，其山有铜者，曾青出其阳。曾青者，铜之精，能化金银。

(7)《庄子》：“今大冶铸金。”大冶，谓鼓铸之所。

本道采访大使皇甫公侁，(1)闻而贤之，擢佐辅轩，(2)多所弘益。尚书右丞崔公禹，(3)称之于朝。相国崔公涣，特奏授鄱阳令，(4)兼摄数县。所谓投刃而皆虚，(5)为其政而则理成，(6)去若始至，人多怀恩。

(1)本道，谓江南西道。《册府元龟》：开元中，始置节度使，其后又置诸道采访使，皆以刺史为之。节度使以司戎事，采访使以听民政。

(2)辎轩，使车也。见九卷注。

(3)《唐书·百官志》：尚书省有右丞一人，正四品下。

(4)唐时江南西道有鄱阳县，隶饶州鄱阳郡。

(5)孙绰《天台山赋》：“投刃皆虚，目无全牛。”李周翰注：“庖丁解牛，三年之后，所见皆非全牛，已见其骨节，但以神为，不以目观，而投刃皆虚。”

(6)“为其政”句，似有缺文。

新宰王公名庭璘，岩然太华，浼然洪河。(1)含章可贞，干蛊有立。(2)接武比德，(3)玄歌连声。服美前政，闻诸耆老。与邑中贤者胡思泰一十五人，及诸寮吏，式歌且舞，(4)愿扬韩公之遗美。

(1)岩然太华，喻其高峻如华岳。浼然洪河，喻其广大如黄河。《韵会》：“浼浼，水流平貌。”《诗》：“河水浼浼。”

(2)含章、干蛊已见本卷注。

(3)《礼记》：“堂上接武。”郑康成注：“武，迹也。”《孔丛子》：“昔者虢叔、闾天、太颠、散宜生、南宫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赞文武。”

(4)《诗·小雅》：“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

白采谣刻石，而作颂曰：

峨峨楚山，浩浩汉水。(1)黄金之车，大吴天子。(2)武昌鼎据，实为帝里。时躋世讫，薄俗如燬。(3)韩君作宰，抚兹遗人。滂汪王泽，犹鸿得春。和风潜畅，惠化如神。(4)刻石万古，永思清尘。

(1)《通典》：鄂州自春秋以来，皆属楚有。江、汉二水，在州西合。秦属南郡，汉高祖置江夏郡，吴分江夏，更置武昌郡。孙权尝都之，孙皓又徙都之，常为重镇。

(2)《三国志·孙权传》：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夏四月

丙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年。初，兴平中吴中童谣曰：“黄金车，班兰耳，开阊门，出天子。”

(3)薄俗如燬，谓如火之焚坏而贫薄也。《诗·国风》：“王室如燬。”

(4)惠化，见九卷注。

## 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

虞城县，唐时隶河南道之宋州睢阳郡。《金石录》：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颂》，李白撰，王遹书，碑侧题云：“元和四年二月重篆。”盖遹不与白同时，此碑后来始建。欧阳《集古录》云遹在阳冰前者，误也。按此，则此碑宋未南渡以前犹存。

王者立国君人，聚散六合，咸土以百里，雷其威声。(1)革其俗而风之，渔其人而涵之。其犹众鲜洋洋，乐化在水，波而动之则忧，頰尾之刺作焉；(2)徐而清之则安，颁首之颂兴焉。(3)苟非大贤，孰可育物，而能光昭弦歌，卓立振古，(4)则有虞城宰公焉。

(1)赵岐《孟子注》：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艺文类聚》：《论语讖》曰：“雷震百里，声相附近。”宋均注曰：“雷动百里，故因以制国也。雷声，谓诸侯之政教，所至相附近也”。

(2)《诗·国风》：“魴鱼頰尾。”《毛传》曰：“頰，赤也。”鱼劳则尾赤。《正义》曰：“言魴鱼劳则尾赤，以兴君子苦则容悴。”

(3)《诗·小雅》：“鱼在在藻。有颁其首。”《毛传》曰：“颁，大首貌。”《郑笺》曰：“鱼之依水草，犹人之依明王也。鱼处于藻，既得其性则肥充，其首颁然。”

(4)《诗·周颂》：“振古如兹。”《毛传》曰：“振，自也。”

公名锡，字元勋，陇西成纪人也。(1)高祖指，隋上大将军，(2)绵、益、原三州刺史，封汝阳公。(3)曾祖腾云，皇朝广、茂二州都督，(4)广武伯。(5)祖立节，起家韩王府记室参军，(6)袭广武伯。父浦，郢、海、淄、唐、陈五州刺史，(7)鲁郡都督，广平太守，(8)袭广武伯。皆纳忠王庭，名楼钟鼎，侯伯继迹，故可略而言焉。

(1)唐时，成纪县属秦州天水郡，不属渭州陇西郡，此云陇西成纪，盖叙族望，本古郡县而言也。

(2)按《隋书·百官志》，上大将军，高祖所置，其位在柱国之下，大将军之上，盖散爵也，所以酬功臣者。

(3)隋时绵州、益州皆在蜀地，原州在秦地。汝阳，县名，蔡州汝南郡所统。

(4)唐时广州南海郡隶岭南道，设中都督府，有都督一人，正三品。茂州通化郡隶剑南道，设下都督府，有都督一人，从三品。

(5)广武，县名，陇右道兰州所属，乾元二年更名金城。

(6)《唐书·百官志》：玉府官有记室参军事二人，掌表启书疏。

(7)郢州富水郡隶山南东道。海州东海郡、淄州淄川郡，皆隶河南道。唐州淮安郡隶山南东道。陈州淮阳郡隶河南道。

(8)鲁郡即兖州，隶河南道。设上都督府，有都督一人，从二品。广平郡即洛州，隶河北道。

公即广武伯之元子也。年十九，拜北海寿光尉。(1)心不挂细务，口不言人非。

群吏罕测，望风敬惮。秩满，转右武卫仓曹参军，(2)次任赵郡昭庆县令。(3)奉诏修建初、启运二陵，(4)总徒五郡，支用三万贯。举筑雷野，(5)不鞭一人。功成，余八千贯，其干能之声大振乎齐、赵矣。时名卿巡按，陵有黄气上冲太微，(6)散为庆云数千处，(7)盖精勤动天地也如此。因粉图奏名，编入国史。

(1)寿光县，唐时隶河南道之青州北海郡。

(2)《唐书·百官志》，左右武卫，有仓曹参军事各二人，正八品下。

(3)《元和郡县志》：河北道赵州有昭庆县，东北至州九十里，隋为大陆县，武德四年改为象城县，天宝元年改为昭庆县。

(4)又皇十三代祖宣皇帝建初陵，高四丈，周回八十步。皇十二代祖光皇帝启运陵，高四丈，周回六十步。二陵共莹，周回一百五十六步，在县西南二十里。《唐会要》：献祖宣皇帝葬赵州昭庆县界，仪凤二年五月一日追封为建昌陵，开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诏改为建初陵。懿祖光皇帝葬赵州昭庆县，仪凤二年五月一日追封为延光陵，开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诏改为启运陵。

(5)《后汉书·光武纪》：“长毂雷野，高锋彗云。”章怀太子注：“雷野，言其声盛也。”

(6)太微垣十星，见一卷注。

(7)《汉书》：“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为庆云。”庆云见，喜气也。

天宝四载，拜虞城令，而天章宠荣，俾金玉王度，(1)炯若七曜，(2)昭回堂隅。於戏！敬之哉！袁威临顾，作训以理，其俗鲁而木，舒而徐，急则狼戾，缓则鸟散。(3)公酌以钓道，和之琴心，(4)于是安四人，(5)敷五教。(6)处必粝食，(7)行惟单车。(8)观其约而吏俭，仰其敬而俗让。激直士之素节，扬廉夫之清波。三月政成，邻境取则。

(1)《左传》：“思我王度，式加玉，式如金。”

(2)《穀梁传疏》：“七曜者，日月五星，皆照天下，故谓之七曜。”

(3)《史记》：夫赵王之狼戾无亲，大王之所明见。《汉书》：夫匈奴兽聚而鸟散，从之如博影。此言其风俗之敝，事急则狼戾无相亲之意，事缓则鸟散无相顾之意。

(4)《说苑》：宓子贱为单父宰，过于阳昼，阳昼曰：“吾少也贱，不知治民之术，有钓道二请以送子。”王俭《诸渊碑文》：“参以酒德，间以琴心。”此文借用其字，垂钓、鼓琴皆能令人心静，承上文缓急之事而言，其当静以治之也。

(5)四人，即四民，士、农、工、商也。

(6)《尚书》：“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孔安国传，“布五常之教也。”

(7)《广韵》：“粝，粗也，米不精也。”

(8)《北史》：裴邃之任正平也，以廉约自守，每行春省俗，单车而已。

因行春见枯骸于路隅，(1)恻然疚怀，出俸而葬。由是百里掩骼，(2)四封归仁。(3)有居丧行号城市者，习以成俗。公勸之亲邻，厄以凶事。而鰥寡惇独，

众所赖焉。可谓变其颓风，(4)永锡尔类。(5)

(1)《后汉书·郑弘传》：“太守第五伦行春，见而深奇之。”章怀太子注：“太守常以春行所主县，劝人农桑，振救乏绝。见《续汉志》。”

(2)《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郑康成注：“骨枯曰骼。”

(3)《左传》：“我有四封，而诘其盗。”

(4)《三国志注》：《晋阳秋》曰：“足以镇静颓风，轨训器俗。”

(5)《诗·大雅》：“孝子不匮，永锡尔类。”《郑笺》曰：“永，长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极之时。长以与汝之族类，谓广之以教导天下也。”

先时，邑中有聚党横猾者，实惟二耿之族，几百家焉。公训为纯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1)自公到职，蔑闻为灾。

(1)《太平寰宇记》：黎丘，在虞城县北二十里，高二丈。《吕氏春秋》：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侄、昆弟之状。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状，扶而道苦之。丈人归，酒醒而消其子曰：“吾为汝父也，岂谓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触地，曰：“孽矣，无此事也。昔也，往责于东邑人，可问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尝闻之矣。”明日，端复饮于市，欲遇而刺杀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见其真子，拔剑而刺之。丈人智惑于其似子者而杀其真子。按此事在战国时，引此以颂德政，近乎戏言，岂唐时此鬼复作欤？

官宅旧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车尝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变为甘泉。(1)蠡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2)乡人因树而书颂四十有六篇。

(1)《河南通志》：李令泉，在虞城县治内。具今李锡有清操，李白撰锡去思颂载其事，后因以名。《韵会》：“莞，小笑貌。”

(2)《史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惟公志气塞乎天地，德音发乎声容。缟乎若寒崖之霜，湛乎若清川之月。弹恶雪善，速若箭飞。尤能笔工新文，口吐雅论。天下美士，多从之游。非汝阳三公三伯之积德，则何以生此。邑之贤老刘楚瓌等乃相谓曰：“我李公以神明之化，大赖于虞人。(1)虞人陶然歌咏其德，官则敬，去则思。山川鬼神犹怀之，况于人乎！”乃咨群寮，(2)兴去思之颂。县丞王彦暹，员外丞魏陟，主簿李洗，县尉李向、赵济、卢荣等，同德比义，(3)好谋而成，相与采其瓌踪茂行，俾刻石篆美，庶清风令名，奋乎百世之上。

(1)《广韵》：“赖，利也，善也。”

(2)扬雄《甘泉赋》：“乃命群寮，历吉日。”

(3)《后汉书》：李膺请孔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

其词曰：

激扬之水兮，白石有凿。(1)李公之来兮，雪虞人之恶。(2)厥德孔昭，(3)折狱既清，五教大行，殷云雷之声。既父其父，又子其子。春之以风，化成草靡。(4)乃影我岗，(5)乃雨我田。阳无骄僭，四载有年。人戴公之贤，犹百里之天。弃余往矣，茫如坠川。哀丧惠博，掩骼仁深。苦井变甘，凶人易心。三柳勿剪，永思清音。

(1)《诗·国风》：“扬之水，白石凿凿。”《毛传》曰：“凿凿，鲜明貌。”《郑笺》曰：“激扬之水，波流湍疾，洗去垢浊，白石凿凿然。兴者，喻桓叔盛强，除民所恶，民得以有礼义也。”

(2)《韵会》：“雪，除也，洗也。”

(3)《诗·小雅》：“我有嘉宾，德音孔昭。《郑笺》曰：“孔，甚也。昭，明也。”

(4)《说苑》：“吾不能以春风风人。”陆贾《新语》：“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潘岳《闲居赋》“训若风行，应如草靡。”

(5)《诗·大雅》：“既景乃冈。”《郑笺》曰：“以日景定其经界于山之脊。”

## 为襄氏小师祭璇和尚文

《释氏要览》：受戒十夏以前，西天皆称小师。《毗奈耶》云：难陀比丘呼十七众比丘为小师，此盖轻呼之也，亦通沙门之谦称也。梵言乌波遮迦，于阇国翻为和尚，华言力生，即亲教师也。谓出家者因师之力，生长法身，出功德财，养智慧命。

年月日，某谨以斋蔬之奠，敢昭告于和尚之灵。伏惟和尚，降灵自天，依化游世，角立独出，(1)巍然生知。(2)凤凰开九苞之翼，(3)豫章横万顷之陂。(4)始传灯而纳照，(5)因落发以从师。迈龙象以蹴踏，(6)为天人之羽仪，绍释风于西域，(7)回佛日于东维。(8)若大块之噫气，鼓和风而一吹。(9)热恼清洒，(10)道芽荣滋。(11)走吴、楚以宗仰，将扫地而归之。

(1)《后汉书·徐稚传》：“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章怀太子注：“角立，如角之特立也。”

(2)《诗·大雅》：“克岐克嶷。”《毛传》曰：“岐，知意也。嶷，识也。”《正义》曰：“岐为有智之意，嶷为有识之貌。”

(3)九苞，见三卷注。

(4)《神异经》：东方荒外，有豫章焉。此树主九州，其高千丈，围百尺，本上三百丈始有枝条，敷张如帐，上有玄狐黑猿。枝主一州，南北并列，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之复生，其州有福；创者，州伯有病；积岁不复者，其州灭亡。

(5)释家师弟子以佛法递相传受，继续不绝，如以灯递相燃点，光明常在，终不熄灭，故谓之“传灯”。

(6)迈者，勇往力行之意。《维摩诘经》：十方无量菩萨、或有人从乞手足、耳鼻、头目、脑髓、血肉、皮骨，聚落城邑，妻子奴婢，象马车乘，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珂贝，衣服饮食。如此乞者，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以方便力而往试之，令其坚固。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有威德力。故行逼迫，示诸众生如是难事。凡夫下劣，无有力势，不能如是逼迫菩萨，譬如龙象蹴蹋，非驴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智慧方便之门。

(7)释者，梵语具云释迦，此云能仁，佛之姓也。凡出家者皆以释为姓。《阿含经》云“四河入海，同一盐味。四姓出家，皆名为释”是也。

(8)梁简文帝《大法颂》：“佛日出世，同遣惑霜。”《隋书·李士谦传》：客问三教优劣，士谦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韵会》：维，方隅也。

(9)《庄子》：“大块噫气，其名为风。”

(10)《法苑珠林》：“愿我出大风，微密满虚空。诸有热恼处。扇之以清凉。”

(11)嵇康《琴赋》：“乐百卉之荣滋。”《韵会》：“滋，益也，蕃也。”荣滋，犹荣茂也。

呜呼！来无所从，去复何适？(1)水还火归，(2)萧散本宅。(3)宝舟辍棹，(4)禅月掩魄。(5)痛一往而无踪，怆双林之变白。(6)

(1)谢灵运《逸民赋》：“来无所从，去无所至。”

(2)《圆觉经》：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谓毛、发、齿、皮、肉、筋、骨、脑、垢、色、皆归于地，吐涕、浓血、津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

(3)陶渊明《自祭文》：“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

(4)《涅槃经》：“如来应正遍知，乘大涅槃大乘宝船，周旋往返，济度众主。”王僧孺《礼佛文》：“擎法轮于长路，棹宝舟于遥壑。”

(5)《尚书正义》：“魄者，形也。谓月之轮郭无光之处名魄也。朔后明生而魄死，望后明死而魄生。”《律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

(6)《涅槃经》：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阿利罗跋提河边娑罗双树间，二月十五日临涅槃时，尔时拘尸那城娑罗树林，其林变白，犹如白鹤，后分曰娑罗树林四双八只：西方一双，在如来前；东方一双，在如来后；北方一双，在佛之首；南方一双，在佛之足。尔时世尊娑罗林下寝卧宝床，于其中夜入第四禅，寂然无声，于是时顷，便槃涅槃。其娑罗林东西二双合为一树，南北二双合为一树，垂覆宝床，盖于如来，其树即时惨然变白，犹如白鹤，枝叶华果皮干，悉皆爆裂坠落，渐渐枯悴，摧折无余。

某早承训诲，偏荷恩慈。忝餐风于法侣，旋落荫于禅枝。(1)号无辍响，泣有余悲。手撰茗药，(2)精诚严思。冀神道之昭格，庶明灵而飨之。

(1)谢灵运《庐山慧远法师诔》：“同法餐风，栖迟道门。”《洛阳伽蓝记》：“名僧德种，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藪。”庾信碑：“禅枝四静，慧窟三明。”

(2)《广韵》：“撰，持也。”

## 为宋中丞祭九江文

《汉书·地理志》：《禹贡》：九江在寻阳南，皆东合为大江。应劭曰：江自庐江寻阳分为九。《水经注》：刘歆云：湖汉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

谨以三牲之奠，敬祭于长源公之灵。(1)惟神包括乾坤，平准天地。划三峡以中断。流九道以争奔。(2)纲纪南维，朝宗东海。(3)牲玉有礼，(4)祀典无亏。

(1)按《旧唐书》，天宝六载，封河渚为灵源公，济渚为清源公，江渚为广源公，淮渚为长源公。今祭江神而曰“长源公”，盖字之误也。

(2)三峡，见八卷注。九道，见十四卷注。

(3)纲纪南维，为南方众流之纲纪也。朝宗东海，见二十二卷注。

(4)玉，告神时荐于座之玉器，与牲币俱陈者。

今万乘蒙尘，(1)五陵惨黩。(2)苍生悉为白骨，赤血流于紫宫。宇宙倒悬，挽抢未灭。(3)含识结愤，(4)思剪元凶。

(1)《左传》：“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问官守。”

(2)五陵，谓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陵寝。详见八卷注。陆机《汉高祖功臣颂》：“茫茫宇宙，上下黩。”李善注：“天以清为常，地以静为本。今上下黩，言乱常也。，不清澄之貌也。黩，媿也。”李周翰注：“，垢也。黩，浊也。”庾信《哀江南赋》：“溃溃沸腾，茫茫黩。”

(3)《尔雅》：“彗星为欃枪。”

(4)梁武帝《孝思赋》：“彼含识而异见，同有色而殊形。”高允《贞妇咏》：“结愤钟心，甘就幽冥”。

若思参列雄藩，各当重寄。(1)遵奉王命，大举天兵。(2)照海色于旌旗，肃军威于原野。而洪涛渤潏，狂飙振惊。(3)惟神使阳侯卷波，羲和奉命。(4)楼船先济，(5)士马无虞。扫妖孽于幽燕，斩鲸鲵于河洛。(6)惟神佑我，降休于民。敬陈精诚，庶垂歆飨。(7)

(1)《北史》：“宿当重寄，早预心膺。”

(2)天兵，见三卷注。

(3)渤潏，水沸涌貌，见二十二卷注。狂飙，狂暴之风。

(4)高诱《淮南子注》：“阳侯，陵阳国侯也，溺死于水，其神能为大波，有所伤害，因谓之‘阳侯之波’也。”羲和，日御也，与江水无涉，恐误。

(5)楼船，见四卷注。

(6)鲸鲵，见八卷注。

(7)《说文》：“歆，神食气也。”

李白全集卷之三十

诗文拾遗共五十七首

杂言用投丹阳知己兼  
奉宣慰判官

唐时丹阳郡即润州也，属江南东道。肃宗至德元载十一月，以崔涣为江南宣慰使，所谓“宣慰判官”乃涣之僚属也。太白有《上崔相涣诗》数首，此诗乃与其僚属者欤？

客从昆仑来，遗我双玉璞。(1)云是古之得道者西王母食之余，食之可以凌太虚。爱之颇谓绝今昔，求识江淮人犹乎比石，如今虽在卞和手，正憔悴，了了知之亦何益。恭闻士有调相如，始从镐京还，复欲镐京去。能上秦王殿，何时回光一相盼？欲投君，保君年，幸君持取无弃捐。无弃捐，服之与君俱神仙。

(1)《抱朴子》：玉亦仙药。经曰：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也。又曰：服元真者其命不极。元真者，玉之别名也。令人身轻飞举，不但地仙而已。不可用已成之器，伤人无益，当得璞玉乃可用也。

此诗多有缺文讹字，与下八首萧氏本皆不录，唯姑苏繆氏依宋本所刊者有之。

## 南陵五松山别荀七

南陵、五松山，俱见十二卷注。

六即颖水荀，(1)何惭许郡宾。相逢太史奏，应是聚贤人。(2)玉隐且在石，(3)兰枯还见春。俄成万里别，立德贵清真。(4)

(1)六即，《唐诗类苑》作“轩昂”琦按：“六”字恐是草书“君”字之讹。

(2)《后汉书》：陈寔，字仲弓，颖川许人也。荀淑字季和，颖川颖阴人也。《异苑》：陈仲弓从诸子侄造荀季和父子，于时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内有贤人聚。”

(3)《论衡》：“美玉隐在石中。”

(4)《左传》：“太上有立德。”

## 观鱼潭

观鱼碧潭上，木落潭水清。日暮紫鳞跃，(1)圆波处处生。(2)凉烟浮竹尽，  
秋月照沙明。何必沧浪去，兹焉可濯缨。

(1)左思《蜀都赋》“鲜以紫鳞。”

(2)潘岳诗：“游鱼动圆波。”刘良注：“圆波，谓鱼动波起而圆也。”

## 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郸登城楼，览古书怀

广平，唐时郡名，即洛州也，隶河北道。邯郸，县名，初隶洛州，代宗永泰中改隶磁州。

醉骑白花骆，(1)西走邯郸城。扬鞭动柳色，写鞞春风生。(2)入郭登高楼，山川与云平。深宫翳绿草，万事伤人情。相如章华巅，(3)猛气折秦嬴。(4)两虎不可斗，廉公终负荆。(5)提携裤中儿，杵臼及程婴。(6)空孤献白刃，必死耀丹诚。平原三千客，谈笑尽豪英。毛君能颖脱，(7)二国且同盟。皆为黄泉土，使我涕纵横。磊磊石子岗，(8)萧萧白杨声。(9)诸贤没此地，(10)碑版有残铭。(11)太古共今时，由来互衰荣。伤哉何足道，感激仰空名。赵俗爱长剑，文儒少逢迎。闲从博徒游，(12)帐饮雪朝醒。歌酣易水动，鼓震从台倾。(13)日落把烛归，凌晨向燕京。(14)方陈五饵策，(15)一使胡尘清。

(1)毛萇《诗传》：“白马黑鬣曰骆。”

(2)吴均诗：“聊为路旁人，写鞞长揪北。”《韵会》：“鞞，马勒也。”

(3)蔣相如于章台见秦王事，见十五卷注。

(4)《秦本纪》：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共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夏续嬴氏记，号曰秦嬴。

(5)《史记·蔣相如传》：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蔣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相如出，望见廉颇，引车避匿。舍人相与谏，相如曰：“公视廉将军，孰与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独畏廉将军哉？顾强秦之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可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至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为刎颈之交。《索隐》曰：负荆者，荆，楚也，可以为鞭。

(6)《赵世家》：屠岸贾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灭其族。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赵朔客曰公孙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絝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曰：“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许之，发师随程婴攻杀杵臼与孤儿。然赵氏真孤乃反在。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具以实告。景公与韩厥谋立赵孤，召而匿之宫中。诸将人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协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遂攻屠岸贾，灭其族。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乃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遂自杀。

(7)毛遂脱颖，见十六卷及二十六卷注。

(8)《说文》：“磊，众石也。”《太平寰宇记》：邯郸县有石子冈。《隋图经》云：历陵城西十里有石子冈，实山也，而高大，有冢如砚子，世谓之砚子冢，是赵简子冢。

(9)《古诗》：“驱车上东门，遥望北郭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10)诸贤，另指当时贤豪死葬于石子冈者，故下文以“太古”“今时”双承言之。

(11)谢灵运诗：“碑版谁闻传。”

(12)《史记·信陵君传》：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公子欲见两人，两人自匿不肯见公子。公子闻所在，乃间徒步从此两人游，甚欢。

(13)易水，在燕地，去邯郸甚远，用之此处，恐误。《元和郡县志》：丛台，在磁州邯郸县城内东北隅。

(14)陶潜诗：“提剑出燕京。”

(15)《汉书·贾谊传》：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颜师古注：贾谊书谓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仓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 月夜金陵怀古

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1)天文列宿在，霸业大江流。绿水绝驰道，(2)青松摧古丘。(3)台倾鸂鶒观，(4)宫没凤凰楼。(5)别殿悲清暑，(6)芳园罢乐游。(7)一闻歌玉树，萧瑟后庭秋。(8)

(1)谢朓诗：“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2)《三辅黄图》：驰道，天子所行道也。今之中道。《宋书》：大明五年初，立驰道，自阊阖门至于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湖。《六朝事迹》：宋孝武帝作驰道，自阊阖北出承明，抵玄武湖，十余里，为调马之所也。

(3)古丘，谓六代时陵墓。

(4)鸂鶒观，六朝所建宫室，今不可考。

(5)《景定建康志》：案《宫苑记》：凤凰楼，在凤台山上。宋元嘉中建，有凤凰集此，为名。

(6)《晋书》：太元二十一年春正月，造清暑殿。《景定建康志》：清暑殿，在台城内，晋孝武帝建。殿前重楼复道，通华林园，爽垲奇丽，天下无比。虽暑月常有清风，故以为名。

(7)《太平寰宇记》：乐游苑，在覆舟山南，北连山筑台观，苑内起正阳、林光等殿。《六朝事迹》：乐游苑，《舆地志》云，在晋为药园，宋元嘉中以其地为北苑，更造楼观，后改为乐游苑。宋孝武大明中造正阳、林光殿于内。侯景之乱，焚毁略尽。陈天嘉六年更加修葺，陈亡遂废。其地在覆舟山南，去县六里。

(8)《隋书》：陈祯明初，后主作新歌词甚哀怨，今后宫美人习而歌之，其辞曰：“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时人以歌讖，此其不久兆也。

## 金陵新亭

《方輿胜览》：新亭、在建康府城南十五里。《江南通志》：新亭，在江宁府城西南十五里，俯近江渚，一名中兴亭。

金陵风景好，豪士集新亭。举目山河异，偏伤周顛情。(1)四坐楚囚悲，不忧社稷倾。王公何慷慨，千载仰雄名。

(1)《晋书》：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邀出新亭饮宴。周顛中座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涕，惟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耶！”众收泪而谢之。

## 庭前晚开花

西王母桃种我家，三千阳春始一花。(1)结实苦迟为人笑，攀折唧唧长咨嗟。

(1)《汉武内传》：七月七日王母至，侍女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卵，形圆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颗与帝，三颗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辄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

宣城长史弟昭赠余琴溪中双  
舞鹤，诗以见志

琴溪，在宁国府泾县，见十九卷注。

令弟佐宣城，赠余琴溪鹤。谓言天涯雪，忽向窗前落。白玉为毛衣，黄金不肯博。(1)当风振六翮，对舞临山阁。顾我如有情。长鸣似相托。何当驾此物，与尔腾寥廓。

(1)《韵会》：博，贸易也。

## 暖酒

热暖将来宾铁文，(1)暂时不动聚白云。拨却白云见青天，掇头里许便乘仙。

(1)《宝藏论》：宾铁出波斯，坚利可切金玉。

琦按：《庭前晚开花》及此首，语尤凡俗，不类太白。

右九首见繆氏本。

## 戏赠杜甫

饭颗山头逢杜甫，(1)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2)总为从前作诗苦。

(1)《元和郡县志》：长乐坡，在京兆府万年县东北十三里，即浐川之西岸，旧名浐阪。隋文帝恶其阪名，改曰长乐坡。《雍录》：通化门东七里有长乐坡，下临浐水，本名浐阪。隋文帝恶其名，音与反同，故改阪为坡。自其北可望长乐宫，故名长乐坡也。

(2)欧阳永叔曰：“太瘦生，唐人语也。至今犹以生为语助，如作么生何似生之类是也。”

右一首见唐《本事诗》。唐《本事诗》：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已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故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云云，盖讥其拘束也。此诗又见《摭言》。《唐诗纪事》云：此诗载唐旧史。

## 寒女吟

昔君布衣时，与妾同辛苦，一拜五官郎，(1)便索邯郸女。(2)妾欲辞君去，君心便相许。妾读靡芜书，(3)悲歌泪如雨。忆昔嫁君时，曾无一夜乐。不是妾无堪，君家妇难作。起来强歌舞，纵好君嫌恶。下堂辞君去，去后悔遮莫。(4)

(1)按《通典》，汉时中郎将分掌三署，郎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无员，多至千人。三署者，五官左右也。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年五十以上者属五官，五官中郎将比二千石，五官中郎比六百石，五官侍郎比四百石，五官郎中比三百石。

(2)鲍照诗：“洛阳少年邯郸女。”

(3)《古诗》：“上山采靡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4)遮莫，俚语，俚教也。见六卷注。

## 会别离

结发生别离，相思复相保。如何日已远，五变庭中草。渺渺天海途，悠悠汉江岛。但恐不出门，出门无远道。道远行既难，家贫衣复单，严风吹雨雪，(1)晨起鼻何酸。人生各有志，岂不怀所安，分明天上日，生死誓同欢。

(1)梁元帝《纂要》：“冬风日严风。”

《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俱作孟云卿诗。诗题，《文苑》作《离别曲》，《乐府》作《生别离》。

右二首见《才调集》。

## 初月

玉蟾离海上，白露湿花时。云畔风生爪，沙头水浸眉。乐哉弦管客，愁杀战征儿。因绝西园赏，临风一咏诗。(1)

(1)曹子建诗：“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

## 雨后望月

四郊阴霭散，开户半蟾生。万里舒霜合，一条江练横。出时山眼白，高后海心明。为惜如团扇，(1)长吟到五更。

(1)班婕妤《怨歌行》：“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 对雨

卷帘聊举目，露湿草绵绵。古岫披云毳。(1)空庭织碎烟。水红愁不起。风线  
重难牵。尽日扶犁叟，(2)往来江树前。

(1)《广韵》：“山有穴曰岫。兽毛之縠，细者为毳。又曰：毳，细布也。”

(2)犁，垦田器也。

## 晓晴

野凉疏雨歇，春色偏萋萋。鱼跃青池满，莺吟绿树低。野花妆面湿，山草纽斜齐。零落残云片，风吹挂竹溪。

## 望夫石

见二十四卷注。

仿佛古容仪，含愁带曙辉。露如今日泪，苔似昔年衣，有恨同湘女，(1)无言类楚妃。(2)寂然芳霭内，犹若待夫归。

(1)《楚辞章句》。尧以二女娶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从而不反，道死于沅湘之中，因为湘夫人。

(2)《左传》：楚子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勿能死，其又奚言。”

## 冬日归旧山

未洗染尘缨，归来芳草平。一条藤径绿，万点雪峰晴。地冷叶先尽，谷寒云不行。嫩篁侵舍密，古树倒江横。白犬离村吠，苍苔上壁生。穿厨孤雉过，临屋旧猿鸣。木落禽巢在，篱疏兽路成。拂床苍鼠走，倒篋素鱼惊。(1)洗砚修良策，敲松拟素贞。此时重一去，去合到三清。

(1)素鱼，白鱼也，即书篋中蠹鱼。

## 邹衍谷

《太平御览》：刘向《别录》曰：《方士传》言，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谷中生黍，至今名“黍谷”焉。《一统志》：黍谷山，在顺天府怀柔县东四十里，跨密云县界，亦名燕谷山。刘向云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黍稷，邹衍吹律以温其气，故名山曰“黍谷”。衍庙基犹存。

燕谷无暖气，穷岩闭严阴。邹子一吹律，能回天地心。

## 入清溪行山中

轻舟去何疾，已到云林境。起坐鱼鸟间，动摇山水影。岩中响自合，溪里言弥静。无事令人幽，停桡向余景。

《文苑英华》一百六十六卷载李白《入清溪行山中》凡二首，其一即本集七卷中“清溪清我心”一首，其一乃此首也。按：崔颢集亦载此首，题云《入若耶溪》，当是颢作也。

## 日出东南隅行

《日出东南隅行》，即乐府之《陌上桑》也，一曰《艳歌罗敷行》。古辞曰“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云云。后人拟之，或即以首句名篇。

秦楼出佳丽，正值朝日光。陌头能驻马，花处复添香。

郭茂倩《乐府》载此首，以为殷谋诗。

## 代佳人寄翁参枢先辈

《演繁露》：唐世举人呼已第者为先辈。《国史补》：互相推敬，谓之先辈。

等闲经夏复经寒，梦里惊嗟岂暂安。南国风光当世少，西陵演浪过江难。(1)  
周旋小字挑灯读，重叠遥山隔雾看。直是为君冷不得，书来莫说更加餐。

(1)《说文》：“演，长流也。”

旧注云：此诗总目及李集皆不载，惟《英华》诸本有之。

## 送客归吴

江村秋雨歇，酒尽一帆飞。路历波涛去，家唯坐卧归。岛花开灼灼，(1)汀柳细依依。(2)别后无余事，还应扫钓矶。

(1)《诗·国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毛传》曰：“灼灼，花之盛也。”

(2)《广韵》：“汀，水际平沙也。”李善《文选注》：《韩诗》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薛君曰：“依依，盛貌。”

### 送友生游峡中

风静杨柳垂，看花又别离。几年同在此，今日各驱驰。峡里闻猿叫，山头见月时。殷勤一杯酒，珍重岁寒姿。

此诗亦载张籍集中。

## 送袁明府任长江

《唐书·地理志》，剑南道遂州遂宁郡有长江县。

别离杨柳青，樽酒表丹诚。(1)古道携琴去，深山见峡迎。暖风花绕树，秋雨草沿城。自此长江内，无因夜犬惊。(2)

(1)《晋书》：披露丹城，不敢不尽。

(2)《后汉纪》：刘宠为会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征入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数老父，年各八十余，居若耶山下，去郡十里，相率共往送宠，曰：“他时吏发不去，民间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吏稀至民间，狗不夜吠，今闻当见弃，故自力来送。”

## 送史司马赴崔相公募

峥嵘丞相府，清切凤凰池。(1)羨尔瑶台鹤，高栖琼树枝。(2)归飞晴日暖，吟弄惠风吹。(3)正有乘轩乐，(4)初当学舞时。珍禽在罗网，微命苦犹丝。愿托周周羽，(5)相衔汉水湄。

(1)《魏书》：对九重之清切，望八袭之峥嵘。凤凰池，见十一卷注。

(2)琼树，见二卷注。

(3)王筠诗：“优游清露点，微穆惠风吹。”

(4)《左传》：“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埤雅》：“鹤生二年落子毛，三年产伏，七年飞薄云汉，后七年学舞，后七年应节。”

(5)周周衔羽，见二卷注。既以鹤比司马，以珍禽自喻，复以“周周衔羽”事作结，似乎凌杂，恐有错误。

《沧浪诗话》：《文苑英华》有《送史司马赴崔相公募》一首云云，此或太白之逸诗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之作。琦按：末二联或是太白在寻阳狱中之作，所谓崔相公者即是崔涣，似亦近之。而岑参集中亦载此诗，一云无名氏诗。

## 战城南

乐府汉鼓吹饶歌，详三卷注。

战地何昏昏，战士如群蚁。气重日轮红，血染蓬蒿紫。乌鸟衔人肉，食闷飞不起。昨日城上人，今日城下鬼。旗色如罗星，策声殊未已。妾家夫与儿，俱在鼙声里。

《文苑英华》一百九十六卷太白“去年战，桑乾源”之后载此一首，不录作者姓名。后人采太白遗诗，兼入此作。

## 胡无人行

乐府瑟调曲，见三卷注。

十万羽林儿，(1)临跳破郅支。(2)杀添胡地骨，降足汉营旗。寒阔牛羊散，兵休帐幕移。空余陇头水，呜咽向人悲。(3)

(1)羽林儿，见十八卷注。

(2)唐时陇右道有临洮郡，即洮州也。其地东北二面并枕洮水，故名。《汉书》：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矫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单于，斩其首，传诣京师。

(3)《陇头歌》：“陇头流水；呜声幽咽。”

《文苑英华》一百九十六卷太白“严风吹霜海草凋”之后载此一首，不录作者姓名，后人采入太白遗诗。然考陈陶集中亦载此作，当是陶诗。

## 鞠歌行

乐府平调曲，见四卷注。

丽莫似汉宫妃，(1)谦莫似黄家女。(2)黄女持谦齿发高，汉妃恃丽天庭去。人生容德不自保，圣人安用推天道。君不见，蔡泽嵌枯诡怪之形状，(3)大言直取秦丞相。又不见，田千秋才智不出人，(4)一朝富贵如有神。二侯行事在方册，泣麟老人终困厄。(5)夜光抱恨良叹悲，日月逝矣吾何之？

(1)《世说》：汉元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货赂。王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

(2)《尹文子》：齐有黄公者，好谦卑。有二女皆国色，以其美也。常谦辞毁之以为丑恶，丑恶之名远布，年过而一国无聘者。卫有鰥夫，时冒娶之，果国色，然后曰：“黄公好谦，故毁其子不殊美。”于是争礼之，亦国色也。国色，宝也；丑恶，名也。此违名而得实矣。

(3)《史记》：蔡泽，燕人也。易鼻、巨肩、魃颜、蹙鬃、膝挛。西入秦，秦昭王与语，大说之，拜为客卿。范雎免相，昭王新说蔡泽计画，遂拜为秦相。

(4)《汉书》：车千秋，本姓田氏。卫太子为江充所谮败，久之，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武帝见而悦之，立拜千秋为大鸿胪。数月，遂代刘屈氂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

(5)《孔丛子》：叔孙氏之车子曰锄商，樵于野而获兽焉，众莫之识，以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岂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将观焉。”遂往，谓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视之，果信。言偃问曰：“飞者宗凤，走者宗麟，为其难致也，敢问今见其谁应之？”子曰：“天子布德，将致太平，则麟凤龟龙先为之祥。今宗周将灭，天下无主，孰为来哉？”遂泣曰：“予之于人，犹麟之于兽也，麟出而死，吾道穷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文苑英华》二百三卷太白“玉不自言如桃李”之后载此一首，失录作者姓名，后人遂编入太白遗诗。

右十七首见《文苑英华》。前十四首皆注太白姓名于下。后三首录于太白诗之后，空白其下，不书姓名。后人以为皆太白之作也，编太白遗诗者遂并及焉。今因之，附录于此。《沧浪诗话》：《文苑英华》有太白《代寄翁参枢先辈》七言律一首，及晚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归吴》，其二《送友生游峡中》，其三《送袁明府任长江》，集本皆无之，其家数正在大历、贞元间，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雨后望月》一首，《对雨》一首，《望夫石》一首，《冬日归旧山》一首，皆晚唐之语。又有“秦楼出佳丽”四句，亦不类太白，是皆后人假名也。

## 题许宣平庵壁

我吟传舍诗，来访真人居。(1)烟岭迷高迹，云林隔太虚。窥庭但萧索，倚柱空踟躇。应化辽天鹤，(2)归当千岁余。

(1)《太平广记》：许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云中，隐于城阳山南坞，结庵以居，不知其服饵，但见不食，颜色若四十许人。行如奔马。时或负薪以卖，担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腾腾拄之以归，独吟曰：“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路人莫问归何处，穿入白云行翠微。”迩来三十余年，或拯人悬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人多访之不见，但览庵壁题诗曰：“隐居三十载，筑室南山颠。静夜玩明月，闲朝饮碧泉。樵人歌陇上，谷鸟戏岩前，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咏其诗。有时行长安，于驿路洛阳、同、华间传舍，是处题之。天宝中，李白自翰林出，东游，经传舍，览之，吟咏嗟叹，曰：“此仙诗也。”乃诘之于人，得宣平之实。白于是游及新安，涉溪登山，屡访之，不得，乃题其庵壁曰云云。是冬野火燎其庵，莫知宣平踪迹。百余年后，咸通七年，郡人许明奴家有姬，尝逐伴入山采樵，独于南山中见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问姬曰：“汝许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姬言：“尝闻已得仙矣。”曰：“汝归，为我语明奴，言我在此山中。与汝一桃食之，不可将出。山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姬乃食桃，甚美。宣平遣姬随樵人归家，言之，明奴之族甚异之，传闻于郡人。出《续仙传》。《太平寰宇记》：城阳山，在歙县南，环回孔高，为城郭之衿带，居郡之南，故号为城阳山焉，即许宣平得道之所，亦为李白所寻不遇，今山上有遗迹存。《汉书》：“沛公至高阳传舍。”颜师古注：“传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后人复来，转相传也。一音张恋反，谓传置之舍也。其义两通。”《后汉书》：“光武乃称邯郸使者，入传舍。”章怀太子注：“传舍，客馆也。”

(2)辽天鹤，见二十一卷注。

右一首见《太平广记》。

## 题峰顶寺

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侯鯖录》：会阜为薪州黄梅令，县有峰顶寺，去城百余里，在乱山群峰间，人迹所不到。阜按田偶至其上，梁间小榜，流尘昏晦，乃李白所题诗也，其字亦豪放可爱，诗云“夜宿峰顶寺”云云。或曰王元之少《登楼诗》：云：“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渔隐丛话》：《西清诗话》云：蕲州黄梅县峰顶寺，在水中央，环伏万山，人迹所罕到。曾阜为令时，因事登其上，见梁间一粉板，尘暗粉落，拂涤视之，乃谪仙诗，云“夜宿峰顶寺”云云。世传杨大年幼时诗，非也。《邵氏闻见后录》：舒州峰顶寺有李太白题诗“夜宿峰顶寺”云云，曾子山始觅之，不出于集中，恐少作耳。《太仓稊米集》云：“闻道长度会入梦，已应能作上楼诗。”注云：唐人载李白在襁褓中，其家携之上楼，问颇能作诗否，即应声作绝句一首，所谓“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神”者是也。又《竹坡诗话》：世传杨文公方离襁褓，犹未能言，一日，家人携以登楼，忽自语如成人，因戏问之：“今日上楼，汝能作诗乎？”即应声曰：“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伯惊天上人。”旧见《古今诗话》载此一事，后又见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题，字画清劲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岂好事者窃太白之诗以神文公之事欤？抑亦太白之碑为伪耶？

右一首见《侯鯖录》等书。

## 瀑布

断岩如削瓜，岚光破崖绿。天河从中来，白云涨川谷，玉案赤文字，落落不可读。摄衣凌青霄，松风吹我足。

《二老堂诗话》：司空山，在舒州太湖县界，初经重报寺，过马玉河，至金轮院，有僧本净肉身塔及不受叶莲花池，连理山茶。自塔院乃上山，至本净坐禅岩，精巧天成，中途断崖绝壑，旁临万仞，号“牛背石”。宗室善修者言石如剑脊中起，侧足覆身而过，危险之甚。度此步步皆佳。上有一寺及李太白读书堂，一峰玉立，有太白《瀑布诗》，云：“断岩如削瓜，岚光破崖绿。天河从中来，白云涨川谷。玉案赤文字，落落不可读。摄衣凌清霄，松风吹我足。”予兄子中守舒日，得此于宗室公霞。今胡仔《渔隐丛话》载蔡绦《西清诗话》不言此山，但云太白仙去，后人见其诗，略云：“断崖如削瓜，岚光破崖绿。天河从中来，白云涨川谷，玉案敕文字，世眼不可读。摄身凌青霄，松风吹我足。”又云：“举袖露条脱。招我饭胡麻。”真烟云中语也。既误以“断岩”为“断崖”与第二句相重，“赤文”作“敕文”，“落落”作“世眼”，“摄衣”作“摄身”，皆浅近，与前句大相远。当涂《太白集》本原无此诗，因子中录寄郡守，遂刻于后。然皆从蔡绦误本，子中争之不从，仅能改“敕”为“赤”而已。《唐诗记事》：近世传白诗云：“断崖如削瓜，岚光破崖绿。天河从中来，白云涨川谷。玉案赤文字，落落不可读。摄衣凌清霄，松风拂我足。”又不同者数字。

## 断句

举袖露条脱，(1)招我饭胡麻。

(1)《太平广记》：条跳，似指环而大。《唐诗纪事》：文宗问宰臣：“古诗云‘轻衫衬跳脱’，‘跳脱’是何物？”宰臣未对，上曰：“即今之腕钏也。”《真浩》言：安妃有斫粟金跳脱，是臂饰。跳脱，即条脱也。《唐诗纪事》亦载此句，“举袖”作“举手”。

(2)《太平广记》：刘晨、阮肇入天台采药，有二女子邀还家，其饌有胡麻饭、山羊脯。按：胡麻，即今之芝麻也。相传张骞自大宛得其种以归，以其出自胡中，故曰胡麻。

野禽啼杜宇，(1)山蝶舞庄周。(2)

(1)杜宇，杜鹃也。见三卷注。

(2)《渔隐丛话》：《法藏碎金》云：予记太白有诗云：“野禽啼杜宇，山蝶舞庄周。”后又见潘佑有《感怀诗》：“幽禽唤杜宇，宿蝶梦庄周。席地一樽酒，思与元化浮。但莫孤明月，何必秉烛游。”予谓才思暗合，古今无殊，不可怪也。

右三首见《渔隐丛话》诸书。

## 阳春曲

沈约作《江南弄》四曲，其三曰《阳春曲》。

芨苢生前径，(1)含桃落小园。(2)春心自摇荡，百舌更多言。(3)

(1)陆玑《草木疏》：芨苢，一名马舄，一名车前，一名当道喜。在牛马迹中生，故曰车前、当道，今药中“车前子”是也。幽州人谓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妇人难产。

(2)《埤雅》：樱桃，为木多阴，其果先熟，一名含桃。许慎曰：莺之所含食，故曰含桃也。谓之莺桃，则亦以莺之所含食，故谓之茸桃也。《尔雅翼》：樱桃，朱实，甘美。飞鸟所含，故又名含桃。《尔雅》谓之荆桃，其花在梅后，至果熟则最先。

(3)《本草纲目》：百舌，处处有之，居树孔窟穴中，状如鸚鹄而小，身略长，灰黑色，微有斑点，喙亦尖黑，行则头俯，好食蚯蚓，立春后鸣转不已，夏至后则无声，十月后则藏蛰。《月令》“仲夏反舌无声”即此。

## 舍利佛

舍利，见七卷注。

金绳界宝地，(1)珍木荫瑶池。云间妙音奏，天际法蠡吹。(2)

(1)《法华经》：时娑婆世界即变清净，琉璃为地，宝树壮严，黄金为绳，以界八道。

(2)又云：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文献通考》：贝之为物，其大可容数升，蠡之大者也。南蛮之国取而吹之，所以节乐也。今之梵乐用之，以和铜钹。释氏所谓法螺，赤土国吹螺以迎隋使是也。法蠡，即法螺也。古“螺”字一作“蠡”，通用。

## 摩多楼子

从戎向边北，远行辞密亲。(1)借问阴山候，(2)还知塞上人？

(1)陆机诗：“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

(2)阴山，在北边外，见五卷注。陆机诗：“往问阴山候，劲虏在燕然。”  
刘良注：“候，伺望者。”

右三首见《万首唐人绝句》。郭茂倩《乐府诗集》三首俱作无名氏。

## 春感

茫茫南与北，道直事难谐。榆荚钱生树，(1)杨花玉惨街。尘萦游子面，蝶弄美人钗。却忆青山上，云门掩竹斋。

(1)《春秋元命包》：“三月榆荚落。”

《彰明逸事》：太白游成都，赋《春感》诗云云。益州刺史苏颋见而奇之。

右一首见《彰明逸事》。

## 殷十一赠栗冈砚

殷侯三玄士，赠我栗冈砚。洒染中山毫，(1)光映吴门练。(2)天寒水不冻，日用心不倦。携此临墨池，(3)还如对君面。

(1)王羲之《笔经》：诸郡毫惟中山兔肥而毫长可用。

(2)《韩诗外传》：颜回望吴门焉，见一匹练。练，熟绢也。孔子曰：“马也。”此用其字，而意则指吴中所出之绢素，与原事无涉。

(3)《九域志》：越州会稽县有王右军墨池。

右一首见高似孙《砚笺》。

## 普照寺

天台国清寺，(1)天下为四绝。(2)今到普照游，到来复何别？栂木白云飞，  
(3)高僧顶残雪。门外一条溪，几回流岁月！

(1)《一统志》：国清寺，在浙江台州府天台县北十里，隋炀帝为智顓禅师建。

(2)晏殊《类要》云，齐州灵岩、荆州玉泉、润州栖霞、台州国清，世称四绝。《咸淳临安志》：净明寺，在富阳县北五里，旧名普照。天福五年重建，治平二年改今额。寺枕高山，名曰舒壁，山坳有龙潭，涧水横流，上有桥亭。李翰林白诗“天台国清寺，天下为四绝”云云。

(3)《本草拾遗》：栂木高大，叶如桑。出南方山中。

右一篇见《咸淳临安志》。苏东坡曰：“予旧在富阳见国清院太白诗，绝凡近。”即此篇也。《渔隐丛话》：新安水西寺，寺依山背，下瞰长溪，太白题诗断句云：“槛外一条溪，几回流碎月。”今集中无之。琦按：渔隐所引即此篇末二句也，盖未睹全篇，故讹以为题水西寺断句耶？

## 钓台

磨尽石岭墨，(1)寻阳钓赤鱼。霭峰尖似笔，(2)堪画不堪书。

(1)《方輿胜览》：钓台在徽州黟县南十八里，亦名寻阳台。相传李白常钓于此，有诗云“磨尽石岭墨”云云。《太平寰宇记》：墨岭山，在黟县南十八里，岭上石如墨色，岭有穴，中有墨石软腻，土人取为墨，色碧甚鲜明，可以记文字。

(2)《方輿胜览》：霭峰，在黟县南十五里，孤峭如削。

《九域志》《锦绣万花谷》《一统志》皆引“霭峰尖似笔”之句，以为太白诗。罗愿《新安郡志》曰：太白常称金华五百滩之胜，而思为新安之游，又尝自回溪十六渡至黄山汤泉之下，则吾土山川胜概，颇已寄于逸想。其赠许宣平诗，沈汾述以为传，当不虚也。又有《答山中人》，所谓“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相传以为入黟所作，而俗又有《石墨岭》与《水西兴唐寺》诗，语不类太白。东坡尝疑《富阳》《国清》《彭泽》《兴唐》诗及《姑熟十咏》非太白所作，而王平甫疑《十咏》出于李赤。按：南唐自有一翰林学士李白，曾子固以为《十咏》是此人所为，然则此间《墨岭》《兴唐》时，岂亦此类耶？

## 小桃源

黔县小桃源，(1)烟霞百里间。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

(1)《方輿胜览》：樵贵谷，在徽州黟县北，昔土人入山，行七日，至一穴，豁然周三十里，中有十余家，云是秦人避入此地。按：邑图有潜村，至今有数十家，同为一村，或谓之小桃源，李白诗“黟县小桃源”云云。

《锦绣万花谷》亦载此诗，以为太白作。琦按：此诗乃南唐许坚诗，其后尚有二韵，非太白作也。

## 题竈圖山

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

《方輿胜览》：竈圖山，在绵州彰明县，李白《题竈圖山》诗：“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又《送竈主簿》诗：“愿随子明去，炼火烧金丹。”竈子明，名圖，隐此山，故名。琦按：后二句已见集中之十二卷，所谓子明者，是陵阳子明。以为竈圖之字，殊不可信。

右三则见《方輿胜览》。

## 赠江油尉

唐时江油县，隶剑南道之龙州应灵郡。

岚光深院里，傍砌水泠泠。野燕巢官舍，溪云入 厅。日斜孤吏过，帘卷乱峰青。五色神仙尉，焚香读道经。

右一首见杨升庵《全蜀艺文志》。

## 清平乐令翰林应制

禁庭春昼，莺羽披新绣。百草巧求花下斗，只赌珠玑满斗。(1)日晚却理残妆，御前闲舞《霓裳》。(2)谁道腰肢窈窕，折旋消得君王。(3)

(1)《说文》：“玕，珠不圆也。”

(2)《梦溪笔谈》：《霓裳羽衣曲》，刘禹锡诗云：“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王建诗云：“听风听水作《霓裳》。”白乐天诗注云：开元中，西凉府节度使杨敬述造。郑嵎《津阳门诗》注云：叶法善尝引上入月宫，闻仙乐。及上归，但记其半，遂于笛中写之。会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与其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用敬述所进为其腔，名《霓裳羽衣曲》。诸说不同。

(3)《礼记》：周还中规，折还中矩。折旋，即折还也。旋、还二字，经史通用。

## 其二

禁帟秋夜，月探金窗罅。玉帐鸳鸯喷沉麝，(1)时落银灯香爍。(2)女伴莫话孤眠，六宫罗绮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游教在谁边？

(1)鸳鸯，薰香器也。

(2)《说文》：“爍，烛燃也。”

右二首《绝妙词选》。欧阳炯《花间集序》曰：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绝妙词选》曰：唐吕鹏《遏云集》，载太白应制词四首，以后二首无清逸气韵，疑非太白所作，故只存其二。胡应麟《笔丛》曰：太白《清平乐》盖五代人伪作，因李有《清平调》，故贗作此词传之。

## 清平乐三首

烟深水阔，音信无由达。惟有碧天云外月，偏照悬悬离别。尽日感事伤怀，愁眉似锁难开。夜夜长留半被，待君魂梦归来。

### 其二

鸾衾凤褥，夜夜常孤宿。更被银台红蜡烛，学妾泪珠相续。花貌些子时光，抛人远泛潇湘。欹枕悔听寒漏，声声滴断愁肠。

### 其三

画堂晨起，来报雪花坠。高卷帘栊看佳瑞，皓色远迷庭砌。盛气光引炉烟，素草寒生玉佩。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帘栊，见十一卷注。

## 桂殿秋

仙女下，董双成，(1)汉殿夜凉吹玉笙。曲终却从仙官去，万户千门惟月明。  
河汉女，玉炼颜，(2)云辎往往在人间。(3)九霄有路去无迹，袅袅香风生佩环。

- (1)《汉武内传》：王母来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
- (2)《黄庭经》：却灭百邪玉炼颜。
- (3)云辎，见三卷注。

吴虎臣曰：此太白词也，有得于石刻而无其腔，刘无言倚其声歌之，音极清雅。《邵氏闻见后录》以此词为李文饶迎神、送神二曲。予游秦，尚有能宛转度之者。或并为一曲，谓李太白作。《许彦周诗话》亦作李卫公《步虚词》。

## 连理枝

雪盖宫楼闭，罗幕昏金翠。斗仄阑干，香心淡薄，梅梢轻倚。喷宝猊香烬麝烟浓，馥红绡翠被。

## 其二

浅画云垂帔，点滴昭阳泪。咫尺宸居，君恩断绝，似遥千里。望水晶帘外竹枝寒，守羊车未至。(1)

(1)《晋书》：武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

右六首见御定《全唐诗》。

## 汉东紫阳先生碑铭

呜呼！紫阳竟夭其志以默化，不昭然白日而升九天乎？或将潜宾皇王，非世所测。挺列仙明拔之英姿，明堂平白，(1)长耳，广颡，挥手振骨，百关有声，殊毛秀采，居然逸异。而直达。何龟鹤早世，螻蛄延秋？(2)元命乎？遭命乎？(3)予长息三日，(4)懵于变化之理。

(1)《黄庭经》：明堂四达法海源。梁丘子注：“眉头一寸为明堂。”

(2)螻蛄，见五卷注。

(3)《论衡》：传曰：说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随命，三曰遭命。遭命者，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遭逢于外，而得凶祸，故曰遭命。《礼记正义》：按《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庆，有遭命以谪暴，有随命以督行。受命，谓年寿也。遭命，谓行善而遇凶也。随命，谓随其善恶而报之云。陈子昂《弟孜墓志铭》：“岂其夭绝，丧兹良图。呜呼！其元命欤？遭命欤？”

(4)东方朔《答客难》：“东方先生喟然长息。”

先生姓胡氏，族也。代业黄老，(1)门清儒素，(2)皆龙脱世网，鸿冥高云。(3)但贵天爵，何征阀阅。(4)

(1)《史记》：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张晏曰：“黄帝、老子之书也。”

(2)《晋书》：王隐以儒素自守，不交势援。

(3)《法言》：“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

(4)《韵会》：阀阅，《史记》：明其等曰阀，积其功曰阅。又：有功曰阅，有劳曰阅。《汉书·车千秋传》：无伐阅功劳。师古曰：伐，积功也，阅，经历也。今人以世家门户为阀阅，误矣。琦按：人臣有功于国，方得世禄。阀阅之家，犹言“世禄之家”耳。又《通鉴》：裴子野论曰：“降及季年，专限阀阅。”胡三省注：门在左曰阀，在右曰阅。则以世家门户为阀阅，更有由也。

始八岁经仙城山，有清都紫微之遐想。(1)九岁出家，十二休粮。二十游衡山。云寻洞府，水涉冥壑。神王召为威仪，(2)及天下采经使。因遇诸真人，受赤丹阳精石景水母。故常吸飞根，吞日魂，(3)密而修之。所居苦竹院，置冷霞之楼，手植双桂，栖迟其下。(4)

(1)《列子》：王实以为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

(2)威仪，道家职名。如释家“维那”之类。白玉蟾《玉隆万寿宫道院记》：唐有左右街威仪，五代末周太祖因避讳改为道录。是威仪即今之道录司也。

(3)《真诰》：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韬绿映，回霞赤童，元炎飙象。”凡十六字。此是金阙圣君采服飞根之道，昔受之于太微天帝君。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经》。梁丘子《黄庭内景经注》：《上清紫文灵书》有采飞根之法，常以日初出东向叩齿九通，毕，阴呪日魂，名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韬绿映，回霞赤童，元炎飙象。”呪呼此十六字毕，

瞑目握固，存想日中五色流霞来绕一身，于是日光流霞俱入口中，名曰日华飞根，玉胞水母也。

(4)《诗·国风》：“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毛传》曰，“栖迟，游息也。”

闻金陵之墟道始盛于三茅，(1)波乎四许。(2)华阳 陶隐居传  
升元子，(3)升元子传体元，体元传贞一先生，(4)贞一先生传天师李含光，  
李含光合契乎紫阳。(5)

(1)《真诰》：句曲山，汉有三茅君来治其上，时父老又转名茅君之山。三君往会各乘一白鹤，各集山之各处，时人互有见者，是以发于歌谣。乃复因鹤集之处，分句曲山为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总而言之，尽是句曲之一山耳。山生黄金，汉灵帝时诏效郡县采句曲之金以充武库。逮孙权时，又遣宿卫人采金，常输官，兵帅百家遂屯居伏龙之地，因改为金陵之墟名也。三茅者，汉景帝中元问人，长兄名盈、次弟名固、又次弟名衷，俱得仙道。老君拜盈为司命真君，固为定录真君，衷为保生真君，故号为三茅君。

(2)四许青，许穆，汝南平舆人，官至护军长史，晋太和中入茅山修道，功成仙去，为上清真人。第三子玉斧，先于大和五年在茅山尸解，为上清仙官。长子揆、次子虎牙，并亦得道。

(3)《南史》：陶弘景，丹阳秣陵人，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上表辞禄，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故谓之茅山。乃中山立馆，自号华阳陶隐居。人间书疏，即以“隐居”代名。

(4)《旧唐书》：王远知，琅琊人，少聪敏，博综群书，入茅山师事陶弘景，传其道法。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归山。贞观九年，谓弟子潘师正曰：“吾见仙格，以吾少时误损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见署少室伯。将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寝，卒，年一百二十六岁。调露二年，追赠太中大夫，谥曰升真先生。天授二年，改谥曰升元先生。潘师正，赵州赞皇人。师事王远知，尽以道门隐诀及符篆授之。高宗幸东都，因召见焉。永淳元年卒，时年九十八。高宗追思不已，赠太中大夫，赐谥曰体元先生。司马承祯，字子微，河内温人。少好学，薄于为吏，遂为道士，事潘师正，传其符篆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师正特赏异之。卒时年八十九。其弟子表称。死之日，有双鹤绕坛，及白云从坛中涌出，上连于天，而师容色如生。玄宗深叹异之，赠银青光禄大夫，号贞一先生。

(5)颜真卿《元静先生李君碑》：先生姓李，讳含光，广陵江都人，本姓弘，以孝敬皇帝庙讳改焉。提孩则有殊异，晬日，独取《孝经》，如捧读焉。开元十七年，从司马炼师于王屋山，传授大法《灵文金记》，一览无遗，综核古今，该明奥旨。玄宗知先生遍得子微之道，乃诏先生居王屋山阳台观以继之。岁余，请归茅山，纂修经法。频征，皆谢病不出。天宝四载冬，乃命中官赍玺书征之，既至，延入禁中，每欲谘禀，必先斋沐。他日请传道法，先生辞以足疾不任科仪者数焉。玄宗知不可强而止。先生常以茅山灵迹剪焉将坠，真经秘录亦多散落，请归修葺，特诏于杨许旧居紫阳观以宅之，仍赐绢二百匹、法衣两副、香炉一具、御制诗及序以饯之。初，隐居先生以《三洞真经》传升元先生，升元付体元先生，体元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

先生距于隐居，凡五叶矣，皆总袭妙门大正真法。

于神农之里，(1)南抵朱陵，(2)北越白水，(3)稟训门下者三千余人。邻境牧守，移风问道，忽遇先生之宴坐，(4)隐机雁行而前，(5)为时见重，多此类也。

(1)《路史》：世言神农生而九井自出。按：九井，在赖山。《荆州记》云：江夏随县北界，厉乡村南重山也，井在山北，重堑周之，广一顷一十亩，内有地云神农宅，神农主此。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旧说汲一井则八井皆动。

《寰宇记》：在县北百里，人不敢触。按：今惟存一穴，大木旁荫，人即其处为神农社，年常祀之。亦引《荆州记》所言，厉乡村厉山下之穴，神农所生，穴口方一步，容数人，上有神农庙，即《荆州图》永阳县西北二百三十里厉乡山东石穴也。高三十丈，长二百尺，谓之神农穴。

(2)《名山洞天福地记》：南岳衡山，周回七百里，名朱陵之天，在衡州衡山县。

(3)白水，即白河也，一名清水，在南阳府，详七卷注。

(4)宴坐，静坐也。见二十三卷注。

(5)《埤雅》：“雁行，斜步侧身。”故《庄子》谓士成绮“雁行避影，而问老子”。

天宝初，威仪元丹丘，道门龙凤，厚礼致屈，传篆于嵩山。东京大唐 宫三请固辞。僵卧未几，而诏书下责，不得已而行。入宫一革轨仪，大变都邑。然海鸟愁臧文之享，(1)猿狙裂周公之衣，(2)志往迹留，称疾辞帝。克期离阙，临别自祭，其文曰：“神将厌予，予非厌世。”乃顾命侄道士胡齐物具平肩舆，(3)归骨旧土。王公卿士送及龙门，(4)入叶县，次王乔之祠。目若有睹，泊然而化，天香引道，尸轻空衣。(5)及本郡太守裴公以幡花郊迎，举郭雷动。开颜如生。观者日万，群议骇俗。至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于郭东之新松山，春秋六十有二。

(1)海鸟，见《大鹏赋》注。

(2)《庄子》：“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啮挽裂，尽去而后慊。观古今之异，犹猿狙之异乎周公也。”

(3)《晋书》：王献之尝经吴郡，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径人。

(4)《文章正宗》：龙门在河南县。地志曰：阙塞山，一名伊阙，而俗名龙门。王乔祠，在南阳府叶县治东北。相传即乔飞凫之所，故后人立祠于此以祀之，今谓之双凫观。

(5)《晋书》：葛洪卒时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

先生含弘光大，(1)不修小节。(2)书不尽妙，郁有崩云之势；(3)文非夙工，时动雕龙之作。(4)存也，宇宙而无光；歿也，浪化而蝉蜕。(5)岂乎？

(1)《周易》：“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正义》云：“包含以厚，光著甚大也。”

(2)《后汉书》：刘陶为人居简，不修小节。

(3)梁昭明太子《锦带书》：“丛谈发流水之源，笔阵引崩云之势。”

(4)《史记》：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裴骃注：刘向《别录》曰：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书言天事，故曰“谈天”。驺奭衍之术，文饰之，若雕镂龙文，故曰“雕龙”。

(5)左思《吴都赋》：“赤须蝉蜕而附丽。”刘渊林注：“言此人升仙，如蝉之脱壳也。”

有乡僧贞情，雅仗才气，请予为铭。予与紫阳神交，饱飧素论，十得其九。弟子元丹丘等，咸思鸾凤之羽仪，想珠玉之云气。洒扫松月，载扬仙风，篆石颂德，与兹山不朽，其词曰：

贤哉仙士！六十而化，光光紫阳，善与时而为龙蛇。(1)固亦以生死为昼夜，(2)有力者攀之而趋。劫运颓落，终归于无。惟元神不灭，湛然清都。延陵既没，仲尼呜呼。(3)青青松柏，离离山隅。篆石颂德，名扬八区。(4)

(1)《庄子》：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

(2)《淮南子》：以利害为尘垢，以死生为昼夜。

(3)《方輿胜览》：延陵季子墓，在常州晋陵县北七十里申浦之西。孔子尝题曰：“呜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旧石湮灭，唐玄宗命殷仲容摹以传。

(4)扬雄《长杨赋》：“洋溢八区。”李善注：“八区，八方之区也。”

按：宋敏求《后序》谓吕缙叔出《汉东紫阳先生碑》，而残缺间莫能辨，不复收入本集。《太平寰宇记》：《紫阳先生塔铭》：李白撰，在废光化县，今不知存否。此本从《道藏》刘大彬《茅山志》中录出，虽有缺文，然与集中所称紫阳先生、元丹丘、僧倩公、仙城山、飡霞楼等句多所取证，且其文系太白真作，铭词玄奥可喜。宋氏弃之不收，固矣。

右一篇见刘大彬《茅山志》。

## 杂题

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外。

## 其二

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衿袖，疑如濯魄于冰壶也。

《方輿胜览》：象耳山，在眉州彭山县。有太白书台，有石刻太白留题“夜来月下卧醒”云云。

## 其三

楼虚月白，秋宇物化，于斯凭阑，身势浮动。非把酒自忘，此兴何极。

## 其四

吾头懵懵，试书此不能自辨，贺生为我读之。

右四则见《龙江梦余录》。唐锦《龙江梦余录》：胡文穆记李白三帖，其一云“乘兴踏月”，其二云“月下卧醒”，其三云“楼虚月白”。余亦见其一帖云：“吾头懵懵。”虽其字迹真贗有不可必者，然词语豪爽，趣韵自别，信非太白不能道也。

类书中多摘引太白诗句，然不能无错缪。《海录碎事》、《锦绣万花谷》二编，学士家以其出自宋人，尤珍尚之。其所引太白断句甚多，亦有误者。如“雨吟春破碎，贫饮客凋零”，“山含红树随时老，天带黄昏一例愁”。“茶褐园林新柳色，鹿胎田地落梅香”，“江边石上谁知处，绿战红酣别是春”。“只有人间闲妇女，一枚煎饼补天穿”，皆是李颀诗（因颀字太白，遂讹作太白）。“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雨崖间，阔狭各一苇”，是白居易诗。“晚花红艳静，高树绿阴初。亭午清无比，溪山画不如”，是杜牧诗。“虬鬚憔悴羽林郎，曾入甘泉侍武皇。雕没夜云知御苑，马随仙仗识天香”，是李郢诗。而皆以为太白诗矣。又若“霜结梅梢玉，险凝竹干银”，“竹粉千腰白，桃皮半颊红”。“心为杀人剑，泪是报恩珠”，“绮楼何氛氲，朝日正杲杲”，“玉颜上哀啜，绝耳非世有”，“佳人微醉玉颜酡，笑倚妆楼淡小蛾”，“借问单楼与同穴，可能银汉胜重泉”，“露暗烟浓草色新，一番流水满溪春。可怜渔父重来访，只见桃花不见人”，“昔日狂秦事可嗟，直驱鸡犬入桃花。至今不出烟峦口，万古潺湲一水斜”，“庭中繁树乍含芳，红锦重重剪作囊。还合炎蒸留烁景，题来消得好篇章”诸句，未详为谁氏之作，其句法皆与太白不相似，亦皆以为太白诗矣。罗鄂州《新安郡志》谓南唐时另有一翰林学士李白，《姑熟十咏》是其所作。然则后人所传李白诸逸诗及断句之为诸书所误引而其名莫可考者，乌知非斯人之作耶？昔人论杜诗真伪，谓“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口鼻相去亦无几，谛视之，未有不差殊者。诗至少陵，固不可得而乱也。”斯言良是。夫学力如少陵，其诗不可得而乱；天才若青莲，其诗固可得而乱耶！然知其不可乱，而犹汇之编之，

而附之于本集之后，岂曰务博，良欲存此以为后人辨其真贋，而知所取法焉耳。

宋魏菊庄《诗人玉屑》十四卷载历论诸家一条，其下有旁注“李太白集”四字，厥后《汉魏诗乘》因而采之，而昧者互相引用，遂以为真太白之文矣。今按：其前曰：“诗之兴也，兆基邃古。唐歌虞咏，始载典谟；商颂周雅，方陈金石。其后研志缘情，二京弥甚；含毫沥思，魏晋弥繁。李都尉‘鸳鸯’之辞，缠绵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发越清迥。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鸟’意尽行间。河朔人物，王、刘为称首；洛阳才子，潘、左为觉先。乃若子建之牢笼群彦，士龙之籍甚当时，并文苑之羽仪，诗人之龟鉴。”凡一百二十五字，是骆宾王《和闰情诗启》之前数行。其后云：“骆宾王，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物驾，想见飘然之状。凡二十九字，其二十六字是裴敬所作《太白墓碑》中数语。盖“骆宾王”之下，“为诗格高旨远”之上，皆有缺文，原属两条，抄录者不察其舛误，而相联属为一则。在菊庄原本，要未尝缪误至此。《汉魏诗乘》因菊庄俗本之误而承其误，盖有由矣。即是推之，今所编辑《拾遗》，安知不类于是？而宋次道所裒益《全集》之诗文，又安知不亦类于是耶？后之读者，尚有鉴于斯哉！

郑樵《通志·艺文略》别集内载云：“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阳冰录。又《度北门集》一卷。”于制诰党中复载云“李白度北门集一卷”。刘少彝曰：“《度北门集》，当是供奉翰林时代言之草，岂《通考》所谓《翰林集》者，故已汇入。然今本无一字存者，其为湮佚无疑矣。”余考《旧唐书》之《经籍志》、《新唐书》之《艺文志》及《太白列传》，皆不载此书，而他籍亦鲜有言之者。岂亦南唐之翰林学士李白所作耶？抑“李白度”者其人名，“北门集”者其书名，而后人误读之耶？聊志于未，以俟博学者辩之。

## 李白全集卷之三十一 附录一

### 序志碑传十二首

#### 草堂集序

宣州当涂县令李阳冰撰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1)凉武昭王暕九世孙。(2)蝉联珪组，(3)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4)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5)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6)惊姜之夕，(7)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

(1)唐时陇西郡，渭州也，无成纪县，而秦州天水郡乃有成纪。此云陇西成纪人，盖推其先世郡邑而云耳。

(2)《汉书·李广传》言广为陇西成纪人。在汉初，成纪本属陇西，至武帝元鼎三年，分陇西置天水郡，于是成纪属天水，而不属陇西矣。唐李氏族望，推为广所出者，皆曰陇西成纪，盖本此也。凉武昭王暕，系出李广之后。当晋安帝之末，为群雄所奉，推为敦煌太守，遂启霸图，兵不血刃，坐据河西五郡，国号曰凉，自称为公，在位十八年薨，国人上谥曰凉武昭王。暕子曰歆，歆子曰重耳，重耳子曰熙，熙子曰天赐，天赐子曰虎，虎子曰暕。暕子曰渊，于是代隋而有天下，是为唐高祖。玄宗天宝二年，追尊凉武昭王曰兴圣皇帝。

(3)《南史·王筠传》：爵位蝉联，文才相继。

(4)《诗·商颂》：“昔在中叶”，《毛传》曰：“叶，世也。”按范传正《墓碑》云“隋未多难，一房被审于碎叶，”与此文所谓“中叶非罪，谪居条支”，地名不同。《新唐书》略之，但言隋末以罪徙西域。考《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条支国又在其西，行百余日，方至其国，与中国绝远，疑非谪戍者所居。《唐书·地理志》，西域羁糜州有条支都督府，以诃达罗支国伏宝瑟颠城置，领州九，隶安西都护府，乃唐龙朔元年所置，隋时无之。恐碎叶为是，条支乃惜言作西域极远之他说耳。

(5)《史记》：虞舜者名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

(6)《艺文类聚》：老子姓李，名耳，字泊阳，楚国苦县赖乡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虽受气于天，然生于李家，犹以李为姓。又云：母到李树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

(7)《左传》：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

不读非圣之书，(1)耻为郑、卫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辞。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已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趋风，列岳结轨，(2)群贤翕习，(3)如鸟归凤，卢黄门云：(4)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5)至今朝诗体，尚有梁、

陈宫掖之风，(6)至公大变，扫地并尽。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横被六合，(7)可谓力敌造化欤！

(1)《后汉书》：周燮专精《礼》《易》，不读非圣之书。

(2)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文：“结轨还辕，东向将报。”颜师古曰：“结，屈也。轨，车迹也。”

(3)张华《鹪鹩赋》“飞不飘扬，翔不翕习。”李善注：“翕习，盛貌”。

(4)《新唐书》：卢藏用，字子潜，幽州范阳人。神龙中，累擢中书舍人，历吏部、黄门侍郎。

(5)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文明初，举进士，擢麟台正字，迁右拾遗。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初为《感遇诗》三十八章。王适曰：“是必为海内文宗。”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卢藏用《陈氏集序》：君名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汉，虚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非夫岷、峨之精，巫、庐之灵，则何以生此。

(6)《大唐新语》：梁简文之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陈书》：后主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押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辞。

(7)班固《西部赋》：横被六合。

天宝中，皇祖下诏，(1)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2)出入翰林中，(3)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4)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篆于齐州紫极宫，将东归蓬莱，仍羽人，驾丹丘耳。(5)

(1)皇祖，玄宗也。玄宗于代宗为祖，是文作于代宗即位之后，故曰皇祖。

(2)《雍录》：金銮殿在学士院之左。《长安志》：大明宫有金銮殿，在环周殿西北。

(3)《唐会要》：翰林院，开元初置，在银台门内，麟德殿西厢重廊之后，盖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

(4)《唐书·地理志》，河南采访使，治汴州。陈留郡即汴州，北海郡即青州，济南郡即齐州，俱属河南道。

(5)《楚辞》：“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羽毛也。”朱子注：“仍，因就也。羽人，飞仙也。丹丘，昼夜常明之处也。”

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论《关雎》之义，(1)始愧卜商；(2)明《春秋》之辞，终惭杜预。(3)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

(1)《韩诗外传》：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大，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主之所悬命也。河洛出图书，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至，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

(2)《家语》：卜商，卫人，字子夏。习于《诗》，能通其义，以文学著名。

(3)《晋书》：杜预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沉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惟秘书监挚虞赏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

## 李翰林集序

前进士魏颢

《摭言》：进士通称谓之秀才，得第谓之前进士。

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3)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2)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5)皆五百年矣。

(1)艮，限也。

(2)蜀于方位居中州之西南，剑门、岷山、峨眉山、锦江，皆在其地。

(3)司马相如、扬雄，皆蜀郡成都人。严君平、王褒，亦称蜀人，未详生何县。陈子昂，梓州射洪人。俱见前往。

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1)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伏羲造书契后，(2)文章滥觞者《六经》。(3)《六经》糟粕《离骚》，(4)《离骚》糠粃建安七子。(5)七子至白，中有兰芳，情理宛约，词句妍丽，白与古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后耳。(6)

(1)唐时绵州隶剑南道，又谓之巴西郡，古广汉郡地，在成都东北三百五十里。

(2)孔安国《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音释》云：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一云，以书契约其事也。郑玄云：以书书木边、言其事，刻其木，谓之书契也。

(3)滥觞，谓原本也。详见二十八卷注。

(4)《庄子》：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为何言耶？”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陆德明注：“糟，李云酒滓也，司马云烂食曰魄，一云糟烂为魄。本又作粕，音同。许慎云：粕，已漉粗糟也。”

(5)《典论》：“今之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干、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词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驎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建安者，汉献帝年号。七人聚于其时，故世谓之建安七子。

(6)《庄子》：“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陆德明注：“瞠，敕庚反，又丑郎反。”《字林》云：“直视貌。一云斜视。”

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1)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大鹏赋》时家藏一本。故宾客贺公奇白风骨，呼为谪仙子，由是朝廷作歌数百篇。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以张垪谗逐，游海岱间。(2)年五十余，尚无禄位。(3)禄位拘常人，横海鲲，负天鹏，岂池笼荣之！

(1)持盈法师，玉真公主号，公主出家为道士，故曰法师。《金石录》：《玉真公主墓志》，王缙撰。志云公主法号无上真，字元元，天宝中更赐号曰持盈。而唐史但言字持盈耳。琦按：《旧唐书·玄宗本纪》，玉真公主先为女道士，天宝三载让号及实封，赐名持盈。以为字持盈，乃《新唐书》之误。

(2)《唐书·百官志》：中书省有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进奏参仪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行。张垞，丞相说之子，尚玄宗女宁亲公主，以中书舍人供奉翰林。海岱间，古青、徐二州地也。

(3)《文献通考》：翰林学士，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置。初以中书务繁，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书命，至是号供奉为学士，别建学士院，专掌内命，以张垞、刘光谦首居之，而集贤所掌，于是罢息。自后给事中张淑。中书舍人张渐、窦华等，相继而入焉。其后有韩雄、阎伯均、孟匡朝、陈兼、蒋镇、李白等皆在翰林中，但假其名，而无所职。《雍录》：开元前，北门本无学士，亦无职守，如李白辈供奉翰林，乃以其能文特许入翰林，不曰以某官供奉也。俗传白衣入翰林者此也。又曰上数欲命白以官，为宫中所捍而止，是白在天宝竟无官也。

顛始名万，次名炎。万之日，不远命驾江东访白。游天台，还广陵，见之。眸子炯然，哆如饿虎，(1)或时束带，风流酝籍。(2)曾受道箓于齐，有青绮冠帔一副。少任侠，(3)手刃数人。与友自荆徂扬，路亡权窆，回棹方暑，亡友糜溃，白收其骨，江路而舟。(1)又长揖韩荆州，荆州延饮，白误拜，韩让之，白曰：“酒以成礼。”荆州大悦。(5)

(1)《韵会》：“哆，大貌。”

(2)《汉书》：薛广德，为人温雅有酝籍。服虔曰：“宽博有余也。”颜师古曰：“酝，言如酝酿也；籍，有所荐籍也。”史炤曰：“酝籍，有雅度之称。”《北史》：王昕母清河崔氏，学识有风训，生九子，皆风流酝籍。

(3)《史记》：季布为气任侠，有名于楚。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卿者也。”应劭曰：“任谓有坚完可任托以事也。”颜师古曰：“任谓任使其气力。侠之言侠也，以权力侠辅人也。任音人禁反。侠音下颊反。”

(4)事详《上安州裴长史书》内。

(5)《世说》：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饮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答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太白盖借毓语以解嘲也。

白始娶于许，(1)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2)

(1)太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云：“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是其始娶乃许圜师之孙女也。

(2)太白《窜夜郎留别宗十六璟》诗有“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陆离。斩鳌

翼媧皇，三入鳳凰池，”“令姊忝齊眉”等語，是其終娶者乃宗楚客之家也。而此云宋，蓋是宗字之訛耳。若劉、若魯婦，則無所考。太白後只一子伯禽，則未知其明月奴與，其頗黎與？

間携昭陽、金陵之妓，(1)迹類謝康樂，世號為李東山，駿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斗，醉則奴丹砂扶青海波。(2)滿堂不樂，白宰酒則樂。

(1)大白有“小妓金陵歌楚聲，家童丹砂學鳳鳴”之句，又有《示金陵子》詩。昭陽妓，無考。

(2)其《東山吟》云“酣來自作青海舞”，據此抚字乃舞字之訛。顥平生自負，人或為狂，白相見混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後必著大名于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顥為集。顥今登第，豈符言耶？解携明年，(1)四海大盜，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謫居夜郎。罪不至此，屢經昭洗，朝廷忍白久為長沙，汨羅之俦，路遠不存，否極則泰，白宜自寬。

(1)陸機詩：“抚膺解携手，永叹結遺音。”蓋言解散其携手之歡也。宋之問詩：“骨肉初分愛，親朋忽解携。”張九齡詩：義沾投分未，情及解携初。“皆用其義。

吾觀白之交義，有濟代命，然千均之弩，(1)魏王大瓠，(2)用之有時。議者奈何以白有叔夜之短，(3)儁黃祖過禰，(4)晉帝罪阮，(5)古無其賢，所謂仲尼不假蓋于子夏。(6)

(1)《史記·穰侯傳》：以天下攻齊，如以千均之弩決潰痛山。

(2)《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玉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3)叔夜之短，謂其飲酒恃才如嵇叔夜也。

(4)禰衡事見二十二卷注。

(5)《晉書》：山濤舉阮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于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

(6)《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吝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仲尼不假蓋于子夏，护其短也。”

經亂離，白章句蕩盡。上元末，顥于絳偶然得之，(1)沉吟累年，(2)一字不下。(3)今日懷旧，援筆成序，首以贈顥作、顥酬白詩，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鵬賦》、古樂府諸篇，積薪而錄；文有差互者，兩舉之。(4)白來絕筆，吾其再刊。(5)付男平津子掌。其他事迹，存于後序。(6)

(1)唐時河東道絳州有絳縣。

(2)沉吟累年，謂諷咏不倦。

(3)一字不下，謂不敢妄加評鹭。

- (4)积薪而录，谓随所得而编次，不论先后，如积薪然。两举之，谓两存
- (5)再刊，谓后何所得，再加续补。
- (6)其他事迹，存于后序，谓事迹之未尽者，俟有访闻，作后序以纪之也。

琦按：是篇钩章棘句，期期不易读，度其阙文讹字必多。若笔体如是，太白“必著大名于天下”之语，毋乃为不虞之褒乎！

## 李翰林别集序

朝散大夫行尚书职方员外  
郎直史馆上柱国乐史述

李翰林歌诗，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1)史又别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今于三馆中得李白赋序表赞书颂等，(2)亦排为十卷，号曰《李翰林别集》。

(1)《新唐书·艺文志》：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阳冰录。此云十卷，盖《唐书》误也。

(2)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也，皆寓崇文院中，名虽有三，实止一地，为宋时藏书之府。《玉海》：按《六典》，武德四年，始置修文馆。贞观二年，建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开元五年，乾元殿东廊写四部书。十三年，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以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三馆之名肇于此矣。其昭文馆隶门下省，史馆寓集贤，尚未合为一。自梁徙汴都，旧制未备。正明中，始于今右长庆门东北小屋数十楹为三馆，湫隘庳陋，仅庇风雨。太平兴国中，诏有司度左升龙门东北车府地为三馆，栋宇之制，皆上亲授。三年二月毕功，尽迁西馆之书分于两庑贮焉。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为史馆书库，凡六库，分经史子集四部，正副本凡八万卷。初，乾德中平蜀，得书万三千卷，开宝中平吴，得书二万余卷；参以旧书，为八万卷。凡六库书籍，皆以类相从，用雕木为架，青绫帕幕之。简册之府，翕然一变矣。

翰林在唐天宝中，贺秘监闻于明皇帝，(1)召见金銮殿，降步辇迎，如见绮皓。草和蕃书，(2)思若悬河。(3)帝嘉之，七宝方丈，赐食于前，御手调羹。于是置之金銮殿，出入翰林中。其诸事迹，《草堂集序》、范传正撰《新墓碑》亦略而详矣。史又撰《李白传》一卷，(4)事又稍周。然有三事，近方得之。

(1)《旧唐书》：上皇谥曰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玄宗。

(2)和蕃书，集中不载，盖已亡佚。

(3)《晋书》：郭象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

(4)史所撰《李白传》，即《宋史·艺文志》所载乐史《李白外传》一卷是也，今亦不传。尝见《合璧事类》中引《李白传》云：“每宴饮，无不先及；每庆具，无不先沾。中厩之马代其劳，内厨之膳给其食。”疑即乐史所撰者与？

开元中，(1)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2)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车，(3)太真妃以步辇从，(4)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一十六色。(5)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焉！”遽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供奉李白，立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然承诏旨，由若宿醒未解，因援笔赋之。其一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红艳露凝香，

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其三曰：“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龟年以歌辞进，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6)酌西凉州葡萄酒，(7)笑领歌辞，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8)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妃饮罢，敛绣巾重拜。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靴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辞，力士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矣。”太真妃颇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1)太白人翰林在天宝初年，此云开元中，是叙得木芍药之由，不指赋《清平调》之时也。

(2)原注：《开元天宝花木记》云：禁中呼木芍药为牡丹。《通志略》：牡丹，其花可爱如芍药，宿枝如木，故得木芍药之名。芍药著于三代之际，风雅之所流咏也。牡丹初无名，故依芍药以为名，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为名也。牡丹晚出，唐始有名。

(3)《太真外传》载沉香亭赏牡丹事，“照夜车”作“照夜白”。按《明皇杂录》，上所乘马有玉花骢、照夜白。《开元记》：照夜白，封太山回，令陈闳图之。《画鉴》：曹霸《人马图》，红衣美髯奚官牵玉面骅，绿衣阉官牵照夜白。则车字殆白字之讹欤？

(4)《通鉴》：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后宫数千，无当意者。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绝世无双，上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冠，号太真，更为寿王娶左卫郎将韦昭训女。潜纳太真宫中。太真肌态丰艳，晓音律，性警颖，善承迎上意。不期岁，宠遇如惠妃，宫中号曰娘子。凡仪礼皆如皇后，天宝四载八月，册为贵妃。

(5)《旧唐书》：玄宗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玉海》：梨园在光化门北。

(6)《韵会》：“玻璃，西国王，此云水玉，千年冰化，亦书作颇梨。”

(7)唐时诸州有凉州，无西凉州。考晋末凉州之地，为群雄割据，分裂为三。李暠都酒泉，谓之西凉；秃发乌孤都乐都，谓之南凉；沮渠蒙逊都张掖，谓之北凉。西凉之地、在唐时则肃州酒泉郡也。又西魏于古之张掖郡置西凉州，寻改为甘州，在唐亦为甘州。又谓之张掖郡，则甘、肃二郡皆有西凉之名。及考白乐天诗注，有西凉节度杨敬述。以《唐书·玄宗本纪》校之，杨敬述乃凉州都督也。《集异记》：叶法善言，西凉府今夜之灯。元稹《乐府》：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麻稠。疑唐时概谓凉州为西凉耳。

(8)倚曲，以声合曲也，今谓之倚声。

此一事盖得之唐人所著《松窗录》。

白尝有知鉴，客并州，识汾阳王郭子仪于行伍间，(1)为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阳功成，请以官爵赎翰林，上许之，因而免诛。(2)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阳之报德如彼。

(1)按《唐书》，子仪以上元三年封汾阳郡王，去太白贬夜郎时已四岁矣，史盖追书其爵如此。

(2)《学圃菑苏》引乐史《李白序》曰：郭子仪初在行伍，李白客并州，于哥舒翰坐中见之，曰：“此壮士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当拥节旄。”屡脱其刑责。翰因署为牙门将。后子仪戡定安史之乱，历诸道节度。及永王璘反，事干李白，子仪请以官爵赎翰林，上许之，因而免诛。与此文不同。考《唐书》，子仪未尝为哥舒部下将。而太白流夜郎时，安庆绪尚在，史思明方强，何云戡定。此盖出自诸家稗说，而此书误以为乐史序耳。

此一事得之裴敬所作《翰林学士李公墓碑》。

白之从弟令问，尝目白曰：“兄心肝五脏皆锦绣耶？不然，何开口成文，挥翰霞散尔尔！”

此一事得之太白所作《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覲省序》。传中漏此三事，今书于序中。白有歌云：“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及一杯水。”盖叹乎有其时而无其位。呜呼！以翰林之才名，遇玄宗之知见，而乃飘零如是！宋中丞荐于圣真云：(1)“一命不沾，四海称屈。”得非命与？白居易赠刘禹锡诗云：“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斯言不虚矣。凡百有位，无自轻焉。撰集之次，聊存梗概而已。时在绕雷州中，(2)咸平元年三月三日序。(3)

(1)圣真谓肃宗。按《唐书》，肃宗谥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圣真疑是圣宣之讹。

(2)绕雷州，商州也。《汉书·王莽传》：“绕雷之固，南当荆楚。”颜师古注：“谓之绕雷者，言四面塞阨，其道屈曲，溪谷之水，回绕而雷也。”其处即今之商州界七盘十二谿是也。

(3)咸平，宋真宗即位改元之年号。时乐史由著作郎值史馆迁职，方出知商州，见《宋史》。

## 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

呜呼！姑熟东南，(1)青山北址，(2)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呜呼哀哉！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义以济难，公其志焉；识以辩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为王师，下为伯友。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悲夫！圣以立德，贤以立言，道以恒世，言以经俗，虽曰死矣，吾不谓其亡矣也。(3)有子曰伯禽、天然，长能持，幼能辩，数梯公之德，必将大其名也已矣。

(1)姑熟，即当涂县之旧名，详见二十五卷注。

(2)青山，在太平府城东南三十里。太白初葬龙山，后乃迁葬青山。此云青山北址，谓龙山在青山之北耳。

(3)《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铭曰：

立德谓圣，立言谓贤。嗟君之道，奇于人而侔于天，(1)哀哉！

(1)《庄子》：子贡曰：“敢问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陆德明注：“司马云：畸，不偶也；侔，等也，亦从也。”

按《唐书·李华传》，言天下士大夫家传墓板及州县碑颂，时时贪金帛往请。今华之文多见于《文苑英华》、《唐文粹》中，乃作太白墓志，不持于生平行事一切不言，即郡邑、世系、表字、配偶亦略而不书，寥寥数言，何其惜墨如金乃尔。即其揄扬之辞，亦与太白泛而不切，较之元微之所作杜子美墓志，相去天渊矣。

## 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

尚书膳部员外郎刘全白撰  
朝议郎行当涂县令顾游秦建

碣即碑也。《韵会》，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

君名白，广汉人。(1)性倜傥，好纵横术。善赋诗，才调逸迈，往往兴会属词，恐古人之善诗者亦不逮，尤工古歌。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

(1)太白，绵州人，而此云广汉，盖绵州在唐为巴西郡，在汉蜀广汉郡，本旧时地名而言，谓之广汉，唐时实无广汉郡名也。

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1)上重之，欲以纶诰之任委之；(2)同列者所谤，诏令归山。遂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又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流离轹轳，(3)竟无所成名。有子名伯禽。偶游至此，遂以疾终，因葬于此。文集亦无定卷，家家有之。代宗登极，广拔淹瘁，时君亦拜拾遗，(4)闻命之后，君亦逝矣。呜呼！与其才不与其命，悲夫！

(1)《困学纪闻》：李白上《宣唐鸿猷》一篇，即本传所谓召见金銮殿奏颂一篇者也。今集中阙。

(2)沈约《齐安陆昭王碑文》：“始以文学游梁，俄而入掌纶诰。”李周翰注：“纶诰，谓天子制敕之言。”

(3)《韵会》：轹轳，车行不利，故人不得志谓之轹轳。亦作輶轳。《楚辞》：“輶轳留滞。”王逸曰：“不遇也。”

(4)《唐书·百官志》：门下省有左拾遗六人，中书省有右拾遗六人，皆从八品上，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

全白幼则以诗为君所知，及此投吊，荒坟将毁，追想音容，悲不能止。邑有贤宰顾公游秦，志好为诗，亦常慕效李君气调，因嗟盛才冥寞，(1)遂表墓式坟，(2)乃题贞石，(3)冀传于往来也。

(1)颜延年诗：“衣冠终冥漠，陵邑转葱菁。”刘良注：冥漠，虚无也。

(2)《后汉书·明帝纪》：遣使者以中牢祠萧何、霍光。帝谒园陵，过式其墓。章怀太子注：“式，敬也。《礼记》曰：行过墓必式。”

(3)王。《头陀寺碑文》：“胜幡西振，贞石南刊。”刘良注：“贞，坚也。”

贞元六年四月七日记，(1)沙门履文书。坟去墓记一百二十步。

(1)贞元，德宗年号。贞元六年，去宝应元年太白没时二十九年。

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  
新墓碑并序

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

骐驎筋力成，意在万里外，历块一蹶，(1)毙于空谷，(2)惟余骏骨，(3)价重千金。大鹏羽翼张，势欲摩穹昊，天风不来，海波不起，塌翅别岛，(4)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之谓矣。

(1)王褒《圣主得贤臣颂》“过都越国，蹶如历块。”颜师古注：“如经历一块，言其疾速之甚也。”

(2)《诗·小雅》：“皎皎白驹，在彼空谷。”毛传：“空，大也。”

(3)骏骨，见十一卷注。

(4)《楚辞》：“为凤凰作鹑笼兮，虽翕翅其不容。”塌翅，犹翕翅之谓。又陈琳《檄文》：“垂头塌翼，莫所冯恃。”或用其字，误拓作塌，亦未可定。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1)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2)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

(1)《唐书·地理志》，焉耆都督府、贞观十八年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都护玉方翼所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隶安西都护府。其叙自安西入西域道里，受西四出约千余里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

(2)《韵会》：“侨，寓也。”《增韵》：“旅寓而居也。”

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1)“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2)名之与字，咸所取象。(3)受五行之刚气，(4)叔夜心高；(5)挺三蜀之雄才，(6)相如文逸。瑰奇宏廓，拔俗无类。(7)少以侠自任，而门多长者车。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8)彼渐陆迁乔，(9)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器度弘大，声闻于天。

(1)天枝，谓帝室之支派。王僧孺《发愿文》：“天枝峻密。帝叶英芬。”

(2)长庚亦谓之太白，即五星之金星也。

(3)五星各聚五行之精气而成象。

(4)五行之中，金得其刚，故曰得五行之刚气。

(5)《三国志注》，嵇康，字叔夜，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学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

(6)三蜀，蜀郡、广汉郡、犍为郡也，见四卷注。

(7)《世说注》：《晋阳秋》曰：吕安志量开旷，有拔俗风气。

(8)《史记》：陈平家乃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齐威王之时，喜隐，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9)《周易·渐卦》：“九三，鸿渐于陆。”《诗·小雅》：“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天宝初，召见于金銮殿，玄宗明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论当世务，草答善书，辩如悬河，笔不停缀。(1)玄宗嘉之，以宝床方丈赐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无恩侔。遂直翰林，专掌密命，将处司言之任，多陪侍从之游。他日，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2)既而上疏请还旧山，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3)不能不言温室树，(4)恐掇后患，惜而遂之。

(1)祢衡《鹦鹉赋序》：“笔不停缀，文不加点。”

(2)《旧唐书·宦官传》：天宝初，加高力士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七载，加骠骑大将军。范不称力士名。而称高将军，非尊力士也，以见玄宗优宠太白之至耳。

(3)《汉书》：长公主共养省中。伏俨曰：蔡邕云本为禁中，门阁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改曰省中。颜师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当察视，不可妄也。”

(4)《汉书》：或问孔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是。

公以为千钧之弩，一发不中，则当摧橦折牙，(1)而永息机用，安能效碌碌者苏而复上哉！(2)脱屣轩冕，(3)释羁缰锁，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间。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遣余年也。

(1)《太平御览》：王琚《教射经》曰：张弩，左手承橦，右手迎上。《释名》：肾，钩弦者曰牙，似齿牙也，是橦者弩之匣，牙者弩之机钩也。

(2)《史记·平原君传》：“公等碌碌，所谓因人成事者也。”《索隐》曰：“《说文》云：碌碌，随从貌。《酷吏传》：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瞻。碌碌，犹碌碌也。”《左传》：“主人悬布，董父登之，及蝶而绝之，坠，则又悬之，苏而复上者三。”《正义》曰：“苏者，死而更生之名也。董父坠而闷绝，似若死然，得苏悟而复缘布上。”

(3)脱屣，见二十二卷注。

在长安时，秘书监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哭鬼神矣！”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朝列赋谪仙歌百余首。俄属戎马生郊，(1)远身海上，往来于斗、牛之分，(2)优游没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境，终年不移。长江远山，一泉一石，无往而不自得也。晚岁，渡牛渚矶，至姑熟，悦谢家青山，(3)有终焉之

志。盘桓利居。(4)竟卒于此。其生也，圣朝之高士，其往也，当涂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罗俊逸，拜公左拾遗，制下于彤庭，(5)礼降于玄壤，生不及禄，没而称官，呜呼命与！

(1)《老子》：“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上公往，“战伐不止、戎马生于郊境之上、久不还也。”

(2)《史记·正义》：吴地，斗牛之分野，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也。

(3)牛渚矶、姑熟、青山，俱见前注。青山有谢眺旧宅，故曰谢家青山。

(4)《周易·屯卦》：“初九，磐桓利居贞。”孔颖达《正义》：“磐桓，不进之貌。处屯之初，动则难生，故磐桓也。不可进，惟宜利居处贞正。”

(5)彤庭，见一卷注。

传正共生唐代，(1)甲子相悬，常于先大夫文字中见与公有浔阳夜宴诗，则知与公有通家之旧。

(1)《新唐书》：范传正，字西老，邓州顺阳人。父伦，为户部员外郎，与赵郡李华善，有当世名。传正举进士、宏辞，皆高第，授集贤殿校书郎，历歙、湖、苏三州刺史，有殊政，进拜宣歙观察使，代还，改光禄卿。

早于人间得公遗篇逸句，吟咏在口。无何，叨蒙恩奖，廉问宣、池。(1)按图得公之坟墓在当涂属邑，因令禁樵采，备洒扫。访公之子孙，欲申慰荐。凡三四年，乃获孙女二人，一为陈云之室，一为刘劝之妻，皆编户甿也。(2)因召至郡庭，相见与语。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进退闲雅，应对详谛，(3)且祖德如在，儒风宛然。问其所以，则曰：“父伯禽，以贞元八年不禄而卒。(4)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无官，父歿为民，有兄不相保，为天下之穷人。无桑以自蚕，非不知机杼；无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况妇人不任，布裙糲食，(5)何所仰给，俚于农夫，(5)救死而已。久不敢闻于县官，惧辱祖考，乡闾逼迫，忍耻来告。”言讫泪下，余亦对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遗言宅兆，(7)顷属多故，殁于龙山东麓，地近而非本意。坟高三尺，日益摧圯，力且不及，知如之何。”闻之惘然，将遂其请，因当涂令诸葛纵会计在州，得谕其事。纵亦好事者，学为歌诗，乐闻其语，便道还县，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阳。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8)迁神于此，遂公之志也。西去旧坟六里，南抵驿路三百步，北倚谢公山，即青山也，天宝十二载敕改名焉。因告二女，将改适于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穷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门，生纵偷安，死何面目见大父于地下？(9)欲败其类，所不忍闻。”余亦嘉之，不夺其志，复并税、免徭役而已。

(1)宣池二州，唐时属江南西道。

(2)《史记》：“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说文》：“甿，田民也，武庚切。”

(3)谛，审也，都计切。

(4)《礼记》：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孔颖达《正义》：“不禄者，士

禄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终其禄也。”

(5)《韵会》：粃，米不精也。”

(6)俪，偶也。

(7)《孝经》：“卜其宅兆而安措之。”唐明皇注，“宅，墓穴也；兆，莹域也。”

(8)《周礼·司会》“以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计。”元和十二年，去宝应元年公卒时，得五十六年。

(9)《史记·留侯世家》：“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应助曰：“大父，祖父也。”

今士大夫之葬，必志于墓，有勋庸道德之家，兼树碑于道。余才术贫虚，不能两致，今作新墓铭，兼刊二石，(1)一置于泉扃，一表于道路，亦岷首、汉川之义也，庶芳声之不泯焉。

(1)《晋书》：杜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岷山之上，曰：“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

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时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编辑断简，以行于代。铭曰：

嵩岳降神，(1)是生辅臣；蓬萊譴真，斯为逸人。晋有七贤，(2)唐称八仙，应彼星象，(3)唯公一焉。晦以曲素，(4)畅于文篇，万象奔走乎笔端，万虑泯灭乎罇前。卧必酒瓮，行惟酒船，吟风咏月，席地幕天，(5)但贵乎适其所适，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于日，(6)宁审乎寿终百年。谢家山兮李公墓，异代诗流同此路。旧坟卑庳风雨侵，(7)新宅爽垲松柏林。(8)故乡万里且无嗣，二女从民永于此，猗欤琢石为二碑。(9)一藏幽隧一临歧。(10)岸深谷高变化时，一存一毁名不亏。

(1)《诗·大雅》“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2)晋七贤，见十二卷注。

(3)应星象，谓梦长庚而生也。

(4)《尚书·说命》：“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说文》：“曲，酒母也。”“蘖，牙米也。”

(5)刘伶《酒德颂》：“幕天席地，纵意所如。”

(6)《博物志》：昔刘玄石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言其节度。归至家，当醉，而家人不知，以为死也，权葬之。酒家计千日满，乃忆玄石前来酤酒，醉向醒耳，往视之。云：“玄石亡来三年，已葬。”于是开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饮酒，一醉千日。”

(7)《左传》：“宫室卑廊。”《广韵》：“庳，下也。”

(8)爽垲，高地，详二十八卷注。

(9)《诗·商颂》：“猗与那与。”《毛传》曰：“猗，叹辞。”《正义》曰：“谓美而叹之也。”

(10)宋孝武帝诗：“深松朝已雾，幽隧晏未明。”《韵会》：“隧，墓道也，谓掘地通道以葬。”

## 翰林学士李公墓碑

前守秘书省校书郎裴敬

李翰林名白，字太白，以诗著名。召入翰林，世称才名，占得翰林，他人不复争先。其后以胁从得罪，(1)既免，遂放浪江南，死宣城，葬当涂青山下。李阳冰序诗集，粗具行止。敬尝游江表，(2)过其墓下，爱其才，壮其气，味其嗜酒，知其取适，作碑于墓。

(1)《夏书》：胁从罔治。

(2)江表，谓江南之地。

且曰：先生得天地秀气那？不然，何异于常之人耻？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贺监号为滴仙，不其然乎？故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视尘中屑屑米粒，虫睫纷扰，菌蠢羸跼之比。(1)

(1)张衡《南都赋》：“芝房菌蠢生其隈。”《三国志注》：曹植上书：“固当羸缚于世绳，维系于禄位。”班固《东都赋》：“蹂躪其十二三。”李善注：“《字林》曰：蹂，践也，汝九切。《说文》：躪，辘也，与躪同，力振切。”

又尝有知鉴，客并州，识郭汾阳于行伍间，为免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又常心许剑舞，裴将军，予曾叔祖也，尝投书曰：“如白愿出将军门下。”其文高，其气雄，世稀其本，惧失其传，故序传之。太和初，文宗皇帝命翰林学士为三绝赞，公之诗歌，与将军剑舞，(1)泊张旭长史草书，(2)为三绝，夫天付上才，必同灵气，贤杰相投，龙虎两合，可为知者言，非常人所知也。

(1)《太平广记》：开元中，将军裴旻居母丧，诣吴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助。道子曰：“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厉，获通幽冥。”旻于是脱去缞服，若常时装饰，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百人，无不惊栗。道子于是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

(2)张长史草书，见六卷注。

夫古以名德称占其官溢者甚希，前以诗称者，若谢吏部、何水部、陶彭泽、鲍参军之类；(1)唐朝以诗称，若王江宁、宋考功、韦苏州、王右丞、社员外之类；(2)以文称者，若陈拾遗、苏司业、元容州、萧功曹、韩吏部之类；(3)以德行称者，元鲁山、阳道州；以直称者，魏文贞、狄梁公；(4)以忠烈称者，颜鲁公、段太尉；(5)以武称者，李卫公、英公；(6)以学行、文翰俱称者，虞秘监。(7)唐之得人，于斯为盛。翰林其以诗称之一也。

(1)谢吏部，谓谢朓，南齐时为尚书吏部郎。何水部，谓何逊，梁天监中起家奉朝请，为安西安成王参军事兼尚书水部郎。陶彭泽，谓陶潜，晋末为彭泽令。鲍参军，谓鲍照，宋临海王子项为荆州，以照为前军参军掌书记之任。

(2)王昌龄，字少伯，江宁人，第进士，中宏词科，为记水尉，后贬龙标尉。史称昌龄工诗，世称工江宁，盖以其地名称之。宋考功，名之间，字延清，虢州弘农人，景龙中为考功员外郎。韦应物，长安京兆人，贞元初为苏州刺史，世号韦苏州。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官至尚书右丞。杜甫，字子美，河南巩人，严武出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

(3)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则天朝举进士，官方拾遗。苏源明，京兆武功人，天宝间举进士第，累迁国子司业，擢考功郎中、知制诰，终秘书少监。元结，字次山，河南人，天宝十二年举进士，累官容管经略使。萧颖士，字茂挺，兰陵人，开元二十三年举进士，对策第一，后为扬州功曹参军。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历官吏部侍郎。

(4)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开元二十一年登进士第，为鲁山令，士大夫高其行，谓之元鲁山而不名。阳城，字亢宗，北平人，隐中条山，远近慕其德行，多从之学。李泌荐为著作郎，迁谏议大夫，改国子司业，出为道州刺史。魏徵，字玄成，钜鹿曲城人。当太宗朝，知无不言，每犯颜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移。官至侍中、特进，谥曰文贞。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则天朝前后匡正奏对，凡数万言，睿宗时追封梁国公。

(5)颜真卿，字清臣，琅邪临沂人，官刑部尚书，封鲁郡公，出使李希烈，不屈而死。真卿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称，而独曰鲁公。段秀实，字成公，陇州汧阳人，累官司农卿。朱泚盗据宫阙，将欲僭位，秀实夺象笏击之，中其颞，泚流血而走，凶党群至，遂遇害。诏赠太尉，谥曰忠烈。

(6)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人，南平萧铣，擒辅公祐，北破突厥颉利，西定吐谷浑，累封卫国公。李勣，字懋功，曹州狐离人，从太宗平窦建德，降王世充，破刘黑闥，斩徐圆朗，与赵郡王孝恭平辅公祐，与李靖破颉利，又破薛延陀，殄北悉定，累封英国公。唐初名将，推英、卫二公。

(7)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人，累官秘书监。太宗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

予尝过当涂，访翰林旧宅。(1)又于浮屠寺化城之僧，(2)得翰林自写《访贺监不遇》诗云：“东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味之不足，重之为宝，用献知者。又于历阳郡得翰林《与刘尊师书》一纸，(3)思高笔逸。又尝游上元蒋山寺，(4)见翰林赞志公云：“水中之月，了不可取，刀齐尺量，扇迷陈语。”文简事备，诚为作者，附于此云。

(1)《江南通志》：李白宅在太平府当涂县青山之麓。白至姑熟，依当涂令族人李阳冰，见山水幽邃，营宅以居。

(2)古化城寺在太平府城内向化桥西，礼贤坊巷内。

(3)《与刘尊师书》，今不存。

(4)道林寺在江宁府之独龙阜，梁改开善寺，宋改太平兴国寺，后改蒋山。按此文称蒋山寺，谓蒋山中所建之寺也。

会昌三年二月中，(1)敬自泝水草堂南游江左，(2)过公墓下。四过青山，两发涂口，徘徊不忍去。与前濮州鄆城县尉李劭，(3)同以公服拜其墓，问其墓左人毕元宥，实备洒扫，留绵帛，具酒馔祭公。知公无孙，有孙女二人，一娶刘劝，一娶陈云，皆农夫也，且曰二孙女不拜墓已五六年矣。因告邑宰李君都杰，请免毕元宥力役，俾专洒扫事。

(1)会昌，武宗年号，会昌三年，去宝应元年太白没时，盖八十二年矣。

(2)《江南通志》：泝水亦曰泚水，一名白沙河，源出六安州霍山之北，下流经寿州，入于淮。江左，大江以南之地，详十二卷注。

(3)《唐书·地理志》，河南道濮州有鄆城县。

嘻！享名甚高，后事何薄。谢公旧井，(1)新墓角落。青山白云，共为萧索。巨竹拱木，(2)如公卓犖。天长地久，其名不朽。此为祭文。写授元宥。

(1)《一统志》：谢公井在青山路侧，齐宣城太守谢朓所凿。

(2)《左传》：“尔墓之木拱矣。”杜预注：“合手曰拱。”

又为碑曰：“贵尽皆然，名存则难，故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已。

## 《旧唐书·文苑列传》

刘昫

李白，字太白，山东人。(1)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父为任城尉，因家焉。

(1)李阳冰、魏颢、刘全白、范传正诸人之作，皆以太白为蜀人。即以太白之诗考之，亦以巴蜀为故乡，东鲁乃寄寓，昭然分别。而刘氏独以为山东人。按杜子美诗：“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元微之《杜工部墓系铭》：“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疑太白寓家山东日久，故以山东称之，旧史遂承其误欤？若言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则更与范传正《新墓碑》所云“父客高卧云林，不求禄仕”者全不同，未知又何所本。

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筠征赴阙，荐之于朝，与筠俱待诏翰林。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时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旁若无人。初，贺知章见白，赏之曰：“此天上谪仙人也。”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在涂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白在宣州谒见，(1)遂辟从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

(1)太白避地庐山，为永王所迫致，是于《忆旧》《书怀》诗及《为宋中丞自荐表》甚明，旧史谓白在宣州谒见者误也。

后遇赦得还，竟以饮酒过度，死于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

## 《新唐书·文艺列传》

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1)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

(1)兴圣皇帝，谓李暹，唐高祖之七世祖，详见前注。

(2)巴西，蜀中郡名，即绵州也。

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十岁通诗书，既长，隐岷山。州举有道，不应。苏颋为益州长史，见白异之，曰：“是子天材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日沉饮，号竹溪六逸。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颰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饮。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数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璵、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安禄山反，转侧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句)。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1)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

(1)此则本裴敬《墓碑》及乐史《集序》。本文谓“免其刑责而奖重之”，刑责不过谓犯笞杖小罪，非谓其犯诛戮大刑。新史叙笔稍晦，后人乃谓子仪犯法将刑，以大白言于主帅，得免诛戮，殆后子仪力战而启中兴，皆属太白之力。不特小说传奇喧腾异说，而文人才士间亦人之诗笔，误矣。

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时宋若思将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寻阳，释囚，(1)辟为参谋，未几辞职。

(1)琦按：太白有《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予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诗，不言其囚系所坐何事。又其《为宋中丞自荐表》云：“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具已陈首。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覆清雪，寻经奏闻。”则知寻阳之囚正坐永王事。新史以为赦还之后，在寻阳坐事下狱，而宋若思释之者，以一事分为二事，非也。曾甫丰《后序》中已辨其误。

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年六十余。白晚好黄老，度牛清矶，至姑熟，悦谢家青山，欲终焉。及卒，葬东麓。元和末，宣歙观察使范传正祭其冢，禁樵采，访后裔，惟二孙女嫁为民妻，进止仍有风范，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顷葬东麓，非本意。”传正为改葬，

立二碑焉。告二女，将改妻士族，辞以孤穷失身，命也，不愿更嫁。传正嘉叹，复其夫徭役。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张旭草书为三绝。

## 李太白文集后序

唐李阳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当时著述，十丧其九”。咸平中。乐史别得白歌诗十卷。合为《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杂著为《别集》十卷。治平元年，得王文献公溥家藏白诗集上中二帙，凡广一百四篇。惜遗其下帙。熙宁元年。得唐魏万所纂白诗集二卷，凡广四十四篇。因哀唐类诗诸编，洎刻石所传，别集所载者，又得七十七篇、无虑千篇，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以别集附于后，凡赋、表、书、序、碑、颂、记、铭、赞文六十五篇，合为三十卷。同舍吕缙叔出《汉东紫阳先生碑》，而残缺间莫能辨，不复收云。复五月晦，常山宋敏求题。

论太白诗集之繁富，必归功于宋，然其紊杂亦实出于宋。盖李阳冰所序《草堂集》十卷，出自太白手授，乃其真确而无疑者也。次则魏万所纂太白诗集二卷，当亦不甚谬误。乐史所得之十卷，真贋便不可辨。若其他以讹传讹，尤难考订。使宋当日先后集次之时，以阳冰所序者为正，乐史所得者为续，杂采于诸家之二百五十五篇附于后，而明题其右，自某篇以下四十四首得自魏万所纂，自某篇以下一百四首得之王文献家所藏，自某篇以下若干首得之唐类诗，自某篇以下得之某地石刻，自某篇以下若干首得之别集，使后之览者信其所可信，而疑其所可疑，不致有鱼目混珠、碣砢乱玉之恨，岂不甚善。乃见不及此，而分析诸诗，以类相从，遂尔真伪杂陈，渭泾不辨，功虽勤也，过亦在焉，不重可惜乎！

《李白集》三十卷，旧歌诗七百七十六篇，今于有一篇，杂著六十五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次道既以类广白诗，自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盖白蜀郡人，初隐岷山，出居襄、汉之间，南游江、淮，至楚，观云梦。云梦许氏者，高宗时宰相圉师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云梦者三年。去之齐、鲁，居徂徕山竹溪。入吴，至长安。明皇闻其名，召见。以为翰林供奉。顷之，不合去，北抵赵、魏、燕、晋，西涉岐、邠，历商于，至洛阳，游梁最久。夏之齐、鲁，南游淮、泗，再入吴，转徙金陵，上秋浦、寻阳。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败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系寻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赏，而若思军赴河南，遂释白囚，使谋其军事，上书肃宗，荐白才可用，不报。是时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终以污璘事长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憩岳阳、江夏。久之，复如寻阳，过金陵，徘徊于历阳、宣城二郡。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其始终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也。范传正为白墓志，称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景，终年不移。则见于白之自序者，盖亦其略也。旧史称白山东人，为翰林待诏，又称永王璘节度扬州，白在宣城谒见，遂辟为从事；而新书又称白流夜郎，还寻阳，坐事下狱，宋若思释之者，皆不合于白之自叙，盖史误也。白之诗连类引义，虽中于法度者寡，然其辞闳肆俊伟，殆骚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旧史称白有逸才，志气宏成，飘然有超世之心。余以为实录，而新书不著其语，故录之，使览者得详焉。南丰曾巩序。

南丰据太白之诗书所自叙者，以驳正新旧二史之误，是矣。其谓留云梦者三年，去之齐、鲁，尚未是。按《上裴长史书》“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盖谓上书之时，羁留云梦，已及三年，非谓三年之后遂去云梦而他适也。太白有《送侄晞游庐山序》，曰“南游云梦，览七泽之壮观。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云云，南与丰偶失之考证耳。然南丰云杂著六十五篇，今本有六十六篇，岂此一篇系后人增益，而南丰所见尚无之耶？又谓太白之卒年六十有四，按李华《墓志》，乃六十二也。以《代宋中丞自荐表》校之，寻阳清雪之日年五十有七，合其即世之岁，当以六十有二为是。

临川晏公知止字处善，守苏之明年，政成暇日，出李翰林诗以授于渐曰：“白之诗历世浸久，所传之集率多讹缺。予得此本，最为完善，将欲镂板，以广其传。”渐切谓李诗为人所尚，以宋公编类之勤，而曾公考次之详，世虽甚好，不可得而悉见。今晏公又能镂板以传，使李诗复显于世，实三公相与成始而成始终也。元丰三年夏四月，信安毛渐校正谨题。

刻本有删去此篇者，以其无关于太白之事迹耳。然宋公编类之藁，镂木传世，实始于是，今所传诸刻，无不滥觞焉。不敢泯其所自，故仍旧本存亡。

李白全集卷之三十二附录二

诗文二十一首

赠李白

杜甫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赠李白

杜甫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膾腥，疏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买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 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杜甫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

《文献通考》：杜子美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今考之，未见铿之所以似太白者，太白固未易似也。子美云尔，殆必有说。《渔隐丛话》：《学林新编》曰：或云杜甫、李白同时，以诗名相轧，不能不无毁誉。甫赠白诗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此句乃所以鄙白也。某按：子美《夔州咏怀寄郑监李宾客》诗曰：“郑、李光时论，文章并我先。阴、何尚清省，沈、宋欵连翩。”盖谓阴铿、何逊、沈佺期、宋之问也。四人皆能诗文。为时所称者，而子美又以阴铿居四人之首，则知赠太白之诗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陈书·阮卓传》曰：“武威阴铿，字子坚。五岁能诵诗，日赋千言。及长，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为当时所重。有集三卷，行于世。”以此观之，则子美赠太白诗“往往似阴铿”者，乃美太白善为五言诗似阴铿也。《西溪丛话》：杜甫《忆李白》诗云：“俊逸鲍参军。”亦有讥焉。鲍照《白紵辞》一篇，白用之。杜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如“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乃阴铿诗也。《挥尘余话》：“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阴铿诗也。李太白取用之。杜子美赠太白诗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后人以为以此讥之。然子美诗有“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一联，已见《晋书》记载矣。顾修远《杜诗注解》：毕致中曰：王荆公言子美赠太白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但比之庾、鲍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则又在庾、鲍下矣。荆公此说，不惟不知太白、庾、鲍、阴铿，亦不知少陵甚矣。少陵《解闷》绝句曰：“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少陵尝苦学阴铿而不至，太白则往往似之，此少陵所以见太白而心醉也。太白能兼昔人独专之妙，故其诗无敌于天下，少陵欲与细论文，正以此。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  
东兼呈李白

杜甫

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诗卷长留天地间，钓竿欲拂珊瑚树。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蓬莱织女回云车，指点虚无引归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贵何如草头露！蔡侯静者意有余，清夜置酒临前除。罢琴惆怅月照席，几岁寄我空中书？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信今何如。

## 饮中八仙歌

杜甫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 冬日有怀李白

杜甫

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

## 春日忆李白

杜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柳亭诗话》：少陵怀供奉诗：“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徐子能《诗说》曰：“李白天材，甫虽称其敏捷，而于法律上有所未安，其视白，如老先生见少年门生，恐其不肯进，故赞他极有分寸”云云。按太白生于武后圣历二年己亥，子美生于睿宗先天元年壬子，相望已十四年，则太白实前辈也。杜诗于人或称官阙，或称爵里，或曰丈人，或曰先生，而于太白辄呼其名者，意是忘年之交，不妨尔汝也。若谓少年门生视白，则大不然。《渔隐丛话》：《雪浪斋日记》云：或云太白诗其源流出于鲍明远，如乐府多用《白苕》，故子美云“俊逸鲍参军”，盖有讥也。琦按：杜用古人诗句，亦时有之，如“白云岩际宿”一联，蓝本何逊，乃欲以此讥李，恐无此自是非人之少陵。朱鹤龄《杜诗注》曰：公与太白之诗，皆学六朝前诗，以李侯佳句比之阴铿，此又比之庾、鲍，盖学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王荆公谓少陵于太白仅比于庾、鲍、阴铿，则又下矣，或遂以细论文讥其才疏，此真瞽说。公诗云“颇学阴、何苦用心”，又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又云“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公之推服诸家甚至，则其推服太白为何如哉！荆公所云，必是俗子伪托耳。《容斋随笔》：《维摩诘经》言文殊从佛所将诣维摩丈室问疾，菩萨随之者以万亿计，曰“二士共谈，必说妙法”。予观杜少陵寄李太白诗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使二公真践此言，时得洒扫撰杖履于其侧，所谓不二法门，不传之妙，启聪发蒙，出肤寸之泽以润千里者，可胜道哉！

## 梦李白二首

杜甫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常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西清诗话》：李太白历见司马子微、谢自然、贺知章，或以为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或以为谪仙人，其风神超迈，英爽可知，后世词人状者多矣。亦间于丹青见之，俱不若少陵之“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见风采，此与李太白传神诗也。

### 其二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吴山民曰：子美《天末怀李白》诗，其尾联云：“应共冤魂语，投诗吊汨罗。”今上篇云：“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此又云：“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疑是时必有妄传太白死者，故子美云云。后世遂有沉江骑鲸之说，盖因公诗附会耳。太白卒于当涂李阳冰家，葬于谢家青山，二史可考，安有沉江事乎？

## 天末怀李白

杜甫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吊汨罗。

##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杜甫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汨没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稻粱求未足，蕙苒谤何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义陈。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

《本事诗》：李白出入宫中，恩礼殊厚，竟以疏纵乞归。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后以不羁，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礼累，谪于夜郎，及放还，车于宣城。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金垒子》：杜少陵平生何独于太白数数然耶？至读《寄白二十韵》，有云：“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稻粱求未足，蕙苒谤何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意陈。”予三复而深悲之。数语为太白洒谤，事具而情激，太白无濡迹于永王璘事省然矣。白亦尝有《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诗云：“仆卧香炉顶，飡霞饮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旗。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扫荡六合清，仍为负霜草。日月无遍照，何由诉苍昊。”甚详，然不若杜诗之可据。盖亲父不得为其子媒，其父誉之，不若他人誉之之为信也。王嗣爽曰：此诗分明为李白作传，其生平履历备矣。白才高而狂，人或疑其乏保身之哲，公故为之剖白。如“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及“楚筵辞醴，梁狱上书”数句，皆刻意辩明，与赠王维诗“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相同，总不欲使才人含冤千载耳。卢世谓是天壤间维持公道、保护元气文字。仇苍柱曰：按太白本传：“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杜公向赠诗云：“飞扬跋扈为谁雄。”盖恐其负材任气，至于僨事也。后来永王璘起兵，迫致不能自脱。观其作《东巡歌》云：“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又云：“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又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是以勤王望永王，意中实未尝忘朝廷也。及璘败，而白遂系狱，殆所遭时势之不幸耳。少陵惓惓系念，亦曲谅其苦心而深为之悲耳。

## 不见近无李白消息

杜甫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沧浪诗话》：少陵与太白独厚，于诸公诗中凡言太白可十四处，至谓“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其情好可想。《遁斋闲览》谓二人名既相逼，不能无忌、是以庸俗之见而度贤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

## 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

以下三篇皆断章

杜甫

坐中薛华能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

计东曰：长句谓七言歌行，太白所擅场者。太白长句其源出于鲍照，故言何、刘、沈、谢但能五言，于七言则力有未工，必若鲍照七言乐府如《行路难》之类，方为妙绝耳，公尝以“俊逸鲍参军”称太白诗，正称其长也。

## 昔游

杜甫

昔者与高、李（适、白），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桑柘叶如雨，飞藿去徘徊。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

## 遣怀

杜甫

忆与高、李辈（适、白），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

《容斋四笔》：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时同游梁、宋，为诗酒会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称太白及赠怀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李白一斗诗百篇，自称臣是酒中仙”，“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凉风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于太白与子美诗，略不见一句。或谓《尧祠亭别杜补阙》者是也，乃殊不然。杜但为右拾遗，不曾任补阙。兼自谏省出为华州司功，迤邐避难入蜀，未尝复至东州，所谓“饭颗山头”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渔隐丛话》：《艺苑雌黄》云：《洪驹父诗话》言子姜集中赠太白诗最多，而李白初无一篇与杜者。按段成式《西阳杂俎》云：李集有《尧祠赠杜补阙》者，即老杜也。其诗云：“我觉秋兴逸，谁云秋气悲。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空宜。云归碧海少，雁度青天迟。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又不独“饭颗山”之句也。予尝考之，太白集中《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云：“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又有《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云：“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洪驹父略不见此何也。

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  
九同泛洞庭湖三首

贾至

江上相逢皆旧游，湘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风洞庭水，孤鸿落叶一扁舟。

其二

枫岸纷纷落叶多，洞庭秋水晚来波。乘兴轻舟无近远，白云明月吊湘娥。

其三

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亦已黄。轻舟落日兴不尽，三湘五湖意何长。

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

贾至

今日相逢落叶前，洞庭秋水远连天。共说金华旧游处，回看北斗欲潸然。

## 杂言寄李白

任华

古来文章有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大鹏赋》，《鸿猷》文，嗤长卿，笑子云。班、张所作琐细不入耳，未知卿、云得在嗤笑限否？登庐山，观瀑布，“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余爱此两句。登天台，望渤海，“云垂大鹏飞，山压巨鳌背”，斯言亦好在。至于他作，多不拘常律、振摆超腾、既俊且逸。或醉中操纸，或兴来走笔。手下忽然片云飞，眼前划见孤峰出。而我有时白日忽欲睡，睡觉忽然起攘臂。任生知有君，君还知有任生未？中间闻道在长安，及余戾止，君已江东访元丹，邂逅不得见君面。每常把酒，向东望良久。见说往年在翰林，胸中矛戟何森森。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身骑天马多意气，目送飞鸿对豪贵。承恩召入凡几回，待诏归来仍半醉。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有敕放君却归隐沦处，高歌大笑出关去。且向东山为外臣，诸侯交迓驰朱轮。白壁一双买交者，黄金百镒相知人。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八咏楼中坦腹眠，五侯门下无心忆。繁花越台上，细柳吴宫侧。绿水青山知有君，白云明月偏相识。养高兼养闲，可望不可攀。庄周万物外，范蠡五湖间。又闻访道沧海上，丁令、王乔时往还。蓬莱经是曾到来，方丈岂惟方一丈。伊余每欲乘兴远相寻，江湖拥隔劳寸心。今朝忽遇东飞翼，寄此一章表胸臆。倘能报我一片言，但访任华有人识。

## 送李白之曹南序

### 独孤及

曩子之入秦也，上方览《子虚》之赋，喜相如同时，由是朝诣公车，夕挥宸翰。一旦襍被金马，蓬累而行，出入燕、宋，与白云为伍。然则适来，时行也，适去，时止也。彼碌碌者徒见三河之游倦，百镒之金尽，乃议子于得失亏成之间，曾不知才全者无亏成，志全者无得失，进与退于道德乎何有？是日也，出车桐门，将驾于曹，仙药满囊，道书盈篋，异乎庄舄之辞越，仲尼之去鲁矣。送子何所？平台之隅。短歌薄酒，击筑相和。大丈夫各乘风波，未始有极，哀乐且不足累上士之心，况小别乎！请偕赋诗，以见交态。

李太白全集卷之三十三 附录三

诗文五十九首

调张籍

韩愈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矚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剪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仙宫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颡颡。

《渔隐丛话》：《隐居诗话》云：元稹作李杜优劣论，先杜而后李，韩愈不以为然，作诗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相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为徽之发也。

## 读李杜诗集团题卷后

白居易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江行无题

钱起

高浪如银屋，江风一发时，笔端降太白，才大语终奇。

漫 成

李商隐

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

## 读李白集

郑谷

何事文星与酒星，一时钟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间伴月明。

## 吊李翰林

曹松

李白虽然成异物，逸名犹与万方传。昔朝曾侍玄宗侧，大夜应归贺老边。山木易高迷故垅，国风长在见遗编。投金渚畔春杨柳，自此何人系酒船。

## 李翰林《七爱诗》七首之一

皮日休

负逸气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为真放焉。

吾爱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迹作人间客。磊砢千丈林，澄彻万寻碧。醉中草乐府，十幅笔一息，召见承明庐，天子亲赐食。醉会吐御床，傲几触天泽。权臣妒逸才，心如斗筲窄。失恩出内署，海岳甘自适。刺谒戴接鬣，赴宴著谷履。诸侯百步迎，明君九天忆。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大鹏不可笼，大椿不可植；蓬壶不可见，姑射不可识。五岳为辞锋，四海作胸臆。惜哉千万年，此俊不可得。

## 古 意

释贯休

常思李太白，仙笔驱造化。玄宗致之七宝床，虎殿龙楼无不可。一朝力士脱靴后，玉上青蝇生一个。紫皇案前五色麟，忽然掣断黄金锁。五湖大浪如银山，满船载酒挝鼓过。贺老成异物，颠狂谁敢和？宁知江边坟，不是犹醉卧！

## 读李白集

释齐己

竭云涛，剖巨鳌，搜括造化空牢牢。冥心入海海神怖，骊龙不敢为珠主。人间物象不供取，饱饮游神向玄圃。锵金镶玉千余篇，脍炙嚼人口传。须知一二丈夫气，不是绮罗儿女言。

李翰林

徐夔

谪下三清列八仙，获调羹鼎侍龙颜。吟开锁闼窥天近，醉卧金銮待诏闲。旧  
隐不归刘备国，旅魂常寄谢公山。遗编往简应飞去，散入祥云瑞日间。

经李翰林庐山屏风叠所居

许彬

放逐非多罪，江湖偶不回。深居应有为，济代岂无才！叠 晴舒障，寒川暗  
动雷。谁能续高兴，醉死一千杯。

## 太白戏圣俞

欧阳修

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却视蜀道犹平川。  
宫娃扶来白已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  
头婆婆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  
流水空落花，飘然已去流青霞。下视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

## 李太白杂言

徐积

噫嘻歎奇哉！自开辟以来不知几千万余年，至于开元间，忽生李诗仙。是时五星中，一星不在天。不知何物为形容，何物为心胸，何物为五脏，何物为喉咙？开口动舌生云风，当时大醉骑游龙。开口向天吐玉虹，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后吐出光焰万丈凌虚空。盖自有诗人以来，我未尝见大泽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霏、千变万化，雷轰电掣、葩葩玉洁、青天白云、秋江晓月，有如此之人，如此之诗！屈生何悴，宋玉何悲，贾生何戚，相如何疲！人生何用自縲继，当须莘莘不可羈。乃知公是真英物，万叠秋山清耸骨。当时杜甫亦能诗，恰如老骥追霜鹞。戴乌纱，著宫锦，不是高歌即酣饮。饮时独对月明中，醉来还抱清风寝。嗟君逸气何飘飘，枉教谪下青云霄。大抵人生有用有不用，岂可戚戚反效儿女曹！采蟠桃于海上，寻紫芝于山腰；吞汉武之金茎沆瀣，吹弄玉之秦楼凤箫。

## 读李白集戏用奴字韵

李纲

谪仙英豪盖一世，醉使力士如使奴。当时左右悉佞谀，惊怪恇怯应逃逋。我  
生端在千载后，祭公只用一束刍。遗编凛凛有生气，玩味无 谁如吾？

## 读四家诗选四首之一

李纲

谪仙乃天人，薄游人间世。词章号俊逸，迈往有英气。明皇重其名，召见如绮季。万乘尚僚友，公卿何芥蒂。脱靴使将军，故耳非为醉。乞身归旧隐，来去同一戏。沉吟《紫芝歌》，缅邈青霞志。笑著宫锦袍，江山聊傲睨。肯从永王璘？此事不须洗。垂天赋大鹏，端为真隐子。神游八极表，捉月初不死。

题汉阳郎官湖

夏倪

太白当年夜郎谪，一樽聊与故人留。南湖乞得郎官号，自此名传五百秋。

## 读李杜诗

陆游

濯锦沧浪客，青莲淡薄人。才名塞天地，身世老风尘。士固难推挽，人谁不贱贫。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

## 读李翰林诗

陈藻

杜陵尊酒罕相逢，举世谁堪入此公？莫怪篇篇吟妇女，别无人物与形容。

经采石渡留一绝句

吴璞

抗议金銮反见仇，一抔蝉蜕楚江头。当时醉弄波间月，今作寒光万里流。

白下亭

任斯庵

金銮殿上脱靴去，白下亭东索酒尝。一自青山冥漠后，何人来道柳花香？

见《景定建康志》。

## 杂书

方回

人言太白豪，其诗丽以富。乐府信皆尔，一扫梁、陈腐。余篇细读之，要自有朴处。最于赠答篇，肺腑露情愫。何至昌谷生，一一雕丽句；亦焉用玉溪，纂组失天趣。沈、宋非不工，子昂独高步。画肉不画骨，乃以帝闲故。

## 过池阳有怀唐李翰林

萨天锡

我思李太白，有如云中龙。垂光紫皇案，御笔生青红。群臣不敢视，射目目尽盲。脱靴手污蔑，蹴踏将军雄。沉香走白兔，玉环失颜容。春风不成雨，殿阁悬妖虹。长啸拂紫髯，手拈青芙蓉。挂席千万里，遨游江之东。濯足五湖水，挂巾九华峰。放舟玉镜潭，弄月秋浦中。羁怀正浩荡，行乐未及终。白石烂齿齿，貂裘泪濛濛。神光走霹雳，水底鞭雷公。采石波浪恶，青山云雾重。我有一斗酒，和泪洒天风。

## 采石怀太白

萨天锡

梦断金鸡万里天，醉挥秃笔扫鸾笺。锦袍日进酒一斗，采石江空月满船。金马重门深似海，青山荒冢夜如年。只应风骨蛾眉妒，不作天仙作水仙。

李谪仙

舒逊

召对金銮殿，荣膺白玉堂。气吞高力士，眼识郭汾阳。醉骨生疑蜕，诗名死更香。何由见颜色，月落照空梁。

## 夜闻谢太史读李杜诗

高啟

前歌《蜀道难》，后歌《逼仄行》。商声激烈出破屋，林鸟夜起邻人惊。我愁寂寞正欲眠，听此起坐心茫然。高歌隔舍与相和，变泪迸落青灯前。李供奉，杜拾遗，当时流落俱堪悲。严公欲杀力士怒，白骨江海常忧饥。二公高才且如此，君今谓我将何如？

## 吊李白

方孝孺

君不见唐朝李白特达士，其人虽亡神不死。声名流落天地间，千载高风有谁似？我今诵诗篇，乱发飘萧寒。若非胸中湖海阔，定有九曲蛟龙蟠。却忆金銮殿上见天子，玉山已颓扶不起，脱靴力士只羞颜，捧砚杨妃劳玉指。当时豪侠应一人，岂爱富贵留其身。归来长安弄明月，从此不复朝金阙。酒家有酒频典衣，日日醉倒身忘归。诗成不管鬼神泣，笔下自有烟云飞。丈夫襟怀真磊落，将口谈天日月薄。泰山高兮高可夷，沧海深兮深可涸，惟有李白天才夺造化，世人孰得窥其作！我言李白古无双，至今采石生辉光。嗟哉石崇空豪富，终当埋没声不扬。黄金白壁不足贵，但愿男儿有笔如长杠！

## 过采石吊李谪仙

丘浚

蛾眉亭下吊诗魂，千古才名世共闻。江上洪涛生德色，矶头草木带余醺。光争日月常如在，思入风云迥不群。岸芷汀兰无限意，临风三复楚《骚》文。

## 丁卯岁过采石吊李白

丘浚

采石江头，黄土一抔，其东有蛾眉之亭，其西有谪仙之楼。谪仙仙去不复返，惟有江水日夜流。人生一世几何久，不如眼前一杯酒。饥来文字不堪餐，死后虚名竟何有？请君看此李谪仙，掀揭宙声轰然。长安市上眠不足，长来采石江头眠。百世光阴一大梦，衾天枕地无人共。宁知浩浩长江流，不是糟丘春酒瓮。此翁自是太白精，星月自合相随行。当时落水非失脚，直驾长鲸归紫清。至人虽死神不灭，终古长庚伴月明。

李太白

李东阳

醉别蓬莱定几年，被人呼是谪神仙。人间未有飞腾地，老去骑鲸却上天。

## 过采石怀李白

### 宗臣

阖闾天门夜不关，酒星何事谪人间？为君五斗金茎露，醉杀江南千万山。

### 其二

忆君乘月下金陵，何处吴山不夜登。一曲潇湘秋万里，至今疑在白云层。

### 其三

楚水秋风薜荔高，千帆明月大江涛。蛾眉亭下芙蓉色，犹似当年宫锦袍。

### 其四

夜夜银河倒不流，长虹西挂彩云愁。醉来江底抱明月，(1)惊落天心万片秋。

(1)“抱”字本音之外，又有庖、浮、裒三平声，皆作引取义释。

### 其五

到处孤搓秋万重，沧江终夜卧鱼龙。天风驱尽潇湘色，只为仙人破醉容。

### 其六

秋山万仞落秋潭，无限青枫好驻骖。君跨长鲸去不返，独留明月照江南。

### 其七

采石矶头望白云，青枫满地落纷纷。夜深吹笛江亭上，明月窥人恐是君。

### 其八

楚江南折是天门，江上蛟龙日夜喧。为尔片帆开暮雨，至今秋色锁云根。

### 其九

短筇踏破楚山青，日日苍梧醉洞庭。何事淹留姑熟水，千秋风雨怨湘灵。

### 其十

西望匡庐接九华，当年醉色傲烟霞。可怜一片寒江月，犹为千峰护落花。

## 采石矶吊李太白

王叔承

插江采石三千尺，何处苍苔酣李白。乘风夜上金陵船，宫锦袍明浪花赤。天子将袍覆酒仙，沉香亭下百花前。幸臣脱靴紫貂耻，贵妃捧砚青娥怜。词成投笔六宫羨，教坊回首新声传。一斗百篇犹未半，零落《风》《骚》走江汉。夜郎逐客浔阳囚，一片青山魂烂熳。山头问月呼苍旻，笑傲万古空无人。古人既往君亦去，杯中旧月年年新。古今一明月，大化同精灵。人间传羽蜕，天上悬才名。椒浆酌君还自倾，钓矶采采如飞鲸。安知太白不在此，江东忽见长庚星。

## 采石矶吊李太白

梁辰鱼

停桡矶下奠椒觞，草木犹闻翰墨香。飞燕已辞青琐闼，长鲸自上白云乡。他年有梦游天姥，此夕无魂到夜郎。西望长安漫惆怅，金銮春殿久荒凉。

## 过南陵太白酒坊

许梦熊

谪仙过日酒初熟，此日犹传新酒坊。风度不随茅屋改，山川时作锦衣香。千秋客到千留珮，一岁花开一举觞。莫向斜阳嗟往事，人生不朽是文章。

五君咏五首之一

尤侗

酒星不在天，谪向人间住。玉环敛绣巾，笑领春风句。采石漾兰舟，足踏鼉龙去。却入广寒宫，醉倒珊瑚树。

七思七首之一

尤侗

我思李供奉，醉草金花笺。玉笛媚新声，天香照婵娟。一朝夜郎去，锦绣埋蛮烟。惟余一杯酒，搔首问青天。

## 读李青莲集

郑日奎

青莲诗负一代豪，横扫六字无前茅。英雄心魄神仙骨，溟渤为阔天为高。兴酣染翰恣狂逸，独任天机摧格律。笔锋缥缈生云烟，墨骑纵横飞霹雳。有如怀素作草书，崩腾历乱龙蛇掣。更如公孙舞剑器，浑脱浏漓雷电避。冥心一往搜微茫，乾端坤倪失伏藏。佛子嵌空鬼母泣，千秋词客孰雁行？我读君诗起我意，飘然如有凌云思。便欲摩手毛谢尘缘，相从饮酒学仙去。

## 读李太白诗

魏裔介

三谢与鲍、庚、江左称独步。太白更绝尘，汗血如飞兔。掷笔振金石，有文悬瀑布，万象罗胸中，百代生指顾。是气曰浩然，不只为章句。沉香亭畔词，讽谏有微趣。奴视高将军，才人岂能慕。羽翮落九天，挂席逐烟雾。留滞东鲁云，蹭蹬采石路。我思汾阳王，再衍晋阳祚。云谁识此人，青莲慧眼故。无知功未酬，夜郎竟远戍。璘也实蠢愚，偶而被笼笏。龙章与风姿，岂若争食鹭。古今称谪仙，斯言良不误。黄金如可成，须并子美铸。

论诗绝句

王士禛

青莲才笔九州横，  
六代淫哇总废声。  
白红青山魂魄在，  
一生低首谢宣城。

## 李太白碑阴记

苏轼

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之，不亦过乎？曰：士固已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弘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跼籍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僚友，视诸侯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寢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眉山苏轼撰。

## 代人祭李白文

曾巩

子之文章，杰立人上。地辟天开，云蒸雨降。播产万物，玮丽瑰奇，大巧自然，人力何施。又如长河，浩浩奔放，万里一泻，未势犹壮。大骋厥辞，至于如此。意气飘然，发扬侔伟。飞黄馱馱，轶群绝类。摆弃羈羃，脱遗辙轨。捷出横步，志狭四裔。侧睨驾胎，与无物比。始来玉堂，旋去江湖。麒麟凤凰，世岂能拘。古今僻儒，钩章摘字，下里之学，辞卑义鄙。士有一曲，拘牵泥滞，亦或狡巧，争驰势利。子之可异，岂独兹文。轻世肆志，有激斯人。姑熟之野，予来长民，举觞墓下，感叹余芬。

## 李太白赞

马光祖

天地英灵之气，旷千载而几人。恍天仙之下坠，骖云雾而绝风尘。以匹夫而动九重，乃供奉乎翰林。将国论其与闻之，奚儿女子之云云。盖其抱负霸王之略，或庶几乎少伸。手携郭令公，足蹋贺季真。至于奉珪印以赎之，有以信志业之等伦，岂为其道骨之可蜕，诗思之不群耶？郁郁此山，悠悠大川，公不来游，今五百年。

## 李太白赞

方孝孺

唐治既极，气郁弗舒，乃生人豪，泄天之奇。矫矫李公，雄盖一世。麟游龙骧，不可控制。糝糠万物，瓮盎乾坤。狂呼怒叱，日月为奔。或入金门，或登玉堂；东游沧海，西历夜郎。心触化机，喷珠涌玊。翰墨所在，百灵护持。此气之充，无上无下。安能瞑目，闕于黄土。手传长鲸，鞭之如羊。至于扶桑，飞腾帝乡。惟昔战国，其豪庄周；公生虽后，其文可侔。彼何小儒，气馁如鬼，仰瞻英风，犹虎与鼠。斯文之雄，实以气充。后有作者，尚视于公。

李白赞

杨荣

匡庐之山，神秀所钟。瀑布千尺，宛然飞虹。伟哉谪仙，银河在目。咳吐天风，灿然珠玉。

## 补注李太白集序例

萧士赧

唐诗大家，数李、杜为称首。古今注杜诗者号千家，注李诗者曾不一二见，非诗家一欠事与？仆自弱冠，知诵太白诗。时习举子业，虽好之，未暇究也。厥后乃得专意于此，间趋庭以求闻所未闻，或从师以薪解所未解。冥思遐想，章究其意之所寓；旁搜远引，句考其字之所原。若夫义之显者，概不赘演。或疑其贗作，则移置卷末，以俟巨眼者自择焉。此其例也。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绵所刊舂陵杨君齐贤子见注本，读之，惜其博而不能约，至取唐广德以后事及宋儒记录诗词为祖，甚而并杜注内伪作苏东坡笺事已经益守郭知达删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类此者为之节文，择其善者存之，注所未尽者以予所知附其后，混为一注。全集有赋八篇，子见本无注，此则并注之。标其目，曰《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吁！晦庵朱子曰：“太白诗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则其意之所寓，字之所源，又岂予寡陋之见所能知，乃欲以意逆志于数百载之上，多见其不知量矣。注成，不忍弃置，又从而刻之枣者，所望于四方之贤师友是正之，发明之，增而益之，俾笺注者由是而十百千焉，与杜注等，顾不美欤！其毋笑以注虫鱼，幸甚。至元辛卯中秋日，章贡金精山北冰厓后人粹斋萧士赧粹可。

## 李诗选题辞

杨慎

南丰曾子固曰：“李白，字太白，蜀郡人。游江、淮，娶云梦许氏。去之齐、鲁，入吴。至长安，明皇召为翰林供奉，不合去。北抵赵、魏、燕、晋，西涉岐、邠，历商于，至洛阳，游梁最久。复之齐、鲁，南游淮、泗，再入吴，转金陵，上秋浦、浔阳，卧庐山。永王璘以伪命逼致之，璘败，白奔宿松，坐系浔阳狱。宣抚崔涣与御史宋若思验治，谓其罪薄，荐其才，不报。先是，白尝识郭子仪于未遇时，子仪请解官赎白罪，乃长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复如得阳。族入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四。”《成都古今记》云李白生于彰明之青莲乡，而刘全白《李翰林墓碣记》以为广汉人，盖唐代彰明属广汉，故独举郡称云。载考公之自序，《上裴长史书》曰：“白少长江汉，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又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广汉太守闻而异之，因举二人有道，并不起。”今按东岩子，梓州盐亭人赵蕤，字云卿。岷山之阳，则指匡山，杜子美赠诗所谓“匡山读书处”。其说见晏公《类要》，郑谷诗所谓“雪下文君沽酒店，云藏李白读书山”者也。广汉太守，则苏頲也。(1)頲荐疏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即其事也。公后在淮南寄赵徵君诗曰：“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可证矣。五代刘昫修《唐书》以白为山东人，自元稹序杜诗而误。诗云：“汝与山东李白好。”乐史云：“李白慕谢安风流，自号东山李白。”杜子美所云，乃是东山，(2)后人倒读为山东，元稹之序亦由于倒读杜诗也。不然，则太白之诗云“学剑来山东”，又云“我家寄东鲁”，岂自诬乎？宋有晁公武者，孟浪人也，信《旧唐书》及元稹之误，乃曰太白自序及诗皆不足信。噫！世安有己之族姓已自迷之，而傍取他证乎？《新唐书》知其误，乃更之为唐宗室，盖以陇西郡望为标也。善乎刘子玄之言曰：“作史者为人立传，皆取旧号施之于今，为王氏传必曰琅琊临沂人，为李氏传必曰陇西成纪人，欲求实录，不亦难乎？且人无定所，因地而生。生于荆者言皆成楚，生于晋者齿便成黄，岂有世历百年，人更七叶，而犹以本国为是，此乡为非？则是孔子里于昌平，阴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为齐，宋之人，非曰邹、鲁之士乎？”宋景文修《唐书》，其弊正坐此。夫族姓郡国，关系亦大矣，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予故详著而明辨之，以订史氏之误，姓谱之缺焉。若夫公之诗歌，泣鬼神而冠古今矣，岂容喙哉！吾友禺山张子愈光，自童习至白纷，与走共为寺者，常谓予曰：“李、杜齐名，杜公全集外节抄选本凡数十家，而李何独无之？”乃取公集中脍炙人口者一百六十余首，刻之明诗亭中，属稹题辞其端云。

(1)按：太白《上裴长史书》所谓“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者，乃苏頲也。其广汉太守不载姓名，寻文索义，自是两人。升庵以广陵太守即是苏頲，非是。

(2)《升庵外集》一则亦引乐史《李太白诗序》云：“太白游山水，每以声妓自随，慕谢安之风，自号东山李白。”杜诗云“汝与东山李白好”是也。今之浅妄改倒其字，云云。琦按，今本乐史序中无此数语，而魏颢序有“间

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世号李东山”之辞。升庵盖误忆耳。

## 合刻李杜诗集序

王稚登

李、杜诗无合刻，刻之自许子元祐始。既成，问序于王子。王子曰：“是乌可序乎？非独不可，盖有所不能，且不敢也。夫此光焰万丈者，谁何伧父，僵然任为嚆矢哉？”曰：“奈何刻者一李而九杜耶？学之者亦若是，请问袒将谁左？”王子曰：余易敢言诗，闻诸言诗者，有云供奉之诗仙，拾遗之诗圣，圣可学，仙不可学，亦犹禅人所谓顿渐，李顿而杜乃渐也。杜之怀李曰“诗无敌”，李之寄杜曰“作诗苦”，二先生酬赠亦各语其极耳，今试语杜之极。如“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中丞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非夫所谓惊人泣鬼者哉？斯盖匠心独苦。而非不似从人间来也，至若语李之极，则如“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莫卷龙须席，从他生网丝，且留琥珀枕，或有梦来时”，“东风尔来为阿谁，蝴蝶忽然满芳草”，“江上相逢借问君，语笑未了风吹断”，若其言犹含霞吸月，火食腹肠畴能贮此，仙与圣、顿与渐之分，何俟更仆数耶？然乃分路扬镳。或同一轨，二先生诗不同，而语其极则一耳。今之学杜者，不惊人泣鬼，而木僵肤立；学李者，不含霞吸月，而空疏无当，是安得为李、杜？为李、杜罪人矣！许子工于诗，能去彼取此，曷患不李、杜哉！是刻既出，二先生之集将同运并行，且俾学者各法其极，不空疏无当与木僵肤立乎？剞劂之功，实弘多矣。余之序，姑述昔人之论，明刻者之旨，以复许子之间，若曰评鹭二先生诗，是蛙坐井而谈苍旻广狭，鼠饮河而测洪流浅深也，则吾岂敢。

## 李翰林分体全集序

王稚登

古今论诗者，自三百、十九而后必遵李、杜。李才情俊，杜才情郁；李情旷达，杜情孤愤，李若飞将军用兵，不按古法，士卒逐水草自便；杜则肃部伍，严刁斗，西宫卫尉之师也。供奉读书匡山，鸟雀就掌取食，散金十万如飞尘，沉湎至尊之前，啸傲御座之侧，目不知有开元天子，何况太真妃、高力士哉！当其稍能自屈，可立跻华要，乃掉臂不顾，飘然去之，坎凛以终其身。迨长流夜郎，与魑魅为伍，而其诗无一羁旅牢愁之语，读之如餐霞吸露，欲蜕骨冲举，非天际真人胸臆，畴能及此？其放浪于曲生柔曼，醉月迷花，特托而逃焉耳。予友刘少彝取李、杜集合刻之。前此非无合刻者，然苍素溷淆，玄黄杂糅，笺注训诂，人自为政，蒙茸猥琐，犹疥厉、虻虱，使二先生之作不免珠残玉碎，夫常不扼腕 体，掩卷太息。少彝皆削去之，正其舛讹，定其真贋，芟薙其重复庞杂，品列昭分，诸体各以类从，名曰分体。以李序见属。展读之际，使耳目涤清，神情开朗，诚哉千占大快也。予生平敬慕青莲，愿为执鞭而不可得。窃谓李能兼杜，杜不能兼李，李盖天授，杜由人力，轨辙合迹，鞅辔异趋，如禅宗有顿有渐，难与耳食之士言也。少彝工于诗，清俊似太白，沉郁似子美，故于二集恒津津焉。此刻成而纸价当十倍矣。予怪夫宗李者画虎难成，妄加訾议，指永王璘之事为从逆。嗟乎！禄山篡乱，翠华西幸，灵武之位未正，社稷危于累棋。璘以同姓诸王，建义旗，倡忠烈，恢复神器，不使未央井中玺落群凶手。白亦王孙帝胄，慨然从之；识郭令公于行间，卒复唐祚。甫虽间关行在，流离秦、陇，非不谓忠，然视白之功，眇矣。夫璘非逆，而从璘者乃为逆乎？王维亦尝陷贼，以“凝碧管弦”诗获免。青莲故不幸而罗销骨之口，岂不冤哉！予序其集，而并论其人若此，少彝以为然与否耶？

## 合刻李杜分体全集序

刘世教

自三百篇后，学士大夫称诗之盛，前无逾汉，而后宜莫唐。若开元、天宝间陇西、襄阳二先生出，遂穷诗律之能事，观于是止矣。是二先生者，其雄材命世同，其横绝来祀同，坎 弗得志又无弗同。顾千载而下，使人披其编，想见其为人，若陇西不胜乐，而襄阳不胜忧者，何也？陇西趋《风》，《风》故荡跖出于情之极，而以辞群者也；襄阳趋《雅》，《雅》故沉郁入于情之极，而以辞怨者也。趋若异而轨无勿同，故无有能轩轻之者。盖自唐以后，诸尚论之士，人持其指而莫之一，迨近世琅琊长公而二先生之论始定。顾陇西好称古调，其于近体若雅意所不屑；而襄阳沾沾此技，篇什最称繁富，意又若不屑古调者。然陇西之千古，离之不啻远，而襄阳象貌色泽，犹若未尽渐灭也者，是又二先生同异之微指，可解而不可解者也。於戏！当汉盛时，《子虚》之赋奏至，使人主冀幸同时而虑不可得；而是二先生者，侷遇而侷失之，终其身抑塞而弗获少信，彼中郎、太中、文园、都尉诸人，即遇合虽殊，要之无一废弃者，胡二先生之湮没甚也。盖观汉诸君子之无失职，而知其时人无弗尽之材，观二先生之矢志，而知其时材多未尽之用，此固当世得失之林，而二代治乱之朕也，其故盖难言之矣。不佞少习其言，薄有当阳之癖，而不无憎其编次之淆杂。时从藏书家询求善本，弗可得。每读昔人所笺话，往往未终简而辄弃去。窃不自量，间尝区分其体裁，拟尽蒐诸家训故之籍，笔削为一家言。方屈首俗业，困京兆者十年，已困公车者又十年，铅槧屡更，杀青未竟。客岁南迈，从子鉴进而请曰：“先生必将笺而后行乎？大解者之不必笺，而笺者之不必解也。”于是相与谋之梓人，而二竖肆眚，乃与友人姚君孟承往复参订，始克卒业。诸所里正，颇极苦心，语具几例中。再逾年，始获竣事，辄论著其事，质诸同好。夫自二先生分轡而驰，而士各以其质之所近尸且祝焉，有能裕享一堂之上者，吾未见其人也。今而后庶几有并撷其精，而上探盛汉，以直溯《风》、《雅》之绪者，必自兹籍始矣。万历元默困敦夏六月朔，平原刘世教序。

又

刘鉴

予伯父少彝先生刻《李杜分体全集》，役将竣，客有以私问者曰：“青莲、少陵两公并为诗坛不祧之主，固也。然而饭颗之逢，阴铿之拟，尔时两公相轻已甚。自唐迄今，贤豪扬挖，左右互袒，几成聚讼。意者都官南面，各全其尊，而埒享一堂，吾未见灵之妥也。夫诗之合离，主兴象不主体裁：篇之瑜黷，征识力亦征齿候。昔人编年，不为无据，矧二公集中一题而古今其体，诬容孽裂。今妄顾原本，惟体之从，分则分矣，奈剥肤何？”予曰：唯唯、否否，客曙其一，未曙其二。夫坝簏异窍而叶奏，圭壁殊制而俪珍，物固有之，人亦宜然。李、杜齐名，光焰千古，后之君子，谁能轩轻？即或偏嗜者畸赞，颛诣者谬诎，抑何关两公之殿最耶？至如杜之推李，倾倒郑重，层见篇什；李之心服，宁自口出。偶摭一语，谓其相轻，二公有知，政堪颐解。夫诗有古近律绝，体莫备于唐代，而妙莫兼于两公。第世行本少有善者，编年杂陈，作者之心目交眯；分类纠庞，作者之形神不凑。衷而裁之，无如分体。虽然，更有说焉。太史公曰：“《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予伯父固云：“李源《风》，杜源《雅》。”相提而论，乃知两公之诗，体从《风》《雅》出，而情从愤入矣。李何愤愤？宫邻之阶历。杜何愤愤？皇舆之游倾。然青莲《梁父》《行路》诸吟，《巧言》《巷伯》之伦也；少陵《骊山》《洞房》等咏，《匪风》《下泉》之思也。其存君兴国，发于性情心术之隐者。夫既合，不翊合，而或《风》或《雅》，互为经纬，非古近殊体，几于分无可分。伯父殚二十余年丹铅之功于二集，而以纂次当穷愁之著书，史迁所称发愤，述之于作，将无同乎哉？而子犹规规然猜其后，吾亦谓子望洋向若，不免见笑于大方之家，客哑然谢去。书成，爰志其语于末简。

又

李维桢

盐官刘氏，世绍雕龙之庆，而孝廉少彝，著名文苑最早。其于供奉、工部二家，讨论穷精，盖垂二十年，二家分体全集始成。其集以古近诸体分，而先后仍本编年，古赋及杂文如之。其体则古近律绝，各以类从，而删长短句之目。其以他人集误入者，黜之；其确为二家所作而偶遗者，收之。其本古体而误入律，及二家自注误入目中，若字句之讹、音释之谬者，更之；其诸家注与评不尽佳，可笔则笔之，可削则削之。校仇谨滞，几无纤微憾，而要领莫重于分体矣。盖论二家者，杨诚斋以李为神，如列子御风无待者也；以杜为圣，如灵均乘桂舟、驾玉车，有待而未尝有待者也。允矣，而体未分也。王弼州以李五七言绝为神，七言歌行为圣，五言次之；杜五言律，七言歌行为神，七言律为圣；而总论二家五言古选，各有所宗、所主、所贵。体分矣，而体所从来，未晰也。少彝以李好称古，于近体若不屑，而于古离之不啻远；杜若不屑古，而气象色泽若未尽离。李趋《风》，故跌宕；杜趋《雅》，故沉郁。即弼州亦言读李使人飘扬欲仙，读杜使人情事欲绝，第就歌行一端论，而少彝则以全集举矣。夫诗至唐而体备，体至李、杜而众长备，而李、杜所以得之成体者，则本三百篇。《学记》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后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后人知有李、杜，不知有三百篇，是以学李学杜，往往失之。少彝为之分体，直指其本于《风》《雅》，学人得所从来，可以为李，可以为杜，可以兼为李、杜；可以为《风》，可以为《雅》，可以兼为《风》《雅》；可以自为圣，可以自为神，不至为李、杜作使。宁惟有功二家，其于诗道，岂曰小补之哉！是说也，少彝亦本之李、杜。李之言曰：兴寄深远，五言不如四言。若七言靡矣，况束于声调俳优哉！杜《戏为六绝句》，其末章意以递相祖述，未及前贤，惟裁伪体、亲《风》《雅》，则转益多师，而得汝师。夫李、杜学诗，必本三百篇，人安能舍三百篇学李、杜？少彝见及此，宜其诗骥骥李、杜齐名也。同参订者，姚君孟承，从子伯临，皆名下士。

## 李白全集卷之三十四 附录四

### 丛说二百二十则

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盖气骨高举，不失《颂》咏、《风》刺之道。吴融《禅月集序》。

歌诗之风，荡来久矣。大抵丧于南朝，坏于陈叔宝。然今之业是者，苟不能求古于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求丽于江左，即南朝矣。或过为艳伤丽病者，即南朝之罪人也。吾唐来有业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皮日休，《刘枣强碑文》。

张碧，贞元中人，自序其诗云：碧尝读《李长吉集》，谓春拆红翠，辟开蛰户，其奇峭者不可攻也。及览李太白辞，天与俱高，青且无际，鹄触巨海，澜涛怒翻，则观长吉之篇，若陟嵩之巅视诸阜者耶！《唐诗纪事》。

宋景文诸公在馆，尝评唐人诗，云：“太白仙才，长吉鬼才。”《文献通考》。人言“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词，长吉鬼仙之词耳。《沧浪诗话》。

世传杜甫诗，天才也；李白诗，仙才也；长吉诗，鬼才也。《迂斋诗话》。唐人以李白为天才绝，白乐天人才绝，李贺鬼才绝。《海录碎事》。诗，总不离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太白千秋逸调，子美一代规模，摩诘精大雄氏之学，句句皆合圣教。徐而庵《说唐诗》。

尝戏论唐人诗：王维佛语，孟浩然菩萨语，李白飞仙语，杜甫圣语，李贺才鬼语。《居易录》。

荆公云：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鲵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奭”，此韩愈所得也。《渔隐丛话》。

李文叔云；予尝与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项羽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唯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墨庄漫录》。李唐群英，唯韩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诗，务去陈言，多出新意。至于卢仝、贯休辈效其颦，张籍、皇甫湜辈学其步，则怪且丑、僵且仆矣。《珊瑚钩诗话》。

《雪浪斋日记》：为诗欲气格豪逸，当看退之、太白。《诗人玉屑》。庄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则不可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杨升庵外集》。

文至庄，诗至太白，草书至怀素，皆兵法所谓奇也。正有法可循，奇则非神解不能及。顾璘。《息园存稿》。

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沧浪诗话》。

《隳翁诗评》；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诗人玉屑》。

李太白诗语带烟霞，肺腑缠锦绣。释德洪《跋苏养直诗》。

李太白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魑魅之穴，猿狖所冢，鱼龙所宫，往往游焉。故其为诗，疏宕有奇气。孙觌《送删定侄归南安序》。

太白歌诗，度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黄山谷文集》。

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尤。皮日休《郢州孟亭记》。

《诗眼》云：建安诗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其言直致而少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者也。唐诸诗人，高者学陶、谢，下者学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韩退之早年皆学建安，晚乃各自变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麦熟”，“人生不相见”，皆全体作建安语，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颇多。韩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亦皆此体，但颇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杂以鲍明远体。《渔隐丛话》。

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后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朱子语类》。

李、杜、韩、柳，初亦皆学《选》诗者。然杜、韩变多，而李、柳变少。变不可学，而不学可学。朱考亭《跋病翁先生诗》。

鲍明远才健，其诗乃《选》之变体，李太白专学之。《朱子语类》。《雪浪斋日记》云：或云太白诗，其源流出于鲍明远，如乐府多用《白纈》。故子美云“俊逸鲍参军”，盖有讥也。《渔隐丛话》。

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鲍、谢，用其全句甚多。李梦阳《章园饯会诗引》。郭璞构思险怪，而造语精圆。李、杜精奇处皆取此。谢灵运以险为主，以自然为宗。李、杜深处多取此。六朝文气衰缓，惟刘越石、鲍明远有西汉气骨，李、杜筋骨取此。陈绎曾《诗谱》。李太白诗，逸态凌云，映照千载。然时作齐、梁间人体段，略不近浑厚。《西清诗话》。

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太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之如此。然多为人所乱，有一篇分为三篇者，有二篇合为一符者。《朱子语类》。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各以其所能鸣。韩退之《送孟东野序》。

陈子是悬文宗之正鹄，李太白曜《风》、《雅》之绝麟，杨升庵《四川总志序》。

陈子昂为海内文宗，李太白为古今诗圣。杨升庵《周受庵诗选序》。

王荆公尝谓“太白才高而识卑”，山谷又云“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之病。建安以来好作奇语，故其气象衰薶”。愚谓二公所言太白病处，正在里许。《古赋辨体》。

太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学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犹有可观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谪仙。比律不应从重。又有崔颢者，曾夫豁达，李老作《黄鹤楼诗》，颇似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盖与徐凝一场决杀”，醉中联为一笑。《苏东坡集》。

周伯弼云：“言诗而本于唐，非因于唐也。自河梁而后，诗之变至于唐而止也。谪仙号为雄俊，而法度最为森严，况余者乎！赵宦光《弹雅》。

潘祯应昌尝言：其父受于乡先辈曰：“诗有五声，全备者少，惟得宫声者为最优，盖可以兼众声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诗为宫，韩退之之诗为角，以此

例之，虽百家可知也。”《怀麓堂诗话》。

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逆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白乐天《与元微之书》。

人徒知李、杜为诗人而已矣，而不知其行之高、识之卓也。杜甫能知君，故陷贼能自拔，而从明、肃于抢攘之中也，李白能知人。故陷贼而有救，以能知郭汾阳于卒伍之中也。《草木子》。

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于吾道。《陆象山语录》。

《新唐书·杜甫传赞》曰：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予读韩诗，其称李、杜者数端。《石鼓歌》曰：“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酬卢云夫》曰：“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诚。”《荐士》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凌暴。”《醉留东野》曰：“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感春》曰，“近怜李、杜无检束，烂熳长醉多文辞。”并《唐书》所引，盖六用之。《容斋四笔》。

予尝论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苏东坡《书黄子思诗集后》。

作诗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本既立，方可看苏、黄以次诸家。《朱子语类》。

诗之极至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沧浪诗话》。

李、杜数公，如金翅劈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沧浪诗话》。

李太白、杜子美诗，皆掣鲸手也。余观太白《古风》、子美《偶题》二篇，然后知二子之源流远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则知李之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则知杜之所得在《骚》。《韵语阳秋》

作诗者，陶冶万物，体会光景，必贵乎自得，盖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强力至也。譬之秦武阳，气盖全燕，见秦王则战掉失色，淮南王安虽为神仙，谒帝犹轻其举止，此岂由素习哉？予以为少陵、太白当险阻艰难，流离困蹶，意欲卑而语未尝不高。至于罗隐、贯休得意于偏霸，夸雕逞奇，语欲高而意未尝不卑。乃知天禀自然，有不能易也。《诗人玉屑》。

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吕居仁《江西宗派图序》。

诗之所以为诗，所以歌咏性情者，只见三百篇耳。秦、汉之际，《骚》赋始盛，大抵怨 烦冤从谀侈靡之文，性情之作衰矣。至苏、李赠答，下逮建安，后世之诗始立根柢，简静高古，不事夫辞，犹有三代之遗风。至潘、陆、颜、谢，则始事夫辞，以及齐、梁，辞遂盛矣。至李、杜兼魏、晋以追《风》、《雅》，尚辞以咏性情，则后世诗之至也，然而高古不逮夫苏、李之初矣。郝经《与撒彦举论诗书》。

唐人诸体之作，与代终始，而李、杜为正宗。虞伯生《傅于砺诗序》。诗之

尊李、杜，文之尚韩、欧，此犹山之有泰、华，水之有江、河，无不仰止而取益焉。吴伟业《与宋尚木论诗书》。

天宝末，诗人杜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齷齪，而有饭颍山之嘲消，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之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余年。仲尼辑拾选拣，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余无所闻。《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以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辞，亦随时间作。至汉武赋《柏梁》而七言之体兴，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辞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之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架赋诗，故其道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以简谩歛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留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桃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之后，文体之变极焉。然而莫不好古音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浓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你，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摸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厉其藩翰，况堂奥乎？”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

《旧唐书·杜甫传》。

元微之作李杜优劣论，谓：“太白不能窥杜甫之藩篱，况堂奥乎？”唐人未尝有此论，而稹始为之，至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则不复为优劣矣。洪庆善作《韩文辩证》，著魏道辅之言，谓退之此诗为微之作也，微之虽不当自作优劣，然指稹为愚儿，岂退之意乎？《竹坡诗话》。

予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议拟，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正不当如此。”予以为知言《黄山谷文集》。

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沧浪诗话》。

杜甫、太白以诗齐名，韩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似未易以优劣也。然杜诗思苦而语奇，李诗思疾而语豪。《杜集》中言李白诗处甚多，如“李白一斗诗百篇”，“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之句，似讥其太俊快。李白论杜甫，则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为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来作诗苦。”似讥其太愁肝肾也。

杜牧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天外凤凰谁得髓，何人解合续鸾胶。”则杜甫诗，唐朝己来一人而已，岂白所能望耶？《韵语阳秋》。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成。杜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苟。二公盖亦互相讥嘲，太白赠子美云：“借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苦”之一辞，讥其困雕镌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细”之一字，讥其欠缜密也。《鹤林玉露》。

诗之豪者，世称李白，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迫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白乐天、《与元微之书》。

李、杜号诗人之雄，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而骀麟不偶，胸中所蕴，一切写之于诗。赵次公《杜工部草堂记》。

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唐人每以李、杜并称，韩退之识见高迈，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无所优劣也。至宋朝诸公，始知推尊少陵。东坡云：“古今诗人多矣，而惟称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饥寒流落。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又曰：“《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朱文公曰：“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愚之，诗人没头脑至于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许，未知做得与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鹤林玉露》。李谪仙，诗中龙也，矫矫焉不受约束。杜则麟游灵圃，风鸣朝阳，自是人间瑞物，施诸工用，则力牛服箱，德駭驾辂，李亦不能为也。《艺圃折中》。

李、杜诗虽齐名，而器识迥不同。子美之言曰：“庙堂知至理，风俗尽还淳。”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用为羲和天道平，用为水土地为厚。”其志意可知。若太白所谓“为君谈笑靖胡沙”，又如“调笑可以安储皇”，此皆何等语也！《水东日记》。

清新、俊逸，子美尝称太白谓不如也耶？太白得古诗之奇放，专效之者，久则索然。老杜以平实叙悲苦而备众体，是以平实无奇，而得自在者也。方以智《通雅》。

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诗自为一体。子美学优才赡，故其诗兼备众体，而植纲常系风化为多，三百篇以后之诗，子美其集大成也，傅若金《清江集》。

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哉？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窃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汉高祖归丰、沛，作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祖岂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发于中而不自知也。白诗反之曰“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达理如此。老杜赠白诗，有“细论文”之句。谓此类也哉！《苏栾城集》。

唐以诗取士，三百年中能诗者，不啻千余家，专其美者，独李、杜二人而已。李颇不及，止又一杜。《草本子》。

李、杜光焰千古，人人知之，《沧浪》并极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独重子美，宋人以为谈柄，近时杨用修为李左袒，轻俊之士，往往耳传，要其所得，俱影响之间，五言《选》体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飘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欷歔欲绝者，子美也。

《选》体，太白多露语、率语，子美多稚语、累语，置之陶、谢间，便觉伦父面目，乃欲使之夺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绝，皆变体，间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十首以前，少陵较难人；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扬之则高华，抑之则沉实，有色有声，有气有骨，有味有态，浓淡、深浅、奇正、开阖，各极其则，吾不能不服膺少陵也。青莲拟古乐府，而以己意已才发之，尚沿六朝旧习，不如少陵以时事创新题也。少陵自是卓识，惜不尽得本来面目耳。太白不成语者少，老杜不成语者多，如“无食无儿一妇人”，“举家闻若效”，及“麻鞋见天子，垢腻脚不袜”之类。凡看二公诗，不必病其累句，亦不必曲为之护，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太白五言，沿洄汉、魏、晋，乐府出入齐、梁，近体周旋开、宝，独绝句超然自得，冠绝古今。子美五言《北征》、《述怀》、《新婚》、《垂老》等作，虽格本前人，而调由己创，五七言律，广大悉备，上自垂拱，下逮元和，宋人之苍，元人之绮，靡不兼总。故古体则脱弃陈规，近体则兼该众善，此杜所独长也。太白笔力变化，极于歌行；少陵笔力变化，极于近体。李变化在调与辞，杜变化在意与格。然歌行无常矧，易于错综；近体有定规，难于伸缩。辞调超逸，骤如骇耳，索之易穷；意格精深，始若无奇，绎之难尽。此其微不同者也。以古诗为律诗，其调自高，太白、浩然所长，储侍御亦多此体。以律诗为古诗，其格易卑，虽子美不免。《艺苑危言》。

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李唯超出一代，故高华莫并，每相难求；杜唯兼综一代，故利钝杂陈，巨细咸蓄。李才高气逸而调雄，杜体大思精而格浑。超出唐人而不离唐人者，李也；不尽唐调而兼得唐调者，杜也。备诸体于建安者，陈、王也；集大成于开元者，工部也。青莲才之逸并驾陈、王，气之雄齐驱工部，可谓撮胜二家。第古风既乏温醇，律体微乖整栗，故令评者不无轩轻。少陵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自是此老胸中壁立处；然《风》、《骚》乐府遗意，往往得之。太白以《百忧》等篇拟《风》、《雅》，《鸣皋》等作拟《离骚》，俱相去悬远，乐府奇伟，高出六朝，古拙不如两汉，较输杜一筹也。胡应麟《诗薮》。

四明沈明臣嘉则尝言：“今人多称李、杜，率无定品。”余谓：“李如春草秋波，无不可爱，然注目易尽耳，至如老杜如堪舆中然，太山乔岳，长河巨海，纤草秣花，怪松古柏，惠风微波，严霜烈日，何所不有。吾当李则雁行，当社则北面。”闻者惊愕。

王安石所选杜、韩、欧、李诗，其置李于末，而欧反在其上，或亦谓有抑扬云。《文献通考》。

舒王以李太白、杜于美、韩退之、欧阳永叔编为四家诗，而以欧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晓其意。舒王尝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冷斋夜话》。

荆公论李、杜、韩、欧四家诗，而以欧公居太白之上，曰：“李白诗词迅快，

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予谓诗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气当游戏万物之表，其于诗寓意焉耳，岂以妇人与酒败其志乎？不然，则渊明篇篇有酒，谢安石每游山必携妓，亦可谓之其识不高耶？欧阳公文字寓兴高远，多喜为风月闲适之语，盖效太白为之。故东坡作《欧公集序》亦云“诗赋似李白”，此未可以优劣论也。《扞虱新话》。

世言荆公四家诗后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说酒及妇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诗乐府外，及妇人者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渊明辈，亦未为过，此乃读白诗未熟者妄立此论耳。四家诗，未必有次序，使诚不喜白，当自有故。盖白识度甚浅，观其诗中如“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揖二千石”，“谕扬九重万乘主，谗浪赤墀青琐贤”，“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一别蹉跎朝市问，青云之交不可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之类，浅陋有索客之风，集中此等语至多，世但以其辞豪俊动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音，却来请谒为交欢”，宜其终身坎也。《老学庵笔记》。

《钟山语录》云：荆公次第四家诗，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然其材豪俊，亦可取也。”王定国《闻见录》云：黄鲁直尝问王荆公：“世谓四选诗，丞相以韩、欧高于李太白耶？”荆公曰：“不然，陈和叔尝问四家之诗，乘间签示和叔，时书史适先持杜诗来，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后編集，初无高下也。李、杜自昔齐名者也，何可下之！”鲁直归，问和叔，和叔与荆公之说同，今乃以太白下韩、欧而不可破也。《遁斋闲览》云：或问王荆公云：“编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太白为第四，岂白之才格词致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元稹以为兼人所独专，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评诗谓甫期白太过，反为白所诮。”公曰：“不然，子美赠白诗，则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但比之庾信、鲍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铿之诗义在庾、鲍下矣。‘饭颗’之嘲，虽一时戏剧之谈，然二人名既相逼，亦不能无相忌也。”《渔隐丛话》。

介甫选四家之诗，第其质文以为先后之序。余谓子美诗，闳深典丽，集诸家之大成；永叔诗温润藻艳，有廊庙富贵之器；退之诗雄厚雅健，毅然不可屈；太白诗豪迈清逸，飘然有凌云之志：皆诗杰也。其先后固自有次第，诵其诗者，可以想见其为人，乃知心声之发，言志咏情，得于自然，不可以勉强到也。李纲《读四家诗选序》。

子美之诗，非无文也，而质胜文；永叔之诗，非无质也，而文胜质。退之之诗，质而无文；太白之诗，文而无质。介甫选四家诗而次第之，其序如此。李纲《书四家诗选后》。

王荆公以杜诗后来莫继，信矣！若子美第一，太白第四，无乃太远。子美“怜君如弟兄”之句，正可为二家诗评耳。或谓杜称李太过，反为所诮，不然也。

“斗酒百篇”，遗逸多矣。韩退之诗，已有泰山毫芒之慨，当时相赠答者，可尽见耶？太白虽天仙之才，岂无心人！黄鹤楼推崔颢，不啻己出，乃轻子

美耶！或又以杜比季于庾、鲍为轻之，又不然，庾、鲍岂可易者耶！文人齐名如李、杜之相得者，足为古今美谈，后人乃以浮薄意妄测前贤耳。方弘静《千一录》。

五言长篇，自古乐府《焦仲卿》而下，继者绝少，唐初亦不多见，逮李、杜二公始盛。至其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意曲折，队仗森严，人皆雕饬乎语言，我则直露其肺腑，人皆专犯乎忌讳，我则回护其褒贬，此少陵所长也，太白次之。《唐诗品汇》。

李青莲是快活人，当其得意，斗酒百篇，无一语一字不是高华气象。及流窜夜郎后，作诗甚少，当由兴趣消索。杜少陵是固穷之士，平生无大得意事，中间兵戈乱离，饥寒老病，皆其实历，而所阅苦楚，都于诗中写出，故读少陵诗，即当得少陵年谱看。江盈科《雪涛诗评》。

李、杜齐名，古今不敢轩轻。予谓：太白才由天纵，故能以其高敌子美之大。至论其胎骨，则“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杜之目李，确不可易，岂与攀屈、宋而驾曹、刘者可同日论哉？黄生白山《杜诗说》。

李白诗祖《风》、《雅》，宗汉、魏，下至鲍照、徐、庾，亦时用之。善掉弄，造出奇怪，惊动心目，忽然撇出，妙入无声，其诗家之仙者乎！格高于杜，变化不及。陈绎曾《诗谱》。

杜子美上薄《风》、《雅》，下该沈、宋，才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真所谓集大成者，而诸作皆废矣。并时而作，有李太白宗《风》、《骚》及建安七子，其格极高，其变化若神龙之不可羁。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

或谓杜万景皆实，李万景皆虚，乃右实而左虚，遂谓李、杜优劣在虚实之间。顾诗有虚，有实，有虚虚，有实实，有虚而实，有实而虚，并行错出，何可端倪。且杜若《秋兴》诸篇，托意深远，《画马行》诸作，神清横逸，直将播弄三才，鼓铸群品，安在其万景皆实？李如《古风》数十首，感时托物，慷慨沉着，安在其万景皆虚？《屠纬真文集》。

太白诗宗《风》、《骚》，薄声律，开口成文，挥翰雾散，似天仙之词；而乐府诗，连类引义，尤多讽兴，为近古所未有。迄今称诗者，推白与少陵为两大家，曰李、杜，莫能轩轻云。《李诗通》。

《钟山语录》云：杜甫固奇，就其分择之，好句亦自有数。李白虽无深意，大体俊逸，无疏谬处。《渔隐丛话》。

欧公不甚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吏部于唐世文章，未尝屈下，独称道李、杜不已。欧贵韩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晓。然于李白甚赏爱，将由李白超踔飞扬为感动也。《中山诗话》。

唐世诗称李、杜，文章称韩、柳。今杜诗语及太白处，无论数十篇；而太白未尝有与杜子美诗，只有“饭颗”一篇，意颇轻甚。论者谓以此可知子美倾倒太白至难。晏元献公尝言：“韩退之扶导圣教，铲除异端，是其所长。若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传三古，下笼百氏，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子厚一人而已。然学者至今但雷同称述，其实李、杜、韩、柳，岂无优劣？达者观之，自可默喻。”《扞虱新话》。

论诗文雅正，则少陵、昌黎。若倚马千言，放辞追古，则杜、韩恐不及太白，子厚也。《杨升庵外集》。

杨诚斋云：“李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杜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与？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与？宋则东坡

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车云：“太白之诗神鹰瞥汉，少陵之诗骏马绝尘。”二公之评，意同而语亦相近。予谓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杨升庵外集》。

工部老而或失于俚，赵宋藉为砭；翰林逸而或流于滑，朔元拾为香草。歌行，李飘逸而失之轻率，杜沉雄而失之粗硬，选家辨其两短，斯为失之。《诗辨坻》。

以天分胜者近李，以学力胜者进杜，学者各自审焉可也。陶开虞《说杜》。李白乐府三卷，于三纲五常之道，数致意焉！虑君臣之义不笃也。则有《君道曲》之篇，所谓“轩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鸿翼于夷吾，刘、葛鱼水本无二”。虑文子之义不笃也，则有《东海勇妇》之篇，所谓“淳于免诏狱，汉主为缙萦。津妾一棹歌，脱父于严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虑兄弟之义不笃也，则有《上留田》之篇，所谓“田氏仓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东枝憔悴西枝荣。无心之物尚如此，参商胡乃寻天兵”。虑朋友之义不笃也，则有《箜篌谣》之篇，所谓“贵贱结交心不移，惟有严陵及光武。轻言托朋友，对面九疑峰。管、鲍久已死，何人继其踪”。虑夫妇之情不笃也，则有《双燕离》之篇，所谓“双燕复双燕，双飞令人羨。玉楼珠阁不独栖，金窗绣户长相见。”《韵语阳秋》。

近读古乐府，始知后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谪仙绝出众作，真诗豪也，然古词务协律，而犹未工。陈仲孚尝问诗工所从始，予谓谢玄晖。杜子美云“谢肌每篇堪讽咏”，盖尝得法于此耳。李云“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却忆谢玄晖”，与子美同意。陈传良《记陈仲孚问语》。

予尝评诸家之作，李太白最高而微短于韵。周紫芝《古今诸家乐府序》。古乐府：“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李白用其意，衍为《杨叛儿》歌曰：“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情，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古乐府：“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李白则云：“三朝见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古乐府云：“郎今欲渡畏风波。”李白则云：“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古乐府云：“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李反其意云：“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散。”古人谓李诗出自乐府、古《选》，信矣。其《杨叛儿》一篇，即“暂出白门前”之郑笺也。因其拈用，而古乐府之意益显，其妙益见。如李光弼将子仪军，旗帜益精明；又如神僧拈佛祖语，信口无非妙道。岂生吞义山、拆洗杜诗者比乎？故其赠杜甫诗，有“饭颗山前”之句，盖讥其拘束也。《杨升庵外集》。

太白古乐府，沓冥恹恹，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乐府。《艺苑卮言》。

乐府则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风》、《雅》。《蜀道难》、《远别离》等篇，出鬼入神，恹恹莫测。《兵车行》、《新婚别》等作，述情陈事，恳恻如见。张、王欲以拙胜，所谓差之毫厘；温、李欲以巧胜，所谓谬以千里。《诗薮》。

乐府体不尚论宗而叙事，故每以缓失之，故杜少陵无乐府也。太白篇什虽繁，而自放者多矣。然有出乎唐人之上者，似晋杂曲而清隽过之。天实生才，岂易言哉！吾定古唐诸乐府，考其正变，则其人与世可知矣。而独于太白，尤

低徊三复云。《李诗纬》。太白愠于群小，乃放还山而纵酒以浪游，岂得已哉？故于乐府多清怨，盖不敢忘君也。夫怨生于情，而情每于儿女间为切切焉。读者勿以辞害意可矣。《李诗纬》。

诗至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李翰林天才纵逸，轶荡人群，上薄曹、刘，下该沈、鲍。其乐府古调能使储光羲、王昌龄失步，高适、岑参绝倒，况其下乎！《唐诗品汇》。

唐五言古诗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感寓》《古风》诸篇，可追嗣宗《咏怀》、景阳《杂诗》。王阮亭《五言诗选凡例》。

唐五言诗，杜甫沉郁，多出变调。李白、韦应物超然复古，然李诗有古调，有唐调，要须分别观之。《居易录》。

新城阮亭王先生《五言诗选》，于汉取全，于魏、晋以下，递严而递有所录，而犹不废夫齐、梁、陈、隋之作者，于唐仅得五人，曰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盖以齐、梁、陈、隋之诗，虽远千古，尚不失为古诗之余派。唐贤风气，自为珍域，成其为唐人之诗而已。而五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诗于唐诗之中，则以其类合之，明其变而不失于古云尔。姜宸英《阮亭选五言古诗序》。七言古诗，要铺叙，要开合，要风度，要迢递险怪，雄峻铿锵，忌庸俗软腐，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备此法者，惟李、杜也。范德机《诗评》。盛唐工七言古调者，多张皇气势，陟顿始终。综核乎古今，博大其文辞，则李、杜尚矣。《唐诗品汇》。

太白天仙之词，语多率然而成者，故乐府歌词咸善。或谓其始以《蜀道难》一篇见赏于知音，为明主所爱重，此岂浅材者微幸际其时而驰骋哉！不然也。白之所蕴，非止是。今观其《远别离》、《长相思》、《乌栖曲》、《鸣皋歌》、《梁园吟》、《天姥吟》、《庐山谣》等作，长篇短韵，驱驾气势，殆与南山秋气并高可也。虽少陵犹有让焉，余子琐琐矣。《唐诗品汇》。

七言古诗，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气格，而纵横有之。太白纵横，往往强弩之末，间杂长语，英雄欺人耳。李攀龙《选唐诗序》。

七言古，初唐以才藻胜，盛唐以风神胜，李、杜以气概胜，而才藻、风神称之，加以变化灵异，遂为大家。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词极藻艳，然未脱梁、陈也。张、李、沈、宋，稍汰浮华，渐趋平实，唐体肇矣，然而未畅也。高、岑、王、李，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纤修短，得衷合度，畅矣，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毕矣。歌行至唐大畅，王、杨四子，宛转流利；李、杜二家，逸宕纵横。阖辟纵横，变幻超忽，疾雷震电，凄风急雨，歌也；位置森严，筋脉联络，走月流云，轻车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李、杜歌行，扩汉、魏而大之，而古质不及；卢、骆歌行，衍齐、梁而畅之，而富丽有余。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唯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李、杜歌行，虽沉郁、逸宕不同，然皆才大气雄，非子建、渊明判不相入者比。《诗薮》。

七言歌行，唐代卢、骆粗壮，沈、宋轩华，高、岑豪激而近质，李、杜迂佚而好变，元、白迤邐而详尽，温、李朦胧而绮密。陈其格律，校其高下，各有诣，不容班杂。太白天纵逸才，落笔警挺，其歌行跌宕自喜，不闲整栗，

唐初規制，扫地欲尽矣。《诗辨坻》。开元、大历诸作者，七言为盛，王、李、高、岑四家，篇什尤多。李太白驰骋笔力，自成一家。大抵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为创获，王阮亭《七言诗歌行钞》。

七言古诗，惟杜甫横绝古今，同时大匠，无敢抗行。李白、岑参二家，别出机杼，语羞雷同，亦称奇特。《居易录》。盛唐五言律句之妙，李翰林气象雄逸。《唐诗品汇》。

太白耻为郑、卫之作，律诗故少，编者多以律类入古中，不知其近体犹存雅调耳，集中五言仄律亦多。《十一录》。

青莲五言律，自流水法外，颇近正始，不似子美、达夫诸公，创体迥异昔观。《诗辨坻》。

吾读五言律一体，知唐人反正之功为多云。靡丽如南五季，文敝甚矣。文质彬彬，唐人有之，向使唐人无所取裁，其不流为宋、元末尚也几希。然或失之矜持，盖从齐、梁而变也。若太白五律，犹为古诗之遗，情深而词显，又出乎自然，要其旨趣所归，开郁宣滞，特于《风》、《骚》为近焉。《李诗纬》。

毕忠吉曰：予观唐三百年，以二律并称，擅长者独子美一人，供奉氏于五而短于七。《辟疆园杜注解序》。

李白《古风》六十首，富于子昂之《感遇》，俭于嗣宗之《咏怀》。其诗宗《风》、《骚》，薄声律，故终身作七言近体，仅八首而已。陆生《口谱》。

按阳冰《诗序》谓太白著述，十丧其九。当时翰林应制之作，集贤倡和之章，所作七言近体，今皆不见，大抵亡失者多耳。陆氏谓其终身所作，仅只集中所存之八旨，误矣。

李、杜为有唐宗匠，而子美不长于文，太白不长于七律，故集中厥体遂少。柴虎臣《家诫》。

五言排律，开元后作者为盛，声律之备，独王右丞、李翰林为多，而孟襄阳、高渤海辈，实相与并鸣。《唐诗品汇》。

读盛唐排律，太白轻爽雄丽，如明堂黼黻，冠盖辉煌、武库甲兵，旌旗飞动。少陵变幻阔深，如涉昆仑，泛溟渤，千峰罗列，万汇汪洋。《诗薮》，

排律，宋、沈二氏藻赡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诗薮》。

唐人乐府，多唱诗人绝句，王少伯、李太白为多，《杨升庵外集》。

绝句之源，出于乐府，贵有风人之致。其声可歌，其趣在有意无意之间，使人莫可捉著。盛唐惟青莲、龙标二家。李维桢。五七言绝句，李青莲、王龙标最称擅场，为有唐绝唱。少陵虽工力悉敌，风韵殊不逮也。《艺苑卮言》。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绝句之席，勿论有唐三百年，两人为政，亘古以来，无复有骖乘者矣。子美恰与两公同时，又与太白同游，乃恣其崛强之性，颓然自放，独成一家，可谓巧于用拙，长于用短，精于用粗，婉于用慧者也，卢世《紫房余论》。

予尝品唐人之诗，乐府本效古体而意反近，绝句本自近体而意实远。欲求《风》、《雅》之仿佛者，莫如绝句，唐人之所偏长独至，而后人力追莫嗣者也。擅长则王江宁，骖乘则李彰明，偏美则刘中山，遗响则杜樊川。少陵虽号大家，不能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汨于典故，拘则未成之律诗而非绝体，汨则儒生之书袋而乏性情。故观其全集，自“锦城丝管”之外，咸无讥焉。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杨升庵《唐绝增奇序》。盛唐长五言绝而不长七言绝者，孟浩然也。长七言绝而不长五言绝者，高达

夫也。五七言各极其工者，太白。五七言俱无所解者，少陵也。少陵、太白，七言律绝独出词场，然少陵律多险拗，太白绝间率露，大家故宜有此。杜之律、李之绝，皆天授神诣。然杜以律为绝，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等句，本七律壮语，而以为绝句，则断锦裂增类也。李以绝为律，如“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绝句，而以为律诗，则骈拇枝指类也。古人作诗，各成己调，未尝互相师袭。以太白之才，就声律即不能为杜，何至遽减嘉州？以少陵之才，攻绝句即不能为李，诘谓不若摩诘？彼自有不可磨灭者，无事更屑屑也。《诗薮》。

诗以神行，使人得其意于言之外，若远若近，若无若有，若云之于天，月之于水，心得而会之，口不得而言之，斯诗之神者也。而五七言绝，尤贵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太白一人，盖非摩诘、龙标之所及。吾尝以太白为五七言绝之圣，所谓鼓之舞之以尽神，繇神入化，为盛得之至者也。屈绍隆《粤游杂咏序》。小乐府之遗，唐人裁为绝句，体之流变，盖微有辨焉。惟李白所制，犹得其遗，篇什虽简，而如人思妇、劳人之心，何婉曲可讽耶？济南李氏曰：“李白五七言绝句，实唐三百年一人。盖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顾失焉。”至哉言乎！自唐以来，能为诗者多矣，其词与理未始不璀璨焉，然而观止矣。予读李白诗，想见其心，如入天际，渺乎莫从其所之。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予于李诗亦云。《李诗纬》。

丁龙友曰：李白乐府，本晋三调杂曲；其绝句从六朝清商小乐府来。至其气概挥斥，回飙掣电，且令人缥缈天际，此殆天授，非人力也。《李诗纬》。

五言绝句，开元后，李白、王维尤胜诸人。《唐诗品汇》。

五言绝句起自古乐府，至唐而盛，李白、崔国辅号为擅场。宋牧仲《漫堂说诗》。

五言绝句，惟太白擅场。杜子美诗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阴工此体，子美之称太白者在是。徐而庵《说唐诗》。

五言绝句，李太白气体高妙。王阮亭《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

七言绝句，太白高于诸人，王少伯次之。《唐诗品汇》。

七言绝句，王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艺苑卮言》。

七言绝，太白、江宁各有至处。大概李写景入神，王言情造极。王宫辞乐府，李不能为；李览胜纪行，王不能作。《诗薮》。

龙标、陇西，真七绝当家，足称联璧。焦弱侯《诗评》。

三唐七绝，并堪不朽，太白、龙标绝伦逸群。《漫堂说诗》。

七言绝，起忌矜势，太白多直抒旨鬯，两言后只用溢思作波掉，唱叹有余响。拙手往往安排起法，欲留佳思在后作好，首既嚼蜡，后十四字中，地窄而舞拙，意满而词滞。《诗辨坻》。

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的，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朱子语类》。

《古风》第四十四首，不言弃绝，但言“恩毕”，斯得怨而不怒之意。欲言难言，而又不能无言，“将何为”三字，无限深情。严沧浪评。

朱文公《题广成子像》云：陈光泽见示此像，偶记李太白诗云。“世道日交丧。浇风变淳源。不求桂树枝，反栖恶木根。所以桃李树，吐花竟不言。大运有兴没，群动争飞奔。归来广成子，去入无穷门。”因写以示之。今人舍命作诗，开口便说李、杜。以此观之，何曾梦见他脚板耶？《鹤林玉露》。

李太白《远别离》、《蜀道难》，与子美《寓居同谷七歌》，《风》、《骚》之极致，不在屈原之下。李廌《师友记闻》。

《远别离》篇最有楚人风，所贵乎楚言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词义反复屈折，行乎其间，实未尝断而乱也，使人一唱三叹而有遗音。至于收泪讴吟，又足以兴夫三纲五典之重者，岂虚也哉！兹太白所以为不可及也。范选机评。

文章如精金美玉，经百炼、历万选而后见。今观昔人所选，虽互有得失，至其尽善尽美，则所谓凤凰、芝草，人人皆以为瑞。阅数千百年、经千万人而莫有异议焉，如李太白《远别离》、《蜀道难》，杜子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新婚别》、《兵车行》，终日诵之不厌也。《怀麓堂诗话》。古律诗各有音节，然皆限于字数，求之不难。惟乐府长短句，初无定数，最难调叠，然亦有自然之声。古所谓声依永者，谓有长短之节，非徒永也。故随其长短，皆可以播之律吕，而其太长太短之无节者，则不足以为乐。若往复讽咏，久而自有所得，得之于心而发之乎声，则虽千变万化，如珠之走盘，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远别离》、杜子美《桃竹杖》，皆极其操纵，曷尝按古人声调，而和顺委曲乃如此。固初学所未到，然学而未至于是，亦未可与言诗也。《怀麓堂诗话》。

太白《公无渡河》，乃从尧、禹治水说起，迂痴有致，然笔墨率肆，无足取焉。《蜀道难》等篇亦然，开后人恶道。《诗辨坻》。

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河岳英灵集》。

李太白作《蜀道难》，乃为房、杜危之也，其略曰：“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人，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闻之，疑严武有刘焉之志。《云溪友议》。李白尝为《蜀道难》歌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以刺严武也。《太平广记》。

《蜀道难》，或曰作于天宝初，或曰作于天宝末，二说皆出于后世。以意逆之，曰“此为房、杜危之也”。陆畅去白未远，作《蜀道易》以美韦皋，传之当时。而《蜀道难》之词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其意必有所属，房、杜之说盖近之矣。《南部新书》。《严武传》：武为剑南节度使，房琯以故相为部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为《蜀道难》者，乃为房、杜危之也。《韦皋传》：天宝时，李白为《蜀道难》以斥严武，陆畅更为《蜀道易》以美韦皋。《摭言》云：太白自蜀至京，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人，岂非太白星精耶？”然则《蜀道难》之作久矣，非为房、杜也。《唐诗纪事》。

《严武传》：李白作《蜀道难》者，乃为房、杜危之也。此宋人穿凿之论，其说又见《韦皋传》。盖因陆畅之《蜀道易》而造为之耳。李白《蜀道难》，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涂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及玄宗西幸，升为南京，则又为诗曰：“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山回玉叠作长安。”一人之作，前后不同如此，亦时为之矣。《日知录》。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篇中凡三见，与《庄子·逍遥篇》同。吾尝谓作

古诗长篇，须读《庄子》、《史记》。子美歌行，纯学《史记》；太白歌行，纯学《庄子》。徐而庵《说唐诗》。

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身欲为神仙青瑨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蹑太清，或欲挟两龙而凌倒影，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游八极，或欲结交王子晋，或欲高揖卫叔卿，或欲惜白鹿于赤松，或欲餐金光于安期，岂非因贺季真有谪仙之目，而因为是以信其说耶？抑身不用，郁郁不得志，而思高举远引耶？尝观其所作《梁父吟》，首言钓叟遇文王，又言酒徒遇高祖，卒自叹己之不遇，有云“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阖者怒”。人间门户，尚不可入，则太清倒景，岂易凌蹊乎！太白忤杨妃而去国，所谓“玉女起风雨”者，乃怨怼妃子词也。《韵梧阳秋》。

“黄云城边乌欲栖”，“边”一作“南”，声调便恶，此用字阴阳之殊。赵宦光《弹雅》。

汉、魏诗多不可点，所以为好者，其气象自不同耳。李诗好处亦难点，点之则全篇有听不可择焉。若《乌栖曲》与《乌夜啼》，可谓精金粹玉矣。范德机评。

国初人有作九言者，谓“昨夜西风摆落千林梢，渡头小艇卷入寒塘坳”，以为可备一体。不知九言起于高贵乡公，鲍明远、沈休文亦有此体。唐人则李太白《蜀道难》“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杜集》中“炯如一段清冰出万壑，置在迎风露寒之玉壶”，又“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此九言之最妙者。诗有十字成句者，太白“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又有十一字成句者，杜诗“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李诗“紫皇乃赐白兔所捣之药方”，韦应物诗“一百二十凤凰罗列含明珠”；若坡公“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似可读作两句矣。《怀麓堂诗话》。

扬子云《长杨赋》：“西压月窟（古“窟”字），东震日域。”服虔注以为日月所生，恐非。李太白诗“天马来出月支窟”，月窟，即指月支之国。日域，指日逐单于也。盖借日月字以形容威伏四夷之远耳，太白妙得其解矣。

《杨升庵外集》。

王彦辅曰：古之善赋诗者工于用人语，浑然若出于己意，予于李、杜见之。颜延年《赭白马赋》曰：“旦刷幽、燕，昼秣荆、楚。”子美《骢马行》云“昼洗须腾泾、渭深，夕移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马歌》云“鸡鸣刷燕哺秣越”，盖皆用颜赋也。韩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信哉！《杨升庵外集》。

客言：“李、杜诗中，说马如《相马经》，有能过之者乎？”仆曰：“《毛诗》过之。”曰：“六经固不可拟，然亦未尝仔细说马态相行步也。”仆曰：“顾熟读之，‘两骖如舞’，此駉语所谓花踏羊蹄行也。‘两骖如手’，此駉语所谓熟使唤也。思之，便觉‘走过掣电倾城知’与‘神行电迈蹶恍惚’，为难骑耳。”《许彦周诗话》。

东坡写李白《行路难》，阙其中间八句，道子胥、屈原，陆机、李斯事，此老不应有所遗忘，意其删去，必当有说。《朱子语类》。《蔡宽夫诗话》云：唐末五代，俗流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诗句为例，议论锋出，甚有狮子跳踯、毒龙顾尾等势，览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贾岛辈，谓

之“贾岛格”。而于李、杜诗，不少假借。李白“女娲戏黄土，抟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濛濛若埃尘”。目曰“调笑格”，以为调笑之资。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峰。阑干更上处，结缔坐来重”。目为“病格”，以为言语突兀，声势蹇涩。此岂韩退之所谓“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者耶？《渔隐丛话》。

李太白《北风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白发三千丈”，其句可谓豪矣，奈无此理何！《渔隐丛话》。

李太白《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元微之《侠客行》云：“侠客不伯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或云二诗同咏侠客，而意不同如此。予谓不然。太白咏侠不肯受报，如朱家终身不见季布是也。微之咏侠欲有闻于后世，如聂政姊之死，恐终灭吾贤弟之名是也。《邵氏闻见后录》。

《吕氏童蒙训》云：“晓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大舶夹双橹，中流鹅鹳鸣”之类，皆气盖一世，学者能熟味之，自然不褊浅矣。《渔隐丛话》

李太白诗过人，其生平所享，如浮花浪蕊。其诗云：“罗帷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不可及也。《苏栾城集》。诗言穷则尽，意衰则丑，韵软则庠。杜少陵《丽人行》，李太白《杨叛儿》，一以雅道行之，故君子言有则也。陆时雍评。李太白《荆州歌》有汉谣之风。唐人诗可入汉、魏乐府者惟太白此首，及张文昌《白鬣谣》、李长吉《邺城谣》三首而止，杜子美却无一篇可入此格。《杨升庵外集》。

太白《白头吟》二首，颇有优劣，其一盖初本也。天仙之才，不废讨润，何必不加点？今人落笔便刊布，纵云挥珠，无怪多类耳。《千一录》。

“闺里佳人年十余”，颇有四杰风格，差逸宕耳。要之此等是太白佳作。《诗辨坻》。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数句类太白，其他皆浅近浮俗，决非太白所作，必误人也。《沧浪诗话》。

六一居士曰：“落日欲没岷山西，倒著接鬣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大家争唱《白铜鞮》。”此常语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

贾，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太白之横发，所以惊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乎？《渔隐丛话》。

杜之美《饮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又“天子呼来不上船”，用两“船”字韵。“汝阳三斗始朝天”，又“举觞白眼望青天”，用二“天”字韵。“苏晋长斋绣佛前”，又“皎如玉树临风前”，又“脱帽露顶王公前”，用三“前”字韵。“眼花落井水底眠”，又“长安市上酒家眠”，用两“眠”字韵。《牵牛织女诗》“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又“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用两“中”字韵。李太白《襄阳歌》“鸛鹑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用两“杯”字韵。《庐山谣》“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又“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江长”，用“长”字韵。韩退之《李花诗》“冰盘夏荐碧实脆，斥去不御惭其花”，又“谁堆平地万堆雪，剪刻作此连天花”，用两“花”字韵。《双鸟诗》“两鸟各闭口，万象衔口头”，又“百舌旧饶声，从此尝低头”，用两“头”字韵。《示爽诗》“冬夜岂不长。达旦灯烛然”，又“此来南北近，闾里故依然”，用两“然”字韵。《猛虎行》“猛虎死不辞，但惭前所为”，又“亲

故且不保，人谁信汝为”，用两“为”字韵。子美、太白、退之于诗无遗憾矣，当自有体耶？《邵氏闻见后录》。

绝句字少意多，四句而反覆议论，如李白《横江词》，气格合歌行之盛，使人叹咏；其《赠汪伦》，非必其诗之佳，要见古人风致如此。范德机评。

太白《横江辞》六首，章虽分局，意如贯珠。俗本以第一首编入长短句，后五首编入七言绝句，首尾衡决，殊失作者之意。如杜诗《秋兴》八首，亦分作二处。予特正之，凡古人诗歌，不可分类以此。《杨升庵外集》。

东坡《送人守嘉州》古诗，其中云，“‘峨眉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上两句全是李谪仙诗，故继之以“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之句。此格本出于李谪仙，其诗云：“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还忆谢玄晖。”盖“澄江净如练”，即玄晖全句也。后人袭用此格，愈变愈工。《渔隐丛话》。

《金沙集》有“公取古诗”一条，谓始于太白，未必也。任华赠白诗，已用“海风吹不断”及“云垂大鹏飞”等句，则知彼时作此格者盖多矣。《弹雅》。玄宗弃国出奔，太白乃盛称蜀中之美。西巡果盛事乎？《猗嗟》讥庄而赞其艺，“副笄”刺宣而美其容，太白虽为亡国讳，而亡国之耻，正在言表。唐汝询《唐诗解》。

沈云卿诗“船如天上坐，人似镜中行”，原于王逸少语，所谓“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之句，然李太白《入情溪山》诗云“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虽有所袭而语益工。胡元任评。竹未尝香也，而杜子美诗云：“雨洗娟娟静，风吹细细香。”雪未尝香也，而李太白诗云“瑶台雪花数千点，片片吹落春风香”。《韵语阳秋》。

诗用“泪”字，若沾衣，沾裳之类，不为剽窃，然亦有出奇者。潘岳“涕泪应情陨”，杜子美“近泪无干土”，李太白“泪尽日南珠”，刘禹锡“巴人泪应猿声落”，贾岛“泪落故山远”，孟云卿“至哀反无泪”。谢榛《四溟山人集》。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脱靴为耻，摘其诗以激杨贵妃，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谗》诗一章，大率言妇人淫乱败国，其略云：“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鹄之疆疆。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鹤之奔奔。坦荡君子，无容簧言。”又云：“妲己灭纣，褒女惑周。汉祖吕氏，食其在旁。秦皇太后，毒亦淫荒。蜎作昏，遂掩太阳。万乘尚尔，匹夫何伤？词殚意穷，心切理直。如或妄谈，吴天是殪。”予味此诗，岂贵妃与禄山淫乱，而太白曾发其奸乎？不然则“飞燕在朝阳”之句，何足深怨也。《容斋随笔》。

宋之问“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李白“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语意皆殊，调亦不类，高下则差足雁行。宋又有“夜弦响松月，朝楫弄苔泉”，李有“萝月挂朝镜，松风鸣夜弦”，词意皆同，李直出数丈。《弹雅》。

李白跌宕不羁，钟情于花酒风月则有矣，而肯自缚于枯禅，则知淡泊之味，贤于脍炙远矣。白始学于白眉空，得“大地了彻镜，回旋寄轮风”之旨。中谒太山君，得“冥机发天光，独照谢世氛”之旨。晚见道崖，则此心豁然，更无凝滞矣。所谓“启开八窗牖，托宿制雷霆”，又有谈玄之作云“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腾转凤火来，假合作容貌。问语前后际，始知金仙妙”，则所得于佛氏者益邃。《韵语阳秋》。

李、杜长篇，全集中不多见，《北征》一首，沉著森严，龙门叙事之笔也。

《忆旧书怀》一首，飘扬恣肆，《南华》寓言之遗也。光焰万丈，于此乎见

之。《柳亭诗话》。

李白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彫饰”，论诗者谓只一“出”字，便是去彫饰也。《余冬序录》。

子美诗，以后二句续前二句处甚多。如《寄张山人诗》云：“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数篇吟可老，一字贾堪贫。”《喜杜观到侍》云，“待尔嗔乌鹊，抛书示鹄鸱。枝间喜不去，原上急曾经。”《晴诗》云，“啼乌争引子，鸣鹤不归林。下食遭泥去，高飞恨久阴。”《卧病诗》云：“滑忆彫胡饭，香闻锦带羹。溜匙兼暖腹，谁欲致杯罍。”如此之类多矣。此格起于谢灵运，《庐陵王之墓下诗》云，“延州协心许，楚老惜兰芳。解剑竟何及，抚坟徒自伤。”李太白亦时有此格，“毛遂不坠井，曾参宁杀人？虚言误公子，投杼惑慈亲”是也。《韵语阳秋》。

梁虞骞诗“落晖散长足，细雨织斜文”，太白亦用其字曰“日足森海峤”，然其惊人泣鬼，所谓自铸伟辞，前无古人者乎！《杨升庵外集》。太白“杨花落尽”与乐天“残灯无焰”，体同题类，而风趣高卑，自觉天壤。《诗辨坻》。

曹植《怨诗》“顾作东北风，吹我入君怀”，《怀徐干诗》“将心寄明月，流影入君怀”。太白诗“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兼裁其意，撰成奇语。梅禹金。

《诗眼》云：山谷言：学者若不见古人用意处，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愈远。若“风吹柳花满店香”，若人能复为此句，亦未是太白。至于“吴姬压酒劝客尝”，“压”字他人亦难及。“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益不同。“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此乃真太白妙处，当潜心焉。故学者先以识为主，禅家所谓正法眼，直须具此眼目，方可入道。《渔隐丛话》。

《金陵酒肆留别》，山谷云：“此乃真太白妙处。”而须溪云：“终是太白语别。予许须溪知言云。《诗辨坻》。

李太白诗“风吹柳花满店香”，温庭筠《咏柳诗》：“香随静婉歌尘起，影伴娇娆舞袖垂”，传奇诗“莫唱踏阳春，令人离肠结。郎行久不归，柳自飘香雪”。其实柳花亦有微香，诗人之言非诬也。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杨升庵外集》。太白诗“吴姬压酒唤客尝”，说者以为工在“压”字，不知吴人方言，至酒家有“旋压酒子相待”之语。《云麓漫钞》。

李白“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高适“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如武夫之对韵士。而胡元瑞云：“二诗甚类。”予谓字面则同，句意悬绝。《弹雅》。

杜之《北征》、《述怀》，皆长篇叙事，然高者尚有汉人遗意，平者遂为元、白滥觞。李《送魏万》等篇，自是齐、梁，但才力加雄、辞藻加富耳。《诗薮》。

太白诗“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对景怀人，意味深永。少陵诗“寒空巫峡曙，落日渭阳情”，亦是写景赠别，而语意浅短。杜诗佳处固多，此等句法却不如李。仇苍柱《杜诗详注》。

太白读书匡山，十年不下山，浔阳狱中犹读《留侯传》，以彼仙才，苦心如此，今忽忽白日，而嚶嚶古人，是自缚而希千里也。《千一录》

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浓而近者易识，淡而远者难知。如杜

子美“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转”，李太白“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王摩诘“反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皆淡而逾浓，近而愈远，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怀麓堂诗话》

曹子建诗“譬海出明珠”，与太白“如天落云锦”，句法同。太白五言，如“菖蒲花紫茸”及“登华不注峰”，与此句皆奇崛异常。《杨升庵外集》世多言李太白以醉入水捉月溺死，此谈者好奇之过。太白对月，能作“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之句，意气本自超出宇宙，“对影三人”，虽醉岂复狂感至此。《玉涧杂书》。

李太白云“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二公所以为诗人冠冕者，胸衿阔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鹤林玉露》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此诗之妙不待赞，前句云“不见”，后句云“不知”，读之不觉其复，此二不字决不可易。大抵盛唐大家正宗，作诗取其流畅，不似后人拘拘耳。杨升庵《绝句衍义》。

宋之问所得骆氏灵隐警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李太白《天台晓望》诗“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最相似。文翔凤《云梦药溪谈》。

吟咏瀑水众矣，大抵比况耳，未有得于所见，凿空下语为兴诗者。太白独曰：“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气象雄杰，古今绝唱。王阮《义丰集》。

李白《鹦鹉洲》诗，调既迅急，而多复字，兼离唐韵，当是五言古诗耳。《诗辨坻》。

七言绝句，初唐风调未谐。开元、天宝诸名家，无美不备。李白、王昌龄尤为擅场。昔李沧溟推“秦时明月汉时关”一首压卷，余以为未允，必求压卷，则王维之“渭城朝雨”，李白之“朝辞白帝”，王昌龄之“奉帚平明”，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其庶几乎？而终唐之世，绝句亦无出四章之右者矣。王阮亭《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

盛弘之《荆州记》状巫峡江水之迅云：“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杜子美诗“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徵”，李太白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尽，扁舟已过万重山”。虽同用盛弘之语，而优劣自别。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论，此语亦太愤愤。《杨升庵外集》。

盛弘之《荆州记》云：“白帝至江陵一千二百里，春水盛时，行舟朝发夕至，云飞鸟逝，不是过也。”太白述之为韵语，惊风雨而泣鬼神矣。杨升庵《绝句衍义》。

《越中览古》诗，前三句赋昔日豪华之盛，末一句咏今日凉凄之景。大抵唐人吊古之作，多以今昔盛衰构意，而从横变化，存乎体裁。此与韩退之《游曲江寄白舍人》诗，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千花树，有底忙时不肯来。元微之《刘阮天台》诗，芙蓉脂肉绿云鬟，图画楼台金碧山。千树桃花万年药，不知何事忆人间？皆以落句转合，有抑扬，有开合，此格唐诗中亦不多得。敖子发。

太白诗：“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树落纷纷。”襄阳诗：“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寻阳郭，始见香炉峰。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不可见，日暮空闻钟。”诗至此，色相俱空，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

逸品是也。王阮亭《分甘余话》。《宁国府志》载胡安定先生《石壁》诗一首，其序曰：“余尝览李翰林题《泾川汪伦别业》二章，其词俊逸，欲属和之。今十月，自新安历旌德，而仙尉曾公望同游石壁，盖胜境也。奇峰对耸，清溪中流，路出半峰，佳秀可爱。传闻新建汪公，所居不远，掩映溪岫，率类于此。且欲寻访，迫暮不获。因思旌川即泾川接境也，而幽胜过之；汪公亦伦之别派也，而儒雅胜之。岂可使讽咏不及于古乎？辄成一首，题于汪公屋壁，虽不及藻饰佳境，比肩英流，庶俾谪仙之诗，不独专美。”其诗曰“李白好溪山，浩荡泾川游。题诗汪氏壁，声动桃花洲。英辞逸无继，尔来三百秋”云云。按太白本集，诗题只云《过汪氏别业》，而此序乃云《题泾川汪伦别业》，先生非妄言者，又去唐时未远，当必有据。

诗五平五仄句，或谓自宋始有之，非也。颜延年诗“独静阙偶语，阴虫先秋闻”，李太白诗“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孟东野诗“夜镜不照物，朝光何时升”。《余冬序录》。

《法藏碎金》云：太白《夜怀》有句云“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潘佑《独坐》有句云“凝神入混茫，万象成虚宇”予爱二子吐辞精敏之力，入道深密之状，合而书之，聊为己用。《渔隐丛话》。今人作诗，多忌重叠，右丞《早朝》，妙绝古今，犹未免五用衣冠之论。太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诗，水声、飞泉、树、松、桃、竹，语皆犯重。吁！古人言外求佳，今人于句中求隙，去之远矣。《唐诗解》。

太白诗“斗酒渭城边，炉头耐醉眠”，乃岑参之诗，误入。《塞上曲》“骝马新跨白玉鞍”，乃王昌龄之诗，亦误入。昌龄本有二篇，前篇乃“秦时明月汉时关”也。《沧浪诗话》。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此太白寓宣州怀西蜀故乡之作也。太白为蜀人，见于刘全白志铭，曾南丰《集序》、杨遂《故宅记》及自叙书，不一而足，此诗又一证也。近日吾乡一士夫，为山东人，作诗序云“太白非蜀人，乃山东人也”。予以前所引证诘之，答曰：“且谄山东人，祈绰楔资，何暇核实。”《杨升庵外集》。

《哭宣城善酿纪叟》，予家古本作“夜台无李白”，此句绝妙，不但齐一生死，又且雄视幽明矣。昧者改为“夜台无晓日”，夜台自无晓日，又与下句“何人”字不相干。甚矣，士俗不可医也。《杨升庵外集》。

小曲有“咸阳沽酒宝钗空”之句，云是李白所制，然《李白集》，有《清平乐》词四首，独欠是诗，而《花间集》所载“咸阳沽酒宝钗空”，乃云是张泌所为，莫知孰是。《梦溪笔谈》。

## 李白全集卷之三十五 附录五

### 年谱

#### 李太白年谱

据太白诗文自述，系出陇西汉将军李广后，见《赠张相镐》诗。于凉武昭王为九世孙。当隋之末，其先世以事徙西域，隐易姓名，故唐兴以来，漏于属籍。至武后时，子孙始还内地，于蜀之绵州家焉。因逋其邑，遂以客为名，即太白父也。李阳冰《草堂集序》曰“李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累世不大曜。神龙之初，逃归于蜀，复指季树而生伯阳。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曰：其先陇西成纪人。公之孙女子箱篋中，得公之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按：阳冰《序》，乃太白在时所作，所述家世，必出于太白自言。传正《碑》，据太白之子所手疏、二文序述，无有异词，此其可信而无疑者也。《新唐书·李白本传》曰：李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盖本二文以为依据也。太白之为蜀人，固彰彰矣。魏颢《李翰林集序》亦曰：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刘全白《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云：君广汉人。其说皆同。是和世谓太白为陇西成纪人者，本其先世族望而言也。或谓蜀人，或谓绵州，或曰巴西，或曰广汉，皆指其生长之地，或据当时之名，或援前古之名，而互言之也。至若杜子美、元微之称为山东李白，则又因其流寓之地而言之也。《旧唐书》竟以白为山东人，且云父为任城尉。因家焉。与诸说独异。《南部新书》云：李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人隐徂徕山，号竹溪六逸，俗称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厅，有白之词尚存。盖仍旧史之误而云耳，不可信也。

〔传疑〕《舆地广记》曰：绵州彰明具有唐李白碑，白之先世尝流雋州，其后内移，白生于此县。《杜诗补遗》曰：范传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绵州之属邑，有大、小康山，白读书于大康山，有读书堂尚存。其宅在清廉乡。洪迈《容斋续笔》曰：杜子美赠李太白诗：“康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说者以为即庐山也。吴曾《能改斋漫录》内《辨误》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诗补遗》云：范传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绵州之属邑，有大、小康山，白读书于大康山，有读书堂尚存。其宅在清廉乡。后废为僧房，称陇西院，盖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吴君以是证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庐山也。予按：当涂所刊《太白集》，其首载《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撰，凡千五百余字，初无补遗所纪七十余言。岂非好事者伪为此书，如《开元遗事》之类，以附会杜老之诗耶？欧阳忞《舆地广记》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于此县。盖亦传说之误，当以范碑为证。《方舆胜览》：李阳冰《草堂集序》：李白，兴圣皇帝之九世孙。其先以罪谪居条支。神龙之始，逃归于蜀之昌明，今本李阳冰《草堂集序》无“昌明”字。按：彰明县自先天以前，止曰隆昌，后避玄宗讳，始

曰昌明。五代时改曰彰明。《杨升庵文集》引《成都古今记》云：李白生于彰明之青莲乡。

唐长安元年，辛丑。即武后之大足元年也，十月始改长安。 一岁

太白生。《旧谱》起于圣历二年己亥。云白生于是年。按曾巩《序》，享年六十四。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自宝应元年逆数六十四年，乃圣历二年也。薛氏据之，故曰白生于是年。然李华作《太白墓志》曰年六十二，则应生于长安元年。以《代宋中丞自荐表》核之，表作于至德二载丁酉，时年五十有七，合之长安元年为是，若生圣历二年，则当云五十有九矣。自当以表为止，故订以长安元年为太白始生之岁。又按李阳冰《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墓碑》云：神龙初，潜还广汉。今以李《志》、曹《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名白，以太白字之。若青莲居士、酒仙翁，又其所自号者。青莲居士，见《答湖州迦叶司马》诗及《答僧中孚赠仙人掌茶诗序》。青莲花出西竺，梵语谓之优鉢罗花，清净香洁，不染纤尘。太白自号，疑取此义。《眉公秘笈》谓其生于彰明之青莲乡，故号青莲。按：青莲乡在绵州旧彰明县内，《彰明逸事》原作清廉乡，疑后人因太白生于此，故易其字作青莲耳。谓太白因此而取号，恐未是。酒仙翁，见《送权十一序》。

长安二年，壬寅。 二岁

长安三年，癸卯。 三岁

长安四年，甲辰。 四岁

神龙元年，乙巳。是年中宗复位。

太白年五岁，能诵六甲。

神龙二年，丙午。 六岁

景龙元年，丁未。即神龙三年。九月，改元景龙。 七岁

景龙二年，戊申。 八岁

景龙三年，己酉。 九岁

景云元年，庚戌。即景龙四年。六月，改元唐隆。睿宗即位，七月，改元景云。

太白年十岁，通《诗》《书》，观百家。

景云二年，辛亥。 十一岁

先天元年，壬子。是年正月，改元太极，五月，改元延和。八月，玄宗即位，始改先天。 十二岁

开元元年，癸丑。即先天二年。十二月，始改开元。 十三岁

〔附考〕《旧谱》：开元元年十月甲辰，帝猎渭川，有《大猎赋》。按：《赋序》但云以孟冬十月大猎于秦，而不书年分。考《通鉴》，先天元年十月癸卯，上幸新丰，猎于骊山之下。开元元年十月甲辰，猎于渭川。八年十月壬午，畋于下邳。十月而猎于秦地，凡三见。《旧谱》竟属之癸丑岁者，大约以太白生于圣历二年，至是合十有五岁，因“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一诗，而附会其说。若以太白生自长安元年数之，至是始十有三岁耳，恐未是。

开元二年，甲寅。 十四岁

开元三年，乙卯。

太白年十五。《上韩荆州书》云：“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赠张相镐》诗云：“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按太白《明堂赋序》，历溯天皇、天后、中宗，而不及睿宗，则是赋之作，不特在未改乾元殿之先，并在睿宗未崩之先矣。考睿宗之崩在开元四年六月，制改明堂为乾元殿在开元五年七月，赋之作应在三四年间，岂所谓“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者，即是《明堂》一赋欤？

开元四年，丙辰。 十六岁

开元五年，丁巳。 十七岁

开元六年，戊午。 十八岁

开元七年，己未。 十九岁

开元八年，庚申。

太白年二十。性倜傥，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尝手刃数人。轻财重施，不事产业。是年，礼部尚书苏颋出为益州长史。《旧唐书·苏颋传》：开元八年，颋除礼部尚书，罢政事，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事。太白于路中投刺，颋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寮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逸人东严子者，隐于岷山之阳，东严子，姓名不可考。杨升庵以为即征君赵蕤，梓州盐亭人，字云卿者是。又曰：岷山之阳，即指匡山。杜子美赠诗所谓“匡山读书处”。其说见《晏公类要》。郑谷诗所谓“雪下文君沽酒店，云藏李白读书山”者也。俱恐未是。太白从之游，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郡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科，并不起。上二事，见太白所上《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叙历历，然无岁月可考，而苏颋之为益州长史，实惟开元八年，故连其少年诸事并叙于此。又书中先言隐居岷山，后言投刺苏公，玩其文义，作两段叙述，非接次而言者。州举有道，应是见苏公以后事。

《新唐书》本传曰：白既长隐岷山，州举有道，不应。苏颋为益州长史，见白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盖依书辞顺序之耳，恐未是。又杨升庵以广汉太守为苏颋，且引颋荐疏所谓“赵蕤术数，李白文章”为证。今按：苏颋为益州长史，未尝为广汉太守，据书中所说，明是两人，杨说殊谬。

〔传疑〕《唐诗纪事》引东蜀杨天惠《彰明逸事》云：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补令于此，从学士大夫求问逸事。闻唐李白，本邑人。微时，募县小吏，入令卧内，尝驱牛经堂下，令妻怒，将加诘责，太白亟以诗谢云：“素面倚栏钩，娇声出外头，若非是织女，何必问牵牛？”令惊异不问。稍亲，招引待砚席。令一日赋山火诗云：“野火烧山后，人归火不归。”思辄不属，太白从旁缀其下句云：“焰随红日远，烟逐暮云飞。”令惭止。顷之，从令观涨，有女子溺死江上，令复苦吟云：“二八谁家女，飘来倚岸芦。鸟窥眉上翠，鱼弄口旁朱。”太白辄应声继之云：“绿发随波散，红颜逐浪无。何因逢伍相，应是怨秋胡。”令滋不悦。太白恐，弃去。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去，游成都，赋《春感》诗云：“茫茫南与北，道直事难谐。榆荚钱生树，杨花玉糝街。尘萦游子面，蝶弄美人钗。却忆青山上，云门掩竹斋。”益州刺史苏颋，见而奇之。时太白齿方少，英气溢发，诸为诗文甚多，微类宫中

行乐词体。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虽颇体弱，然短羽襍褻，已有凤雏态。淳化中，县令杨遂为之引，谓为少作是也，遂，江南人，自名能诗，累谪为令云。琦按：此编今已不传。晁公武《读书志》曰：蜀本《太白集》附入左绵邑人所哀白隐处少年所作诗六十篇，尤为浅俗。今蜀本李集亦不可见，疑《文苑英华》所载五律数首或即是与？始太白与杜甫相遇梁、宋间，结交欢甚，久乃去，客居鲁徂徕山。甫从严武成都，太白益流落不能归，故甫诗云：“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然学者多疑太白为山东人，又以匡山为匡庐，皆非也。今大匡山犹有读书台，而清廉乡故居遗地尚在，废为寺，名陇西院，有唐梓州刺史碑，失其名。《太平寰宇记》：绵州彰朗县有李白碑，在宁梵寺门下，梓州刺史于邵文。《元丰九域志》：绵州有李太白碑，唐梓州刺史于邵文。及绵州刺史高祝记。太白有子曰伯禽，女曰平阳。皆生太白去蜀后。有妹月圆，前嫁邑子，留不去，以故葬邑下。墓今在陇西院旁百步外，或传院乃其所舍云。

开元九年，辛酉。 二十一岁

开元十年，壬戌。 二十二岁

开元十一年，癸亥。 二十三岁

开元十二年，甲子。 二十四岁

有《蟾蜍薄太清》诗《新唐书》：开元十二年七月，废皇后王氏为庶人。

旧注谓《蟾蜍薄太清》一篇，为废后而作，玩诗意，当是。

开元十三年，乙丑。 二十五岁

太白出游襄、汉，南泛洞庭，东至金陵、扬州，更客汝、海，还憩云梦。故相许圜师家以孙女妻之，遂留安陆者十年。以上游历之处，略见上安州李长史、裴长史二书中，其岁月皆无可考。而娶于许氏，约计当在是年之后，故并叙于此。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诗、《登峨嵋山》诗、《登锦城散花楼》诗，在蜀所作者，皆是年以前诗。

开元十四年，丙寅。 二十六岁

开元十五年，丁卯。 二十七岁

开元十六年，戊辰。 二十八岁

开元十七年，己巳。 二十九岁

开元十八年，庚午。

太白年三十。《上韩荆州书》云：“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上安州裴长史书》云：“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常横经枕籍，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杖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按太白《送从侄崙游庐山序》云：“余少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及长，南游云梦，览七泽之壮观。酒隐安陆，蹉跎十年。”是太白寓居安陆盖十年也。合之此书观之，约其旅游安陆，娶于许氏，当在开元十三年之后，太白于时，年二十六、七矣。逾三年，年始三十，有《上裴长史书》有“憩迹于此，至移三霜”之语，则开元十八年也。又逾四年，年三十五，则开元二十三年，计此十年间，正是其酒隐安陆之十年。自是而出游太原，转之齐、鲁矣。其

苍梧、洞庭、溟海、维扬、金陵、鄂城之游，皆在二十六、七以前，此皆参互可考者。曾子固《序》曰：“白出居襄、汉之间，南游江、淮，至楚，观云梦。云梦许氏者，高宗宰相圜师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云梦者三年。”三年字，尚欠精审。“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伏尸恸哭，苦丧天伦。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雪位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寝兴携持，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又曰：“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故交元丹，亲接斯议。”

有《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馆》诗，诗有“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之句，虽未必即是三十岁所作，亦其上下数年间诗也。《旧谱》列是诗于戊午年下，盖既以圣历二年为太白始生之岁，又误以三十为二十耳，考其时，太白尚未出蜀。又《旧谱》以《门有车马客行》及《答湖州迦叶司马》诗皆列于三十岁之下。按：《门有车马客》诗曰：“叹我万里游，飘飘三十春。”此叹其客游之久，非纪其始壮之年，观下文“北风扬胡沙，埋翳周与秦”之句，应是禄山残破两京之后所作。《答湖州迦叶司马》诗云：“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恐是长安遇贺监以后之作，故有“谪仙人”之称。其曰“三十春”者，是言放浪酒中约三十年，非谓是时年甫及三十也。兹皆不采。《安州应城玉女汤》诗、《安州般若寺水阁纳凉喜遇薛员外乂》诗、《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秋夜于安府送孟赞府还都序》、《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皆在安陆十年中之作。

开元十九年，辛未。三十一岁

开元二十年，壬申。三十二岁

有《送梁公昌从信安王北征》诗。是年正月。以礼部尚书信安郡王祹为河内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将兵击奚、契丹。三月，信安郡王祹与幽州长史赵含章大破奚、契丹于幽州之北。

开元二十一年，癸酉。三十三岁

开元二十二年，甲戌。三十四岁

按太白《与韩荆州书》有“三十成文章”语，引书当是庚午以后甲戌以前四年中之作。《唐书·韩朝宗传》：朝宗累迁荆州长史。开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采访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其为荆州长史是在是年以前。其《忆襄阳旧游赠济阴马少府》诗曰：“昔为大堤客，曾上山公楼。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魏颢作公集序云：“长揖韩荆州，荆州延饮，白误拜，韩让之，白曰：‘酒以成礼。’荆州大悦。”皆是时事。

开元二十三年，乙亥。三十五岁

太白游太原，有《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是年太白游太原，因南栅饯饮一序知之。《旧唐书》：开元二十三年春正月乙亥，亲耕籍田，加至九推而止，卿以下终其亩。大赦天下。在京文武官及朝集采访使，三品以上加一爵，四品以下加一阶，

外官赐勋一转。其才有霸王之略，学究天人之际，入堪将、帅、牧、宰者，令五品以上清官及刺史各举一人。致仕官量与改职，依前致仕。赐酺三日。此文所云：“今春皇帝有事千亩，湛恩八埏，大搜群材，以缉邦政。王公以令宰见举，贾公以王霸升闻。”正其事也。又开元十九年春正月丙子，帝亲耕于兴庆宫龙池，此乃帝欲知稼穡之事，故习为之。虽曰亲耕，与籍田大礼不同，无恩典逮下，与此文所言不合，故订其的为是年之作。识郭子仪于行伍中，言于主帅，脱其刑责。与谯郡元参军携妓游晋祠，浮舟弄水。见《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皆是时事。已而去之齐、鲁，寓家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会徕山，酣饮纵酒，号“竹溪六逸”。游齐、鲁岁月不可详考，并附于此。

有《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诗曰：“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举鞭访前途，获笑汶上翁。”是初游鲁地之作。又有《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诗，是酣饮竹溪时之作。

〔附考〕是年，司马子微化形于天台，刘大彬《茅山志》：司马子微于开元乙亥岁六月十八日，蜕形于天台。按太白《大鹏赋序》云：“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此赋未详作于何年。《旧谱》列于开元十年之下，未知何据。

开元二十四年，丙子。 三十六岁

开元二十五年，丁丑。 三十七岁

开元二十六年，戊寅。 三十八岁

〔附考〕是年润州刺史齐浣开伊娄河于扬州南瓜洲浦，太白在《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诗曰：“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正指其事，乃是年以后之作。

开元二十七年，己卯。 三十九岁

开元二十八年，庚辰。

太白年四十。

〔附考〕是年孟浩然卒。王士源《孟浩然集序》曰：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时浩然疾疹发背且愈。相得甚欢。浪情宴谑，食鲜疾动，终于冶城南园，年五十有二。太白有《赠孟浩然》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春日归山寄孟浩然》诗，皆是年以前之作。

开元二十九年，辛巳。 四十一岁

天宝元年，壬午。 四十二岁

时太白游会稽，与道士吴筠共居剡中。会筠以召赴阙，荐之于朝，玄宗乃下诏征之。太白至京师，与太子宾客贺知章遇于紫极宫，一见赏之，曰：“此天上谪仙人也。”因解金龟换酒为乐。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务，草答蕃书，辩若悬河。笔不停缀。又上《宣唐鸿猷》一篇，帝嘉之，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得此！”命供奉翰林，专掌密命。《本事诗》曰：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按太白出蜀之后，历游吴、楚、齐、鲁、多涉年所，而后入京，谓自蜀至京师，误也。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

贺又见其《乌栖曲》，或言是《乌夜啼》。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摭言》曰：李太白谒贺知章，知章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魏颢《序》曰：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按李阳冰及乐史《序》，皆言天宝中召入翰林。刘全白《碣记》、范传正《新墓碑》云天宝初。太白代宋中丞作自荐表，亦曰：“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亦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考其时，当在天宝元、二年间。盖太白为知章所荐，而知章之辞职在天宝二年之十二月，其祖饯出京，在三年之正月，则太白之因其荐而入朝及为饮中八仙之游，在二年十二月以前，不居然可知乎？又按太白之召见。《旧唐书》以为吴筠荐之，《新唐书》以为贺知章言之，《新书》盖本之乐史《别集序》。考太白有《别内赴征》三首，则其西入京师，乃应诏而至，非浪游也。疑当时吴筠荐之于先，贺知章复言之于后。在玄宗于筠之荐，视太白不过与预荐诸人一例等视而已，及得知章之称誉，而后以奇才相待，异礼有加。世但知有贺之荐，而不知有吴之荐，殆未稽之于旧史耳。至魏颢《序》谓“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持盈法师谓玉真公主也。太白有《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诗，想其才名炫耀竦动一时，公主亦欲识其人，而扬声于人主之前，亦理之所有者乎！

有《游泰山》诗、古本题下有注云：“天宝元年四月，从故御道上泰山。”则其时在鲁而不在会稽，并未尝入京可知也。但未知游泰山之后方入会稽，抑入会稽在游泰山之先，皆不可考。第一首云：“四月上泰山，石平御道开。”第五首云：“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白。”正其时，在四月、五月之交矣。《别内赴征》诗。

〔附考〕按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始立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天宝元年二月，号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太白有《送于十八应四子举落第还嵩山》诗，中的“炎炎四真人”句，应为是时以后之作。

〔附考〕是年改郢州平陆县为中都县，析泾县、南陵、秋浦三县，置青阳县。白有《别中都明府兄》诗、《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诗、《改九子山为九华山与高霁韦权舆联句》诗，又有《望九华山赠青阳韦仲堪》诗，皆是时以后所作。

〔附考〕是年胡紫阳卒。据紫阳碑文，紫阳之卒在天宝元年，其葬以十月望后。

白有《题紫阳先生壁》诗、《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飡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皆是年以前之作。其《汉东紫阳先生碑铭》，是年以后所作。

天宝二年，癸未。四十三岁公在长安与贺知章、汝阳王璵、崔宗之、裴周南为酒中八仙之游。李阳冰《集序》云：“害能成谤，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据此，则八仙之游乃被谗以后事。贺监以天宝三载正月归越，时公作诗送之，则其酣饮同游，正在元、二年间，岂供奉无多日，即遭谗毁，贺监未去之前已不能

安其身欤？八仙之名，李《序》举其二，曰贺知章、崔宗之，与太白而三。范《碑》举其四，曰贺知章、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与太白而五。《新唐书》本传云：白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璵、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盖据杜子美《饮中八仙歌》而记之耳。钱牧斋讥其既云天宝初供奉，又云与苏晋同游为自相矛盾。盖苏晋以开元二十二年先卒，见《旧唐书》，而谓于天宝初与李白同游，恐其误也。然子美与太白同时，遍举其人，自必不妄，或者天宝初苏晋尚存，《旧书》二十二年之下卒字之上尚有缺文，遂致兹误，亦未可知。其裴周南一人，不入杜诗所咏之数，意者如今时文酒之会，行之日久，一人或亡，则以一人补之，以致姓名流传，参差不一，其以此欤？

天宝三载，甲申。五月改“年”为“载”。四十四岁

太白在翰林，代草王言。然性嗜酒，多沉饮，有时召令撰述，方在醉中，不可待，左右以水沃面，稍解，即令秉笔，顷之而成。帝甚才之，数侍宴饮。因沉醉引足令高力士脱靴，力士耻之，因摘其诗句以激太真妃。帝三欲官白，妃辄沮之。又为张垞谗譖，公自知不为亲近所容，恳求还山，帝乃赐金放归。《本事诗》云：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便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傥时得逸才词人咏出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傥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跖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出入宫中，恩礼殊厚，竟以疏纵乞归，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松窗录》云：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部。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供奉李白立进《清平调》辞三章。白欣然承旨，犹苦宿醒未解，因援笔赋之，其辞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技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龟年遽以辞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宝盞，酌西凉州蒲桃酒，笑领歌，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妃饮罢，敛绣巾重拜上。龟年常语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靴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比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真妃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妃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松窗录》，唐韦睿撰，今亡。此则自《太平广记》中录出。乐史《别集序》中所载，盖本之此书。《摭言》云：开元当是天宝之误。中，李

翰林白应诏草《白莲花开序》用及宫辞十首，时方大醉，中贵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笔一挥，文不加点。今本《摭言》缺此一则，《太平广记》中引之。按所谓草《白莲花开序》，疑即范《墓碑》所云《泛白莲池序》也。所谓宫词十首，疑即《本事诗》所云《宫中行乐词》五言律十首也。盖皆得之传闻，故其说不无少异。今《宫词》仅存八首，《白莲序》已亡。钟泰华《文苑四史》云：《唐书》曰：玄宗召李白草《白莲辞》，使太真捧砚，力士脱靴。今《唐书》无此文，恐出自稗官小说。钟盖误引耳。魏颢《集序》云：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诸书皆言太白以醉中应诏而作诗文，《宫中行乐词》多言中春之景，沉香亭赋《清平调》值牡丹繁开，则春暮矣，《泛白莲池》又夏中事，《出师诏》不详何时，大抵各举其所闻之一事而言，致有不同，非传闻之错互也。杜子美诗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想其扶醉而见天子，固不止偶然一次矣。《唐国史补》云：“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词，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令高力士脱靴，上令小阍排出之。”《旧唐书》：白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西阳杂俎》云：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李阳冰《集序》云：“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按：李阳冰、魏颢皆尝与太白游处，二序所纪出处，较之他文定为真确可信，阳冰所谓“丑正同列，害能成谤”，颢《序》所谓“以张垞谗逐”，刘全白《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亦曰“为同列者所谤，诏令归山”。三书大约相同，而新旧史皆不载，知其疏略矣。《野客丛书》曰：李白事，所说不一。魏颢作《文集序》曰：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朋邀饮，比至，半醉，人制《出师诏》，不草而就，许中书舍人，以张垞谗逐，游海岱间，年五十余，尚无禄位。乐史作《别集序》则又云：上与太真在沉香亭赏木芍药，令李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立进《清平调》，白宿醒未解，援笔赋之。会高力士挟脱靴之恨，谮白于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辄为妃沮。刘全白作《碣记》曰：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纶诰之任委之，为同列者所谤，诏令归山，遂浪迹天下。范传正《新墓碑》曰：天宝初，召见于金銮殿，论当世务，草《答蕃书》，玄宗嘉之，遂直翰林，专掌密命，将处司言之任。他日，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被酒于翰苑中，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既而上疏，请还旧山，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遂之。其说纷纭，不同如此。惟乐史所说，颇与传文合。传曰：白供奉翰林，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颡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饮，白常待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数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之。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恳求归山，帝赐金放还。所载如此。仆谓李白不容于朝，固由高力士之

譖，然其为人疏旷不密，观传正所谓“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又观李阳冰《草堂集序》谓“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丑正同列，害能成谤”，疑其醉中曾泄漏禁中事机，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疏之。

计太白在长安不过三年，所赋诸诗，其《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诗、《灞陵行送别》诗、《送程刘二待御独孤判官赴安西幕府》诗、《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诗、《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诗、《春归终南山松龙旧隐》诗、《登太白峰》诗、《杜陵绝句》、《夕霁杜陵登楼寄韦繇》诗、《怨歌行》，注云：长安见内人出嫁，友人令予代为之。皆在长安中之作，先后不可考。其《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宫中行乐》词、《清平调》词、《送贺监归四明应制》诗、《送贺宾客归越》诗、《旧唐书》：天宝二年十二月乙酉，太子宾客贺知章请度为道士还乡。三载正月庚子，遣左右相以下祖别贺知章于长乐坡上，赋诗赠之。太白二诗，一乃应制，一私自送行而作者也。其《对酒忆贺监》二首，又《重忆》一首，皆知章没后之作。《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诗、《金门答苏秀才》诗、《侍从游宿温泉宫》诗、《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诗、《温泉侍从归逢故人》诗、《同王昌龄这族弟襄归桂阳》诗，诗曰：“秦地见碧草，楚谣对金樽，把酒尔何思，鸛鹄啼南园。予欲罗浮隐，犹怀明主恩。踟蹰紫宫恋，孤负沧洲言。”知此诗在翰林时之作。其《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则在是时以后至德以前。皆供奉翰林时所作。

《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内诸学士》诗、《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诗，诗曰：“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临当上马时，我独与君言。风吹芳兰折，日没乌雀喧。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同归无早晚，颍水有清源。”应是被谗而去志已决之语。乃遭谗之后所作。

《还山留别金门知己》诗、《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鸛鹄》诗，将去长安时所作。

《玉壶吟》、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揄扬九重万乘主，谗浪赤墀青琐贤。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走笔赠独孤驸马》诗、是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谒天子。长揖蒙垂国士恩，壮心剖出酬知己。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诗、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乘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食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此时行乐难再遇，西游因献《长杨赋》。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寄王屋山人孟大融》诗、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中年谒汉主，不惬还归家。《留别广陵诸公》诗、中回日月顾，挥翰凌云烟。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坠天。《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诗、小子谢麟阁，雁行忝肩随。《别韦少府》诗、西出苍龙门，南登白鹿原。欲寻商山皓，犹恋汉皇恩。《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诗、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日忆明

光宫。《送杨燕之东鲁》诗、我固侯门士，谬登圣主筵。一辞金华殿，蹭蹬长江边。《送岑证君归鸣皋山》诗、余亦谢明主，今称偃蹇臣。《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诗、我昔辞林丘，云龙忽相见。客星动太微，朝去洛阳殿。《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诗、轻尘集嵩岳，虚点盛明意。谬挥紫泥诏，献纳青云际。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未作仲宣诗。先流贾生涕。挂帆秋江上，不为云罗制。《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诗、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敕赐飞龙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浮云蔽日不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角巾东出商山道，采秀行歌咏芝草。《秋夜独坐怀故山》诗、天书访江海，云卧起咸京。入侍瑶池宴，出陪玉辇行。夸胡新赋作，谏猎短书成。拙薄遂疏绝，归闲事耦耕。皆去朝以后之作。

于是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篆于齐州紫极宫。自是浮游四方，北抵赵、魏、燕、晋，西涉邠、岐，历商于，至洛阳，南游淮、泗，再入会稽，而家寓鲁中，故时往来齐、鲁间，前后十年中，惟游梁、宋最久。此自于宝三载以后至十三载以前十年中，游历久暂，约略可考者也，并录于此。太白《赠蔡舍人》诗曰：“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以此知其游梁最久。其《梁园吟》曰：“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是去长安之后，即为梁、宋之游也。魏颢《酬白》诗曰：“去秋忽乘兴，命驾来东土。谪仙游梁园，爱子在邹鲁。两处不一见，指衣向江东。”考是诗为天宝十四年所作，而言去秋，则十三载之秋也。自天宝三载至十三载中间十年，客游梁、宋之间，而家在东鲁，往来其地，有时北抵赵、魏、燕、晋，西涉邠、峻，历商于，到洛阳，皆未尝久羁。而一过再过，盘桓税驾，多历岁时，则惟梁地为然。故其自言寓游之地，不举其他，而数称梁园，良有以也。

有《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十传道篆毕归北海》诗、《留别西河刘少府》诗、太白在开元时，尝游晋矣，于《太原南栅饯饮》一序见之。天宝改元以后，复游晋地，于《留别西河刘少府》一诗见之，所谓“秋发已种种，所为竟无成”。知非壮年时语。又有“谓我是方朔，人间落岁星。白衣千万乘，何事去天庭”。是不得于朝而去后之作也。《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沉之秦》诗、有“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又曰“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窜辽海”。知是去朝后复归东鲁之作。《送族弟单父主簿凝摄宋城主簿至郭南月桥却回栖霞山留饮赠》诗、《送族弟凝至晏堦》诗、《送族弟凝之滁求婚崔氏》诗，数诗之作，大抵皆在此十年中。

〔附考〕《新唐书·杜甫传》曰：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子美《遣怀》诗云：“昔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又《昔游》诗云：“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白有《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沙丘城下寄杜甫》诗，皆在是时。按杜子美《寄太白二十韵》诗云：“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是其结交欢好之日，在太白赐金放归之后。子美术献《三大礼赋》以前，乃

天宝三载至十载间事。其与高达夫诗酒倡和，为单父吹台之游，正其时也。

〔附考〕是年三月，改天下诸郡玄元庙为紫极宫。白有《寻阳紫极宫感秋》诗，是时以后之作。

是年改邠州为新平郡，白有《幽歌行上新平长史粲》诗、《登新平楼》诗、《赠新平少年》诗，皆是时以后之作。

天宝四载，乙酉。 四十五岁

天宝五载，丙戌。 四十六岁

〔附考〕是年五月以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为户部尚书，十月改临淄郡为济南郡，白有《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诗、闻君往年游锦城，章仇尚书倒展迎。飞笺络绎奏明主，天书降问回恩荣。《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诗，皆是时以后所作。

天宝六载，丁亥。 四十七岁〔附考〕是年正月，杖杀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复，白有《上李邕》诗，系少年时作。有《题江夏修静寺》诗，盖伤邕也。系是时以后之作。

天宝七载，戊子。 四十八岁

天宝八载，己丑。 四十九岁

有《虞城令李公去思碑颂》、《旧谱》列是作于天宝四载下。按其文曰：“天宝四载，拜虞城令。”此纪其受职之年，非纪其去官之日。其下又云：阳无骄僭，四载有年。”则李公在虞四年而后去，《去思碑颂》应作于是年矣。其《对雪献从兄虞城宰》诗，亦是此四年中所作。《崇明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颂》。文中言“律师道宗，以天宝八载五月一日示灭”云云，详其上下文义，颂之作也，亦当在是年间。

〔附考〕是年六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白有《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云：“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又云：“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知为是时以后之作。

天宝九载，庚寅。

太白年五十。

天宝十载，辛卯。 五十一岁

有《羽檄如流星》诗、是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伐云南，战于西洱河，败绩，士卒死者六万人，杨国忠大募两京及河南兵以伐云南。诗曰“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云云，知此诗为是时之作。《比干碑》。文曰“天宝十载，余尉于卫，拜首词堂”云云，是代卫县尉李翰作者，然此文似非白笔。

天宝十二载，壬辰。 五十二岁

〔附考〕是年四月，御史大夫王鉞赐死。礼部员外郎崔国辅以饼近亲，贬竟陵郡司马。白有《送崔度还吴度故人礼部员外国辅之子》云云，乃是年以后之作。

天宝十一载，癸巳。 五十三岁有《书情赠蔡舍人》诗、诗曰：“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白壁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是作诗时，太白已去朝十年矣，故定为是时之作。下二首同。《赠崔司户文昆季》诗、诗云：“惟昔不自媒，担簦西入秦。攀龙九天上，黍列岁星臣。布衣侍彤墀，密勿草丝纶。才微惠渥重，谗巧生缁磷。一去已

十年，今来复盈旬。”《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诗、诗曰：“时来不关人，谈笑游轩皇。献纳少成事，归休辞建章。十年罢西笑，揽镜如秋霜。”

《自梁园至敬亭山见会公谈陵阳山水兼期同游》诗。按独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出车桐门，将驾于曹。送子何所？平台之隅。”合上一诗观之，则公之行踪，由梁园而曹南，由曹南旋反，遂往宣城，然后游历江南各处。尔后往来宣城不止一次，而其始游，则自兹时始矣。

天宝十三载，甲午。 五十四岁

太白游广陵，与魏万相遇，遂同舟入秦淮，上金陵，与万相别，复往来宣城诸处。按魏颢《集序》曰：“解携明年，四海大盗。”据此推之，则相遇之时乃天宝十三载也。又序曰：“命驾江东访白，游天台还广陵见之。”太白《送万诗序》曰：“于广陵相见。”万《酬太白》诗曰：“雪上天台山，春逢翰林伯。惕然意不尽，更逐西南去。同舟入秦淮，建业龙蟠处。”故知其相遇于广陵，又同舟自秦淮而上金陵也。太白诗曰：“五月造我语，知非佞人。”是真相处之久，自春徂夏凡数月，皆可考而知也。魏颢《序》云：颢始名万，命驾江东访白，游天台，还广陵，见之。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或时束带，风流酝籍。颢平生自负，人或为狂，白相见混合，有赠之作，谓余：“尔必著大名于天下，无忘老夫与明月奴。”因尽出其文，命颖为集。

有《送王屋山人魏万》诗、《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诗、《宣城九日闻崔四侍御与宇文太守游敬亭余时登响山不同此赏醉后寄崔侍御》诗、玩诗意，宇文及天宝中为宣城太守，而非至德以后始官其地者也。据《赵公西候新亭颂》，天宝十四载，赵悦来为宣城守，则宇文之守宣城在其前，可意度也。崔四侍御未详其名。大白又有《酬崔侍御》诗云：“自是客星辞帝座，无非太白醉扬州。”此是摄监察御史崔成甫，未知与此崔四侍御即一人否？《旧唐书》曰：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旁若无人。按崔宗之乃崔日用之子，《唐书》但言其袭封齐国公，而不纪其官爵。崔祐甫作《日用集序》云：嗣子宗之，开元中为起居郎，再为尚书礼部员外郎，迁本司郎中，终于右司郎中。其为侍御史及谪官金陵，莫之载也。

《新唐书》削去“侍御史及谪官”等字，而但云“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似亦知旧史之误故耳。考《太白集》中有《与崔宗之》诗三首，皆云“郎中”，又叙其同游南阳之白水，过菊潭上遗孔子琴等事，而游金陵采石事不一及焉。恐《旧唐书》所载者，是侍御史崔成甫，而误以为宗之耳。《春日陪杨江宁及诸公宴北湖感古》诗、《宿白鹭洲寄杨江宁》诗、《金陵阻风雪书怀寄杨江宁》诗、《江宁杨利物画赞》、太白赠魏万诗曰：“吾友杨子云，弦歌播清芬。虽为江宁宰，好与山公群。乘兴但一行，且知我爱君。”盖谓江宁宰杨利物也。集中与杨江宁诸诗，皆在是时前后之作。《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诗、《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诗、《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诗、按：是年六月，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伐云南蛮，至西洱河，举军陷没，又关中自去秋水旱相继，人多乏食，诏出大仓米一百万石，贱卖以济贫民。太白诗所谓“云南五月中，频丧渡沪师。毒草杀汉马，张兵夺

秦旗。至今西洱河，流血拥僵尸”。 “咸阳天下枢，累岁人不足。虽有数盘玉，不如一斗粟”。正言是年事。下二诗亦其时先后之作。《金陵送权十一序》。《序》言：“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又言：“我君六叶继圣，熙乎玄风；三清垂拱，穆然紫。”是固天宝中，既见贺监之后而幽、燕未乱以前之作也。考其送别之地在金陵，当为是年先后间之作无疑。

天宝十四载，乙未。 五十五岁

太白在宣城。有《赠宣城赵太守悦》诗、《为赵宣城与杨右相书》、《赵公西候新亭颂》、文曰：“惟十有四年，皇帝以岁之骄阳，秋五不稔，乃慎择明牧，恤南方调枯。四月孟夏，自淮阴迁我天水赵公作藩于宛陵。”又具载一时僚佐，长史齐又、司马武幼成、录事参军吴镇、宣城令崔钦之名于下，知太白与诸公游处，皆在是时。《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宣城吴录事画赞》。

肃宗至德元载，丙申。即天宝十五载也，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始改元至德。 五十六岁

太白自宣城之溧阳，又之剡中，遂入庐山。永王璘为江陵府都督，充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重其才名，辟为府僚佐。及璘擅引舟师东下，胁以偕行。《旧唐书》：“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使，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从事。”与太白诗文所自序者不同。且永王官爵，与其本传所载亦异。

有《春于姑熟送赵四流炎方序》、据文中所谓“自吴瞻秦，日见喜气，上当攫玉弩，摧狼狐，洗清天地，雷雨必作”。则禄山既反之后，玄宗未幸蜀以前所作也。又有“少府以黄绶作尉，泥蟠当涂”之语，集中有《当涂赵少府炎粉图山水歌》、《送当涂赵少府赴长芦》诗、《寄当涂赵少府炎》诗，皆是时以前之作。《赠武十七谔》诗、序曰：门人武谔，深于义者也。闻中原作难，西来访予，爱子伯禽在鲁，许将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援笔而赠诗曰：“狄犬吠东洛，天津成塞垣。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是此诗为东京陷后所作。《猛虎行》、诗曰：“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皆指是时事，详见本诗注中。又有“昨日方为宣城客，掣铃交通二千石”，及“溧阳酒楼三月春，杨花茫茫愁杀人”句。是知太白游宣城之溧阳，而是诗之作在三月时。《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诗、太白又有《江上答崔宣城》诗曰：“太华三芙蓉，明星玉女峰。寻仙下西岳，陶令忽相逢。”当是前此之作，疑另是一崔宣城，《为吴王谢责赴行在迟滞表》、《通鉴》：天宝十五载二月，以吴王祗为灵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三月，拜陈留太守、河南节度使。表所谓“才缺总戎，谬当强寇”是也。五月，征吴王祗为太仆卿，表所谓“愍臣不逮，赐臣生全”是也。其曰“伏蒙圣恩，追赴行在”，又曰“重整乾纲，再清国步”，则作表之时，当在玄宗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之后矣。疑吴王是时迂道入吴，将鹵水路上溯荆、襄，转趋商、洛，以至灵武。表中所谓“大举天兵，扫除戎羯。所在邮驿，征发交驰。臣逐便水行，难于陆进”是也。太白于时相遇，为

之代作此表欤？集中又有《上吴王》诗三首，《同吴王送杜秀才入京》诗，皆是时以前之作。《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诗、诗曰：“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此正两京陷没之后，将避地庐山时之作，《与贾少公书》、书有“中原横溃”及“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严期逼迫”等语，拟其作应在是时。且疑是应永王辟命时之作。《门有车马客行》。诗有“北风扬胡沙，埋翳周与秦。大运且如此，苍穹宁匪仁”。亦是两京陷后之作。

至德二载，丁酉。五十七岁

二月，永王璘兵败，太白亡走彭泽，坐系寻阳狱。按《通鉴》及新、旧《唐书》，永王璘，玄宗第十六子也。天宝十五载六月，玄宗幸蜀，至汉中郡，下馆以璘为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七月，璘至襄阳。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得数万人，以薛镠、李台卿、韦子春、刘巨鳞、蔡駟为谋主，补署郎官御史。时江淮租赋巨亿万，所在山积，恣情破用。肃宗闻之，诏璘还觐上皇于蜀，璘不从命。璘生长宫中，未更人事，自视富强。其子襄成王偁，勇而有力，握兵权，为左右眩惑，遂谋狂悖，劝璘取金陵。以季广琛、浑惟明、高仙奇、冯季康为将，甲士五千人，十二月擅引舟师东下。遣浑惟明向吴郡，袭采访使李希言。季广琛趋广陵，攻采访使李成式。璘进至当涂，希言遣其将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阎敬之将兵拒之，成式亦遣其将李承庆来拒。璘击斩敬之以徇，景曜、承庆并降于璘，江淮震动。时河南招讨判官李铣在广陵，有骑百八十人，进屯扬子。成式遣判官裴戎以广陵步卒三千拒于伊娄壤，广张旗帜，大阅士卒于江津。璘与偁登埤望之，有惧色。季广琛知事不集，与浑惟明、冯季康谋各率众亡走。是夜，铣阵江北，夜然束苇，人执二炬以疑之，影乱水中，覘者以倍告。璘军亦举火应之。璘疑王师已济，携儿女及麾下遁去。迟明觉其给，复入城具舟楫，使偁驱众趋晋陵。江北之兵齐进至新丰，璘使偁与仙奇逆击之，铣张左右翼搏战，射偁中肩，军遂败。璘奔鄱阳，将南走岭外。江西采访使皇甫侁遣兵追及之，战大庾岭。璘中矢被执，潜杀之于传舍。偁为乱兵所害，薛镠等皆伏诛。永王璘弄兵之始末如此。太白入其幕中，世颇非之，然考天宝末年，宗室诸王若吴王祗、虢王巨，皆受命将兵，文人才士岂无入其幕者。太白之受辟于永王璘，何以异是。后之擅领舟师东下，命将交兵，其始岂遽料其至此乎！《新唐书》载季广琛谓诸将之言曰：“吾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挂叛逆，如后世何！”太白初见，要亦类此，太白本传谓：“永王璘辟白为府僚佐，及璘起兵，白逃还彭泽。”是广琛奔走广陵之日，即太白逃亡彭泽之日也。乃广琛以拥众归降，位至节度；太白以只身逃遁，不免窜流，固遇之幸不幸也。夫观其《为宋中丞自荐表》曰：“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脉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其《忆旧游书怀》诗云：“仆卧香炉顶，飡霞嗽瑶泉。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旗。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责夜郎天。”其自序固甚明也。苏东坡谓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以璘之狂肆寢陋，虽庸人知其必败。太白能识郭子仪之为入杰，而不能

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蔡宽夫谓太白岂从人为乱者。盖其学本出纵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之时。欲藉之以立功名耳。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议者或责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衰矣。宣慰大使崔涣及御史中丞宋若思为之推覆清雪，若思率兵赴河南，释其囚，使参谋军事，并上书荐白才可用，不报。《新唐书》本传：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时宋若思将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寻阳。释囚，辟为参谋。曾南丰《集序》云：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败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系寻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明白，以为罪薄宜贯，而若思军赴河南，遂释白囚，使谋其军事。上书肃宗，荐白才可用，不报。乾元元年，终以污璘事长流夜郎。《新书》称白流夜郎，还寻阳。坐事下狱，宋若思释之者，不合于白之自序，盖史误也。琦按：太白所作《为宋中丞自荐表》云：“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覆清雪，寻经奏闻。”是寻阳下狱而宋若思释之，正坐永王璘事也。《新唐书》以一事分为二事，殊谬。

有《永王东巡歌》、按《旧唐书》：至德元载十二月甲辰，江陵大都督府永王璘擅领舟师下广陵。《新唐书·玄宗本纪》亦以璘反为十二月甲辰事。《肃宗本纪》又以璘反为十月事，陷鄱阳郡为二载正月事，与此诗所谓“永王正月东出师”者殊异，恐“正”字有误。《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诗、《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诗、《奔亡道中》诗。《南奔书怀》诗、《送张秀才谒高中丞》诗、序曰：余时系寻阳狱中。《寻阳非所奇内》诗、《万愤词投魏郎中》、《上崔相百忧章》、《狱中上崔相涣》诗、《杂言用投丹阳知己兼奉宣慰判官》诗、按：涣以至德元载十一月为江南宣慰大使，次年八月罢为左散骑常侍、余杭太守，数诗皆其未罢使以前之作。《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诗、《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诗、《为宋中丞祭九江文》《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为宋中丞自荐表》、《武昌怀古》有“天河落晓霜”句，乃暮秋时作。是年九月癸卯，广平王复西京，十同壬子，广平王复东京。《请都金陵表》当是未闻西京克复捷音以前之作。《赠张相镐》诗、《通鉴》：至德二载八月，以张镐为河南节度、采访等使，都督淮南诸军事。二诗之作，在是月之后，诗曰：“卧病古松滋，苍山空四邻”，则其时以病暂寓宿松，又不在宋中丞幕矣。集中又有《赠闾丘宿松》、《赠闾丘处士》二诗，疑皆是时所作。《上皇西巡南京歌》。上皇以十二月丙午归长安，戊午改蜀郡为南京。诗有“上皇归马若云屯”，及“南京还有散花楼”之句，盖是上皇既归之后所作。〔附考〕是年正月乙卯，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西阳杂俎》云：禄山反，太白制《胡无人》，言“太白入月敌可摧”，及禄山死，太白入月。按新、旧《唐书》俱无太白入月事，其说恐误。《旧唐书》：至德二年九月，改宣州绥安县为广德县，以县界广德故城为名。白有送《韩侍御之广德》诗，为是年以后之作。太白有《至陵阳山登天柱石酬韩侍御见招隐黄山》诗云：“天子昔避狄，与君亦乘骢。拥兵五陵下。长策遏胡戎。时秦解绣

衣，脱身若飞蓬。”亦是此时年作。是年以润州之江宁县置升州，至上元二年乃废。白有《赠升州王使君忠臣》诗，是四年中之作。是年十二月，改西京为中京，白有《峨眉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诗，乃自后五年中之作。《旧语》列于开元六年，误。

乾元元年，戊戌。即至德三年也。二月改乾元，复以载为年。五十八岁终以永王事长流夜郎，遂泛洞庭，上三峡至巫山。

乐史《别集序》云：白有知鉴，客并州，识汾阳王郭子仪于行伍中，为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阳功成，请以官爵赎翰林，上许之，因而免诛。《新唐书，本传：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

有《流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诗、《流夜郎赠辛判官》诗、《赠刘都使》诗、有“而我谢明主，衔衷投夜郎”句。《赠易秀才》诗、有“窜逐我因谁”句。《赠别郑判官》诗、有“窜逐勿复哀，惭君问寒灰”句。《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诗、《流夜郎永华寺寄寻阳群官》诗、《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诗、《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诗、《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予时流夜郎行至江夏与张公相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车寄罗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赠予诗予答以此》诗、按：张镐为太子宾客，新旧《唐书》皆不载年月，独孤及所作《洪州刺史张公镐遭爱碑》曰：“拜公荆州大都督府长支。明年元良肇建，上曰：‘畴若余乐正父师之职，汝作宾客，卒调护太子，嘉言惟允。’于是授太子宾客。”则似在乾元二年中也。考《旧唐书》云：乾元元年五月戊子，以河南节度使、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镐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木州防御使。庚寅，立成王俶为皇太子。则二事相去不过二日，独孤及所云“明年元良肇建”者，误也。若云张公之为太子宾客在明年则可，然与此题所云“寻除”者又不合。其云“詹事”，或传闻之误，或先除詹事，后除宾客，亦未可知。《鹦鹉洲》诗、诗有“迁客此时徒极目”句，是流夜郎至江夏时之作。《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诗、序云：乾元岁秋八月，白过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觞于江城之南湖，乐天下之再平也。《寄王汉阳》诗、诗云：“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锦帐郎官醉，罗衣舞女娇。”盖泛郎官湖以后之作。《醉题王汉阳厅》诗、诗有“我似鸕鹚鸟，南迁懒北飞”句，谓迁夜郎也。三诗实一时之作。《放后遇恩不沾》诗、《流夜郎闻酺不与》诗，《题葵叶》诗、《上三峡》诗。

〔附考〕是年六月，京兆尹严武贬巴州刺史，时郗昂亦自拾遗贬清化尉，二人意气友善，时赋诗高会。见《羊士谔诗集》。公有《送都昂谪巴州》诗，亦是此时所作。

乾元二年，己亥。五十九岁

未至夜郎，遇赦得释。按《唐书·本纪》，乾元元年二月丁未，以改元大赦。四月乙卯，以有事南郊大赦。十月甲辰，以册立太子大赦。二年三月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公之遇赦当在此数月中。还憩江夏、岳阳，复如寻阳。

有《南流夜郎寄内》诗、诗有“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句，盖是三月中作。《留别贾舍人至》、诗有“君为长沙客，我独之夜郎”句，是未遇赦以前之作。《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诗有“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句。《天长节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鄂州刺史韦公，即江夏韦太守良宰也。诗与文俱一时之作。《江夏使君叔席上赠史郎中》诗、诗有“昔放三湘去，今还万死余”句。《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诗、《江夏赠韦南陵冰》诗、《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诗、《赠韦南陵》诗有“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句，是遇赦以后之作。又曰“赖遇南平豁方寸，况兼夫子持清论”，则知与《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诗皆一时所作。《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诗、考肃宗时，尚书而颜姓者，惟鲁公一人，则所寻之颜尚书，必鲁公也。按《唐书》，乾元元年，颜真卿由工部尚书出为饶州刺史，二年六月由饶州刺史为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节度使，此诗应在是时前后之作。《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诗、有“去岁左迁夜郎道，今年敕放巫山阳”句。《早春寄王汉阳》诗、《望汉阳柳色寄王宰》诗、《陪族叔侍郎焯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诗、李焯之贬在乾元二年四月，则公与晔游饮应在是年之秋。而与贾至作诗赠答，亦在此时矣。《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诗、《巴陵赠贾舍人》诗、《与贾舍人于龙兴寺剪落梧桐枝望湖》诗、《江夏送倩公归汉东》诗、诗序有“圣朝已舍季布，当征贾生”语，是遇赦以后之作。《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注云：“时贼逼华容县。”《通鉴》：乾元二年八月，康楚元、张嘉延据襄州作乱，楚元自称南楚霸王。九月，张嘉延袭破荆州，有众万余人，商州刺史韦伦起兵讨之，十一月进军击之，生擒楚元。其众溃散，荆、襄皆平。此诗与下二首皆是年之作。《司马将军歌》、有“狂风吹古月，窃弄章华台”句，当是荆州陷后之作。《荆州贼平临洞庭言怀作》。《唐诗纪事》曰：韦渠牟，韦述之从子也，少警悟。工为诗，李白异之，授以古乐府。权载之叙其文曰：“初，君年十一，尝赋《铜雀台》绝句，右拾遗李白见而大骇，因授以古乐府之学。”按《旧唐书·韦渠牟传》，渠牟以贞元十七年卒，时年五十三、逆数其十一岁见太白时，在乾元二年中。

上元元年，庚子。即乾元三年也。闰四月改元上元。

太白年六十。

有《江上赠窦长史》诗、有“万里南迁夜郎国，三年归及长风沙”句，应在是时作。《运速天地闭》一首。诗有“胡风结飞霜，六龙颡西荒”句，谓禄山背畔、玄宗西狩也。有“鸳鸯非越鸟，何为眷南翔”句，谓南迁夜郎也。有“太白出东方，彗星扬精光”句，按《唐书》，乾元三年四月丁巳，有彗星见于东方，凡五旬余，闰四月辛酉朔、有彗星出于西方，至五月乃灭，正是时事，此诗为是年之作。

上元二年，辛丑。是年九月制，去上元年号，但称元年，以建子月为岁首。六十一岁

太白游金陵，又往来宣城、历阳二郡间。

有《饯李副使藏用移军广陵序》、《通鉴》：上元二年七月，以试少府监李藏用为浙西节度副使。十月，江淮都统崔圆署李藏用为楚州刺史，领二城而居盱眙，文有“社稷虽定于刘章，封侯未施于李广”，“移军广陵，恭揖后命”等语，知是十月以前之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诗、《通鉴》：“上元二年五月，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是其事也。诗中有“旧国见秋月，长江流寒声”之句，乃是是年秋中之作。《宣城送刘副使入秦》诗。《旧唐书》：上元二年正月辛卯，温州刺史季广琛为宣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节度使。诗中所谓“秉钺有季公，凛然负英姿”，正指季广琛也。所谓“统兵捍吴越，豺虎不敢窥”，指刘展余党张景超、孙待封占据苏湖，将犯杭州之事。所谓“大勋竟莫叙，已过秋风吹”，是送饯之时，约在冬时矣。

宝应元年，壬寅。是年四月甲子改元宝应，复以正月为岁首，己巳，代宗即位。六十二岁

时李阳冰为当涂令，太白往依之，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二。曾南丰《序》作“六十四”。以其序之本文考之，既以乾元之前一年参谋宋若思军事时谓白年五十有七，合之宝应元年病卒之岁，正是六十二耳。其曰“四”者，恐是书写之讹。

范传正《新墓碑》曰：晚岁渡牛渚矶，至姑熟，悦谢家青山，有终焉之志。盘桓利居，竟卒于此。李华墓志云：年六十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集中作《临路歌》。刘全白《碣记》云：偶游至此，遂以疾终。代宗即位，广拔淹滞，时君亦拜拾遗。闻命之后，君亦逝矣。

〔传疑〕《摭言》曰：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容斋随笔》曰：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台。予按李阳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公疾亟，草藁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又李华作《太白墓志》亦云：“赋《临终歌》而卒。”乃知俗传良不足信，盖与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二老堂杂志》曰：世传太白因醉溺江，故有捉月台。梅圣俞诗云：“采石月下逢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不应暴落饥蚊涎，便当骑鲸上青天。”盖信此而为之说也。《旧唐书》本传云：白以饮酒过度，死于宣城。《新唐书》云：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而卒。阳冰之序《白集》亦谓白“疾亟，枕上授简，俾予为集序”，初无捉月之说。岂古不吊溺，故史氏为白讳耶？抑小说多妄，而诗人好奇，姑假以发新意耶？《方輿胜览》曰：李白初葬采石，后迁青山，去旧坟九里。按李阳冰《草堂集序》、刘全白作《墓碣》，皆谓以疾终。《侯鯖录》载“太白过采石，酒狂捉月”，恐好事者为之。《千一录》：杜子美之没，旅殡岳阳，四十余年，乃克襄事于首阳，元微之之志详矣。李太白卒于当涂，以集托族叔邑令阳冰，阳冰之序明矣。而稗家之说，乃云皆以溺死，二公生同声，而没亦同毁，岂相嫉者流言而志奇者不察耶？

有《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诗云：“小子别金陵，来自白下亭。”

知太白自金陵往当涂也。又云：“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则其时为秋冬之交也。是非辛丑即壬寅二年中之作，《当涂李宰君画赞》。赞有“缙云飞声，当涂政成”之句，则所赞者为阳冰元疑。集中又有《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诗，又有《化城寺大钟铭》。诗称“升公湖山秀，粲然有辩才。济人不利己，立俗无嫌猜”云云，铭序称“寺主朝升，英骨秀气，虚怀忘情，洁己利物”云云，是朝升、升公本一人，而诗与铭之作，大约相去不远也。铭序称“当涂邑宰李公，以西逾流沙，立功绝域。帝畴乎厥庸，始学古从政。历宰洁白，声闻于天。天宝之初，鸣琴此邦”。其时代履历，与阳冰不类，则所谓族叔当涂宰者，乃另是一人，在天宝中来为邑令者，非上无后作当涂宰之李阳冰也。

《翰林李太白年谱》一帙，宋薛仲邕所編集也。薛，关中人，宋绍兴间为右奉议郎。薛以吕大防为《杜诗年谱》，韩、柳二公亦有年谱，而太白之集无之，因采唐史及李阳冰、曾巩诸序，参校诗文而为此。惜其疏略，又不无牴牾，余尝参伍诸诗而补订其先后。太白生于蜀中，出蜀之后，不复旋返，凡蜀地诸作皆少作也。中年游京师，出京之后不复再入，凡秦地诸作，皆天宝初年中作也。未至京师之前，寓家东鲁，而往来于燕、晋、梁、宋、吴、越诸州郡，泊去京师之后，至天宝之末，犹寓家东鲁，复往来燕、晋、梁、宋、吴、越诸州郡，故凡燕、晋、梁、宋、吴、越之诗，有作自开元中者，有作自天宝中者。至德以后，不复再至中原，所经历者，岳阳、江夏、金陵、宣城诸处而已，虽开元中亦尝游历其地，然其诗要作于至德后为多。以此应证旧谱，分别疑似，或删或补，虽不能广引旁罗，年经月纬，悉以诗笔分隶其间，然依此考之，若者作于开元时，若得作于天宝中，若者作于至德以后，泊宝应初年，亦约略可定矣。太白事迹，多无实在年月可考，因朝廷一二巨事及同时诸人列传、诗文中相关合者参互考订，稍可分属。故虽以诗文分系某年之下，多云其时者，谓在是年先后之间，其尤难分属者，则云是时以前，是时以后。惟是居今考古，与太白相去千有余岁，典籍之散亡，金石之磨灭，遗文旧迹，日就湮销而不可复见，较之薛氏之世，益又倍焉。薛不能广辑于前，而思欲拾遗补阙于后，自知其拙矣。况集中亥鲁豕鱼之字，错谬实多；或杂以他人之作，未能别其真贋；证之史书，年月尚多参错不一。其杂家记录，闻见异辞，宁遂足为文献之征乎！今采其一说而依以为据，虽云增益较昔为多，安知其舛谬较昔不又多耶？至于传闻之异辞者，谓太白生于昌明之清廉乡，读书于大匡山，而其死也由捉月于采石之数，昔人多以为不足信。然在唐时已传说如此，而图经、地志且引为故实，名公才士亦往往见于诗文，故附录之而并载昔人之辩论于其下。苦其出自唐以后之书，本之委巷流传，而依附撰拟，尤不可凭，概不采辑。非不知多文以为富也，阙其疑正以见所存者之可信焉耳。

## 李白全集卷之三十六 附录六

### 外记一百九十四则

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贍逸，名闻天下。《天宝遗事》。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誉，每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于齿牙之下。时人号曰李白梨花之论。《天宝遗事》。

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见。时人号为“醉圣”。《天宝遗事》。李白于便殿对明皇撰诏诰，时十月大寒，笔冻莫能书字。帝敕宫嫔数十人侍白左右，各执牙笔呵之，遂取而书其诏。其受圣眷如此。《天宝遗事》。

明皇召诸学士宴于便殿，因酒酣，顾谓李白曰：“我朝与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门，国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惟拣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明皇笑曰：“学士过有所饰。”《天宝遗事》。

宁王宫有乐妓宠姊，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妓女尽在目前，惟宠姊客莫能见。饮故半酣，词客李太白恃醉戏曰：“白久闻王有宠姊善歌，今酒馔醉饱，群公宴倦，王何怯此女示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召宠姊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天宝遗事》。

李白登华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气，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谢眺惊人诗来，搔首问青天耳。”《搔首集》。《云仙杂记》。李白游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牌，刷以吴胶粉，捧乞新诗。白为题讫。僧献元沙钵、绿英梅、檀香笔、兰缣裤、紫琼霜。《海墨微言》。《云仙杂记》。

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云“海上钓鳌客李白”。相问曰：“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白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蜺为丝，明月为钩。”相曰：“何物为饵？”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时相悚然。《侯鯖录》。

唐剑具稍短，常施于胁下者，名腰品。陇西人韦景珍，有四方志，呼卢酣酒，衣玉篆袍，佩玉鞞儿腰品，修饰若神人。李太白常识之，见《感寓》诗云：“玉剑谁家子，西秦豪侠儿。”谓景珍也。《清异录》。

旧闻李太白好饮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余得吴婢，使酿酒，因促其功，答曰：“尚未熟，但浮梁耳。”试取一盞至，则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饮盖此耳。《清异录》。

薛稷，天后朝位至少保，文章学术名冠当时。学书师褚河南，画踪阎令。秘书省有画鹤，时号一绝。曾旅游新安郡，遇李白，因留连，书永安寺额，兼画西方像一壁，笔力潇洒，风姿逸发，曹、张之亚也。二迹之美，李翰林题赞见在。《太平广记》。

按薛稷本传，稷坐窦怀贞事赐死，开元元年七月中事也。是时太白年甫十五，未出蜀中，安得与稷相遇于新安郡，盖传闻之讹也。

李太白有薛稷之画赞。《宣和画谱》。

按薛稷画赞，本集不载，盖已佚之矣。

许云封，乐工知笛者。贞元初。韦应物自兰台郎出为和州牧，轻舟东下，夜泊灵壁驿。时云天初莹，秋露凝冷，舟中吟瓢，将以属词，忽闻云封笛声，

嗟叹良久。韦公洞晓音律，谓其笛声酷似天宝中梨园法曲李谖所吹者，遂招云封问之，乃是李外孙也。云封曰：“某任城旧士，多年不归，天宝改元初，生一月时，东封回驾，次至任城。(1)外祖闻某初生，相见甚喜，乃抱诣李白学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声命酒，当垆贺兰氏，年且九十余，邀李置饮于楼上。外祖送酒，李公握管醉书某胸前曰：‘树下彼何人，不语真吾好，语若及日中，烟靠谢成宝。’外祖辞曰：‘本于学士乞名，今不解所书之语。’李公曰：‘此即名在其间也。“树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语”是莫言。莫言，谖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孙也。“语及日中”是言午。言午，许也。“烟靠谢成宝”是云出封中，乃是云封也。即李谖外孙许云封也。’后遂名之。”场巨源《李谖吹笛记》及《甘泽谣》。

(1)按：玄宗东封泰山乃开元十三年事，去天宝改元时凡十八年，小说家言，固多舛误。

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别赋》。《西阳杂俎》。

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故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本事诗》。

李白有马，名黄芝。《采兰杂志》。《瑯嬛记》。

每宴饮，无不先及；每庆具，无不先沾。中厩之马，代其劳；内厨之膳，给其食。《李白传》。《合璧事类》。

《李白外传》云：白作乐章，赐锦袍。蔡梦弼《杜诗注》。

李白游华阴，县令开门方决事，白乘醉跨驴过门。宰怒，引至庭下：“汝何人？辄敢无礼！”白乞供状，曰：“无姓名。曾用龙巾拭吐，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合璧事类》。

毛文歧《李太白骑驴处》诗：“华阴道上华山侧，想见当年李太白。县令不许骑驴过，自称天子殿中客。一斗百篇逸兴豪，到处山水皆故宅。

胸怀放旷天地小，应是玉皇香案谪。予亦廿载喜遨游，劳劳万里愧行役。”吴筠东游会稽，尝于天台、剡中往来，与诗人李白、孔巢父诗篇酬和，逍遥泉石，人多从之。《旧唐书》吴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诗略相甲乙云。《新唐书》。

唐司马承祯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为仙宗十友。《海录碎事》。

李太白《僧伽歌》曰：“此僧本住南天竺，为法头陀来此国。”又云：

“嗟予落泊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时僧伽已显于淮、泗之上矣。

豪杰中识郭子仪，隐逸中识司马子微，浮屠中识僧伽，则太白亦异人也哉！《邵氏闻见后录》。

杜甫与李白、高适、卫宾相友善，时宾年最少，号小友。《唐史拾遗》。

许宣平，新安歙人也。睿宗景云中，隐于城阳山南坞，结庵以居。不知其服饵，但见不食，颜若四十许人。轻健，行疾奔马。时或负薪以卖，薪担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行腾腾以归，吟曰：“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借问家何处？穿云入翠微。”迩来三十余年，或济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城

市之人多访之不见，但览庵壁题诗曰：“隐居三十载，筑室南山巅，静夜玩明月，闲朝饮碧泉。樵人歌陇上，谷鸟戏岩前，乐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诵其诗，有抵长安者，于驿路洛阳、同、华间传舍，是处题之。天宝中李白自翰林出，东游经传舍，览时吟之，叹曰：“此仙人诗也。”诘之于人，得宣平之实。白于是游新安，涉溪登山，累访之不得，乃题诗于庵壁曰：“我吟传舍诗，来访仙人居。烟岭迷高迹。云林隔太虚。窥庭但萧索，倚杖空踟蹰。应化辽天鹤，归当千岁余。”宣平归庵，见壁诗，又吟曰：“一池荷叶衣无尽，两亩黄精食有余。又被人来寻讨著，移庵不免更深居。”其庵后为野火烧之，莫知宣平踪迹。《续仙传》。

李白来访许宣平，于紫阳山下过渡，得破船，有老翁在，问宣平家，老翁指船篙赋诗曰：“面前一竿竹，便是许公家。”即宣平也，二仙相遇甚奇。《方虚谷诗集》。

州南数里，有岸特高，号浣纱阜。隔溪对龙井山，望城阳不远，相传李太白访许宣平，徘徊岸上甚久。罗愿《新安郡志》。

浣沙阜，在徽州府南二里，相传李白来访许宣平，阜上待渡。《江南通志》。

《南康军图经》云：李白性喜名山，飘然有物外志，以庐阜水石佳处，遂往游焉。至五老峰，爱其险峭奇胜，曰：“天下之壮观也！卜筑于此，吾将老焉！”今峰下有书堂旧基，白后北归，犹不忍去，乃指庐山曰：“与君再会，不敢寒盟，丹崖绿壑，神其鉴之。”黄鹤《杜诗注》。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间有傲骨。《鼠璞》。

李太白作《玉关定》、《望远》、《黄鹤楼》、《玉堂清》、《对月吟》。

杨正表《琴谱》。

琦按：谱中《对月吟》凡十二段，并有词，词不类太白。其第八段隐括“汉下白登道”一诗在内，第十一段有“仿佛浮槎，邀游赤壁”之句，乃后人所拟也，故不录。

唐文宗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丁居晦。《册府元龟》。李白尝作《长相思》乐府一章，末曰：“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其妇从旁观之曰：“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太白爽然自失，此即所谓相门女也。具此才情，故当与寻真、腾空为侣，第不知娇女平阳，能继林下风否？《柳亭诗话》。

### 右记逸事三十三则

龙安府平武县有蛮婆渡，在江油青莲坝。相传李白母浣纱于此，有鱼跃入篮内，烹食之，觉有孕，是生白。《广輿记》：白生蜀之青莲乡。旧志以为彰明人，盖平武实割江、彰、剑、梓之地以为邑，今蛮婆渡、青莲乡俱隶平武，则白生之地在今平武无疑矣。《四川总志》。

李白故宅，在绵州彰明县南二十里。古碑刻犹有存者。《四川总志》。清廉坝，一名青莲乡，太白故宅在焉，去江油县三十里，坝有太白墨池。朱樟《白舫记》

杨遂《李太白故宅记》：先生讳白，字太白，事迹已具范传正《姑孰碑》及李阳冰《文集序》矣。夫蛟龙能神于云雨，不能为人用；凤凰能瑞于王者，不能为人畜。先生以天成之材，能神于为文；异人之表，能瑞于当世。始投袂而来，竟解组而去，所谓不能为人用与人畜也。烁哉庚星！

储精参络。属开元天子御宇日久，天下无事，聿修文教，卷四溟而袂寰宇，顿八紘而罗英杰。先生拖履剑阁。西入长安，天子闻其名，忻若有得。召见之日，前席礼之，延于金銮，待如僚友。自是畴咨若采，潜俾草奏，造膝说词，人莫知者。恩隆宠洽，王公向风，不浹日而声烜于华夏，亦先生之遇代之盛也。夫有高世之德，则讪谤者伺其隙；有超人之行，则嫉妒者窥其衅。故士无贤与不肖，女无美与丑，睹先生以兴叹也。值非常之时，遭非常之主，宜必立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以开元之盛，非谓无时矣。以玄宗之明，非谓无主矣。然而青蝇之营营，棘藩斯止；贝锦之萋菲，豺虎可投。贾谊既疏，崔骃亦弃。岂非得时不难得君难，得君不难立事难，立事不难建功难，故功难成而易败，事难就而易毁行欤！先生所以卷舒无悔吝，趋舍有进退。遂乃北游燕、赵，东访梁、宋，南憩郢、楚，周流数十载，思与乔、松游，而饵金丹为事耳。由是纵情肆志，刘伯伦之邀世也；赋诗寓怀，阮嗣宗之穷途也；学仙养生，稽叔夜之迈俗也。观其才思骏发，浩荡无涯，组绣史籍，粉绘经典，若鼓号钟而鬼神杂沓，辟武库而剑戟森罗。而又缥缈悠扬，迥出风尘之外，不作人间之语，故当时号为谪仙人焉。如《蜀道难》可以戒为政之人矣，《梁甫吟》可以励有志之臣矣，《猛虎行》可以勸立节之士矣，《上云曲》可以化愚夫之懵矣，《怀古》可以革浇风之俗矣。其余所作，虽以感物、因事而发，终以辅世、匡君为意。自西窜夜郎，南流江左，坎顿蹶，飘泊羈屑，悲夫！仆尝论蜀中自古多出名人才士，其尤者，汉则司马长卿、王子渊、扬子云，唐则陈子昂暨先生耳。长卿遇武皇之重，终卧病而闲；子渊获宣帝之好，亦无用于世；子云会王莽之乱，复贫困而卒；子昂愤文章之坏，一变有道，又以贬为退；先生振风雅之纲，再革今弊，竟以放而去。噫！天厚其才，而薄其命乎！不然，以褒贬圣贤，毁誉今古，主阴者罚之乎！又不然，以才学富多，器识俊茂，司命者黜之乎？是乌可知也。然此数子，千百年后莫不耸慕，宗为楷则，亦可谓拔乎其萃者矣！先生旧宅在清廉乡，后往戴天山读书，今旧宅已为浮屠者居之。仆少览先生之文，每为太息。辛卯谪莅斯邑，因暇披莽，挈侣来寻。嗟乎！城郭皆是，丘陵如故，其人已往，其迹空在。辽海玄鹤，尚千年而却归，苍梧白云，竟一去而不返。为铭勒石，置之金田，其辞曰：岷山之精，上为金星。母乃协梦，先生以生。厥名与字，则而象之。出风尘表，标天人姿。词源学派，若泄尾闾。自古王佐，欲致唐、虞。谓予弗起，苍生其如。遂来京师，荃芬兰藹。天子诏我，金銮赐对。礼为前席，千载一会。王公卿士，莫不倾盖。英声雷飞，鞞于区外。有始有卒，其惟圣人。孰谓谁来，我思奉身。稽颡丹陛，愿乞骸骨。天子从之，出苍龙阙。鹤返青汉，云归碧天。缅追安期，邈寻偃佺。夕饵琼蕊，晨漱玉泉。放情肆志，养吾浩然。诗吟千首，酒饮百船。西浮南泛，夫何系焉。龙饮山前，涪江之涘。先生一去，宅留故里。数变乔木，几千人世。草蔓荒蹊，棘罗废址。乡人故老，犹话厥美。吁哉先生，不为不遇。命也如何，拂衣自去。蓬莱金阙，昆仑珠树。定往游否，孰知其故。悠悠我思，伤心日暮。

遵义府有太白宅，在夜郎里。有题碑记。《四川总志》。

磨针溪，在眉州象耳山下。世传李太白读书山中，未成弃去。过小溪，逢老媪，方磨铁杵，问之，曰：“欲作针。”太白感其意，还卒業。媪自言姓武，

今溪旁有武氏岩。《方輿胜览》。

读书台，在四川眉州象耳山，唐李白尝读书于此。上有石刻白词。宋杜光庭诗：“山中犹有读书台，风扫晴岚画嶂开。华月冰壶依旧在，青莲居士几时来？”《一统志》。

太白台，在龙州江油县。太白与江油尉往来，故有台在尉厅，蒲翰为之记。《方輿胜览》。

太白读书台，在龙安府平武县牛心山，宋州守史祁手书石刻，并太白《赠江油尉》诗。一在大匡山。《四川总志》。

太白台，在四川龙州牛心山上。太白尝读书于此，遗址尚存。《一统志》。

龙安府江油县大明寺，在治西南，有李白读书台。《四川总志》。

龙安府平武县有明月沉潭，在明月渡；旧专每夜有月影。李白有诗，岁久漫灭，今石壁上存宋字文通诗刻。《四川通志》。

龙安府平武县有匡山，碑镌李白《出山》诗，或云在江油县。《四川通志》。

龙安府江油县有大匡山，在县治西三十里，山势高耸，状如匡字，唐李白读书处。《全蜀总志》。

大匡山，在保宁府江油县西三十里，唐李白尝读书于此。《一统志》。

大匡山，在成都府彰明县北三十里，一名康山。唐杜甫寄李白诗：“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亦名戴天山。《一统志》。

彰明县北五十里有李白读书台。《四川通志》。点灯山，在龙安府江油县南二十里，一名小匡山，夜有光如灯，故名。上有李白读书台及白祠。《四川通志》。

杜诗云：“匡山读书处，头白早归来。”李太白，青州人，多游匡庐，故渭之匡山。《绵州图经》云：戴天山在县北五十里，有大明寺。开元中，李白读书于此寺。又名大康山，即杜甫所谓“康山读书处”也。恐《图经》之妄。《西溪丛语》。

载籍之间，所言地理讹舛甚多，不可胜述。李白读书于匡山，正绵州大匡山、小匡山之处，而《寰海记》旧注乃指江州匡庐山为白读书之所。《野客丛书》。

琦按：太白卧庐山为永王璘迫致幕府，坐是得罪。杜少陵“匡山读书处，头白早归来”之句，当以匡庐之解为正。至于太白读书之处，不但地志所云，历历可据，即郑谷《蜀中》诗，亦有“雪下文君沽酒店，云藏李白读书山”之句，在唐时已相传若此矣。因杜注之援引未确，乃并太白读书之地而亦疑其出于附会，抑又偏矣。

濯笔溪，在潼川州西一里。古传李白访赵蕤，习书于此。《四川通志》。

李白，彰明人，周游四方，径宕渠过南阳，有诗。《四川通志》。白云寺，在夔州奉节县治北。李白寓夔州，有《白云寺》诗，刻悬崖间。《四川总志》。

太白岩，在夔州府万县西山，上有“绝尘龕”三字在石壁，有唐人诗刻，相传太白读书于此。《潜确居类书》。

曹学佺《万县西太白祠堂记》：县西有太白岩，在西山，即绝尘龕也。

王象之《輿地碑目》云：“绝尘龕”三字，在西山上石壁，字画瘦劲，类晋、宋间物，唐人题咏甚多。相传李太白读书于此，有“大醉西岩一局棋”之语。太白，蜀人也。其诗之见于蜀者，若成都散花楼、汉嘉峨眉山、《白帝城》、《蜀道难》等篇，在集中可考。而《纪事》称其为彰明小吏时，令属辞不偶，辄为接之，令逊其佳，以此见妒，则东蜀杨天惠所载也。予得诸碑刻，有题江油主簿厅，为米芾书，及象耳山留题

云：“夜来醉卧月下，花影零乱，满人衣袖，恍如濯魄于冰壶也。”此真天仙语。本集皆不载。而涪陵有渡曰李渡。以太白曾渡此，即妇人稚子能知之矣。独万县西山者不甚著闻，至为天仙桥以别之，而过者未尝问也。予诗落句云：“一自金陵问消息，无人指向万州看。”盖甚致慨然。黄鲁直《勒风院记》谓“西山之胜，东望巫峡，西尽玉磬，不敢与之争抗”。鲁直在蜀久，斯言不诬。予谓太白读书此岩中，宜有太白祠，而万令方君，好古乐善，予门人典客陆升彤等，唯唯叶力，遂书原委于道士常明，且系以词曰：“太白先生，金行之精。陇西帝裔，产于昌明。起家小吏，不习逢迎。牵牛堂下，谐谑随声。逢彼之怒，离乡遂轻。扁舟下峡，出白帝城。顾瞻西山，崑崙崢嶸。挺然拔出，巧类削成。青开练石，翠点秋屏。绝尘龕上，夫非世情。栖泊厥迹，读书著名。何时非醉，而忍独醒。何事非局，遑问变更。事在有无，语类不经。人心爱之。夸诩为真。树若曾倚，其色敷荣。泉若曾酌，其声清冷。何以祠之，厂礊上平。裁虹为栋。架壑作楹。峡江苍苍，白云自横。飞鸟时过，嚶彼其鸣。薄言访之、而怀友生。怅然不见，涕泪沾巾。聿观兹役，堂构以新。怀贤述古，二美则并。江山胜豁，文明道亭。千秋之后，令名不湮！”

锦江山，在四川嘉定州北四十里。太白亭，在锦江山之巅，唐李白尝于此赋诗，宋黄庭坚因以名亭。《一统志》。太白亭，在嘉定州北十里锦冈山上，下即平羌峡。相传太白曾游此，黄庭坚建亭于山之绝顶，遂以太白名之。亭今废，尚有石斗、石鲸在荒址中。《四川志》。

竹溪六逸堂，在祖徕山西北巉石峰下。唐天宝间，孔巢父、李白、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隐居于此。有金翰林承旨党怀英撰碑石刻。《一统志》。

方豪《竹溪记》：李白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祖徕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而竹溪之名满天下。自予有知，即慕其地，意必清流之上，修竹万竿，萧森洁爽，若神仙之居，使人即之而忘去，去之思复即也。近予以审录之行，登太山，望祖徕。询所谓竹溪者，不过荒烟野草之区，溪既非旧，竹亦何尝一千之存哉！然而言竹溪者不绝焉，无乃六逸之力耶？夫六逸者，固一时之英也，而唯太白为最显。其他若孔巢父，人亦稍知其姓名而已，余则并姓名而昧之。呜呼！白于竹溪，可谓有独力者矣！

李白自幼好酒，于兖州习业，平居多饮。又于任城县构酒楼，日与同志荒宴，客至少有醒时。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里而加敬焉。《太平广记》。

李白酒楼，在济宁州南城上。唐李白客任城时，县令贺知章觴之于此，今楼与当时碑刻俱存。元著作郎陈俨《重修李白酒楼记》，其末歌曰：“公昔去兮乘龙，窅云气兮蓬莱宫。衿青霞兮佩明月，横四海兮焉穷。济水兮无波，泰山缭兮郁嵯峨。思故国兮神游，况临风兮浩歌。醉而生兮醉而死，悦孰非兮今孰是。千钟百榼号彼且奚适，操一瓢兮吉其止。揽香风兮折琼芳，援北斗兮桂浆。浩溟溟兮徙倚以望，归来归来兮举我觞！”《一统志》。

按：太白《任城县厅壁记》所云邑宰贺公，其名不可考，后人遽以贺知章当之，误也。据新、旧二书，知章初未尝为任城令。噫！因一人之误，致后人诗文遂因之而皆误，职蒐讨者，可不慎欤！

济宁州太白楼，下俯漕河，凭高眺远，据一州之胜。碑板林立，惟唐人李光记大篆最古，碑制六面如幢。其左为二贤祠，祀太白、贺监。其东有太白浣笔泉。王阮亭《秦蜀驿程后记》。

沈光《李白酒楼记》：有唐咸通辛巳岁正月壬午，吴兴沈光过任城，题李白酒楼。夫触强者靦緬而不发，乘险者帖繻而不进。溃毒者隐忍而不能就其针砭，抟猛者持疑而不能尽其胆勇。而复视其强者弱之，险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于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聪明才韵，至今为天下倡首，业术匡救，天必付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进其臣如古药石，挥直刃以血其邪者，推义轂以鞏其正者，岂凭酒而作也？凭酒而作者，强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讦矫时之状，不得大用，流斥齐、鲁。眼明耳聪，恐貽颠踣，故狎弄杯觞，沉溺曲蘖，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视听锐发，振笔著纸，乃以聪明移于月露风云，使之涓洁飞动；移于草木禽鱼，使之妍茂轩腾；移于边情闺思，使之壮气激人，离情溢目；移于幽岩邃谷，使之辽历物外，爽人精魄；移于车马弓矢，悲愤酣歌，使之驰骋决发，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怀。尽见穷通焉！呜呼！太白触文之强，乘文之险，溃文之毒，抟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觞，沉溺曲蘖，是真塞其聪，翳其明，醒则移于赋咏，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予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聪，决其明，移于行事，强犯时忌，其不得醉而生死也。当时骨鯁忠赤，递有其人，收其逸才，萃于太白。至于齐、鲁，结构凌云者无限，独斯楼也。广不逾数席，瓦缺椽蠹，虽樵儿牧竖，过亦指之曰：“李白尝醉于此矣！”

刘楚登《太白酒楼记》：“太白酒楼在故济州、今济宁府南城门上，壮丽雄伟，四望夷旷。有汶、泗二水经其前，开河、安山、山湖诸水汇其西，尧、绎、龟、蒙、徂徕、岱宗诸山，复左顾联络于东北。皆纒青浮白，以舒敛出没于云烟缥缈之际，耐齐、鲁方千里之胜，可指顾而见矣。楼之規制，不知重修何时。其与昔之高卑、大小，殆不可辨。意其上下千数百年间，其修葺而因仍者，殆皆类此耳。右阶西南上有古石柱，高可丈四五，觚植而涌盖其上，周围刻小篆记文者，唐沈光之所作也。其左阶东南隅有二贤祠记石刻二通，盖昔之州人，尝祀太白与知章贺公于其上者也。祠有二贤何？旧传开元中以知章为任城宰而来，其来而止也，尝饮于此，此楼之所以名也。惟李白负奇气、好出游，其足迹几半天下，凡江、汉、荆、湘、吴、楚、巴、蜀，与夫秦、晋、齐鲁山水名胜之区，亦何所不登眺，何日不酣畅！而以酒楼名天下，有二焉。其在洛阳天津桥南，董糟丘所造者，其事尤奇伟卓绝，今其存亡兴废，类不可知。独兹楼以沈光记文，遂留传至今，岂偶然哉！”赵弼《太白酒楼赋》：“济城之巅，有楼岿焉，檐阿翼以四出，觚棱揭其高骞。谢溷浊于埃壘，焕金碧于云烟。可以骋遐瞩，写幽悃，盖太白昔所登临而盘桓者也。粤惟济郡，唐为任城，杂舟车于水陆，纷人物之俊英，俗尚诗书而民勤稼穡，夫岂他邦可与抗衡！于是四明狂客，适宰兹邑，温恭克修，俨硕有立，讼庭阒其虚间，聊游衍乎原隰。尔其长庚真人，兴圣孙子，薄游东鲁，寄家于此，邂逅之间，宣其乐只。想夫二贤之登斯楼也，形忘兮有终，心超兮无始。藩五岳兮张屏，隐三山兮列几。天汉兮为浆，举斗筐兮作匕。左浮丘、伯乔以振衣，右安期、羨门而正履。豪吟吐万丈之虹，醉吻涸三江之水；啸歌玩空界之日月，震荡驻人寰之风雨。眼空四海，气盖千古，风流豪迈，直使人精神飞越，欲凌风而遐举。爰有豪梁赵子，博饔好修，倦游湖海，养疴林丘。乘休暇，偕朋侪，携浊醪，升芳羞，而相与登兹楼。仰天宇兮寥廓，俯山川

兮糝流。草木黄落兮气萧瑟，禽兽号鸣兮悲穷秋。凭阑兮四望，豁我兮远眸。东则崑、峰突起，嶽釜摧隤，削芙蓉于半空，挹苍翠于百里，怅禹桐之安在，慨秦碑之就毁。西则平湖浸空，灏漾皎洁，霜露降而潦水微，蒲荷瘁而蒹葭折，惟鹖艇与鸥群，互出没而明灭。南则野芜苍苍，河流汤汤，涛雷波雪，喷注吕梁，微神禹之疏凿，民何由而奠康。北则平原漫漫，一望无极，泰山岩岩，远露秋色，顾汶、泗之萦回，知发源乎其侧。周览既毕，逡巡就席，浩歌起舞，痛饮尽石。客有徘徊歔歔，泪下沾襟而告赵子曰：‘太白不云乎？“既无长绳系白日，又无大药驻朱颜”。昔人安在，登高望远，但见山青青而水潺潺，而况吾济小人，皇皇朝夕，汨汨尘埃，死与草木同腐，不亦可哀也哉！’赵子迺尔而笑，举酒觴客而谓之曰：‘吾亦闻诸太白云：‘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故由今而视昔，则既往之日焉穷；由今而视后，则方来之日未嗇。徒以区区百年之身，欲与之计铢两而较寻尺，良非惑与？吾闻之也，君子见其大而略其细。薄于人而厚于躬，惟修身以俟命，舍圣哲吾谁从。故遇则伊尹、周公，道行于当时；不遇则仲尼、孟轲，言垂于无穷。彼死生得丧，如蠹蝨之过乎前，曾何足以蒂芥乎胸中。且夫夏虫不可与语冰，井蛙不可与言大。非达人之大观，其孰能邈圜方而无外也！’客于是嘒然而嘻，俚然而馈，洗觴酌酒，为太白之酌。已而长烟冪于林薄。明月出于东山。众客皆醉，尽兴而思远矣。履霜蹬之溜滑，挟天风之高寒，各扶携而云散，及清夜之未阑。念兹会兮不偶，独喟然而永叹也！”

赵孟頫《太白酒楼》诗：“城迥当平野，楼高属暮阴。谪仙何俊逸，此地昔登临。慷慨空怀古，徘徊独赏心。峰山明眼望，百里见遥岑。”

陈中孚《题太白酒楼》：“昔闻李太白，山东饮酒有酒楼。我今登楼来，北风吹发寒飕飕。太白天酒仙，人间不可留。金光绛气九万里，翩然而上骑赤虬。左蹴大江涛，右翻黄河流，手攀北斗招摇柄，琼田倒泻银湾秋。银湾吸干日月液，蟾惊兔泣黄姑愁。太白方悠然，掀髯送汀鸥。炯如晓霞一点映秋水，红痕微涌玉色浮。太虚变化如蜉蝣，仙今何在不可求！惟有胸中灿烂五色锦，化为元气包神州。我欲起从仙之游，安得羽翮飞上昆仑丘！”

宋鞬《太白酒楼》诗：“我昔在髫年，知有谪仙人。少壮读所作，天才气凌云。浚阳紫极宫，往岁闻佳句。采石青山头，前月拜荒墓。夜宿檐下云，秋弄江上月。何如任城楼，狂饮兴豪发。况有任城宰，具酒复知音。酒酣溢八极，世事徒骎骎。内子香闺梦，伯禽娇且啼。人间火宅谩煎逼，正是玉山倾倒地。散披紫绉裘，倒著白接鬻。银台金马直一吐，方瀛绛阙行将去。仙之酒杯失，遗基楼观雄。垣表暗题咏，石榴海柏森西东。谪仙人，今何在？汶水、崑山暗苍霭，手挥玉鞭骑玉鲸，应在浮云九州外。仙人魂魄茫氛氲，望之不见矧可亲。明朝我亦玉京去，愿谒蓬山贺季真。”周权《谪仙楼》诗：

“大罗仙人李太白，秋水疏莲浮玉色。笑傲玉堂金马中，诗酒猖狂天子客。飘飘豪气秋风起，登楼曾醉山东市，放浪形骸宫锦袍，荣华富贵东流水。酒酣挥洒翻河笔，险语能令鬼神泣。至今光焰照尘寰，一字堪偿双白璧。我来怀古空凄怆，风月千年尚无恙。何时相见昆仑丘，汗漫从游九天上。”

赵文辉《登太白酒楼》诗：“火冷昆明栋宇新，笑谈应觉半天闻。坐邀采石江头月，卧看徂徕顶上云。寓意自知非嗜酒，伤心谁与共论文！骑鲸一去无消息，云海茫茫淡夕曛。”

刘基《李白酒楼》诗：“小径纡行客，危楼舍酒星。河分泲水碧，天倚峰山青。昭代空文藻，斯人忆断萍。登临无贺老，谁与共忘形？”

王世贞《太白酒楼》诗：“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流。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门秋。欲觅重来者，潺湲济水流。”

陆深《登太白楼》诗：“夜郎一去几千秋，尚有任城太白楼。身后功名空自好，眼前汶、泗只交流。当年狂客心偏恋，近代风人谁与俦。拍碎阑干呼不起，月明风细忆神游。”

屠应峻《太白楼》诗：“当时不见谪仙人，城上高楼空复春。势极中原临岱岳，境非吾土异三秦。遥邻避世东方朔，生有相知贺季真。斗酒狂歌自今古，志存删述与谁论！”

莫如忠《太白楼》诗：“缥缈层楼霄汉隈，南城山色镜中开。不知仙驭游何处，长拟星辰谪上台。林抄鹤巢珠树遍，日边鲸负海涛来。秦碑鲁殿俱销歇，未觉浮名胜酒杯。”

邝尧龄《太白楼》诗：“谪仙人去已千秋，河水依然尽日流。满地湿云生紫阁，半天晴雨落沧洲。名从白雪空词苑，兴到青山买酒楼。遥忆贺公能醉客，齐名二者至今留。”

汪琬《李太白酒楼歌》：“任城酒楼高插天，楼东桃树非昔年。骑鲸仙人不知处，狂客还归四明路。谁能醉卧胡姬垆，惟见春风拂花絮。我作东门游，携尊楼上头。可怜鲁酒薄，无复兰陵。借问当时造酒者，何如纪叟、董糟丘！尧祠遗迹空荒荆，远望徂徕何限情。放歌一曲下楼去，汶水东流日夕声。”

汪琬《济宁太白楼》诗：“先生本非狂，古之天人也。至今瞻遗像，丰采犹潇洒。忆当供奉时，才誉倾朝野。高标南山松，骏气西极马。勋名不能羁，况乃富贵假。一醉诗百篇，吐纳皆大雅。屹然钟吕鸣，余子悉暗哑。游戏酒人中，夫岂沉湎者。遗址任城隅，千年构广厦。隐隐面层峦，鳞鳞俯万瓦。尊酝时见酌，碑文每争打。其碑记为吾家文节公所作。神爽游八极，乘云倪来下。”

王士禛《雨中登太白楼》诗：“开元陈迹去悠悠，犹有城南旧酒楼。吴语曾呼狂太白，洛阳何必董糟丘。龟、鳧缥缈当窗出，汶、泗苍茫绕槛流。眼底无人具宾主，任城烟雨可怜秋。”

浣笔泉，在兖州府济宁州东门外，旧传李太白浣笔处，嘉靖间主事白沛筑亭其上。《潜确居类书》。

浣笔泉，在济宁州城东关外，去会通河不数武，出土中，一方池，一圆池，相传为李太白浣笔处。《行水金鉴》。

太白山，在汶上县东五十里，李白游鲁尝登其上。《山东通志》。济南西北匡山，济河路出其下，世传李白尝读书于此。元好问《济南行记》。

按《山东通志》，济南府无匡山而有筐山，山在府城西十里，其形如筐，故名。疑元氏记中所云之匡山，即此山也。谓李白尝读书于此，殆彼土之人将依附杜诗“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之句，以证太白为山东人耳。

浮休既投迹少陵，一日有以水磨求售者，相其地乃古之宜春苑也，今谓之韦曲。自汉、唐以来，诸韦居之，与后周逍遥公晒书台，唐杜岐公、韩退之旧业，郑都官之园池邻里，篱落垠堦皆在。又云李太白常居此也。仰终南之云物，俯滴水之清湍。乔木隐天，修竹蔽日。真天下之奇观，关中之绝景也。张舜民《水磨赋序》。

唐吴融《题兖州泗河中石床》诗：“一片苔床水漱痕，何人清赏动乾坤。谪

仙醉后云为态，野客吟时月作魂。光景不回波自远，风流难问石无心。迩来多少登临客，千载谁将胜事论。”注云：“李白、杜甫，皆此饮咏。”

李白书堂，在五老峰下。唐李白尝至此，爱其险峭，叹曰天下之壮观，因卜筑读书于此，《一统志》。

李太白书堂，在南康府青玉峡西一里。太白过此，爱其峭峻，叹为天下壮观，因筑堂读书于此。社子美赠白诗曰：“匡庐读书处。头白好归来。”遂因以传焉。《江西通志》。

简寂观后有樵径，涉石涧，攀崇冈，屈折而上五六里许，则日照庵。四围山色，空翠欲滴，香炉、犀牛、汉阳三峰，缥缈插云，即太白读书处也。吴道贤《匡庐纪游》。

太白书堂，在华顶峰，李白尝游天台，后人因为建堂。《天台山志》。

诸葛羲《太白书堂》诗：“太白已千载，书堂今在兹。丹青销画壁，苔藓没残碑。山暝凉生早，天长鸟去迟。屋梁新月色，仿佛见须眉。”

值雪山，在安庆府望江县西十八里，上有平冈，相传唐李白游此山值雪，故名。《一统志》。

太白书堂，在安庆府望江县，唐李白避禄山之乱，于此读书，遗址尚存。《江南通志》。独阜山，在安庆府太湖县北五十里，上有石刻陇两字，世传李白尝避地于此。《江南通志》。

对酌亭，在安庆府宿松县南台，李白举杯邀用处。《江南通志》。读书台，在安庆府宿松县南三里，唐李白避禄山乱。至宿松，依邑宰闾丘筑台读书。《江南通志》。

李太白书堂，在化城寺龙女泉之侧。天宝间，李白访道江、汉，遥望九子山，顾而乐之，易号九华。会故人韦仲堪为邑令，遂侨居焉。建读书堂于其地，宋南渡后芜没不存。《九华山志》。

九华山龙女泉，其旁乃李太白书堂、今为张氏坟地，或谓书堂在半霄亭旁者，非。周必大《泛舟游山录》。

醉石在香泉溪浒，昔李青莲游此，绕石醉呼，故名。《黄山志》。

有醉石，酪酊层岩上，行音惧其迎风坠也。相传李谪仙曾踏歌其旁。汪灏《游黄山记》。

婺源西七十里，有湖山。山外有太白渡，相传唐李白过此，故名。《弘治徽州府志》。

施愚山《歙城西太平十寺》诗曰：“数峰存十字。绀宇入苍烟。得径穿云窟，从僧问雪泉。江桥秋树外，山郭夕岚边。在好留诗处。何人继谪仙。”注云：“李太白经此留诗。”又有《集河西太平寺》诗曰：“僧庐路入披云岭，仙客诗留碎月篇”。注云：“唐许宣平隐居披云岭，李白有‘滩前流碎月’之句”。《学余诗集》。李白书堂，在五松山。李白来游，乐其山水之胜，建堂读书于此。《一统志》。

林桷《太白五松书院》诗：“翰林最爱五松山，尝说千年来拟还。而我抗尘良自愧，来游只得片时闲”。

李白岩，在梧州藤县东六十里赤水峡，深阔丈余，顶有窍，通日光，相传唐李白谪夜郎时过此。《一统志》。

太白岩，在柳州怀远县下石门，李白谪夜郎，筑石啸咏于此。《广西边志》。

问月亭，在湖广施州卫城北，有台孤高独出碧波峰之中，建亭其上。相传李白谪夜郎，尝于此赏月。《一统志》。

湖广武昌府治南三十里，有李白读书堂。《一统志》。

大安山，在湖广德安府城西六十里，唐相许圜师家此山下。李白忤高力士放还，许相家以孙女娶之。黄晦叔《桃花岩》诗云：“大安妇翁舍，时来枕流眠。”正谓此。事见《方輿胜览》及《一统志》。

考太白娶于许氏，在未入长安之前，谓忤力士以后事，大缪。

太白湖，在汉阳九真山南，一名白湖，周二百余里，半属沔阳州，旧传李太白游泛于此。《潜确居类书》。

梁山，在靖州会同县东四十里。昔李白游其巅，手引一泉，清凉甘美，久旱不竭，俗名凉山。《湖广通志》。

《輿地纪胜》：白社山在靖州会同县，李白流夜郎时，于此结社。《潜确居类书》。

李白宅，在当涂县青山麓。白至姑熟，依当涂令族人阳冰，见兹山幽邃，营宅以居。裴敬《碑》云“余过当涂，访李翰林旧宅”即此。《江南通志》。

采石山，在太平府城北二十五里牛渚北，昔人于此取石，因名。临江有矾曰采石矾。唐李白尝乘月，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即此。

《一统志》。

牟存叟端明名子才。守当涂日，郡圃有脱靴亭，以谪仙采石得名。存叟绘以为图，系以赞曰：“锦袍兮乌帻，神清兮气逸。凌轹兮万象，麾斥兮八极。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为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宝之嬖幸与？疏槪词章，浸润宫掖，吾观脱靴之图，未尝不嫉小人之情状，而伤君子之疏直。公之高躅兮，霍神龙之不可以羁縻。矧富贵如敝屣兮，其得失之何所欣戚也！”《齐东野语》。

或以赞词为元人贯酸斋之作，自“天宝之嬖幸”以下，摘去五十余字，未知孰是。

捉月亭，在采石山，世传李白过采石，酒狂水中捉月，后人因以名亭。《一统志》。

暮云亭，在采石镇唐贤坊神霄宫内，旧名捉月亭，元时圯，后重建，乃藏李太白宫锦处。《太平府志》。

王绶《暮云亭记》：“余治郡之二年，防御使王侯明护军犀渚，江波不动，烽燧不惊，镇以无事。顾瞻唐李翰林墓下祠宇卑陋，勿称揭虔。三年春，撤而新之，筑亭其旁，高明显敞，足为游观吟眺之胜。闻与见者，咸咨嗟叹异。谓侯能为人所未暇为之事，是可喜也。余曰：太白声名，在天地间。犹青天白日，凤凰芝草，孰不知为美瑞，何待骚人墨客始知敬耶！又世之论太白者，徒知锦绣心口，明月肺肠，才思清新，歌词婉丽，独步当时，然此余事耳。方高力士骤贵，公卿大夫争相取容，惴惴然恐失其意，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奴视弗顾，可谓气盖天下矣！士以气为主，脂韦嫫熟，胁肩谄笑，同流合污者，气之不足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称大丈夫者，气之所充也。使太白得时行志，寄命托孤，临大节而不可夺，非斯人吾谁与！昔毕文简公以王佐期之，岂过论哉！晚岁，脱展轩冕，纵情诗酒，乐天知命，遗形释智，淡乎若深渊之靓，泛乎若不系之舟，飘然超世之志，曾不以生死动其心，未可以清狂少之也。余遂书其事，俾刻诸石，且摭杜少陵《春日忆白》之句，名其亭曰‘暮云’。宋绍定六年。”

李白墓，在太平府城东青山之北。白尝依族人当涂令李阳冰，悦谢家青山，欲

终焉。及卒，葬采石之龙山，后改葬青山。宋郡守赵松年为建祠，给田付僧看护。《一统志》。

姑熟青山李白墓生芦，其形如笔，号笔芦。绩溪舒頔道原有诗云：“笔芦萧萧青山巅。”《池北偶谈》。

笔芦、星竹，生青山李白墓上。陶安《李翰林墓》诗云：“自别金銮抵夜郎，江南有梦到朝堂。酒酣采石风生袂，崖老青山月满梁。龙管凤笙遗韵事，笔芦星竹借文章。云飞荒野苔碑断，时有诗人醉一觞。”注云：“墓上产芦如笔，有竹散点如星。”《太平府志》。李白坟，在太平州采石镇民家菜圃中，游人亦多留诗，然州之南有青山，乃有正坟。或曰：太白平生爱谢家青山，葬其处，采石特空坟耳。世传太白过采石，酒狂捉月，窃意当时藁葬于此，至范侍郎为迁窆青山焉。《侯鯖录》。

采石江之南岸田畎间有墓，世传为李白葬所，累甃围之，其坟略可高三尺许。前有小祠堂，甚草草，中绘白像，布袍裹软脚幞头，不知其传真否也。白尝供奉翰林，终不得官，则所衣白袍是矣。范传正作白《碑》曰，白之孙女言曰：“尝殡龙山之东麓，坟高三尺。”传正时为宣歙观察使，谕当涂令诸葛纵改葬于青山，则在旧瘞之东六里矣，其时元和十二年也。然则龙山、青山两地，皆著白坟。亦有实矣。至谓白以捉月自投于江，则传者误也。曾巩曰：范传正志白墓，你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诗亦自云如此。或者因其豪逸，又尝草瘞江边，乃饰为此说耳，正史乃范《碑》皆无捉月事，则可证矣。《演繁露》。

采石江头，李太白墓在焉。往来诗人题咏殆遍。有客书一绝云：“采石江边一抔土，李白诗名耀千古。来的去的写两行，鲁班门前掉大斧。”亦确论也。《蓬轩别记》。

白屠易《李白墓》诗：“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

项斯《经李白墓》诗：“夜郎归未老，醉死此江边。葬阙官家礼，诗残乐府篇。游魂应到蜀，小碣岂旌贤。身没犹何罪，遗坟野火燃。”

许浑《途经李白翰林墓》诗：“气逸何人识，才高举世疑。称生狂善赋，陶令醉能诗。碧水鲈鱼兴，青山鸚鸟悲。不堪遗冢在，荆棘楚江湄。”

杜荀鹤《经谢公青山吊李翰林》诗：“何谓先生死，先生道日新。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诗人。天地空销骨，声名不傍身。谁移耒阳冢，来此作吟邻。”

姚合《送潘秀才归宣州》诗：“李白坟三尺，嵯峨万古名。因君还故里，为我吊先生。晴日移虹影，空山出鹤声。老郎闲未得，无计此中行。”

殷文圭《经李翰林墓》诗：“诗中日月酒中仙，平地雄飞上九天。身谪蓬萊金籍外，宝装方丈玉堂前。虎靴醉索将军脱，鸿笔悲无令子传。十字遗碑三尺墓，只应吟客吊秋烟。”

曾巩《谒李白墓》诗：“世间遗草三千首，林下荒坟二百年。信矣辉光争日月，依然精爽动山川。曾无近属持门户，空有乡人拂几筵。顾我自惭才力薄，欲将何物吊前贤？”

晁补之《采石李白墓》诗：“客星一点太微旁，谈笑青蝇玉失光。载酒五湖狂到死，只今天地不能藏。”

陆游《吊李翰林墓》诗：“饮似长鲸快吸川，思如渴骥勇奔泉。客从县令初何有，醉忤将军亦偶然。骏马名姬如昨日，断碑乔木不知年。浮生

今古同归此，回首桓公亦故阡。”

桓温冢，亦在当涂。

尤袤《李白墓》：“呜呼谪仙，一世之英。乘云御风，捉月骑鲸。来游人间，蜕骨遗形。其卓然不朽，与江山相为终始者。则有万古之名。吾意其峥嵘牵落，决不与化俱尽；或吐为长虹，而聚为华星。青山之下，埋玉荒莹。祠貌巍然，断碑谁铭！”

高翥《经李谪仙墓》诗：“萧萧高冢倚云根。父老相传太白坟。白骨定随风月冷，青山常共姓名存。平生出处犹如见，一死浮沉那可论。客子开元书记后，故来浇酒些清魂。”

宋无《李翰林墓》诗：“嗜酒傲明时，何因贺监知。承恩金马诏，失意玉环词。名与三闾并，身将四皓期。匡山有书读，应亦叹归迟。一骑紫鲸去，空掩谢山莹。落月今谁吊，长庚夜自明。乾坤沉秀气，江水带哀声。天上多官府，文章不可轻。”白珽《李翰林墓》诗：“出城得佳山，两峰特奇诡。一如植躬圭，一峰拱而侍。我见犹爱之，而况谪仙子？孤坟在其下，政尔直一死。谪仙真天人，出处见诸史。岂敢傲吾君，辛苦植唐祀。嗟予侃侃者，尘土正如此。停车不忍发，载拜颡有泚。仰止青山高，清风与终始。孰谓干载人，不在天地里。”

施闰章《经李太白墓》诗：“共说骑鲸捉月游，孤坟细草野风秋。夜郎幽愤无多泪，万古长江楚水流。”

#### 右记遗迹七十则

退之尝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来，见太白与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语久之。顷，道士于碧雾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耸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东走。此亦可骇也。《龙城录》。

白龟年，乐天之后。一日至嵩山，遥望东岩古木，帘幕穿地，往观之。一人至前曰：“李翰林相招。”龟年乃趋入，其人褰衣博带，风姿秀发，曰：“吾李白也，向水解，今为仙矣。上帝令吾掌笈奏，于此已将百年。汝祖乐天亦已为仙，现在五台掌功德所。”因出《素书》一卷遗龟年，曰：“读之可辨九天禽语、九地兽言。”后白海琼亦云：“李白今为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广列仙传》。

顷在秘阁抄书，得《续树萱录》一卷，其中载隐君子元撰夜见吴王夫差，与唐诸诗人吟咏事。李翰林诗曰：“芙蓉露浓红压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马，梁间燕子三见归。”张司业曰：“缘头鸭儿啞萍藻，采莲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战北窗风，霜叶沿阶贴乱红。”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领宽袍漉酒巾，江头萧散作闲人。”白少傅曰：“不因霜叶辞林去，的当山翁未觉秋。”李贺曰：“鱼鳞砌空排嫩碧，露桂稍寒挂团璧。”三人皆未终篇。细味其体格语句，往往逼真。后阅秦少游集，有《秋兴》九首，皆拟唐人，前所载咸在焉。关子东为秦集《序》云“拟古数篇，曲尽唐人一体”，正谓是也。《容斋随笔》。

何子楚云：《续绎萱录》乃王性之所撰，而托名他人。今其书才有三事，其一曰贾博喻，一曰全若虚，一曰元撰。详命名之义，盖取诸子虚、亡是公云。

东坡先生在岭南，言元祐中有见李自酒肆中，诵其近诗云“朝披梦泽云，笠

钓青茫茫”，此非世人语也。少游尝手录其全篇。少游叙云：“观顷在京师，有道人相访，风骨甚异，语论不凡，自云尝与物外诸公往还，口诵二篇，云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李白作也。”诗云：“人生烛上花，光灭巧妍尽。春风绕树头，日与化工进。只知雨露贪，不念零落近。昔我飞骨时，惨见当涂坟。青松覆朝霞，缥缈山下村。既死明月魄，无复玻璃魂。明月、玻璃，太白二子名。念此一脱洒，长啸登昆仑。醉着鸾凤衣，星斗俯可扪。”又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寻流得双鲤。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势如飞翔。归来问天姥，妙义不可量。金刀割青紫，灵文烂煌煌。咽服十二环，想见仙人房。暮跨紫鳞去，海气侵肌凉。龙子善变化，化作梅花妆。遗我累累珠，靡非明月光。劝我穿绛缕，系作裙间珰。揖予以疾去，谈笑闻余香。”《侯鯖录》。

《东坡志林》：都下见有人携一纸文书，字则颜鲁公也，墨迹如未干，纸亦新健。其首两句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此语非太白不能道也。《仇池笔记》：予顷在都下，有传太白诗者，其略曰“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此非世人语也。盖有见太白在酒肆中而得此诗者，神仙之道，真不可以意度。胡应麟《笔丛》：太白逸诗“人生烛上花”，“朝披梦泽云”二章，见宋人诗话云，元祐八年，东坡帅定武，李方叔送别于惠济，出示南岳典宝东华李真人像，又出此二诗曰：“此李真人作，近有人于江上遇得之，云即太白也。”其词瑰玮跌宕。即非真太白语，亦非李赤、张碧所能办。《紫桃轩又缀》：东坡自云于京师遇一道人，风骨秀异、语论不凡，口诵此二章，云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李太白作也。诗句妙丽，诚然太白口吻。顾予窃疑坡公好奇，或拟作以始人，观其所补龙山九日语，宛是晋人语脉，岂唯一青莲哉！《渔隐丛话》：太白诗“暮跨紫鳞去，海气侵肌凉”，亦奇语也。

东坡集中载李白滴仙诗一首，其词曰：“我居清空里，君隐黄埃中。声形不相吊，心事难形容。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闭百千仞，霞衣谁与云烟浮！”《东观余论》曰：“我居青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

按此诗首二句，亦似观化之后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遗逸者也，疑其出自虬仙之笔，否则好事者为之欤？

处士张孜写李白真虔祷，忽梦白自天降，与语诗，因为歌以纪之，其略曰：“上天知我忆其人，使向人间梦中见。”《全唐诗》。世传张孜《梦李白歌》有“华山秀作英雄骨，黄河泻出纵横材”。又云：“梦破青霄春，烟霞无去尘。若夸郭璞五色笔，江淹却是寻常人。”《唐诗纪事》。

绍圣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谪黔南，道间作《竹枝辞》二篇，题歌罗驿曰：“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头，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书其后曰：古乐府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为数叠，惜其声今不传。余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备尝山川险阻，因作二叠，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后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阳关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驿，梦李白相见于山间

曰：“予往谪夜郎，于此闻杜鹃，作《竹枝词》三叠，世传之否？”予细忆集中无有，三诵而使之传焉。其辞曰：“一声望帝花片飞，万里明妃雪打围。马上胡儿那解听。琵琶应道不如归。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围山腰胡孙愁。杜鹃无血可续泪，何日金鸡赦九州？命轻人鲜瓮头船，日瘦鬼门关外天。北人坠泪南人笑，青壁无梯闻杜鹃。”今《豫章集》所刊，盖自谓梦中语也。音响节奏似矣，而不能掩其真，亦寓言之流欤！《程史》。

先伯父熙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夜，梦至一处，榜曰清香馆，东偏有别院，东壁有诗牌云：“题冀公功德院，山东李白。”其诗曰：“秋风吹桂子，只在此山中。待得春风起，还应生桂丛。桂丛日以满，清香何时断。只为爱清香，故号‘清香馆’。”伯父自作《记梦》一篇，书之甚详。《许彦周诗话》。

徐积《梦李白》诗：“乌纱巾，紫绮裘，梦中太白从吾游，陶陶烂醉江山秋。半夜起来觅不见，头背长安泪如霰。”

陈廷敬《梦太白》诗：“太白天上人，入世思沉冥。昔过酒楼下，扁舟系客情。昨夜忽梦公，千载犹峥嵘。花月十年醉，声名一日荣。此义我赠君，出处亦甚明。年至不归去，惜哉身后名！风雅亦细故，所患在有生。无生斯无死，天人浑一成。余语不可悉，孤莲急晨怔。明当过酒楼，灵爽使人惊。”自注：“十年花月西园醉，一日声名北斗高。”予庚子岁梦中所得句。

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充嘉兴监徐浦下场余盐官。场界有蔡侍郎庙，伯禽因谒庙，顾见庙中神女数人中有美丽者，因戏言曰：“娶妇得如此足矣！”遂沥酒祝语之。后数日，正昼视事，忽闻门外有车骑声。伯禽惊起，良入，具服迎于门，折旋而入。人吏惊愕，莫知其由。乃命酒淆，久之祇叙而去，后乃语蔡侍郎来，明日又来。旁人并不知，见伯禽迎于门庭，言叙云：“幸蒙见录，得事高门。”再拜而坐竟夕。饮食而去，伯禽乃告其家曰：“吾已许蔡侍郎论亲。”治家事，别亲党，数日而卒。出《通幽录》。《太平广记》。

《紫桃轩又缀》：《通幽录》载，贞元中，李白子伯禽为乍浦下场盐官，戏侮神祠玉女，发狂而卒。魏颢《李翰林集叙》，载白初娶许，生子曰明月奴。又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玻璃。所谓伯禽者，其即明月奴耶？太白一生作诗，喜言酒与妇人，又喜言神仙，最不耐坐俗事。其子纵诞，乃至垂情木偶，自取夭折，岂其气类钟育，国有自也？琦按：范传正《新墓碑》，据其二女所云，伯禽以贞元八年不禄而卒，与《通幽录》所传贞元五年者不合。又云“父存无官”，则又与所传“充嘉兴监徐浦下场余盐官”者不合。盖一时讹传，而小说家以为异而记之，其真伪固不得而定也。胡应麟《笔丛》似欲为太白讳者，乃云有两季伯禽，一太白子，一嘉兴监，与神昏。析而二之，亦恐未是。

沧州李巡官之子，夜读书，有皂衣肥短人被酒而入。子惧走，其人曰：“李白尚与我友。”乃延坐。皂衣以席帽盛酒共饮，其父以砖掷之。皂衣走，帽乃酒榼盖也。明日粪壤中得榼。故老云：此李翰林宅也。《唐余录》。

## 右记异闻十二则

李白，字太白，生于巴西。弥月之初，母梦长庚，故因以取名。卅岁知通书，及长好击剑，落落不羁束，喜与酒徒纵饮，世有六逸、八仙之目。贺知章一见，号谪仙人，荐之明皇，以布衣召见金銮殿。为降辇步迎，如见园、绮。

论当世务，草《答蕃书》，笔不停缀。帝嘉之，以宝床赐食于前。手为和羹，令待诏金马门，当时荣之。未几，不为亲近所喜，有诏放还。徘徊江左，依李阳冰，爱谢家青山，有终焉之志。澄江月满，拏舟夜渡，著宫锦袍，吟啸其间，端是风尘表物也。唐人作诗，未有如杜甫，时白亦得差肩于甫。至其名章俊语，郁郁芊芊之气，见于毫端者，固已逼人，是岂可与泥笔墨蹊径者争工拙哉！尝作行书，有“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外”一贴，字画忧飘逸，乃知白不特以诗名也。今御府所藏五，行书《太华峰》、《乘兴帖》、草书《岁时文》、《咏酒诗》、《醉中帖》。《宣和书谱》。中兴馆阁储藏名贤墨迹一百二十六轴，有李白《甘日醉题》诗一，《送贺八归越》诗一。陈骙《中兴馆阁录》。

贾似道留心书画，家藏名迹多至千卷，其宣和、绍兴秘府故物，往往乞请得之，有李白《乘兴帖》。《清河书画舫》。

予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拟议。及观其藁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与？黄山谷《题李白诗草后》。

润州苏氏家，有李太白《天马歌》真迹。《墨庄漫录》。

李翰林醉墨，是葛八叔忱贗作，以尝其妇翁，诸苏果不能别，盖叔忱翰墨，亦自度越诸贤，可宝藏也。黄山谷《跋翟公巽所藏石刻》。

李太白醉草，葛叔忱戏欺其妇公者，山谷尝言之矣。“虽自九天分派，不与万李同林。步处雷惊电绕。空余翰墨窥寻。”此赵德麟跋蕙所藏李太白醉草后，其实自谓也。何趁《春渚纪闻》。

世传李太白草书数轴，乃葛叔忱伪书。叔忱豪放不群，或叹太白无字画可传，叔忱偶在僧舍，纵笔作字一轴，题之曰“李太白书”。且与其僧约，异日无语人，盖欲其僧信于人也。其所谓得之丹徒僧舍者，乃书之丹徒僧舍也。今世所传《法书要录》、《法书苑》、《墨薮》等书，著古今能书人姓名尽矣，皆无太白书之品第也。太白自负王霸之略，饮酒鼓琴，论兵击剑，炼丹烧金，乘云仙去。其志之所存者，靡不振发之，而草书奇崛如此，宁谦退自晦，无一言及之乎？叔忱翰墨自绝人，故可以戏一世之士也。晁以道为予言如此。

《邵氏闻见后录》。

藁书世传李太白遗文，或谓谢氏子弟诳武功苏才元所书，更不复详考所出，而推举过重，便谓不减鲁公。然此书虽少绳墨，不可考以法度，要是轩前轻后，度越凌突，令人想见酒酣赋诗时也。王僧虔论书，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存，世人“”，小篆“爱”字，李太白名，至伪书一卷，亦声价增重，岂以人可想故耶！《广川书跋》。李白在开间，不以能书名，今其行草，不减古人，《龙江梦余录》载其二帖是也。《本事诗》言，太白笔迹遒利，凤跌龙拏。今世传有二帖。《杨升庵外集》。

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谓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不到，顷巡抚仪封刘远失修《蜀志》，搜访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仍李白所书。《杨升庵外集》。禹穴在四川石泉县治之北石纽村，大禹生此。石穴杳深，人迹不到。掘地得古碑，有“禹穴”二字，仍李白所书。识者因疑会稽禹穴之误。《潜确居类书》。

壮观碑，在金乡县儒学明伦堂前，二大字乃唐李白所书，碑阴题云：“贺知章为任城令，与太白友善，过城镇有所观览，书此二字。”元至治初，新丰

里人得此碑于沛中，置诸堂。元末兵起，付于草莱，明初置今所。《山东通志》。

滕阳驿厅事前古槐之下，有石碣刻“壮观”二字，殊劲挺，盖青莲笔也。《六研斋笔记》。

“壮观”，唐李太白书，刻于大同府怀仁县磁峡东崖上，笔力遒劲，人多摹拓。《山西通志》。

宴喜台，在徐州碭城县东五十步，台上有石刻三大字，相传唐李白笔。《江南通志》。

吴天章雯说，蓟州独乐寺观音阁凡三层，其额乃李太白书，《居易录》。

宋牧仲《蓟州独乐寺》诗曰：“署书传太白，遗碣有蒙哥。”注云：寺有李太白书“观音之阁”四字，及元蒙哥帝为赛典赤所立《贤牧碑》。《西陂类稿》。

李白情风亭墨迹，旧在化城寺，今亡。《太平府志》。

金陵僧志安，于化城寺得会昌中所传李太白真本，知县滕宗谅会传之。《太平府志》。

太白书，得无法之法。郑杓《衍极》。李士训《纪异》曰：大历初，霸上得石函绢素古文《孝经》，初传李白受李阳冰，尽通其法，皆三十二章，今本亦如之。《墨池编》。张长史旭，传颜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会稽浩。解缙《春雨杂述》中《序书学传授》一条。

## 右记法书二十五则

中兴馆阁储藏图画有《李白像》一，不知名氏。《宋中兴馆阁续录》。秘阁画有小本《李白写真》，崔令钦题。周必大《二老堂杂志》。

释贯休《观李翰林真》二首：“日角浮紫气，凛然尘外清。虽称李太白，知是那星精！御宴千钟饮，《蕃书》一笔成。宜哉杜工部，错道骑鲸。”

“谁氏子丹青，毫端曲有灵。屹如山忽坠，爽似酒初醒。天马难拢勒，仙房向闭扃。若非如此辈，何以傲彤庭？”

苏轼《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诗：“天人几何同一沓，谪仙非谪乃其游。麾斥八极隘九州，化为两鸟鸣相酬，一鸣一止三千秋，开元有道为少留，縻之不得矧肯求。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无人。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身。生平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作诗一笑君应闻。”

《春渚纪闻》：士之所尚，忠义节气。不以摛词摘句为胜。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间，生杀随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结明王，意有所疾，杀身不顾。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污下，诗中十句九句说妇人与酒。”先生作太白赞，则曰：“开元有道为少留，縻之不得矧肯求。”又：“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二公立论，正以见二公胸次也。《渔隐丛话》：李、杜画像。古今诗人题咏多矣。若杜子美，其诗高妙，固不待言，要当知其平生用心处，则半山老人诗得之矣。若太白其高气盖世，千载之下犹可叹想。则东坡居士之赞尽之矣。饶节《李太白画像歌》：“先生之气盖天下，当时流辈退百舍。醉中咳唾落珠玑，身后声名满夷夏。青山木拱三百年，今晨乃拜先生画。乌纱之中白纈袍，岸巾攘臂方出邀。神游八极气自隐，冰壶玉斗

霜风高。呜呼先生生态绝伦，仙风道骨语甚真。萧然可望不可亲，悬知野鹤非鸡群。天宝之初天子逸，先生辞去不肯屈。采石江头明月出，鼓枻酣歌志愿毕。只今遗像粉墨间，尚有英风爽毛骨。宣州长史粉黛工，谁令写此人中龙。细看笔意有俯仰，妙处果在阿堵中。人云此画人莫比，吴侯得之喜不寐。意侯所爱岂徒尔，亦惜真才死泥滓。先生朽骨如可起，谁为猎之奉天子。作为文章文圣世，千秋万古诵盛美。再拜先生泪如洗，振衣濯足吾往矣。”

陈师道《和饶节咏周昉画李白真》诗：“君不见浣花老翁醉骑驴，熊儿捉辔驥子扶。金华仙伯哦七字，好事不胜千金募。青莲居士亦其亚，斗酒百篇天所借。英姿秀骨尚可似，逸气高怀那得画。周郎韵胜笔有神，解衣磅礴未必真。一朝写此英妙质，似悔只识如花人。醉色欲尽玉色起，分明尚带金井水。乌纱白苎真天人，不须更著山岩里。平生潦倒饱丘园，禁省不识将军尊。袖手犹怀脱靴气，岂是从来骨相屯。仰视云空鸿鹄举。眼前纷纷那得顾。是非荣辱不到处，正恐朝来有新句。勿言身后不要名，尚得吴侯费百金。江西胜士与长吟，后来不忧身陆沉。”

《文献通考》：后村刘氏曰：“陈后山《题太白画像》云：“江西胜士与我吟，后来不忧身陆沉。”胜士谓饶德操。按：德操诗去“手污吾足”之作，大争地位，太白非德操遂陆沉耶！似非笃论。

周紫芝《李太白画像》二首：“欲与天仙论等差，短长何止但词华。谁人解屈将军手，为脱乌皮六缝靴？少陵诗瘦平生苦，太白才高一醉间。捉得江心波底月，却归天上玉京仙。”

李俊民《李太白图》：“谪在人间凡几年，诗中豪杰酒中仙。不因采石江头月，那得骑鲸去上天！”

李端甫《李白扇头》：“岩冰涧雪谪仙才，碧海骑鲸望不回。今日霜纨见遗像，飘然疑自月中来。”

王彝《题李太白像》：“青天无人代天语，一星西落银云渚。埔娥戏弄青瑶波，倾向人间金叵罗。龙孙醉吸海为酒，日月双飞织锦梭。仙鬼千年王母宴，谪来醉卧金銮殿。玉环腮上桃花小，玉尖香腻龙涎砚。靴尘暖扑招貂珰儿，踏破青天捉月飞，一声叫断扶桑鸡。海枯比作蓬莱雪，梦里长庚大如月。”

高启《题谪仙像》：“妃子嗔来供奉归，金陵酒浣旧宫衣。若教直上楼船去，此像人间写亦稀。”

徐贲《题谪仙像》：“鼙鼓声来已乱离，锦袍脱却恨归迟。秋江上长吟里，不唱《清平》古调词。”

僧大圭《题太白像》：“歌罢秦楼月满，天风两袖锦袍宽。花前莫草《清平调》，飞燕深宫不耐寒。”

王泽《李太白像》：“春殿龙香彩毫，诗成夺得锦宫袍。归来笑拥如花妓，卧看蔷薇月上高。”

沈周《题李太白像》：“风骨神仙品，文章浩荡人。世间金鸞鷟，天上玉麒麟。江月狂歌夜，宫花醉眼春。独输颖士，不见永王璘。”

文征明《题太白陈》：“宫袍错落洒春风，玉雪淋漓滯酒容。残夜屋梁栖落月，碧天秋水洗芙蓉。麒麟岂是人间物，眉宇今从画电逢。一语不酬千载话，匡庐山下有云松。”

宋濂《李太白像赞》：“元行台治书侍御史亦怜真班所藏《李太白像》，系秘阁传本，吾友危君大朴尝为之赞。自后流落于金陵骆氏酒家。洪武

已酉秋，郡士王宗溥购之，寻以摹本见贖，因造赞曰：长庚降精，下为列仙。陵厉日月，呼喻风烟。锦衣玉颜，挥毫帝前。气吞阊阖，视若乌鸢。顿挫万象，随机回旋。金童来迎，络节翠旛。下土秽浊。孰堪后先。輶然一笑，骑鲸上天。”

唐韩幹画，御府所藏有《李白封官图》。《宣和画谱》。

《贺知章李白合像》，不知谁作。

楼钥《题贺监李谪仙二像》诗：“不有风流贺季真，更谁能识谪仙人。金龟换酒今何在，相对画图如有神。斗酒浇诗动百篇，鉴湖、牛渚两俱仙。早知今日犹相对，不向东山回酒船。”

《李白送别杜子美图》。

华爱《题李白送别杜子美发鲁郡图》：“杜陵有客才名早，却与东山李白好。短褐飘飘泗水春，登临落日同倾倒。浮踪转盼各飞蓬，石门一别风烟渺。同心之谊祛形骸，相期直在云霞表。渭北江东日渺茫，王孙不见凄芳草。由来造化蹶英贤，奈尔风流天地老。”

《李白脱靴图》。

陈旅《题李白脱靴图》：“威风翔寥廓，妖蟆窟广寒。翻令赵飞燕，无处倚阑干。”

《李白还山图》。

刘秉忠《太白还山图》：“一片灵台照世明，共传太白是元精。心中有道时时乐，眼底无尘物物清。千首未知诗作癖，百杯寻与酒为盟。长安多少风和月，不尽先生吟醉情。”

《李白骑驴图》。

元好问《李白骑驴图》：“八表神游下笔难。画师胸次自酸寒。风流五凤楼前客，枉作襄阳雪里看。”

邵宝《太白像》：“仙人骑驴如骑鲸，睥睨尘海思东流。等闲相逢但叱咤，谁知万古千秋情。醉来天地小于斗，鞭策雷霆鬼神走。豪奇自比齐东人，大雅犹怀鲁中叟。青春想像华清宫，解识仙人图画中。拍浮缘酒唤不醒，葛巾飒飒生天风。”

乔仲常有《太白捉月图》。《画继》

蔡珪《太白捉月图》：“寒江觅得钓鱼船，月影江心月在大。世上不能容此老，画图常看水中仙。”

程巨夫《谪仙捉月图》：“牛渚矶前白锦袍，蛾眉亭上月初高。江波满眼平如地，醉倒长庚一世豪。”

王恽《李白扪月图》：“诗中无敌饮中豪，四海飘萧一锦袍，千丈醉魂无处著，青山矶上月轮高。”

《李白玩月图》。

宋九嘉《题李白泛月图》：“江心月影尽一掬，船头月影尽一吸。夜凉风露点宫袍，天地之间一李白。”

《李白玩月图》。

余阙《李白玩月图》：“春池细雨柳纤纤，手倦挥毫日上帘。想得停杯江海夜，月明照见水精盘。”

《严氏书画记》有戴文进《李白问月图》。汪珂玉《珊瑚网》。

张以宁《题李白问月图》：“谁提明月天上悬，九州荡荡青无烟。天东天西走不驻。姮娥鬓霜垂两肩。中有桂树万里长，吴刚玉斧声阗阗。顾

兔杵药宵不眠，天翁下视为尔怜。颇闻昔时锦袍客，乃是月中之谪仙。帝命和予《羽衣曲》，虹桥一断心茫然。竹王祠前雾如雨，踟躅花开啼杜鹃。月在天上缺复圆，人间尘土多英贤。举杯问月月不言，风吹海水秋无边。沧波尽卷金尊里，清影长随舞袖前。相期迢迢在云汉，呜呼此意谁能传。骑鲸寥廓忽千年，金薤青茝垂万篇。浮去起灭焉足异。终古明月悬青天。”

张以宁《题李白问月图》：“青天出皓月，碧海收微烟。举杯一问月，我月中仙。醉狂谪人世，于今几何年？桂树日已老，我别何当还？兔药日已熟，我鬓何由玄？迢迢夜郎外，垂光一何偏。问月月不语，举杯复陶然。青天自万古，皓月长在天。明当蹶倒影，飞步昆仑巅。”

《李白独酌图》，宣和所藏，李伯时笔。《元遗山集》。

元好问《太白独酌图》：“谪仙去世三百年，海中鲸鱼渺翩翩。岂知龙眠天马笔，忽有玉树秋风前。金銮归来身散仙，世事悠悠白发边。会稽贺老何处存？千里名山入酒船。清景已随诗句尽，风流合向画图传。往时长安酒家眠，焦遂不狂张不颠。想得三更风露下，醉和江月弄江烟。”

王恽《太白独酌图》：“九重春色醉仙桃，何似江山照赐袍。千丈气豪愁不管，青山矾上月轮高。”

《李白醉饮图》。

詹同《李白醉饮图》：“百川鲸吸散清狂，岂但文章万丈光。最是有功唐社稷，眼中先识郭汾阳。”

《李白扶醉图》。

李东阳《太白扶醉图》：“半拥宫袍拂锦鞞，有谁扶醉敢朝天。玉堂记得风流事，知是吾宗老谪仙。”

《李白醉归图》。

吕子羽《李白醉归图》：“春风醉袖玉山颓，落魄长安酒肆回。忙杀中官寻不得，沉香亭北牡丹开。”

刘秉忠《太白醉归图》：“五斗先生未解醒，一生爱酒不曾醒。人间词翰传名字，天上星辰粹性灵。雁带暖回波泛绿，燕衔春至草抽青。纱中醉岸南山道，几处哦诗补画屏。”

顾观《太白醉归图》：“歌成芍药倒金壶，并辔宫官马上扶。乐部余音随箛彩，仙班小队下清都。长庚万丈文章焰，后世千年粉墨图。江左青山旧时月，一杯谁慰客坟孤。”

王恽《李白醉归图》：“云阵横陈大渡河，一书能解六蛮和。仙韶莫诧君王宠，七宝庄严未是多。”

陈颢《太白醉归图》：“偶向长安醉市沽，春风十里倩人扶。金銮殿上文章客，不减高阳旧酒徒。”

《李白舟中醉卧图》。

刘秉忠《太白舟中醉卧图》：“仙籍标名世不收，锦袍当在酒家楼。水天上下两轮月，吴、越经过一叶舟。壶内乾坤无昼夜，江边花鸟自春秋。浮云能蔽长安日，万事纷纷一醉休。”

《李白酒船图》。

赵孟頫《题李白酒船图》二首：“载酒向何处？稽山镜水边。若为无贺老，兴尽便回船。潇洒稽山道，风流贺季真。相思不相见，愁杀谪仙人。”

《李白扁舟图》。

宋无《太白扁舟图》：“锦袍烟艇夜郎西，酒思金盃入直时。不道相思杜陵老，愁吟落月屋梁诗。”

潘伯修《题李伯时画太白泛舟小像》：“李白自号谪仙人，更得龙眠为写真。一个青莲初出水，千年金粟再来身，胸中元气诗如海，物外还丹酒借春。一笑掀髯缘底事，桃花潭上见汪伦。”

《李白纳凉图》。

陈高《题太白纳凉图》：“六月炎天飞火乌，土焦石烁河流枯。迩来衰病更畏热，呼叫欲狂挥汗珠。饮冰嚼藕废朝夕，小室如炉眠不得。间将图画悬四壁。漫想深山好泉石。就中此图尤绝奇，青林飞瀑吹凉颺。何人展席坐苍藓，乃是谪仙初醉时。露顶裸裎投羽扇，仰看云生白成练。松阴如雨毛骨寒，岂识人间绊促倦。只今匡庐道阻修，雁荡、天台近可游。便欲致身丘壑里，挂巾石壁继风流。”

《李白泰山观日出图》。

段辅《题李白泰山观日出图》：“岱宗郁郁天下雄，谪仙落落人中龙。兹山兹人乃相从，气夺真宰愁丰隆。玉堂一任云雾封，长啸飞渡秦皇松。夜呼日出沧海东，再为斯世开鸿濛。钧天帝居深九重，醉舞蹈碎青芙蓉，天孙玉女为敛容。却视五岳秋毫同，长鲸一去不复逢，乾坤万里号秋虫。当年咳唾留绝峰，至今树石生春风。我欲追之杳无踪，不意邂逅会此中，屋梁落月依然空。”

成化戊戌仲秋，姚子购得赵孟頫所制《李白庐山观瀑图》。尺纸，而匡庐、五老，宛如目击，妙入神品。国朝巨公，珠玉辉映。诚古图史中之奇品也。姚绶《谷庵集》。

王世贞尔雅楼所藏名画，有钱舜举《李白观瀑布图》。《珊瑚网》。钱选舜举写《李青莲观开先瀑布图》，无论此君神采欲飞动，即一骑一从亦见生色，唯两瀑不甚雄，乏直下三千气势，当由小窞边幅耳。图后缀舜举一诗，不免蛇足。又有刘文成、宋文宪、胡文穆题诗，皆名手，而首则解大绅印记，及小楷五字极佳，当是刘、宋题后归大绅，而文穆始题之耳。后为上海朱太学邦宪家物。邦宪，予故人也，白皙美姿容，酒态绝出青莲上，诗亦雁行，没可二十年矣。嗣子上林家教举以遗予。噫！在人间世作太白观，在上林年作邦宪观亦可也。予何所与，为成二歌题后，还之上林，聊寓雪鸿之迹而已。

《弇州续集》。

张黄门靖之先生，性喜绘事，不轻与人点染。余曾见其《李白看庐山瀑布图》，泉壑树石，纵横森布，一唐帽红衫人，仰面掀髯，豪态溢出，知其有倾河倒峡之气郁盘于胸也。《紫桃轩杂缀》。

张翥《题李白观瀑泉图》：“玻璃杯中春酒绿，醉墨淋漓牡丹曲。平生合置七宝床，白红乌纱美如玉。阿瞞荒宴百不理，宁计宫花衔野鹿。何物老姬生此儿，偷向金鸡帐中宿。高将军才奴隶耳，误使脱靴吾所辱。要留汗袜蹋鲸鱼，鼠子何堪烦一蹴。寻常沟渎不可濯，何处容体遭污足！翩然却下匡庐云，五老峰前看飞瀑。”

僧大诃《题太白观瀑布图》：“我本白云人，见山每回首。披图得松泉，感我尘埃久。我家只在九江口，从此扁舟到牛斗。翻愁天下银涛堆，石转云崩万雷吼。水行地底不上天，龙泓岂与沧溟连。风叶无声飞鸟绝，月光云影天茫然。丈人何来自空谷，谪仙招隐当不辱。林梢喷雪舞飞华，尚想随风唾珠玉。马首青山如唤人，归来好及松华春。泉香入新酿，解公头上巾。今者孰不乐，茆坟委荆榛。遂令画师意，万古留酸辛。酸辛

复何益，东海飞红尘。”

刘基《题李太白观瀑布图》：“忆昔李谪仙，泛舟彭湖东。遂登庐山顶，直上香炉峰。遥望瀑布水，自天垂白虹。大声回九地，浮光散虚空。万木震辟易，千崖殷钟镛。清凉入肌骨，如归广寒宫。赋诗留人间，至今响泅泅。丹青极摹写，欲代元造功。逸驾不可追。举头睇飞鸿。倚歌无人和，引袖垂长风。”

宋濂《题李太白观瀑布图》：“长庚晬晬天之章，精英下化为酒狂。匡庐、五老森开张，银河万丈挂石梁。下马傲睨立欲僵，耸肩袖手神扬扬。忆昔开元朝上皇，宫中赐食七宝床。淋漓醉墨蛟龙骧，人疑锦绣为肝肠。麾斥力士如犬羊，营营青蝇集于房，金銮不复承龙光。并州幸识郭汾阳，不幸丹阳逢永王。大风吹沙日为黄，狻猊哀啼闻夜郎。苍天欲使诗道昌，顿挫万物归奚囊。何处更觅延年方？北海天师八尺长，芙蓉作冠云为裳，授以蕊笈青琳琅。蓬莱屹起沧海洋，群仙迟汝相翱翔，谁将粉墨图缣缃？顾我一见心恹恹。诗成仰视天茫茫，夜半太白生寒芒。”

方孝孺《题李太白观瀑图》：“天宝之乱唐已亡，中兴幸有汾阳王。孤军匹马跨河北，手扶红日照万方。凌烟功臣世争羨，李侯先识英雄面。沉香亭北对蛾眉，眼中已见渔阳乱。故令边将储虎臣，为君谈笑清胡尘。朝廷策勋当第一，珪组不敢縻天人，西游夜郎探月窟，南浮万里穷楚、越。云山胜地有匡庐，银河挂空洒飞雪。醉中信马踏清秋，白眼望天天为愁。金闺老奴污吾足，更欲坐濯清溪流。英风逸气掀宇宙，千载人间宁复有。梦魂飞度南斗旁，笑酌庐山一卮酒。云松可巢今在无，九江落照连苍梧。欲从李侯叫虞舜，尽倾江水洗寰区。”王世贞《题钱舜举太白观瀑图》：“匡庐万古瀑，太白千秋才。

两奇偶相值，后人何有哉！及展舜举图，恍登文殊台。立起青莲枯，来听万壑雷。始知丹青力，可以回寒茭。”

王世贞尔雅楼所藏名画，有周官《饮中八仙图》。《珊瑚网》。

郑虔遗迹，传世绝少，新都王氏藏虔《竹溪六逸卷》，纸本浅绛色，极佳。

后有苏子瞻题跋，米元晖鉴定，绍兴御府等印记。《清河书画舫》。

钱舜举有《竹溪六逸图》。都穆《寓意编》。

陈旅《题竹溪六逸图》：“千亩松篁野径开，一溪流水碧于苔。山樽共醉徂徕石，何用杨妃七宝杯。”

旧有《唐人出游图》：谓宋之问、王维、李白、高适、史白、岑参六人，多画七贤，不知第七人为谁。或云是潘逍遥，然未见据。楼钥《攻愧集》。

世传《七贤过关图》，或以为即竹林七贤。屡有人持其画来求题跋，漫无所据，观其画，衣冠骑从当是晋、魏间人物，意态若将避地者。或谓即《论语》

“作者七人”像而为画尔。姜南宾举人曰：是开元间冬雪后，张说、张九龄、李白、李华、王维、郑虔、孟浩然出蓝田关，游龙门寺，郑虔图之。虞伯生有《题孟浩然像》诗：“风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图里一人存。”又有槎溪张轺诗：“二李清狂狎二张，吟鞭遥指孟襄阳。郑虔笔底春风满，摩诸图中诗兴长。”是必有所传云。《玉堂漫笔》。

琦按：开元时，太白未尝至京师，至天宝改元，则张说已亡矣，安得有并辔出蓝田关画！至《攻愧集》所载之七人，其生死先后更不同时，盖出自后人以上平所慕好者，而妄指以实图画中人，何足据乎！

论《七贤过关图》者多矣，会稽刘孟熙《靠雪录》所载差详。盖黄山谷尝题之曰：“眉山老书生作此图，人物各有意态。”又谓：“七子者，皆诗人，此笔乃少丘壑。意以为赵云子之苗裔，摹拟渐密，而放浪闲远则不逮。”其言止此，不指为谁某也。元曹文贞公伯启集有诗曰：“清谈飘逸事陵迟，七子高风世所师。公室倾危无底柱，服牛乘马欲何之？”意指当代清谈之流，不知何据。今《汉泉集》乃无此诗，不知有别本否也。《录》又称虞邵庵有《题孟浩然像》诗曰：“风雪高堂破帽温，七人图里一人存。”又称国初唐愚士有诗曰：“七骑从容出帝闾，蹇驴驄马襟山褔。瀛洲学士参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则是皆以为唐人矣，予观雪楼程巨夫集有诗曰：“长庚自是谪仙人，子美逢时稷、契臣。风雪茫茫五君子，醉吟犹得继清尘。”又尝闻吾友倪文毅公岳称其父文信公尝见旧图，人各有标目，王维、史白者，而不能悉记也。吾甥崔礼部杰世兴近得钱舜卿白描卷，自题曰：“七贤相顾度关时，正是天寒雪又飞。大抵功名俱有分，跨鞍何事不知归？”卷后，西河李进者题长句，有曰：“开元、天宝全盛时，闾阎巷陌皆能诗。”又曰：“承平何事有行役，况复冲寒欲何适？无乃渔阳兵乱后，奔走天涯共为客。”又曰：“宋公七言变《风》《雅》，崔、李、王、岑各相亚。谁言行辈不同时，雪里芭蕉古曾画。”又海盐李孟璇题曰：“摩诘也知偏善画，谪仙应是最能诗。”又三山泰懋题曰：“辋川图绘吴兴画，太白文章樵李诗。”海盐李季衡曰：“谪仙、之间诗无敌，辋川绘事尤难匹。高、岑、崔、史总奇才，岂少佳章纪行役。”大抵以为唐人也。今此图摹写遍天下，而牛、驴、骡、羸马、毡裘、大帽、关山、风雪之状，皆略相似，盖必有所本者，而鉴赏考索之家，竟不能得其本末，何哉？崔甥间以质于，予亦不能悉也。姑辑旧闻以俟。李东阳《七贤过关图跋》。

七贤过关事，不经见于书传，而画家乃遍传于好事者之家。究其姓名，未的其谁何，先师李文正公尝辨之。慎近见洪武中高得旻《题钱舜举寒林七贤图》古风云：“尚疑高、李六君子，当时未见潘逍遥。道同气合志相感，虽旷百世如同僚。画史貌出有深意，况自昔日传今朝。屋梁落月见颜色，妙气不待穷摹描。”又熊直题云：“七贤之名奚所征，七贤去国身何轻。岁晚征途天雨雪，数骑联翩行欲歇。不如灞陵桥上翁，破帽吟诗自清绝。惜哉命不偶，奔走半道周。人生遇坎坷，穷苦奚足尤！左迁与投散，逝者良悠悠。他人未足说，所惜柳与刘。天涯相聚一回首，往事于人亦何有！莫念玄部旧种桃，且往愚溪剩栽柳。风流画史真绝伦，毫端点染太精神。”据此，则高适、李白、孟浩然与刘禹锡、柳宗元不同时，潘逍遥宋人，又在后矣。合而图之，缪甚，亦不足深辨也。博雅之上赏其画则可、必凑合姓名，不亦凿乎？《杨升庵集》。

### 右记图画三十二则

太白祠在彰明县治南。《四川总志》。

铜陵具有宝云寺，李白祠堂在焉。周必大《乾道庚寅奏事录》。

李白祠旧在铜陵县五松山，后移置县学之侧。《一统志》。

李纲《游五松山观李大自祠堂》诗：“大江东南流，鼓舵江水上。薄游五松山，获见谪仙像。呜呼天宝间，治乱如反掌。兵戈暗中原，豪杰多

长往，谪仙当此时，逸气溢天壤。脱身来江东，缥缈青霞赏。作诗几千篇，醉笔笼万象。迄今有遗祠，识者共瞻仰。嗟予岂后裔，愚拙谁复尚。珥笔玉殿螭，谪官闽岭瘴。荷恩许生还，冒险理归桨。于焉覩仙风，足以慰遐想。愿言继清芬，何由挹英爽。”

戴昺《五松山太白祠堂》诗：“舣舟来访白云寺、快上山头寻五松。捉月仙人呼不醒，一间老屋战西风。”自注：“太白读书之地。诗有‘要回长舞袖，拂尽五松山’，即此地也。”

李白书院有四：一在贵池苦竹岭；一在青阳九华山比城寺西，断碑存焉；一在铜陵五松山；一在石埭杉山。《江南通志》。

李翰林祠，在宁国府泾县震山，祀唐李白。《江南通志》。

李白祠，在汉阳府郎官湖北，宋咸淳间学官萧鉴因其亭久废，重建祠，塑太白像。《一统志》。

范梈《题郎官湖李白祠》诗：“当时郎官奉使出威京，仙人千里来相迎。画船吹笛弄绿水，何意芳洲遗旧名。唐祠芜没知何代，惟有东流水长在。黎侯独起梁栋之，仿佛云中昔轩盖。南飞越鸟北飞鸿，今古悠悠去注同。富贵何如一杯酒，愁来无地酹西风。大别山高几千尺，隔城正与祠相值。青猿夜抱月光啼，挂在东湖之石壁。黎侯本在斗南家，枕戈犹自忆烟霞。只拟将身报天子，不负胸中书五车。昨者相逢玉阙下，别来几日秋潇洒。黄叶当头乱打人，门前系著青骢马。君今归去钓晴湖，我亦明年辞帝都。若过湖边定相见，为问仙人安稳无。”

屈绍隆《太白祠》诗：“翰林余俎豆，宫锦至今香。光复真由汝，功名亦可王。山川增气势，风雅有辉光。一片郎官水，风流未忍忘。”

太平府有谪仙楼，即采石山太白祠。始建于唐，明正统间巡抚周忱建清风亭于江浒祀之。皇清顺治间毁，知府吴季瀛命僧募建。《江南通志》。

程大约《采石阻风谒太白祠》诗：“北风遥阻渡江船，因喜从容覩谪仙。一代诗名谁与共？千秋酒态自堪怜。锦袍却忆清波映，玉貌长瞻白日悬。欲存渚蘋行又迫，不堪回首隔云烟。”屈绍隆《采石题太白祠》四首：“才人自古蛟龙得，太白、三闾两水仙。辞赋已同双日月，精灵还作一山川。江间绝壁丹青出，木末飞楼俎豆悬。千载人称诗圣好，风流长在少陵前，”朱紫阳尝谓太白圣于诗，祠上有亭当翠螺山顶，予因题曰诗圣亭。“英雄有命在文章，岂借飘零蜀道长。谈笑不须同太傅，功名自可比汾阳。青莲一去无仙客，金粟重来只醉乡。白玉盘中双照影，输君华发似秋霜。”“牛渚西江月色新，清光常见谪仙人。诗多讽谏因天宝，道在佯狂得季真。金铉已销飞燕口，锦袍空映凤凰身。垂辉不用多删述，天与英雄只老春。”“乐府篇篇是楚词，湘累之后汝为师。乌栖岂写亡吴怨，猿啸唯传幸蜀悲。湘水苍茫投赋地，霜林寂历礼魂时，重华一别无消息，终古鱼龙恨在兹。”

王士禛《太白祠》诗：“白也祠堂在，前临牛渚矶。风流映江左，山水尚清晖。小谢东田近，开元旧事非。姑溪好风月，游子亦忘归。”

端宏《谪仙楼》诗：“谪仙楼阁倚江头，一度登临一系舟。遗像有涯天地老，雄才无敌古今留。天门雨过双蛾出，牛渚潮平万马收。倚遍阑干追往事，断云残照若为愁。”

李东阳《采石登谪仙楼》诗：“江天日暮雨萧萧，城边野亭春寂寥。浮云东来蔽江色，明月坠地谁当招。我怀古人坐不寐，鲸背之子神仙标。”

风髻露鬋事恍惚，岂有赤脚凌青霄。举杯问天天不语，予亦沉吟俯江渚。纵有神仙亦妒才，不然岂谪来中土。昭阳殿前牧鸡午，老凤低飞入帘户。网罗横空铄其羽，雝雝和鸣竟何补，燕雀之辈安足数。平生豪气隘九区，寸地未可容公躯。有才如此不得意，自古非一谁当吁。杜陵野老怜才客，思君不负青山色。千古波涛百丈深，至今犹恐蛟龙得。英雄一去俱陈迹，楚水吴山眼中碧。凤去龙飞不复还，仗剑悲歌竟何益。”

王宠《月夜谪仙楼》诗：“秋月出海珊瑚明，举眼忽见在白精。云光错落照颜色，草堂拂拭蛟龙惊。修眉玉颊桃李春，虬须如就真天人。屋梁落月想像真，仿佛犹得交其神。我闻王孙豪气昔如龙，天然不与凡骨同。江湖落魄黄金尽，昂霄吐气成飞虹。蓬莱间苑在掌上，长觉两腋生清风。天子不能屈，四海不足容，飘飘九华山，自有青芙蓉。独留神采照天地，令人万古如相逢。”郑廉《谪仙楼上作》：“昔日曾闻太白楼，偶经牛渚暂维舟。攀岩竹树襟前动，蹑蹬风云脚下浮。图画两间惊绝调，龙蛇千载枕寒流。夜郎迁客留遗像，记取人豪据上游。”

太平府采石镇唐贤坊神霄宫内有太白祠，宋嘉年建。《江南通志》。唐拾遗李白祠，在太平府治青山麓，每岁清明前一日祭。《太平府志》。

李太白祠堂，在青山之西北，距山尚十五里，墓在祠后，有小冈阜起伏，盖亦青山之别支也。祠莫知其始，有唐刘全白所作墓碣，及近岁张真甫舍人所作重修祠碑。太白乌巾白衣锦袍。又有道帽褰裘侑食于侧者，郭功甫也。陆放翁《入蜀记》。

按：郭功甫名祥正，当涂人，举进士，元丰中知端州，元祐初阶至朝请大夫，请老归家青山下。其生也，母梦李白而生，少有诗名，句调俊逸，梅圣俞尝称之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有赠功甫诗曰：“采石月下访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翩然。不应暴落饥蚊涎，便当骑鲸上青天。青山有冢人谩传，却来人间知几年。在昔熟识汾阳王，纳官贯死义难忘。今观郭裔奇俊郎，眉目真似工文章。死生往复如康庄，树穴探环如姓羊。”盖用其事。后人以功父配享太白，以此哉？

隆庆府有李杜祠。按剑门题诗以太白、子美为重，而世未有并祠之者。会从李参预壁得所赐阜陵御书《蜀道难》，又从李左史得赵忠定汝愚大书剑门诗，因建祠，刻二书于前，榜其堂曰“文馆”，取韩退之诗语也。《方輿胜览》。李杜祠，在秦州天靖山玉泉观，祀李翰林白、杜工部甫。《陕西通志》。

杨恩《李杜祠》诗：“吁嗟天水一抔土，两贤遗迹留今古。磊落崎嵌千载人，流离奔走一生苦。淋漓醉墨帝王前，怨起《清平》第二篇。言路岂能留暗相，覆师不见涛斜川。祸福自掇宁自保，当时无乃惑草草。失脚千重云雾深，去国一日乾坤老。蜀道崎岖走欲僵，何日金鸡下夜郎。来阳县外船难进，采石江头事可伤。当时不得一日乐，后世徒瞻万丈光。秦川城下聊回步，手拂尘埃开像塑。安知天靖山头今日祠，不是二贤昔日经行处。并袂联榻俨若生，安得杯酒一相赓？瓣香拜罢高回首，满目山川无限情。”

济宁州太白楼旁有二贤祠，祀唐李太白、贺知章。《一统志》。

二仙祠，在宁国府治后，祀谢朓、李白。《江南通志》。

五贤祠，在宁国府敬亭山，祠南齐谢朓、唐李白、韩愈、宋晏殊、范仲淹。《江南通志》。

三贤祠，在开封府城东南三里吹台上，祀唐李白、杜甫、高适。以天宝中三人相遇于梁、宋间，共饮吹台上，酒酣悲啸，怀古赋诗，后人因立祠以祀之。《河南通志》。

十贤堂，在绵州学东，绘庞统、蒋琬、杜微、尹默、李白、陈该、苏易简、王仲华、欧阳修、黄庭坚十人之像以祀之。《一统志》。

思贤堂，在绵州治东，内绘扬雄、杜甫、李白、樊绍述、苏易简、欧阳修、司马光、苏轼、唐庚九贤之像以祀之。《一统志》。

尊贤堂，在嘉定州治，有唐李太白等八画像。《一统志》。

名世堂，在潼川府治，画屈原、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严君平、陈子昂、李太白、苏子瞻八人。《方輿胜览》。

思贤楼，在剑州东北七十五里剑门关水门上，有张载、李白、杜甫、柳宗元画像。《一统志》。

安贤祠，在宁国府南陵县开化寺，祀张巡、李白、杜牧、李经、何琦、吴景。《江南通志》。

#### 右记祠庙二十二则

太白事迹，自新、旧二史外，其杂书所载半出于好事者伪纂，乃爱古嗜奇之士多乐引之，非以其人可思慕故耶？余既采正史及诸家文集之传信者，以补薛氏年谱之阙，其附会叵信及流传琐诸事，另录为外记一卷，并蒐辑后人诗赋碑记缀于其下。自笑不免为蛇画足，盖亦爱占嗜奇之癖，有明知而故蹈者。曹石仓作《万县西山太白祠堂记》，有云“事在有无，语类不经。人心爱之，夸诩为真。树若曾倚，其色敷荣。泉若曾酌，其声清冷”数语，余最喜其警策。夫作其人为人所深思而极慕者，何以能至是？后之人苟得斯意，以读斯编，一展卷而太白宛然在矣，彼事之杂于真伪有无。又遑论乎哉！

## 序 跋

### 李白全集辑注序

#### 齐召南序

注古人书，虑闻见不博也，尤虑其识不精。既博且精，又虑心偶不虚不公，知有疑勿阙，有误亦曲为解。《风》《骚》后，诗至李、杜，齐名方驾，一如飞行绝迹，乘云驭风之仙，一如万象不同，化工肖物之圣，观止矣，蔑以加矣。后学因元相志杜墓，抑李扬杜，遂乃议论滋繁，妄分轩轻。讵知少陵生平心服，明推为无敌不群，即后此才高力厚，起衰八代之昌黎公，固合赞以光焰万丈，深慨流落人间者，仅分泰山豪芒，而先笑撼大树不自量之蚍蜉乎哉！两集本非手定，后人搜罗采摭，篇章递增，其中时有真贋参错，转写讹舛，李集更多。盖自宝应元年往依族子阳冰，得疾以卒，遂葬当涂青山东麓。阳冰序《草堂集》十卷，即云当时著作，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魏颢序《翰林集》二卷，亦云上元末偶得于练，此即刘全白《碣记》所谓“集无定卷，家家有之”者也。至宋时宜黄乐史始辑《别集》，常山宋敏求广哀遗文，始合为三十卷，南丰曾巩始考定先后次第，元丰中信安毛渐始校刻于苏。绍兴中闽薛仲邕始为年谱。太白本末，惟诸序、记、志，范、裴二碑及《旧唐》、《新唐》二书可证本诗，世远事湮，疑谬杂出，宁得免焉。而两集之有注也，一荣一枯，斯又不可言者。注杜自宋至今，名氏更仆难数，后出多所因，考辨易核，去取易严也。然且必殚精神，需岁月，尽汇群籍，以折其衷，说始有当。若李集所有可见之注，止杨、萧、胡氏三家。今欲广为订正，与注杜较工拙，不亦难易悬隔太甚乎！余兹阅钱塘王载庵先生辑注，而深叹其好学不倦，能数十年专心致志，为人所不能为也。忆余自幼好诵李、杜诗，苦于不能尽解。往在都中，友朋聚谈，闻有优劣李、杜者，余曰：“杜诚不可及矣，自李而外，可与杜颉颃者谁与？必谓仙不如圣，一在学行甚正，一在流离造次不忘君国，犹有说焉。然李云‘受气有本性，不为外物迁’，又云‘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又云‘天地皆得一，淡然四海清’，此其胸襟与自许稷、契者何以异？始见赏许公，后见奇贺监，居山东为竹溪六逸，游长安为醉中八仙，识汾阳于行间，折力士于殿上，轻富贵如尘土，乐山水以逍遥，嗜酒慕仙，浩然自放，即遭危困，未见其忧，岂非天际真人之逸不可攀者耶！”谈者始稍稍息。今得此编，持论平正，其辑三家，去短从长，援引本本原原，斟酌至慎。固陋如余，向所不解，今渐解之，则知此编为太白功臣也。善读书者，当不以余言为河汉。

乾隆己卯中秋天台齐召南撰

## 杭世骏序

作者不易，笺疏家尤难，何也？作者以才为主，而辅之以学，兴到笔随，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纵横曼衍，以极其所至，不必沾沾獭祭也。为之笺与疏者，必语语核其指归，而意象乃明；必字字还其根据，而证佐乃确。才不必言，夫必有什倍于作者之卷轴而后可以从事焉。空陋者固不足以与乎此，粗疏者尤未可以轻试也。李供奉太白，才兼仙佛，致《离骚》之幽，著太史之洁，其于杜也，并驱方轨，未易轩轻也。然注杜者，自宋以后已有千家，至我朝而钱、朱、顾、仇之书出，搜括无遗蕴矣。太白之集，历五百年而始有萧、杨二家，又历五百年而始有盐官胡氏孝辕。孝辕亡后，今且百年矣，文士林立，未有起而补其阙者，吾友王君载庵，以三家之注、之典未核也，结辘之未疏澹也，疵缪之未铲削也，专精覃思，寐寐太白于千载之上，一一扣其出处，而究其指归。太白之精神与前注之得失，轩然若揭日月，其诸太白之功臣与？其诸三家之争友与？吾不敢谓载庵之学果什倍于太白；孝辕博极群书，而载庵能掇其瑕砾，即谓之什倍于孝辕可也。且吾言太白才兼仙佛，其蕴蓄为何如耶？二氏之书，与吾儒之著述相埒，上下千古，而能尽读之者，吾于唐得一人焉，曰段柯古，吾于宋得一人焉，曰释氏赞宁，吾于前明得一人焉，曰宋氏潜溪。以近代而论，蒙叟研精内典，而玄门之旨奥未窥；竹谿朱氏自言于竺乾之书，诗文未敢阑入，则并蒙叟之长而犹且怖若河汉，他可知矣，载庵早髫，阆处如退院老僧、空山道士，日研寻于二氏之精英，以其余争而为是书，足以发太白难显之情，而抉三家未窥之妙。书来质余，方望洋惊叹，五体投地，而敢以一言半句相益乎！然其苦心孤诣，余学虽未至，而心故识之，聊识数言，以冠其篇端，以稔夫世之读太白之集者之不易，并稔夫注是集者之尤难也。

乾隆己卯闰月望后一日，友弟杭世骏

## 赵信序

同里王君载庵辑注《太白诗文集》，详引博据，考索综核，殆仿李善注《文选》，不厌过于繁酿，即被书麓之名，亦所不顾。噫，可为勤矣！太白诗，西河毛太史尝谓不耐入细。与三唐律法迥别，然其稟兀之气，自不可泯。其持论毋乃太过与？太白之才，不可以格律绳，臞翁评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沧浪评李、杜不当论以优劣。太白有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正如金翅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蛩吟草砌耳。其天才豪逸，多率然而成，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始见其妙，所谓天仙之辞，信不虚也。是以杜有千家注，李注仅止三家，正以李不易注，而欲求真诚然千载之下，不其难哉！载庵穷半生之精力，以成此书，一注可以敌千家，李、杜光焰，并昭耀于两间，有功后学，良非浅渺。平居阖户视书，天情孤洁，有林处士之风，惟汲汲以著述立身后名。其意欲争胜于寒梅瘦鹤耶？尝谓余曰：李善注《文选》，有子邕以续其志，此书之释事忘意，动有无穷之憾。又以余松谷三兄注右丞诗，相藉扬摧，久行于世。今此书不得与松谷析疑辨谬。共助落成，益又为之感叹已。余乐叙其书，并识其言，而传其人之高谊有如此。

意林赵信拜书于平安里

## 王琦序

唐诗人首推李、杜二公为大家，古今注杜者百余帙，李之注传于世者乃少，余所见杨子见、萧粹斋、胡孝辕三家，外此寥寥未及矣。世固轩李轻杜哉，何言诗之士向往于太白，不及向往于子美者多耶？夫二公之诗，一以天分胜，一以学力胜，同时角立，雄视于文场笔海之中，名相齐，才亦相埒，无少逊也。自优劣之论出，而左右其袒者纷如。以作文喻，谓太白如《史记》，子美如《汉书》；以用兵喻，谓太白如李广，子美如孙、吴；以人物喻，谓太白仙而子美圣；以禅悟喻，谓太白顿而子美渐。此论之两持其平者也。其余甲杜乙李者，大约十居七八。可异者，评杜则多恕辞，多过情之誉，评李则多深文而索垢，是何意见之辟耶？宋人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正不当如此。”山谷叹以为知言。夫山谷固服膺子美者也，岂不能品其优劣，盖亦见其沉雄俊逸之概，本于性而成于学者，分路扬镳，各有登峰造极之美，不可以后人肤浅之见妄为轩轻焉耳。余于二公之诗，有兼爱，无偏好。尝读张迺可、顾修远诸家杜注，以为胜于昔人。譬之积薪，后来者居上。惜李集无有斐然继起者。爰合三家之注订之，蔓柞繁芜，补增阙略，析疑匡谬，频有更定。至于郡国州县之沿革，山川泉石之名胜，亭台宫寺之创建，鸟鲁草木之名状，尤加详考，不厌繁复，盖将以为多识之助。而观者嫌其绮碎鳞杂，无当于诗人之本义。自念征经引史，亦不无郢书燕说之误，或失作者命意修辞之旨，虽摩研编削，虚耗岁时，上视张、顾诸先辈，无能为役，安敢与之接武而抗行哉！第思粹斋之作补注，所以补子见之阙也，而未能尽补其阙。孝辕作《李诗通》，力正杨、萧二家之诂，而亦未能尽正其诂。余承三子之后，捃摭其残膏剩馥，广为综缉，夫岂夸多炫丽哉，将以竟三子之业也。虽自愧才力未逮，而念博物洽闻之士，世固不乏，必有起而集其成者。蒐罗轶典，抉发奥思，俾夫阙者诂者，罔不甄释，将与杜注诸家之善本并传艺苑，而为新学之津梁。彼杨与萧实为之草创于其先者也。余得肩随胡氏之后而附于讨论修饰之列，其亦可乎？

乾隆二十三年岁次戊寅正月望日王琦载庵漫述

## 跋五则

太白诗文，当天宝之末，尝命魏万集录，遭乱尽失去。及将终，取草稿手授其族叔阳冰俾令为序者，乃得之时人所传录，于生平著述，仅存十之一二而已。然其诗要皆脍炙人口，而无阑入他人所作，可知也。阳冰序中不言卷数。《旧唐书·李白列传》云：“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新唐书·艺文志》云：“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阳冰录。”乃乐史作序则云：“翰林歌诗，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岂其时《草堂》原本已有亡其半者，抑或未亡而后人并为十卷耶？史别收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相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又于三馆中得其赋表书序等文，排为十卷，号曰《李翰林别集》。凡得诗七百七十六篇，杂文若干篇。熙宁中，宋敏求广搜逸稿，又得诗二百二十五篇，并其旧集，总为编次，题以类别，析为二十四卷。杂文六十五篇，析为六卷，共三十卷。篇数虽多于旧，然不免阑入他人所作。元丰中晏知止为苏守，出其本刻之郡中，广行于代。乐史本后佚不传。陈振孙《书录解题》言其家藏《李翰林集》，不知何处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为杂者，其本最为完善。余尝臆拟其分卷与乐史本相符，岂即乐史本耶？陈氏又言其首载李阳冰、乐史、魏颢、曾巩四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碑志，卷未有宋祁新吏本传，而《姑熟十咏》、“笑矣”、“悲来”、“草书”三歌行亦附焉。兼缀以东坡辩语。夫宋与曾、苏三公皆生乐氏后，据此验之，即使其本出自乐氏，已为后人增益，而非咸平中所定之原本矣。《杨升庵集》中亦言其家藏太白诗，有“乐史本最善”，未知即七百七十六篇之本否？今之传世者，皆宋氏增定之本也。噫！自乐氏校勘之本出而草堂原本遂湮，自宋氏分类之本出而乐氏之本又亡。后起之士，欲求古本而观之，有若丹书绿图，邈然不可得见，能无为之慨叹哉！李诗全集之有评，自沧浪严氏始也。世人多尊尚之。然求其批郢导窾，指肯綮以示人者，十不得一二。其有注，自子见杨氏始。(1)继之者粹斋萧氏，作《分类补注李太白集》，附杨注后合刊之。(2)萧讥杨取唐广德以后事及宋儒记录诗词为祖，并引用杜诗伪苏注之非，因为节文而存其善者。今所传杨注，非全文也。然萧注亦不能无冗泛踳驳处。明季孝辕胡氏作《李诗通》二十一卷，颇有发明及驳正旧注之纰缪，最为精确，但惜其不广。(3)选本则有愈光张氏之《李诗选》。(4)选而评则有泗源应氏之《李诗纬》。(5)余所见只此。夫自太白至今，已及千载，后人评注，宁仅仅止此。大抵散亡磨灭而不传者有矣，即传而余所未见者，又不知其有焉否耶？

(1)子见名齐贤，永州宁远人。古春陵城在其地，故称春陵杨齐贤云。宋庆元五年进士，两应制试第一。执政以贤良方正荐，授通直郎。

(2)粹斋名士资，一字粹可，赣州宁都人。淳祐进七，萧立之之仲子，潜心笃学，入元遂隐居不出。

(3)胡名震亨，号遁叟，浙江海盐人。万历丁酉举人，累官兵部职方员外郎。

(4)张名含，云南永昌卫人。正德丁卯举人。

(5)应，本朝康熙间人。

宋时李诗刊本，始自苏守晏公，所谓苏本也。其后又有蜀本，有当涂本，据

《书录解题》谓其时苏本已不复有。家藏蜀刻有大小二本，卷数相同，首卷专载碑序，余二十三卷为歌诗，六卷为杂著，未有宋敏求、曾巩、毛渐题序。以此考之，而知蜀本盖传自苏本云。晁公武《读书志》谓近时蜀本附入左绵邑人所夷太白少年诗六十篇，而《书录》不之及，似其本又在陈氏所藏二本之外。萧粹斋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绵所刊杨齐贤注本，斯又蜀刻而有注者之一种。其当涂本，周益公《二老堂诗话》谓当涂《太白集》后有续刻《司空山瀑布诗》一首。陆放翁《渭南集》中一跋，谓当涂本虽字大可喜，然极多谬误。宋刊之见于书传而可考者有此数种，今则渐已销亡，不能复睹。流传于世者，惟萧氏注本为多。其本拔古赋八篇列于前为一卷，次以歌诗二十四卷，凡二十五卷而止。明嘉靖间吴中郭氏取而重刊之，以其注之泛且复也，删节约半，于《古风》五十九首，增入徐昌谷评语，又取杂文五卷，另为编次附其后，共成三十卷。(1)嗣后有依郭氏增删之本而刊者，为靠玉堂本。有依旧注原本而刊者，为玉几山人本，为长洲许玄祐本。有全去其注且分析其体为五七言古律绝句者，为刘世教本。刘书虽缺训诂，然校订同异，改正讹舛，殊见苦心。又余三十年前于古书肆中见有毛氏汲古阁刊本，问其值，书之主人亦数十年前所称时文名士也，性颇怪傲，邂逅间不肯遽售。余念毛氏所梓书多本宋刻，有与俗本异者，足以资考订，另托友人往问，则益不肯售。友人谓予，毛氏刻去今未远，其印本行世者尚多，何难别购，而乃刺刺不休，俨若借荆州于彼哉。泊求之历年。竟不能得。追忆前书，不知归于谁氏架中。噫！板行之书，甫及百年，俛得之而竟失之，殆有缘在耶？会姑苏繆氏获昆山传是楼所藏宋刊本，重梓行于时，其书字画悉仿古刻，精整可玩。贾人渍染之，宛然故纸，剪去卷尾重刊诸字及弁首小序，伪作宋板以欺人，不知者多以重价购去。其本叙次先后，卷帙多寡，与萧、郭二本稍异，而与陈氏所言蜀本相合，即非苏本亦蜀本也。第不知较汲古阁本何如。其中亦有讹字显然、误笔未正者，据序尚有《考异》一卷，然未付割剝，俟之多年，竟不出。(2)兹本自二十五卷以前略依萧本，杂文四卷略依郭本，而以繆本参订其间。郭本杂文五卷，今依繆本合序文二卷为一卷，别采萧本所逸而繆本有者。得诗九首，(3)及他书所录集外诸作，汇为拾遗一卷，以合三十卷之数。友人诘予，尝非宋氏本阑入他人所作，今拾遗所蒐辑，确知其伪，概收录之而不忍弃，何耶？予曰：是不相妨也。昔人编韩、柳集者，咸有外集附于后。钱牧斋作杜诗笺注，亦附录逸诗四十八篇，皆有伪作在其间。夫不嫌于宋者，为其混之而至于可别也。若先别之而使其无可混，正足以资后学之考核，而甄别其体裁矣，夫又何尤。

(1)跋云：“是集三十卷，余合别集而成之者。缘旧注繁杂，仿徐迪功先生《古风》例，将不切题义者删去。且恨其文之不载。更以别集编次五卷附于诗后，俾成全书。冀四方观者，免瀚漫分散之叹。嘉靖癸卯春正月吴人郭云鹏谨识。”

(2)序云：“《李翰林集》三十卷，常山宋次道编类，而甫丰曾氏所考次者也。岁久讹缺，俗本杂出，增损互异，无所是正，余尝病之。癸巳秋，得昆山徐氏所藏临川晏处善本，重加校正，梓之家塾。其与俗本不同者，别为《考异》一卷，庶使读是编者，不失古人之旧，而余亦得以广其传焉。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吴门繆曰芑题于城西之双泉草堂。”

(3)繆本较萧本多十首，其《送情公归汉东》一绝，已载库后，不复重录，

故只九首。

南丰曾氏序，谓太白诗之存者千有一篇，杂著六十五篇。今萧本诗只九百八十八篇，缪本只九百九十八篇，咸不及曾氏所云之数。赋与文六十六篇，较旧文又多其一，疑非曾氏所考次原本矣。意者曾氏并数魏万、崔宗之、崔成甫三诗于内，故云千有一篇。其《送倩公归汉东序》已冠于小诗之首，序中不应重见，而后人误增入之欤？世称太白斗酒百篇，计其诗章不下万余，阳冰作序，已云十丧八九。今集中所存，若《长干行》、《去妇词》、《送别》、《军行》等作，互见他人集中，若《怀素草书》等作，词意浅鄙，与太白手笔判若仙凡，复杂然并列。东坡尝言太白诗为庸俗所乱，可为太息，说者以咎宋次道贪多务得之所致。嗟乎！真者不能尽传，传者又未必皆真，更有妄庸之人，凭臆而谈，举其佳者谗谑焉妄以为贗，颠倒错谬，以眩后人之心目，不尤可怪哉！昔人称太白天才英丽，其诗逸荡俊伟，飘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读者自可别其真伪。余以为才不俊、识不卓、学不充，则是非淆杂，视朱若紫、混郑为雅者多矣，学者欲区别其真贗而无所差失，宁可轻易言之欤！

世之论太白者，毁誉多过其实。誉之者以其脱子仪之刑责，俾得奋起而遂以成中兴之功；辱高力士于上前，而称其气盖天下；作《清平调》、《宫中行乐词》得《国风》讽谏之体。毁之者谓十章之诗，言妇人与酒者有九，而议其人品污下；又谓其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任气、狂醉花月之间，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不可同年而语。试为平情论之，识子仪为豪杰之士，救免其刑责而力为推奖，知人之明，诚足称矣。若夫云蒸雾变，戡大难而奏肤功，为一朝名佐，太白初亦不料其至是。谓中兴勋业，太白与有力焉，此岂通人之论哉？力士获宠于君，士大夫争趋附焉，太白醉中令其脱靴，俨以仆隶相视、此其平日必先有恶之之念存于中，故酒酣之后，忽焉触发，而故于帝前辱之，其气可谓豪矣，然非沉醉，亦未必若是。后人深快其事，而多为溢美之言以称之。然核其实，太白亦安能如论者之期许哉？若夫《清平调》、《宫中行乐词》，皆应诏而赋者，其辞以富丽为工，其意以颂美为主，刺讥之语无庸涉其笔端，理也。或乃寻摭其引用之故事，钩稽其点缀之虚词，曰此为隐讽，此为谏，支离其语，娓娓动人。然按之正文，皆节外生枝，杳无当于诗人之本意，殆有似夫谗人险士，吹毛洗垢而求索其疵癖以为口实者。驯致其弊，为梗于语言文字者不浅。不但有悖于温柔敦厚之教而已。善言诗者，骇之而勿敢道也。至谓其许多甘酒爱色之语，遂目以人品污下，是盖忘唐时风俗，而又未明其诗之义旨也。唐时侑觞多以女伎，故青蛾皓齿，歌扇舞衫，见之宴饮诗中，即老杜亦未能免俗，他文士又无论已，岂惟太白哉？若其《古风》、乐府，怨情感兴等篇，多属寓言，意有托寄。阳冰所谓言多讽兴者也，而反以是相诋訾。然则指《楚辞》之望有娥，留二姚，捐珉采芳以遗湘君下女之辞，而谓灵均之人品污下；指《闲情赋》语之褻，又指其诗中篇篇有酒，而谓靖节之人品污下，可乎？若谓彼皆有所托，而言之为无害，则太白又何以异于彼耶？至谓其当国家多难之日，而酣歌纵饮，无杜少陵忧国忧民之心。以此为优劣，则又不然。诗者，性情之所寄。性情不能无偏，或偏于多乐，或偏于多忧，本自不同。况少陵奔走陇、蜀僻远之地，频遭丧乱，困顿流离，妻子不免饥寒；太白往来吴、楚安富之壤，所至郊迎而致礼者，非二千石则百里宰，乐饮赋诗，无间日夕，其境遇

又异。兼之少陵爵禄曾列于朝，出入曾诏于国，白头幕府，职授郎官；太白则白衣供奉，未沾一命，逍遥人外。蝉蜕尘埃。一以国事为忧，一以自适为乐，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欲比而同之，而以是为优劣耶！后之文士，左袒太白者不甘其说，而思有以矫之，以杜有诗史之名，则择李集中忧时悯乱之辞，而摭摭史事以释之，曰此亦可称诗史；以杜有一饭未尝忘君之誉，则索李集中思君恋主之句，而极力表扬，曰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与杜初无少异。此其意不过欲揆抑李者之口，而与之相抗。岂知论说社诗而沾沾于是，颠倒事实，强合岁时，昔人已有厌而辟之者，何乃拾其牙后慧，而又为李集之骈拇枝指哉！读者当尽去一切偏曲泛驳之说，惟深溯其源流，熟参其指趣，反复玩味于二体六义之间，而明夫敷陈情理、托物比兴之各有攸当，即事感时、是非美刺之不可淆混，更考其时代之治乱，合其生平之通塞，不以无稽之毁誉入而为主于中，庶几于太白之歌诗有以得其情性之真，太白之人品亦可以得其是非之实夫。

乾隆己卯秋九月，王琦漫识

